

書叢本基學國

集 黎 昌 韓

著 愈 韓

行發館書印務商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6 0989B

書叢本基學國

集黎昌韓

著愈韓

行發館書印務商

本書係用萬有文庫版本
印行原裝分訂八冊面數
各自起迄今合訂一冊面
數仍舊讀者鑒之

韓昌黎集序

朱子云此集今世本多不同惟近歲南安軍所刊方崧卿校本號為精善別有舉正十卷論其所
以去取之意又它本之所無也然其去取多以祥符杭本嘉祐蜀本及李謝所據館閣本為定而尤
尊館閣本雖有謬誤往往曲從它本雖善亦棄不錄至於舉正則又例多而詞寡覽者或頗不能曉
知故今輒因其書更為校定悉考衆本之同異而一以文勢義理及它書之可證驗者決之苟是矣
則雖民間近出小本不敢違有所未安則雖官本古本石本不敢信又各詳著
其所以然者以為考異十卷庶幾去取之未善者覽者得以參伍而筆削焉
亦多無文字者今從之○後凡从
方氏者不復論所不同者乃著之

門人李漢編

蜀本作朝議郎行尚書屯田員外郎史館修撰上
柱國賜緋魚袋李漢編今本或有并序二字非是

文者貫道之器也不深於斯道有至焉者不也易繇爻象占辭也春秋書事詩詠歌書禮剔其偽皆深

矣乎秦漢已前其氣渾然迨乎司馬遷相如董生揚雄劉向之徒尤所謂傑然者也至後漢曹魏氣象萎

爾司馬氏已來規範蕩悉謂易已下為古文剽掠潛竊為工耳文與道藁塞固然莫知也先生生於大曆

戊申幼孤隨兄播遷韶嶺兄卒鞠於嫂氏辛勤來歸求非是自知讀書為文日記數千百言比壯經書通

念曉析酷排釋氏諸史百子皆搜抉無隱或無皆字汗瀾卓踔齋泫澄深左太冲吳都賦云泓澄齋灑郭璞江

或作云詭然而蛟龍翔蔚然而虎鳳躍鏘然而韶鈞鳴方从杭蜀本作發○今按二字兩通但作鳴則句

備參考後日光玉潔周情孔思千態萬貌卒澤於道德仁義炳如也洞視萬古愍惻當世遂大拯頽風教

人自爲也。左氏成公二年其自爲謀也則過矣。○爲下僞切。時人始而驚中而笑且排先生益堅終而翕然隨以定。嗚呼先生於文。

摧陷廓清之功比於武事。閣本作士非是。可謂雄偉不常者矣。○今按不賞乃剴徹教韓信背叛之語而唐太宗亦嘗自言武德末年實有功高不賞之懼施之於此既不相似。長慶四年冬先生歿門人隴西李漢

且非臣子所宜言者李亦未必敢取以爲用也。當從諸本爲正。○今按不賞乃剴徹教韓信背叛之語而唐太宗亦嘗自言武德末年實有功高不賞之懼施之於此既不相似。

隴西二字辱知最厚且親遂收拾遺文無所失墜。左傳國語多用失墜字或作墜失或無失字者皆非。得賦四古詩二百一十聯句十一

律詩一百六十雜著六十五書啓序九十六哀詞祭文三十九碑誌七十六筆硯鱷魚文三表狀五十二

總七百。或作七百一十六。或作七百三十八。方氏考其數皆不合而姑從閣本杭本以爲唐本舊如此既非文義所繫今亦不能深考。并目錄合爲四十一卷目爲昌黎

先生集傳於代又有注論語十卷傳學者順宗實錄五卷列於史書不在集中先生諱愈字退之官至吏

部侍郎餘在國史本傳

韓昌黎集敘說

宋景文公云。柳柳州爲文。或取前人陳語用之。不及韓吏部卓然不丐於古。而一出諸己。

蘇明允上歐陽書云。孟子之文。語約而意深。不爲巉刻斬絕之言。而其鋒不可犯。韓子之文。如長江大河。渾浩流轉。魚鼈蛟龍。萬怪遑惑。而抑絕蔽掩。不使自露。而人望見其淵然之光。蒼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視。

東坡云。杜詩韓文顏書左史。皆集大成也。又云。唐之古文。自韓愈始。其後學韓而不至者爲皇甫湜。學皇甫湜而不至者爲孫樵。自樵以降。無足觀矣。

山谷與王觀復書云。杜子美到夔州後詩。韓退之自潮州還朝後文章。皆不煩繩削而自合矣。又云。老杜作詩。退之作文。無一字無來處。蓋後人讀書少。故謂韓杜自作此語耳。又答洪駒父云。諸文皆好。但少古人繩墨耳。可更熟讀司馬子長韓退之文章。

秦少游云。探道德之理。述性命之情。發天人之奧。明死生之變。此論理之文。如列禦寇莊周之作是也。別黑白陰陽。要其歸宿。決其嫌疑。此論事之文。如蘇秦張儀之所作是也。考同異。次舊聞。不虛美。不隱惡。

人以爲實錄。此敘事之文。如司馬遷班固之所作是也。原本山川。極命草木。比物屬事。駭耳目。變心意。此託詞之文。如屈原宋玉之所作是也。鉤莊列之微。挾蘇張之辯。撫遷固之實。獵屈宋之英。本之以詩書。折之以孔氏。此成體之文。如韓愈之所作是也。蓋前之作者多矣。而莫有備於愈。後之作者亦多矣。而無以加於愈。故曰。總而論之。未有如韓愈者也。

陳後山云。杜之詩法。韓之文法也。詩文各有體。韓以文爲詩。杜以詩爲文。故不工耳。

李方叔云。東坡教人讀戰國策。學說利害。讀賈誼晁錯趙充國章疏。學論事。讀莊子。學論理性。又須熟讀論語孟子檀弓。要志趣正當。讀韓柳。令記得數百篇。要知作文體面。

重校昌黎集凡例

是集慶元間魏仲舉刊五百家註引洪興祖樊汝霖孫汝聽韓醇劉崧祝充蔡元定諸家註文。

洪辨證樊譜註孫韓

劉全解祝音義蔡補註

未免冗複而方崧卿舉正朱子校本考異卻未附入讀者病之今以朱子校本考異爲主而

刪取諸家要語附註其下庶讀是書者開卷瞭然今舉凡例于左。

一朱子考異凡例見于文集序首並仍其舊。

一開京杭蜀石本異同已見朱子考異凡例今更加讎校是正頗多觀者當自知之。

一註引經子史等事則書于考異之上釋音則附其下。

一小圈下今按云云者並是考異全文。

一註引經子史書傳事爲證者則入如集中有關係時政及公卿拜罷月日更博採新舊史唐登科記附益之。

一舊註引某氏云者今倣朱子離騷集註例皆刪去惟考異下有糾方之繆者則存之如復志賦誰無施而有穫所辯之類是也。

一先儒議論有關係者隨所聞見增入如閔已賦固哲人之細事兮東坡顏樂亭記嘗有評議元和聖德

詩。婉婉弱子。赤立僂僂。南軒所議之類是也。

一正文或有疑字。並依考異文從口。如藍田縣丞廳壁記再進再屈口人之類是也。

一皇朝廟諱。諸本多易本字。如貞元作正元之類。非臨文不諱之義。徒失古意。今例但空本字點畫。若唐諱。如以丙爲景。以民爲人之類。卻存古不改。

一考異於正文本字。或一字或二字。並提起。今例如本字。在句末卽入註腳。不復重出句讀中。或一兩字各有考異。並總附於一句之下。

韓昌黎集目錄

第一冊

第一卷

賦

感二鳥賦

閔己賦

古詩

元和聖德詩

南山

秋懷十一首

暮行河堤上

重雲

長安交遊者

復志賦

別知賦

琴操十首

謝自然

江陵途中寄三學士

夜歌

江漢

岐山下

第二卷

古詩

北極贈李觀

此日足可惜贈張籍

幽懷

君子法天運

落葉

歸彭城

醉後

醉贈張祕書

同冠峽

送惠師

送靈師

縣齋有懷

合江亭

陪杜侍御遊湘西寺

岳陽樓

送文暢師

答張徹

薦士

喜侯喜至贈張籍張徹

古風

駑驥

馬馱穀

出門

嗟哉董生行

烽火

利劍

第二册

第三卷

古詩

河之水二首

天星

忽忽

龍移

條山蒼

桃源圖

贈唐衢

贈侯喜

八月十五夜

汴州亂二首

齷齪

山石

汴泗交流

鳴鴈

雉帶箭

贈鄭兵曹

東方半明

貞女峽

古意

謁衡嶽廟

响樓山

洞庭湖阻風

杏花

寒食出遊

第四卷

古詩

劉生

豐陵行

贈崔立之

三星行

青青水中蒲三首

陸渾山火

新竹

落齒

永貞行

李花

感春四首

憶昨行

鄭羣贈簞

遊青龍寺贈崔補闕

送區弘

剝啄行

孟東野失子

縣齋讀書

晚菊

哭楊兵部凝陸歙州參

苦寒

酬崔十六少府

東都遇春

酬裴十六功曹

送李翱

送湖南李正字

第五卷

古詩

辛卯年雪

李花二首

寄盧仝

誰氏子

送無本師歸范陽

雙鳥

赤藤杖歌

送侯參謀

感春五首

燕河南府秀才

送石處士

醉留東野

招揚之罌

酬司門盧四雲夫院長望秋作

河南令舍池臺

石鼓歌

贈劉師服

題炭谷湫祠堂

聽穎師彈琴

送陸暢歸江南

送進士劉師服東歸

嘲魯連子

贈張籍

調張籍

和盧郎中雲夫寄示盤谷子歌

寄皇甫湜

病中贈張十八

雜詩

寄崔二十六立之

月蝕詩效玉川子作

孟生

射訓狐

將歸贈孟東野房蜀客

答孟郊

從仕

短燈檠歌

送劉師服

第六卷

古詩

符讀書城南

示爽

人日城南登高

病鴟

華山女

路傍塚

過南陽

贈別元十八協律六首

宿曾江口示姪孫湘二首

別趙子

南山有高樹行贈李宗閔

第七卷

古詩

雪後寄崔二十六丞公

獻山南鄭相公樊員外

感春三首

晚寄張十八助教周郎博士

酬盧給事曲江荷花行

讀皇甫湜公安園池詩書其後二首

食曲江驛

灋吏

初南食貽元十八協律

答柳柳州食蝦蟆

除官赴闕至江州寄鄂岳李大夫

猛虎行

送僧澄觀

和武相公詠孔雀

行香贈盧李二中舍人

題張十八所居

和錢七盆池所植

記夢

南內朝賀歸呈同官

朝歸

雜詩四首

讀東方朔雜事

譴瘧鬼

示兒

庭楸

翫月喜張十八員外以王六至

和李相公攝事南郊

和裴僕射相公假山

與張十八同效阮步兵

送諸葛覺往隨州讀書

南溪始泛三首

第三冊

第八卷

聯句

城南

會合

鬪雞

納涼

秋雨

征蜀

同宿

莎柵

雨中寄孟刑部

遠遊

晚秋鄜城夜會

第九卷

律詩

題楚昭王廟

宿龍宮灘

父魚招張功曹

李員外寄紙筆

次同冠峽

答張十一功曹

郴州祈雨

湘中酬張十一功曹

郴口又贈二首

題木居士二首

晚泊江口

湘中

別盈上人

喜雪獻裴尚書

春雪

聞梨花發贈劉師命

春雪閒早梅

早春雪中聞鶯

梨花下贈劉師命

和歸工部送僧約

入關詠馬

木芙蓉

題張十一旅舍三詠

峽石西泉

梁國惠康公主挽歌二首

和崔舍人詠月

詠雪贈張籍

酬王二十舍人雪中見寄

送侯喜

學諸進士作精衛銜石填海

酬振武胡十二大夫

和盧庫部元日朝迴

寒食直歸遇雨

送李六協律歸荆南

題百葉桃花

春雪

戲題牡丹

盆池五首

芍藥

奉和虢州劉給事三堂二十一詠

遊城南十六首

第十卷

律詩

送李尚書赴襄陽

和席八

和武相公早春聞鶯

遊太平公主山莊

大行皇太后挽歌詞三首

閑遊二首

和侯協律詠筍

送張侍郎

和裴相公女儿山下作

酬別留後侍郎

同李二十八野宿西界

宿神龜招李二十八馮十七

和李司勳過連昌宮

次潼關上都統相公

送李員外院長分司東都

獨釣四首

太安池闕

晚春

廣宣上人頻見過

酬馬侍郎寄酒

過鴻溝

贈刑部馬侍郎

鄆城晚飲贈馬侍郎及馮李二員外

同李二十八夜次襄城

過襄城

次破石

次潼關寄張十二關老使君

桃林夜賀晉公

和晉公破賊回重拜台司

枯樹

元日酬馬尙書去年元日之什

祖席前字

送鄭尙書赴南海

左遷至藍關示姪孫湘

次鄧州界

酬韶州張使君惠書

將至韶州寄張使君借圖經

韶州留別張使君

次石頭驛寄王中丞

自袁州還京次安陸寄周隨州

寄隨州周員外

題層峯驛梁

杏園送張徹

和張侍郎酬馬尙書

詠燈花同侯十一

秋字

答道士寄樹雞

武關西逢配流吐蕃

題臨瀧寺

題秀禪師房

過始興江口感懷

量移袁州酬張韶州

遊西林寺題蕭郎中舊堂

題廣昌館

酒中留上襄陽李相公

賀張十八祕書得裴司空馬

雨中寄張博士侯主簿

早春遊楊尙書林亭

奉使常山次太原

夕次壽陽驛題吳郎中詩後

鎮州初歸

同水部張員外曲江春遊寄白舍人

和水部張員外宣政衙賜櫻桃詩

早春呈水部張員外二首

送桂州嚴大夫

酬馬僕射見寄之作

奉使鎮州酬裴司空

鎮州路上酬裴司空重見寄

和僕射裴相公感恩言志

和僕射相公朝迴見寄

和李相公題蕭家林亭

和杜相公太清宮

第十一卷

雜著

原道

原性

原毀

原人

原鬼

行難

對禹問

雜說四首

讀荀

讀鶚冠子

讀儀禮

讀墨子

第十二卷

雜著

獲麟解

師說

進學解

本政

守戒

圻者王承福傳

五箴五首并序

後漢三賢贊三首

諱辯

訟風伯

伯夷頌

第四冊

第十三卷

雜著

子產不毀鄉校頌

釋言

愛直贈李君房別

張中丞傳後敘

河中府連理木頌

汴州東西水門記

燕喜亭記

徐泗濠三州節度掌書記廳石記

畫記

藍田縣丞廳壁記

新修滕王閣記

科斗書後記

第十四卷

雜著 書

鄆州溪堂詩

猫相乳

進士策問十三首

爭臣論

改葬服議

學生代齋郎議

禘祫議

顏子不貳過論

與李祕書論小功不稅書

太學生何蕃傳

答張籍書

重答張籍書

第十五卷

書 啓

與孟東野書

答竇秀才書

上李尚書書

賀徐州張僕射白兔書

上兵部李侍郎書

答尉遲生書

答楊子書

上襄陽于相公書

上鄭尚書相公啓

上留守鄭相公啓

第十六卷

書

上宰相書

後十九日復上書

後二十九日復上書

答侯繼書

答崔立之書

答李翊書

重答李翊書

代張籍與李浙東書

答李秀才書

答陳生書

與李翱書

第十七卷

書

上張僕射書

答胡生書

與于襄陽書

與崔羣書

與陳給事書

答馮宿書

與衛中行書

重上張僕射書

與馮宿論文書

與祠部陸員外書

第十八卷

書

與鳳翔邢尙書書

爲人求薦書

應科目時與人書

答劉正夫書

答殷侍御書

答陳商書

與孟尙書書

答呂鑿山人書

答渝州李使君書

答元侍御書

第五册

第十九卷

書

與鄭相公書

與袁相公書

與鄂州柳中丞書二首

答魏博田僕射書

與華州李尚書書

京尹不臺參答友人書

序

送陸欽州詩序

送孟東野序

送許郢州序

送竇從事序

上巳日燕太學聽彈琴詩序

送齊暉下第序

送陳密序

送李愿歸盤谷序

送牛堪序

第二十卷

序

送董邵南序

贈崔復州序

贈張童子序

送浮屠文暢師序

送楊支使序

送何堅序

送廖道士序

送王秀才序

送孟秀才序

送陳秀才序

送王秀才序

荆潭唱和詩序

送幽州李端公序

第二十一卷

序

送區冊序

送張道士序

送高閑上人序

送殷員外序

送楊少尹序

送權秀才序

送湖南李正字序

送石處士序

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

送鄭尚書序

送水陸運使韓侍御歸所治序

送鄭十校理序

韋侍講盛山十二詩序

石鼎聯句詩序并詩

第二十二卷

哀辭 祭文

祭田橫墓文

歐陽生哀辭

題哀辭後文

獨孤申叔哀辭

祭穆員外文

祭郴州李使君文

祭薛助教文

祭虞部張員外文

祭左司李員外太夫人文

祭薛中丞文

祭裴太常文

潮州祭神文五首

第二十三卷

祭文

袁州祭神文三首

祭柳子厚文

祭湘君夫人文

祭竇司業文

祭侯主簿文

祭竹林神文

曲江祭龍文

祭馬僕射文

弔武侍御所畫佛文

祭故陝府李司馬文

祭十二兄文

祭鄭夫人文

祭十二郎文

祭周氏姪女文

祭滂文

祭李氏二十九娘子文

祭張給事文

祭女挈文

第二十四卷

碑誌

李元賓墓銘

崔評事墓銘

施先生墓銘

考功員外盧君墓銘

施州房使君鄭夫人殯表

清邊郡王楊燕奇碑文

河南少尹裴君墓誌銘

國子助教河東薛君墓誌銘

監察御史元君妻京兆韋氏夫人墓誌銘

第二十五卷

碑誌

登封縣尉盧殷墓誌

興元少尹房君墓誌銘

河南少尹李公墓誌銘

集賢院校理石君墓誌銘

唐故江西觀察使韋公墓誌銘

唐故河南府王屋縣尉畢君墓誌銘

試大理評事胡君墓銘

襄陽盧丞墓誌銘

唐河中府法曹張君墓碣銘

太原府參軍苗君墓誌銘

第六冊

第二十六卷

碑誌

唐朝散大夫贈司勳員外郎孔君墓誌銘

故中散大夫河南尹杜君墓誌銘

路公神道碑銘

烏氏廟碑銘

鄭公神道碑文

魏博節度觀察使沂國公先廟碑銘

第二十七卷

碑誌

劉統軍碑

衢州徐偃王廟碑

袁氏先廟碑

清河郡公房公墓碣銘

太原郡公神道碑文

第二十八卷

碑誌

曹成王碑

息國夫人墓誌銘

試大理評事王君墓誌銘

扶風郡夫人墓誌銘

殿中侍御史李君墓誌銘

第二十九卷

碑誌

董府君墓誌銘

貞曜先生墓誌銘

祕書少監贈絳州刺史獨孤府君墓誌銘

虞部員外郎張府君墓誌銘

劉公墓誌銘

第三十卷

碑誌

監察御史衛府君墓銘

河南令張君墓誌銘

鳳翔隴州節度使李公墓誌銘

中散大夫少府監胡良公墓神道碑

唐故相權公墓碑

平淮西碑

第三十一卷

碑誌

南海神廟碑

處州孔子廟碑

柳州羅池廟碑

黃陵廟碑

太原王公神道碑銘

第三十二卷

碑誌

許國公神道碑銘

柳子厚墓誌銘

昭武校尉守左金吾衛將軍李公墓誌銘

朝散大夫尚書庫部郎中鄭君墓誌銘

朝散大夫越州刺史薛公墓誌銘

第三十三卷

碑誌

楚國夫人墓誌銘

國子司業竇公墓誌銘

正議大夫尚書左丞孔公墓誌銘

太原王公墓誌銘

殿中少監馬君墓誌

第三十四卷

碑誌

南陽樊紹述墓誌銘

中大夫陝府左司馬李公墓誌銘

幽州節度判官贈給事中清河張君墓誌銘

河南府法曹參軍盧府君夫人墓誌銘

貝州司法參軍李君墓誌銘

處士盧君墓誌銘

太學博士李君墓誌銘

第七冊

第三十五卷

碑誌

盧渾墓誌銘

號州司戶韓府君墓誌銘

四門博士周況妻韓氏墓誌銘

韓滂墓誌銘

女挈壙銘

河南緱氏主簿唐充妻盧氏墓誌銘

乳母墓銘

第三十六卷

雜文

瘞硯銘

毛穎傳

送窮文

鱷魚文

第三十七卷

狀

贈太傅董公行狀

與汝州盧郎中論薦侯喜狀

論今年權停舉選狀

御史臺上論天旱人饑狀

請復國子監生徒狀

贈絳州刺史馬府君行狀

復讎狀

錢重物輕狀

第三十八卷

表狀

爲韋相公讓官表

爲宰相賀雪表

進順宗皇帝實錄表狀

爲裴相公讓官表

爲宰相賀白龜狀

冬薦官殷侑狀

進王用碑文狀

謝許受王用男人事物狀

薦樊宗師狀

舉錢徽自代狀

進撰平淮西碑文表

奏韓弘人事物狀

謝許受韓弘物狀

第三十九卷

表狀

論捕賊行賞表

論佛骨表

潮州刺史謝上表

賀册尊號表

袁州刺史謝上表

賀皇帝卽位表

賀赦表

賀册皇太后表

賀慶雲表

舉張惟素自代狀

舉韓泰自代狀

慰國哀表

舉薦張籍狀

請上尊號表

舉韋顥自代狀

第四十卷

表狀

論孔戮致仕狀

舉馬摠自代狀

賀雨表

賀太陽不虧狀

舉張正甫自代狀

袁州申使狀

國子監論新注學官牒

黃家賊事宜狀

應所在典貼良人男女等狀

論淮西事宜狀

論變鹽法事宜狀

第一卷

明水賦

海水

贈河陽李大夫

請遷玄宗廟議

芍藥歌

贈崔立之

苦寒歌

第二卷

上賈滑州書

與少室李拾遺書

與大顛師書

上考功崔鴻部書

答劉秀才論史書

第三卷

送汴州監軍俱文珍序

送浮屠令縱西遊序

第四卷

通解

鄂人對

擇言解

河南府同官記

記宜城驛

題李生壁

第五卷

除崔戶部侍郎制

祭董相公文

祭石君文

祭房君文

高君仙硯銘

高君畫贊

潮州請置鄉校牒

第六卷

順宗實錄卷一

第七卷

順宗實錄卷二

第八冊

第八卷

順宗實錄卷三

第九卷

順宗實錄卷四

第十卷

順宗實錄卷五

遺文

聯句

有所思

贈劍客李園

遺詩

同竇韋尋劉尊師不遇

贈族姪

晝月

辭唱歌

酬藍田崔丞立之詠雪見寄

飲城南道邊古墓上

遣興

春雪

嘲鼾睡二首

贈張徐州莫辭酒

知音者誠希

潭州泊船呈諸公

池上絮

書

答侯生問論語書

墓誌

田公故夫人魏氏墓誌銘

啓

皇帝卽位賀宰相啓

狀

奏汴州得嘉禾嘉瓜狀

皇帝卽位賀諸道狀

皇帝卽位降赦賀觀察使狀

潮州謝孔大夫狀

疏

憲宗崩慰諸道疏

題名

長安慈恩塔題名

洛北惠林寺題名

謁少室李渤題名

福先塔寺題名

嵩山先封宮題名

迂杜兼題名

華嶽題名

附朱子校昌黎先生集傳

附韓集校勘四卷

韓昌黎集

卷一

賦宋苜公云馮章靖親校舊本每卷首具列卷中篇目馮悉以朱墨滅殺之惟存其都凡

感二鳥賦井序○公貞元十一年正月至三月以前進士三上宰相書不報時宰相趙儉賈耽

取於離騷之意此篇蘇子美亦謂其悲激頓挫有騷人之思疑其年壯氣銳欲發其藻章以耀于世蘇語雖少貶然進學解所云不虛矣

貞元十一年考之作一為是五月戊辰愈東歸癸酉自潼關潼關在華陰出息于河之陰時始去京師有不

遇時之歎見行有籠白鳥白鸚鵡而西者舊史德宗貞元十一年河陽獻白鳥號於道曰某土之守某官

守音使使者進於天子使使下東西行者皆避路禮記及公送溫造序當有莫敢正目焉因竊自悲幸生

天下無事時承先人之遺業不識干戈耒耜攻守耕穫之勤讀書著文自七歲至今凡二十二年其行已

不敢有愧於道於杭作其閒居思念前古當今之故亦僅志其一二大者焉選舉於有司與百十人偕進

十或作千此專為選舉而言也貞元九年應宏曾不得名薦書今按嘉祐杭本與謝本並無此二字語

詞者僅三十二人作十為是退上或有借字齒下士于朝以仰望天子之光明今是鳥也惟以羽毛之異以下或

簡而意已足贊教化者乃反得蒙採擢薦進光耀如此此下諸本有可以人而不如鳥故為賦以自悼且明夫遭時者

雖小善必達。不遭時者累善無所容焉。其辭曰。

吾何歸乎。此句或在苟有食其從之。苟或作敬。非是。出國門而東驚。音務也。

觸白日之隆景。時返顧以流涕。念西路之羌永。路一作洛。羌或作差。○今按作差。固謬。然羌乃發語之詞。乃長安之路。而此字常為浸漸愈益之意。不知的是何字。又恐或是逾字。過潼關而坐息。窺黃流之奔猛。黃流或作流。黃感二鳥之無知。方蒙恩而入

幸惟進退之殊異。增余懷之耿耿。彼中心之何嘉。或作嘉。非是。徒外飾焉是逞。為或作而。余生命之湮阨。曾二

鳥之不如。汨東西與南北。楚辭。汨余若將不及。說恆或作亘。而或作以。恆居鄆切。與亘竟

窮。恆漏。辱飽食其有數。其一。況策名於薦書。策方從閣。杭作榮。云公上宰相書。非苟沒於利榮於名也。與此

絕相近。故閣本作榮。蓋傳寫之誤耳。方引榮於名亦與此語意不相似。於或作與。亦非是。時所好之為賢。○好聲。庸有謂余之非愚。昔般之高宗。得良弼

於宵寐。或云昔上當有在字。或是念字。孰左右者為之先。信天同而神比。先下或有容字。信或作容。皆非

遊莫為我先。此。及時運之未來。或兩求而莫致。雖家到而戶說。或作曉。祇以招尤而速累。蓋上天之生余。亦有

期於下地。盍求配於古人。獨惴惴於無位。惟得之而不能。惟方作雖。惟字正是。幹轉處。作乃鬼神之所戲。

幸年歲之未暮。庶無羨於斯類。今按上文之意。若曰天之生我。必有所用。何不力慕古人。如傳說之徒。而

榮寵乃是鬼神之所戲耳。故幸年歲之未晚。而庶幾無慕於斯類也。斯類蓋井指二鳥與彼得之而不能

者而言也。○歐陽文忠讀李習之幽懷賦。以謂翻一時有道而能文者。莫如韓愈。愈嘗有賦矣。不過羨二

鳥之光榮。歎一飽之無時爾。是心使光榮而飽。則不復云矣。若翻獨不然。其賦曰。衆鷺鷥而雜處兮。成歎老而嗟卑。視余心之不然兮。慮行道之猶非。怪神堯以一旅取天下。而後世子孫不能以天下取河北。以

爲憂嗚呼使當時君子皆易其歎老嗟卑之心爲朝所憂之心唐之天下豈有亂與亡哉歐陽子之論善矣雖然公不云乎文章之作常發於羈旅草野至王公貴人氣得志滿非性能而好之則不暇以爲感二鳥賦蓋所謂發於羈旅草野者使其光榮而飽壘天下之心執謂公一日忘耶

復志賦 井序 ○公貞元八年擢進士第十一年猶未得仕東歸十二年始佐汴州明年

愈既從隴西公平汴州隴西公董晉也按晉行狀正元十二年七月拜檢校尙書左僕射汴州刺史晉受

三年其明年七月有負薪之疾使士射不能則辭以疾曰某有負薪之憂鄭氏注憂亦作疾○公羊注云

大夫病曰犬馬七病曰退休于居作復志賦其辭曰

居悒悒之無解兮○悒音邑憂也選良獨長思而永歎○音灘騷云心鬱鬱之憂

之不完昔余之既有知兮誠坎軻而艱難○坎軻不平易貌選坎軻多當歲行之未復兮從伯氏以南遷○歲

十二年而一復大曆十二年公從兄會南遷韶州時年十

歲故云歲行未復也伯氏兄稱詩伯氏吹填仲氏吹篴

巴陵縣郭璞注山海經云洞庭地穴湖水廣圓五百餘里日月

連山漢唐一行以天下山河之象存乎兩戒分南北紀韶在南紀之外焉詩云滔滔江

孤嫠而北旋○孤謂孤兒嫠謂寡婦左氏傳云莒子殺其夫已爲嫠婦謂會卒於韶州

就食於江之南○南平虛節度相繼稱亂三年王武俊李希烈反四年涇原姚令言犯京師德宗幸奉天朱

之逸迹兮靈一作修超孤舉而幽尋既識路又疾驅兮孰知余力之不任音考考古人之所佩兮閱時俗之所服

騷云警吾法夫前修兮非世俗之所服亦佩也考古之所佩與時之忽忘身之不肖兮之或作而又或

謂青紫其可拾夏侯勝謂諸生曰經術苟明取青紫如俯拾地芥耳梁劉孝標辨命論曰視韓彭之豹變

取勝傳而意自知者為明兮老子知人者自知者明故吾之所以為惑吾下或有擇吉日余西征兮亦既造夫京師

京師在西故云西征或作冀元二君之門不可逕而入兮逕或遂從試於有司惟名利之都府兮羌衆人之

所馳○羌起羊切或作差非所或作四騷云羌衆人競乘時而附勢兮紛變化其難推附勢或作射利或

此借用其語以譏世也全純愚以靖處兮將與彼而異宜欲奔走以及事兮顧初心而非朝聘驚乎

書林兮夕翺翔乎藝苑揚雄長楊賦云并包書林劇秦美新云發祕府覽書林遙集乎文雅之圃翺翔乎

日之不與吾謀兮至今十年其猶初豈不登名於一科兮貞元八年曾不補其遺餘進既不獲其志願兮

退將遁而窮居騷云進不入以離尤排國門而東出兮貞元十一年慨余行之舒舒慨或嗟時憑高以迴顧兮

涕泣下之交如之或作而易大戾洛師而悵望兮○戾耶計切詩我客聊浮游以躊躇莊子聖人躊躇以

云聊浮游以逍遙有卦厥孚交如假大龜以視兆兮大或求幽貞之所廬幽貞隱者易幽人貞吉廬寄也曹植節遊賦曰

未暮謝幽貞甘潛伏以老死兮不顯著其名譽音歟非夫子之洵美兮吾何為乎浚之都夫子謂董晉也浚之都

寅始自江南入京師。十一年乙亥春三上宰相書不遇。夏東歸。秋至洛陽。十三年丙子秋從董晉入汴州。晉辟署試校書郎。為汴宋濠潁泗州觀察推官。凡十餘年矣。故上云至今十年其猶初。小人之

懷惠兮猶知獻其至愚。因余異於牛馬兮寧止乎飲水而求芻。伏門下而默默兮作下而或竟歲年以康娛。

竟或作卒。時乘閒以獲進兮也。楚辭九章篤願乘閒而自察。顏垂歡而愉愉作之。仰盛德以安窮兮。又何忠

之能輸。昔余之約吾心兮誰無施而有獲。復誰其誤甚矣。○今按此句本用楚詞孰無施而有報

孰不殖而有穫之語。詞意既有自來。又與上下文勢相應。故嘉祐杭本與諸本多如此。乃是韓公本文相

傳已久。非陳以意定也。閣本之繆如此。而方信之。反以善本為誤。今不得不辨也。又嘉祐杭本世多有之

偶未見耶。抑忽之而不觀也。嫉貪佞之洿濁兮說文洿濁水不流孟子數。曰吾其既勞而後食字非是。懲

此志之不脩兮愛此言之不可忘脩方作循云唐人書脩近循楚詞亦有誤者。○今按唐人書字之誤。方

增新之。情怛悵以自失兮心無歸之茫茫作而或。苟不內得其如斯兮孰與不食而高翔。抱關之阨陋兮有

肆志之揚揚諸本多作陽陽後漢孔嵩傳云長門肆志於抱關史記晏嬰傳志氣揚。伊尹之樂於畎畝兮

焉貴富之能當。恐誓言之不固兮斯自訟以成章斯或作誦。往者不可復兮冀來今之可望音。

閱己賦公嘗佐董晉於汴未幾晉薨復佐戎徐州徐帥張建封也建封又薨公罷去來居于洛時貞元十六年也晁無咎嘗取此賦於續楚詞而系之曰愈才高數黜官頗自傷其不遇故云

余悲不及古之人兮伊時勢而則然作或。獨閱閱其曷已兮閱閱或作閱閱。○按洪慶善云歌宋皆無兮

無兮字。未憑文章以自宣。昔顏氏之庶幾兮在隱約而平寬楚辭居處愁以隱約兮注謂隱身守約也選

知孰是。固哲人之細事兮。夫子乃嗟歎其賢。惡飲食乎陋巷兮亦足以頤神而保年閣本無食。有至聖而為之

矣。○轉力轉切。商之夜。萬甕行酒。以錦纏股。以紅帕首。方云。荆公本音麥。潮本亦然。方言注。緒頭。帕頭也。或曰。卽裁字。側吏切。

會塗山之夕。大風雷震。有甲步卒千餘人。其不被甲者。以紅綳帕抹其額。自此遂為軍容之服。有恇其

兇。有餌其誘。從也。方本非是。○今按此二句。蓋言有畏其暴者。有貪其利者。故從之者衆耳。非本心樂其出穰

穰。詩降福穰穰。注。隊以萬數。切。所矩。遂劫東川。遂據城阻川。節度使李康於梓州。欲以同幕盧文若為東川

節度使。因陷皇帝曰。嗟。其又可許。爰命崇文分卒禁禦。初上欲討闢。而重於用兵。宰相杜黃裳薦神策軍

千節度前軍神策京師行營兵馬使李元奕將步騎二千為次軍。與山南西。有安其驅。無暴我野。日行三十

十里。師行三十里。吉行五。徐壁其右。壁或。關黨聚謀。鹿頭是守。六月。關城鹿頭關連八柵。屯兵萬餘人。以拒崇

戰皆捷。鹿頭山南距成都百五十里。崇文奉詔進退規矩。規或。戰不貪殺。擒不濫數。藍縷唐本作濫襪。蜀

本始作濫數。校本多從之。今姑存其舊。○今按藍縷。四方節度。整兵頓馬。上章請討。請或。俟命起坐。皇帝

曰。嘻。無汝煩苦。作嘉非是。或。荆并泊梁。荆謂荆南節度使裴均。并謂河東節度。在國門戶。出師三千。各選

爾醜。醜類。四軍齊作。殷其如阜。殷其或作殷。殷或作其。殷殷。或拔其角。拔或。或脫其距。距。西。距。距。史記。投石

長驅洋洋。無有齟齬。齟齬。前漢。齟齬者。齒不正也。說文。齟齬。不相值也。選。或。八月壬午。關棄城走。載妻與妾。包裹

稚乳。是日崇文入處其宇。日或。分散逐捕。搜原剔藪。關窮見窘。無地自處。俯視大江。不見洲渚。遂自顛倒。

若杵投臼。取之江中。等追之。及於灌羊田。關赴江不死。擒之。崇文遂入白城都。柎脰械手。婦女纍纍。啼

哭拜叩來獻闕下以告廟社周示城市咸使觀覩解脫攀索夾以砧斧砧當作枯與樞同戰國策不足

待斧鉞是也婉婉弱子赤立偃僂上音媮下音縷牽頭曳足先斷腰脅南軒曰誦退之聖德訟至婉婉弱子赤立偃僂

李斯頌奉所不忍言而退之自謂無愧於風雅何其陋也此說如何曰退之筆力高得斬截處即斬截他

豈不知此所以為此言者必有說蓋欲使藩鎮聞之畏罪懼禍不敢叛耳今人讀力高得此猶且寒心况當

時藩鎮乎此正是合於風雅處只如犛退之意過於子由遠矣不必載而龜山乃曰此衛次及其徒體骸

為夷狄所滅之由退之言亦此意也退之意過於子由遠矣不必載而龜山乃曰此衛次及其徒體骸

撐拄傳云斬于城西南獨柳樹下子超耶等九人與部將崔綱以次誅說文撐末乃取關駭汗如寫音滑

或用韻如此揮刀紛紜爭刳膾脯爭或作猶刳或作切皆非是儀禮有刳肺○此詩蘇黃門獨謂不然且

或作雨非是造語工則可謂之得雅體未也詩載文王伐崇武王伐紂固自有體退之獨不以此邪亦其少

年所為文也按公時年四十不可謂少大抵德文王伐崇武王伐紂固自有體退之獨不以此邪亦其少

詩曰周頌之詞約所以為嚴德盛故也魯頌之詞侈優賞將吏扶珪綴組帛堆其家粟塞其庾塞下其

侈所以為誇德不足故也是詩也其亦魯頌之謂歟

句偶之可見哀憐陣歿廩給孤寡贈官封墓周市宏溥經戰伐地寬免租簿施令酬功急疾如火十月滅

陣亡者廩其家五歲賜文武官勳爵天地中間莫不順序幽恆青魏或作魏東盡海浦南至徐蔡魏博

節度幽州盧龍節度恆謂成德軍節度青謂淄區外雜虜區外方外也雜虜夷狄也按唐地理志魏

節平盧節度徐謂武寧軍節度蔡謂彰義軍節度田安幽則劉濟恆則恒威赧德服或以文錄定烜作烜又作

鎮州常山縣今真定府青州北海郡也魏則田安幽則劉濟恆則恒威赧德服或以文錄定烜作烜又作

王士真青則李師道徐則張愔蔡則吳少誠此皆一時藩鎮之國也恒威赧德服或以文錄定烜作烜又作

唐開蜀本定赫作祓云公上尊號表有恒威德意與此同踞踏舞蹈掉棄兵革私習篋簞來請來覲或作皇帝曰吁伯父

叔舅謂當時藩鎮諸帥也禮記曰天子之吏天子同姓謂之伯父異各安爾位訓厥毗晦毗或正月元日

叔舅謂當時藩鎮諸帥也禮記曰天子之吏天子同姓謂之伯父異各安爾位訓厥毗晦毗或正月元日

初見宗祖躬執百禮登降拜俯薦于新宮新宮順宗室于或作視瞻梁栝感見容色淚落入俎侍祠之臣

助我惻楚乃以上辛哀元年穀梁傳曰郊自正月辛下二月辛上三月辛如不從則以二月辛下三月辛如不從則不

郊矣禮記郊特牲郊之用辛也注云於郊用牡除于國南鱗筍毛簏籩籩所以垂鐘磬也橫曰籩籩以籩為之而畫龍文

簏籩國許切又音巨廬幕周施開揭磊砢選金玉磊砢○揭音羯又柴獸盾騰挈相合載之以蔽馬詩龍

亂兮紛拏○盾順允切拏女加切圓壇帖安禮曰圓丘象天圓丘即圓壇也賀循上郊壇制天兵四羅旂常

婀娜旂或作旗曹植曰華容婀娜駕龍十二天子之駕馬十有八尺以上為龍魚魚雅雅雅雅有三蝦魚魚字未詳要

亦車駕整宵昇于丘圓丘也昇或作升楚奠璧獻罍后氏以醜商以學周以爵衆樂驚作轟融治車聲

相願融治樂聲○轟呼宏切脰音灰紫焰噓呵紫或高靈下墮羣星從坐○從錯落侈哆西都賦陪侯明

文哆張口也詩哆兮侈兮注曰君月妃禮記君之與后猶日之與月前漢李尋傳日者衆陽之宗輝光所

大貌○哆丁可切又昌者切日君月妃燭萬物同晷人君之表也唐楊炯渾天儀賦月也者羣陰之紀上

天之使異姓之煥赫嫫媼嫫媼身弱好媼樂府珠佩嫫媼戲金闕煥赫瀆鬼濛鴻沈茫○濛莫孔切鴻胡

王后妃之事煥赫嫫媼謂日君嫫媼謂月妃○嫫烏果切瀆鬼濛鴻沈茫○濛莫孔切鴻胡

切嶽祇築峨嶽祇凶嶽之神築峨山高貌後沃羶羶亦未有所据也羶羶字見禮記云產祥

降嘏鳳皇應奏舒翼自拊赤麟黃龍逶陀結糾透或作鱗透或作類○卿士庶人黃童白叟踊躍歡呀失

喜噎歐歡或作嘆歐或作嘔嘔俗字也乾清坤夷境落褰舉褰或帝車迴來日正當午不應至午也然諸本皆同姑從之

幸丹鳳門大赦天下滌濯剗穢詩勿剗勿敗穢瓦石洗物選飛滂相穢○剗楚磨滅瑕垢續功臣嗣拔賢

任者孩養無告仁滂施厚皇帝神聖通達今古今或作先或聽聰視明或作視一似堯禹蓋取禮記一似

云退之文老杜詩無一字無來處後人讀書少故謂韓杜自作此語耳後生知法式動得理所天錫皇帝為天下主并包畜養無異細鉅億載

萬年敢有違者皇帝儉勤盟濯陶瓦斥遣浮華好此綈紵敕戒四方侈則有咎天錫皇帝多麥與黍無召

水旱耗于雀鼠耗于或作無耗億載萬年有富無窶或作富有無窶或作富有貧皇帝正直別白善否擅命而狂

既翦既去盡逐羣姦靡有遺侶天錫皇帝雁臣碩輔博問遐觀以置左右億載萬年無敢余侮余或作皇

帝大孝慈祥悌友怡怡愉愉奉太皇后憲宗母昭憲浹于族親濡及九有天錫皇帝與天齊壽登茲太平

無怠永久億載萬年為父為母博士臣愈職是訓詁作為歌詩以配吉甫詩之嵩高烝民韓奕江漢皆尹

以吉甫自比也

琴操十首按琴操凡十有二公取其十如下所作是也惟水僊懷陵操乃伯牙所作公削之為之

不能作也

將歸操 孔子之趙聞殺鳴犢作史記孔子既不用於衛將西見趙簡子至於河四聞寶鳴犢

按寶鳴犢孔叢子作鳴犢擊戰國策作鳴犢鐸擊新序作寶鳴或又作鳴鐸寶擊諸說不

同未知孰是○諸本題義下皆有子注闕本只存題義唐本注與題義皆不出蜀本於注云上

狄之水兮其色幽幽狄對本秋○今按水經河水至東阿淮平等縣東北流四瀆津注云津西有四瀆

荆公皆用闕本○今按歐本云此効蔡邕作十操事跡皆出蔡邕琴操云

河入濟水徑周通故有四瀆之名昔趙殺鳴犢孔子臨河歎而作歌曰狄之水兮風揚波舟楫顛倒更相
加歸來歸來胡為斯案臨濟故狄也濟所逕得其通稱也又云濟水逕臨濟縣南許此則是濟水自滎
澤之下潛流至此四瀆津口而後復出河又東分一支與之合流以過臨濟而為狄水故孔子臨河不濟
而歌詠狄水即此東分之河復出之濟也然此皆齊地今在濟鄆之間史記以為孔子自衛將西見趙簡
子則其道不當出此此又不可曉者
今姑闕之以俟深於地理者正焉
我將濟兮不得其由涉其淺兮石齧我足乘其深兮龍入我舟我濟

而悔兮將安歸尤歸兮歸兮無與石鬪兮無應龍求歸兮歸兮諸本兮作乎

猗蘭操

孔子傷不逢時作猗蘭操者孔子所作也孔子歷聘諸侯莫能用自衛反魯隱谷之中

止車援琴鼓之自傷不逢時託辭於香蘭云古琴操云習習谷風以陰以雨之子于歸遠送于野何彼蒼天不得其所逍遙九州無有定處世人闇蔽不知賢者年紀逝邁一身將老

蘭之猗猗班固西都賦幽蔭發色曄曄猗猗揚揚其香不採而佩於蘭何傷文子曰蘭芷不為莫服而不芳君子行道不

之意也今天之旋其曷為然我行四方日以年雪霜買買禮記買買然齊麥之茂夏死西京雜記曰建亥

龜山操

孔子以季桓子受齊女樂諫不從望龜山而作龜山魯山也詩奄有龜蒙在泰山博縣

又不致燔俎於大夫孔子時為魯大司寇遂行宿于屯而師已送曰夫子則非罪孔子曰吾歌可夫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謂可以死敗蓋優哉游哉維以卒歲師已反季子曰孔子亦何言師已以實告季氏喟然歎曰夫子罪我以羣婢也又古操云予欲望魯兮龜山蔽之手無斧柯奈龜山何譬季氏於龜山託勢利於斧柯也

龜之氛兮不能雲雨春秋元命苞曰山者氣之包含所合精藏雲故觸石布山言龜枿之枿兮枿之起李巡曰枿木之餘枿○枿牙葛切亦作藁不中梁柱今按此但有能字非是或云太玄經梁不中柱不隆大廈微中平聲讀文

意乃龜之大兮。祇以奄魯。知將隳兮。知或作如。將隳蓋取左氏仲哀莫余伍。周公蓋言有鬼兮。嗟余歸輔。蓋言

越裳操

周公作越裳在交趾國之南。韓詩外傳曰：周成王之時，越裳氏重九譯而至，獻白雉於周公越裳在交趾國之南。韓詩外傳曰：周成王之時，越裳氏重九譯而至，獻白雉於

雨之施物以孳。或作滋。我何意於彼為。自周之先。其艱其勤。以有疆宇。私我後人。我祖在上。四方在下。厥臨

孔威。敢戲以侮。孰荒于門。孰治于田。四海既均。越裳是臣。

拘幽操

文王姜里作姜里在河內蕩陰縣。亦作羈里。○史記：周文王篤仁敬老，禮下賢者，崇侯

目窈窈兮。其凝其盲。目窈窈或作窈窈。或作目。揜揜或作目。揜揜。○今按下文有耳。耳肅肅兮。聽不聞聲。朝不日出

兮。夜不見月與星。有日上或有知無知兮。為死為生。嗚呼。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道

文王意中事。前後之人。道不到此。徐仲車言。退之拘幽操。謂文王囚姜里作。乃云：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道

岐山操

周公為大王作岐山在岐州。今有岐山縣。詩：居岐之陽。大王古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

我家于爾。杜預云：爾在新平漆縣東北。今邠州。自我先公。伊我承序。敢有不同。諸本序作緒。或云：商書丕

承序註謂承受事業次第也。○今按序謂傳授次第。漢書多云：朕承天序是也。緒猶言統系。方引商書之
言是也。二字義雖不同。然用之於此。似亦兩通。但國語承序乃謂承受政役之次第。與漢書字同而意異。
方作序而引以爲說。則誤矣。今狄之人將土我疆。民爲我戰。誰使死傷。彼岐有岨。岨岨。今以平聲讀之。非也。我往獨處。
爾莫余追。爾或作人。爾莫或作莫。爾非是。無思我悲。

履霜操

尹吉甫子伯奇無罪爲後母譖而見逐自傷作履霜操者尹吉甫之子伯奇所作也吉甫
聽其後妻之言逐之伯奇編水荷而衣採
枵花而食清朝履霜而自傷無罪見放逐乃援琴而鼓之見古樂府題解其詞曰朝履霜兮採
晨寒考不明其心兮信讒言孤恩別離兮摧肺肝何辜皇天兮遭斯愆痛歿不同兮恩有偏誰
說碩兮
知此冤

父兮兒寒。母兮兒飢。兒罪當答。逐兒何爲。兒在中野。以宿以處。四無人聲。誰與兒語。兒寒何衣。兒飢何食。
兒行于野。履霜以足。母生衆兒。有母憐之。獨無母憐。兒寧不悲。兒寧或作
母寧非是

雉朝飛操

牧犢子七十無妻見雉雙飛感之而作牧犢或作沐犢○吳兢樂府古題解云舊說
妻出薪於野見雉雌雄相隨意動心怨乃仰天嘆曰聖王在上恩及草木鳥獸而我獨不獲因
援琴而歌以自傷其聲中絕崔豹古今注述其詞曰雉朝飛兮鳴相和雌雄羣遊於山阿我獨
何命兮未有家時將暮兮
可奈何嗟嗟暮兮可奈何

雉之飛于朝日羣雌孤雄意氣橫出或無氣字當東而西當啄而飛隨飛隨啄羣雌粥粥粥粥或謂字當作粥
音祝說文呼雞重言

之杜詩雞
話羅雞翁嗟我雖人曾不如彼雉雞生身七十年無一妾與妃馬大年云別本彼作此無雞
字而下語妃音媿與雉協

別鵲操

商陵穆子娶妻五年無子父母欲其改娶其妻聞之中夜悲嘯穆子感之而作崔豹古
今注曰

商陵牧子娶妻五年無子父兄欲其改娶妻聞之中夜起倚戶而悲嘯穆子聞之愴然而悲乃授琴而歌為別鶴操亦曰別鶴操詞曰將乖比翼隔天端山川悠遠路漫漫攬衾不寐食忘殮後遂為夫妻

雄鵠銜枝來雌鵠啄泥歸巢成不生子大義當乖離江漢水之大鵠身鳥之微更無相逢日且可繞樹相

隨飛且或作安又無繞樹二字皆非是李陵詩長當為此別且復立斯須又古樂府與子如黃鵠將別復徘徊亦此意也

殘形操 曾子夢見一狸不見其首作殘形操事出琴錄其詳未聞曾子一作魯子

有獸維狸兮我夢得之其身孔明兮而頭不知按大周正樂記曾子鼓琴崔子立戶外而聽之曲終入曰善哉鼓琴乎身已成矣而惜未得其首也曾子曰吾晝臥

夢見一狸但見其身不見其頭起而為之絃歌也吉凶何為兮覺坐而思巫咸上天兮古神也識者其誰

南山詩或無詩字○此詩似上林子虛賦才力小者不可到也潛溪詩眼云孫莘者嘗謂老杜北征不及南山若書一代之事以與國風雅頌相為表裏則北征不可無而南山雖不作未害也二公之論遂定○按長安志終南山在萬年縣南五十里

吾聞京城南茲維羣山囿東西兩際海方云史記春申君上秦昭王書王之地一經兩海太康地記曰河北得水為河塞外得水為海○今按此與史記但皆極言其廣耳

不必曲引塞外之說也巨細難悉究山經及地志茫昧非受授團辭試提挈挂一念萬漏挂一念或作挂一念非是欲休諒不能

粗敝所經觀嘗昇崇丘望嘗或作常戢戢見相湊晴明出稜角縷脈碎分繡蒸嵐相瀕洞瀕或作鴻淮南子瀕

雄羽獵賦所用皆同唐人始兼用之杜詩瀕洞半炎方瀕洞不可掇是也表裏忽通透無風自飄簸融液煦柔茂橫雲時平凝點點露數軸天

空浮脩眉選洛神賦脩眉凝綠畫新就孤撐有嶢絕杜詩嶢絕華岳亦南史劉孝標廣絕交論海浴褰鵬

聯娟空或作宇凝綠畫新就孤撐有嶢絕杜詩嶢絕華岳亦南史劉孝標廣絕交論海浴褰鵬

囁史記中行入面鳥囁音蠶春陽潛沮洳沮洳陷濕地詩彼汾沮洳音如又一音皆去聲濯濯吐深秀吐深吐

巖巒雖律萃史記陸崇律萃杜詩高岳前律萃軟弱類含耐輒與軟同而夏炎百木盛陰鬱增埋覆神靈

日歛歛歛音楊雲氣爭結構秋霜喜刻轢或作鏘史記酷礫卓立羶瘦音羶參差相疊重剛耿陵宇宙

冬行雖幽墨冰雪工琢鏤雪或作鏤新曦照危峨億大恆高表莫候切危或作崖居鄧切或作巨明昏無停

態頃刻異狀候已上敘四西南雄太白突起莫閒筵左傳僖子使助遠氏之筵注筵副倅藩都配德運太白

山爲帝都藩垣唐土德太白分宅占丁戊丁戊亦謂西南逍遙越坤位坤或作地詆訐陷乾寶言太白非

坤位而已又侵及東北乾位故云陷乾空虛寒兢兢風氣較搜漱朱維方燒日陰霰縱騰糅如救昆明大

池北昆明池在長安西南周回四十去覲偶晴晝絲聯窮俯視倒側困清漚烏候微瀾動水面踊躍躁

狢狢猴屬詩無教猱升木狢鼠屬善旋一云獸名似猿楚驚呼惜破碎仰喜呀不仆已上言南山方前尋

徑杜野盆蔽畢原陋徑或作經當如夜徑澤中之徑杜或作社非是杜野即杜陵也本周之杜伯國在長

此其地也崎嶇上軒昂始得觀覽富行行將遂窮嶺陸煩互走音勃然思岸裂擁掩難恕宥巨靈與夸

蛾西京賦巨靈虻夙高掌遠蹠郭緣生述征記曰華山對河東首陽山黃河流于二山之間古語云此本

列子北山愚公欲平太行王屋二山帝感其誠命夸娥氏二子負二山一遠賈朝必售不售或作履詩賈用

還疑造物意固護蓄精祐力雖能排幹雷電怯呵詬攀緣脫手足踰蹬抵積翬茫如試矯首塢塞生恂愁

○塌音福。土塊。爾雅云。塊塌也。楚辭宋玉九辯云。直恂威容。喪蕭爽。近新迷遠。舊拘官計。日月欲進。不可

又因緣窺其湫。凝湛闕陰囂。○禮運龍以為囂。謂湫中蛟也。魚蝦可俯掇。神物安敢寇。林柯有脫葉。欲墮鳥

驚救。爭銜彎環飛。投棄急哺。○鳥生須哺曰穀。自食曰雛。爾旋歸道迴。睨達枿壯復奏。○達或作遠。盧全月

達吁嗟信奇怪。峙質能化質。音茂。前年遭譴謫。○監察御史。謫連州陽山令。探歷得邂逅。初從藍田入。藍田縣

雍州。顧眄勞頸脰。公羊傳。絕其脰音豆。時天晦大雪。途。○兩謫南方。皆由藍田。又皆遇冰雪。其謫陽山。以十二月。江陵

正月。然亦遇雪。藍田驛詩。云。雪擁藍關馬不前。是也。淚目苦矇矓。○莊子。予適有瞽病。注。峻塗拖長冰。直上若懸溜。褰衣布推馬。○音推

顛蹶退且復。切。扶富。蒼黃忘遐晷。所矚纔左右。杉篁咤蒲蘇。○音蘇。皐耀攢介冑。專心憶平道。脫險逾避臭。○音逾

作邈。昨來逢清霽。宿願忻始副。○始或作所。非是。自前年。嶧嶸躋冢頂。○音嶧。嶧音棧。條閃雜颯。○爾雅云。颯

非是。昨來逢清霽。宿願忻始副。○始或作所。非是。自前年。嶧嶸躋冢頂。○音嶧。嶧音棧。條閃雜颯。○爾雅云。颯

色大尾。啖鼠。○颯音鼠。似鼠。亦黃。前低割開闕。○音麥。又。爛漫堆衆皴。○方從蜀人韓仲韶。本作皴。云。石臺也。

山之時。叢蔭蔽。擊方與。蟲獸羣行。而忽至。山頂則豁然。見前山之低。雖有丘陵深谷。但如皴物。微有蹙摺

或乃衆。獸之條目。其語意接連。文勢開闔。有不知此語之爲工也。况此句衆皴。爲下文諸紀。亂其行。列而諸

而。未足見南山之極高矣。其與下文諸或疎密工拙。又有迥然不侔者。未頂下視。猶若成堆。則亦不爲甚小

工者。已不知其文從字順之爲貴。故其好怪失常。類多如此。今既定。從諸本。而復備論其說。以曉觀者。云。或

連若相從。或蹙若相關。或妥若弭伏。或竦若驚雉。或散若瓦解。或赴若輻湊。○輻或作輪。○今按。輻者。輻而巳。

連若相從。或蹙若相關。或妥若弭伏。或竦若驚雉。或散若瓦解。或赴若輻湊。○輻或作輪。○今按。輻者。輻而巳。

鸞高作或翩若船遊作泛或決若馬驟或背若相惡或向若相佑或亂若抽筋或嶮若注灸○嶮音泉或錯

若繪畫或繚若篆籀或羅若星離或蒼若雲逗或浮若波濤或碎若鋤耨或如賁育倫夏育孟賁秦之勇

賭勝勇前購先強勢已出後鈍噴誼譎玉簪誼譎詁說也詁說言或如帝王尊叢集朝賤幼雖親不褻狎

雖遠不悖謬晁說之語錄云韓文公詩號狀體謂鋪敘而無含或如臨食案肴核紛釘餽粉或又如遊九

原墳墓包柳柩或纍若盆罌或揭若甌椀或作登豆或覆若曝鼈或頽若寢獸寢或作窮非或蜿若藏龍或翼

若搏鷲音就或齊若友朋或隨若先後友朋或作迎隨隨或作差方言曰先後猶姊妹也釋名曰以來先後

避重複而改隨字為差字其誤甚矣○今按史記見神於先後宛若即謂姊妹也或迸若流落或顧若宿留史記宿留海上○宿音秀留音霽或戾

若仇讎或密若婚媾或儼若峨冠或翻若舞袖舞或作舉或屹若戰陣或圍若蒐狩或靡然東注或偃然北首

或如火熺焰或作燈或若氣饋餽爾雅饋餽也注餐飯為饋饋熱或行而不輟或遺而不收易井收勿

斜而不倚或弛而不殼或赤若禿鬣禿說文云髮或燠若柴樵余救或如龜坼兆或若卦分繇音街或前橫

若剝易剝謂坤下艮或後斷若姤易姤巽下乾延延離又屬夫夫叛還遘喁喁魚闔萍喁喁魚口也吳

然注出頭貌○喁音顯四立禁切落落月經宿閨閨樹牆垣嘖嘖架庫廡嘖山形如輒也姚令威云恐

參削劍戟煥煥銜瑩琇上音營敷敷花披萼闌闌屋摧霽闌或作闌悠悠舒而安兀兀狂以狃超超出

猶奔蠢蠢駭不懋已上並敘其經大哉立天地經紀肖營膝厥初孰開張備俛誰勸侑創茲朴而巧戮力

忍勞疾得非施斧斤。無乃假詛咒。鴻荒竟無傳。功大莫酬儻。無或作誰。又作莫。或作豈。又作嘗。聞於祠官。芬苾降歆嗅。或

當作歆。斐然作歌詩。惟用贊報醑。南山連瓦之所止。其末則敘其經歷之所見焉。

謝自然詩果州謝真人上昇在金泉山中。靈仙表異。元風益振。至道彌彰。其詔今尙有石刻在焉。公

排釋老斥異端。故詩有所不取。

果州南充縣寒女謝自然童駭無所識。愚也。但聞有神仙。輕生學其術。乃在金泉山。繁華榮慕絕。父母慈

愛捐。凝心感魍魎。上抽知切。恍惚難具言。○慌音愧。呼骨切。一朝坐空室。雲霧生其閒。如聆笙竽韻。來自冥冥天。

白日變幽晦。蕭蕭風景寒。簷楹暫明滅。暫或作氣。五色光屬聯。觀者徒傾駭。躑躅詎敢前。躑躅不進貌。楚辭。待

行路難云。吞聲躑躅不敢言。○上直炙切。下廚玉切。須臾自輕舉。飄若風中煙。茫茫八紘大。淮南子。九州之外有八紘。八紘之外有

絃音。影響無由緣。里胥上其事。郡守驚且歎。或作觀。驅車領官吏。毗俗爭相先。入門無所見。冠履同蛻蟬。

楚辭。濟江海兮蛻蟬。夏侯湛作東方朔畫贊曰。蟬蛻龍變。棄俗登仙。音稅。皆云神仙事。灼灼信可傳。余聞古夏后。象物知神姦。山林民可入。或

只爲字不成。不盡避唐諱。魍魎莫逢旃。昔夏之方有德也。云云。鑄鼎象物而爲之備。使民知神姦。故民入

川澤山林。魍魎莫能逢之。此曰莫逢。遂迤不復振。後世恣欺謾。幽明紛雜亂。人鬼更相殘。秦皇雖篤

好漢武。洪其源。自從二主來。此禍竟連連。莊駢拇篇。又奚連。連如膠漆纏糾。木石生怪變。狐狸騁妖患。莫能盡性命。安得

更長延。盡或作保。嵇康養生論。導養得理以盡性命。人生處萬類。知識最爲賢。奈何不自信。反欲從物遷。書君陳曰。惟民

生厚。因物有遷。往者

不可悔。孤魂抱深冤。來者猶可誠。余言豈空文。空或作虛。人生有常理。男女各有倫。寒衣及飢食。在紡績耕耘。或作者宜書紳。或作

秋懷詩十一首

秋懷詩十一首。文選詩體也。唐人最重文選學。公以六經之文爲諸儒唱。文選弗價。傍砌看紅藥。眼穿長訝雙魚斷之句。皆取諸文選。故此詩往往有其體。多自感其趨。尚不與世合。故末章有避語。弄觸心兵之句。繼又以霜菊自歎。可見一時直道之不容也。

牕前兩好樹。衆葉光蕤蕤。詩黍稷秋風一披拂。策策鳴不已。微燈照空牀。夜半偏入耳。愁憂無端來。感歎

成坐起。天明視顏色。與故不相似。羲和驅日月。或作白日。廣雅云。羲和日御也。杜詩云。羲和鞭白日。疾急不可恃。浮生雖多塗。雖或作每。

趨死惟一軌。胡爲浪自苦。得酒且歡喜。

白露下百草。蕭蘭共雕悴。雕或作憊。或作凋。荀子勞苦彫悴。青青四牆下。已復生滿地。後山詩。牆根霜下草。又作一番新。意本於此。寒蟬暫寂

寞。蟋蟀鳴自恣。運行無窮期。稟受氣苦異。適時各得所。松柏不必貴。

彼時河卒卒。孟子卒然問曰。音蒼沒切。前漢司馬相如傳。卒我志何曼曼。音犀首空好飲。史記犀首者魏孫氏。司馬彪曰。犀首魏官名。楚使陳軫使秦。過梁。見之曰。公何好飲也。曰。無事也。廉頗尙能飯。廉頗趙將。以譏奔魏。其後趙王使使者視頗尙可用。使者還報曰。廉學堂日無事。驅馬適所願。茫茫出門路。欲去聊自勸。或作歸還閱書史。簡書文字浩千

萬。陳跡竟誰尋。陳或作塵。莊子六經者。賤嗜非貴獻。負日之暄。而欲君食芹之美。而欲進御貴賤先王之陳跡。誰或作難。賤嗜非貴獻。固

有差矣。詩意大抵以其所嗜不與時偶焉。丈夫

將軍雖老尙善飯。學堂日無事。驅馬適所願。茫茫出門路。欲去聊自勸。歸還閱書史。簡書文字浩千

意有在或作存女子乃多怨。

秋氣日惻惻。秋空日凌凌。上無枝上蜩。蜩。大蟬也。詩五。下無盤中蠅。豈不感時節。耳目去所憎。去或作無。清曉

卷書坐南山。見高稜。其下澄湫水。澄或作通。或作石。有蛟寒可嘗。惜哉不得往。豈謂吾無能。

離離掛空悲。感感抱虛警。露泫秋樹高。泫。或作滴。或作啼。或作泣。謝靈運詩。花上露猶泫。謝惠連。泫泫露

孔子泫然流涕。則泫為流涕。泫。或作滴。或作啼。或作泣。謝靈運詩。花上露猶泫。謝惠連。泫泫露

之貌。於下句蟲甲對偶尤切。蟲弔寒夜永。斂退就新儒。趨營悼前猛。歸愚識夷塗。愚。或作儒。汲古得脩綆。

氏。具綆。注。汲。索。荀子。短。綆。不可以汲。深井之泉。音梗。則陶潛歸去來辭。覺今是昔非之意。似有所悟也。

今晨不成起。端坐盡日景。蟲鳴室幽幽。方作幽室中。○今按當作。日吐牕。問問。○問一作照。喪懷若迷方。浮

念劇含梗。塵埃慵伺候。文字浪馳騁。尙須勉其頑。王事有朝請。前漢。吳王濞使人為秋請。孟康。日律春曰朝。秋曰請。

秋夜不可晨。秋日苦易暗。我無汲汲志。何以有此憾。寒雞空在棲。缺月煩屢瞰。苦。濫。有琴具徽絃。再鼓聽

愈淡。古聲久埋滅。無由見真濫。禮記。古樂和正以濫。低心逐時趨。之誤。而失其半。書。苦勉砥能暫。有如乘風

船。一縱不可纜。不如覷文字。後山詩云。早年著眼覷文字。蓋做公語。○覷。七慮切。丹鉛事點勘。選范始興立太宰碑表。人善油素。家

采集異國殊語。常把三寸弱翰。齋油。豈必求羸。餽所。要石與甌。揚雄。傳家無甌石之儲。列子。狀若甌。蘇。鄒

濫切。甌。通作僂。刺。通傳。守僂石之祿。

卷卷落地葉。隨風走前軒。鳴聲若有意。顛倒相追奔。空堂黃昏暮。我坐默不言。童子自外至。吹燈當我前。問我我不應。饋我我不餐。退坐西壁下。坐或作臥讀詩盡數編。作者非今士。相去時已千。其言有感觸。使我復悽酸。顧謂汝童子。置書且安眠。丈夫屬有念。夫或作人。今按宋本亦作人。說者謂丈人者。長之稱。古此更詳之。事業無窮年。

霜風侵梧桐。衆葉著樹乾。空塔一片下。琤若摧琅玕。琤或作瑤。謂是夜氣滅。望舒實其團。離騷前望舒使先驅。實墜也。公羊夜中星實如雨。張載曰。望舒四五圓。青冥無依倚。飛轍危難安。驚起出戶視。倚楹久汎瀾。選間葉聲琤然。誤謂望舒之實其團也。○實于敏切。陽堅石詩。揮筆涕汎瀾。○汎音丸。憂愁費晷景。日月如跳丸。莊子東西跳梁。杜牧之詩。日月兩跳丸。取此意也。迷復不計遠。計或作記。爲君駐塵鞍。

暮暗來客去。羣囂各收聲。悠悠偃宵寂。疊疊抱秋明。世累忽進慮。進或作連。外憂遂侵誠。強懷張不滿。弱念缺已盈。已或作易。詰屈避語窄。冥茫觸心兵。敗虞千金弃。莊子林回弃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或曰爲其布與赤者。追窮禍患。害相弃也。以天屬者。追窮禍患。害相報也。得比寸草榮。知恥足爲勇。晏然誰汝令。誰一作惟。鮮鮮霜中菊。旣晚何用好。揚揚弄芳蝶。揚揚或作陽陽。爾生還不早。東坡詩云。勿訝昌黎公。恨爾生不早。謂此語也。運窮兩值遇。婉孌死相保。詩婉兮孌兮。注婉少貌。孌變。好貌。上音宛。下力克切。西風蟄龍蛇。衆木日凋槁。由來命分爾。泯滅豈足道。

赴江陵途中寄贈王二十補闕李十一拾遺李二十六員外翰林三學士。或作寄三學士。題下注王二十補闕李十一拾

遺李二十六員外蜀本無翰林字○王二十補闕名涯李十一拾遺名建李二十六員外名程按公傳自四門博士轉監察御史上章數千言極論宮市宗怒貶為陽山令量移江陵府法曹參軍唯皇甫持正神道碑云貞元十九年關中旱飢公列言天下根本專政者惡之出為陽山令則非為言宮市出也故公此詩自陽山赴江陵因詩序其得蹕之由端坐言早飢則與持正之言合詩永貞元年秋作

孤臣昔放逐血泣追愆尤血泣或作血泣汗漫不省識淮南子徒倚于汗漫之字注汗漫無生形又曰音與漫音悅如乘桴浮○悅或自疑上疏上疏豈其由也故下文云上疏豈其由當乙是年京師旱田畝少

所收上憐民無食征賦半已休征或作兵有司恤經費未免煩徵求富者既云急貧者固已流傳聞閭里間赤

子棄渠溝持男易斗粟掉臂莫肯酬史記馮驩曰朝趨市者平旦側肩爭門而入日我時出衢路餓者何其稠其或親逢道邊死而問白公之死漢書何處求子死且古語又有直如弦死道邊之說韓公蓋兼用

之此乃閣本之善而佇立久踟躕上音伊下音憂歸舍不能食有如魚中鉤中或作挂或從蜀本作出云淵之深公語原此○今按韓公未必用選語况其語乃魚出淵非魚出鉤也

卷送劉師服詩有魚中鉤之語則此出字乃是中字之誤而尚存其彷彿耳今定作中讀作去聲然第五

除御史誠當得言秋拜疏移閣門為忠寧自謀上陳人疾苦無令絕其喉或作下陳畿甸內陳或作事根

本理宜優積雪驗豐熟幸寬待蠶麤天子惻然感司空歎綢繆杜佑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

設乃反遷炎州反或作返州本又同官盡才俊偏善柳與劉柳宗元劉夢得時或慮語言洩傳之落冤讎

二子不宜爾將疑斷還不蔡寬夫詩話云退之陽山之貶以詩考之亦為王叔文章執誼等所排耳子厚

禹錫於退之最善然至是不能無疑故云同官盡才俊偏善柳與劉云云若溪

宗元劉夢得時

漁隱曰金闕洪氏年譜然後知寬夫為誤年譜云貞元十九年公與張署李方叔上疏言中使臨門遺頃關中民急為幸臣所護幸臣者李實也祝曰不者未定之辭前漢知捕兒不○不方鳩切中使臨門遺頃

刻不得留病妹臥牀褥妹或作姝分知隔明幽悲啼乞就別百請不領頭領點頭也後漢弱妻抱稚子出拜忘

慙羞僊俛不迴顧行行詣連州朝為青雲士暮作白首囚商山季冬月冰凍絕行軌春風洞庭浪出沒驚

孤舟逾嶺到所任低顏奉君侯酸寒何足道隨事生瘡疣遠地觸途異吏民似猿猴生瘳多忿很○瘳尼

犬也很辭舌紛嘲啁禮記小者至於燕雀猶有啁噉白日屋簷下雙鳴鬪鴝鷓江東呼為鴝鷓嶺表錄異

鵬力求切有蛇類兩首有蠱羣飛游行暉李善曰吹飛飛蠱也窮冬或搖扇盛夏或重裘颺起最可畏

嶺南錄異云嶺嶠夏秋○旬音轟雷靈助光怪氣象難比倂癘疫忽潛遘十家無一瘳猶嫌

動置毒對案輒懷愁前日遇恩赦貞元二十一年正月乙巳順宗即位私心喜還憂公集又有詩云叵文

宥常愁猜果然又羈縶不得歸勸緩此府雄且大騰凌盡戈矛棲棲法曹椽何處事卑陬生半企仁義所

學皆孔周早知大理官不別三后儔東漢楊賜為廷尉自以世非法家書曰乃命三后郵功于民伯夷禹

而不何況親狂獄狂亦獄也漢書義曰鄉亭獄曰狂楊子程敲榜發姦偷○榜懸知失事勢恐自置罟

亂矣免網禮記田獵置罟羅湘水清且急涼風日脩脩胡為首歸路音狩旅泊尚夷猶楚辭君不

師至者或嗣皇傳冕旒嗣皇謂憲宗即位貞赫然下明詔首罪誅共毆或作兜毆古文兜字○八月壬寅

共工驩兜也復聞顛天輩謂當時杜黃裳鄭餘慶之徒為相峨冠進鴻疇鴻疇謂國論班行再肅穆

璜珮鳴琅璆周禮以玄璜禮北方璜半璧也佇繼貞觀烈邊封脫兜鍪三賢推侍從三賢即馮卓犖傾枚

鄒選聖賢卓犖左思曰卓犖觀羣書高議參造化或作物清文煥皇猷協心輔齊聖政理同毛輶唐理治也

高宗諱故治字皆小雅詠鳴鹿食苹貴呦呦詩呦呦鹿鳴食遺風邈不嗣豈憶嘗同禡嘗或作常禡與禡

皆非是詩抱衾與禡注云禡禪失志早衰換前期擬蜉蝣自從齒牙缺始慕舌為柔淮南子曰老子學商

商吐舌示老子老子知舌柔齒剛劉向說死常擬有疾老子往問焉張其口而示老子曰吾舌存乎老子

曰然吾齒存乎老子曰亡子知之乎老子曰舌之存也豈非以其柔乎夫齒之亡也豈非以其剛乎曰嘻

是已因疾鼻又塞漸能等薰瘡薰香草瘡吳草左傳四年一薰一蕕深思罷官去畢命依松楸空懷焉能果

但見歲已適股湯閱禽獸解網祝蝥螋賈誼新書湯見設網雷煥掘寶劍冤氛銷斗牛之氣或作氣晉書吳

間常有紫氣張華以雷煥為豐城令使尋之煥至縣掘獄屋基入地四尺餘茲道誠可尚誰能借前籌殷

得一石函中有雙劍並有題刻一曰龍泉一曰太阿其夕斗間氣不復見勤謝吾友吾或作朋明月非暗投雜陽書曰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暗投人於道眾莫不按劍相盼者無因而

暮行河堤上

暮行河堤上四顧不見人衰草際黃雲感歎愁我神夜歸孤舟臥展轉空及晨謀計竟何就嗟嗟世與身

夜歌

靜夜有清光閑堂仍獨息念身幸無恨志氣方自得樂哉何所憂所憂非我力或作可悲

此歌及前暮行河堤上詩皆作於德宗貞元中時璽藩悍將可為朝廷憂公方歎計謀之未就雖欲憂之非所力也

重雲李觀疾贈之觀字元寶隴西人與公同舉貞元八年進士以十年死於京師當其疾時以詩贈云

天行失其度方作天行令失度云公詩語多用此一體○今按諸本皆作天行陰氣來于陽重雲閉白日

或作日夜非是炎燠成寒涼小人但咨怨君子惟憂傷飲食為減少或作尙為身體豈寧康此志誠足貴懼非職

所當職或作識張衡同藜羹尙如此莊子藜不糝肉食安可嘗左氏莊十年肉食窮冬百草死幽桂乃芬芳且

況天地閒大運自有常勸君善飲食鸞鳳本高翔

江漢答孟郊

江漢雖云廣乘舟渡無艱或作難流沙信難行馬足常往還淒風結衝波狐裘能禦寒終宵處幽室華燭光

爛爛或作炎炎楚辭爛字叶平聲九章曰曾枝剡棘圓果搏兮青黃雜糝文章爛兮苟能行忠信行或存可以居夷蠻嗟余與夫子此義每所敦何

為復見贈○音遣縈苦遠切音喧縈音纏苦音切縈音喧

長安交遊者贈孟郊長安交遊者馬厭穀出門其意大率相類皆公未得志之所為也

長安交遊者貧富有徒親朋相過時或作亦各有以娛或作亦有陋室有文史高門有笙竽何能辨榮

悴且欲分賢愚

岐山下二首諸本只作一首自日暮邊火驚以上為第一篇世有灌畦暇語一書謂子齊初應舉韓公賞之為作丹穴五色羽子齊姓程字昔範嘗著中誓三卷見因話錄則下詩似

當為別篇第前詩題以岐山下此必遊鳳翔日作然四語亦不成篇此詩載之卷末疑有脫誤

終以協登求之。非所謂雜用韻也。

此日足可惜。此酒不足嘗。不足或捨酒去相語。去一作須。○今按須字無共分一日光。念昔未知子。孟君

自南方也。孟郊自矜有所得。言子有文章。我名屬相府。公仕董晉幕府欲往不得行。或作驢思之不可見。百端在中腸。

謂懷思也。維時月魄死。漢律歷志死魄朔也生魄望也冬日朝在房。月令孟冬之月日在房驅馳公事退。聞子適及城。或作驢此詩視古

多為後學以意妄改吳才老云詩人用行字韻二十有五無叶今讀命車載之至。引坐於中堂。開懷聽其

說。往往副所望。孔丘歿已遠。仁義路久荒。紛紛百家起。詭怪相披猖。長老守所聞。後生習為常。少知誠難

得。純粹古已亡。古一作固譬彼植園木。有根易為長。留之不遣去。館置城西旁。歲時未云幾。浩浩觀湖江。未或

江或作湘非是植園木以喻籍之衆夫指之笑。謂我知不明。兒童畏雷電。魚鼈驚夜光。州家舉進士。選試

始。從學也。觀湖江以喻其成也。衆夫指之笑。謂我知不明。兒童畏雷電。魚鼈驚夜光。州家舉進士。選試

繆所當。汴州舉進士公為考官馳辭對我策。章句何焯煌。相公朝服立。工席歌鹿鳴。禮終樂亦闕。相拜送

於庭。之子去須臾。赫赫流盛名。竊喜復竊歎。竊喜復或諒知有所成。人事安可恆。奄忽令我傷。聞子高第

日。正從相公喪。貞元十五年高郵知舉籍登第哀情逢吉語。恹恹難為雙。恹或作微楚詞遠遊作恹恹相

切暮宿偃師西。偃師縣名今在洛州徒展轉在牀。諸本作展轉在空牀夜聞汴州亂。二月乙酉宣武軍遶壁行傍徨。

我時留妻子。時留或倉卒不及將。相見不復期。零落甘所丁。驕女未絕乳。念之不能忘。忽如在我所。或作

所或作前耳若聞啼聲。中途安得返。一日不可更。俄有東來說。我家免罹殃。乘船下汴水。東去趨彭城。公

子先往徐州彭城郡從喪朝至洛方無朝字洛下有陽字○今按朝至洛蓋用洛語還走不及停還或作旋假道

經盟津即孟津也出入行澗岡日西入軍門羸馬顛且僵主人願少留時李元為河陽節度主人謂元也延入陳壺觴卑賤不

敢辭忽忽心如狂飲食豈知味絲竹徒轟轟呼宏切平明脫身去決若驚鳧翔黃昏次汜水汜水在河南成皋縣詩江有汜

○汜欲過無舟航過或作濟號呼久乃至夜濟十里黃前漢地理志陳留郡外黃縣有黃溝中流上灘潭灘方作沙潭或作澤郭璞曰江東人呼水中沙

堆為潭潭即灘也音但○今按下句便有沙字沙水不可詳驚波暗合杳星宿爭翻芒轅馬躑躅或作馬

馬乏復悲鳴或左右泣僕童甲午憩時門臨泉窺鬪龍東西出陳許陂澤平茫茫方作茫茫平云用古韻

然皆因其語勢之自然未嘗作意捨此而用彼也諸本只作陂澤平茫茫韻語協本無不可若作陂澤

茫茫平却覺不響不應以欲用古韻之故牽挽而強就之也又按別本平或作路而或作何者語意尤勝

詳之道邊草木花紅紫相低昂百里不逢人角角雄雉鳴角音谷見集韻行行二月暮乃及徐南疆下馬

步堤岸上船拜吾兄公有三兄皆早世見於集中者雲卿之子俞紳誰云經艱難艱或作險百口無天殤天或

楚辭強死者為國殤卿之子僕射南陽公張建宅我睢水陽度推官睢水名在徐州徐泗濼節度使張建封以公為節

三辭全語亦見列子張建宅我睢水陽度推官睢水名在徐州徐泗濼節度使張建封以公為節

有故居余符離今按公以二月末到徐不知此詩何時作若夏日念子來遊子豈知我情別離未為久辛苦多所經對食

每不飽共言無倦聽連延三十日晨坐達五更我友二三子友或作宦遊在西京東野窺禹穴禹穴在李翺

觀濤江李翺字習之公兄身之婿也李習之論性末云南觀濤江入于越蕭條千萬里會合安可逢淮之

水舒舒。楚山直叢叢。子又捨我去。我懷焉所窮。焉或作安。男兒不再壯。百歲如風狂。方作狂風。○今按方亦強狂。語勢尤健。高爵尚可求。無爲守一鄉。按此篇押二光字。二鳴字。二更字。二狂字。胡仔謂退之好重疊用韻。以盡己之意。蓋不恤其爲病也。

幽懷

幽懷不能寫。能或作可。行此春江潯。適與佳節會。士女競光陰。凝粧耀洲渚。繁吹蕩人心。禮記命樂師大合樂。吹尺僞切。○人或作神。非是。閒關林中鳥。亦知和爲音。諸本作知時爲和音。非是。然今本疑亦有誤。或恐爲是其字。豈無一樽酒。自酌還自吟。但悲時易失。西劇通傳。時者難值而易失。四序迭相侵。我歌君子行。古樂府有君子行。視古猶視今。列子揚朱篇。揚子曰。世事苦樂。古猶今也。

君子法天運

君子法天運。四時可前知。可或作每。小人惟所遇。寒暑不可期。利害有常勢。取捨無定姿。焉能使我心。皎皎遠憂疑。

落葉送陳羽

或作葉落。篇首同。非是。○羽與公同登第。

落葉不更息。斷蓬無復歸。飄飄終自異。邂逅暫相依。悄悄深夜語。悠悠寒月輝。誰云少年別。流淚各霑衣。

歸彭城

彭城徐也。公作歐陽詹哀詞云。貞元十五年冬。某爲徐州從事。朝正于京師。而此詩曰歸彭城。明年自京歸徐也。天下兵又動。謂十五年秋起諸道兵討吳少誠。前年關中旱。謂十四年冬。京師飢。去歲東郡水。謂十五年秋。鄭滑水事見。齷齪詩。東郡或作東洛。非也。

四年冬。京師飢。去歲東郡水。謂十五年秋。鄭滑水事見。齷齪詩。東郡或作東洛。非也。

天下兵又動。太平竟何時。訐謨者誰子。無乃失所宜。前年關中旱。閭井多死飢。或作去歲東郡水。洛。非也。

舊紀貞元十五年。生民為流屍。上天不虛應。禍福各有隨。我欲進短策。無由至彤墀。彤或作丹剗肝以為紙。瀝血

以書辭。上言陳堯舜。下言引龍夔。言詞多感激。文字少葳蕤。戲或作萎。紛戲蕤。以戲選見陸機文賦。○一

讀已自怪。再尋良自疑。食芹雖云美。獻御固已癡。說文。芹。楚葵也。列子。宋有田夫喜食芹者。對鄉豪稱之。

晉嵇康與山濤書曰。野人有快炙背而美芹。緘封在骨髓。耿耿空自奇。昨者到京師。屢陪高車馳。周行多

子欲獻之。至尊雖有區區之意。亦已疎矣。

侵異。耶切。議論無瑕疵。見待頗異禮。未能去毛皮。到口不敢吐。徐徐俟其蠟。楊子曰。蠟可抵乎。蠟。歸來戎

馬閒。驚顧似羈雌。枚乘曰。日暮則迷鳥羈雌宿焉。選晚出西射。連日或不語。終朝見相欺。或作相見。○今

按此三字三乘閒。輒騎馬。茫茫詣空陂。遇酒即酩酊。君知我為誰。晉書山簡出為征南將軍。鎮襄陽時。有

本疑皆有誤。乘閒輒騎馬。茫茫詣空陂。遇酒即酩酊。君知我為誰。童子歌曰。山公出何許。往至高陽池。日

夕倒載歸。酩酊無所知。時能騎馬。倒著白接籬。舉鞭問葛疆。何如井州。

醉後醉客一作醉客

煌煌東方星。魏道輔云。夏英公諫評老杜初秋月云。微升紫塞外。已隱暮雲端。意主肅宗也。吾觀退之煌

立廣陵王純為皇太子。八奈此衆客醉。初喧或忿爭。一作紛爭。中靜雜嘲戲。雜或作惟。雜以嘲

衣。瀉或顛倒筆下字。人生如此少。酒賤且勤置。

醉贈張祕書今本下或注。微字。微元和四年進士。此詩元和初作。微猶

人皆勸我酒。我若耳不聞。今日到君家。呼酒持勸君。為此座上客。性寬容少忌。好士喜誘益。後進及退閑。

職賓客日盈其門常歎曰座上及余各能文君詩多態度藹藹春空雲東野動驚俗天葩吐奇芬張籍學

客常滿樽中酒不空吾無憂矣晉書嵇紹始入洛或謂王戎曰昨於稠人中見嵇紹昂昂然如野鶴之在雞羣○鶴方

古淡軒鶴避雞羣及諸本皆作昂○今按此言張籍學古淡而不驚於綺靡如以乘軒之鶴而反避雞羣

也又軒鶴乃與阿買不識字趙夔夫曰或問阿買是退之何人荅云退頗知書八分一隸書今八分也書

苑云八分者秦羽人上谷王次仲飾隸書為之鍾繇為之章程書漢蔡邕以隸作八分詩成使之寫亦

蓋八分之後又分此法謂之八分杜甫八分歌云陳倉石鼓今已訛大小二篆生八分詩成使之寫亦

足張吾軍左傳桓公六年楚鬬伯比曰所以欲得酒為文俟其釀酒味既冷冽酒氣又氛氳或作煙氣或

作氣字見選雪賦性情漸浩浩諸笑方云云此誠得酒意餘外徒繽紛長安衆富兒盤饌羅羶葷不解文字

飲惟能醉紅裙雖得一餉樂有如聚飛蚊今我及數子固無稽與薰左氏僖公四年一薰十年尙猶有臭險語破鬼膽高

詞媲美墳書序伏羲神農皇帝之書謂之三至寶不雕琢或作神功謝鋤耜方今向泰平元凱承華勛八

八凱名氏見左傳文十八年○時憲宗即位杜黃或作神功謝鋤耜方今向泰平元凱承華勛八

雲鄭餘慶李吉甫裴垍李藩之徒相繼為相故云吾徒幸無事庶以窮朝曛

同冠峽集有同冠峽二詩皆貞元十九年貶陽山後作

南方二月半春物亦已少維舟山水閒晨坐聽百鳥宿雲尙含姿朝日忽升曉羈旅感和鳴和鳴或

念輕矯和鳴輕矯皆指百鳥而言也潺湲淚久迸久或作交楚詞詰曲思增繞行矣且無然蓋棺事乃了劉毅云丈夫

尋常便混羣小中蓋棺事方定矣

送惠師詩云自來連州寺當在陽山時作陽山連屬邑也惠名元惠公為王弘

惠師浮屠者。乃是不羈人。不羈者。以馬為喻。言不受羈縻也。鄒陽上吳王書。使不羈之士。與牛馬同皂。十五愛山水。超然謝朋親。或作同。隴淪。脫冠

剪頭髮。頭或作髮。按下對。蹤摩當作頭髮。飛步遺蹤塵。飛或作孤。發跡入四明。在明州。山名。梯空上秋旻。遂登天台望。天台。山名。在台州。

衆壑皆嶙峋。上音隣。下音詢。夜宿最高頂。舉頭看星辰。光芒相照燭。南北爭羅陳。茲地絕翔走。自然巖且神。微風

吹木石。澎湃聞韶鈞。澎音澎。湃音拜切。夜半起下視。夜半或作中夜。溟波銜日輪。魚龍驚踊躍。叫嘯成悲辛。嘯或作笑。選海

賦及鮑謝詩。多用叫嘯字。怪氣或紫赤。敲磨共輪困。金鷗既騰翥。隋康孟詵日詩。金烏升曉氣。玉鸞深晨曠。楚詞鸞鳥軒翥而翔飛。六合俄清新。常聞

禹穴奇。東去窺甌閩。越俗不好古。流傳失其真。幽蹤邈難得。聖路嗟長堙。聖路。謂舜禹南巡之路。迴臨瀾江濤。屹起

高峨岷。壯志死不息。越絕書。子胥死捐於大江。發憤馳騰。氣若奔馬。乃歸神大海。水經云。錢塘江濤。二月八月最高。峨峨二丈有餘。吳越春秋。以為子胥文種之神。謂此也。千年如

隔晨。是非竟何有。棄去非吾倫。凌江詣廬嶽。廬山。在江州。浩蕩極遊巡。崔嵬沒雲表。陂陀浸湖淪。是時雨初霽。

懸瀑垂天紳。天或作大。宋之間詩。雨濺天作帶。雲天紳字。前年往羅浮。羅浮。山名。在今廣州。曾城博羅二縣之境。步夏南海濤。大哉陽

德盛。榮茂恆留春。鵬鵞墮長翮。鵞或作鵞。從鳥。虛言切。飛舉也。今字多誤。用故詳之。鯨戲側脩鱗。自來連州寺。曾未造

城闔。日攜青雲客。雲或作春。李白詩。多用青雲客字。探勝窮崖濱。太守邀不去。或作往。羣官請徒頻。或作其志。信不羣。囊無一金

資。翻謂富者貧。謂或作爲。昨日忽不見。我令訪其鄰。奔波自追及。或作得。羣官請徒頻。或作其志。信不羣。囊無一金

異於民。離合自古然。辭別安足珍。吾聞九疑好。皇覽曰。九疑在零陵營道縣。其山九疑相似。故名。九疑舜葬於此。夙志今欲伸。欲或作願。斑竹

啼舜婦。二女以涕揮。竹竹盡斑。清湘沈楚臣。史記屈原仕楚。為上官大夫所讒。懷石投汨羅而死。即清湘也。衡山與洞庭。衡山在衡州。洞庭在岳州。此

固道所循尋嵩方抵洛在洛高歷華遂之秦在華州山浮游靡定處偶往即通津吾言子當去子道非吾遵江魚不池活野鳥難籠馴鳥或吾非西方教憐子狂且醇吾嫉惰遊者憐子愚且諄去矣各異趣何為浪霑

巾浪或

送靈師此詩貞元十九年復在連州陽山作也云王員外

佛法入中國爾來六百年按後漢明帝夢見金人問羣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長丈六尺而金色

言之爾故其佛骨表云自後漢時流入中國又云漢明帝時始有佛法也漢武故事昆邪王殺休屠王來

降得其金人之神置之甘泉宮則是佛入中國始自漢武至成哀間已有經矣杜致行守編亦曰漢武作

昆明池掘地得黑灰東方朔云可問西域道人西域道人佛之徒也又開皇歷代三寶記云劉向稱予覽

典籍已見有經將知周時九流釋典秦雖燕除漢興復出則先漢之前逆至于周有佛有經其來也遠范

曄胡為以謂明帝之時佛始入中國耶退之一世大儒非齊平

承襲謬誤者將由心惡其教不復詳考其源流所自耳

齊平民逃賦役高士著幽禪官吏不之制

禁

紛紛聽其然紛紛或耕桑日失隸朝署時遺賢靈師皇甫姓胤胄本蟬聯少小涉書史早能綴文篇中開不得意失跡成延遷逸志不拘教軒騰斷牽攀圍棋鬪白黑生死隨機權六博在一擲楚詞宋玉招魂崑

鼻盧叱迴旋鼻或作呼或作樞宋劉毅與劉裕樛蒲殺以為不能裕惡之因按五木既而四子俱黑也

涸沿黔州注云順流而下曰沿澗澗從之書沿于瞿塘瞿塘三峽也荆州記澗

壘壘塘莫上杜詩好過壘驚電讓歸船讓舟急於驚電耳讓如厥大誰與讓之讓怒水忽中裂千尋墮幽

泉尋或作湧○今環迴勢益急仰見團團天一作團投身豈得計性命甘徒捐浪沫蹙翻涌漂浮再生全

同行二十人二語本魂骨俱坑填靈師不掛懷冒涉道轉延開忠二州牧魏道輔謂二牧草處厚白居易

於貞元二十年詩賦時多傳失職不把筆珠璣為君編強留費日月密席羅嬋娟昨者至林邑林邑今

君數開筵逐客三四公盈懷贈蘭荃湖游泛澆沆湖或作湘此言在林邑日非湘溪宴駐潺湲別語不許

出行裾動遭牽鄰州競招請書札何翩翩十月下桂嶺桂嶺縣在賀州乘寒恣窺緣落落王員外謂王仲舒自戶

連州司戶爭迎獲其先自從入賓館占恹久能專吾徒頗攜被頗或作或接宿窮歡妍聽說兩京事分明皆眼

前縱橫雜謠俗瑣屑咸羅穿材調真可惜朱丹在磨研方將斂之道且欲冠其顛韶陽李太守李一高步

陵雲煙得客輒忘食開囊乞繪錢繪或手持南曹敍謂王員外仲舒也墓志字重青瑤鑄古氣參豸繫方

象○今按杜詩高標摧太玄維舟事干謁披讀頭風痊莊子今予病少痊典略曰魏太祖以陳琳管記室

我病○痊音詮又張綠切還如舊相識還如或傾壺暢幽悵以此復留滯歸驂幾時鞭

縣齊有懷此詩陽山縣齊作貞元十九年公以言事出至是二

少小尙奇偉平生足悲咤選郭景純遊仙詩撫心獨悲咤猶嫌子夏儒肯學樊遲稼或作事業窺臯稷稷或作文

章茂曹謝濯纓起江湖綴珮蘭麝悠悠指長道去去策高駕誰為傾國媒李延年傳漢武歌曰北方有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

城再顧自許連城價史記趙王得楚和氏璧秦昭王初隨計吏貢漢武帝元光六年徵吏民有明當世之

歲遣詣京師上屢入澤宮射禮記諸侯歲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又曰天子將祭必先

之貢士備焉何能一戰霸士第貢于京師至貞元十年一戰而霸文之教也公自貞元八年

勞戰國策蘇秦說秦惠王書十上而說不行何能一戰霸士第貢于京師至貞元十年一戰而霸文之教也公自貞元八年

忌殊異世路多權詐作重蹉跎顏遂低摧折氣愈下治長信非罪論語子謂公治長可妻也侯生或遭罵

史記魏有隱士曰侯嬴公子無忌虛左迎之嬴有客在市屠中引懷書出皇都貞元十一年公東歸

車入市下見其客朱亥睥睨久立與其客語從騎皆竊罵侯生懷書出皇都貞元十一年公東歸

渡清灞瀟水出藍田谷身將老寂寞志欲死閑暇朝食不盈腸冬衣纔掩骼拉箭○箭枯駕切軍書既頻

召戎馬乃連跨大梁從相公貞元十二年公彭城赴僕射徐州張建封幕去或作來或作去官來東洛

切卽兩府變荒涼荒或作炎此言董晉張建封貞元三年就休假求官去東洛○公自貞元十六年張建封

斃歸洛陽至十九犯雪過西華塵埃紫陌春風雨靈臺夜名聲荷朋友援引乏姻婭雖陪彤庭臣雖或作

年始除監察御史偶陪或作詎縱青冥靶作雲寒空聳危闕曉色曜脩架捐軀辰在丁上元十九年十二月公以監察御史

上疏之日也○曹子建三良鑄翻時方禧平周曰大禮秦曰臘公之貶陽山令其出以十二月故時方禧

憎嫌。睚眦互猜訝。列子：老子而睚眦而眦眦而。禰緣恩未報，豈謂生足藉。嗣皇新繼明，永貞元年，順宗即位，新方作帝，非是。

率土日流化，惟思滌瑕垢。長去事桑柘，斷嵩開雲扃。壓穎抗風榭，禾麥種滿地。梨棗栽繞舍，兒童稍長成。

雀鼠得驅嚇。莊子：鷓鴣得腐鼠，鵲過之，仰而視之，曰：嚇。注：怒而拒物聲。○嚇音嚇。官租日輸納，村酒時邀迓。閑愛老農愚，歸弄小女姪。後漢

工數錢。○如陸德明切。如今便可爾，何用畢婚嫁。後漢：向平字子平，隱居不仕，建武中，男女娶嫁既畢，敕家事勿相關。

爾。

合江亭

諸本作題合江亭，寄刺史鄒君，今從閣抗蜀本篇內。三處注文亦用蜀本。○鄒君逸其名，亭故相齊映所作，故曰維昔經營初，邦君實王佐。前刺史元澄無政，廉使中丞楊公憑奏黜之，遂用鄒公，其曰中丞黜凶邪，指此意也。公永貞元年七月初，自陽山量移江陵道，衡山詩所以作此亭在衡州，負郭今之石鼓頭，即其地也。地形特異，巋然崛起於二水之間，旁有朱陵洞，亦謂之朱陵仙府。

唐人題刻散滿巖上。

紅亭枕湘江。紅或作江，方作洪。○今按歐本作紅，鮑蒸水會其左，即青草湖。水名。瞰臨眇空闊，綠淨不可唾。

維昔經營初，邦君實王佐。翦林遷神祠，買地費家貨。寶或作匱，梁棟宏可愛，宏或作橫。結構麗匪過，伊人去軒騰。茲

宇遂頽挫，老郎來何暮。高唱久乃和，樹蘭盈九畹。栽竹逾萬个，或作箇，史記貨殖傳：竹竿萬个，古書皆用个字。漢功臣表始出箇字。長綆汲

滄浪，幽蹊下坎坳。波濤夜俯聽，雲樹朝對臥。初如遺宦情，終乃最郡課。人生誠無幾，誠或作是。事往悲豈奈。

那或作蕭條緜歲時，契闊繼庸懦。詩：死生契闊，乃臥切。勝事誰復論，醜聲日已播。中丞黜凶邪，天子閱窮

餓。君侯至之初，閭里自相賀。淹滯樂閑曠，勤苦勸慵惰。為余掃塵階，塵或作是。命樂醉衆座。窮秋感平分，新

月憐半破。願書巖上石。勿使泥塵沈。泥壘或作塵泥。

陪杜侍御遊湘西兩寺獨宿有題因獻楊常侍

諸本無兩字及因字。○此自陽山北遷過潭作。永貞元年秋也。湘西寺在潭州。楊常侍憑也。時為潭

州刺史湘西觀察使云。

長沙千里平。長沙即潭州也。勝地猶在險。況當江闊處。斗起勢匪漸。斗頓也。匪一作非。深林高玲瓏。青山上琬琰。上或作生。路

窮臺殿闕。佛事煥且儼。剖竹走泉源。開廊架崖广。說文广因巖為屋。○廊一作廊。是時秋之殘。之或作初。暑氣尙未斂。羣行忘

後先。朋息棄拘檢。朋或作困。客堂喜空涼。空或作風。華榻有清簟。澗蔬煮蒿芹。水果剝菱芡。音儉。伊余夙所慕。陪賞亦

云忝。幸逢車馬歸。獨宿門不掩。山樛黑無月。漁火燦星點。夜風一何喧。杉檜屢磨颯。磨或作摩。古磨摩通。猶疑在波

濤。忱惕夢成覺。靜思屈原沈。楚詞屈原沈於汨羅。遠憶賈誼貶。賈誼為長沙王太傅。公自御史貶陽山。至是椒蘭爭

妬忌。離騷經曰。余以蘭為可恃兮。羌無實而容長。椒專佞以慢怡兮。椒又絳灌共讒。詔西漢賈誼謫。議以誼任公卿之

位。絳灌乃毀誼曰。洛陽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於是誰令悲生腸。坐使淚盈臉。翻飛乏羽翼。乏或

是天子以為長沙王太傅。顏師古注。絳灌侯周勃灌嬰也。誰令悲生腸。坐使淚盈臉。翻飛乏羽翼。作進

指摘困瑕玷。因或作珥。珥貂藩維重。應劭漢官儀曰。侍中冠金蟬。有貂。貂取其內勁。捍政作類分陝。漢弘農

二伯分陝之地。公羊曰。自陝而東。周公主之。自陝而西。召公主之。禮賢道何優。奉己事苦儉。大廈棟方隆。

巨川楫行刻。行或作剗。○易大過棟。經營誠少暇。遊宴固已歎。欣之類。或从心。或从欠。多通用。旅程愧淹

岳陽樓別竇司直竇司直名庠字胃卿韓臯鎮武昌辟庠幕府陟大理司直權領岳州公自陽山移江陵法曹道出岳陽樓作此詩永貞元年冬十月也劉禹錫有和篇足成六

十韻見劉集

洞庭九州閒厥大誰與讓南匯羣崖水隱或作維北注何奔放瀟爲七百里吞納各殊狀自古澄不清環混無

歸向炎風日搜攪幽怪多冗長選陸機曰故無取軒然大波起宇宙隘而妨音訪一巍峩拔嵩華騰蹕較

健壯蹕或作躍選吳推蕩羣渴不知唐人何以訛輻爲渴也今本多猶疑帝軒轅張樂就空曠之樂於洞庭之野蛟螭露筍簾

鐘磬詳見元和聖德詩縞練吹組帳組或作祖○今按鮑鬼神非人世節奏頗跌踢上徒結切陽施見誇

麗陰閉感悽愴感或作咸朝過宜春口過或作迴宜極北缺堤障北或作地夜纜巴陵洲巴陵郡岳州叢芮纔可傍星河

盡涵泳俯仰迷下上餘瀾怒不已喧聒鳴甕盎明登岳陽樓輝煥朝日亮飛廉戢其威離騷後飛廉使奔

清晏息纖纒息或作自按海賦輕塵不泓澄湛凝綠物影巧相況江豚時出戲驚波忽蕩漾波或作沒時當冬

之孟公永貞元年十月至岳州隙窳縮寒漲前臨指近岸側坐眇難望滌濯神魂醒幽懷舒以暢主人孩童舊孩童一作童孩

握手乍忻悵憐我竄逐歸相見得無恙風俗通曰恙毒蟲也喜傷人古人草居露宿故相勞問必曰無恙

開筵交履鳥史滑稽傳履駕交錯爛漫倒家釀劉恢曰見何大道飲令孟行無留停或作高柱送清唱中盤進橙栗

投擲傾脯醬歡窮悲心生婉孌不能忘詩婉兮念昔始讀書志欲干霸王去屠龍破千金屠龍於支離盆

成而無所用其巧。三年技為藝亦云亢。愛才不擇行。觸事得讒謗。前年出官由。或作日以前卷上疏豈其由之
只作日亦通。則此禍最無妄。公卿採虛名。擢拜職天仗。姦猜畏彈射。斥逐恣欺誑。新恩移府庭。移或趨逼側廁
諸將子虛賦。逼側泌于嗟苦。鴛緩但懼失宜當。追思南渡時。魚腹甘所葬。史記屈原曰寧赴常
帆。劈箭入高浪。顛沈在須臾。忠鯁誰復諒。生還真可喜。剋己自懲創。剋或作刻庶從今日後。粗識得與喪。事多
改前好。趣有獲新尚。誓耕十畝田。不取萬乘相。細君知蠶織。稚子已能餉。東方朔曰歸遺細君說者云細
比於諸侯。謂其妻曰小君。孫芸銘石。行當掛其冠。生死君一訪。
庵稚子拾薪。老夫汲澗。細君緝紵。

送文暢師北遊。序意然公是詩。自陽山回為國子博士。在京師時作也。

昔在四門館。後魏太和中。立學于四門。因以為名。晨有僧來謁。劉仲原父每不然之。公曰子美老夫清晨

梳白頭。玄都道士來相訪。有俗氣。退之決不道也。仲原父曰。自言本吳人。少小學城闕。詩挑兮達兮。在城

亦退之。昔在四門館。晨有僧來謁。之句之類耳。公賞其辯。自言本吳人。少小學城闕。詩挑兮達兮。在城

也。已窮佛根源。粗識事輓軌。語大車無輓。小車無軌。注輓者轆轤。橫木以縛。攀拘屈吾真。或作身。○漢鄒

拘之。戒轉思遠發。薦紳秉筆徒。聲譽耀前閥。從求送行詩。求或作來。屢造忍顛蹶。今成十餘卷。浩汗羅斧鉞。先

生闕窮巷。未得窺剗劂。淮南子剗劂無跡。人巧之妙。○剗居綺切。劂當考。又聞識大道。何路補剗劂。莊子庸詎

不息我剗。而補我剗。公詩意謂文暢既祝髮為僧。欲補其剗。出其囊中文。滿聽實清越。謂僧當少安。草序

頗排訐。上論古之初。所以施賞罰。下開迷惑智。寧豁斷株檠。何遜詩寧豁下崑呀。寧音。氣上。一按一本作辱

裕注云開達觀以字寥今亦未詳孰是且從方氏作擊列子吾處也若藥株拘注斷木也僧時不聽聲莊

是黃帝之所聽登若飲水救渴獨旁取此一韻○今按方說不知何以見此詩用今韻當考風塵一出門

時日多如髮三年竄荒嶺守縣坐深樾謂此言出為陽山令○楚徵租聚異物異非是詭製恒巾鞵製或作

作恒恒幽窮共誰語共或與思想甚含噦噦逆氣禮記不敢噦昨來得京官元和元年六月自江照壁喜見

蝸中自足蝸蘇內翰開驪馱試筆余謫居黃州五年今日離泗州北行岸上驪馱聲空籠意亦欣然不夜

已脫問鵬之變行有見蝸之喜皆取諸此○又嶺南歸云况逢舊親識或作識知無不比鵝鴈音義云鵝鵝

鳥有目一翅相得乃飛故曰兼兼孔叢子北方有獸名曰壓壓亦非實壓也為其得甘草必齧以遠蚤虱

獸猶知比假而相報也况士君子長安多門戶弔慶少休歇而能勤來過重惠安可揭重惠或作惠重山

岳誰能為我當今聖政初謂憲宗初恩澤完猘猘完或作寬禮記鳳以為畜故鳥不獮麟以

飄戾逐鷗鷺鷗鷺屬鷺似鷹尾上白善捕風鷺一名僕射領北門謂田季安為威德壓胡羯相公鎮幽都

謂劉濟為竹帛爛勳伐酒場舞閨姝詩彼姝者子獵騎圍邊月開張篋中寶自可得津筏吳志束縛作大

從茲富裘馬寧復茹藜蕨余期報恩後謝病老耕垆庇身指蓬茅逞志縱獫狝爾雅長喙曰狝短喙曰獫

切獨許僧還相訪來山藥煮可掘

答張徹公為國子博士時作張徹公門下士又公之從子增詳見

辱贈不知報。我歌爾其聆。首敝始識面。北史齊神武自太原來朝見宋。次言後分形。曹子建求自試表。誠

共之也。借用道途綿萬里。日月垂十齡。謂自貞元十二年丙子至浚郊避兵亂。貞元十五年睢岸連門停。

諸本作庭。閣本作停。而方从諸本。○按停猶居也。上對肝膽一古劍。波濤兩浮萍。漬墨竄舊史。磨丹注前

經。義苑手祕寶。文堂耳驚靈。暄晨躡露鳥。暑夕眠風樞。結友子讓抗。晉陽秋曰。陸抗羊祜為邊將。推僑札

心服。請師我慙丁。左氏襄十四年。尹公佗學射於庚公。差學射於公。初味猶噉蔗。晉史顯愷之。映

漸入佳境。○噉。遂通斯建瓴。屋之高。紀云。警猶居高。搜奇日有富。嗜善心有寧。石梁平誕誕。音誕。說文。沙水

光泠泠。乘枯摘野豔。沈細抽潛腥。遊寺去陟巘。詩陟則在巘。○巘。諱徑返穿汀。巫非是。綠雲竹竦竦。失路

麻冥冥。澄潦忽翻野。平蕪眇開溟。防泄暫夜塞。懼衝城書局。自肝膽一古劍以下至此。皆言十及去事戎

轡。公先居睢水。久之。建相逢宴軍伶。觥秋縱兀兀。獵旦馳駟駒。詩駟駒牡馬。○駟從賦始分手。謂徹赴朝

京忽同艫。是年冬。公以徐州從事。朝于京師。又與徹急時促暗棹。戀月留虛亭。畢事驅傳馬。謂十六年春

歸彭城也。傳若今安居守臆螢。梅花灞水別。宮燭驪山醒。杜詩軍吏回宮燭。驪山在昭應。擊墨開錄曰。劉

之驛。○傳。除戀切安省選速投足。鄉賓尚摧翎。謂徹下第也。徹後塵祛又一摻。詩摻執子之祛。今摻擊祛

而望之。自畢事驅傳馬至此。皆言十六年朝洛邑得休告。華山窮絕陁。爾雅山絕倚巖睨海浪。引袖拂天

星。日駕此迴轄。金神所司刑。華山四岳其神少昊。泉紳拖脩白。石劍攢高青。磴薛澆拳跼。選石磴瀉紅泉。

拳躄○躄滑之貌楚詞拳躄音局而不梯飄颻伶俜楚詞忽颺兮浮雲伶俜行不正貌選少伶俜而偏孤又

行○○燈都鄧切楚詞拳躄音局而不梯飄颻伶俜楚詞忽颺兮浮雲伶俜行不正貌選少伶俜而偏孤又

丁○○切普悔狂已昨指○昨音責狂一作往垂誠仍鑄銘公嘗過華山登絕頂發狂峨豸忝備列前

一○○名柱後惠文冠或謂獨多冠似牛而一角古者決訟令觸不直今曰峨豸以御史冠用之故耳法冠

者○○冠十九年公為御史故云峨豸也○宅買切伏蒲愧分涇漢元帝寢疾數問尙書以景帝時立膠

伏○○青蒲上泣涕諫帝由是不廢微誠慕橫草終軍云軍無瑣力摧撞筵說苑子路對趙襄子曰建天下

平○○哉○○筵音廷諸本筵从艸方云疊雪走商嶺飛波航洞庭下險疑墮井守官類拘囹官或荒餐茹獠蠱

當○○從竹絲絲也見東方朔客難疊雪走商嶺飛波航洞庭下險疑墮井守官類拘囹官或荒餐茹獠蠱

皆○○言貞元十九年冬自監察御史言事貶陽山時也○獠音老幽夢感湘靈楚詞使湘靈鼓瑟刺史肅著

蔡○○三國名臣贊思同著蔡運用無方蔡龜也家語臧文仲有吏人沸蝗螟點綴簿上字趨踰閣前鈴東漢

傳○○又問鈴下注漢官儀曰鈴下侍衛不過數十人○鈴音荅賴其飽山水得以娛瞻聽紫樹雕斐疊離一作雜

碧○○流滴瓏玲映波鋪遠錦插地列長屏愁狃酸骨死或作怨怪花醉魂馨潛苞絳實坼幽乳翠毛零或乳

作○○赦行五百里二十一年正月順宗即位二月月變三十莫帝王世紀曰堯時有草夾階而生每月朔日

變○○三十莫音冥一漸階羣振鷺詩振鷺于飛有駉振振鷺入學誨螟蛉曰揚子螟蛉之子蠶而逢螺贏祝之

月○○也○莫音冥一漸階羣振鷺詩振鷺于飛有駉振振鷺入學誨螟蛉曰揚子螟蛉之子蠶而逢螺贏祝之

上○○青蟲螺贏細腰蜂也元和元年六月公自萃甘謝鳴鹿詩呦呦鹿鳴食野之萃鹿得曩滿慙聲餅詩餅

江○○陵法曹召為國子博士故云○蛤音荅萃甘謝鳴鹿詩呦呦鹿鳴食野之萃鹿得曩滿慙聲餅詩餅

矣○○維魯之恥餅小而盡疊大而盈問問抱瑚璉選同問秋月明語曰何器也曰瑚璉也飛飛聯鵲鶴詩

恥○○者刺不能使富分貧衆卹寡也問問抱瑚璉選同問秋月明語曰何器也曰瑚璉也飛飛聯鵲鶴詩

飛○○飛聯鵲鶴詩

飛○○飛聯鵲鶴詩

飛○○飛聯鵲鶴詩

鶴在原兄弟急難爾雅鶴鵠離渠屬也飛則鳴行則搖鶴鵠詩以況兄弟張徹弟復亦舉進士故云○鶴資昔切鶴郎丁切魚鬣欲脫背鬣欲脫背善將化爲龍也○

獵音 虬光先照礪光先或作精光莊子刀豈獨出醜類方當動朝廷勤來得晤語勿憚宿寒廳

薦士孟東野貞元十一年進士爲深陽尉時鄭餘慶尹河南公作是詩以薦之鄭辟爲水陸運從復奏爲參謀皆公一時之薦也

周詩三百篇雅麗理訓誥雅麗或作麗雅理或作埋○曾經聖人手議論安敢到五言出漢時蘇李首更

號選李陵與蘇武詩註東都漸瀾漫派別百川導建安能者七建安謂魏之文人也典論云今之文人皆

留阮瑀汝南應湯東平劉公幹斯七卓犖變風操透迤抵晉宋氣象日凋耗中間數鮑謝鮑照謝朓也或

謝通稱比近最清奧齊梁及陳隋衆作等蟬噪搜春摘花卉沿襲傷剽盜國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筆墨閒

士詩與送孟東野序盛言子昂李杜餘皆不在其列唐詩由子勃興得李杜萬類困陵暴後來相繼生亦

昂始唱之也子昂姓陳梓州射洪人唐高宗時有文章盛名東野窺禹穴東野動驚俗公平日以朋友處之字

各臻闢奧或作曠舊本作奧今本以重韻有窮者孟郊東野窺禹穴東野動驚俗公平日以朋友處之字

人不得受材實雄鷲冥觀洞古今象外逐幽好橫空盤硬語橫空或安帖力排冪論語冪盪舟寒泥殺有

不名也冪多力能陸地行舟爲少康所殺臨川云吟詩各有所得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此李白所得也或看

敷柔肆紆餘奮猛卷海潦榮華肖天秀捷疾逾響報捷或作健行身踐規矩甘辱恥媚竈媚竈見論

分邪正眸子看瞭眊上○瞭音了眊音窆杏然粹而清或作可以鎮浮躁酸寒溼陽尉深陽即今昇州

年呂渭知貢舉。郊年四十有六。中進士第。開四年調溧陽尉。○溧音栗。五十幾何。耄。八十九。孜孜營甘旨。而朝慈以甘旨。辛苦久所冒。俗流

知者誰。指注競嘲傲。聖皇索遺逸。髦士日登造。廟堂有賢相。謂鄭愛遇均覆燾。問皆緣孟家事。郊死於元

和九年。時餘慶為興元尹。章莊云。東野佐徐州幕卒。使下廷評以墓。况承歸與張。張建封所知。二公迭

嗟悼。青冥送吹噓。強箭射魯縞。前漢韓安國傳。強弩胡為久無成。使以歸期告。公猶且云爾者。蓋言東野

素為建封所知。胡為久無成。使以歸期告。公猶且云爾者。蓋言東野

聲韻云。姻戀浩也。說彼微水中。苻尚煩左右。芼。詩參差荇菜。左右芼。魯侯國至小。廟鼎猶納部。春秋桓

文云。固也。○摶。盧到切。彼微水中。苻尚煩左右。芼。詩參差荇菜。左右芼。魯侯國至小。廟鼎猶納部。二年取

都大鼎于宋。庚申納于幸當擇珉玉。寧有棄珪瑁。周禮天子執瑁四寸。以朝諸悠悠我之思。擾擾風中。蘇

太廟部地名。○部音告。幸當擇珉玉。寧有棄珪瑁。周禮天子執瑁四寸。以朝諸悠悠我之思。擾擾風中。蘇

蘇以薏子尾為之。大如斗。繫於左驂馬軛上。選黃屋左纛。上言愧無路。日夜惟心禱。鶴翎不天生。變化在

啄菴。○鳥伏卵謂之菴。通波非難圖。尺地易可漕。善善不及汲。後時徒悔懊。救死具八珍。周禮膳夫珍用八

之母。禮記內則。八珍謂淳熬淳。不如一簞犒。楚與晉戰。或人進上一簞酒。王傾酒於微詩。公勿謂。作數愷

梯神所勞。○勞。勞。君子神所喜。侯喜至。贈張籍。張徹。公初謫陽山令。元和改元六月。自江陵棹召為國子

昔我在南時。謂貴陽。數君長在念。搖搖不可止。諷詠日喁喁。喁喁魚口動。貌選張衡曰。喁如以膏濯衣。每

漬垢逾染。又如心中疾。箴石非所砭。常思得遊處。至死無倦厭。無或地遐物奇怪。水鏡涵石劍。水鏡一名疏

云一名射影江淮水皆有之人在
岸上影見水中投入影則殺之
荒花窮漫亂幽獸工騰閃礙目不忍窮忽忽坐昏墊書下民昏墊注昏墊溺○墊都念

切逢神多所祝豈忘靈卽驗依依夢歸路歷歷想行店今者誠自幸所懷無一欠孟生去雖索孟生孟郊

野其年十一月從河南尹鄭餘慶侯氏來還歎見上欽眠德新詩屋角月豔豔月或作日枕雜作承開騁方

奏爲水陸運從事○索悉各切侯氏來還歎見上欽眠德新詩屋角月豔豔月或作日枕雜作承開騁方

作新○按上句已云聽新詩不應此句便重交驚舌乍澹字或作文乎或作牙皆誤乎俗互

拒捍阻城斬城阻或作以余經摧挫固請發鉛槧王充論衡斷木爲槧西京雜記揚子雲好事常懷鉛提

切居然妄推讓見謂夔天燄天或作比疎語徒妍悚息不敢占呼奴具盤殮或作飢餒魚菜贍人生但如

此朱紫安足僭古風蜀本二首○觀詩意當在德宗之世與烽火詩意相表裏蓋自安史亂後方鎮相望於內

今日曷不樂幸時不用兵無日既盛矣日或乃尙可以生勞非是彼州之賦去汝不顧此州之役去我奚

適去我方作我去奚或作爰皆非是一邑之水可走而遠天下湯湯曷其而歸湯音好我衣服甘我飲食無念百年聊樂

一曰
驚驥唐本有贈歐陽詹字或作驚驥吟示歐陽詹詹集有答韓十八驚驥吟○唐本云贈歐陽詹
京詹時爲國子監門助教將率其徒伏
闕下舉公爲博士此詩殆斯時所作歟

驚駘誠齷齪選小人自齷齪○駘音塞齷音渾齷音濁市者何其稠力小苦易制價微良易酬苦或作良良或作誠渴飲一斗水飢食一

束芻嘶鳴當大路志氣若有餘騏驥主絕域自矜無匹儔牽驅入市門行者不為留借問價幾何黃金比

嵩丘老杜驄馬行未覺千金滿高價借問行幾何咫尺視九州飢食玉山禾玉山山名周穆王訪西王母所經行之處渴飲醴泉流禮運地出醴泉問

誰能為御諸本作借問誰能御方从杭蜀本及歐陽詹集如此曠世不可求惟昔穆天子乘之極遐遊史記穆王得溫驪赤兔驪騮

見西王母王良執其轡王良古之善御者事見孟子良趙簡子時善御者左氏號郵無郵造父挾其轡史記造父以善御幸於周穆王穆

樂而忘歸夾此从詹集○今按左傳類考叔挾輅以走當作挾○輅張留切因言天外事穆王時西極有化人來王敬事之遂肆意遠遊駕八駿之

嵩之上天外事即謂崑崙池之宮遂實于西王母公曰茫惚使人愁茫或作恍或作荒詹集作慌古慌驚駘謂騏驥

餓死余爾羞餓或作飢有能必見用有德必見收孰云時與命通塞皆自由騏驥不敢言低徊但垂頭人皆劣

騏驥共以驚駘優喟余獨與歎才命不同謀寄詩同心子為我商聲謳詩或作言商或作高

馬馱穀劉向新序燕相得罪將出召門下諸大夫曰有能從我出者乎大夫有進者曰凶年饑歲而弊財者君之所輕死者士之所重君不能施君之所輕而求得士之所重不亦難乎燕相慙

公名篇意出此公年十九舉進士京師二十五登第春官二十九始佐汴幕此詩及其下出門皆未得志之辭其三

上光範書時作乎

馬馱穀兮士不馱糠粃杜詩黎民糠粃罕史記陳平食糠覈晉灼云京師土被文繡兮漢賈誼傳民士無

短褐短或作短前漢貨殖傳實用短字董彥遠洪慶善皆嘗辨古無短褐字按短褐字兩漢如賈誼賈禹

短褐短或作短前漢貨殖傳實用短字董彥遠洪慶善皆嘗辨古無短褐字按短褐字兩漢如賈誼賈禹

切是唐儒方兩用之故少陵詩賜浴皆長纒與宴非短褐又云短褐風霜入還丹日月遇皆作長短之類而史記孟嘗君傳與戰國策墨子語蓋皆傳寫之訛公好古最深當以極爲正○今按戰國策鄰有短褐一作短注中乃云短字豎音又淮南子亦云巫馬期纒衣短褐而高誘無說則亦未必皆傳寫之誤也字皆正子厚亦嘗用之則安知韓公之必不然乎今兩存之以俟知者彼其得志兮不我虞一朝失志兮其何如已焉哉嗟嗟乎鄙夫

出門

長安百萬家出門無所之豈敢尙幽獨與世實參差古人雖已死書上有其辭其或開卷讀且想千載若相期出門各有道我道方未夷且於此中息天命不吾欺命或

嗟哉董生行

董召南壽州安豐人公嘗有送董生游河北序且曰董生舉進士連不得志於有司而此詩敘其孝且慈如此蘇翰林嘗作蘇州姚氏三瑞堂詩云君不見董召南隱居

行義孝且慈天公亦恐無人知故令雞狗相哺兒又令韓老爲作詩爾來三百年名與淮水馳

淮水出桐柏禹貢導淮自桐柏桐柏山山東馳遙遙一作悠悠千里不能休淝水出其側淝水在廬江晉史列名今在唐州界淮水所出

不能千里絕句百里入淮流自上或無里字不能千里者以興董生居下其可以施壽州屬縣有安豐唐貞元時元下有年字縣人董生召南召或邵隱居行義於其中論語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刺史不能薦天子不聞名聲絕句

祿不及門門外惟有吏日來徵租更索錢字非是嗟哉董生朝出耕夜歸讀古人書盡日不得息或山而

樵或水而漁而方並作於非是入厨具甘旨上堂問起居父母不感感妻子不咨咨方从闕杭蜀本作羞羞云此

視古用韻也○今按咨字自與居叶方於毛穎傳資字論之矣何獨於此而疑之邪羞羞韻雖可叶然殊無理而可笑方之主此又其酷信三本之誤也或恐本是嗟字叶音子余反而誤作羞羞字耳然亦不如且

作吝字之見成穩當也。嗟哉董生孝且慈。人不識絕句。惟有天翁知字非是。生祥下瑞無時期。家有狗乳出求食。雞來

哺其兒。啄啄庭中拾蟲蟻。哺之不食鳴聲悲。傍徨躑躅久不去躑躅直炙切。以翼來覆待狗歸覆去聲。嗟哉董

生誰將與儔。時之人夫妻相虐兄弟為讎。食君之祿而令父母愁。亦獨何心。嗟哉董生無與儔或作誰將與儔或作誰與儔。時之人

將無與儔或作誰與儔。○今按上句誰將與儔疑而問之之詞也。此云無與儔答而決之之詞也。

烽火周幽王為烽燧遂至則舉以招兵諸侯患之公感時而有取云時吳少誠敗韓全義兩都甚擾擾公詩以此作

登高望烽火。誰謂塞塵飛。王城富且樂。曷不事光輝。勿言日已暮。相見恐行稀。願君熟念此。秉燭夜中歸。

我歌寧自感。乃獨淚霑衣。

汴州亂二首汴州自大曆後多兵劉元佐死子士寧代之無度其將李萬榮逐而代之萬榮死董晉實代之晉卒陸長源總留後八日而軍亂長源死公是時已從晉喪出汴四日實

貞元十五年二詩之作。蓋譏德宗姑息之政云。

汴州城門朝不開。天狗墮地聲如雷天官書天狗狀如犬奔有聲其下止地類狗漢吳楚七國反天狗過梁野及兵起遂伏尸流血其下。健兒爭誇殺留後。

誘或作誘。○留後陸長源也。連屋累棟燒成灰累棟或作累累。諸侯咫尺不能救。狐士何者自興哀。

母從子走者為誰。大夫夫人留後兒謂長源之妻。昨日乘車騎大馬。坐者起趨乘者下。廟堂不肯用干戈肯或作敢。

嗚呼奈汝母子何。

利劍此詩次汴州亂後。不

利劍光耿耿。佩之使我無邪心。故人念我寡徒侶。寡或作無徒或作儻持用贈我比知音。我心如冰劍如雪。不能刺

讒夫。使我心腐劍鋒折。決雲中斷開青天。噫。劍與我俱變化歸黃泉。晉雷煥得鄴城寶劍一與張華一自

平津忽於腰間躍出。墮水化為兩龍而去。

齷齪貞元十五年鄭滑大水公十六年自京師歸彭城詩云去歲東郡水而此詩亦

齷齪當世士所憂在飢寒。但見賤者悲不聞貴者歎。音難大賢事業異遠抱非俗觀。報國心皎潔念時涕洟

瀾。選歐陽堅石詩妖姬坐左右柔指發哀彈。潘安仁笙賦輟張女酒肴雖日陳感激寧為歡。秋陰欺白日

欺方作蔽○今按作蔽固泥潦不少乾河堤決東郡。滑州老弱隨驚湍天意固有屬誰能詰其端。屬或作

古語然作欺尤有味也願辱太守薦得充諫諍官。諫諍方作爭臣○今按爭排雲叫閭闔披腹呈琅玕。

以詩方作語○今按謂以致君豈無術自進誠獨難。

韓昌黎集

卷三

古詩

河之水二首寄子姪老成

老成，公兄介之子。貞元十三年來省，公於汴州。明年歸取其孥。十五年董晉薨，公去汴州，不果來。公佐徐州，未幾而罷，又不果來。十七年，公有

此詩觀公祭老成文，則知公眷眷之情，與此詩一也。

河之水去悠悠，我不如水東流。我有孤姪在海陬，或作隅，古音隅，將三年不見兮，使我生憂。日復日夜復

夜，三年不見汝，使我鬢髮未老而先化。

河之水悠悠去，我不如水東注。我有孤姪在海浦，三年不見兮，使我心苦。采蕨于山，詩草蟲，陟彼南山，音采其蕨。緡魚

于淵，詩其釣維何，維絲伊緡，淵或作泉。○今我徂京師，不遠其還，其或

山石，此詩編次於河之水後，當是去徐卽洛時作，故其後有人生如此，自可樂，豈必局束為人轡之句。蘇內翰嘗與客遊南溪，醉後相與解衣濯足，因詠公此篇，慨然知其所以樂而忘其在

數百年之外，因次其韻，見坡集。

山石犖确行徑微，華呂角切，確音覺。黃昏到寺蝙蝠飛，說文：蝙蝠，服翼，崔豹古今注：一名仙鼠。○蝙蝠音邊，蝠音福。昇堂坐階新雨足，或作定。芭

蕉葉大支子肥，支子，卽僧言古壁佛畫好，以火來照所見稀，所見，非是。鋪牀拂席置羹飯，疎糲亦足飽我

飢列子食則稟糲夜深靜臥百蟲絕。清月出嶺光入扉。天明獨去無道路。出入高下窮煙霏。山紅澗碧紛

爛漫東坡詩云牽確何人似退之意行無路欲從誰宿雲時見松櫪皆十圍櫪音歷或作櫪選南都賦楓

當流赤足蹋澗石。水聲激激激風吹衣吹或作生人生如此自可樂或作可自得自可自得或作可自可自得或作可自可自得豈必局束為人鞿前

灌夫傳廷論局趣効轅下駒鞿馬絡楚辭余雖好脩姱以鞿鞿兮注嗟哉吾黨二三子。安得至老不更歸。

天星送楊凝郎中賀正此詩貞元十二年作時楊凝以戶部郎中為宣武軍判

天星牢落雞喔咿後漢王延壽王孫賦聲噓噓而喔咿楚詞吾僕夫起餐車載脂詩載脂載轄正當窮冬

寒未已年時貞元十四年十二月借問君子行安之。會朝元正無不至。受命上宰須及期。侍從近臣有虛位。公今此去

歸何時或作何

汴泗交流贈張僕射貞元十五年公在徐州張建封幕汴水徐之西泗水徐之南故以名篇公集

也之

汴泗交流郡城角。築場千步平如削築或作斷詩九月築場短垣三面繚逶迤。擊鼓騰騰樹赤旗。新秋朝

涼未見日秋或作雨公早結束來何為。分曹決勝約前定。百馬攢蹄近相映。毳驚杖奮合且離。紅牛纓絨黃金

羈選白馬飾金羈梁吳筠曰側身轉臂著馬腹。霹靂應手神珠馳。超遙散漫兩閑暇。揮霍紛紜爭變化枚

揮霍曰婉蟬發難得巧意氣麤前漢項羽圍漢王於滎陽酈食其謹聲四合壯士呼。此誠習戰非為劇。豈若安

坐行良圖當今忠臣不可得公馬莫走須殺賊

忽忽

貞元十五年董晉薨公去汴後依張建封于徐此詩當在徐州作

忽忽乎余未知生之為樂也生之為方作為生之非是前漢王褒傳太子苦忽忽善忘不樂名篇意或出此願脫去而無因安得長翮大翼如雲生我身乘風振奮出六合絕浮塵死生哀樂兩相棄是非得失付閑人

鳴鴈

與前詩同時公蓋託鴈以自喻也

嗷嗷鳴鴈鳴且飛上鳴字或作鴻詩曰鴻鴈于飛哀鳴嗷嗷窮秋南去春北歸管子桓公曰鴻鴈春北而秋南不失其時去寒就暖識所依非是

天長地闊棲息稀風霜酸苦稻梁微鴻鴈前輩多用稻梁事蓋出戰國策廣絕交論云鴻鴈之稻梁又杜甫鴈詩自古稻梁多不足毛羽摧落身不肥

毛羽或作羽毛徘徊回顧羣侶違哀鳴欲下洲渚非江南水闊朝雲多朝方作朔○今按既云江南則不應言朔雲矣兼作朝雲語亦差響草長沙

軟無網羅閑飛靜集鳴相和遠憂懷惠性匪他惠一作息凌風一舉君謂何

龍移

此詩謂南山湫也湫初在平地一日風雷移居山上其山下湫遂化為土長安人至今謂之乾湫公題炭谷詩云厭處平地土巢居插天山其此之意歟

天昏地黑蛟龍移雷驚電激雄雌隨激或作擊雷奔電激班固西都賦語雄雌或作雌雄清泉百丈化為土魚鼈枯死吁可悲

雉帶箭

此詩公佐張僕射于徐從獵而作也其狀如在目前蓋寫物之妙者

原頭火燒靜兀兀唐太宗出獵詩平原無遺燎○燒去聲野雉畏鷹出復沒出復方作伏欲○今按雉出復沒而射者彎弓不肯輕發正是

形容持滿命中之巧豪釐不差處改作伏欲神采索然矣將軍欲以巧伏人盤馬彎弓惜不發地形漸窄觀者多雉驚弓滿勁箭加衝

人決起百餘尺。紅翎白鏃隨傾斜。列子善射者能令後鏃中前栝。將軍仰笑軍吏賀。五色離披馬前墮。爾雅雉五色備曰翬。

條山蒼歐本注云中條山在黃河之曲今蒲中也。

條山蒼。河水黃。浪波沄沄去。浪波或作波浪。松柏在山岡。山或作高。

贈鄭兵曹鄭或以為鄭通誠張建封節度武寧時通誠為副使公為其軍從事樽酒相從在其時歟白樂天哀二良云祠部員外郎鄭通誠此云兵曹所未詳也。

樽酒相逢十載前。君為壯夫我少年。樽酒相逢十載後。我為壯夫君白首。公貞元十五年去汴即徐為軍從事時年三十有二故云。

材與世不相當。戢鱗委翅無復望。當今賢俊皆周行。君何為乎亦遑遑。亦或作獨。孟行到君莫停手。破除萬事

無過酒。

桃源圖陶淵明集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沿溪行忘路遠近忽逢桃林夾岸數百步前得一山山有小口便捨船從口入其中土地平曠往來種作悉如外人自云避秦來此乃不知有漢

無論魏晉也荆公桃源行東坡和桃源詩皆得之王摩詰退之劉夢得諸人以為神仙皆非是詩中云武陵太守好事者題封遠寄南宮下南宮先生忻得之波濤入筆驅文辭必與一禮部

郎實和不復詳其名氏矣武陵即今之鼎州也。

神仙有無何眇芒。或作渺茫。桃源之說誠荒唐。流水盤迴山百轉。生綃數幅垂中堂。武陵太守好事者。題封遠

寄南宮下。南宮先生忻得之。波濤入筆驅文辭。文工畫妙各臻極。異境恍惚移於斯。恍惚許在切。架巖鑿谷

開宮室。接屋連牆千萬日。羸顛劉蹶了不聞。羸顛劉蹶謂秦漢之亡。地坼天分非所恤。地坼天分謂晉魏之亂。種桃處處惟開

花。川原近遠蒸紅霞。近遠或作遠近。初來猶自念鄉邑。歲久此地還成家。漁舟之子來何所。物色相猜更問語。大

蛇中斷喪前王。漢書高祖爲亭長夜徑澤中前有大蛇乃拔劍斬之蛇分爲羣馬南渡開新主。晉太安之
五馬浮渡江。一馬化爲龍五馬謂琅邪西陽汝南南頓彭城五王琅邪聽終辭絕共悽然。自說經今六百
竟登大位是化爲龍也。按晉元帝姓司馬氏太興元年卽位都於金陵年當時萬事皆眼見不知幾許猶流傳爭持酒食來相饋禮數不同罇俎異月明伴宿玉堂空骨冷魂清
無夢寐夜半金鷄啁哳鳴。楚詞鷓鴣啁哳而悲鳴火輪飛出客心驚人間有累不可住依然離別難爲情
船開棹進一迴顧萬里蒼煙水暮世俗寧知僞與真至今傳者武陵人

東方半明

此詩與煌煌東方星與寄頓同蓋指順宗卽位不能親政而憲宗在東宮之時也時賈執誼叔文初相汲引此詩所以喻獨有太白配殘月也順宗已厭機政執誼叔文尙以私意更相猜忌此詩所以有嗟爾殘月勿相疑同光共影須臾期也及憲宗立而叔文執誼竄猶東方明而殘月太白滅此詩所以喻殘月暉暉太白睽睽雞三五號更五點也意微而顯誠得詩人之旨

東方半明大星沒

太白長庚西方星故云配月又太白主大臣其號爲上公故公有取焉半或作未方從閣本云按舊本作半明今蜀本題語亦作半明既云大星沒則不應未明也傳本多習

獨爛也

太元經明復睽天中雞三號初鳴度必三○號音豪更五點

贈唐衢

唐史衢附公傳後應進士久而不第能爲歌詩意多感激見人文章有所傷歎者讀訖必哭涕泗不能已故世稱唐衢善哭樂天嘗有詩謂賈誼哭時事阮籍哭路歧唐生今亦哭

虎有爪兮牛有角虎可搏兮牛可觸奈何君獨抱奇材手把鋤犁餓空谷當今天子急賢良匭函朝出開

明光唐垂拱二年命鑄銅為匾置之朝堂以受天下表疏明光殿名也○匾音軌胡不上書自薦達坐令四海如虞唐堯封於唐舜封於虞故堯舜號唐虞氏

貞女峽在連州桂陽縣貞元十九年冬公自監察御史謫連州陽山令有此詩荆州記秦時有女子化入石在東岸穴中

江盤峽束春湍豪雷風戰鬪魚龍逃懸流轟轟射水府一瀉百里翻雲濤漂船擺石萬瓦裂咫尺性命輕

鴻毛鴻或作於或作如

贈侯喜洛水在河南縣北易乾鑿度曰王者有盛德之應則洛水先溫故號溫洛公貞元十七年七月二十二日與李景興侯喜尉遲汾同漁于洛有石刻在焉詩必是時作反復其意大抵謂沮洳不能得大魚與寄遠矣

吾黨侯生字叔也或作起起呼我持竿釣溫水。平明鞭馬出都門。盡日行行荆棘裏。溫水微茫絕又流。深如車轍闊容駟。蝦蟆跳過雀兒浴。此縱有魚何足求。我為侯生不能已。盤針擘粒投泥滓。列子詹何以芒針為釣粒為餌皆言其小也哺時墜坐到黃昏。到或作至手倦目勞方一起。暫動還休未可期。蝦行蛭渡似皆疑。蚌水蟲博○滓阻史切三段而成物前漢夫豈從蝦舉竿引線忽有得。一寸纔分鱗與鬢。或作鱗○今按鬢馬鬣也當作鱗然與蛭蟻○蛭音質蟻一作蝦儀禮魚進鬢注有也莊外物篇亦作鬢

則皆可通一名始得紅顏衰一續仙傳藍采和者常於市中歌曰紅顏一春樹流年一擲梭始或作已非是人間事勢豈不見。徒自辛苦終何為。便當提攜用○鬢音祈是日侯生與韓子。良久歎息相看悲。我今行事盡如此。此事正好為吾規。半世遑遑就舉選。

妻與子南入箕穎無還時。箕山名穎水名地理志穎水出陽城漢有穎陽臨穎二縣高士傳許由隱于箕山叔也君今氣方銳。我言至切君勿嗤。君欲釣魚須遠去。大魚豈肯居沮洳。詩有汾沮洳洳漸濕也蘇東坡記儻耳上元放杖而笑過問何笑曰自笑也然亦笑韓退之釣魚無所得更欲遠去不知走海者未必

得大魚也。蓋公作此詩時年三十四。去徐居洛。方有求官來東洛之語。而東坡則晚歲僂耳發於憂患之餘。覽者無以為異。○沮將預切。沁人怨切。肯或作有。非是。

古意

深華山記云。山頂有池。生千葉蓮花。服之羽化。然觀公詩意。與前詩皆有興寄。其曰古意。其旨

史補言。愈好奇。登華山絕峯。度不可反。發狂。勤哭。縣令百計取之。乃下。而沈顏作登華旨。略曰。仲尼悲麟。悲不在麟。墨翟泣絲。泣不在絲也。且阮籍縱車於途。途窮輒慟。豈始慮不至耶。蓋假

事諷時。致意於此。爾文公憤趨榮食位者。若陟懸崖。險不能止。至顛危。陪蹶然後歎。不知稅駕之所焉可及矣。悲夫。文公之旨。微沈子幾晦哉。

太華峯頭玉井蓮

山海經曰。華開花十丈。藕如船。冷比雪。霜甘比蜜。一片入口。沉痾痊。頓愈。又潘岳傳。沉痾

賦。嘗膳載加。舊痾有痊。我欲求之不憚遠。青壁無路難。緘緣。選琴賦。丹崖嶮。青壁萬尋。方從唐本作五

○病於何切。痊音詮。蓋五月也。賁或作攀。○今按公此詩本以古意名篇。非登山紀事之詩也。且太華之險。千古屹立。所謂削

成五千仞者。豈獨五月然後難攀。緣哉。若以句法言之。則五月壁路之與青壁無路。意象工拙。又大不侔

亦不待識者而知其得失矣。方氏泥於古本。牽於旁證。而不尋其文理。乃去此而取彼。其亦誤矣。原安得

其所以蓋緣。五月本是青字。唐小馬相如子虛賦。楚有七澤。長梯上摘實。下種七澤根株連。

八月十五夜贈張功曹

張功曹署也。公與張以貞元二十一年二月二十四日。敕自南方。俱徙掾江陵。至是。侯命於郴。而作是詩。公在江陵。祭郴州李使君云。輟行謀於俄頃。見秋月之三。發速天書之下。降猶低回。以

頃見秋月之三。發速天書之下。降猶低回。以宿留此其證也。詩怨而不亂。有小雅之風。

織雲四卷。天無河。清風吹空。月舒波。沙平水息。聲影絕。沙平。或非是一盃相屬。君當歌。漢灌夫傳。夫迎田蚡

起舞屬蚡。顏師古曰。屬付也。猶今之舞訖相勸也。○屬之欲切。君歌聲酸。辭且苦。不能聽。終淚如雨。涕零如雨。洞庭連天九疑高。疑。詳見

一卷復志賦。二蛟龍出沒。猩鼯號。十生九死到官所。官所。幽居默默如藏逃。下牀畏蛇食。畏藥。海氣濕蟄

卷送惠師詩註。蛟龍出沒。猩鼯號。十生九死到官所。官所。幽居默默如藏逃。下牀畏蛇食。畏藥。海氣濕蟄

熏腥燥溫或作昨者州前槌大鼓。嗣皇繼聖登夔臯。貞元二十一年順宗即位赦書一日行萬里。是年二月甲子大赦天下罪從

大辟皆除死。荆公與謝本作除徒下文已有遷者追迴流者還。滌瑕蕩垢朝清班。朝清或作清朝唐本作

得滌瑕垢而朝清班惟已為州家中名使家抑。使家謂湖坎軻祇得移荆蠻然荆蠻江陵也皆

不堪說卑官一未免捶楚塵埃間。老杜送高書記詩脫身簿尉中始與捶楚辭按唐制參軍簿尉有過即

瘡同時輩流多上道。天路幽險難追攀。君歌且休聽我歌。我歌今與君殊科。杭本如此言張之歌詞酸苦

意而其詞氣抑揚頓挫。正一篇轉換用力處也。方從諸本我下去歌字。而君下著豈。一年明月今宵多。月

一作全失詩意使一篇首尾不相運掉無復精神又不著杭本之異蓋考之亦非詳耶人生由命非由他。有酒不飲奈明何。

謁衡嶽廟遂宿嶽寺題門樓或無廟字爾雅霍山為南嶽一名衡山公前後兩譎南方初自陽

詩自陽山還時永貞元年秋作也後自潮州移刺袁州則元和十五年十月非秋雨節時也東坡潮州廟碑云公之精誠能開衡山之雲即此詩意

五嶽祭秩皆三公。禮記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嶽四方環鎮嵩當中。白虎通曰嵩山夾居火維地荒足

妖怪。天假神柄專其雄。噴雲泄霧藏牛腹。雖有絕頂誰能窮。老杜望嶽詩云會當我來正逢秋雨節。陰氣

晦昧無清風。清方作晴今按清風與羣陰伏。潛心默禱若有應。豈非正直能感通。詩神之聽之正直是

感方作感能。○今按若從須臾靜掃衆峯出。仰見突兀撐青空。紫蓋連延接天柱。石廩騰擲堆祝融。衡山

方謹則此句為吃羌語矣。須臾靜掃衆峯出。仰見突兀撐青空。紫蓋連延接天柱。石廩騰擲堆祝融。衡山

喜見石廩堆祝融。過太行詩序云予南遷其必返乎此退之登衡山之祥也。意皆本此。森然魄動下馬

拜松柏一逕趨靈宮。作桂或粉牆丹柱動光彩。鬼物圖畫填青紅。升階偃僂薦脯酒。餽於武切。欲以菲薄明

其衷。廟令老人識神意。作內。睢盱偵伺能鞠躬。列子老子而睢睢而盱盱。仰視貌。手執盃琰導我擲。從唐

本作校云。廣韻作琰。謂古者以玉爲之也。朝野僉載作角。角與校音義皆相近。云此最吉餘難同。竄逐蠻

魏野有詠竹校子詩。只作校字。荆楚歲時記又作教。今按當從廣韻及衆本。

荒幸不死。衣食纔足甘長終。扁鵲傳長終。侯王將相望久絕。神縱欲福難爲功。夜投佛寺上高閣。星月揜

映雲。臃臃。選秋興賦。月臃臃而含光。從日者非。今按廣韻。瞳字祇有从日。無从月者。瞳

曙。杲杲寒日生於東。詩。杲杲出日。梁孝綽月詩。瞳瞳入牀簾之類也。更當考。猿鳴鐘動不知

响。嶼山尖神禹碑。山海經云。嶼山一名响嶼山。與前詩同時作。東坡中隱堂詩。嶼音縷。

奇。科斗拳身薤倒披。書序云。魯共王得孔子所藏古文。皆科斗文字。科斗古篆也。以其頭處尾細。類水蟲

今按响嶼者。衡山南麓別峯之名。薤倒披者。古有倒薤書。見歐公集。古錄曰。唐玄度十體書方得之矣。然

今衡山實無此碑。此詩所記蓋當時傳聞之誤。故其卒章自爲疑詞。以見微意。劉禹錫寄呂衡州溫亦云。

漣。而千搜萬索何處有。森森綠樹猿猴悲。猿或作啼。或作啼。

永貞行。貞元廿一年正月。德宗崩。順宗即位。病不能視朝。王伾王叔文用事。四月。册皇太子。八月。

元臣故老。謂杜佑高郢鄭珣瑜等。嗣皇謂憲宗。郎官荒郡。意指劉禹錫坐叔文黨貶連州也。公

方量移江陵。而夢得出爲連州。選返荆蠻。故作是詩。觀終篇之意。可見其爲夢得作也。此詩或

云自四門蕭穆賢俊
登下為別篇非是

君不見太皇亮陰未出令太皇謂順宗天子居喪曰諒陰諒信陰默謂信默不言小人乘時偷國柄小人謂叔

文北軍百萬虎與貔書牧誓如虎如貔音毗天子自將非他師或作一朝奪印付私黨是歲五月王叔文等以金

神策京西諸城鎮行營節度使以度支郎中韓泰為其行軍司馬叔文欲奪取宦官兵權懷懷朝士何能

以自固藉希朝老將使主其名而實以泰專其事人情不測其所為益疑懼私黨即泰也

為狐鳴梟噪爭署楚詞鳴梟羣而制之皆以喻陽睽跳跟相嫵媚陽睽或作睽音睽吳都賦跳音迢跟音梁嫵音武媚

眉夜作詔書朝拜官超資越序會無難公然白日受賄賂火齊磊落堆金盤選班固西都賦翡翠火齊流

替儂元臣故老不敢語元臣故老謂杜佑晝臥涕泣何汎瀾王叔文用事一日諸相會食叔文至中書欲

頃報叔文索飯已與韋相同餐閣中矣杜佑高郵懼不敢董賢三公誰復惜前漢董賢傳哀帝元壽元年

其位遂以賢為大司馬衛將軍是時賢南史侯景傳景矯蕭棟詔自加九錫九錫一曰

六曰虎賁七曰斧鉞八曰弓國家功高德且厚天位未許庸夫干嗣皇卓犖信英主宗謂憲文如太宗武高

祖膺圖受禪登明堂其流幽州緜死羽該與緜同禹父名楚詞緜婞直以忘身書流四門肅穆賢俊登寶

用杜黃裳鄭餘慶為宰相數君匪親豈其朋謂柳宗元劉郎官清要為世稱荒郡迫野嗟可矜九月貶韓

封郎中韓曄池州禮部員外郎柳宗元邵州屯田員外郎劉禹錫連州湖波連天日相騰蠻俗生梗瘴癘

泗江氛嶺祲昏若凝一蛇兩頭見未曾怪鳥鳴喚令人憎鳴喚或蠱蟲羣飛夜撲燈雄虺毒螫墮股肱楚

雄虺九首。史記：草無毒螫。螫蟲。行毒也。○螫音釋。字亦作蝥。食中置藥。肝心崩。左右使令詐難憑。慎勿浪信。常兢兢。吾嘗同僚。情可勝。公嘗與夢得同爲御史。嘗或作常。非是。○蔡寬夫詩話云：子厚禹錫於退之最厚善。然退之貶陽山。不能無疑。赴江陵途中寄三學士云：同官盡才俊。偏善柳與劉。或慮語言泄。傳之落仇讐。云云。及其爲永貞行。憤疾至云：數君匪親。豈其朋。又曰：吾嘗同僚。具書目見。非妄徵。嗟爾旣往。宜爲懲。

洞庭湖阻風贈張十一署自陽山徙據江陵。永貞元年十月過洞庭作也。

十月陰氣盛。北風無時休。蒼茫洞庭岸。與子維雙舟。霧雨晦爭泄。波濤怒相投。犬雞斷四聽。斷方从杭蜀便。按此句既有絕字。則下一句不應便複出。方爲杭蜀所誤。此比多矣。糧絕誰與謀。相去不容步。險如礙山丘。清談可以飽。夢想接無由。男女喧左右。飢啼但啾啾。非懷北歸興。何用勝羈愁。雲外有白日。寒光自悠悠。能令暫開霽。過是吾無求。

李花贈張十一署或作李有花。○元和元年二月江陵作。

江陵城西二月尾。花不見桃惟見李。風揉雨練雪羞比。揉或作柔。非是。○揉而由切。波濤翻空杳無涘。翻空或作相翻。非是。君知此處花何似。白花倒燭天夜明。羣鷄驚鳴官吏起。金烏海底初飛來。隋孟康詠日詩。金烏升曉氣。朱輝散射青霞開。賦。鬱青霞之奇意。迷魂亂眼看不得。迷魂亂眼。或作迷亂入。眼入又作人。皆非是。照耀萬樹繁如堆。念昔少年著遊燕。對花豈省曾辭盃。省曾辭酒。非是。自從流落憂感集。欲去未到先思迴。祗今四十已如此。公時年三十九。後日更老誰論哉。力攜一罇獨就醉。獨非是。不忍虛擲委黃埃。委或作隨。

杏花與前篇同時作。

居鄰北郭古寺空。杏花兩株能白紅。曲江滿園不可到。唐劇譚錄曲江池本秦隴州開元中疏鑿遂為妙誰綠者。看此寧避雨與風。二年流竄出嶺外。公貞元十九年冬出為陽山所見草木多異同。冬寒不嚴地

恆泄。陽氣發亂無全功。無全閣本作浮花浪蕊鎮長有。纔開還落瘴霧中。山榴躑躅少意思。本草注躑躅

尺花似山石榴或云一名山照耀黃紫徒為叢。鷓鴣鉤輦猿叫歇。嶺表記鷓鴣自呼云鉤輦李羣玉石榴。○躑躅直炙切躑躅厨玉切。

深谷攢青楓。杳杳或豈如此樹一來翫。若在京國情何窮。今日胡為忽惆悵。惆悵或作惘萬片飄泊隨西東。

明年更發應更好。更發一作花發道人莫忘鄰家翁。

感春四首 元和元年春 接江陵時作

我所思兮在何所。情多地遐兮徧處處。東西南北皆欲往。千江隔兮萬山阻。張衡四愁詩我所思兮在太

今在桂林欲往從之湘水春風吹園雜花開。朝日照屋百鳥語。三盃取醉不復論。一生長恨奈何許。諸本

深云云公句意蓋取此春今从杭蜀本云古樂府奈何許。石闕生口中。銜碑不得語。

皇天平分成四時。宋玉九辯曰皇春氣漫誕最可悲。氣或雜花粧林草蓋地。白日座上傾天維。西京賦振

絡蜂喧鳥咽留不得。紅萼萬片從風吹。豈如秋霜雖慘冽。冰霜慘冽定作慘。摧落老物誰惜之晉宣帝

皇后往省帝曰老物可為此徑須沽酒飲。自外天地棄不疑。近憐李杜無檢束。爛漫長醉多文辭。屈原雖

騷二十五。前漢藝文志屈原賦二十五篇蓋離騷經一九歌十一不肯鋪啜糟與醪。漁父篇何不鋪糟而

呂支 惜哉此子巧言語。不到聖處寧非癡。先儒云公以原詞介於莊周司馬遷之間其感春詩云蓋與屈原之怨於諷諫而傷其遠聖之達節也幸逢堯舜

明四目條理品彙皆得宜。平明出門暮歸舍。酩酊馬上知為誰。酩酊注見二卷歸彭城詩閩杭蜀本為誰此論最公使我為誰即此義也○今按方氏

此論最公使他處皆如此則無可議矣

朝騎一馬出。暝就一牀臥。詩書漸欲拋。節行久已惰。或作破冠欹感髮禿語誤悲齒墮孤負平生心孤或

已矣知何奈。諸本皆同無可疑者荆公本奈何李本知作如亦無大異

我恨不如江頭人。我恨方从杭本奈何我閣本無奈何字亦無恨字蜀作我奈何○今按杭蜀

鱗。獨宿荒陂射鳧鴈。賣納租賦官不嗔。歸來歡笑對妻子。衣食自給寧羞貧。今者無端讀書史。智慧只足

勞精神。閣本如此為當方乃不從畫蛇著足無處用昔人有遺其舍人一卮酒者舍人相謂曰數人飲此

者及為足而後成人奪其酒而飲之。或曰蛇固無足。今為之足非蛇也。○著陟略切。兩鬢雪白趨埃塵。

乾愁漫解坐自累。與衆異趣誰相親。數盃澆腸雖暫醉。皎皎萬慮醒還新。百年未滿不得死。且可勤買拋

青春。買或作置○東坡云國史補酒有富平之石凍春劍南之燒春杜子美詩有麴米春裴鏞作

寒食日出遊。張十一院長見示病中憶花九篇寒食日出遊夜歸因以投贈張十一即功曹署

李花初發君始病。我往看君花轉盛。走馬城西惆悵歸。不忍千株雪相映。邇來又見桃與梨。交開紅白如

爭競。可憐物色阻攜手。空展霜縑吟九詠。紛紛落盡泥與塵。不共新粧比端正。桐華最晚今已繁。禮記月

始華之月桐君不強起時難更關山遠別固其理寸步難見始知命憶昔與君同貶官夜渡洞庭看斗柄豈料

生還得一處引袖拭淚悲且慶各言生死兩追隨作死死或直置心親無貌敬念君又署南荒吏張在江陵未幾

經略使路恕路指鬼門幽且負容州北流縣南三十里有兩石相對門闕三三公盡是知音人曷不薦賢

陛下聖蔡邕獨斷云謂陛下者羣臣不敢指斥囊空甑倒貧救之杜詩囊空恐羞澀留得一錢看又郭林

我今一食日還併禮記儒行儒自然憂氣損天和安得康強保天性斷鶴兩翅鳴何哀繫驥四足氣空橫

繫戶孟切今朝寒食行野外綠楊市岸蒲生迸生或宋玉庭邊不見人杜詩曾聞宋玉宅每欲

魚動鏡自嗟孤賤足瑕疵特見放縱荷寬政飲酒寧嫌觥底深桑父在江總席上曰雖題詩尙倚筆鋒勁

鮑明遠擬古詩兩說窮舌端五車推筆鋒明宵故欲相就醉故或有月莫愁當火令洪慶善云此時春未夏初故云火令方云

武帝亦有寒食禁火令但東坡嘗為李公擇書此詩作燈火冷又不知其所據何

憶昨行和張十一或作和張十一憶昨行

憶昨夾鍾之呂初吹灰月令仲春之月律中夾鍾二月之呂也續漢書以季上公禮罷元侯迴上洪作杜

淮南入朝也方作社云此為荆帥裴均罷社而享客也今抄力說是也但以上為社則未然左傳云五

行之官封為上公祀為貴神其土正曰后土在家則祀中霤在野則為社故杜注用幣于社云以請於上

句內又自以元侯為對耶車載牲牢甕鼻酒並召賓客延鄒枚鄒陽枚乘漢腰金首翠光照耀絲竹迴發

清以哀青天白日花草麗玉尊屢舉傾金壘詩我姑酌張君名聲座所屬朱六起舞先醉長松摧宿醒未

解舊店作劉伶五斗解醒左傳店作而伏舊店方作店舊○今按此屈指數日憐嬰孩危辭苦語感我耳淚落不掄何漼漼集韻云漼雪霜積聚貌漼漼指季豹而念昔從君渡

湘水湘或作湖大帆夜劃窮高梳玉篇云帆船上櫓竿○陽山鳥路出臨武公武連之陽山令張為栢之驛馬

拒地驅頻墮三館本作隄方云博雅栢墮也亦有義○今按方義暗僻不可曉此但言當謫官時馳驛發

不能升高之病又似未踐蛇茹蠱不擇死忽有飛詔從天來伍文未揃崖州熾伍文王伍文王叔文崖州章

剪說文揃滅也史記西南夷贊雖得赦宥恆愁猜近者三姦悉破碎三姦謂王伍王羽窟無底幽黃能

有揃剽字○伍音丕揃子踐切雖得赦宥恆愁猜近者三姦悉破碎叔文章執誼也王羽窟無底幽黃能

能有兩音奴來切者三足豨也奴登切者熊屬足似鹿者也左傳殪蘇于羽山其神化為黃熊以入于羽

淵國語作黃能當音賢能之能然說者謂能既熊屬又為豨類東海人祭禹廟不用熊白及豨為饌疑蘇

化爲二物則兩眼中了了見鄉國知有歸日眉方開今君縱署天涯吏繼或作從○今按張署墓投檄北

去何難哉無妄之憂勿藥喜一善自足禳千災頭輕目朗肌骨健古劍新斲磨塵埃殃銷禍散百福併從

此直至者與鮒詩闕宮俾爾耆而艾耆老也鮒魚名詩行葦黃耆台背鄭氏嵩山東頭伊洛岸勝事不假

須穿栽或作裁君當先行我待滿張先遷京沮溺可繼窮年推沮溺人名語長沮桀溺耦而耕公家河南而

嵩山下也推字取禮記月令三推九推之意○沮子魚切推他回切或作催

卷四

古詩

劉生詩或無詩字。貞元二十一年。劉師命訪公于陽山。斷章似有送行之意。集中有因梨花為生作二詩。豈前此之作耶。

生名師命其姓劉。自少軒輊非常儔。詩戎車既安。如輕如軒。又馬援傳。居前不能令。輕居後不能令人。軒輊或作軼。○輕竹二切。棄家如遺來遠遊。東

走梁宋暨揚州。作暨或作墮。遂凌大江極東陬。東陬東隅。即謂越。○輕竹二切。禹穴在

逾橫嶺入炎州。或作洲。青鯨高磨波山浮。鯨或作鮮。○今按青義。怪魅炫曜堆蛟虬。或作推非是。山豨謹譟。

猩猩游。參或作獠。非是。參蘇遭切。神異經。西方深山人長尺餘。粗身捕蝦蟹以食。名曰山豨。國語注。作獠。公聯句亦有中矢類妖豨游。或作愁。此詩二州字。二游字。視占用韻。後人誤改也。毒氣

燦體黃膏流。問胡不歸良有由。美酒傾水餉肥牛。○畜音蔗。與天。妖歌慢舞爛不收。倒心迴腸為青眸。司

遷答任少卿書。腸九迴。千金邀顧不可酬。乃獨遇之盡綢繆。○綢音籌。警然一餉成十秋。楚詞。日警警兮。阮籍見佳客為青眼。

非是。○警。昔鬚未生今白頭。五管歷徧無賢侯。唐永徽後。以廣桂容邕安南皆隸廣府。謂之五府。節度使名嶺南五管。見舊書地理志。迴望萬里還

家羞。陽山窮邑惟猿猴。手持釣竿遠相投。我為羅列陳前修。前修字見離騷。謂芟蒿斬蓬利鋤耨。天星迴

環數纒周。文學穰穰困倉稠。史記。五穀蕃熟。穰穰滿家。車輕御良馬力優。咄哉識路行勿休。往取將相酬恩讎。

鄭羣贈籩羣嘗以待御史佐裴均。江陵公。自陽山量移江陵。法曹與羣同僚。唐孔戣私記云。退之

此乃江南韓熙載爾。熙載文靖。江南人。謂之韓文公。因此途誤以為退之。退之肥而少髯。此詩有腰腹空大及慢膚多汗之語。二說信然。

蘄州笛竹天下知。蘄州在今淮南。其地出竹。笛或作簞。鄭君所寶尤瓌奇。攜來當畫不得臥。一府傳看黃瑠璃。東坡寄簞與蒲傳正詩云。

愧此八尺黃瑯或體堅色淨又藏節盡眼疑滑無瑕疵作滿法曹貧賤衆所易腰腹空大何能爲自從五月

困暑溼如坐深飢遭烝炊手磨袖拂心語口慢膚多汗真相宜楚辭天問平脅慢膚何以肥之日暮歸來獨惆悵有賣直

欲傾家資誰謂故人知我意卷送八尺含風漪呼奴掃地鋪未了光彩照耀驚童兒青蠅側翅蚤螽避詩營

營青蠅止于樊抱朴子曰蚤蚤攻君臥不獲安○蚤音早肅肅疑有清飈吹倒身甘寢百疾愈卻願天日恆炎曦明珠青玉不足報選張

衡四愁詩美人贈我錦繡段何以報之青玉案贈子相好無時衰閣本無時作

豐陵行順宗陵也按長安志順宗豐陵在富平縣東北三十五里靈金山順宗以元和元年七月葬公是年六月方自江陵召入爲博士必當是時作終篇言三代舊制存諸書當時之禮

必有不合於古者故云

羽衛煌煌一百里一或作三以長安志考之非是曉出都門葬天子順宗也羣臣雜沓馳後先宮官穰穰來不已是時新秋

七月初金神按節炎氣除清風飄飄輕雨灑風伯清塵雨師灑道見文選偃蹇旂旒卷以舒逾梁下坂笳鼓咽方作沸

作咽乃響又見嶓嶮遂走玄宮間嶓嶮山小而不安貌選注天子后妃所葬墓曰玄宮玄宮哭聲旬天百

鳥噪音聒幽坎晝閑空靈輿皇帝孝心深且遠資送禮備無贏餘設官置衛鎖嬪妓唐制諸陵皆置宮殿列官曹設嬪妓侍衛

如平生杜甫橋陵詩宮女晚知曙祠臣朝見星供養朝夕象平居養或送臣聞神道尙清淨三代舊制存諸書墓藏廟祭不可亂欲

言非職知何如

遊青龍寺贈崔大補闕諸本大作羣崔羣字敦詩公同年進士也公元和元年在京師爲國子博士時作詳詩意可見寺在京城南門之東洪慶善云詩中正值萬株紅葉

滿謂柿也。靈液屢進。頗黎盤謂食柿也。

秋灰初吹季月管。吹灰者謂作十二律管於室中四時位上埋之。取蘆葦燒之作灰。實之管中。以銅爲之。詳見漢律歷志。日出卯南

暉景短。昏令季秋之月。令。昏。中。且。柳。中。友生招我佛寺行。正值萬株紅葉滿。光華閃壁見神鬼。壁或作壁。作壁。赫赫炎官張火傘。然

雲燒樹大實駢金鳥。下啄赧虬卵。音檀。赧。翻。眼。倒。忘。處。所。倒。或作暈。赤氣沖融無間斷。有如流傳上古時。九輪

照燭乾坤旱。淮南子曰。堯時十日並出。草木焦枯。堯命羿。仰射十日。中其九。九輪。謂九日車輪也。二三道士席其間。靈液屢進頗黎盤。頗黎出西域。亦作玻黎。

忽驚顏色變韶稚。忽。或作勿。非。韶。或作韶。韶。有美義。不必易字。卻信靈仙非怪誕。桃源迷路竟茫茫。棗下悲歌徒纂纂。潘岳笙賦曰。歌

棗下之。棗。下。之。前。年。嶺。隅。鄉。思。發。年。春。在。陽。山。躑。躅。成。山。開。不。算。躑。躅。花。名。見。杏。花。詩。注。去。歲。鞞。帆。湘。水。明。謂。永。貞。元。

年。自。陽。山。移。據。江。陵。霜。楓。千。里。隨。歸。伴。猿。呼。颺。嘯。鷓。鴒。啼。笑。非。是。惻。耳。酸。腸。難。濯。澣。惻。或。作。思。君。攜。手。安。能。得。今。者。

相從敢辭懶。由來鈍駮寡參尋。駮。或。作。駮。非。是。駮。語。駮。切。况是儒官飽閑散。惟君與我同懷抱。鋤去陵谷置平坦。年

少得途未要忙。時清諫疏尤宜罕。何人有酒身無事。誰家多竹門可款。須知節候卽風寒。幸及亭午猶妍

暖。南山逼冬轉清瘦。刻畫圭角出崖竅。竅。空。也。莊。子。導。竅。音。款。當。憂。復。被。冰。雪。埋。汲。汲。來。窺。誠。遲。緩。

贈崔立之評事。立之名斯立。博陵人。元和初爲大理評事。以言事黜官。爲藍田丞。見公藍田丞廳記。元和元年六月。公召拜國子博士。作此詩。詳味詩意。當是崔顥有詩。望公推引。

故公有頗蒙怨句刺棄遺。豈有閑官敢推引之語云。

崔侯文章苦捷敏。老杜不見敏。捷詩千首。高浪駕天輪不盡。曾從關外來上都。外或作內。非是。隨身卷軸車連軫。朝爲百賦

送區弘南歸區弘嘗從公於江陵召拜國子博士又從之至京此詩有從我荆州來京畿之句弘將歸公以詩送之張籍孟郊亦皆有詩元和元年也區或作歐歸或作征區烏侯切

唐韻區治子之後漢王莽傳有中郎區博

穆昔南征軍不歸。蟲沙猿鶴伏以飛。抱朴子云周穆王南征三軍之衆一朝盡化君子為猿為鶴。洶洶洞

庭莽翠微。或作江洶洶庭宿莽微楚詞波逢洶涌潰滂沛兮又夕擊中洲之宿莽。王九疑鑿天荒是非登

此耶。鑿或作嶼。九疑音鑿。天洪灣。言春天皆奇語也。嶼任檻切。又勳咸切。野有象犀水貝璣。分散百寶

人士稀。或作。我遷于南日。周圍貞元十九年冬公謫陽山來見者衆莫依稀爰有區子熒熒暉區子或

觀以彝訓或從違。我念前人警葑菲。詩采野采菲落以斧引以纆徽引以或作斤引洪慶善纆作墨方

詩其句脈多上四字而下以三字成之退之乃變句脈以上三四如落以斧引以纆徽雖欲悔舌不可

捫是也。○今按此言纆徽謂木工所用之繩墨也。然周易作徽纆乃為黑索所以拘罪人者恐公所別

有據也。○纆雖有不逮驅駢駢。詩四牡駢或採于薄漁于磯服役不辱言不讖從我荆州來京畿元和元

音墨徽音暉。雖有不逮驅駢駢。或採于薄漁于磯服役不辱言不讖從我荆州來京畿元和元

公自江陵召為國子博。離其母妻絕因依。嗟我道不能自肥。道不或作子雖勤苦終何希王都觀闕雙巍

士弘與公俱至京師。巍騰踴衆駿事鞍鞮。佩服上色紫與緋。獨子之節可嗟唏。香衣切字與。母附書至妻寄衣。開書拆衣淚痕

晞。開書拆衣或作開緘發。雖不勅還情庶幾。朝暮盤羞惻庭闈。幽房無人感伊威。潘安仁哀永逝文撫靈

委黍也注舊說風婦詩伊威在室陸德明云或傍加。人生此難餘可祈。子去矣時若發機。矣或作吳非是

蟲者後人增耳鄭氏箋云家無人惻然令人感傷。人生此難餘可祈。子去矣時若發機。矣或作吳非是

潛蜃沈海底氣昇霏。史記天官書凡海。彩雉野伏朝扇翬。爾雅雉五彩皆備曰翬扇或作羽非是蓋宮扇

可用爲朝廷之儀與上下
二句爲一類也○鞞音揮處子窈窕王所妃詩曰窈窕淑女苟有令德隱不腓詩百卉具况今天子鋪

德威輔非是蔽能者誅薦受禩漢書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此用其
章楚詞如唱如章以潔楹業成志樹來頎頎詩頎頎好頎頎然○頎音祈我當爲子言天扉

乎注脂章柔弱貌也
三星行語無數蓋生時與退之相似吾命在斗牛間而身宮亦復在焉意亦取此也

我生之辰○方今閣本時也詩云我辰安在方說非是月宿南斗牛奮其角箕張其口中之二宿也牛不

見服箱名而無其實不可以服箱言有牛之斗不挹酒漿詩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酒亦箕獨有神靈無

時停簸揚書星無時停簸揚者言牛斗皆不可用惟箕獨能簸揚所謂有神靈也○簸音播無善名已聞

無惡聲已謹諸本已並作以今從唐閣本云謹如諸將盡謹之謹此詩名聲相乘除積故有乘除之法○

繩音得少失有餘三星各在天詩三星什伍東西陳星牽牛六星箕四星六嗟汝牛與斗汝獨不能神

剝啄行元和元年自江陵召入爲國子博士作也公被讒出爲陽山至是召還又有謗之者故三

剝啄行星行云名聲相乘除得少失有餘剝啄行云我不厭客困于語言欲不出納以埋其源各

有所激云爾歐陽文忠擬剝啄行寄趙少師云剝啄復啄柴門驚鳥雀故人千里駕信士百

金諾云云公遠譏避謗欲謝客以埋其源故深其壑堅其塘要爲不可干者而歐陽則歸老故

鄉欣然喜客之至是
以其辭不同如此

剝啄啄有客至門我不出應客去而噴從者語我子胡爲然我不厭客困于語言誠一語閣本同今從

唐杭蜀本刪云閣
本衍蓋下語誤入欲不出納以堙其源空堂幽幽有結有莞○積音戛莞音丸又九還切門以兩版叢

書於閒。宵宵深慙。宵音窈其壙甚完。壙或作容非是彼寧可隳。此不可干。從者語我。嗟子誠難。子雖云爾。其口益蕃。

益或作實。口益或作益實。我為子謀。有萬其全。凡今之人。急名與官。子不引去。與為波瀾。與方作以。云韓文與多作以。他文見者非一。詩之子歸不

我以注。以猶與也。○今按陸宣公奏議亦然。如云未審云云。以否之類是也。然當作與為正。雖不開口。雖不開關。變化咀嚼。有鬼有神。今去不勇。其如

後艱。我謝再拜。汝無復云。往追不及。來不有年。諸本作來可待焉。今從閣杭蜀本云。公祭十二兄文。其不有年。以補我愆。同此義也。

青青水中蒲三首。諸本作一首。今從閣本。○按樂府亦作三首。詩蓋與寄也。當是婦人思夫之意。文選古樂府飲馬長城窟。行有青青河畔草。長歌行有青青園中葵。其大意與

此相類。

青青水中蒲。下有一雙魚。君今上隴去。我在與誰居。

青青水中蒲。長在水中居。寄語浮萍草。相隨我不如。

青青水中蒲。葉短不出水。婦人不下堂。行子在萬里。

孟東野失子。并序。○東野為鄭餘慶留府賓佐。在元和二三年。此詩當是時作也。據郊集有哀幼子及杏癘詩。其詞甚悲。石君美有子年少而失。魯直嘗書此詩遺之。云時以

觀覽可用亂思而紓哀。究觀物理其實如此。大蓋因果耳。退之救世弊。故併因果不言。然此一段文意。乃是涅槃經中佛語。退之警言。不能無所不讀。未有能為大儒者。其弗信矣。乎魯直所云如。

東野連產三子。不數日輒失之。幾老念無後以悲。其友人昌黎韓愈懼其傷也。推天假其命以喻之。

失子將何尤。吾將上尤天。女實主下人。與奪一何偏。何或作以。莊子奪彼與此。一何偏也。彼於女何有。乃令蕃且延。蕃或作繁。此

獨何罪辜。生死旬日閒。上呼無時聞。滴地淚到泉。地祇爲之悲。瑟縮久不安。乃呼大靈龜。騎雲款天門。問
天主下人。薄厚胡不均。天曰天地人。由來不相關。吾懸日與月。吾繫星與辰。日月相噬齧。星辰踣而顛。吾
不女之罪。知非女由因。因或作緣。此詩如因與緣。今本皆以韻不叶。而誤刊也。○今按作緣亦通。未必誤改也。且物各有分。孰能使之然。有子與無
子。禍福未可原。魚子滿母腹。或作肚。或作一一欲誰憐。細腰不自乳。博物志。細腰無雌雄之類。取桑蟲或阜蠶子。抱而成己子。詩所謂螟蛉有子。果蠹負之者。
也。舉族長孤鰥。或作懸。鷓鴣啄母腦。母子始翻。或作蕃爾雅釋鳥云。鷓鴣說文云。不孝鳥也。張奐曰。鷓鴣食母。○鷓鴣處脂切。巢堅堯切。蝮蛇生子時。
玉篇。蝮螫手則斷。楚詞。蝮蛇秦秦。○蝮音覆。一作虺。坼裂腸與肝。好子雖云好。未還恩與勤。惡子不可說。鷓鴣蝮蛇然。有子且勿喜。
無子固勿歎。音難。上聖不待教。賢聞語而遷。下愚聞語惑。雖教無由悛。大靈頓頭受。卽日以命還。地祇謂大
靈。女往告其人。東野夜得夢。有夫玄衣巾。崔豹古今注曰。龜一名玄衣。督郵邵氏聞見錄云。史記。江使神龜使於河。漁者得之。龜夢於宋元王。夢見一大夫。延頸而長頭。
衣玄繡之衣。而乘輜車。見史記龜策傳。闐然入其戶。闐兒。出三稱天之言。再拜謝玄夫。收悲以歡忻。

陸渾山火和皇甫湜用其韻。諸本作次韻。和皇甫湜陸渾山火。今從闕杭蜀本。○皇甫湜字持正。陸渾之戎。於伊川。漢立爲陸渾縣。唐隸河南府。公詩云。時當大冬澤。乾源其分司。東都冬所

遷陸渾之戎於伊川。漢立爲陸渾縣。唐隸河南府。公詩云。時當大冬澤。乾源其分司。東都冬所
作歟。次前詩當在元和三年矣。此詩一本作次韻。非是。劉賈父云。唐人寶和詩有次韻。依其次
用韻。有依韻同在一韻中。有用韻用彼之韻。不必
次之。公和陸渾山火是也。然持正詩不傳於世矣。

皇甫補官古賁渾。賁或作陸。今從杭蜀本。時當玄冬澤。乾源玄或山狂谷很相吐吞。風怒不休何軒軒。擺
磨出火以自燔。○擺音捩。有聲夜中驚莫原。天跳地踣顛乾坤。後漢踣字宙而。遺俗注猶越也。赫赫上照窮崖垠。音截然高周

燒四垣神焦鬼爛無逃門三光弛隳不復噉楚詞噉將出兮東方復噉他昆切虎熊麋豬逮猴猿水龍鼉龜魚與龜

鴉鷓鴣鷹雉鵠鷓鷓雉或作雁鷓燻魚煨燻孰飛奔此筆墨閒錄無逸云上句正柏梁體後山作七字詩上東坡

一作熟燻廣韻云埋物灰中令熟也方作燻非是孰祝融告休酌卑尊左昭二十九年顓頊氏有子曰黎為祝融為高辛火正火行於冬猶祝融

告休而錯陳齊玫瑰華園玫瑰音梅或作收非謂芙蓉披猖塞鮮繁千鐘萬鼓咽耳喧攢雜啾嘯沸簾塤

廣韻啾啾小聲噴噴大喚自山狂谷很以下言火之盛如彤幢絳旃紫纛旛周禮通帛為旛纛左纛以鼙

此沸或作沸非是啾即由切嘯胡伯切說音池填音喧髹其肉皮通腔髹列髹形之續拘關東俗器

幢宅江切羸音導炎官熱屬朱冠禪前漢相如自著幘髹音昆髹其肉皮通腔髹物一再漆者謂之髹漆祝季

賓謂腔當作髹按腔从肉从骨一也劉備髹頰胸垤腹車掀轅或作緹顏靺股豹兩韃周禮赤韃也詩靺輪有

輿兩韃說文所以戢弓矢後漢董卓督力過人雙帶兩韃左右馳射左氏右靺車虹韃日穀韃韃史記

軾結靺前漢令長吏二千石朱兩轡或丹莛縹蓋緋緋爾雅一染謂之縹緋廣韻風吹旗貌帶紅帷

作紅非是韃韃者以豹皮為之緹音提靺拜切又莫佩切韃居言切縹七緝切縹音翻靺音靺靺音靺紅帷

赤幕羅脈脈周禮以脈脈之禮親兄弟之國益池波風肉陵屯左氏士封羊亦無益也益音荒陵或作

之曰益若池波若風肉若陵屯方云益如池而波風肉如陵之屯聚也今按列子生於陵屯注謂高處

誤矣合二說而言之曰益池益池方說波風皆得之而樊說波知風方說肉如陵屯注謂高處

加切虛豆登五山瀛四罇爾雅木豆謂之豆瓦豆謂之登豆登五山者以五嶽為豆登瀛四罇者以

醕醕笑語言飲盡謂之醕禮記長者舉未醕少者不敢雷公壁山海水翻齒牙嚼齧舌腭反腭或作齧

字統反前漢有所平
反○勝音嬰反音番
電光礚礚賴目暖大目也晉王嘉拾遺記月支獻猛獸令作兩目如

根月令冬其帝顛頊斥葉輿馬背厥孫於火猶祖視孫也縮身潛喘拳肩跟音根君臣相憐加愛恩命黑

螭偵焚其元○螭音摘偵音禮又丑鄭切天關悠悠不可援音衰夢通上帝血面論詩意謂火既用事則瑱冥黑精之君

乃命黑螭問其事於祝融而火焚側身欲進叱於閻帝賜九河湍涕痕○湍音箭又詔巫陽反其魂宋玉

云帝告巫陽曰有人在下我欲輔之魂徐命之前問何冤火行於冬古所存我如禁之絕其殮一作女丁

婦壬傳世婚杭本女作夫董彥遠曰當作女丁夫壬引東山少連曰玄冥之子曰壬夫安祝融氏之女曰

故曰女丁婦壬一作夫丁婦壬亦通夫丁者壬也言壬爲丁夫也婦壬者丁也言丁爲壬婦也○今按丁

爲陽中之陰壬爲陰中之陽故言女之丁者爲婦於壬以見水火之相配今術家亦言丁與壬合洪氏二

說皆一是一朝結讎奈後昆時行當反慎藏蹲視桃著花可小一作鸞漢書來春桃花水盛謂二月及申酉

利復怨水生於申火死於酉故水助汝五龍從九鯤溺厥邑囚之崑崙皇甫作詩止睡昏辭誇出真

遂上焚要余和增怪又煩雖欲悔舌不可捫梅一作晦○捫音門詩莫捫朕舌○詳此詩始則言火勢

縣齋讀書貞元二十年在陽山縣齋作出宰山水縣讀書松桂林桂或作竹竹舊蕭條捐末事邂逅得初心哀狷醒俗耳狷獸名如清泉潔塵襟詩

成有共賦共方作酒熟無孤斟青竹時默釣白雲日幽尋南方本多毒北客怕懼侵謾譴甘自守滯留愧

難任投章類縞帶襄二十九年左氏吳季札聘於佇答逾兼金答或作益非是其價倍於常者故謂之兼

是也。此詩當是贈與交朋。望其報章也。選雜體詩承榮重兼金。

新竹 此詩同下晚菊。意皆在陽山作。

筍添南塔竹。日日成清闕。縹節已儲霜。或作除黃苞猶揜翠。出欄抽五六。當戶羅三四。高標陵秋嚴。貞色奪

春媚。稀生巧補林。併出疑爭地。疑爭或作全遮縱橫乍依行。胡郎切爛漫忽無次。風枝未飄吹。露粉先涵淚。露或作霧何

人可攜翫。清景空澄視。選。便仰瞻。眇。○澄。澄。應切。又宅耕切。

晚菊

少年飲酒時。踴躍見菊花。今來不復飲。每見恒咨嗟。佇立摘滿手。行行把歸家。此時無與語。棄置奈悲何。

奈悲或作悲奈。

落齒 公嘗與老成書云。吾年未四十。齒牙動搖。貞元十八年與崔暉書云。近者左車第二牙。無故動搖脫去。今此詩又云。去年落一牙。今年落一齒。其在貞元十九年作歟。

去年落一牙。今年落一齒。俄然落六七。落勢殊未已。餘存皆動搖。存或作在盡落應始止。憶初落一時。但念豁

可恥。及至落二三。始憂衰即死。每一將落時。懷懷恆在己。又牙妨食物。顛倒怯漱水。終焉捨我落。意與崩

山比。與或作欲今來落既熟。見落空相似。餘存二十餘。次第知落矣。儻常歲落一。或作一落自足支兩紀。如其落併

空。與漸亦同指。人言齒之落。壽命理難恃。我言生有涯。長短俱死爾。人言齒之豁。左右驚諦視。我言莊周

云。木鴈各有喜。莊子曰。山中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今主人之鴈以不鳴死。語訛默固好。嚼廢輒還美。因歌遂成詩。持用詫妻子。莊子。踵門。

而詭子○詭
丑亞切誇也

哭楊兵部凝陸欽州

參○部或作曹○凝字懋功為兵部郎中參字公佐自祠部員外郎出知欽州凝守兵部郎中而云兵曹者隋嘗改兵部為兵曹禮部為儀曹柳子厚作凝墓碣云貞元十九年正月卒李習之陸欽州進言云貞元十八年四月卒參先凝一年而卒公乃同時哭之蓋參佐主司時公嘗以書薦侯喜等及出刺欽亦有寧送又嘗有行難一篇為參設也凝則與公嘗佐董晉汴州皆知己者

去為參死今年凝又死此公所以因凝而併哭之

人皆期七十皆或作生纔半豈蹉跎則年三十有六矣豈非七十之半年癸未併出知己淚併或作數自然白髮多晨

興為誰慟語除夫之為慟而誰為還坐久滂沱論文與晤語與宿草已矣可如何可或作兩

苦寒公此詩意蓋有所諷猶訟風伯之吹雲而雨不得作也謂隆寒奪春序而肆其寒猶權臣之哀無辜則望人主進賢退不肖使恩澤下流施及草木其愛君憂民之意具於此按章渠牟傳自陸贄免德宗不復委權于下宰相充位行文書而已所倚信者裴延齡李齊運王紹李實

章執誼與渠牟等其權倖人主此詩所以諷也時賈耽齊抗之徒當國公為四門博士貞元十九年春作

四時各平分楚詞皇天平一氣不可兼隆寒奪春序顓頊固不廉或作施綱畏避但守謙遂

令黃泉下萌牙天勾尖草木不復抽百味失苦甜凶飈攪宇宙援鉞刃甚割砭悲廉日月雖云尊不能

活烏蟾五經通義日中有三足烏月中有兔與蟾羲和送日出山海經云東南海之外甘泉之間有羲和國有女子恒怯頻窺

覘類或作煩○誑音匡覘疑廉切炎帝持祝融月令孟夏之月其帝炎帝其神祝融昭二呵噓不相炎而我當此時恩光

何由沾肌膚生鱗甲衣被如刀鏃列子擁鏃帶索音廉氣寒鼻莫鯁前漢不鯁驕君之血凍指不拈濁醪沸入喉選

都賦濁口角如銜筍筍馬口中鐵前漢將持七箸食觸指如排籤侵鑪不覺暖熾炭屢已添已或探湯無

所益語見不善如探何况續與縑虎豹僵穴中蛟螭死幽潛熒惑喪躔次六龍冰說髯晉傳玄詩願得並

如占切鬻芒碭大包內錫非是生類恐盡殲啾啾窗間雀不知已微纖舉頭仰天鳴所願晷刻淹不如彈

射死却得親包燭鸞皇苟不存爾固不在占其餘蠢動儔俱死誰恩嫌恩或伊我稱最靈不能女覆苦覆

諸本皆作安寢今从唐本及蔡謝校本云韓文古本汝皆作女杭本尚作女今悲哀激憤歎五藏難安恬

誰非是難或作中宵倚牆立淫淚何漸漸楚詞涕漸漸其若天王哀無辜王或作子惠我下顧瞻褰旒去耳續禮

曰旒垂目續塞耳褰旒去續謂調和進梅鹽書高宗命傅說曰若作和羹爾為賢能日登御黜彼傲與儉

七廉切明目達聰也續者以黃綿為之調和進梅鹽鹽梅言進傅說之徒於左右也賢能日登御黜彼傲與儉

艾與兼日萼行鑠鑠風條坐襜襜相如曰舉帷幄之襜襜荀子是襜襜天乎苟其能吾死意亦厭

和虞部盧四汀洲翰林錢七徽赤藤杖歌元和四年分司東都官員外郎作諸本無四七字今从

韋元和初為翰林學士

赤藤為杖世未窺臺郎始攜自滇池臺郎尚書郎也前漢西南夷傳夜郎滇王掃宮避使者避或作迎或

道之避宮則當為避舍之避跪進再拜語嗚咿嗚咿夷語也嗚說文咽也咿字繩橋挂過免傾墮以竹索為橋

西南夷尋之以渡性命造次蒙扶持途經百國皆莫識君臣聚觀透旌麾共傳滇神出水獻赤龍拔鬚血

水○挂家庚切

淋漓。又云羲和操火鞭。羲和日御也。日暝到西極。睡所遺。幾重包裹自題署。不以珍怪誇荒夷。歸來捧贈同舍子。

浮光照手欲把疑。諸本同。方獨从蜀本作照。把欲手疑云。檀弓有手弓。列子有手劍。史記有手旗。義同。此

故欲把而疑之也。今云照把。則是已把之矣。又欲手之而復疑之。何耶。况公之詩衝口而出。空堂晝眠倚

自然奇偉。豈必崎嶇。偏仄假此一字。而后爲工乎。大抵方意。專主奇澹。故其所取多類此。出空堂晝眠倚

牖戶。飛電著壁。搜蛟螭。若溪漁隱曰。退之赤藤杖詩云。故東坡鐵拄杖詩云。倚壁蛟龍護。畫南宮清深

禁闌密。闌或作圍。南宮指盧禁闌。指錢也。白樂天詩。遠列諫垣升禁闌。唱和有類吹塤篪。仲氏吹篪。妍

辭麗句不可繼。見寄聊且慰分司。公時分司東都。

崔十六少府攝伊陽以詩及書見投。因酬三十韻。酬下或無三十韻字。而有之字。崔攝伊陽乃洛

元和元年。公自江陵入爲國子博士。日也。又云。府公舊同袍。拔擢宰山澗。乃留守鄭餘慶。擢崔攝伊陽令也。又云。三年國子師。况住洛之涯。則以國子博士分司也。又云。冬裘竟未撰。歲窮寒

崔君初來時。相識頗未慣。但聞赤縣尉。不比博士慢。賃屋得連牆。得或住。往來忻莫間。我時亦新居。觸事苦

難辦。蔬飧要同喫。諸本飧多作餐。方从蜀本云。此詩用蔬飧朝餐。字多相亂。他詩亦然。說文。飧謂晡時食。餐。吞也。飧或作餐。或作飧。故字多相亂。漢高后紀。賜餐鈞。王莽傳。飧粥。顏師古曰。

古餐。澹一字也。又曰。飧古食字。而皆以干安切。讀之則非詩。不素飧兮。鄭破襖請來綻。古樂府。新衣誰當

綻。文。謂言安堵後。貸借更何患。不知孤遺多。舉族仰薄宦。有時未朝餐。得米日已晏。隔牆聞謹呼。衆口極

寬切。謂言安堵後。貸借更何患。不知孤遺多。舉族仰薄宦。有時未朝餐。得米日已晏。隔牆聞謹呼。衆口極

鵝鴈前計頓乖張。居然見真贗。贗。偽物。字亦作鴈。韓非子說林。齊伐魯。索讓嬌兒好眉眼。袴脚凍兩脣。爾

肝傷為微注肝脚捧書隨諸兄累累兩角叩或作角向或作角兩○累力追切非古患切冬惟茹寒齋

秋始識瓜瓣問之不言飢飲若厭芻豢孟子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才名三十年久合居給諫白頭趨走裏閉口

絕謗訕府公舊同袍豈無衣兮與子同袍拔擢宰山澗寄詩雜談俳有類說鵬鷄鵬鷄字用莊子上言

酒味酸冬衣竟未撥左氏躬擐甲胄下言人吏稀惟足彪與戲爾雅虎竊毛謂之彪○彪悲蚪切戲音棧又言致猪鹿此

語乃善幻善方作是○今按漢書西域傳有善眩之語顏注云眩讀與幻同眩相詐惑

習藜莧習或作况住洛之涯魴鱒可置汕詩九罭之魚鱒魴言大魚也爾雅集謂之汕鑿謂之罩詩南有

本切罩陟教切汕音訕才肯效屠門嚼桓譚新論曰人聞長安樂則出門西向而笑雖不得肉味美則對屠久嫌

弋者纂纂或作纂非是纂見揚子鴻飛冥冥弋人何纂焉○纂初患切謀拙日焦拳活計似鋤剗或作鏹

之也選海賦鏹臨崖之阜公此詩然今本揚子亦作纂非也○纂初患切謀拙日焦拳活計似鋤剗謂削平

用在韻割屬上聲疑當以鏹為正男寒澁詩書妻瘦剩腰襪妻或作女釋衣系也周庚信為官不事職厥

罪在欺謾或作慢字見賈禹傳行當自劾去漁釣老葭亂爾雅葭蘆葦也○亂五患切歲窮寒氣驕

冰雪滑磴棧前漢良因說漢王燒音問難屢通何由覲清盼或作盼李太白詩君子枉清盼詩美目盼兮

盼眇通作盼今四字多不分當以蜀本為正○今按盼匹莧切目黑白分也左顧右盼以眇視言也盼本作

省作眇眇顧視也盼五禮切見孟子恨視也此詩當作眇然作盼亦通猶言青眼也

送侯參謀赴河中幕侯繼時從王諤辟繼與公同舉貞元八年進士元和四年又同官學省

憶昔初及第各以少年稱君頤始生鬚我齒清如冰爾時心氣壯百事謂己能用中庸人一能之己百一

別詎幾何詎或作遠或作距字林曰詎未知忽如隔晨興我齒豁可鄙君顏老可憎相逢風塵中相視迭

嗟矜幸同學省官議公元和四年後三月祭薛公達文云朝末路再得朋東司絕教授遊宴以為恆胡登秋

漁蔭密樹夜博然明燈雪逕抵樵叟抵或作詆樵或作講皆風廊折談僧陸渾桃花閒陸渾河南屬縣名

有湯沸如蒸三月崧少步崧一作嵩戴延之西征記嵩山東為大室西為少室相躑躅紅千層躑躅花名

注羊躑躅羊食之則死羊見之則躑躅洲沙厭晚坐洲沙或嶺壁窮晨昇沈冥不計日揚子蜀為樂

不可勝遷滿一已異非作畢乖離坐難憑公其年六月遷都官郎分司東都已行行事結束人馬何躑騰詩

水其馬躑躅馬逝感激生膽勇從軍豈嘗曾沈沈司徒公詩武夫沈沈沈沈壯也元和三年九月以淮南

臘節度使司徒公王諤也四年天子爪與肱爪一作股提師十萬餘四海欽風稜河北兵未進未或作始時討

承璫督師逗留蔡州帥新薨是年十一月己巳吳少曷不請掃除活彼黎與烝鄙夫誠怯弱受恩愧徒弘

猶思脫儒冠棄死取先登又欲面言事上書求詔徵侵官固非是左氏侵妄作譴可懲惟當待責免耕廩

歸溝塍班固西都賦溝塍刻鏤斷今君得所附或作行得勢若脫鞵鷹選鮑明遠詩昔如檄筆無與讓幕

謀職其膺職或作收績閒史牒翰飛逐溟鵬莊子北溟有魚其名曰鵬翰音寒男兒貴立事流景不可乘歲老

陰沲作莊子陰陽之氣有沲注陰陽二雲頽雪翻崩別袖拂洛水征車轉崑陵傳三十年左氏崑有勤勤

酒不進勉勉恨已仍送君出門歸愁腸若牽繩默坐念語笑癡如遇寒蠅策馬誰可適晤言誰為應詩可

感春五首元和五年春分司東都作

辛夷高花最先開。辛夷高數丈。江南地暖正月開。北地寒二月開。初發如筆。北人呼為木筆。其花最早。南人呼為迎春。若溪漁隱曰。木筆迎春自是兩種。木筆色紫叢生。二月方開。迎春白色。高

樹立春已開。然則辛夷乃此花耳。高花或作花高。以末章辛夷花。房忽全開言之。則此為高處之花。先開矣。何遜詩有巖樹落高花。青天露坐始此迴。已呼孺人夏鳴瑟。禮

大夫妻曰孺人。又書夏擊鳴球。夏鼓也。○夏音結。更遣稚子傳清盃。選。恨賦左對孺人。右顧選壯軍與不為用。坐狂朝論無由陪。

憲宗即位五年。平夏平蜀軍。江東赫然中興。而公年踰強仕。投閑分司。故有此言。如今到死得閑處。還有詩賦康歌哉。書。皇陶歌曰。庶事康哉。

洛陽東風幾時來。川波岸柳春全迴。宮門一鎖不復啓。唐都長安。以洛陽為東都。故有宮門一鎖之句。若有感云。雖有九陌無塵埃。策

馬上橋朝日出。樓闕赤白正崔嵬。孤吟屢闕莫與和。寸恨至短誰能裁。

春田可耕時已催。王師北討何常迴。元和四年討成德。放車載草農事濟。軍非是戰馬苦飢誰念哉。蔡州

納節舊將死。是年彰義軍節度使吳少誠卒。起居諫議聯翩來。裴度以河南府功曹召為起居舍人。孟簡孔戣皆為諫議大夫。聯翩相繼也。朝廷未省有遺策。

肯不垂意餅與蠹。

前隨杜尹拜表迴。杜尹謂杜兼也。笑言溢口何歡怡。楚詞。衆共所哈。哈。呼來切。孔丞別我適臨汝。孔丞謂孔戣也。風骨峭峻遺塵

埃。峭峻或音容不接。祇隔夜。凶計詎可相尋來。元和四年杜兼為河南尹。十一月無疾暴卒。孔戣以衛尉

內計相尋謂。夫公高居鬼神惡。欲保性命誠難哉。

辛夷花房忽全開。將衰正盛須頻來。須頻或作類類非是。清晨輝輝燭霞日。薄暮耿耿和煙埃。朝明夕暗已足歎。况

乃滿地成摧頽。迎繁送謝別有意。誰肯留念少環迴。此篇言辛夷花之盛如此。元微之有問韓員外辛夷君莫惜。縱君不折。風亦吹。豈此耶。

酬裴十六功曹巡府西驛塗中見寄或無塗字。裴十六度也。舊云裴諡非度。

相公罷論道。相公。鄭餘慶也。元和元年罷相。出為河南尹。書三公論道經邦。聿至活東人。至或作來活。御史坐言事。作吏府中塵。御史。裴

和初度密疏論權倖。皆出為河南府功曹。遂令河南治。今古無儔倫。四海日富庶。道途隘蹄輪。府西三百里。候館同魚鱗。

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所以候賓客之館也。相公謂御史。勞子去自巡。是時山水秋。光景何鮮新。哀鴻鳴清耳。宿霧塞高旻。爾

秋曰昊天。塞。遺我行旅詩。軒軒有風神。譬如黃金盤。照耀荆璞真。我來亦已幸。事賢友其仁。

或作過。非是。其士之仁者。事賢。謂餘慶友仁。謂度。持竿洛水側。孤坐屢窮辰。多才自勞苦。

人語。無用祇因循。辭免期匪遠。行行及山春。

燕河南府秀才得生字。○據詩云。元和五年冬。房公尹東京。房公者。房式也。時為河南尹。公時為河南令。故曰忝縣尹。權德輿時為宰相。故曰作邦楨云。

吾皇紹祖烈。吾皇。憲宗也。天下再太平。詔下諸郡國。歲貢鄉曲英。元和五年冬。房公尹東京。元和四年。以房

曹上言公。或作上。其言。是月當登名。日非是。乃選二十縣。試官得鴻生也。碩儒。羣儒負己材。相賀簡擇精。怒起簸

羽翮。引吭吐鏗轟。選。引圓吭之織婉。禮記鐘聲鏗鏗。轟。呼宏切。此都自周公。邑嘗居之。文章繼名聲。章一

自非絕殊尤。難使耳目驚。今者遭震薄。不能出聲鳴。鄙夫忝縣尹。愧慄難為情。惟求文章寫。不敢妬與爭。

還家勅妻兒。具此煎包烹柿紅。蒲萄紫。肴果相扶粲。或作擊。芳茶出蜀門。諸本茶多作茶。方从韻館本云。爾
○今按茶與茶。今人語不相近。而方云相近者。蕭田語音然也。雖出俚俗。亦由音本相近。故與古暗合耳。
○今建人謂口為苦。走為祖。好酒濃且清。何能充歡燕。庶以露厥誠。昨聞詔書下。或作權公作邦植。杜春陵
○實國植。文人得其職。文一作丈。文道當大行。陰風攪短日。冷雨澁不晴。勉哉戒徒馭。家國遲子榮。直利
○植音貞。切。漢書側席。運士注。待也。

送李翱翱字習之。隴西人。貞元十六年。娶公兄身之女。元和三年四月乙亥。戶部侍郎楊於陵出

漕乙未去東都。公與石洪假舟送之。丁酉同登嵩山。題姓名紀別。故有此詩。

廣州萬里途。山重江逶迤。上於危切。下餘支切。行行何時到。誰能定歸期。揖我出門去。顏色異恆時。雖云有追送。或

迎送詩有客薄言。追之鄭云。追送也。足跡絕自茲。人生一世間。不自張與施。譬如浮江水。縱橫豈自知。寧懷別時苦。勿作別

後思。

送石處士赴河陽幕或注得起字。○石洪也。元和五年。烏重喬為河陽節度使。辟置幕府。公嘗有序。送詩亦是時作。

長把種樹書。種樹書見史記。秦始皇紀。人云避世士。論語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哉。忽騎將軍馬。自號報恩子。風雲入壯懷。

雲入或。泉石別幽耳。鉅鹿師欲老。鹿郡。常山險猶恃。常山鎮州。今為真定府。元和四年。節度使王承宗

作雷開。豈惟彼相憂。固是吾徒恥。去去事方急。酒行可以起。

送湖南李正字歸或作送李正字歸湖南或作李判官○李礎其父仁鈞時為親王府長史礎自湖南從事請告來省公嘗有序送焉元和五年分司東都作

長沙入楚深洞庭值秋晚人隨鴻鴈少江共蒹葭遠歷歷余所經公貞元十九年出為陽山已而徙據江陵入為國子博士湖南之地蓋嘗經行

悠悠子當返孤游懷耿介旅宿夢婉婉上音宛下音免媚也風土稍殊音魚蝦日異飯親交俱在此誰與同息偃

卷五

古詩

辛卯年雪公時為河南令作

元和六年春寒氣不肯歸河南二月末雪花一尺圍此即白樂天詩所謂元和歲在卯六崩騰相排拶達

未切又子龍鳳交橫飛波濤何飄揚天風吹旛旂白帝盛羽衛鬢髻振裳衣或作鬚選綠苔鬢髻乎

先啓塗楚詞曰白蜺嬰茀胡為此堂蜺與霓同從以萬玉妃○從翁翁陵厚載譁譁弄陰機生平未曾見何暇議是非或云

豐年祥詩傳豐年之冬必有積雪飽食可庶幾善禱吾所慕誰言寸誠微

醉留東野元和六年公為河南令作

昔年因讀李白杜甫詩長恨二人不相從吾與東野生並世如何復躡二子蹤東野不得官東野前一年方罷河南水

陸轉運從白首誇龍鍾依字當作龍鍾盧全詩盧子躡躡也賢愚總莫驚韓子稍姦黠自慙青蒿倚長松

蘇鷄演義龍鍾不翹舉之貌如鬢鬢拉搭之類

低頭拜東野。願得終始如駝蛩。孔叢子曰：北方有獸名曰駝，愛蛩蛩也。食得甘草，必齧以遺。蛩蛩爲其得甘草而遺之也。夫禽獸猶知比假而相報也。况士君子之欲名利者乎？駝音巨，蛩音叩。東野不迴頭，有如寸筵撞鉅鐘。筵字見二，獸亦非心愛蛩也。爲也。

野變爲龍，四方上下逐東野。雖有離別無由逢。離別或作離。

李花二首。諸本一作此二詩也。自當春天地爭奢華以下分焉。意義甚明。編者誤合之。公元和初在江陵有李花贈張十一。又有寒食日夜歸酬張十一李花之什。所謂不忍千株雪相映是也。至是元和六年爲縣河南而作此詩。自夜領張徹投盧仝而下。其所以狀李花之妙者至矣。蘇內翰梅詩舉此云：縞裙練袖，玉川家肝膽清。新冷不邪穠。李爭春猶辦此。更教踏雪看梅花。亦一奇也。

平旦入西園，梨花數株若矜夸。旁有一株李，顏色慘慘似含嗟。問之不肯道，所以成蹊使桃李不言，下自杜哀王孫詩問。獨繞百匝至日斜，忽憶前時經此樹。正見芳意初萌芽。或作芽。漢傳如朱草萌。奈何趁酒之不肯道姓名。獨繞百匝至日斜，忽憶前時經此樹。正見芳意初萌芽。或作芽。漢傳如朱草萌。奈何趁酒不省錄。不見玉枝攢霜葩。枝或作杖。泫然爲汝下雨淚。禮記：夫子泫然流無由反旆義和車。東風來吹不解顏。

蒼茫夜氣生相遮，冰盤夏薦碧實脆。斥去不御慚其花。斥去或作片雲，或作雲去。或作斥逐。張衡思玄賦：斥西施而不御。韓語原此。或本皆誤也。

當春天地爭奢華，洛陽園苑尤紛拏。女加切。或作拏。董彥遠云：拏从如。今人从拏。唐韻以拏爲或體。非也。將方堆。剪刻作此連天花。日光赤色照未好，明月暫入都交加。夜領張徹

從如持也。古書作拏。蓋通用。誰將平地萬堆雪，堆方堆。剪刻作此連天花。日光赤色照未好，明月暫入都交加。夜領張徹

投盧仝。公寄盧仝詩云：偶逢明月曜桃李。想此時也。乘雲共至玉皇家，長姬香御四羅列。縞裙練袖無等差，靜濯明澗有所奉。願我未肯置齒牙，清寒瑩骨肝膽醒。一生思慮無由邪。

招揚之罟一首之罟元和十一年進士閣本作之罟或作彘之字訛也○公爲

柏生兩石閒萬歲終不大野馬不識人難以駕車蓋柏移就平地馬羈入廐中時之罟猶未第故公以詩

工畫者遂作爲柏石圖陳季常家藏之蘇內翰爲之銘云柏生兩石閒天命本如此又云韓子俯仰人但

愛平地美又云君看此槎牙豈有可移理原公詩意蓋以喻之罟遊從問學以成其才故其下有獨學陋

不遠復之語非謂以利遷也若既槎牙而後馬思自由悲柏有傷根容傷根柏不死千丈日以至百日以

移則所謂時過然後學矣覽者無以爲異或作不難馬悲罷還樂○罷音疲振迅矜鞍轡七月詩傳鮑昭鶴賦之罟南山來文字得我驚館置使讀書日

有求歸聲我令之罟歸失得柏與馬失得方作失得似頗有理而舉正不收蓋其意曰失得之計觀於柏馬可

見云之罟別我去計出柏馬下我自之罟歸入門思而悲之罟別我去能不思我爲灑掃縣中居引水經

竹閒翻譁所不及何異山中閑前陳百家書食有肉與魚舍史記孟嘗君傳馮驩遷之幸先王遺文章綴緝

實在余禮稱獨學陋禮記獨學而無友易貴不遠復無祗悔作詩招之罟晨夕抱飢渴

寄盧全元和六年春公爲河南令作全閉門不出時洛陽有留守鄭餘慶有尹李素全皆不

玉川先生洛城裏全居洛陽自號玉川子溫造皆繼往河陽幕少室謂李渤三人者皆全所不爲也

養十餘人上有慈親下妻子先生結髮憎俗徒結髮謂少年時猶李廣閉門不出動一紀至令鄰僧乞米

送令或作非是僕忝縣尹能不恥尹一作令俸錢供給公私餘時致薄少助祭祀勸參留守謁大尹言語纔及輒掩

耳水北山人得名聲去年去作幕下士水南山人又繼往謂洛水之南北也在洛陽城中水北石洪水南

石洪溫造為從事鞍馬僕從塞閭里從或少室山人索價高去聲兩以諫官徵不起李渤字潛之刻志於學與仲

山元和元年以左拾遺召不至四年河陽尹遣吏持詔敦促彼皆刺口論世事有力未免遭驅使先生事

業不可量惟用法律自繩己春秋三傳束高閣行三方作五或作左今按鄒夾春秋世已無傳而當世見

之重語人曰此獨抱遺經究終始把非是往年弄筆嘲同異全與馬異結交詩云全不同異是謂全不往兮異

不怪辭驚衆謗不已怪一作謗近來自說尋坦塗猶上虛空跨綠駟虛空或作青雲綠駟今本二字皆耳

郭璞注種傳猶魏時鮮卑獻黃耳馬是去歲生兒名添丁全有添意令與國充耘耔詩或耘或耔國家

丁口連四海唐制男子二豈無農夫親耒耜先生抱才終大用宰相未許終不仕假如不在陳力列陳力

見論語立言垂範亦足恃苗裔當蒙十世宥左襄二十一年豈謂貽厥無基趾詩貽厥孫謀趾或作故知忠

孝生天性潔身亂倫安足擬論語欲潔其身而亂大倫昨晚長鬚來下狀隔牆惡少惡難似荀子無廉恥而嗜乎每騎

屋山下窺闕或作渾舍驚怕走折趾憑依婚媾欺官吏不信令行能禁止先生受屈未曾語忽此來告

良有以魏志文帝與吳質書云嗟我身為赤縣令操權不用欲何俟立召賊曹呼伍伯漢郡國有賊曹主

也東漢禰衡傳令五百將出欲加箠注云五百猶今之問事者盡取鼠輩尸諸市先生又遣長鬚來如

此處置非所喜况又時當長養節都邑未可猛政理先生固是余所畏度量不敢窺涯涘放縱是誰之過

歟效尤戮僕愧前史襄三年左氏晉侯之弟楊干亂行於曲梁魏絳戮其僕二十買羊沽酒謝不敏偶逢

明月曜桃李先生有意許降臨更遣長鬚致雙鯉古樂府云客從遠方來贈我雙鯉魚

酬司門盧四兄雲夫院長望秋作盧四名汀公詩有和盧郎中寄示送盤谷子詩又有和庫部盧四兄元日朝回

又有早起行香贈盧李二中舍又有酬盧給事曲江荷花行雲夫貞元元年進士新舊史無傳以此數詩考之歷虞部司門庫部郎曹遷中書舍人為給事中其後莫知所終矣此詩元和六年秋所作時公自河南令入為職方員外郎作

長安雨洗新秋出極目寒鏡開塵函終南曉望蹋龍尾終南山長安南山賈公談錄唐龍尾道在含元殿側白樂天詩云步登龍尾道却望終南山倚天

更覺青嶮嶮徂衛切自知短淺無所補漢孔光傳智謀短淺從事久此穿朝衫歸來得便即遊覽暫似壯馬脫重銜杜

將軍昔着從事衫鐵馬馳突重兩銜曲江荷花蓋十里江湖生目思莫緘目思或作思自樂遊下矚無遠近年起樂遊苑在杜陵西北今呼為樂遊廟○矚音燭綠槐萍合不可芟白首寓居誰借問平地寸步局雲巖局或作局一作屈雲夫吾兄有狂氣嗜

好與俗殊酸鹹日來省我不肯去論詩說賦相誦誦女咸切望秋一章已驚絕猶言低抑避謗讒抑或作御若使

乘酣騁雄怪造化何以當鐫劂徂衛切嗟我小生值強伴怯膽變勇神明鑒商頌天命降監元微之詩洞照失明鑒皆作平聲馳坑

跨谷終未悔為利而止真貪饒利為利祿言拘於利祿而不游此饒音甕高揖羣公謝名譽遠追甫白感至誠書至誠

誠感樓頭完月不共宿完或作見或作皎○今按月蝕詩有完上天東其奈就缺行攢攢或作織攢攢與石經皆作攢攢

詩摻女手說文

誰氏子呂氏子吳河南人元和中棄其妻著道士服給冠帶送付其母公時為河南令作此詩有願

少尹李康素立之府門使吏卒脫道士服給冠帶送付其母公時為河南令作此詩有願

性教誨不從而誅之語至是
素始歸之事見李素墓誌

非癡非狂誰氏子。去入王屋稱道士。白頭老母遮門啼。挽斷衫袖留不止。翠眉新婦年二十。載送還家哭穿市。或云欲學吹鳳笙。方作皇。非是。所慕靈妃媲蕭史。列仙傳秦穆公時有蕭史善吹簫。公女弄玉好之。公以屋公爲作鳳凰臺。夫妻止其上。一且皆隨鳳凰飛去。○媿匹詣切。又云時俗輕尋常。力行險怪取貴仕。神仙雖然有傳說。知者盡知其妄矣。聖君賢相安可欺。乾死窮山竟何俟。太白詩乾死明月魂無復。玻璃魄。嗚呼。余心誠豈弟。願往教誨究終始。○今按作悔非是。大抵方意以奇爲主。此類可見。罰一勸百政之經。中說杜如晦問政。子曰。賞不從而誅未晚耳。誰其友親能哀憐。寫吾此詩持送似。非是。

河南令舍池臺元和六年公爲令時作

灌池纔盈五六丈。築臺不過七八尺。七八或作六七。欲將層級壓籬落。未許波瀾量斗碩。規摹雖巧何足誇。景趣不遠真可惜。景或作指。長令人吏遠趨走。已有蛙黽助狼藉。藉从艸。說文曰。草不編狼藉。今本从竹。漢陸賈傳作藉。而从艸从竹。則沿義以生。此當以藉爲正。

送無本師歸范陽即買島也。劉公嘉話云。島初赴京師。一日於馬上得句云。鳥宿池中樹。僧敲

告所以韓立馬良久曰。作敲字佳矣。遂與爲布衣交。有詩曰。孟郊死。葬北邙山。日月風雲頻覺閑。天恐文章還斷絕。再生買島在人間。又據晉云。島嘗騎驢。天衢時。秋風正厲。黃葉可掃。島忽吟曰。落葉滿長安。卒求一聯不可得。因唐突京尹劉栖楚。被繫一夕而釋。新史云。島字浪仙。范陽人。初爲浮屠。名無本。來東都。愈教其爲文。遂去浮屠。舉進士。當其苦吟及值公。猶大夫不知

覺也。一日見京兆尹跨驢。尹詰責之。久乃得釋。其意與據言合。而嘉話等集所云公與島詩。東坡云。世俗無知者。所托非退之語。洪氏亦云。按送無本時退之為河南令。不應至是方相知。又島初為浮屠。後乃舉進士。此云後改名無本。乃傳者之誤也。按此詩元和六年冬作。而是年秋。東野亦有詩與無本云。長安秋聲。葉相號。悲云云。東野尚無恙。何以云死葬北邙山。即若以為公為京尹。始識島。故云。則公為尹。在長慶三年。而是年何以有此作也。

無本於為文。身大不及膽。吾嘗示之難。勇往無不敢。蛟龍弄角牙。造次欲手攬。衆鬼囚大幽。下覷襲玄窞。

說文。窞。坎中。坎。徒感切。天陽熙四海。注視首不領。李本領作領。既文。領。低頭也。列子。巧夫領其頤。○今按說文。領。今本只作領。未詳其說。或疑下有頓領字。此不當重押。則作領為是。然領字見。楚詞。願。虎感。古。滿。二切。領。戶。感。魚。檢。二切。食。不飽。面黃。貌。則亦與不領義不同也。鯨鵬相摩。宰。蘇骨。兩舉。

快一噉。徒敢切。夫豈能必然。固已謝黯黯。楚詞。尚黯黯。而有。○狂詞肆滂葩。低昂見舒慘。姦窮怪變得。往

往造平澹。蜂蟬碎錦纈。蜂蟬。或作風蟬。或作蟬翼。○今綠池披菡萏。爾雅。荷。芙蕖。其花曰菡萏。披。用荆公。皆非是。唯披。壞聲相近耳。芝英擢荒蕞。或作。孤翮起連莖。爾雅。莖。藎。郭璞注云。似葦而。○英。吐。敢切。家住幽都遠。未識

氣先感來。尋吾何能無。殊嗜昌歎。昌。蒲菹也。文王嗜昌歎。孔子聞而食之。見洛陽春。元和六年春。公。島。洛。桃枝綴紅糝。遂來長安里。時卦轉習坎。公是年秋。遷職方員外郎。遂來長安。老懶無關心。久不事鉛

鉛。張籍。事出西京雜記。詳見上。欲以金帛酬。舉室常顛顛。顛。音見本篇。不領下注。離騷。長。刻以僭。七感。猶。攪攪空衢。一。作。擢。天地與頓撼。勉率吐歌詩。尉女別後覽。

石鼓歌。歐陽文忠集古錄云。石鼓文在岐陽。初不見稱於世。至唐人始盛稱之。而韋應物以為周。文王之鼓。至宣王刻詩。爾韓退之直以為宣王之鼓。在今鳳翔孔子廟。鼓有十。先時散處。

刻以僭。七感。猶。攪攪空衢。一。作。擢。天地與頓撼。勉率吐歌詩。尉女別後覽。

石鼓歌。歐陽文忠集古錄云。石鼓文在岐陽。初不見稱於世。至唐人始盛稱之。而韋應物以為周。文王之鼓。至宣王刻詩。爾韓退之直以為宣王之鼓。在今鳳翔孔子廟。鼓有十。先時散處。

石鼓歌。歐陽文忠集古錄云。石鼓文在岐陽。初不見稱於世。至唐人始盛稱之。而韋應物以為周。文王之鼓。至宣王刻詩。爾韓退之直以為宣王之鼓。在今鳳翔孔子廟。鼓有十。先時散處。

石鼓歌。歐陽文忠集古錄云。石鼓文在岐陽。初不見稱於世。至唐人始盛稱之。而韋應物以為周。文王之鼓。至宣王刻詩。爾韓退之直以為宣王之鼓。在今鳳翔孔子廟。鼓有十。先時散處。

子野鄭餘慶始置于廟而亡其二皇祐四年向傳師求於民間得之十鼓乃足其文可見者四百六十五磨滅不可識者過半然其可疑者四退師好古不妄得予姑取以為信耳至於字畫亦非史續不能作也文忠所跋如此此歌元和六年作石鼓文可見者其略曰我車旣攻我馬旣同又曰我車旣好我馬旣駒君子員獵員獵員游樂鹿速速君子之求又左驂旃旃右驂驪驪秀弓時射藥豕孔庶又曰其魚維何維鯁維鯉何以藥之維楊與柳蒙符香切說文曰燕也筆墨閒錄云此歌全仰止杜子美李潮八分小篆歌才薄將奈石鼓何即子美云潮乎潮乎奈爾何快劍斫斷生蛟鼉即子美云快劍長戟森相向

張生手持石鼓文張生即張籍勸我試作石鼓歌少陵無人謫僊死才薄將奈石鼓何周綱陵遲四海沸宣王

憤起揮天戈大開明堂受朝賀諸侯劍珮鳴相磨蒐于岐陽騁雄俊蒐狩也今岐山縣舊曰岐陽左氏成

王未詳萬里禽獸皆遮羅萬或作萬鑄功勒成告萬世成或作盛封岱勒成東都賦語鑿石作鼓墮嗟峨從臣才藝咸第一揀選

撰刻留山阿揀或作簡撰或作撰雨淋日炙野火燎鬼物守護煩擔呵或作訶公從何處得紙本處或作土毫髮盡備無差

訛辭嚴義密讀難曉字體不類隸與科隸書始皇時程邈所定也科謂科斗書魯共王壞孔子宅得書論語

蜀粹作蝸今按蝸乃科之俗體後人以重韻而誤改耳方知韓公不避重韻乃疑於此何耶年深豈免有缺畫或作劃快劍斫斷生蛟鼉禮記伐蛟取鼉

文如此鸞翽鳳翥衆仙下選鳳翥翥飛珊瑚碧樹交枝柯班固西都賦珊瑚碧樹周金繩鐵索鎖紐壯

古鼎躍水龍騰梭史記宋大丘社亡鼎淪于泗水彭城下秦始皇二十八年過彭城欲出鼎使千人沒水

為龍而去龍陋儒編詩不收入收一作得二雅褊迫無委蛇上於為切下音移毛詩協韻補音蛇唐何切行貌

音蛇或孔子西行不到秦音蛇或擗星宿遺羲娥擗或作拾選劉季緒好擗之石切宿音秀嗟余好古生苦晚蘇內

翻八觀詩其一曰石鼓其曰韓公好古生已遲對此涕淚雙滂沱詩涕泗憶昔初蒙博士徵其年始改稱

元和元和元年公自江故陵召為國子博士故人從軍在右輔右輔謂右扶風為我量度掘白科謂安石濯冠沐浴告祭酒如

此至寶存豈多氈苞席裹可立致十鼓祇載數駱駝駱或作駝依字當作囊漢書匈奴薦諸太廟比郛鼎

春秋桓二年取郛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太廟○郛音告光價豈止百倍過聖恩若許留太學諸生講解得切磋詩如切觀經鴻都尙

填咽漢靈帝元和元年二月始置鴻都門學熹平四年三月詔諸儒正五經文字命議郎蔡邕為古文篆

街陌鴻都與觀經蓋二事公併用之坐見舉國來奔波剜苔剔蘚露節角安置妥帖平不頗普禾大廈深簷與蓋覆經歷久

遠期無佗中朝大官老於事官或詎肯感激徒媵媵阿不音庵下音牧童敲火牛礪角誰復著手為摩挲後

薊子訓至長安摩日銷月鑠就埋沒六年西顧空吟哦羲之俗書趁姿媚王得臣麈史云王右軍書多不

趁姿媚○摩音婆數紙尙可博白鵝晉王羲之傳山陰道士愛養鵝羲之求市之曰繼周八代爭戰罷八代謂漢魏

隋自周而下不啻八代論其正統又頗多說今以無人收拾理則那左氏宣二年犀兕方今太平日無事

石鼓所在言之其秦漢魏晉元魏齊周隋八代歟無人收拾理則那尚多棄甲則那犀兕石鼓之歌止於此鳴

柄任儒術崇丘軻任或安能以此上論列願借辯口如懸河晉王衍曰聽郭象語如呼吾意其蹉跎

雙鳥詩蘇內翰作李太白畫像詩有曰化為二鳥鳴相酬一鳴一止三千秋或者遂謂此詩為李

刺之釋老俱夷而教殊故曰雙鳥又石林詩話云雙鳥詩治不可曉嘗以蘇丞相子容云意以是

然以其中有不傳兩鳥鳴大法失九疇周公不爲公孔丘不爲丘頗似云
二氏之言亂周孔之教耳而朱文公謂公爲己與孟郊說見篇末考異注

雙鳥海外來飛飛到中州來飛飛或作飛飛來一鳥落城市一鳥集巖幽集或作巢不得相伴鳴爾來三千秋兩鳥各閉

口萬象銜口頭春風卷地起百鳥皆飄浮兩鳥忽相逢百日鳴不休有耳聒皆聾有口反自羞百舌舊饒

聲從此恆低頭恆或作且非是得病不呻喚泯默至死休雷公告天公百物須膏油自從兩鳥鳴或作聒聒亂雷聲

收諸本同但蜀本聲作光閣本作雷聲三伏收皆誤鬼神怕嘲詠造化皆停留化或作草未有微情挑抉示

九州蟲鼠誠微物不堪苦誅求不停兩鳥鳴百物皆生愁不停兩鳥鳴自此無春秋不停兩鳥鳴日月難

旋轉不停兩鳥鳴大法失九疇周公不爲公孔丘不爲丘天公怪兩鳥各捉一處囚百蟲與百鳥然後鳴

啾啾百鳥方從閣杭蜀本作七鳥云柳謝荆公皆作七鳥謂月令七十二候之蟲鳥也蘇耆閑譚錄亦見

十二候之鳥而但云七鳥則詞既有所不備又鳥既爲七而蟲獨爲百於例亦兩鳥既別處閉聲省愆尤

朝食千頭龍暮食千頭牛朝飲河生塵暮飲海絕流還當三千秋更起鳴相酬柳仲塗有此詩解一篇傳

感二子詩及東坡李太白畫像贊考之蓋專爲李杜而作○今按釋老李杜之說恐亦未然舊嘗竊意此

但公爲己孟郊作耳落城市者已也集巖幽者孟也初亦不能無疑而近見葛氏韻語陽秋已有此說矣

贈劉師服服或作命

羨君齒牙牢且潔大肉硬餅如刀截我今呀豁落者多所存十餘皆兀臲或作兀臲○臲音臲匙抄爛飯穩送

之合口軟嚼如牛飼同說文云吐而嘍爾雅牛曰齧羊曰齧牛食已久復出嚼妻兒恐我生悵望盤中不

釘栗與梨祇今年纔四十五後日懸知漸莽齒杭本作齒厚沉昏莽齒又食貧甘莽齒白樂天養生仍莽齒

始覺羸羸絳莽齒同音魯朱顏皓頸訝莫親此外諸餘誰更數憶昔太公仕進初口含兩齒無贏餘虞翻

也○莽莫補切齒音魯

十三比豈少遂自惋恨形於書比或作皆或作此今從蜀本云太公兩齒事見古本荀子虞翻吳丈夫命

存百無害誰能檢點形骸外莊子申徒嘉謂鄭子產曰子與我游於形骸之外不亦過乎巨緡東釣儻可期與子共飽鯨魚

膾莊子任公為大鈞巨縵五十鎰以為餌躡乎會稽投竿東海廣州記曰鯨鯢長百丈大亦稱之東坡詩嘗譏韓子隘且陋一飽鯨魚何足膾

題炭谷湫祠堂歐本云在京兆之南終南之下祈雨之所也南山秋懷詩皆見之○陸長源辨疑縣南六十里又云澄源夫人湫廟在終南山炭谷俗呼為炭谷宋敏求長安志則云炭谷在萬年

萬生都陽明幽暗鬼所寰嗟龍獨何智出入人鬼閒不知誰為助若執造化關厭處平地水巢居插天山

湫本在南山平地一日風雷移居於上或云列峯若攢指石孟仰環環古樂府四角龍子巨靈高其捧薛

公龍移詩天昏地黑蛟龍移云云即此也

靈以手擊開其上巨壘神之有巨力者保此一掬慳詩采綠不盈一森沉固含蓄鮑明遠詩銅本以儲陰

姦陰姦謂龍猶南山詩魚鼈蒙擁護羣嬉傲天頑揚子雲羽獵賦翾翾棲託禽揚子朱鳥翾翾飛飛一何

閑祠堂像侔真擢玉紆煙鬢羣怪儼伺候恩威在其顏我來日正中悚惕思先還寄立尺寸地敢言來途

艱吁無吹毛刃少陵詩匣裏雄雌鳥吹毛任選將又突騎劍吹毛魯季欽引血此牛蹄殷淮南子牛蹄之

吳越春秋千將之劍能決吹毛游塵今吳越春秋無此語

輪朱殷注血深也○殷鳥閑切也至今乘水旱鼓舞寡與鰥林叢鎮冥冥窮年無由刪妍英雜豔實星瑣黃朱班或作研

石級皆險滑顛躋莫牽攀龍區雛衆碎付與宿已頽棄去可奈何吾其死茅菅○菅音叢

聽穎師彈琴

穎師若是道士則穎字是姓當從水是僧則穎字是名當從禾○西清詩話云六一

琴名世或以六一語問海曰歐陽公一代英偉然斯語誤矣昵昵兒女語恩怨相爾汝言輕

柔細屑真情出見也對然變軒昂勇士赴敵場精神餘謹鸞觀聽也浮雲柳絮無根帶天地闊

遠隨飛揚縱橫變態浩乎不失自然也喧啾百鳥羣忽見孤鳳凰又見穎孤絕不同流俗下俚

聲也躡擊分寸不可上失勢一落千丈強起伏揚不主故常也皆指下絲聲妙處惟琴爲然

泛聲也謂輕非絲重非木也喧啾百鳥羣云云泛聲中寄指聲也躡擊分寸不可上吟釋聲也

聽琴詩恨文忠公不及見二公之論似未必然方崧卿云李賀亦有聽穎師琴歌

昵昵兒女語昵昵或作昵昵恩怨相爾汝劃然變軒昂勇士赴敵場浮雲柳絮無根蒂天地闊遠隨飛揚喧

啾百鳥羣忽見孤鳳凰躋攀分寸不可上失勢一落千丈強古木蘭詩賜物百千強少陵詩四松初

有兩耳未省聽絲篁自聞穎師彈起坐在一旁或作傍推手遽止之濕衣淚滂滂穎乎爾誠能乎或無以

冰炭置我腸郭象莊子注喜懼戰於胸中固已結冰炭於五藏矣

送陸暢歸江南

暢字達夫嘗著蜀道易詩元和元年進士董溪壻也漢

舉舉江南子唐人以舉止名以能詩聞暢自擊書窗破恰漏清光落枕前經崔諫議林亭云蟬噪入雲樹

能詩 一來取高第。官佐東宮軍。皇太子僚屬。迎婦丞相府。誇映秀士羣。禮記王制命鄉論秀。鸞鳴桂樹閒。

鸞鳴或作鸞。觀者何繽紛。人事喜顛倒。旦夕異所云。蕭蕭青雲幹。遂逐荆棘焚。歲晚鴻鴈過。鄉思見新文。踐此

秦關雪。家彼吳洲雲。悲啼上車女。骨肉不可分。感慨都門別。丈夫酒方醺。我實門下士。力薄蚋與蚊。受恩

不即報。不即或作即。永負湘中墳。墓誌云溪除名徒死湘中明年立皇太子有詔令許歸葬元

送進士劉師服東歸元和七年夏在京師作

猛虎落檻穿。坐食如孤狔。落一作知食或作食荆公本如作茹狔或作豚方从閣本云此乃司馬遷所謂

猛虎在檻穿之中搖尾而求食也。○今按方說是也。然則坐當作求矣。但本皆

敢改耳。丈夫在富貴。豈必守一門。公心有勇氣。公口有直言。奈何任埋沒。不自求騰軒。僕本亦進士。頗

嘗究根源。由來骨鯁材。喜被軟弱吞。低頭受侮笑。隱忍肆兀冤。侮笑或作笑侮肆兀或作硯肆選江賦巨

石肆而前却。○肆音肆。又勳沒切。兀五

嘲魯連子魯連齊人太史公亦有取焉公嘲之意不悉其

魯連細而黠。而方。有似黃鶴子。音嚙。田巴兀老蒼。齊之辯者曰田巴辯於狙丘而議於稷下毀五帝罪三

田子使不得復說魯連往見田巴云巴於是杜口易。憐汝矜爪觜。開端要驚人。淮陽王傳既開。雄跨吾

厭矣。高拱禪鴻聲。音禮。若輟一盃水。作啜。獨稱唐虞賢。顧未知之耳。

贈張籍此詩大意以其子之慧為喜焉耳張籍後有祭公詩云坐令其子拜常呼幼時名與詩意

所記解摘了悉個則不應不識字也

吾老著讀書諸本著作嗜著如高士著餘事不掛眼有兒雖甚憐教示不免簡君來好呼出踉蹌越門限

選潘岳射雉賦已跟蹌而徐來○懼其無所知見則先愧赧孟子觀其色赧赧昨因有緣事上馬插手版

跟音耶又音亮蹌音鏘又七醬切○懼其無所知見則先愧赧然○赧乃版切

隋志曰笏晉宋以來謂之手版唐與服雜事曰八座尚書執笏餘執手版留君住廳食使立侍盤饌薄暮歸見君迎我笑而莞論語夫子莞爾

切指渠相賀言此是萬金產吾愛其風骨粹美無可揀試將詩義授如以肉貫鼎初限開祛露毫末自得

高蹇嶮蹇或作嶮蹇或作產選連崗嶮以蹇嶮屈原我身蹈丘軻爵位不早縮固宜長有人文章紹編刻

感荷君子德悅若乘朽棧朽一作朽詩有棧之車毛曰役召令吐所記解摘了瑟個詩瑟兮個兮注矜莊

顧視窗壁閒親戚競規轡說文目轡轡也前漢轡龍虎之喜氣排寒冬逼耳鳴睨睨詩睨睨黃鳥○睨如

今更誰恨便可耕灞滻灞滻長安二水名司馬相如上林賦

調張籍筆墨閒錄曰退之參李杜透

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諸本焰作艷西京不知羣兒愚那用故誘傷魏道輔云公作此詩為微之發蓋

爾黃魯直云吾友黃介讀李杜優劣蚍蜉撼大樹音蚍浮可笑不自量伊我生其後舉頸遙相望夜夢多

見之晝思反微茫徒觀斧鑿痕不矚治水航惡當施手時巨刃磨天揚垠崖劃崩豁乾坤擺雷硠根擺一作

作罷。○破首耶切。左思吳都賦曰：菴攬雷破，破磧石聲。郭璞江賦：巴東之峽，夏禹疏鑿，絕岸萬丈，壁立巖駁。又云：儼如池裂，豁若天開。觸曲崖以縈繞，駭崩浪而相礪。詩意謂李杜文章，如禹疏鑿江峽，雖有迹可尋，而當時運量之巧，惟此兩夫子家居率荒涼，帝欲長吟哦，故遣起且僵，翦翎送籠中，雕籠翦其翅羽，以則今不可得而觀矣。

使看百鳥翔，平生千萬篇。金薤垂琳琅，書厥有金錯。書倒薤，詳見峒嶺山詩。仙官勅六丁，道書陽官六

謂六甲中，雷電下取將。異人記云：上元中，台州遠知曰：所泄者書，何在。上帝命吾攝六丁，雷電追取。丁神也。

雷電下取將。異人記云：上元中，台州遠知曰：所泄者書，何在。上帝命吾攝六丁，雷電追取。丁神也。

雷電下取將。異人記云：上元中，台州遠知曰：所泄者書，何在。上帝命吾攝六丁，雷電追取。丁神也。

雷電下取將。異人記云：上元中，台州遠知曰：所泄者書，何在。上帝命吾攝六丁，雷電追取。丁神也。

雷電下取將。異人記云：上元中，台州遠知曰：所泄者書，何在。上帝命吾攝六丁，雷電追取。丁神也。

雷電下取將。異人記云：上元中，台州遠知曰：所泄者書，何在。上帝命吾攝六丁，雷電追取。丁神也。

雷電下取將。異人記云：上元中，台州遠知曰：所泄者書，何在。上帝命吾攝六丁，雷電追取。丁神也。

雷電下取將。異人記云：上元中，台州遠知曰：所泄者書，何在。上帝命吾攝六丁，雷電追取。丁神也。

雷電下取將。異人記云：上元中，台州遠知曰：所泄者書，何在。上帝命吾攝六丁，雷電追取。丁神也。

雷電下取將。異人記云：上元中，台州遠知曰：所泄者書，何在。上帝命吾攝六丁，雷電追取。丁神也。

雷電下取將。異人記云：上元中，台州遠知曰：所泄者書，何在。上帝命吾攝六丁，雷電追取。丁神也。

獨不減
子美云

盧郎中雲夫寄示送盤谷子詩兩章歌以和之。兩或作二。盧郎中汀也。盤谷在孟州齊源縣太行山南。李愿居之。因號盤谷子。貞元十七年，公送

李愿歸盤谷有序。此詩元和七年冬長安作。詳詩意可見。又云：十年蠶蠶隨朝行，蓋自貞元十年癸未為御史登朝。至元和七年壬辰為十年矣。東坡云：退之尋常詩自謂不遠老杜。此詩

友經營無太忙，乞君飛霞珮。○乞音氣。後漢乞揚生師。與我高頡頏。詩頡頏之飛而上曰頡頏。下

騰身跨汗漫。淮南子：若士與汗漫期於九垓之上。不著織女襄也。或作相非是。○著陞略切。願語地上

捕逐出八荒，精誠忽交通。百怪入我腸，刺手拔鯨牙。刺刃舉瓢酌天漿。魏道輔云：高至於酌天

兩翅願生。捕逐出八荒，精誠忽交通。百怪入我腸，刺手拔鯨牙。刺刃舉瓢酌天漿。魏道輔云：高至於酌天

兩翅願生。捕逐出八荒，精誠忽交通。百怪入我腸，刺手拔鯨牙。刺刃舉瓢酌天漿。魏道輔云：高至於酌天

兩翅願生。捕逐出八荒，精誠忽交通。百怪入我腸，刺手拔鯨牙。刺刃舉瓢酌天漿。魏道輔云：高至於酌天

兩翅願生。捕逐出八荒，精誠忽交通。百怪入我腸，刺手拔鯨牙。刺刃舉瓢酌天漿。魏道輔云：高至於酌天

兩翅願生。捕逐出八荒，精誠忽交通。百怪入我腸，刺手拔鯨牙。刺刃舉瓢酌天漿。魏道輔云：高至於酌天

兩翅願生。捕逐出八荒，精誠忽交通。百怪入我腸，刺手拔鯨牙。刺刃舉瓢酌天漿。魏道輔云：高至於酌天

兩翅願生。捕逐出八荒，精誠忽交通。百怪入我腸，刺手拔鯨牙。刺刃舉瓢酌天漿。魏道輔云：高至於酌天

兩翅願生。捕逐出八荒，精誠忽交通。百怪入我腸，刺手拔鯨牙。刺刃舉瓢酌天漿。魏道輔云：高至於酌天

兩翅願生。捕逐出八荒，精誠忽交通。百怪入我腸，刺手拔鯨牙。刺刃舉瓢酌天漿。魏道輔云：高至於酌天

兩翅願生。捕逐出八荒，精誠忽交通。百怪入我腸，刺手拔鯨牙。刺刃舉瓢酌天漿。魏道輔云：高至於酌天

兩翅願生。捕逐出八荒，精誠忽交通。百怪入我腸，刺手拔鯨牙。刺刃舉瓢酌天漿。魏道輔云：高至於酌天

兩翅願生。捕逐出八荒，精誠忽交通。百怪入我腸，刺手拔鯨牙。刺刃舉瓢酌天漿。魏道輔云：高至於酌天

兩翅願生。捕逐出八荒，精誠忽交通。百怪入我腸，刺手拔鯨牙。刺刃舉瓢酌天漿。魏道輔云：高至於酌天

兩翅願生。捕逐出八荒，精誠忽交通。百怪入我腸，刺手拔鯨牙。刺刃舉瓢酌天漿。魏道輔云：高至於酌天

兩翅願生。捕逐出八荒，精誠忽交通。百怪入我腸，刺手拔鯨牙。刺刃舉瓢酌天漿。魏道輔云：高至於酌天

兩翅願生。捕逐出八荒，精誠忽交通。百怪入我腸，刺手拔鯨牙。刺刃舉瓢酌天漿。魏道輔云：高至於酌天

兩翅願生。捕逐出八荒，精誠忽交通。百怪入我腸，刺手拔鯨牙。刺刃舉瓢酌天漿。魏道輔云：高至於酌天

兩翅願生。捕逐出八荒，精誠忽交通。百怪入我腸，刺手拔鯨牙。刺刃舉瓢酌天漿。魏道輔云：高至於酌天

兩翅願生。捕逐出八荒，精誠忽交通。百怪入我腸，刺手拔鯨牙。刺刃舉瓢酌天漿。魏道輔云：高至於酌天

兩翅願生。捕逐出八荒，精誠忽交通。百怪入我腸，刺手拔鯨牙。刺刃舉瓢酌天漿。魏道輔云：高至於酌天

兩翅願生。捕逐出八荒，精誠忽交通。百怪入我腸，刺手拔鯨牙。刺刃舉瓢酌天漿。魏道輔云：高至於酌天

昔尋李愿向盤谷，正見高崖巨壁爭開張。是時新晴天井溢，天井關名在太行山上。水經曰：天井關，誰把長劍倚太行。水自天井傾瀉而下，如長劍之倚山。衝風吹破落天外，破風起兮水揚波。飛雨白日灑洛

陽東蹈燕川食曠野。燕川地名。有饋木蕨芽滿筐。馬頭溪深不可厲。詩：邱風深則厲。淺則揭。注云：借車載過水。

入箱平沙綠浪榜方口。榜音謗。進船。楚詞：九懷。榜舫兮不流。方口與前所謂燕川。鴈鴨飛起穿垂楊。窮

探極覽頗恣橫。音貪。物外日月本不忙。歸來辛苦欲誰為。坐令再往之計墮。眇芒。或作：閉門長安三日雪。

推書撲筆歌慨慷。推或作堆。魏武帝曰：慨當以慷。憂思難忘。選：中嬌厲而。旁無壯士遣屬和。遠憶盧老詩。

顛狂開緘忽親送歸作字向紙上皆軒昂。又知李侯竟不顧。方冬獨入崔嵬藏。詩：陟彼。我今進退幾時決。

十年蠢蠢隨朝行家請官供不報答。無異雀鼠偷太倉。行抽手版付丞相。手版見前篇。贈張籍詩註：不待彈劾還耕桑。

還或作歸。

寄皇甫湜。湜字持正。睦州新安人。詩故云睦州吏。

敲門驚晝睡。問報睦州吏。或作睦州吏。乃手把一封書。上有皇甫字。坼書放牀頭。涕與淚垂四。或作泗。今从唐本及

編嚴陵集亦定作四。垂四蓋以涕與淚分。昏昏還就枕。惘惘夢相值。悲哉無奇術。安得生兩翅。

病中贈張十八。張十八籍也。貞元十四年。公佐汴州。籍為公所薦。送明年登第。又明年居喪。服除。補太常寺太祝。此詩謂抱能未施。邦豈籍未第時作。或既第而未仕時乎。歐陽嘗

評此詩見此。日足可惜注。

中虛得暴下。避冷臥北窗。不蹋曉鼓朝。安眠聽逢逢。諸本作逢逢。蜀本首部江切。字當作逢。○今按潮本

丑父。爾龍逢。字皆只作逢。而音蒲江反。疑逢有。籍也。處閭里。抱能未施邦。文章自娛戲。金石日擊撞。龍文

百斛鼎筆力可獨扛史記秦武王與孟說舉龍文之鼎○扛音江談舌久不掉張儀掉三寸舌○掉徒弔切非君亮誰雙亮或作諒扶几導之言

几或曲節初攢攢此字从手或作攢攢从木者自木名也半塗喜開鑿派別失大江吾欲盈其氣不令

見麾幢牛羊滿田野解旆束空杠傾罇與斟酌四壁堆罌缸玄帷隔雪風照鑪釘明缸選西都賦金缸衛選注謂燈也○釘

音定又音江夜闌縱掉闔鬼谷子有掉闔篇掉音擺哆口疎眉龐者切勢侔高陽翁坐約齊橫降酈食其高陽人田橫

之以下齊七十餘城○降胡江切連日挾所有形軀頓降肛下許江切將歸乃徐謂將之毛傳將行也故古

人以送將歸為三事焉○今按楚詞言秋之可悲如在遠行之處而登山臨水以送欲歸之人愈覺羈旅

之牢落故其意象慘感而無聊耳將字與詩文同字異安得強為一說而謂送將歸為三事乎必為三事

與可顛倒言之則楚詞之子言得無哢管子四民雜處則其言迴軍與角逐君非是所樹收窮龐史記孫

涓伏兵馬陵道左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於此樹之下公始也扶机導籍使之言且匿其麾幢解旆

束扛而示之弱籍乃縱其掉闔如臚生之下齊既連日挾所其所有軀病語哢乃為公敗是猶孫臏之收

龐涓也○雌聲吐款要酒壺綴羊腔君乃崑崙渠籍乃嶺頭瀧譬如蟻垤微詎可陵崆峒或作峒峒字見

則陸嶠嶠蜀本苦江五江幸願終賜之一作願終斬拔枿與椿○枿音藥從此識歸處東流水淙淙既

為公所敗乃自以為嶺頭之瀧不足所以方崑崙之渠蟻垤之微不足

以陵崆峒之山願終受教於公而公所以導其所歸也○淙土江切

雜詩文選王粲曹植皆有雜詩李善謂遇物即言不拘流例是也或作雜言非此詩乃離騷經

古史散左右詩書置後前豈殊蠹書蟲蠹書或作蠹生死文字閒古道自愚蠢或作蠢古言自包纏當今

固殊古誰與為欣歡獨搆無言子共昇崑崙顛長風飄襟裾遂起飛高圓下視禹九州禹或作寓一塵集豪端

邀嬉未云幾下已億萬年向者夸奪子萬墳厭其巔惜哉抱所見白黑未及分慷慨爲悲咤陸淚如九河翻指摘相告語雖還今誰親翩然下大荒被髮騎騏驎一作麒麟古書如戰國策多用騏驎字其義

寄崔二十六立之貞元四年侍郎劉太真知舉放進士三十六人立之公嘗爲立之作藍田

贈立之詩乃在元和元年而此云別來就十年蓋自元年後方相別至是作詩爲寄亦當在元和十年也

西城員外丞西城西城謂藍田元和初立之以前大理心跡兩屈奇謝靈運詩心跡雙寂寞屈或作囁或作偏

長也言服之不中漢廣川王揚雄傳選西征賦皆只用屈奇字○今按漢書注屈奇異也其勿反往歲戰詞賦不將勢力隨下驢入省門唐進士皆騎驢

三十載旅食京華春公與孟東野左右驚紛披作分傲兀坐試席陶靖節詩兀傲差若穎王維詩兀傲迷詩亦曰駟驢到京國欲知薰風琴

字用深叢見孤熊文如翻水成初不用意爲四座各低面一作不敢捩眼窺○捩音列拗也若溪詩話

升階揖侍郎歸舍日未欵佳句喧衆口考官敢瑕疵或作疵避重韻而誤改也連年收科第若摘領底髭迴首卿相

位通途無佗歧途或作達豈論校書郎袍笏光參差童稚見稱說祝身得如斯儕輩妬且熱喘如竹筒吹

老婦願嫁女約不論財貲約不或作不約貲或作資亦避重韻之老翁不量分累月答其兒攪攪爭附託

攪攪或無人角雄雌由來人閒事翻覆不可知安有巢中鷺音寇選陳琳檄文鷺猶鷺卵插翅飛天陲陲

也左氏度劉我邊陲音垂駒麝著爪牙○驤音迷猛虎借與皮汝頭有韁繫汝腳有索縻陷身泥溝閒誰復稟指搗不

脫吏部選可見偶與奇古人以遇合爲耦不遇爲奇偶與耦通用霍去病傳諸將常留落不耦李廣又作

朝士貶得非命所旅。客居京城中。十日營一炊。逼迫走巴蠻。鮑明遠詩。逼恩愛座上離。昨來漢水頭。始得

完孤羈。桁掛新衣裳。周庚信對燭賦。燈前桁衣疑盡棄食殘糜。苟無飢寒苦。那用分高卑。憐我還好古。宦

途同險巖。虛宜每旬遺我書。遺以竟歲無差池。左傳。何敢差池。新篇奚其思。風幡肆逶迤。幡或又論諸毛

功。劈水看蛟螭。劈或雷電生睽陽。睽音閃。陽音釋。二字角鬣相撐披。或作枝。亦以重屬我感窮景。抱華不

能摘。蜀本作把。筆不能摘。不能摘。其春華耳。上文諸毛。乃謂筆也。太隱其詞。則此不應又直言之。故作把筆者。

亦非也。○今按。方本及說皆是。但其詞有未足者。故今略為補之。論唱來和相報。愧歎俾我疵。又寄百尺

綵。緋紅相盛衰。巧能喻其誠。巧或作功。方從唐蜀本云。列子。伶巧能修名譽。○今按。巧能喻其誠。言崔遺

也。如列子之意。方說誤矣。深淺抽肝脾。鮑明遠詩。肝開展放我側。方餐涕垂匙。朋交日凋謝。存者逐利移。子寧獨迷

誤。綴綴意益彌。舉頭庭樹豁。頭或狂飈卷寒曦。迢遞山水隔。何由應墳箴。詩。何人斯。伯氏吹墳。仲氏別來

就十年。君馬託駟驪。詩。駟驪是驂。注云。黃馬黑喙。曰驪。說長女當及事。誰助出悅縞。悅音銳。諸男皆秀朗。

幾能守家規。文字銳氣在。輝輝見旌麾。摧腸與感容。或作居。或作眉。居當為容字之訛也。眉特能復持酒

卮。我雖未耄老。僖公九年。左氏。伯舅耄老。髮秃骨力羸。所餘十九齒。飄飄盡浮危。玄花著兩眼。視物隔襜

襜。上所宜切。下呂支切。方云。離襜。毛羽初生貌。字本海賦。然離字。書無从衣者。惟王維詩。有獨立何襜

然。襜字自入韻。豈傳者誤耶。姚令威曰。唐本作視物。劇。襜。物字。乃劇字之訛。而又重出。遂去襜字。以就五言

作劇。隔襜。下注。澄字。然義亦未通。恐當作視。劇。隔。襜。物。字。乃。劇。字。之。訛。而。又。重。出。遂。去。襜。字。以。就。五。言。

耳然亦無據不如且燕席謝不詣游鞍懸莫騎敦敦凭書案敦敦或作敦敦音都回切今從閣譬彼鳥黏竊用黏

鳥宋幽明錄多且吾聞之師不以物自隳自相孤豚眠糞壤或作伏不慕太廟犧其使曰子見夫犧牛

乎衣以文綺食以芻菽及其牽而君看一時人幾輩先騰馳過半黑頭死陰蟲食枯舐音疵殘骨歡華不滿

入於太廟雖欲為孤豚其可得乎君看一時人幾輩先騰馳過半黑頭死陰蟲食枯舐音疵殘骨歡華不滿

眼歡或各責塞兩儀曰歎華不滿眼告責塞兩儀蓋工於前也觀名計之利意計猶校也言觀其所得之

虛名而校之以實詎足相陪裨仁者恥貪冒受祿量所宜無能食國惠豈異哀癯罷之病上音隆下音皮

久欲辭謝去休令衆雖雖說文睢仰視也漢五行况又嬰疹疾也集韻疾疹疾三字通用○丑刃切寧保

軀不貲後漢書不足以償不能前死罷內實慚神祇舊籍在東都茅屋枳棘籬還歸非無指灞渭揚春

澌流冰為澌紛水非離騷生兮耕吾疆死也埋吾陂也一文書自傳道不仗史筆垂之作者寄身於翰墨

見意於籍籍不夫子固吾黨新恩釋銜羈去來伊洛上相待安罟算爾雅魚罟謂之罟江東呼小籠為罟

下音卑我有雙飲餞其銀得朱提朱提漢縣名屬隄為郡縣有朱提山出銀網漢朱提銀八兩為一流直

黃金塗物象雕鐫妙工倕莊子工倕旋而蓋規矩注乃令千里鯨么麼微螽斯班彪曰么麼不及數子詩

鳴音工人之巧能使千里鯨魚小猶能爭明月擺掉出渺瀰渺瀰大水貌選渺瀰灑灑音眉野草花葉細不辨

如蠶斯也○慶忙果切蠶之中切猶能爭明月擺掉出渺瀰渺瀰大水貌選渺瀰灑灑音眉野草花葉細不辨

藁蔬離騷經覽藁蔬以盈室王逸注寶音杏縣縣相糾結狀似環城陣上垣也四隅芙蓉樹擢豔皆猗猗

鯨以興君身唐本作興君身乃得其正蓋與猶比也君指崔立之而言失所逢百罹詩逢此百月以喻夫

道。僂。僂。勵。莫。虧。作其或草木明覆載。妍醜齊榮萎。醜或願君恆御之。行止雜燧臙。雜或作親或作新皆非是
內則言當常御此艤雜於所異日期對舉。當如合分支。通鑑元魏熙平元年立法在軍有功者行塞給券
人亦謂析產符契為分支帳即此義也。公以雙艤之一贈崔故末句如此。

月蝕詩效玉川子作李本無詩字或謂館中本效作刪汪彥章本同○陳齊之曰退之效玉川子

元和庚寅斗插子。月十四日三更中。四或作五此也和五年十一森森萬木夜偃立。森森或作臨臨殊無

森蓋自森轉而為林自林寒氣厲。夙頑無風。選西京賦巨靈夙○夙平祕切夙虛器切夙本語夙

轉而為臨也今改作森用尤長。○今按諸本不醉而怒謂之夙其月形如白盤。李白詩少時不識完完上天東。或作兒兒今

秋詩洪本亦云古書完多誤作兒此又轉寫為貌耳忽然有物來。噉之不知是何蟲。如何至神物。遭此狼

狽凶神異經。狼無前足。附狼而行。星如撒沙出。攢集爭強雄。撒方作撥云側手擊也盧詩作撒今本從之

固無損益然改此字油燈不照席。是夕吐燄如長虹。如長或玉川子涕泗下中庭。獨行。獨下或念此日月

者。為天之眼睛。此猶不自保。吾道何由行。嘗聞古老言。疑是蝦蟆精。徑圓千里納女腹。白虎通曰日

養女百醜形。把沙脚手鈍。把或作爬誰使女解綠青冥。黃帝有四目。謂黃帝用力牧常先等分掌四方各

如已視故號黃帝四月一曰李賢後漢注漢人帝舜重其明。瞳子是謂重明。今天祇兩目。何故許食使偏

書黃多作皇皇字亦通洪以皇帝為堯則非也帝舜重其明。瞳子是謂重明。今天祇兩目。何故許食使偏

盲。嗟呼大水浸十日。十日事見淮南子不惜萬國赤子魚頭生。女於此時若食日。雖食八九無噉名。噉或赤龍黑

鳥燒口熱黑鳥未詳或謂日中三足鳥也鳥一作鳥翎鬣倒側相搪撐婪酣大肚遭一飽楚辭來皆競進以食婪注愛財曰飢

腸徹死無由鳴後時食月罪當死天羅殪何處逃女形或作廬或無女字玉川子立於庭而言曰

地行賤臣全或作今汪本云同字再拜敢告上天公上天或臣有一寸刃可剗凶螻腸無梯可上天天階

無由有臣蹤寄牋東南風天門西北祈風通丁寧附耳莫漏洩薄命正值飛廉慵呂氏春秋云風師曰飛廉漢書音義云飛廉能

風致東方青色龍牙角何呀呀從官百餘座此下或有從應二字荆公刪去嚼嚼煩官家月蝕汝不知安用為龍窟天河亦

鳥司南方尾秃翅張也字亦作觸作觸訛月蝕於汝頭汝口開呀呀或作齟齬齒不正也音牙與開

改此字亦避重韻而誤也蝦蟆掠汝兩吻過忍學省事不以汝觜啄蝦蟆於菟蹲於西左氏楚人謂虎為

音徒旗旄衛舞望下音沙既從白帝祠又食於禮禮有加禮記天子大蜡八迎虎謂其

食枉於汝口插齒牙烏龜怯姦怕寒縮頸以殼自遮終令夸蛾抉女出列子帝命夸娥氏二子負二山注

从列子校抉卜師燒錐鑽灼滿板如星羅此外內外官漢天文志經星常宿中外官瑣細不足科臣請悉

掃除慎勿許語令啾譁併光全耀歸我月盲眼鏡淨無纖瑕全或作金瑕或弊蛙拘送主府官弊或作弊

蛙猶卓茂言傲人也不然則當改从斃帝箸下腹嘗其皤或作皤皤腹下白處也皤足跡也當作

兔操杵臼玉階桂樹閑婆娑西陽雜俎月中恆娥還宮室方作太陽有室家禮記君之與后猶日之

高耳屬地感臣赤心使臣知意臣知或作知臣○今按下文云雖無明言潛喻厥旨則此句乃謂天感悟

下即天 雖無明言 潛喻厥旨 明或有氣有形 皆吾赤子 雖忿大傷 忍殺孩稚 大或還女月明 安行于次 盡意也 釋衆罪 以蛙磔死 故譏之 非為逆黨也 今按盧韓二詩 必有為而作 但未有以見其所指為何人 何事耳 新史固謬 方說恐亦未必然也

孟生詩 諸人命來京師 從進士試 而登科 記東野及第 在貞元十二年 此詩未第 前作 以其下第 夫

之謁張建封于徐也 貞元四年 建封鎮徐州 李習之常以書薦東野 有曰 郊將為他人所得 而大有立於世 與其短命而死 皆不可知 二者將有一於郊 侘日為執事 惜之 其後韋莊請追贈 不及第 人郊在其中 而據言謂莊以郊為不第者 為誤 且曰 郊貞元十二年 及第 佐徐州 幕卒 則東野果為建封所用矣 今考新舊史 及公所誌 東野墓 嘗佐鄭餘慶 於東都 餘慶鎮興元 奏為從事 辟書下 而卒 未嘗佐徐也 據言誤耶 將用之 未及 而為餘慶所得 耶 卒如習之 所料耶 按史 建封卒 以貞元十六年 而東野後建封 十四年 卒 或者建封將用之 未及 而已 卒 亦未可知也 時東野亦有答韓愈李觀因獻張徐州詩 有富別愁 在顏 貧別愁 銷骨 云云

孟生江海士 一作生 郊 古貌 又古心 嘗讀古人書 謂言古猶今 嘗或作詩 三百首 宵默成池音 莊子 黃帝之樂

作冥 李習之與張建封 騎驢到京國 欲和薰風琴 家語曰 舜彈五弦之豈識天子居 九重鬱沉沉 沉 王維 哀書引公此語 亦用曾字

華與玉堂兮 宮 一門百夫守 無籍不可尋 籍者為二尺竹牒 記其年紀 名字物 晶光蕩相射 前漢 太陽之閣 鬱其沈沈

亦射食 旗戟翻以森 遷延乍卻走 視遷延却退 驚怪靡自任 切 林 舉頭看白日 泣涕下露襟 竭來遊公

卿音揭 莫肯低華簪 諒非軒冕族 應對多差參 藝苑雌黃云 古詩 押韻 或有語顛倒 而理無害者 如退之

郊輩才豪 故有湖江白紅 萍蓬風波急 桑榆日月侵 奈何從進士 此路轉樞嶽 王褒 洞簫賦 嘒嶽 異質忌 慨慷之句 後人亦難做傲

處羣孤芳難寄林。顏延年甲屈原文物忌堅芳人諱明誰憐松桂性競愛桃李陰朝悲辭樹葉夕感歸巢

禽顧我多慷慨窮簷時見臨。記子貢傳闔字為正清宵靜相對髮白聆苦吟或作伶採蘭起幽念南

詩言採其蘭採蘭言念眇然望東南望或秦吳脩且阻東野所居兩地無數金我論徐方牧張建封也好

古天下欽竹實鳳所食詩義疏曰鳳非梧桐不食德馨神所歆明德惟馨求觀衆丘小必上泰山岑孟子孔

山而小天下求觀衆流細必泛滄溟深孟子觀水有術必觀其瀾竹實德馨子其聽我言可以當所箴既

獲則思返無爲久滯淫卞和試三獻平王之子立復獻之中果有玉封陵陽侯期子在秋砧

射訓狐唐五行志備鵠一名訓狐或曰訓狐其聲因以名之此詩貞元中作時德宗以強明自任

有所諷也梅聖俞集有擬韓吏部射訓狐詩亦各有所寓意云耳

有鳥夜飛名訓狐名或呼矜凶挾狡誇自呼乘時陰黑止我屋聲勢慷慨非常麤安然大喚誰畏忌喚或作

建鶴雀賦不肯首服烈頭大喚造作百怪非無須聚鬼徵妖自朋扇擺掉栢桷頽墜塗桷或作角選欒拱天矯而交結書

音消慈母抱兒怕入席那暇更護雞窠雛我念乾坤德泰大卯此惡物常勤劬縱之豈即遽有害斗柄行

柱西南隅誰謂停姦計尤劇尤或猶意欲唐突羲和鳥羲和日御五經通侵更歷漏氣彌厲何由僥倖休須

史咨余往射豈得已候女兩眼張睚盱列子而睚盱而盱切鼻驚墮梁蛇走竇鼻音澆一夫斬頸羣鶴

枯夫館本作矢方云或謂矢何以能斬頸也鮑明遠詩黃閭潛殺虛矢直劊繡頸碎錦翼詩人之語願隨

所用耳今按方說雖有理然以詩考之似只是公親往射而鼻驚墮梁故佐之者得以刀斬其頸耳

不必改字
強說也

將歸贈孟東野房蜀客蜀客名次卿

君門不可入。勢利互相推。借問讀書客。胡為在京師。舉頭未能對。閉眼聊自思。倏忽十六年。終朝苦寒飢。官途竟寥落。鬢髮坐差池。晉陶侃曰老子婆娑正坐君輩坐字原此也坐或作生穎水清且寂。箕山坦而夷。嵇康高士傳曰許由字由乃遜耕於中岳穎水之陽箕山之下此即公祭老成文云當求數頃之田於箕穎之上之意也如今便當去。咄咄無自疑。後漢咄咄子陵晉史殷浩為溫所廢終日書空作咄咄怪

事四字疑或作癡亦通
一作女無癡則誤矣

答孟郊東野集有別公詩此篇疑公所以答也

規模背時利。模或作謨文字覩天巧。此效東野酬樊宗師云梁惟西南屏山厲水刻屈此效宗師魯直云子瞻詩妙一世乃云效庭堅體蓋退之戲效孟郊樊宗師之比以文人皆餘酒肉。子獨不得飽。纔春思已亂。始秋悲又攪。古切朝餐動及午。夜諷恆至卯。名聲暫羶腥。腸肚鎮煎燭。初爪切杭本燭作燭俗字也古心雖自鞭。鞭字蓋莊子從其後而鞭之者也世路終難拗。張衡渾儀拗去其牛於較切弱拒喜張臂。猛挈閑縮爪。見倒誰肯扶。從墮我須齧。選口齧霜刃此聯公誌子厚業所謂落陷窞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焉者是也○齧五巧切

從仕貞元十七年公始從調京師

居閑食不足。從仕力難任。兩事皆害性。一生恆苦心。黃昏歸私室。惆悵起歎音。憫一作事棄置人間世。或作事房願棄人間事。從赤松子遊爾。古來非獨今。

短燈檠歌本或作燈檠姚令威曰古詩燈檠昏魚目君看短檠棄亦誤也按燈檠昏魚目乃唐彥謙

詩李商隱詩亦有九枝燈檠夜珠圓是唐人本二聲通用古檠只用檠字晉宋諸人集尙可攷

長檠八尺空自長短檠二尺便且光黃簾綠幕朱戶閉風露氣入秋堂涼裁衣寄遠淚眼暗搔頭頻挑移

近牀太學儒生東魯客二十辭家來射策夜書細字綴語言兩目眇昏頭雪白音聾此時提攜當案前方

作擊看書到曉那能眠一朝富貴還自恣長檠高張照珠翠高張或作焰高珠或作朱吁嗟世事無不然牆角君看短檠

蘇詩有云免使韓公悲世事白頭還對短檠

送劉師服自衡山來舊與劉師服至是又有送劉師服按石鼎聯句元和七年十二月道士軒轅彌明

與前途進士劉師服集東歸其八年夏作歟然考登科

夏半陰氣始淅然雲景秋淅或作晰亦作皙又作皙明也之世切高唐賦淅兮若蛟姬揚袂障日而望所

云陰氣始下云雲景秋則與皙義不相應而宜為淅蟬聲入客耳驚起不可留草草具盤饌不待酒獻酬

待方士生為名累有似魚中鉤江陵途中寄三學士詩齋財入市賣貴者恆難售漢宣帝每買餅所從買

豈不畏顛顛選顧僕夫之顛顛為功忌中休勉哉耘其業以待歲晚收家輒大饘雖與售同

卷六

古詩

符讀書城南城南公別墅符公之子孟東野有喜符郎詩有遊城南韓氏莊之作按公墓銘及登科記公之子曰祖登長慶四年進士第符豈稷之小字耶元和十一年秋作

木之就規矩在梓匠輪輿孟子規矩不能使人巧人之能為人由腹有詩書詩書勤乃有不勤腹空虛欲

知學之力賢愚同一初同一或作由其不能學所入遂異閭兩家各生子提孩巧相如是巧或作啼非少長

聚嬉戲少讀如多少之少漢賈誼匈奴東平王傳不殊同隊魚山谷次韻高子勉有云忽作飛年至十二

三頭角稍相疎二十漸乖張清溝映汗渠三十骨骼成○骼音格記乃一龍一豬飛黃騰踏去選張景陽

雲輅飛黃不能顧蟾蜍一為馬前卒鞭背生蟲蛆鞭背或作一為公與相潭潭府中居陸唐老曰退之不絕

百家之編招諸生立館舍勉勵其行業之未至而深戒其責望於有司此豈有利心於吾道者佛骨一疏

議論奮激曾不以去就禍福回其操原道一書累千百言攘斥異端用力殆與孟軻氏等退之所學所行

切無愧矣惟符讀書城南一詩乃駭目潭潭之居揜鼻蟲蛆之背問之何因爾或作學與不學歟金壁雖

重寶費用難貯儲學問藏之身身在則有餘則或即君子與小人不繫父母且且且語助也○且子魚切不

見公與相起身自犁鋤閣本作不見公與汝幸免自犁鋤○今不見三公後寒飢出無驢荀子雖王公大

能屬於禮義則歸之庶人庶人之子孫也積文文章豈不貴經訓乃蓄畜易不蓄畜爾雅田一歲曰蓄三

耳韓退之詩曰文章豈不貴經訓乃蓄畜此說有可取焉○蓄音溜子潢潦無根源左氏潢汚行潦之

音朝滿夕已除人不通古今或作馬牛而襟裾行身陷不義况望多名譽歟時秋積雨霽方作新涼入郊

墟燈火稍可親。簡編可卷舒。豈不旦夕念。爲爾惜居諸。居諸謂日月。詩曰居月諸。恩義有相奪。作詩勸躊躇。魯直嘗書後曰。或謂韓公當開後生以性命之學。不當誘之以富貴榮顯。涪翁曰。熙寧元豐間。大儒之過也。又何學焉。孔子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韓公之言。其於勸獎之功。異趨而同歸也。

示爽。譜系。公子姪。無名爽者。疑爲韓湘。小字。湘。登長慶三年進士第。

宣城去京國。里數逾三千。念汝欲別我。解裝具盤筵。日昏不能散。起坐相引牽。冬夜豈不長。達旦燈燭然。座中悉親故。誰肯捨汝眠。念汝將一身。西來曾幾年。名科掎衆俊。名科或作科名。州考居吏前。今從府公召。府公又時賢。時輩千百人。孰不謂汝妍。汝來江南近。里閭故依然。汝來或作此。故或作固。昔日同戲兒。看汝立路邊。人生但如此。但或作得。其實亦可憐。吾老世味薄。因循致留連。強顏班行內。行。胡郎切。此詩當是知制誥時作。何實非罪愆。才短難自力。懼終莫洗滌。音箋。臨分不汝誑。有路即歸田。

人日城南登高。荆楚歲時記。正月七日爲人日。董助問禮俗。正月一日爲雞。二日爲狗。三日爲豬。四日爲羊。五日爲牛。六日爲馬。七日爲人。城南公別墅所在。以故親交子姪來爲集也。

初正候纔兆。涉七氣已弄。靄靄野浮陽。暉暉水披凍。聖朝身不廢。佳節古所用。親交既許來。子姪亦可從。妖或作姪。盤蔬冬春雜。罇酒清濁共。令徵前事爲。東漢賈景伯有酒令九篇。今不傳。劉真父云。唐人飲酒喜以小令是也。其舉故事物色爲令。即所。觴詠新詩送。扶杖凌圯址。或作址。刺船犯枯葑。莊子漁父言。吾去子矣。乃謂令徵前事爲是也。○令去聲。

焚諸本青作晶。天門貴人傳詔召六宮願識師顏形。玉皇領首許歸去。乘龍駕鶴來青冥。豪家少年豈知

道來繞百市脚不停。雲窗霧閣事恍惚。重重翠幔深金屏。仙梯難攀俗緣重。浪憑青鳥通丁寧。漢武帝故

日上於承華殿齋正中。忽有一青鳥從西方來集。上問東方朔。朔曰。此西王母欲來有頃。王母至。有三青

鳥如鳥夾侍。王母旁詩意蓋取此。青或作三。三鳥王母使。見山海經。楚詞九歎。江文通雜詩。○今按陶

詩云。三青鳥則青字亦未為無据也。或怪公排斥佛老。不遺餘力。而於華山女獨假借如此。非也。此正譏

其銜姿色假仙靈以惑衆。又譏時君不察。使失行婦人得入宮禁耳。觀其卒章。豪家少年雲窗霧閣翠幔

金屏。青鳥丁寧等語。褻慢甚矣。豈真以神仙處之哉。

讀皇甫湜公安園池詩書其後。公集有和湜陸渾山火及書公安園池詩後。今考持正集二詩皆

賈父云。持正不能詩。搗糞壤閒。公所以譏之。豈或然歟。湜嘗為陸渾尉。任至

工部郎中。分司東都。留守裴度辟為判官。此詩當在陸渾尉後。為郎中前作。

晉人目二子。其猶吹一映。莊子惠子曰。吹劍首者映而已。堯舜人之所譽也。道堯舜於戴晉人

下。願肯挂牙舌。春秋書王法。不誅其人身。爾雅注蟲魚。定非磊落人。湜也。困公安。公安縣。不自閑窮年。枉

智思。拈糞壤。汗穢豈有臧。古本只如此。一本不自閑下。有其閑字。糞壤下有閑字。蜀本閑字下有糞壤

字。謝本窮年作至閑。而注云。近本增足八字。不知所校之自語。淺俗非韓文。胡元任云。我有一池已下。當

為別篇。恐或然也。○今按此詩多不可曉。當闕或云。世有石本。與今本同。知舊本脫誤。明矣。謂有所增八

字也。然諸公校本皆不言不知果然否也。誠不如兩忘。但以一概量。我有一池水。蒲葦生其閒。蟲魚沸相嚼。日夜不得閑。我初

往觀之。其後益不觀。觀之亂我意。不如不觀完。用將濟諸人。捨得業孔顏。百年詎幾時。君子不可閑。

路傍堦。元和十四年春出為潮州作。

堆堆路傍堦。堆堆或作拆拆。唐本作喉喉皆非。一雙復一隻。迎我出秦關。送我入楚澤。千以高山遮。萬以遠水隔。遠或作大。君勤聽治。照與日月敵。臣愚幸可哀。臣罪庶可釋。何當迎送歸。綠路高懸歷。

食曲河驛。驛在商鄆之間。公之潮州自藍田關入商陵。將過鄆州而作。

晨及曲河驛。悽然自傷情。悽或作凄。羣鳥巢庭樹。鳥或作鳥。乳雀飛簷楹。而我抱重罪。子子萬里程。親戚頓乖角。或作圖史棄縱橫。下負明義重。明或作朋。公負明義作朋。非是。上孤朝命榮。殺身諒無補。何用答生成。用或作由。

過南陽。南陽鄆州。公赴潮州日作。

南陽郭門外。桑下麥青青。行子去未已。春鳩鳴不停。秦商邈既遠。湖海浩將經。孰忍生以感。吾其寄餘齡。感或作蹙。

瀧吏。元和十四年赴潮州作。

南行逾六旬。始下昌樂瀧。昌樂瀧。溪名。水湍洑為瀧。昌樂。諸本作樂昌。今从杭蜀本云。歐公嘗以劉仲章按歐云。縣名樂昌。瀧名昌。險惡不可狀。唐本云。樂昌。五里有昌山。有樂石瀧。在縣上五里。○今樂也。○瀧。閩江切。又音雙。險惡不可狀。唐本作樂昌。非是。船石相舂撞。往問瀧頭吏。潮州尙幾里。行當何時到。土風復何似。瀧吏垂手笑。東坡詩。瀧吏無言只笑。儂。官何問之愚。譬官居京邑。或作譬。如官居此。一本作牧郡邑。何由知東吳。一作東吳。遊宦鄉。官知自有由。潮州底處。所有罪乃竄流。儂幸無負犯。曰儂。音農。何由到而知。官今行自到。那遽妄問為。妄或作妾。非是。不虞卒見困。汗出愧且駭。吏曰聊戲官。儂嘗使往罷。嶺南大抵同。官去道苦遠。下此三千

里。有州始名潮。惡溪瘴毒聚。雷電常洶洶。楚辭。聽波聲之洶洶。洶洶音胸。鱷魚大於船。永州記曰。鱷魚大者凡數丈。善食

鱷為蛟者。甚靈。公有祭鱷魚文。鱷五各切。牙眼怖殺儂。州南數十里。斗十。語本作十。數。謝本。作十。方。從。閣。本。作。斗。數。云。杭

考之。謝本為是。此句與斗入海文意絕不同。方說誤矣。有海無天地。海或作水。颶風有時作。颶風見一卷。赴江陵途中。掀簸真差事。音訛。

聖人於天下。於物無不容。比聞此州囚。亦有生還儂。官無嫌此州。固罪人所徙。閣本。作。官。嫌。此。州。官。當。明

時來事不待說委。李本作官。當來時。事不待說而委。官不自謹慎。宜即引分往。胡為此水邊。神色久慄慌。楚辭。心慄慌而

朗切。下胡晃切。瓶大餅鬻小。所任自有宜。○瓶居郎切。又或作瓶音。官何不自量。滿溢以取斯。工農雖小人。事業

各有守。不知官在朝。有益國家不得無。虱其閒。諸本。虱作風。今。從。唐。杭。荆。公。洪。謝。本。云。商。君。二。十。六。篇。引

阮籍語。亦非也。不武亦不文。仁義飾其躬。飾或作飭。巧姦敗羣倫。本。作。倫。羣。云。謂。敗。其。倫。敗。其。羣。也。羣。倫。為。無。義

○今按。倫。羣。不。謂。而。冠。乎。羣。倫。乃。揚。子。叩。頭。謝。吏。言。始。慚。今。更。羞。歷。官。二。十。餘。國。恩。並。未。酬。凡。吏。之。所。訶

嗟實頗有之。不即金木誅。莊子。為外刑。敢不識恩私。潮州雖云遠。雖惡不可過。雖惡。方。作。惟。○。今。據。洪。謝

差長。蓋再疊上句。雖遠。又接下文而言也。二。字。或。又。作。惟。思。雖。亦。可。通。然。與。下。文。不。相。應。於身實已多。敢不持自賀。持。或。作。特。

贈別元十八協律六首。或無別字。○元十八于詩不見其名。柳子厚集有送元十八山人南遊序

立也。此詩赴潮州道。中元和十四年作。

知識久去眼。去或作絕。吾行其既遠。蒼蒼莫營省。閣本。作。毀。史。記。膠。西。王。傳。遂。為。無。營。省。蘇。林。謂。為。無。營。錄

無所省錄也。○今按蘇注不可曉。而顏注又以為不省營財。

亦非是禮記不嘗重器毋嘗金玉成器注皆云思也詳此蓋默默但寢飯子兮何為者冠珮立憲憲詩顯

德禮作憲憲校本多讀憲為顯詩又云無然憲憲傳曰猶欣欣也何氏之從學蘭蕙已滿碗已或於何翫其光以至歲向晚治惟尚和同

塵治惟或其光同其無俟於譽譽楚詞余固知譽譽之或師絕學賢不以藝自輓周禮轅車組輓注人子兮

獨何如能自媚婉婉上於阮切下無遠切金石出聲音莊子曾子居衛蠶袍無表曳縮宮室發關鍵老子

而不可開何人識章甫莊子宋人有資章甫而適越而知駿蹄踠選東都賦馬蹄餘惜乎吾無居不得留

息偃臨當背面時公祭張員外文亦曰裁詩示繾綣上音遣下

英英桂林伯裴行立元和十二年以御史中實維文武特詩百夫遠勞從事賢來弔逐臣色南裔多山海

道里屢紆直風波無程期所憂動不測子行誠艱難行一作險我去未窮極臨別且何言有淚不可拭何

吾友柳子厚其人藝且賢吾未識子時已覽贈子篇子厚集有送元十八南遊序公嘗有書與子寤寐想

風采漢霍光傳天下於今已三年不意流竄路旬日同食眠旬日或所聞昔已多所得今過前如何又須

別使我抱悵悵詩中心悵

勢要情所重排斥則埃塵骨肉未免然又況四海人又况或嶷嶷桂林伯史記其德嶷嶷矯矯義勇身詩

矯居天切矯武臣生平所未識待我逾交親逾或遺我數幅書繼以藥物珍藥物防瘴癘書勸養形神形一不知

四罪地。書四罪而天下咸服。豈有再起辰窮途致感激。肝膽還輪困。前漢鄒陽傳。蟻水根抵。困困離奇。○困去輪切。

讀書患不多。思義患不明。患足已不學。已或作以。足已而不學。史記周亞夫贊論。既學患不行。子今四美具。實大華亦榮。王官

不可闕。未宜後諸生。嗟我擯南海。無由助飛鳴。南海一作海南。

寄書龍城守。柳子厚時守柳州龍城柳州也。君驥何時秣。峽山逢颶風。峽山名。颶海風名。見第一卷將赴江陵途。中寄贈翰林三學士詩注。○颶音具。雷電助

撞梓。莊子齊人之井。欲者相撞也。○撞宅江切。梓昨沒切。乘潮簸扶胥。南海神廟碑曰。扶胥之口。黃木之灣。近岸指一髮。兩巖雖云牢。木石牙飛發。屯

門雖云高。亦映波浪沒。余罪不足惜。子生未宜忽。胡為不忍別。感謝情至骨。

初南食貽元十八協律。元和十四年抵潮州後作。

鸞實如惠文。骨眼相負行。惠或作車。山海經云。鸞形如車文。見玉篇。骨。李本云。疑當作背。續表錄異云。鸞眼在背上。雖負雄而行。地理志云。交趾有鸞。形如惠文冠。鸞相黏為

山百十各自生。嶺表錄異云。蠖即牡蠣也。初生海邊。如拳石。四面漸長。高二三丈者。蠖巖如山。○蠖音豪。字書無蠖字。董彥遠云。五代潘崇徹敗王逵兵於蠖石。亦地名。不應不見。字書蓋闕誤。

蒲魚尾如蛇。蒲魚即鱖魚也。口眼不相營。方作營。蛤即是蝦。墓。本草注云。青蛙。龜蛤長脚。蠖子皆蝦。墓之類。同實浪異名。章舉馬甲柱。釋音

云。章舉有八脚。身上有肉。如曰亦曰章魚。馬甲柱。今江瑤也。即郭璞江賦所謂玉珠。鬪以怪自呈。其餘數十種。莫不可歎。驚我來禦魍魎。左氏傳云。諸四裔以禦魍魎。自宜味南烹。調以鹹與酸。以或作之。葦以椒與橙。詩左右葦之。葦亦調也。張協曰。腥臊始發。公言其貶斥也。

越咀吞面汗。辭思營切。惟蛇舊所識。實憚口眼猶。尼更切。開籠聽其去。鬱屈尚不平。賣爾非我罪。不屠豈非

情。不祈靈珠報。搜神記。隋侯行見有大蛇傷者。救而活之。其後蛇啣珠以報。淮南子所謂隋侯之珠者是也。幸無嫌怨并。無或作不。聊歌以記之。又以告同

行記或寄

宿曾江口示姪孫湘二首湘字北渚老成之子公兄拿孫元和十四年赴潮州作

雲昏水奔流。天水滂相圍。三江滅無口。其誰識涯圻。暮宿投民村。高處水半扉。犬雞俱上屋。不復走與飛。

篙舟入其家。暝聞屋中唏。音希哀而不泣曰唏問知歲常然。知或作之選陸機嘆逝賦經終古而常然哀此為生微。海風吹寒晴。波揚衆

星輝。仰視北斗高。不知路所歸。

舟行亡故道。亡或作止屈曲高林閒。林閒無所有。奔流但潺潺。嗟我亦拙謀。致身落南蠻。茫然失所詣。無路何

能還。

答柳柳州食蝦蟇公在湖州時元和十四年也

蝦蟇雖水居。水特變形貌。形貌也。○今按此字此說皆不成文理闕之可也。強號為蛙蛤於實無所校。或

較或作效。雖然兩股長。然一作云。其奈脊皴皴。○皴匹豹豹切。背脊跳躑雖云高。意不離潭淖。左氏晉戎馬還潭而止。又

按文義作意為是下文又有竟不鳴聲相呼。和胡過無理祇取鬧。周公所不堪。灑灰垂典教。周官嫗氏掌

字不應覆出。○灣音倭。淖音鬧。鳴聲相呼。和胡過無理祇取鬧。周公所不堪。灑灰垂典教。周官嫗氏掌

鞞以灰酒之則我弃愁海濱。方作恆願眠不覺。古孝匡堪朋類多。作頗沸耳作驚爆。豹音端能敗笙磬。磬一作

仍工亂學校。雖蒙句踐禮。韓子越王伐吳欲人之輕死。出見怒龍乃為竟不聞報效。大戰元鼎年。漢武帝

五年秋龍執強執敗橈。或作撓。字從者曰奚。敬於此。王曰為其有氣故也。竟不聞報效。大戰元鼎年。漢武帝

常懼染蠻夷。失平生好樂。按此句未詳當闕禮有所好樂。○呼報切。樂五教切。○今而君復何為。甘食比
象豹。獵較務同俗。孟子魯人獵較。孔子全身斯為孝。禮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哀哉。思慮深。未見許迴權。

別趙子趙子名德。公為潮州刺史時。攝海陽尉。督州學生徒者。東坡所謂潮人。公欲與俱。而不可耳。

我遷於揭陽。揭陽。漢縣屬南海郡。至唐為潮州。治廣州。記云。大庚始安。臨君先揭陽居。揭陽去京華。其里

萬有餘。萬有餘。不謂小郭中有子可與娛。詩鄭風。聊心平而行高。漢宣元六王傳。章

水南。晉陶侃為荊州刺史。將歸。願謂王衍曰。老子婆娑正坐。諸君輩簸弄明月珠。及我遷宜春。元和十四年七月二十四日。公自潮州量移袁

州郡。即宜春郡也。意欲攜以俱。擺頭笑且言。一作不可。我豈不足歟。又奚為於北。往來以紛如。是北或作此。非

中幽子頗不無。相期風濤觀。已久不可渝。又嘗疑龍鰕。果誰雄牙鬚。蚌贏魚鼈蟲。○蚌音棒。贏。虛瞿瞿以

狙狙。詩。狂夫瞿瞿。注。無守。○瞿音衢。又音屨。識一已忘十。已一作以。山谷謝本。大同細自殊。欲一窮究之。時歲屢謝除。今子

南且北。豈非亦有圖。人心未嘗同。左傳。人心之不一。不可一理。區。或作區。宜各從所務。未用相賢。愚。或作勝。相

分一作

除官赴闕至江州寄鄂岳李大夫。謂李程也。○公元和十五年九月。公自袁州召拜國子祭酒。行次盆城。作。

盆城去鄂渚。潯陽記。盆水出青盆山。因以為名。離風便一日耳。不枉故人書。無因帆江水。帆。諸本作泛。今

聲少陵詩。浦帆晨初發。故人辭禮闈。旌節鎮江圻。舊史。程元和十三年四月。拜禮部侍郎。六月。出

初得歸。別來已三歲。望望長迢遞。咫尺不相聞。平生那可計。我齒落且盡。君鬢白幾何。或作髮。年皆過半百。

來日苦無多。少年樂新知。衰暮思故友。或作友。譬如親骨肉。寧免相可不。我昔實愚蠢。或作愚。愚蠢見禮記。

今按說文。蠢。丑。江切。懸。陞。絳切。不能降色辭。子犯亦有言。臣猶自知之。左傳二十四年。子犯曰。臣負羈縻。從君巡。公其務。

貫過。貫。始。制切。我亦請改事。左氏宣十二年。鄭伯逆楚之辭曰。使改桑榆。儻可收。漢光武勞馮異曰。可謂願。

寄相思字

南山有高樹。行贈李宗閔。據詩意。鳳凰謂裴度。挾丸。子謂李德裕。李紳元稹也。據宗閔傳。裴度伐

於微。李德裕。李紳。元稹。共白。徽。取。士。不。以。實。坐。貶。劍。州。刺。史。俄。復。為。中。書。舍。人。由。是。嫌。怨。顯。結。繙。紳。之。禍。四。十。餘。年。不。解。此。詩。及。下。篇。蓋。長。慶。初。作。也。此。詩。當。是。宗。閔。初。貶。公。為。祭。酒。時。作。後。

篇。當。是。宗。閔。復。入。後。作。也。詳。詩。意。可。見。新。史。云。宗。閔。初。為。裴。度。引。用。及。度。薦。李。德。裕。可。為。宰。相。宗。閔。遂。與。為。怨。韓。愈。作。南。山。猛。虎。行。據。度。薦。德。裕。在。公。歿。後。五。年。史。誤。矣。若。溪。漁。隱。詩。話。云。退。

之。宗。閔。俱。裴。晉。公。征。淮。西。時。幕。客。也。退。之。作。南。山。有。高。樹。及。猛。虎。行。贈。宗。閔。皆。略。盡。其。終。身。所。為。然。退。之。無。恙。時。宗。閔。纔。為。中。書。舍。人。所。為。尚。未。暴。自。錢。徽。貶。後。牛。李。之。憾。始。結。至。其。為。相。則。

退。之。死。久。矣。遂。有。封。川。之。行。所。謂。前。汝。下。視。鳥。各。議。汝。瑕。疵。鳥。鵲。從。噪。之。虎。不。知。所。歸。者。何。其。明。驗。也。

南山有高樹。花葉何衰衰。考張衡南都賦。當作蓂莢。上有鳳皇巢。鳳皇乳且棲。四旁多長枝。羣鳥所託依。黃鵠據其高。

衆鳥接其卑。接。或。作。棲。不知何山鳥。羽毛有光輝。飛飛擇所處。正得衆所希。上承鳳皇恩。自期永不衰。中與黃

鵠羣。不自隱其私。下視衆鳥羣。汝徒竟何為。衆鳥。方。作。羣。鳥。○。今。按。不。知。挾。丸。子。心。默。有。所。規。或。作。窺。規。彈。規。我。肉。本。公。語。也。挾。彈。汝。枝。葉。閒。汝。翅。不。覺。摧。或。言。由。黃。鵠。黃。鵠。豈。有。之。慎。勿。猜。衆。鳥。衆。鳥。不。足。猜。本。

五禽言。去年麥不熟。挾

以精不入韻。校作疑。按公此二詩皆視古用韻。古音齊與灰皆通支用。如詩維葉萋萋。黃鳥于飛。又則不我遺。先視于摧。又天子是毗。俾民不迷。是也。無人語鳳皇。汝屈安得知。黃

鵠得汝去。婆娑弄毛衣。此方云。閣本作婆娑。○今按閣本之謬。乃有如前。汝下視鳥。各議汝瑕疵。汝豈無朋

匹。有口莫肯開。汝落蒿艾間。幾時復能飛。哀哀故山友。中夜思汝悲。路遠翅翎短。不得持汝歸。得或作能。

猛虎行。諸本有贈李宗閔字。今從唐閣蔡李本云。蜀本總題誤。以上題贈李宗閔四字。續猛虎行之上。後人因之。其實後詩不為宗閔作也。猛虎行樂府舊題。非前詩類也。新史又謂裴度

薦李德裕宗閔怨之。為作此詩。薦事在大和三年。公沒久矣。不可據。

猛虎雖云惡。亦各有匹儕。羣行深谷閒。百獸望風低。身食黃熊父。文王四姜里散宜生得黃熊以獻紂。兔西伯之難熊。或作能。奴來切。非是。下同。

子食赤豹廝。楚詞。赤豹從文。擇肉於熊豹。或作肯視兔與狸。正晝當谷眠。眼有百步威。自矜無對氣。

性縱以乖。朝怒殺其子。暮還食其妃。匹儕四散走。猛虎還孤棲。狐鳴門兩旁。兩或作四。注云。山谷本四作

為是。山谷蓋鳥鵲從噪之。出逐猴入居。諸本皆如此。方從舊監本。潮本倒此兩句。又從杭蜀本。以猴為雅

以唐本定也。鳥鵲從噪之。出逐猴入居。諸本皆如此。方從舊監本。潮本倒此兩句。又從杭蜀本。以猴為雅

實之舊本非也。淮音轟。似猴而大。○今按詩意。蓋謂狐鳴鵲噪於外。虎出逐之。猴乃入居其穴。而虎不知

所歸耳。狐鳴鵲噪。能使虎出而不能使之失其歸。猴既入穴。則又不待鵲噪而後虎失所歸也。方以舊本

古韻之故。必欲倒此二句。而不顧其文理之不順。不若諸本之為當也。又雅虎不知所歸。誰云猛虎惡。中

字本作雌字。雖見於禮經。然非常有之物。亦不若作猴之為明白而易知也。虎不知所歸。誰云猛虎惡。中

路正悲啼。豹來銜其尾。熊來攫其頤。猛虎死不辭。但慙前所為。虎坐無助死。況如汝細微。坐或作兕。如或

故當結以信。親當結以私。親故且不保。人誰信汝為。

卷七

古詩

雪後寄崔二十六丞公也。崔二十六，斯立也。斯立是時為藍田縣丞。其曰藍田十月，元和十年十月也。孟郊已死，張籍病眼，故有詩翁壯士之句。有懷立之且念朋友之不振也。

藍田十月雪塞關。藍田關，漢時曉關也。斯立為丞于此。我與南望愁羣山，攢天鬼鬼凍相映。鬼鬼，諸本作崔鬼。君乃寄命於其間，秩

卑俸薄，食口衆，豈有酒食開容顏。殿前羣公賜食罷，驂騑踟躇路驕且閑。郭璞云：驂騑，赤也。如華而赤，驂騑赤也。稱多量少鑿裁

密。去聲。裁，或作藁。豈念幽桂遺榛菅。榛，或作藁。菅，或作藁。幾欲犯嚴出薦口，氣象硤兀未可攀。硤，盧骨切。硤，硤也。歸來殞涕拚

關臥心之紛亂，誰能刪。詩翁憔悴斲荒棘。詩翁謂孟郊。斲，音玉切。清玉刻佩聯玦環。玦，古切。腦脂遮眼臥壯士

壯士謂張籍。大弨挂壁無由彎。詩：彤弓弨兮。弨，音招切。挂，或作乾坤惠施萬物遂。音弛。獨於數子懷偏慳。朝

歎暮暗不可解。楚辭：長歎息而增歎。後漢：遙望見春陵郭暗。我心安得如石頑。

送僧澄觀之公貞元十六年秋在洛陽作。

浮屠西來何施為，擾擾四海爭奔馳。構樓架閣切星漢，誇雄鬪麗止者誰。僧伽後出淮泗上，李崑泗州普光王寺碑：僧

伽者龍朔中西來，嘗縱觀臨淮，發念置寺，既成，中宗賜名普光王。以景龍四年三月二日示滅。勢到衆佛

尤恢奇。恢，或作魁。方云：恢奇字見史記公孫洪傳。此詩今本以恢為魁，又惡上語意同。遂易雄為淮，越商

胡賈脫身罪。或作獄。今謝校本。珪璧滿船寧計資。清淮無波平如席。欄柱傾扶半天赤。柱一作檣。火燒水轉掃地空。突

兀便高三百尺。影沉潭底龍驚遁。當晝無雲跨虛碧。借問經營本何人。道人澄觀名籍籍。愈昔從軍大梁

下。貞元十二年。公佐宣武軍幕。往來滿屋賢豪者。屋或作目。滿屋字見世說。皆言澄觀雖僧徒。公才吏用當今無。後從徐州辟書至。

十五年公從事徐州節度張建封幕。紛紛過客何由記。人言澄觀乃詩人。人言或作又言。一座競吟詩句新。向風長歎不可見。我欲

收斂加冠巾。洛陽窮秋厭窮獨。丁丁啄門疑啄木。詩伐木丁丁。丁中莖切。有僧來訪呼使前。伏犀插腦

高頰權。後漢李固頂角。匿犀。頰古協切。權或作顛。選洛神賦。張敏。佛文高。權長頭。高權古字。只作權。惜哉已老無所及。坐睨神骨空潛然。睨音臨。淮太

守初到郡。遠遣州民送音問。好奇賞俊直難逢。直或作實。去去為致思從容。

山南鄭相公樊員外酬答為詩其末咸有見及語樊封以示愈依賦十四韻以獻。鄭餘慶元和九年為山南西道

節度使。樊宗師以前檢校水部員外郎為副。諱傳不書。而見于公薦狀及此詩。李肇國史補曰。元和以後為文奇詭。則學於韓愈。苦澀則學於樊宗師。公此詩及樊墓銘。語奇而澀。皆所以

效其體也。

梁維西南屏。詩大邦維屏。梁州在唐為山南西道治所。山厲水刻屈。稟生肖勦剛。勦音巢。捷也。荆

在民物。榮公鼎軸老。餘慶封榮陽郡公。作榮者非。烹斡力健倔。斡或作鮮。非是。烹取老氏治大國若烹小鮮之義。斡謂

帝咨女子往。書云。帝曰。俞汝往哉。子一作俞。牙齶前盆拂。或作拂。拂音導。至蒲悶切。拂音拂。九威風挾惠氣。蓋壤兩劓拂。劓

馬子虛賦。上摩闔蓋。下拂羽蓋。文選作靡。賈山傳贊。自下劓。序傳只作靡。古靡靡劓字。非也。拂諸本作劓。茫

過華黑閒指畫變悅歛華黑或作筆墨非是華陽黑誠既富而美章彙霍炳蔚易大人虎變其文炳也日

延講大訓龜判錯袞黻定八年公羊傳寶者何璋判白龜樊子坐賓署演孔刮老佛刮或作亂字金春撼

玉應厥臭劇蕙鬱易其臭如蘭遺我一言重跽受惕齋慄書夔夔齊慄辭慳義卓闊呀豁汝拞掘疾或

疥勞也呀虛加切如新去取聾新或作初雷霆逼颺颺颺或作颺或與颺同颺音巨颺書未見綴此豈為

訓此或俚言紹莊屈莊周風原也

奉和武相公鎮蜀時詠使宅韋太尉所養孔雀武元衡章阜也諸本無奉字○元衡以八年三月

穆穆鸞鳳友何年來止茲飄零失故態隔絕抱長思翠角高獨聳金華煥相差坐蒙恩願重畢命守階墀

感春三首元和中書舍人時作

偶坐藤樹下暮春下旬閒藤陰已可庇落葉還漫漫蘢蘢新葉大瓏瓏晚花乾青天高寥寥兩蝶飛翩翩

或作翩翩時節適當爾懷悲自無端

黃黃蕪菁花即蔓菁也桃李事已退狂風簸枯榆狼藉九衢內狂一作春序一如此汝顏安足賴汝或誰能駕飛

車奇肱國人一臂取百禽作飛車從風遠行見山海經相從觀海外

晨遊百花林朱朱兼白白柳枝弱而細懸樹垂百尺樹或左右同來人金紫貴顯劇或作嬌童為我歌哀

響跨箏笛跨或作豔姬蹋筵舞清眸刺劍戟張文潛云東坡言退之詩不解文字飲惟能醉紅裙疑若清

與復不淺。○心懷平生友，莫一在燕席。死者長眇芒，生者困乖隔。生者或少年真可喜，老大百無益。刺七亦切。

早赴街西行香贈盧李二中舍人盧汀李逢吉

天街東西異，祇命遂成游。月明御溝曉，御溝或作溝水蟬吟堤樹秋。老僧情不薄，僻寺境還幽。寂寥二三子，寥或作寞

歸騎得相收。

晚寄張十八助教周郎博士張籍周况也籍字文昌時為國子助教况娶禮部侍郎韓雲卿之孫開封尉俞之女蓋公之從壻時為西門博士或無郎字

日薄風景曠，薄一作落方云薄追也國語今會日薄矣恐事之不集○今出歸偃前簷。晴雲如擘絮，新月

似磨鎌。田野興偶動，衣冠情久厭。吾生可攜手，歎息歲將淹。方云淹當作殫殘也淹延之義不可通用今

築歲將淹又遠行歲已淹字皆訛○今按古字通用者多方何獨知此獨不可通用也

題張十八所居張籍居長安西街孟東野詩所謂西明寺後窮瞎張太祝也

君居泥溝上，溝濁萍青青。諸本上句作泥濁蛙謹橋未掃，謹或作喧蟬嘒門長局。○嘒音歲名秩後千品，詩文齊六經。

端來問奇字，漢書劉歆子棻嘗從揚雄學作奇字注云奇字古文之異者為我講聲形。日象形三曰象聲四曰會意五曰轉注六曰假

借形聲如江河之類

奉酬盧給事雲夫四兄曲江荷花行見寄并呈上錢七兄閣老張十八助教盧四名汀字雲夫錢七名黻字蔚章張十

八即籍也

曲江千頃秋波淨。平鋪紅雲蓋明鏡。秋波或作波。秋或作波。秋雲或作雲。紅雲與此同義。大明宮中給事歸。大明宮即含

走馬來看立不正。遺我明珠九十六。汀詩九十六字。寒光映骨睡驪目。驪方从杭蜀本作離云。光映骨而睡離目。

列御寇篇取驪龍之珠者必遭其睡之語。以目言之則又不我今官閑得婆娑。公時自中書舍人問言何

止其領下之珠矣。方說不成文理。况上文初無欲睡之意耶。我今官閑得婆娑。公時自中書舍人問言何

處芙蓉多。難離。寧芙蓉兮木末。廣雅。菡萏芙蓉。擄舟。昆明度雲錦。漢武帝元狩三年。穿昆明池。脚敲兩舷叫吳歌。晉夏統上

太尉賈充令作其土地間曲。統於是以足扣絃。引聲喚轉清。太白山高三百里。百或作十。太白山負雪崑

激慷慨。東坡詩。脚扣兩舷歌。小海亦是引用統事。○絃音賢。太白山高三百里。百或作十。太白山負雪崑

崑插花裏。玉山前却不復來。玉山亦曲江汀澄水平盃。水下或有不定。非我時相思不覺一迴首。天門九

扇相當開。上界真人足官府。豈如散仙鞭笞鸞鳳終日相追陪。或云仙下有無字。分兩句讀。至答

奉和錢七兄曹長盆池所植錢

翻翻江浦荷。而今生在此。今生或作生。今非是。擢擢菰葉長。芳根復誰徙。露涵兩鮮翠。涵一風蕩相磨倚。但取主人

知誰言益益是。誰或作詎。

記夢。此詩蓋有託諷意。公忤執政。左遷為右庶子時作。前酬盧公荷花詩。末云。豈如散仙鞭笞鸞鳳。終日相追陪。而此詩末亦云。我能屈曲自世間。安能從女巢神山。皆有不能俯仰隨人之

夜夢神官與我言。羅縷道妙角與根。束督貧家賦。且羅縷而自陳。國語。辰角見而雨。擊天根見而擊。擣阪

維瀾口翻。今按上句言角根。即辰卯二辰二十八宿之位矣。淮南子。天文訓云。西南為背陽之維。東南為當羊之維。

簪犀。混蕩天門高。○混音晃。著籍朝厥妻。籍二尺竹牒。記其年紀名字物色。縣之宮門。案省相。應乃得入也。公妻盧氏封高平縣君。歲時入朝宮中。文才不如人行。

又無町畦。○莊子。彼且為無町畦。○問之朝廷事。略不知東西。况於經籍深。豈究端與倪。君恩太山重。不見

酬稗穉。○上蒲賣切。○下田黎切。○所職事無多。又不自提撕。○自或作相。明庭集孔鸞。曷取於鳧鷖。樹以松與柏。不宜閒蒿藜。○閏

作問。婉孌自媚好。○詩。婉兮變兮。幾時不見擠。貪食以忘軀。渺不調鹽醢。○鮮法吏多少年。磨淬出角圭。○音倅。將

舉汝愆尤。以為己階梯。收身歸關東。期不到死迷。

朝歸與前詩同時作

峨峨進賢冠。耿耿水蒼珮。○唐志。百官朝服皆進賢冠。冠諸佩五品皆水蒼玉。服章豈不好。不與德相對。顧影聽其聲。頰顏汗漸背。○漸

子廉切。進乏犬雞效。○犬雞事取孟嘗君。○雞鳴狗盜之意。又不勇自退。坐食取其肥。無堪等鸞隲。長風吹天墟。秋日萬里曬。抵

暮但昏眠。不成歌慷慨。○魏武帝短歌行。慨當以慷。憂思難忘。

雜詩四首樊本作四首。以義考之。鶴鳴聲楂楂以下。當為別篇。公時為右庶子。而皇甫鎛程異之。徒用事元和十一年也。故此詩及讀東方朔雜事。讀瘡鬼。皆指事託物而作。

朝蠅不須驅。暮蚊不可拍。蠅蚊滿八區。可盡與相格。得時能幾時。與汝恣啖咋。○上徒敢切。下音責。涼風九月到。掃

不見縱跡。

鵲鳴聲楂楂。鳥噪聲攫攫。○鳥籠切。爭鬪庭宇閒。持身博彈射。○閒或作聞。非是持或作將。黃鵠能忍飢。兩翅又不擘。○能忍或

非是。蒼蒼雲海路。歲晚將無獲。○歲晚或作晚歲。

霞凌或作入○今按此詩亦必有為而作○朔本傳不書所

譴瘡鬼漢舊儀顯頊氏有三子生而亡去為疫鬼一居江水是為瘡鬼此詩首云屑屑水帝魂謝

刑部侍郎時作

屑屑水帝魂謝謝無餘輝如何不肖子尙奮瘡鬼威乘秋作寒熱翁嫗所罵譏求食歐泄閒不知臭穢非

歐或作嘔涉或作洩嚴助傳夏時醫帥加百毒周禮醫帥掌醫之政熏灌無停機灸師施艾炷○灸音疾酷若

獵火圍詛師毒口牙舌作霹靂飛符師弄刀筆丹墨交橫揮咨汝之胃出門戶何巍巍祖軒而父頊未沫

於前徽沫或作昧或作法沫已也離騷經芬至不修其操行賤薄似汝稀豈不忝厥祖爾祖詩無忝覲然不知

歸詩有覲他典切湛湛江水清歸居安汝妃清波為裳衣白石為門畿呼吸明月光手掉芙蓉旂降集隨九

歌飲芳而食菲贈汝以好辭出汝去莫違

示兒東坡云退之示兒詩云主婦治北堂膳服適威疎恩封高平君子孫從朝裾開門問誰來無非卿大夫不知官高卑玉帶懸金魚又云凡此座中人十九持鈞樞所示皆利祿事也至老

杜則不然其示宗武云試吟青玉案莫羨紫香囊應須飽經術已自愛文章十五男兒志三千弟子行曾參與游夏達者得升堂所示皆聖賢事也

始我來京師止攜一束書辛勤三十年以有此屋廬公第在長安靖安里此屋豈為華於我自餘為或作無非是中堂高

且新四時登牢蔬登方作祭云中堂以供時祀而前榮以饌親賓也○今按公作袁氏先廟前榮饌賓親

沈氏筆談云退之示兒詩云屋翼謂之榮東西則有之未知前榮安在藝苑雌黃以為不然其說云于元長曲水詩序云跨靈沼而浮榮五臣注則以榮為屋檐檐一名檣一名宇即屋之四垂也又謂之楣又

謂之栢。集韻云：屋栢之兩頭起者爲榮。故記言：洗當東榮，又升自東榮，降自西北榮。上林賦：僂僂之徒暴於南榮，則所謂榮者，東西南北皆有之矣。故李華含元殿賦：又有風雨交四榮之說。筆談未爲確論。前榮者，湯雄甘泉賦云：列冠婚之所於。所依皆非是。庭內無所有，高樹八九株，有藤婁絡之。婁音縷，莊子有宿施於上榮是也。春華夏陰敷，東堂坐見山，雲風相吹噓，松果連南亭，外有瓜芋區，西偏屋不多，槐榆翳空虛，卷者注卷，猶拘擊也。

山鳥旦夕鳴，有類澗谷居。澗或作澗，義當作澗，郭璞江賦：幽澗積阻，李善曰：澗與澗同。主婦治北堂，膳服適戚疎，恩封高平君，子孫從朝裾。或作車。開門問誰來，無非卿大夫，無非或作不知官高卑，玉帶懸金魚，問客之所爲，峨冠講唐虞。或作魏。酒食罷無爲，棊槲以相娛。○槲色角切。○唐人詩云：星宿天圍棊，冢子地握槲，棊也。槲博也。凡此座中人，十九持鈞樞，又問誰與頻，莫與張樊如。莫與或作莫若，曾本作來過亦無事，考評道精麤，躑躑媚學子。

○躑躑音餅，以能問不能，其蔽豈可祛。丘魚。嗟我不修飾，事與庸人俱。嗟我或作我，如○今按音仙，牆屏日有徒。

如此及卒章無迷厥初者，相應但作嗟我，則語勢差健，而義亦自通。蓋我不修飾者，非謙詞，乃謂向使我不修飾，則不能致此爵位，居室交遊之盛耳。然則我如者，乃嗟我之注脚。故今雖只作嗟我，而我如二字，亦讀者所當知也。安能坐如此，比肩於朝儒，詩以示兒曹，其無迷厥初，致而上宰相書，所謂行道憂世者，則已不復言矣。其本心何如哉。

庭楸詩意與前示兒詩所云庭內無所有，高樹八九株者相應，又次其後，蓋同時作。

庭楸止五株。楸或作樹，以題。共生十步閒，各有藤繞之，上各相鉤聯，下葉各垂地，樹顛各雲連，朝日出其東，我常坐西偏。或作夕日在其西，我常坐東邊，或作當晝日在上，我在中央閒。

或作焉，此詩二聯字三閒字，諸本刊鉤聯作鉤纏中。

央開作中開焉以求避重韻談矣仰視何青青。上不見纖穿。朝暮無日時。我且八九旋。濯濯晨露香。明珠何聯聯。夜月來照之。薜薜自生煙。晉湛方生稻苗讚薜薜嘉苗○薜此見切我已自頑鈍。或作滯又作惰重遭五楸牽。客來尙不見。肯到權門前。舊史少與孟郊張籍友善而觀諸權門豪士權門衆所趨。有客動百千。九牛亡一毛。司馬遷答任安書曰若九牛亡一毛未在多如僕。隸焉。瞭然不願。卽此詩所謂也。

少閒往既無可願。不往自可憐。願或作領或作得皆非是

翫月喜張十八員外以王六祕書至。王六王建也。以或作與。以與義通。已見前。○今按以字或取能左右之義。○公長慶四年夏以病在告。至八月滿百日。免吏部侍郎。詩蓋此時作也。

前夕雖十五。月長未滿規。君來晤我時。來一作未風露渺無涯。浮雲散白石。天宇開青池。孤質不自憚。中天爲君施。翫翫夜遂久。亭亭曙將披。况當今夕圓。又以嘉客隨。嘉一作佳惜無酒食樂。但用歌嘲爲。

和李相公攝事南郊覽物興懷呈一二知舊。李逢吉也。當是長慶二年再相後作。

燦燦辰角曙。亭亭寒露朝。川原共澄映。雲日還浮飄。上宰嚴祀事。清途振華鑣。圓丘峻且坦。前對南山標。村樹黃復綠。中田稼何饒。顧瞻想巖谷。興歎倦塵囂。倦或作倦惟彼顛瞑者。瞑从目。古眠字。徐鍇曰。今俗別作。眠非也。莊子曰。顛冥於富貴之地。司馬彪曰。去公豈不遼。去或作云。非是。爲仁朝自治。用靜兵以銷。勿憚吐捉勤。捉或作握。字本史記魯世家。今人用吐握本韓詩外傳也。可歌冥音眠。

風雨調聖賢相遇少。功德今宣昭。

和裴僕射相公假山十一韻。裴謂裴度也。假或作爲。○裴度爲李逢吉所開。長慶二年六月罷相。爲尙書左僕射。公有此和篇。及感恩言志。與朝回見寄之作。

公乎真愛山。看山日連夕。猶嫌山在眼。不得著脚歷。略切枉語山中人。句我澗側石。枉或作往。句或作與。有來應公

須。歸必載金帛。當軒乍駢羅。隨勢忽開圻。有洞若神剝。烏官切有巖類天劃。忽麥切終朝巖洞閒。歌鼓燕賓

戚。孰謂衡霍期。衡山在今衡州。霍山按周禮在冀州。期或作近在王侯宅。傅氏築已卑。書說築傅礮溪釣

何激。選阮籍勸進表。呂逍遙功德下。不與事相撫。樂我盛明朝。或作於焉傲今昔。詩於焉

與張十八同效阮步兵一日復一夕夕或作日。阮籍字嗣宗。詠懷詩近百篇。其一六韻。一首云一

一首云。一日復一朝。一昏復一晨。容色改平常。精魂自飄淪。公詩效其體。而又釋之曰。一日復

一日。一朝復一朝。然其題實自效。一日復一夕始也。後人以詩語與題不相應。併易作一日字

也。實非一日復一日。一朝復一朝。祇見有不如。不見有所超。食作前日味。事作前日調。不知久不死。憫憫尙誰要。

於追富貴自縶拘。貧賤亦煎焦。俯仰未得所。一世已解鑣。譬如籠中鶴。六翮無所搖。譬如兔得蹄。或作跡

得免而安用東西跳。還看古人書。復舉前人瓢。前人或未。知所究竟。且作新詩謔。

送諸葛覺往隨州讀書李繁時為隨州刺史。宰相李泌之子也。

鄴侯家多書。李泌封鄴縣侯。插架三萬軸。一一懸牙籤。唐經籍志。甲乙丙丁四部書各一庫。新若手未觸。為人強

記覽。過眼不再讀。偉哉羣聖文。磊落載其腹。行年餘五十。出守數已六。京邑有舊廬。不容久食宿。臺閣多

官員。無地寄一足。我雖官在朝。氣勢日局縮。屢為丞相言。雖懇不見錄。送行過滻水。滻水出京兆藍田谷。北至灞陵入灞。

音東望不轉目。今子從之游。學問得所欲。入海觀龍魚。矯翮逐黃鵠。勉為新詩章。月寄三四幅。

南溪始泛三首

公此詩在告時作。殆絕筆於此矣。魯直最愛公此詩。以為有詩人句律之深意。

榜舟南山下。或作溪上。榜音謗。刺也。上上不得返。幽事隨去多。或作幽尋。事隨去。孰能量近遠。陰沉過連樹。藏昂抵橫坂。石

纒肆磨礪。波惡厭牽挽。或倚偏岸漁。竟就平洲飯。點點暮雨飄。梢梢新月偃。梢梢或作梢梢。雅區區梢梢小也。餘年懷無

幾。懷或作諒。詳下對。憺字。明是懷也。休日愴已晚。自是病使然。非由取高蹇。或作蹇。

南溪亦清駛。或作駛。洪慶善云。作駛誤。姑兩存之。○駛疏吏切。而無楫與舟。山農驚見之。隨我觀不休。不惟兒童輩。或有杖白頭。

饋我籠中瓜。籠或作籬。或作籬。勸我此淹留。我云以病歸。此已頗自由。幸有用餘俸。置居在西疇。困倉米穀滿。未有旦

夕憂。上去無得得。下來亦悠悠。但恐煩里閭。時有緩急投。願為同社人。雞豚燕春秋。

足弱不能步。自宜收朝蹟。羸形可輿致。輿或作輿。可輿或作輿。佳觀安可擲。史記秦泰山刻石文從。臣嘉觀云云。觀去聲。即此南坂下。久

聞有水石。撓舟入其間。撓方作拖。○今按漢書。撓舟而入水注云。曳也。音它。溪流正清激。隨波吾未能。峻瀨乍可刺。七迹切。峻瀨

起若導吾前。飛數十尺。亭亭柳帶沙。團團松冠壁。柳帶松冠一作帶柳冠。松方从閣本。作帶柳冠。云此

對偶亦何害。方信閣本。故曲為之說如此。帶柳冠松亦無義。歸時還盡夜。誰謂非事役。

牛有意又與上字相偶然無所据蔬甲喜臨社郊田毛樂寬征周禮宅不毛者有里露螢不自暖愈凍蝶

姑附于此○駭下楷切躡直六切尙思輕宿羽有先曉郊食鱗時半橫菱翻紫角利愈荷折碧圓傾楚膩鱸鮪亂郊知連切鮪發發○鮪

獠羞螺蟹并切又音老桑螵見虛指愈孫汝聽曰螵桑上蟲名虛指穴狸聞鬪猶尼更逗翳翅相築郊擺

幽尾交榜薄庚切蔓涎角出縮愈樹啄頭敲鏗丘庚切脩箭裏金餌郊羣鮮沸池羹岸殼圻玄兆愈野甦漸豐

萌窰煙羣疏鳥郊人○響莫狄切沙篆印迴平洪慶善曰華山有青柯平瘁肌遭蚝刺愈萍或作碎說

玉篇毛蟲也○蚌嗽耳聞雞生奇慮恣迴轉郊遐睇縱逢迎音希巔林戢遠睫愈音接縹氣夷空情音

歸跡歸不得郊捨心捨還爭靈麻撮狗蝨愈博雅云狗蝨胡麻也靈麻今胡村稚啼禽猩孫汝聽曰音小

爾雅猩猩紅皺曬檐瓦郊孫汝聽曰菓實皺而紅黃團繫門衡洪慶善曰黃團瓜蔓也得雋蠅虎健愈

今注蠅豹即蠅虎相殘雀豹趙玉篇趙趙跟黨束枯樵指禿郊劉熟擔肩賴音澀旋皮卷巒愈○旋隨戀

衰切苦開腹彭亨孫伯野謂此二語與上二語意屬一曰澀旋乃旋果實之澀者苦開乃破瓜瓠機春濕

媛力郊杜預作連澹水確○澇士山切吹簾飄飄精莊子鼓葵播賽饌木盤簇愈鞞妖藤索緝此句與下

娑或疑為今之鞞已上泛言城南景物之盛鞞妖或作妖鞞或作鞞或作併云今併字不入

義疑當作楚洽切收也取也後也妖謂狐狸之屬能為妖媚者也併當从糸獄中荒學五六卷郊古藏

四三瑩四三或里儒拳足拜愈土怪閃眸偵家語季桓子穿井得土缶孔子曰蹄道補復破郊絲窠掃還

成暮堂蝙蝠沸愈蝙蝠見上山石詩注破窻伊威盈伊威或作娉嬃詳追此迅前主郊答云皆冢卿也左

君有冢卿先敗壁剝寒月愈折篔簹遺笙桂熏霏霏在郊綦跡微微呈圭或作桂或作綦皆非是桂音

丹堊思君兮履素素履下飾也愈劍石猶竦檻愈獸材尙挈楹刻為獸形○獸材謂柱上寶唾拾未盡郊玉啼

墮猶鎗也或作玉題意相類洪慶善云此以咳唾喻珠璣以啼泣喻玉筋也唾又作潏或作潏或作潏

下文意皆婦女事洪說為是若作題即上句當臆綃疑闕豔愈孫汝聽曰言聽紗中粧燭已銷繁綠髮抽

珉甃韓醇曰綠髮青膚聳瑤楨韓醇曰青膚苦薛也楨白蛾飛舞地愈幽蠹落書棚此已上言郊墟惟昔

集嘉詠郊吐芳類鳴嚶窺奇摘海異愈恣韻激天鯨腸胃繞萬象郊精神驅五兵蜀雄李杜拔愈李杜下

未詳其說嶽力雷車轟呼宏切大句幹玄造郊元或高言軋霄崢初耕切字芒端轉寒燠愈神助溢盃觥巨細各

乘運愈湍瀾亦騰聲湾或作漳此已上音凌花咀粉葉郊削縷穿珠櫻綺語洗晴雪愈嬌辭睜雛鷺酣歡

雜卉珥郊歡或作勳雜或作新從閣本淳于髡所謂前有墮耳後有遺簪是也○今按勳繁價流金瓊茵

茗寫江調郊江或作紅選劉休玄詩悲發江南調謝靈運詩采菱調易急江南歌不萎蕤綴藍瑛萎蕤青

亦名玉竹藍瑛愈庖霜膾玄鮓愈浙玉炊香粳浙字從折之舌切魏文帝嘲王朗曰不能效君昔在會稽折

本多作浙朝饌已百態郊春醪又千名哀匏蹙駛景愈蹙或作蹙或作蹙或作蹙

○痺音底說文濕病也蹙或作蹙○今按莊子蹙或作蹙或作蹙或作蹙

唐人多書鼓作藥楚詞及舊本韓柳集皆然今本尚見一二姑存之駢鮮互探嬰音貪桑變忽蕪蔓愈樟裁浪登丁中華切斷霞鬪詎能極

郊風期誰復廣或作復誰○已上言京都人士繁華之習復臯區扶帝壤愈瓌蘊郁天京祥色被文彥郊

良才插杉裡尹成隱伏饒氣象愈興潛示堆坑壁華露神物郊見西京賦注河神擁終儲地禎終終南山

訂謨壯締始愈詩訂謨定命輔弼登階清編一全秀恣填塞郊○全蒲呀靈瀆淳澄○呀虛加切滌勅六

益大聯漢魏愈作連肇初邁周贏史記昔周邑我先秦積照涵德鏡郊傳經儷金籥漢書韋賢父子皆以

子黃金滿籥不如一食家行鼎鼎愈寵族飫弓旌此盡或作書殊私得逾程飛橋上架漢愈

縹岸俯規瀛規或作窺非是規度也瀟碧遠輸委郊湖嵌費攜擎滿碧竹也荀首從大漠愈漢李廣利伐

首蓄種歸種離宮館旁○荀首陶楓櫨至南荆選沙棠櫨音諸一作儲嘉植鮮危朽膏理易滋榮理或

此以嘉植言也周禮其植物宜膏物懸長巧紐翠愈或作象曲善攢珩善或魚口星浮沒郊馬毛錦斑駢

赤也五方亂風土愈百種分鉏耕葩蘖相妬出郊擊非是菲茸共舒晴類招臻倜詭愈相如封禪書云奇物

他歷切說翼萃伏衿纓危望跨飛動郊冥升躡登閱字見揚雄校獵賦蜀本登春游轆轤靡愈楚詞蘋草

隨風貌○轆音歷彩伴颯嫫嫫廣韻嫫嫫新婦貌遺燦飄的爍郊淑顏洞精誠嬌應如在寤愈頽意若含

醒鷓鴣翔衣帶郊鵝肪截佩璜王逸少玉部論白如文昇相照灼愈武勝屠攬搶爾雅彗星為攬搶割錦

不酬價郊構雲有高營通波物鱗介愈物或作仞相如賦充仞其中古字作仞疏晚富蕭衛音行杜衛香

若買養馴孔翠郊遠苞樹蕉楫書曰厥包楫油錫買蕉楫皆果名廣志曰芭蕉一名芭苴鴻頭排刺茨愈

夾說文云雞頭也方言曰南楚謂之雞頭北燕謂之稜青徐淮泗之間鵠鷗攢瓊橙此已上言土地人物

謂之夾又云雞頭或謂之鴻頭今公云鴻頭鴻即鷹也○夾巨險切鵠鷗攢瓊橙此已上言土地人物

殼彌卵也納涼聯句盤着饋禽鱗今本鶩廣雜良牧郊蒙休賴先盟罷施奉環衛愈守封踐忠貞戰服脫

亦誤○鷄苦角切又口本切橙庚切鶩廣雜良牧郊蒙休賴先盟罷施奉環衛愈守封踐忠貞戰服脫

明介郊朝冠飄彩紵爵勳逮僮隸愈簪笏自懷繻乳下秀嶷嶷郊椒蕃泣嗶嗶詩其泣嗶嗶貌鑑清溢匣

愈眸光寒發硯館儒養經史郊綴戚觴孫甥考鍾饋肴核愈夏鼓侑牢牲飛膳自北下郊函珍極東烹如

瓜煮大卵愈比線茹芳菁海嶽錯口腹郊趙燕錫媼姪選詩燕趙多佳人方言自關而東河濟之間謂好

女舜妻娥皇字娥媼或作媼○一笑釋仇恨愈百金交弟兄貨至貳戎布郊呼傳鸚鵡令鸚鵡或作鸚

本非是或順居無鬼瞰愈楊雄傳高明之家鬼抑橫免官評已上言門地殺候肆凌翦郊籠原而置紉紉

網○巾作答切羽空顛雉鷄愈血路迸狐麋豐音京一角牛折足去踈踈郊莊子吾以一足踈踈而行

警怒鬚蠶○鬚音彭躍犬疾轟鳥愈呀鷹甚飢虻筭蹄記功賞郊上林賦射麋脚麟顏師古曰持引其裂

腦擒揜振諸本腦作腦搗作相揜又作湯今從蜀本云勝腦字之或體振揜也搗振揜揜之義監本

搗音猛斃牛馬樂愈妖殘梟鶴悻鶴或作鶴方云鶴音格今鶴鳴也○今按鶴音柯類窟窮尙噴視郊

出方驚抨普耕連箱載已實愈礙轍棄仍羸喘覩鋒刃點郊困衝株杵官音掃淨豁曠曠愈騁遙略萃

萃選宋玉高唐賦馳萃饑以飽活櫛郊惡嚼噉腥鯖已上言射獵之壯觀噉說文云噉貌鯖廣韻

萃選宋玉高唐賦馳萃饑以飽活櫛郊惡嚼噉腥鯖已上言射獵之壯觀噉說文云噉貌鯖廣韻

萃選宋玉高唐賦馳萃饑以飽活櫛郊惡嚼噉腥鯖已上言射獵之壯觀噉說文云噉貌鯖廣韻

萃選宋玉高唐賦馳萃饑以飽活櫛郊惡嚼噉腥鯖已上言射獵之壯觀噉說文云噉貌鯖廣韻

郊至愈律謂黃鍾大呂之屬古音命韶音英帝馨樂曰韶旗旆流日月郊帳廬扶棟莖切磊落奠鴻壁

愈參差席香蕝爾雅蕝茅以苙苙注靈草也香茅席鋪也玄祇社兆姓郊黑柜饒豐盛左傳梁粟豐盛○租

音巨餘音慶流獨瘥癘愈威暢捐轡輶也後漢光武紀轡輶輶城注轡陷陣車靈燔望高罔郊龍駕聞敲臚

音橫駕相擊聲是惟禮之盛愈永用表其宏德孕厚生植郊恩熙完別剝剝與隳同公文率用此剝宅土

盡華族愈運田閒強毗蔭庾森嶺檜郊啄場翮祥鵬諸本多訛作鵬也畦肥剪菲薤愈陶固收盆罌利養

積餘健愈孝思事嚴祊詩永言孝思又祝祭于祊掘雲破嶸嶸愈雲或作靈採月漉坳泓坳不寺砌上

明鏡郊僧孟敲曉鉦泥像對騁怪愈鐵鐘孤舂鎗音橫瘦頸開鳩鴿郊上聲蜿垣亂蛭蝶垣或作蛭謂蛭

非蝶多足蟲蛭蜥甚黑老蠶蠋愈詩蛭蛭者蠋毛傳曰桑蟲麥黃韻鸚鵡此已上言民韶曙遲勝賞郊

或作音賢朋戒先庚朋或作明馳門填偈仄愈競墅輾碌碎切碎音絳碎纈紅滿杏郊碎纈或作醉結今从

公午橋有文杏百株立碎錦坊少陵詩內藥繁於纈杜牧稠凝碧浮錫切徐盈蹙繩覲娥婺愈或作觀○隲子

六詩花塢團宮纈或云當作醉纈李長吉詩醉纈拋紅網稠凝碧浮錫徐盈蹙繩覲娥婺或作觀○隲子

切鬪草擷瓊瑤作粉汗澤廣額郊金星墮連環於盈鼻偷困淑郁愈眼剽強盯矚上音橋下音是節飽

顏色郊茲疆稱都城書饒罄魚繭愈國史補云紙之用蚕繭紙紀盛播琴箏已上言里人奚必事遠觀郊

無端逐羈僮晉史吳人謂中州人曰僮羈僮將身親魍魅愈浮跡侶鷗鵠腥味空奠屈郊屈屈天年徒羨

彭天或作天驚魂見蛇虺愈觸嗅值蝦蟇上音遐下音彭蝦蟇彭或作天幸得履中氣郊忝從拂天棖記士介拂棖

歸私暫休暇愈驅明出庠明或作呢或作概止輪木也時景元校作驅○鮮意竦輕暢郊連輝照

瓊瑩陶暄逐風乙愈謂之乙風乙或作乙乙非是躍視舞晴蜻蜻蜻蜓也晴蜻或足勝自多詣郊心貪敵

無勃始知樂名教愈晉晉樂廣曰名何用苦拘儻晉史不簡其儻拘儻○傳尼耕切景景任詩趣郊焉能守磴磴愈上

公自言竄謫而歸復為博士字書無磴字按磴鐵論器多堅磴又皇甫謐釋勸

籀龍潛九淵磁然執高何令升晉書音義磴口萌切不知字書何以逸甫之也

會合聯句公召為國子博士與張籍張徹孟郊會京師而有此詩黃魯直嘗云退之會合聯句四君子皆佳士意氣相入雜之成文世之文章之士少聯句蓋筆力不能相追或成四公

離別言無期會合意彌重籍病添兒女戀老喪丈夫勇愈劍立知未死或作謝詩思猶孤聳郊愁去劇箭飛

謹來若泉涌徹析言多新貫析或作折據抱無昔壅籍念難須勤追悔易勿輕踵愈吟巴山犖犖或作犖○犖

學山多大石也說楚波堆壘郊馬辭虎豹怒舟出蛟蠶恐徹狂鯨時孤軒幽狹雜百種愈○狹瘴衣常腥膩蠻器

多疎穴籍剝苔弔斑林博物志曰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涕下揮竹竹盡斑魏道輔云湘中斑

沉塚愈續齊諧記曰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羅而死忽爾銜遠命歸歟舞新寵郊爾或作示非

天居觀清拱愈拱或京遊步方振謫夢意猶恂籍詩書誇舊知酒食接新奉愈嘉言寫清越瘵病失肌腫

郊○痛音庚夏陰偶高庇宵魄接虛擁愈魄或作魂○今按宵雪絃寂寂聽茗盃纖纖捧郊馳輝燭浮螢幽響

泄潛蛭愈爾雅蟋蟀曰蛭注云詩老獨何心江疾有餘腫郊腫是病詩既微我家本灑穀灑水名在河

地介臯鞮臯鞮皆河南地名休跡憶沈冥楚詞雜斑駁與關茸前漢司馬遷云在關茸之

音冗闕字或作傷或作傷字或作憊○諸本此四句下無愈字今從唐蜀升朝高轡逸振物羣聽悚別本悚作

賦疎衆聽徒言濯幽泌泌音秘又薄必誰與雜荒茸籍荒或作芒此漢叙傳所謂朝紳鬱青綠馬飾曜珪

而駭神珪國離未銷鑠我志蕩邛隴郊劉闢亂蜀王師出君才誠倜儻時論方洵溶魏王粲浮淮賦滂沛洵溶○

湧格言多彪蔚懸解無桎羣周禮上罪桎羣而桎張生得淵源寒色拔山家堅如撞羣金眇若抽獨蛹愈

蛹蚤化為之言微而伊余何所擬跋鼈詎能踊荀子跋塊然墮岳石飄爾胃巢鼯郊○胃音賦龍旆垂天

不絕也○蛹音勇衛雲韶凝禁甬甬充韓醇計皆以甬道恐非君胡眠安然胡或非是朝鼓聲洵洵愈

鬪雞聯句傑公與東野聯句詞意雄渾極其情態閒以人才為喻兩皆

大雞昂然來小雞竦而待愈嶢嶢顛盛氣禮記玉藻曰盛氣顛實揚休注云洗刷凝鮮彩郊高行若矜豪

側睨如伺殆愈精光目相射切食亦劍戟心獨在郊既取冠為胄復以距為斂音隲或作鐵漢書鉤戟長鐵

聲不協然斂乃刃下之平底者天時得清寒地利挾爽塏音凱磔毛各噤瘁或作瘁或作瘁廣韻所拜切於四

與距不相似亦未詳其說也也義訓寒謂之瘁瘁瘁皮日休詩枕下聞澎湃肌上生瘁怒癭爭礪磊○礪音猥俄膺忽爾低植立警而改

瘳韓渥詩瘳達餘寒酒半醒○瘳陸格切瘳巨禁切七罪切廣韻云中休事未決小挫勢益倍愈妬

郊○警匹膈膊戰聲喧鳴○膈音悞膊音粕續翻落羽喙七罪切廣韻云中休事未決小挫勢益倍愈妬

腸務生敵腸或作腹賊性專相醢裂血失鳴聲啄般甚飢餒郊○殷烏閑切義見對起何急驚隨旋誠巧

敵或作欺賊性專相醢裂血失鳴聲啄般甚飢餒郊○殷烏閑切義見對起何急驚隨旋誠巧

腸務生敵腸或作腹賊性專相醢裂血失鳴聲啄般甚飢餒郊○殷烏閑切義見對起何急驚隨旋誠巧

腸務生敵腸或作腹賊性專相醢裂血失鳴聲啄般甚飢餒郊○殷烏閑切義見對起何急驚隨旋誠巧

腸務生敵腸或作腹賊性專相醢裂血失鳴聲啄般甚飢餒郊○殷烏閑切義見對起何急驚隨旋誠巧

給音待穀梁融公予昔給若之毒手飽李陽晉石勒嘗謂李陽曰孤昔日厭卿老拳亦此事也神槌困朱玄愈記

魏或作樵或作髓方魏公及子行至鄴矯魏王令代晉鄧合符疑之亥袖四十斤鐵樵樵殺晉

而神槌字則朱亥事祖納曰假有神錐必有神槌神槌尊拳豈皆借用字耶○今按毒手是李陽本事中語

偏枯耳然亦未敢遽改也今以其說未明復為詳說如此以俟考焉不惻心我以仁碎首爾何罪獨勝事

有然旁驚汗流浹知雄欣動顏怯負愁看賄爭觀雲填道助叫波翻海愈事爪深難解唐本云館本作

謂李校同樊本傳皆側吏切漢制通傳事刃公之腹中考工記齒蚤不齧則輪雖散不匡鄭讀蚤為爪

梳事傳舊傳古音義同閣泰山平原人謂樹立物為齒公蓋全用此二字也管子傳載十萬又春有以傳

乃鋒刃或作再礪乃鍛又或作勵皆非是樊汝霖曰接猶接戰也爭觀頭垂碎丹砂翼搨拖錦綵或

作榻字當从手選陳琳檄垂頭揚翼莫所憑恃五連軒尚賈餘左成二年欲勇者賈清厲比歸凱愈選俊

感收毛趙使平原君合從於楚有毛遂從者前受恩慙始隗史記郭隗謂燕昭王曰英心甘鬪死言肉恥庖

宰君看鬪雞篇短韻有可採作言皆非是

納涼聯句東野會京師聯句此詩叙久謫新召還為學官本末甚詳與

遞嘯取遙風而長嘯冀微風賦披襟領微微近秋朔郊金柔氣尚低火老候愈濁愈熙熙炎光流竦竦高雲

擢愈閃紅驚蚋虬或作蚋楚詞蒼龍蚋虬於左右凝赤聳山嶽目林恐焚燒耳井憶淺澗賦淺澗實墜○

灑土成切又土減切仰懼失交泰非時結冰霰大戴禮曰陽之專氣為霰陰之專氣為雪不相入則搏為雹也此

孟所以有失化鄧渴且多列子夸父逐日影於隅谷之際道渴奔河誠已慙渴道者誰子莊子云嗚者反

世紀曰禹窮嗚嗚叩商者何樂列子師商彈琴當春而叩商絃洗矣得滂沱洗或作浩古洗與洒通史記

然變色易容徐廣洗先感然鳴鸞鸞國語周之與也鸞鸞鳴于嘉願苟未從嘉願還中州佳喜公後詩有

前心空緬邈潘岳寡婦賦曰清砌千迴坐冷環再三握煩懷却星星偶一作醒醒劉夢得詩自羞不是高陽

高意還卓卓郊龍沈劇蒸鱗左氏醢龍事牛喘甚焚角用田單意蟬煩鳴轉喝悲嘶也○喝於邁切鳥躁飢

不啄晝蠅食案繁宵蚋肌血渥單絺厭已褫語當暑褊絺綌易終朝長筭倦還捉籒或作筭方音屬自關而西

謂之扇選云屏幸茲得佳朋於此蔭華栢青熒文簞施青或淡澈甘瓜濯選枚乘七發炎激手足注大壁

曠疑淨古畫奇駁犖犖或作璧畫或作書○凄如狽寒門史記武紀所謂寒門者谷口也顏曰今洽谷去

甘泉八十里盛夏凜然此納涼詩也湖字自當又甘泉賦登椽欒而取天門租字音貢至也諸校本多用

此定柳文狽亦作瑒又淮南子北方北極之山曰寒門故離騷連絕垠乎寒門若以瑒言則寒門當用此

義然前義為優○今按後說是蓋谷口既非絕境未為皓若攢玉璞掃寬延鮮臙汲冷漬香櫛楚詞稻染

極寒之地又不言有水則徒涉字亦無理當改作狽

音篋寶摘林珍盤肴饋禽穀或作穀說已空堂喜淹留貧饌羞齷齪齷音濕殷勤相勸勉左右加

鷲嘶加或賈勇發霜矟賈勇見上註莊子刃若新爭前曜冰槩風俗通矛長丈八微然草根響先被詩情

覺感衰悲舊改工異逞新兒音選誰言擯朋老猶自將心學危簷不敢憑朽机懼傾撲机一作瓦青雲

○機音電

青雲

青雲

青雲

青雲

青雲

臥冷空避門衣寒屢循帶愈循或作情非是李陵傳數數自循其刀環又自循其髮顏注水怒已倒流陰

繁恐凝害郊憂魚思舟楫憂魚乃左傳所謂微禹吾其感禹勤賦滄愈書禹濬賦滄距川孔安國云一畝

二尋深二懷襄信可畏書蕩蕩懷山襄陵注云懷包疏決須有賴郊孟疏九河決汝漢筮命或馮蓄

卜晴將問蔡愈晴或作情著為筮龜為卜蔡庭商忽驚舞商羊童諺曰天將大雨商羊鼓舞墟禁亦親

酌郊樂祭水旱也三禮義宗禁止雨之祭每禁於城門氛醜稍疎映氣或霧亂還擁蒼爾雅天氣下地不

也詩蓄兮蔚兮注雲與貌○擊音謀又音陰旌時摻流揚雄反顧望崑崙以摻流顏師古帝鼓鎮旬磕

慶聯嗜○旬呼棗圃落青瓊瓜哇爛文具貧薪不燭竈富粟空填膺愈史記天子遣使者虛郡秦俗動言

利魯儒欲何巧深路倒羸驂弱途擁行鞅博雅曰輪也楚詞齊玉毛羽皆遭凍離蓰不能翮非古樂府竹

竿何嫺嫺魚尾何離蓰翻浪洗虛空傾濤敗藏蓋郊吾人猶在陳論語衛靈公孔僮僕誠自鄙左襄二十

以下無譏焉因思征蜀士未免濕戎旆猶未授首安得發商飈廓然吹宿靄白日懸大野幽泥化輕瑤

○節音滄軼埃瑤戰場暫一乾賊肉行可膾愈賊謂搜心思有效抽策期稱最豈惟慮收穫亦已救顛

之混濁○墟音藹沛郊禽情初嘯儻礎色微收霈庶幾諧我願遂止無已太愈詩蟋蟀無已太康毛傳

征蜀聯句憲宗元和元年正月詔高崇文征蜀九月擒劉闢以獻聯句當是蜀平後作觀

日王忿違傲日或作曰唐本閣本皆作日其過此也泐流至于選周淮南厲王傳日得幸上有子如此語未易

使於楚也又曰蔡君日其過此也泐流至于選周淮南厲王傳日得幸上有子如此語未易

坼會膽懼前振。踈梁排郁縮。排或作非。踈莊綠切。闕竇揆窟窺。窺說文物在穴中。窺穴中見也。○闕丑聲切。揆迫

脅聞雜驅。呻呦叫冤。既郊蜀本既字不入。既音非。○呦音幽。窮區指清夷。兇部坐雕鍛。漢賈誼過秦論。耶

文裁斐疊。蜀地名。文織之有文者。蓋錦。巴豔收娼媼。兒肥貌。○娼於八切。媼女刮切。小

征蘇茂樵。牛饗士卒。說文曰。牛鳴也。載實駝鳴。園廣韻。駝鳴也。荆公詩云。棄垂

子厚牛賦曰。卒然而鳴。黃鍾滿脰。載實駝鳴。園蓋用此事。○園乙轄切。聖靈閱頑。豎左公

為頑。口不道。忠信之言為醫。薰養均草藜。玉篇。藜有毒。用下書。遏雄曉。呼交。解罪弔攀。瞎。愈

洗劍霜夜清。刮漢棧罷。鬻闌。漢棧。漢中道也。獠江息。彭沱。彭江。蜀江也。○獠張絞。戍寒絕朝乘。乘。猶乘塞。乘障之

是。刀暗歇宵。弩。刀。刀。斗也。晝炊夜擊。諸本多誤。又此二語。諸本多綴於厚。馱。馱之下。古本乃綴於息。澎。汎

刀劍之刀。古書蓋一。始去杏飛蜂。正月出師。故及歸柳嘶。蛰。十月息。師故云。柳嘶。蛰。爾雅。蛰。蟻似蟬而小

我往矣。揚柳依依。今我來思。廟獻繁。馱。級。音。闕。樂聲洞控。楊。郊。苦。江。切。臺圖煥丹玄。郊告儼。匏。藉。為器

藉。以為席。蓋事天貴質素也。前漢。念齒慰儼。齧。楚詞。顏儼。齧。以沮敗。視傷悼。癢。疵。廣韻云。瘡痛。○休。輸

任訛寢。詩。或寢。或報力厚。馱。馱。積。或作。馱。又或作。馱。戶括切。說文曰。春粟不。公歡鐘晨。撞室宴。絲曉。拈。宴。或

說文刮也。孟孟酬酒醪。箱篋饋巾。帑。莫轄。小臣味戎。經維用贊。勳。劫。愈。書。女。劫。盡。商。獸。臣。○劫。桔。八。切。勤。也。

自從別君來。遠出遭巧譖。愈。斑斑落春淚。浩浩浮秋浸。郊。毛奇觀象犀。羽怪見鵬鳩。愈。賈誼為長沙王傅。有騰飛入館舍。楚

同宿聯句。此詩召為國子博士後。與東野同宿而作。故敘南遷召還始末甚詳。

詞吾令鴝為媒注鴝羽可朝行多危棧一作梳或作輻○今按上言
殺人○壓音服鴝直禁切朝行多危棧朝行即梳字無理當作棧夜臥饒驚枕郊生榮今分踰死棄昔

情任愈鷓行參綺陌雞唱聞清禁郊山晴指高標槐密鶯長蔭愈直辭一以薦巧舌千皆齡郊粉說文曰

切巨禁匡鼎惟說詩張晏云衡少時字桓譚不讀讖愈後漢桓譚曰逸韻何嘈嗽高名俟沽賃郊紛葩歡屢

填曠朗憂早滲愈朝或作亮張協七命野曠朝而無塵潘為君開酒腸顛倒舞相飲郊曦光霽曙物景曜

鑠宵稜愈○稜音浸儒門雖大啓姦首不敢闖丑禁義泉雖至近盜索不敢沁沁諸字書皆曰水名出上黨外

汲也七清琴試一揮白鶴叫相暗或作相叫吟吟去聲諷趙欲知心同樂雙繭抽作紕郊後漢女得織

莎柵聯句河南谷名○按河南志莎柵谷水在永寧縣西三十里出莎嶺東流入昌谷莎柵

冰溪時咽絕風櫪方軒舉愈此處不斷腸定知無斷處郊

雨中寄孟刑部幾道聯句孟刑部簡也考之新傳未嘗為刑部但言為倉部員外以不附王叔

秋潦淹轍跡選顏延年詩周御高居限參拜愈戰國策頓弱曰臣之義不耿耿蓄良思遙遙仰嘉話郊一

晨長隔歲百步遠殊界愈遠或商聽饒清簞悶懷空抑噫郊商或作高悶或作闕美君知道腴桓譚答揚

雲動味逸步謝天械愈天械爵位吟馨鑠紛雜抱照瑩疑怪郊江淹雜體時撞宏聲不掉徒甲輸邈瀾逾

道腴愈簷瀉碎江喧街流淺溪邁郊念初相遭逢幸免因媒介孔叢子士無介不祛煩類決靡愜興劇爬疥

爬或作爬今字書爬輻也無爬音然文選把研文較幽玄呼博騁雄快博博蓋今君軺方馳君或作春說

搔無已把蒲庖切則知唐字今不出者多

韓昌黎集 三聯句

史記乃乘輅車。○輅伊我羽已鍛。選顏延之詠魯康云：驚翻有温存感深惠。琢切奉明誠。愈誠或作戒。說音搖。又音韶。一作車。輅父之明誠。後漢西域傳：燧國滅土。經有明誠。此語當用誠字。至下文伸誠。則當用戒字。○今按謝本下文實作申戒。迨茲更凝情。暫阻若嬰療。療病詩無療側。欲知相從盡靈珀。拾纖芥。蠶珀。琥珀也。吳書：虞翻曰：虎珀不取知相益多。或作神藥銷宿債。○

○德符仙山岸。永立難敬壞。氣涵秋天河。有朗無驚湃。郊○湃。普祥鳳遺蒿鷄。蒿鷄。意見莊。鷄與鳩同。雲韶掩夷拜切。

○韎。周禮韎。韎氏註：東夷之樂曰韎。爭名求鵠徒。騰口甚蟬喝。於邁。未來聲已赫。始鼓敵前敗。鬪場再鳴先。韎。二十一年先。二子鳴。杜注云：比於雞。遼路一飛屈。東野繼奇躅。脩綸懸衆轄。巨縉五十轄。以爲餌。鬪勝而先鳴。今言再鳴。先者蓋取此事。遐路一飛屈。或東野繼奇躅。脩綸懸衆轄。巨縉五十轄。以爲餌。

○糖。音戒。穿空細丘垤。照日陋菅蒯。愈左氏雖有絲。小生何足道。積慎如觸薑。丑邁。情情抱所諾。左氏曰：情情。杜註：安和。翼翼。自申戒也。申一作伸。戒說見上。聖書空勘讀。勸或盜食敢求喂。禮記：無嘍矣。嘍謂一。情情。杜註：安和。翼翼。自申戒也。申一作伸。戒說見上。聖書空勘讀。勸或盜食敢求喂。禮記：無嘍矣。嘍謂一。

惟當騎款段。御款段馬。見後漢。豈望觀珪玠。弱操愧筠杉。微芳比蕭薤。何以驗高明。柔中有剛夫。郊

遠遊聯句。遊者亦其時。歟。公與東野共三十九韻。李翱惟一聯。莫知其故也。習之詩見于世者。此而已。大率詩非其所長也。劉貢父云：唐時文人。李習之不能爲詩。聯句云云。殊無可取。遠遊名篇。祖屈原也。相如大人賦。由遠遊發也。自後劉向九歎。曹子建樂府。皆有遠遊篇。然屈原相如則兼四方上下而言之。公聯此詩。以送東野于南。所序只江南事。其閒大抵事意與大人賦九歎相同。讀者宜詳味之。

別腸車輪轉。一日一萬周。郊。離思春冰泮。瀾漫不可收。愈。馳光忽以迫。鮑明遠詩：馳飛轡誰能留。郊。陸士

古詩：方駕取之詎灼灼。此去信悠悠。翻取或作前。楚客宿江上。夜魂棲浪頭。樓或捷。曉日生遠岸。水芳綴孤舟。村

振飛轡。取之詎灼灼。此去信悠悠。翻取或作前。楚客宿江上。夜魂棲浪頭。樓或捷。曉日生遠岸。水芳綴孤舟。村

古詩：方駕取之詎灼灼。此去信悠悠。翻取或作前。楚客宿江上。夜魂棲浪頭。樓或捷。曉日生遠岸。水芳綴孤舟。村

古詩：方駕取之詎灼灼。此去信悠悠。翻取或作前。楚客宿江上。夜魂棲浪頭。樓或捷。曉日生遠岸。水芳綴孤舟。村

古詩：方駕取之詎灼灼。此去信悠悠。翻取或作前。楚客宿江上。夜魂棲浪頭。樓或捷。曉日生遠岸。水芳綴孤舟。村

古詩：方駕取之詎灼灼。此去信悠悠。翻取或作前。楚客宿江上。夜魂棲浪頭。樓或捷。曉日生遠岸。水芳綴孤舟。村

騷云。陵陽侯之素波兮。應劭曰。陽侯。廣泛信縹眇。高行恣浮游。外患蕭蕭去。中悒稍稍瘳。○悒音邑。振衣造雲古之諸侯有罪自投江。其神為大波。

闕跪坐陳清猷。德風變讒巧。仁氣銷戈矛。仁或作和。仁氣見禮記。名聲照四海。淑問無皆休。漢康衡傳。淑問揚乎疆外。讀當如令問。令望之時。字作肯誤矣。

歸哉孟夫子。歸去無夷猶。愈楚詞。君不行兮夷猶。歸去。或作君歸。或作歸與。

晚秋鄆城夜會聯句。元和十二年七月。以裴度守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充淮西宣慰處置使。以韓愈兼御史中丞。充行軍司馬。以李正封兼侍御史。為判官。從度出征。詔以鄆城為行蔡州治所。此篇公與正封作於鄆城。凡百餘韻。東野死後。公所與聯句者。惟此可見耳。

談笑青油幕。宋劉瑀嘗譏朱修之云。一朝居青油幕下。謂將幕也。燈明夜觀棊。○觀音貫。月暗秋城柝。正

從軍古云樂。梁劉孝義從軍行。談笑青油幕。朝居青油幕下。謂將幕也。燈明夜觀棊。○觀音貫。月暗秋城柝。正

封上中丞。今从古本如此。諸。羈客方寂歷。驚鳥時落泊。語闌壯氣衰。酒醒寒砧作。愈奉院長。今从古本如

院長。三字。遇主貴陳力。論語。陳力就列。夷凶匪兼弱。書兼弱攻昧。味。百牢犒興師。左傳。哀七年。公會吳于鄆。吳來徵百牢。成二

千戶購首惡。正封。穀梁子曰。諸侯不首惡。平生恥論兵。未暮不輕諾。末。或作未。顏延年詩。幼徒然感恩義。誰復論勳

爵。愈。多士被沾汚。小夷施毒蠹。小夷。元濟。蠹。也。前漢。不若蠹。何當鑄劍戟。或作鉞。鉞。相與歸臺閣。正封。室婦

歎鳴鶴。詩。鶴鳴于埕。家人祝喜鵲。西京雜記。乾鵲。終朝考著龜。何日親烝酌。愈。周禮。春祠。夏酌。秋烝。冬

使斷津梁。張憲傳。屢見。○聞音諫。通。潛軍索林薄。左傳。曰。鄭人侵衛。潛軍。其後。曹子建。七。啟。搜林

羽書靖。羽書。羽檄也。檄者。以木簡為書。有大水沙囊涸。正封。楚龍且與韓信夾澗水陣。信為萬

銘山子所

急專。則折雞。羽其上。謂之羽檄。

工東漢寶憲大破匈奴登燕然山刻石勒功班固作銘插羽余何作白詩云插羽破天驕李太未足煩刀俎史記樊噲曰人方抵應輸

管鑰愈國語越王勾踐使大夫種行成於雨矢逐天狼楚詞舉長矢兮射天電矛驅海若海神曰海若

靈誅固無縱選陳琳檄云江力戰誰敢却正封靈去病傳云力戰一峨峨雲梯翔赫赫火箭著郝照於陳

倉以雲梯衝軍臨城中照連空墜雉堞照夜焚城郭愈軍門宣一令廟筭建三略雷鼓揭千槍或作鎗

也木兩頭銳者是浮橋交萬笮正封笮或作筏笮當從竹音昨說文曰笮也西南夷以竹索蹂野馬雲騰映

原旗火鑠校本鑠疲氓墜將拯殘虜狂可縛愈摧鋒若羆兕摧鋒○羆勅居切超乘如羆左氏秦師過

者三百乘○乘逢掖服翻慙禮記儒行儒有衣逢掖漫胡纓可愕正封莊子冠曼胡之纓只作曼魏都賦

星殞聞雉雉唐景龍初有大星殞于西南聲如師興隨啖鶴符堅聞風聲鶴唳虎豹貪犬羊後漢鄭太傳

犬鷹鷂憎鳥雀愈情或作鸞左氏傳燒陂除積聚灌壘失依託失或憑軾諭昏迷左傳二十八年執戈征

暴虐正封詩衛風伯也執殳正封詩類事實然亦有取用未精倉空戰卒飢月黑探兵錯○探他南

兇徒更蹈藉○更平聲逆族相啗愈軸轆巨淮泗旆旌連夏鄂大野縱氏羌詩云自彼氏羌莫敢長

河洛騶駘正封東西競角逐左傳晉人逐遠近施燿繳說文曰繳生絲纆也張良傳雖有燿繳尚安人怨

童聚謠天殃鬼行瘡愈漢刑支郡黜晁錯諸侯有罪削其支郡支郡在國之四周制閑田削周制諸侯有

者歸之閒田侯社退無功鬼薪懲不恪正封文帝三歲刑曰鬼薪余雖司斧鑕至情本尙丘壑且待戲俘

囚左傳獻俘授馘終當返耕穫愈藁街陳鈇鉞藁街漢時長安街名蠻夷邱在其中陳湯傳斬郅支桃塞

興錢鋪乃錢鋪注田器也○錢音翦博地理畫封疆天文掃寥廓正封天子憫瘡痍將軍禁鹵掠策

勳封龍領歸獸獲麟脚愈或作龍領此詩用魏關秦關龍領麟脚皆借對也獸或作麟脚見子虛賦射

以歸豈用此刑○今按歸獸用書序語對策勳為切但當解作狩義耳詰誅敬王怒月令詰誅暴慢給復

哀人瘼前漢民產子復注云澤髮解兜牟或作鑿醜顏傾繫落正封楚詞美人既醉朱顏酡酡飲器安

存惟恐晚安存或作存安後漢馬融洗雪不論昨後漢段熲傳洗暮鳥已安巢春蠶看滿箔愈聲明動朝

關光寵耀京洛旁午降絲綸禮記王言如絲其出如綸中堅擁鼓鐸正封漢光武與王尋戰衝其中堅密

坐列珠翠高門塗粉牋屋郭跋朝賀書飛舉朝也塞路歸鞍躍愈魏闕橫雲漢周禮乃縣治象之法于

也莊子心居秦關東巖嶧江淹詩巖嶧轉拜迎羅囊鞵左傳晉重耳曰右屬囊鞵囊問遺結囊橐正封漢

敬傳以歲時數問遺詩于囊江淮永清晏宇宙重開拓苗泰交廣記漢武帝元鼎是日號昇平隋志昇平

太平日此年名作噩愈爾雅太歲在酉曰作噩元和洪赦方下究或作救嗣冠子上情不下究淮南子號

究作究武懿亦旁魄封禪書曰旁魄四塞旁魄南據定蠻陬魏都賦蠻陬夷北攬空朔漠正封班孟堅敘

幕莫不來庭漢儒生恆教化慙或武士猛刺斫孫登呼楊駿曰刺刺吾相兩優游他人雙落莫愈印從負

鼎佩史記伊尹欲干湯而無由乃為有門為登壇鑿淮南子凡國有難君自宮中召將詔之鑿再入更顯

鼎佩華氏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門為登壇鑿淮南子凡國有難君自宮中召將詔之鑿再入更顯

鼎佩華氏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門為登壇鑿淮南子凡國有難君自宮中召將詔之鑿再入更顯

嚴見呂氏春秋。九遷彌審諤正封車千秋論戾太子事一日超九級遷任賓筵盡狐趙左昭十七年晉

趙導騎多衛霍。衛霍謂衛青國史擅芬芳宮娃分綽約。愈宮或作官非是服虔風俗通曰楚人謂美。丹掖

列鷓鴣。洪鑪衣狐貉。搗文揮月毫。講劍淬霜鏑正封。命衣備藻火命衣乃周禮所謂上公九。賜樂兼拊搏

書益稷搏拊琴瑟。兩廂鋪翟毼史記顏注正寢之東西堂皆號曰廂風俗通云織。五鼎調勺藥愈勺藥字子虛賦

皆音酌略姚令威曰後語有仍祈却老藥此。帶垂蒼玉佩。轡蹙黃金絡。誘接謂登龍謂或作諭登龍門趨

馳狀傾藿正封淮南子葵藿。青娥翳長袖江淹神女賦。紅頰吹鳴籥李太白昭君詞昭君。儻不忍辛勤何

由恣歡諠愈。惟當早貴富。豈得暫寂寞。但擲雇笑金鮑明遠白紵曲千。仍祈却老藥正封漢郊祀志李少

鄒上方破廟配罇罍。生堂合鑿鑄爾雅大聲謂之鑿大鐘謂之鑄。安行庇松篁。高臥枕莞蒹愈莞或。洗沐

恣蘭芷楚詞浴蘭。割烹厭脾臄詩行葦嘉着脾臄說文臄口上也取。喜顏非忸怩有忸怩達志無隕穫正

封隕或作殞。談諧酒席展。慷慨戎裝著。斬馬祭旄纛。烹羔禮芒屨愈。山多離隱豹列女傳云南山有

不下野有求仲嬖。易尺嬖之屈以求伸也。推選閱羣材。薦延搜一鶚正封後漢孔融曰鷦鳥。左右供詔譽

親交獻謏說文大笑也選嗚嗚。名聲載揄揚。權勢實熏灼愈。薰或作薰。詩憂心如薰。毛傳薰灼也。漢道

舊生感激漢高祖道故。當歌發酬酢。羣孫輕綺紈。下客豐醴酪正封。窮天貢蹕異詩懷彼淮夷來獻其市

海賜醑漢律須有詔令乃許大醑醑會聚。作樂鼓還搥。從禽弓何曠愈淮南子疾如曠弩漢書作曠

取歡移日飲漢夏侯嬰傳與高祖語求勝通宵博北史李暹好學隆五白氣爭呼楚詞招魂有成巢而卒

詳見二卷送靈師詩六奇心運度正封漢陳平六恩澤誠布濩上林賦布濩闕鬪頑已簫勺諸本簫作蕭漢房中歌

藥勺周樂言以樂征伐也顏師古告成上云享封禪書管仲曰無懷慮農神農炎帝顓頊項帝鑾繞舜考古

垂矩矱愈淮南子知矩矱之前堂夜清吹東第良晨酌池蓮折秋房院竹翻夏籜正封五狩朝恒岱書一

巡狩恒北岳岱東岳○怕胡登切三畋宿楊柞禮記天子無事則歲三畋一為乾豆二為賓客三為農書乍討論漢藝文

家書九百馬法長懸格愈馬法謂司馬法字見揚雄雪下收新息李愬克蔡擒吳元濟時夜半大雪陽

生過京索京縣名有大索小索亭在今鄭州界漢高帝與楚戰榮陽京索間爾牛時寢訛詩無羊爾牛來

也動我僕或歌粵正封徒擊鼓或粵爾雅帝載彌天地書熙帝臣辭劣螢燭劣或作勿○為詩安能詳

庶用存糟粕愈存或作等莊子天道篇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

卷九

律詩

題楚昭王廟公元和十四年有襄州宜城縣驛記蓋公赴潮日也記云東北有井傳是昭王井東

時作歟昭王名轅楚平
王子在位二十七年

丘墳滿目衣冠盡墳或作園城闕連雲草樹荒猶有國人懷舊德一閒茅屋祭昭王

宿龍宮灘

浩浩復湯湯黃魯直云退之裁聽水句尤見工所謂浩浩湯湯抑更揚者灘聲抑更揚奔流疑激電驚浪

似浮霜夢覺燈生暈宵殘雨送涼如何連曉語一半是思鄉或作鄉是說家鄉

又魚招張功曹或無下四字周官以時籍魚鄭玄云以抄刺泥中取之張功曹署也俱自御史出公於是出嶺至郴與署俱峽新命于郴而作當是貞元二十年後公在江陵祭李郴

州有云投叉魚之短韻愧船瑕而舉秀峽新命於衡陽費薪芻於館候此其證也

又魚春岸闊此與在中宵大炬然如晝長船縛似橋深窺沙可數靜榜水無搖榜進船也本音謗又刀下

那能脫刃或作手波閒或自跳中鱗鱗錦碎機或作疑當日訝珠銷當去聲迷火逃翻近驚人去暫遙競多心轉

細得雋語時左傳得雋曰克潭罄知存寡舷平覺獲饒作船或交頭疑湊餌駢首類同條濡沫情雖密莊

泉潤魚相與處於陸登門事已遼事或作志辛氏三秦記曰河津一名龍盈車欺故事孔叢子衛人釣魚

相响以濕相濡以沫登門事已遼門魚不能上上則為龍登門謂此也盈車欺故事於河得魚焉其大

盈盈車盈飼盈犬盈驗盈今朝盈齊盈兼盈飼盈犬盈飼盈音盈伺盈血盈浪盈凝盈猶盈沸盈腥盈風盈遠盈更盈飄盈蓋盈江盈煙盈霧盈霧盈切盈拂盈棹盈影盈寥盈寥盈作盈迴盈懶盈去盈愁

無食龍移懼見燒如棠名既誤左傳隱公五年如棠觀魚釣渭日徒消史記呂尚年老魚釣周文客驚先賦篙工喜盡

謠左太冲吳都賦篙膾成思我友觀樂憶吾僚少陵嘗有觀打魚詩云吾徒胡為縱此樂暴殄自可捐憂

李員外寄紙筆

李伯康也伯康以貞元十九年為郴州刺史權德輿集有墓志○今按後卷祭文獲紙筆之雙寶即謂此事投叉魚之短韻亦指前篇也

題是臨池後

張伯英善草書臨池學書池水盡黑分從起草餘漢制尚書郎掌天兔尖針莫並蘇淨雪難如鸞繭紙書之

莫怪殷勤謝虞卿正著書

虞卿著虞氏春秋太史公曰虞卿非窮愁亦不能著書

次同冠峽

公有同冠峽詩與此詩凡二章皆赴陽山時作冠或作弄或作巫

今日是何朝天晴物色饒

晴或清落英千尺墮遊絲百丈飄泄乳交巖脉懸流揭浪標無心思嶺北猿鳥莫

相撩荆公詩有物華撩我老蓋本此也

答張十一功曹

唐本有張署寄公詩

山淨江空水見沙哀猿啼處兩三家篋簞競長纖纖笋

異物志曰篋簞生水邊長數丈圍一尺五六寸柳子厚記柳州山水謂其山多篋簞蓋湘湖間多此

竹躑躅閑開豔豔花

閑或作初羊躑躅花名註見三卷杏花詩未報恩波知死所左傳狼曠云未獲死所莫令炎瘴送生涯少陵詩應須

吟君詩罷看雙鬢斗覺霜毛一半加任子淵云斗覺詩中繼語也前輩多使退之詩有此句東坡詩黃昏斗覺羅裳薄後山詩斗覺文字生清新

郴州祈雨

桂陽郡即今之郴州○郴州音琛

乞雨女郎魂包羞潔且繁廟開聽鼠叫

爾雅鼠狀如蝙蝠飛而乳亦名飛生神降越巫言史記漢武帝令越巫立越旱氣

期銷蕩陰官想駿奔

書駿奔走執豆籩行看五馬入南史柳景元兄弟五人並為太守時人語曰柳氏門庭五馬

戰於圖記蕭颯已隨軒後漢鄭巨君為淮陰太守政不煩苛天旱行春隨車致雨

湘中酬張十一功曹謂湘中郎

休垂絕徼千行淚。絕一作越。漢鄧通傳：盜出徼外鑄錢，顏曰：徼猶塞也。東北謂之塞，西南謂之徼。共泛清湘一葉舟。今日嶺猿兼越鳥，可憐同聽不知愁。

郴口又贈二首

山作劍攢江寫鏡，扁舟斗轉疾於飛。迴頭笑向張公子，終日思歸此日歸。

雪颭霜翻看不分。雪或作雲。雷驚電激語難聞。沿涯宛轉到深處，何限青天無片雲。涯或作崖。

題木居士二首張芸叟木居士詩序云：耒陽縣北沿流二三十里，鼈口寺，即退之所題木居士在焉。元豐初，以禱旱不應，為邑令析而薪之。今存者，乃僧道符更刻。

火透波穿不計春，根如頭面榦如身。偶然題作木居士，便有無窮求福人。

為神詎比溝中斷。莊子：百年之木，破為犧尊，比溝中之斷，則美惡有聞矣。其於失性一也。遇賞還同爨下餘。後漢蔡邕在吳，有燒桐以爨者，

琴。朽蠹不勝刀鋸力，匠人雖巧欲何如。

晚泊江口據詩意及篇次，亦自陽山還過湘中作。下詩同。

郡城朝解纜，江岸暮依村。二女竹上淚。張華博物志：舜死，二妃淚下染湘竹，竹盡斑。孤臣水底魂。史記：屈原仕楚，為上官大

雙歸蟄燕，一一叫羣猿。迴首那聞語，空看別袖翻。聞或作能。

湘中公此詩謂屈原也。

猿愁魚踊水翻波作踊或自古流傳是汨羅賈誼弔屈原賦云側聞屈原兮自湛汨羅蘋藻滿盤無處奠或

船作空聞漁父叩舷歌舷或作船楚詞漁父篇曰漁父莞爾而笑鼓枻而

別盈上人柳子厚集有詩盈住衡山中院

山僧愛山出無期俗士牽俗來何時祝融峯下一迴首即是此生長別離

喜雪獻裴尚書

或無下四字尚書裴均也時為荆南節度使吏部尚書公為法曹參軍作詩以獻元和元年春也

宿雲寒不卷春雪墮如筵從或作節○騁巧先投隙潛光半入池半或喜深將策試驚密仰簷窺自下何曾

汗增高未覺危覺或比心明可燭拂面愛還吹妬舞時飄袖欺梅併壓枝地空迷界限砌滿接高卑浩蕩

乾坤合霏微物象移為祥矜大熟布澤荷平施為或作驗布或作雨以上已分年華晚猶憐曙色隨氣嚴

當酒換或作灑急聽窗知邵氏聞見錄云荆公嘗以力去陳言誇末俗可憐無補費精神薄退之然其詠

非用古人陳照曜臨初日玲瓏滴晚澌晚或聚庭看嶽聳掃路見雲披陣勢魚麗遠桓五年左氏鄭人為

書文鳥篆奇索靖書狀着韻既王縱歡羅豔點列賀擁熊螭履弊行偏冷史記東郭先生行雪中門扇臥

更羸錄異傳漢洛陽大雪袁悲嘶聞病馬或作浪走信嬌兒竈靜愁煙絕絲繁念鬢衰擬鹽吟舊句世說

傳內集雪詩撒授簡慕前規謝靈運雪賦曰梁孝王授簡捧贈同燕石關子曰宋之愚人得燕石藏之以

多慙失所宜鹽空中差可擬

春雪

看雪乘清旦。作看或觀無人坐獨謔。坐獨或獨坐拂花輕尚起。落地暖初銷。已訝陵歌扇。還來伴舞腰。灑篁留密節。

密或作半著柳送長條。入鏡鸞窺沼。行天馬度橋。沈存中云杜子美詩紅稻啄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偏

塔憐可掬。滿樹戲成搖。江浪迎濤日。風毛縱獵朝。弄閑時細轉。爭急忽驚飄。城險疑懸布。懸布字見左襄

偏陽砧寒未擣綃。莫愁陰景促。夜色自相饒。色或作月

聞梨花發贈劉師命。此詩與後梨花下詩皆貞元二十一年正月陽山作也。後詩謂今日相逢瘴海頭是也。古詩亦有劉生詩。可以兼考。

桃蹊惆悵不能過。蹊或作溪紅豔紛紛落地多。聞道郭西千樹雪。欲將君去醉如何。

春雪閒早梅。閒或作映。元和元年春江陵作。

梅將雪共春。彩豔不相因。逐吹能爭密。排枝巧妬新。誰令香滿座。獨使淨無塵。芳意饒呈瑞。寒光助照人。

玲瓏開已徧。點綴坐來頻。那是俱疑似。須知兩逼真。熒煌初亂眼。浩蕩忽迷神。未許瓊華比。從將玉樹親。

從將或作將從。先期迎獻歲。更伴占茲辰。或作辰願得長輝映。輕微敢自珍。微或作嚴

早春雪中聞鶯。北地春晚方聞鶯。此詩蓋南遷時作也。諸本或在入關詠馬之後。

朝鷺雪裏新。雪樹眼前春。帶澀先迎氣。侵寒已報人。共矜初聽早。誰貴後聞頻。暫囁那成曲。孤鳴豈及辰。

風霜徒自保。桃李詎相親。寄謝幽棲友。辛勤不爲身。

梨花下贈劉師命蘇魏公云當錄於古詩中注見前聞梨花發詩題下

洛陽城外清明節。百花寥落梨花發。今日相逢瘴海頭。共驚爛漫開正月。

和歸工部送僧約人工部歸登也約荊州詳見劉夢得集

早知皆是自拘囚。不學因循到白頭。汝既出家還擾擾。何人更得死前休。得或向

入關詠馬元和元年夏入江陵召拜國子博士入藍關作

歲老豈能充上駟。史記孫臏取君上駟力微當自慎前程。不知何故翻驥首。牽過關門妄一鳴。妄或作忘願延年賦望西極而驥首

木芙蓉

新開寒露叢。遠比水閒紅。露或作路閒或作非是豔色寧相妬。嘉名偶自同。採江官渡晚。攀木古祠空。或从杭蜀館本官渡

作秋節祠作辭又云閣本秋江官渡晚寒木古祠空洪慶善本校从採江官渡晚攀木古祠空按古詩有涉江採芙蓉正謂荷花又九歌攀芙蓉兮木末則謂攀之非其地也此以二花對喻謂將採之江則秋

節已晚將攀之木則古辭所喻為無益蓋詩人強彼弱此意也○今按方說非是蓋此詩言荷花與木芙蓉生不同處而色皆美名又同故以採江攀木二事相對言其生處而九歌者祭神之辭故曰古祠也如

此則此詩從頭至此六句意皆聯屬願得勤來看無令便逐風願得或然嘉祐杭本已如此非洪意定也

題張十一旅舍三詠公自陽山與張十一徙據江陵道潭州而以其詠并云賈誼宅中今始見知之

榴花

五月榴花照眼明。枝閒時見子初成。可憐此地無車馬。顛倒青苔落絳英。絳或作細

井

賈誼宅中今始見。水經注云長沙縣西陶侃廟傳葛洪山下昔曾窺。葛洪丹井所在有之寒泉百尺空看影。正是行

人渴死時。渴或作渴

蒲萄

新莖未徧半猶枯。高架支離倒復扶。復或作後若欲滿盤堆馬乳。若或作君蜀本圖經本草蒲萄注子有似馬乳莫辭添竹引龍鬚。

峽石西泉西一作寒

居然鱗介不能容。石眼環環水一鍾。聞說旱時求得雨。祇疑科斗是蛟龍。

梁國惠康公主挽歌二首。梁或作涼考之史當作梁憲宗長女也下嫁于頔之子季友元和中薨

首注云時詔令百官進詩

定謚芳聲遠。移封大國新。巽宮尊長女。易巽為長女台室屬良人。季友之父頔為相故云台室河漢重泉夜。梧桐半樹春。龍

輻非厭翟。選潘岳寡婦賦龍輻以星駕兮注喪車也周禮王后五輅還輶禁城塵。

秦地吹簫女。列仙傳秦穆公女字弄玉時有簫聲而厭於涉反魏丁歷反湘波鼓瑟妃。風原遠遊云二女御九佩蘭初應夢。左傳鄭

妾曰燕嬉。夢天使與奔月竟淪輝竟或作競非是淮南子羿請不死之靈鼓瑟兮。夫族迎魂去。宮官會葬歸。從今沁

園草。後漢明帝女沁水公主田園警為寶憲所奪○沁七鳩反無復更芳菲。

和崔舍人詠月二十韻舍人崔羣也。公元和七年以職方員外郎下遷國子博士。此詩其年八月所落。故落句云。獨有虞庠客。無由拾落葉。意謂職在虞庠。去堯增遠矣。

閣本無此篇。

三秋端正月。今夜出東溟。對日猶分勢。騰天漸吐靈。未高蒸遠氣。半上霽孤形。赫奕當躔次。虛徐度杳冥。

長河晴散霧。列宿曙分螢。音秀。宿浩蕩英華溢。瀟疎物象冷。或作池邊臨倒照。簷際送橫經。花樹參差見。臯

禽斷續吟。詩編鳴于九臯。臯。澤也。牖光窺寂寞。砧影伴娉婷。幽坐看侵戶。閑吟愛滿庭。輝斜通壁練。彩碎射沙星。清

潔雲閒路。空涼水上亭。淨堪分顧兔。天問。厥利維何。而顧兔在腹。細得數飄萍。山翠相凝綠。林煙共羃青。過隅驚桂側。

當午覺輪停。屬思摛霞錦。音燭。屬追歡罄縹緲。縹。音白。色。郡樓何處望。隴笛此時聽。右掖連台座。重門限

禁局。風臺觀滉漾。滉。一作洗。冰砌步青熒。選。眩。耀。獨有虞庠客。無由拾落葉。帝王世紀。堯階有葉。朔後日。生一莢。至望則日落一莢。

詠雪贈張籍此詩或云。自松篁遭挫。抑以下等語。專譏時相。故終以其意。謂張籍曰。惟子能諳。爾諸人得語哉。又曰。莫煩相屬和。傳示及提孩。其有所譏也。審矣。

只見縱橫落。只。或作祇。寧知遠近來。飄飄還自弄。歷亂竟誰催。梁書。豫章王綜。鳴鐘。歷亂百愁。生座。暖銷那怪。池清失可猜。坳

中初蓋底。坳。地。不平。埤處遂成堆。劉貢父云。歐陽永叔與江鄰幾論此詩。以隨車翻縞帶。逐馬散銀盃。為不

有先居後。慢。或作漫。輕多去却迴。度前鋪瓦隴。發本積牆隈。發本。或作奔發。穿細時雙透。乘危忽半摧。舞深逢坎井。集

早值層臺。砧練終宜擣。階紈未暇裁。城寒裝睥睨。裝。或作粧。睥睨。城上女牆。○睥。匹。詣。反。睥。妬。計。反。二字合。從土。作埤。埤。現。樹凍裹莓苔。裹。或

片片勻如翦。紛紛碎若撥。乃。禾。反。定非燁鵲鷺。音。燁。鷺。○。燁。音。尋。真是屑瓊瑰。王氏。塵史云。說文以瓊為赤玉。比見人詠。白物多用之。韓愈。雪詩。真是屑瓊瑰。又今

朝踏作瓊瓊跡別有所稽耶豈用 緯纒觀朝萼楚詞忽緯纒其難選注緯纒乖 冥茫矚晚埃當窗恒凜凜

之不審也○瓊姑回反一作瓊 出戶即皚皚選涉積雪之皚 壓野榮芝菌歷或作潤 傾都委貨財娥嬉華蕩漾 不死藥恒娥見淮南子恒娥竊

逐馬散銀盃萬屋漫汙合 千株照曜開松篁遭挫抑 時宰也○今按此詩無歲月方說恐未必然

糞壤獲饒培隔絕門庭遽 擠排陞級纒史記擠排 豈堪裨嶽鎮強欲效鹽梅 隱匿瑕疵盡左氏瑾 包羅委

瑣該漢相如傳豈 誤雞宵呢喔誤或作悟選良遊呢 驚雀暗徘徊浩浩過三暮 史記天官書白帝行德

悠市九垓風俗通十兆曰經十經曰垓國語天 鯨鯢陸死骨木華海賦其魚則橫海之 玉石火炎灰書炎

厚慮填溟壑高愁擢斗魁 揚子雲甘泉賦擢北極之極○擢音致 日輪埋欲側坤軸壓將頽 岸類

長蛇攪岸類或作擾 陵猶巨象脰音 水官夸傑黠木氣怯胚胎 著地無由卷連天不易推 龍魚冷蟄苦虎

豹餓號哀巧借奢豪便 專繩困約災威貪陵布被 光肯離金鬘離或 賞玩捐他事歌謠放我才 狂教詩律

矧或作机 五忽反與與酒陪鯁 樊李校作穩○綱蘇來反 惟子能諳耳諸人得語哉 助留風作黨勸

坐火為媒雕刻文刀利 搜求智網恢莫煩相屬和 傅示及提孩

酬王二十舍人雪中見寄或云王涯為舍人見王適墓誌本傳略之今

三日柴門擁不開階平庭滿白皚皚 平庭或作庭平今朝蹋作瓊瑤跡 為有詩從鳳沼來從或

韓昌黎集 三律詩

三十一

送侯喜公長慶元年有雨中寄張博士籍侯主簿喜之什此詩

已作龍鍾後時者懶於街裏蹋塵埃如今便別長官去直到新年衙日來
長官或作官長非是

學諸進士作精衛銜石填海任叻述異記炎帝女溺死東海化為精衛自呼其名每銜西山木石填東海

鳥有償冤者終年抱寸誠口銜山石細心望海波平渺渺功難見區區命已輕人皆譏造次我獨賞專精

豈計休無日惟應盡此生何慙刺客傳不著報讎名

奉酬振武胡十二丈大夫胡證也傳云河東人元和九年黨項屢擾邊證以儒而勇由諫議大夫選拜振武軍節度使○許本無奉字

傾朝共羨寵光頻半歲遷騰作虎臣戎旆暫停辭社樹諸本作弩矢前驅煩縣令方從閣本云趙璘因話

持刺稱百姓入謁獻詩曰詩書入京國旌節過鄉關若用今語亦非胡公敬桑梓之意里門先下敬鄉人

閣本多出於公晚歲所定○今按方意甚善但其言閣本為晚年所定者為無據耳里門先下敬鄉人

子弟入里門趨至家事橫飛玉蓋家山曉遠蹀金珂塞草春自笑平生誇膽氣不離文字鬢毛新

奉和庫部盧四兄曹長元日朝迴盧江也國史譜云兩省相呼為閣老尚書丞郎相呼為曹長郎

天伏宵嚴建羽旄建或作樹毛詩出春雲送色曉雞號金爐香動螭頭暗唐會要曰漢柏梁殿災越巫言

兩遂作像子屋以厭火災亦作螭字唐玉佩聲來雉尾高唐制人君舉動必以扇雉尾障扇四小戎服上

趨承北極儒冠列侍映東曹太平時節難身遇難身或郎署何須歎二毛左僖二十二年不擒二毛二毛

黑白相半選潘安仁秋興賦余

春秋三十有二始見二毛。

寒食直歸遇雨唐本箋云元和十年公時以

寒食時看度荆楚歲時記去冬至一百五日即有疾風甚雨謂之寒食又先春遊事已違風光連日直陰

雨半朝歸朝或不見紅毬上劉向別錄曰踏鞠黃帝所造本兵勢也或云那論綵索飛古今藝術圖曰比

鞦韆為戲綵索也惟將新賜火周禮季春出向曙著朝衣

送李六協律歸荆南李協律朝也公嘗量移為江陵

早日羈遊所春風送客歸柳花還漠漠江燕正飛飛高齋詩話云退之詩江燕正飛歌舞知誰在賓僚逐

使非宋亭池水綠杜子美詩曾聞宋玉宅每欲到荆州荆州即江陵也莫忘蹋芳菲

題百葉桃花公元和十年

百葉雙桃晚更紅窺窗映竹見玲瓏窺或作歸或作臨應知侍史歸天上故伴仙郎宿禁中應劭漢官儀

壑靡中給使史一人女侍史二人唐人任郎官多稱仙郎白樂天所謂仙郎靜翫禁闈閑

春雪

新年都未有芳華二月初驚見草芽白雪卻嫌春色晚故穿庭樹作飛花

戲題牡丹與成式西陽雜俎云前史無說牡丹者惟謝康樂集言竹間水際多牡丹成式檢隋朝

丹一窠植於長興私第至德中馬僕射領太原各得紅紫二色者移於城中元和初猶少今與戎葵角多少矣

幸自同開俱隱約。何須相倚鬪輕盈。陵晨併作新粧面。對客偏含不語情。雙燕無機還拂掠。遊蜂多思正經營。正或作近長年是事皆拋盡。今日欄邊暫眼明。

盆池五首劉貢父云退之古詩高卓至律詩雖可稱善要有一夜青蛙鳴到曉非意到不能作語為戲耳或云盆池詩有天工如拍岸纔添水數罇

老翁真箇似童兒。汲水埋盆作小池。一夜青蛙鳴到曉。恰如方口釣魚時。方或作枋方云唐賜齊州桓溫

李愿詩只作方口。○今按公盤谷詩因及方口燕川則二處皆盤谷附近之小地名耳。盤谷在孟州濟原縣。孟州東過懷州。乃至衛州。而濟原又在孟州西北四十里。則遊盤谷者安得至衛州之枋頭乎。方說非是。

莫道盆池作不成。藕梢初種已齊生。從今有雨君須記。來聽蕭蕭打葉聲。有雨或作雨澗

瓦沼晨朝水自清。小蟲無數不知名。忽然分散無蹤影。惟有魚兒作隊行。惟或作為

泥盆淺小詎成池。夜半青蛙聖得知。聖或作聽一聽暗來將伴侶。不煩鳴喚鬪雄雌。

池光天影共青青。拍岸纔添水數罇。且待夜深明月去。試看涵泳幾多星。明或作乘

芍藥公元和十年知制誥寓直禁中作

浩態狂香昔未逢。紅燈燦燦綠盤龍。覺來獨對情驚恐。身在仙宮第幾重。情或作忽

奉和饒州劉給事使君三堂新題二十一詠 井序 ○或無奉新題三字。劉伯芻以元和八年出刺饒州。白樂天有制詞。

饒州刺史宅連水池竹林。往往爲亭臺島渚。目其處爲三堂。三堂建於開元中。呂溫嘗記之。謂三者明劉
臣子在三之節。堂者。勵宗室肯堂之義。兄自給事中出刺此州。在任逾歲。職修人治。州中稱無事。頗復增飾。從子弟而遊其閒。又作二十一詩以
詠其事。流行京師。文士爭和之。余與劉善。故亦同作。

新亭

湖上新亭好。公來日出初。水文浮枕簟。文或作紋。瓦影蔭龜魚。

流水

汨汨幾時休。從春復到秋。只言池未滿。池滿強交流。只或作砥。

竹洞

竹洞何年有。公初斫竹開。洞門無鎖鑰。俗客不曾來。

月臺

南館城陰闊。東湖水氣多。直須臺上看。始奈月明何。

渚亭

自有人知處。那無步往蹤。莫教安四壁。面面看芙蓉。

竹溪

藹藹溪流慢慢或作漫。梢梢岸篠長篠或作竹。穿沙碧斨淨。落水紫苞香少陵竹詩有雨洗娟娟淨風吹細細香前。豈

知公亦有落水紫苞香之語乎。

北湖

聞說遊湖棹。尋當到此迴。應留醒心處。準擬醉時來。準或作准俗字。

花島

蜂蝶去紛紛。香風隔岸聞。欲知花島處。水上覓紅雲。

柳溪

柳樹誰人種。行行夾岸高。莫將條繫纜。著處有蟬號。

西山

新月迎宵挂。晴雲到晚留。爲遮西望眼。終是懶迴頭。

竹逕

無塵從不掃。有鳥莫令彈。若要添風月。應除數百竿。

荷池

風雨秋池上。高荷蓋水繁。未諳鳴撼撼。選盧子諒云撼撼芳葉零○撼所格切。那似卷翻翻。

稻畦

罽布畦堪數。罽或作卦。布或作圃。罽博局上方目也。字見選博奕論。○今按博局當云碁局。植譚新論守邊隅趨作罽以自生於小地。枝分水莫尋。魚肥知已秀。鶴沒覺初深。

柳巷

柳巷還飛絮。春餘幾許時。吏人休報事。公作送春詩。

花源

或作原

源上花初發。公應日日來。丁寧紅與紫。慎莫一時開。莫或作勿

北樓

郡樓乘曉上。盡日不能迴。晚色將秋至。長風送月來。

鏡潭

非鑄復非鎔。泓澄忽此逢。魚鰕不用避。只是照蛟龍。

孤嶼

朝遊孤嶼南。暮戲孤嶼北。所以孤嶼鳥。與公盡相識。

方橋

非閣復非船。可居兼可過。君欲問方橋。方橋如此作。白樂天皮日休詩皆自注曰音佐。○今按廣韻作造。幾乃作及。康范五袴之謔。皆已爲此音矣。然讀如佐者。又將祚切。而荀子肉腐出蟲。魚枯生蠹。貪利忘身。禍切之訛。而世俗所用。从人从故。而切爲將祚者。又字之俗體也。

梯橋

乍似上青冥。初疑躡菌萑。自無飛仙骨。欲度何由敢。

月池

寒池月下明。新月池邊曲。若不妬清妍。却成相映燭。

遊城南十六首十六詩非一日編者類次之

賽神賽謂禱賽字本作塞。漢書郊祀志云。冬塞禱祀。廣陵厲王殺牛塞禱是也。今作賽。○賽。悉代反。

白布長衫紫領巾。差科未動是閑人。麥苗含穉桑生椹。椹。桑實。詩。食我桑椹。懷我好音。椹。卽椹也。○椹。食。荏反。共向田頭樂社神。

題于賓客莊于頔字允元元和八年爲太子賓客

榆莢車前蓋地皮。釋木云。榆莢。榆錢。爾雅云。白粉車前。草名。釋草云。一名荜苜。一名馬寫。郭璞云。大葉長穗。好生道邊。江東呼爲蝦蟇衣。○車。尺遮反。薔薇蘸水筇穿籬。馬蹄無入朱門跡。縱使春歸可得知。

晚春

草樹知春不久歸。草樹一作草木百般紅紫鬪芳菲。楊花榆莢無才思。惟解漫天作雪飛。

落花

已分將身著地飛。那羞踐蹋損光暉。無端又被春風誤。吹落西家不得歸。

楸樹二首

幾歲生成爲大樹。一朝纏繞困長藤。誰人與脫青羅帳。看吐高花萬萬層。

幸自枝條能樹立。可煩蘿蔓作交加。可或作何傍人不解尋根本。却道新花勝舊花。傍或作遊

風折花枝

浮豔侵天難就看。清香撲地只遙聞。只或作可春風也是多情思。故揀繁枝折贈君。揀或作折。折或作將。

贈同遊諸本無此篇。杭蜀本皆闕。唯唐本有之。且屬在此。

喚起窗全曙。催歸日未西。無心花裏鳥。更與盡情啼。魯直云。吾兒時每哦此詩。而了不解其意。自出峽來。二禽名也。古人於小詩用意精深如此。催歸子規也。喚起聲如人絡絲。圓轉清亮。偏於春曉。喚起催歸。春喚復齋謔錄云。予嘗讀唐顧渚山茶記曰。顧渚山中有鳥如鸚鵡而色蒼。每至正二月。作聲曰。春起也。三四月云。春去也。採茶人呼爲喚春鳥。然則喚起之名。唐人說矣。豫章不舉爲證。何也。

贈張十八助教張十八籍也。時爲四門國子博士助教。

喜君眸子重清朗。眼籍嘗病眼。故云。攜手城南歷舊遊。忽見孟生題竹處。公與孟郊嘗遊此。有城南聯句。至是郊死矣。相看淚落不能收。

題韋氏莊城南韋曲。在唐最盛。名與杜陵相埒。當時爲之語曰。城南韋杜。去天尺五。杜子美贈韋贊善詩所謂時論同歸尺五天也。是時莊已衰矣。故詩意有云。

昔者誰能比。今來事不同。寂寥青草曲。散漫白榆風。架倒藤全落。籬崩竹半空。寧須惆悵立。翻覆本無窮。
須一作知。

晚雨

廉纖晚雨不能晴。蜀本作晚雨廉纖於律不諧今從諸本。池岸草閒蚯蚓鳴。投竿跨馬蹋歸路。纔到城門打鼓聲。

出城

暫出城門蹋青草。遠於林下見春山。應須韋杜家家到。祇有今朝一日閑。

把酒

擾擾馳名者。誰能一日閑。我來無伴侶。把酒對南山。對或作謝。

嘲少年

直把春償酒。都將命乞花。乞音氣。與人物。漢乞揚生師。公調張籍詩云。乞君飛霞藥。亦與此乞字同。祇知閑信馬。不覺誤隨車。

楸樹

青幢紫蓋立童童。蜀先主傳。舍東南角有桑樹。童童如小車蓋。童童茂盛貌。○幢。傳江反。細雨浮煙作綵籠。不得畫師來貌取。定知難見一

生中。貌或作邈。猶少陵貌得山僧及童子之貌。○今按貌音邈。

遣興。遣或作遠。

斷送一生惟有酒，尋思百計不如閑。莫憂世事兼身事，須着人閒比夢閒。

卷十

律詩凡八十首

諸本作七十九首，今从蜀本。

送李尚書赴襄陽八韻

得長字。李遜也。遜字友道，荊州石首人。元和十年十月，分山南東道為兩節度使，以遜檢校工部尚書，為襄州刺史，充襄復鄆均房節度使。以右羽

林將軍高震寓為唐州刺史，充唐隨鄆節度使，遜赴襄陽。廷臣送者三十餘人。分韻賦詩，太常卿許孟容為之序。按遜本傳：遷戶部侍郎，為山南東道節度使。又按襄州石本題名，銜云：檢校工部尚書李遜時遜蓋自尚書而出，史略之。

帝憂南國切，改命付忠良。

先是山南東道節度使嚴綬討吳元濟，無功。罷為太子少保，乃以遜為節度使。故云：壤畫星搖動，旗分獸簸揚。五營兵轉

肅千里，地還方。控帶荆門遠，飄浮漢水長。

賜書寬屬郡。或作戰馬隔鄰疆。縱獵雷霆迅，觀棊玉石忙。風流

峴首客。

羊叔子嘗與客鄒墟登峴山。曰：自有宇宙而有此山。花豔大堤倡。大堤地名在襄陽。宋隋王誕為襄陽郡，聞諸女歌，因為詞。曰：朝發襄陽城，暮至大堤曲。大堤諸女兒，花豔驚耶目。

富貴由身致，誰教不自強。

和席八十二韻

席八，或以為席謙，非也。當是席蓀。按諱行錄：席蓀行八，貞元十年進士。

絳闕銀河曙，東風右掖春。

應劭漢官儀：中書為右曹。官隨名共美。花與思俱新。綺陌朝遊閒，綾衾夜直頻。

漢官典職儀曰：尚書郎入直，供青綾白綾被。

橫門開日月，高閣切星辰。庭變寒前草，天銷霽後塵。溝聲通苑急，柳色壓城勻。綸

綽謀猷盛禮記王言如綽其出如綽音統李本校謀作謨然閣本只作謀考之周書作丹青步武親芳菲
 舍斧藻揚子吾未見斧藻其德若光景暢形神傍砌看紅藥謝眺中書省詩巡池詠白蘋柳惲為吳興太守有江南曲云
 汀洲採白蘋多情懷酒伴作懷或餘事作詩人倚玉難藏拙玉或市吹竽久混真齊宣王好竽南郭先生坐慙
 空自老江海未還身

和武相公早春聞鸞武元衡也元衡以元和八年三月自四川節度使拜相此篇與所和孔雀皆元衡拜相後追和其鎮蜀時作

早晚飛來入錦城華陽國志成都萬里橋南岸有錦城誰人教解百般鳴春風紅樹驚眠處似妬歌童作豔聲

太安池關唐長安有太安宮大安亭而太安池未嘗載見豈安樂公主所鑿定昆池耶景龍中請昆明池中宗不與主怒自鑿定昆池延袤數里豈即此池耶

遊太平公主山莊諸本無此題唐本太安池下增闕字而別出此題云是本李謝本所校並同

公主當年欲占春故將臺榭押城闌押或欲知前面花多少或作直到南山不屬人

晚春

誰收春色將歸去將歸或作慢綠妖紅半不存慢或榆莢祗能隨柳絮等閑撩亂走空園

大行皇太后挽歌詞三首此憲宗母莊憲皇后也變本云諸本脫太字非是章昭

一紀尊名正后以永貞元年尊為皇太三時孝養榮禮記文王之為世子朝於高居朝聖主厚德載羣生

武帳虛中禁虛或作空漢霍光傳太后玄堂掩太平齊謝眺敬皇后哀册文秋天笳鼓歇松柏徧山鳴

威儀備吉凶。文物雜軍容。配地行新祭。漢光武中元元年。上文帝母。因山託故封。起墳。皇后合葬。豐陵。故

封。鳳飛終不返。列仙傳。秦穆公女弄玉。吹簫隨風飛去。劍化會相從。晉張華劍化延平津。事有天生神物。終當合耳。無復

臨長樂宮。叔孫通傳。惠帝東朝。長樂宮。漢皇太后所居宮名。空聞報曉鐘。報曉。或作曉暮。

追攀萬國來。警衛百神倍。畫翼登秋殿。禮喪服大記。畫翼二注云。漢制以木為篋。廣三尺。君龍帷三池。振容注云。青質五色畫之。於絞繒而垂之。以為振容。容衣蓋謂此也。雲隨仙馭遠。風助聖情哀。助。非是。只有朝陵日。粧奩一暫開。漢

帝謁原陵。見太后鏡奩中物。感動悲涕。

廣宣上人頻見過。廣宣。蜀僧。元和中。住長安國寺。寺有紅樓。宣有詩名。號紅樓集。

三百六旬長擾擾。百或作十。不衝風雨即塵埃。久慙朝士無裨補。慙一作爲。空愧高僧數往來。學道窮年何所得。吟

詩竟日未能迴。天寒古寺遊人少。紅葉窗前有幾堆。

閑遊二首。元和十二年春作。公自中書舍人降右庶子云。

雨後來更好。繞池徧青青。柳花閑度竹。菱葉故穿萍。故。或作亂。杜詩。潛龍故起雲。獨坐殊未厭。孤樹詎能

醒。持竿至日暮。幽詠欲誰聽。茲遊苦不數。再到遂經旬。到。或作至。萍蓋汗池淨。藤籠老樹新。林鳥鳴訝客

烏或作鸚。岸竹長遮鄰。子雲祗自守。揚子雲傳。安帝時。丁傳董賢用事。奚事九衢塵。

酬馬侍郎寄酒馬總

一壺情所寄。四句意能多。秋到無詩酒。其如月色何。

和侯協律詠筍

侯喜也。或云公意專以譏時相。自得時方張王。至蛇虺首掀掀。大抵言其挾勢植黨。苞藏姦慝之狀如此。豈李逢吉之謂耶。是時裴度欲討蔡逢吉。引其黨令狐

楚蕭儂等阻之。公亦坐忤宰相意。自中書舍人降右庶子。

竹亭人不到。新笋滿前軒。乍出真堪賞。初多未覺煩。或作繁。公律詩不重用韻。成行齊婢僕。環立比兒孫。驗長常攜尺。

愁乾屢側盆。對吟忘膳飲。偶坐變朝昏。滯雨膏腴溼。驕陽氣候溫。得時方張王。莊子所謂王長其間是也。並去聲。讀公與劉夢得蒲

衛詩皆用張王字。挾勢欲騰騫。見角牛羊沒。看皮虎豹存。攢生猶有隙。散布忽無垠。詎可持籌筭。誰能以理言。縱

橫公占地。羅列暗連根。狂劇時穿壁。羣強幾觸藩。深潛如避逐。一作世。遠去若追奔。始訝妨人路。還驚入藥

園。萌芽防寢大。覆載莫偏恩。已復侵危砌。非徒出短垣。身寧虞瓦礫。計擬揜蘭蓀。且歎高無數。庸知上幾

番。短長終不校。先後竟誰論。外恨苞藏密。中仍節目繁。暫須迴步履。要取助盤飧。或作餐。盤飧。或作饗。盤飧。或作饗。盤飧。或作饗。盤飧。

穰地。森森競塞門。戈矛頭戢戢。蛇虺首掀掀。婦孺咨料棟。○料音聊。或作聊。量也。張湛列子序。且將料簡世所希有者。兒癡謁盡髡。

侯生來慰我。或作意。詩句讀驚魂。屬和才將竭。呻吟至日曛。日或作欲。楚詞九嘆。日曛曛其西。舍亦可以日入言也。○曛。他昆切。

過鴻溝

公從裴晉公平蔡。元和十二年八月入汴。過鴻溝。作也。漢四年。劉項割鴻溝。以西為漢。以東為楚。地在滎陽東南二十里。此下皆隨裴晉公伐蔡詩。

龍疲虎困割川原。億萬蒼生性命存。誰勸君王回馬首。真成一擲賭乾坤。

送張侍郎

張買時自兵侍為華州。閣本作侍御非。

司徒東鎮馳書謁。元和十年正月，加宣武節度使韓弘爲司徒。丞相西來走馬迎。元和十二年七月，以宰相裴度爲淮西宣慰處置使，兩府元臣今轉密。一方逋寇不難平。

贈刑部馬侍郎

馬摠時副
晉公東征

紅旗照海壓南荒，徵入中臺作侍郎。中臺，或作臺中，非是。暫從相公平小寇，便歸天闕致時康。

奉和裴相公東征途經女兒山下作

山示武夫而
公此詩和云

或無奉字，女几山在河南府福昌縣二十四里，白樂天云：晉公出討淮西，過女几山下，題詩云：待平賊壘報天子，莫指仙

旗穿曉日雲霞雜。雲一作紅，雜作集。○今按對偶及文勢當從諸本。山倚秋空劍戟明。洪慶善云：以我之旗况彼雲霞，以彼敢請

相公平賊後，暫攜諸吏上崢嶸。

鄆城晚飲奉贈副使馬侍郎馮李二員外

或無奉字，馮李謂馮宿李宗閔也。閔本馮宿時以禮部並從征。○鄆音偃。城上赤雲呈勝氣，眉閒黃色見歸期。幕中無事惟須飲，卽是連鑣向闕時。說文云：鑣，馬嚼也。○鑣，補驕切。

酬別留後侍郎

或無酬字，蔡平命馬摠爲留後。爲文無出相如右。司馬相如也。漢武帝擢居左右，常召相如視草。謀帥難居郤穀先。僖二十七年左氏：晉文公作三軍，謀元帥。趙襄曰：郤穀可。○郤音隙。穀音斛。歸去

雪銷溱洧動。溱洧二水名，溱在河南南洧在鄭。西來旌旆拂晴天。

同李二十八夜次襄城

李正封也。

周楚仍連接川原乍屈盤雲垂天不暖塵漲雪猶乾印綬歸台室旌旗別將壇欲知迎候盛騎火萬星攢
同李二十八員外從裴相公野宿西界

四面星辰著地明散燒煙火宿天兵不關破賊須歸奏自趣新年賀太平

過襄城

鄜城辭罷過襄城潁水嵩山刮眼明已去蔡州三百里家人不用遠來迎

宿神龜招李二十八馮十七

龜下或有驛字汝州有神龜驛臺按九
城志開皇初建李謂正封馮謂宿也

荒山野水照斜暉啄雪寒鴉趁始飛夜宿驛亭愁不睡幸來相就蓋征衣

次硤石

諸本硤作峽今陝
縣也地理志可考

數日方離雪今朝又出山試憑高處望隱約見潼關

和李司勳過連昌宮

或作李二十八司勳無過字連昌宮在河南壽安縣之二十九里按志高宗
顯慶三年置然詩落句云云疑為明皇所作而元徽之連昌宮辭大槩詠明

皇帝或云開元中曾葺之耳公
從晉公平淮西回過壽安而作

夾道疎槐出老根高薨巨桷壓山原宮前遺老來相問今是開元幾葉孫

次潼關先寄張十二閣老使君

張賈○潼關在華州華陰縣界張閣老即
華州刺史也國史補云兩省相呼為閣老

荆山已去華山來

史記黃帝鑄鼎荆山下荆山在漢馮
翊懷德縣華山太華也在華陰縣

日出潼關四扇開

出或作照
或作照刺史莫辭迎候遠相

公親破蔡州迴親或作新

次潼關上都統相公都統謂韓弘也。○館本無此篇。關下或

暫辭堂印執兵權。盡管諸軍破賊年。冠蓋相望催入相。待將功德格皇天。

桃林夜賀晉公元和十二年十二月壬戌。以裴度守本官。賜上柱國晉國公。丙子。以右庶子韓愈

蔡則前除命蓋在公未入朝之前。故公詩夜賀晉公於桃林。桃林在陝之靈宣縣云。

西來騎火照山紅。夜宿桃林臘月中。手把命珪兼相印。一時重疊賞元功。

送李員外院長分司東都李員外正封也。

去年秋露下。羈旅逐東征。今歲春光動。驅馳別上京。飲中相顧色。送後獨歸情。兩地無千里。因風數寄聲。

晉公破賊回重拜台司以詩示幕中賓客愈奉和或作晉公自蔡州入覲。途中重拜云。愈因之。

南伐旋師太華東。天書夜到册元功。將軍舊壓三司貴。相國新兼五等崇。鶴鷺欲歸仙仗裏。熊羆還入禁

營中。長慙典午非材職。或作識。蜀志譙周曰。典午。忽兮。典司。午馬也。白樂天自江州司馬還朝再出亦曰。昔徵從典午。得就閑官即至公。

獨釣四首釣或作酌。坐厭親利。柄為刑部侍郎時作。

侯家林館勝。偶入得垂竿。曲樹行藤角。平池散芡盤。○夾音儉。羽沈知食駛。或作快。緡細覺牽難。聊取夸兒女。

榆條繫從鞍。

一逕向池斜。池塘野草花。雨多添柳耳。水長減蒲芽。坐厭親刑柄。偷來傍釣車。坐厭方作厭坐云。厭與偷為一義。坐親刑柄來弄釣車。蘇州云。坐厭淮南守。此類極多方。從誤本更為曲說。不知語意之拙澁也。 太平公事少。吏隱詎相除。

獨往南塘上。秋晨景氣醒。露排四岸草。風約半池萍。鳥下見人寂。魚來聞餌馨。所嗟無可召。不得倒吾甁。秋半百物變。溪魚去不來。風能坼芡觜。露亦染梨顛。廣信晁氏舊藏印本。能作稜亦作液。一云山谷所定。 遠岫重疊出。寒花散亂開。所期終莫至。日暮與誰迴。

枯樹

老樹無枝葉。風霜不復侵。腹穿人可過。皮剝蟻還尋。寄託惟朝菌。依投絕暮禽。猶堪持改火。論語鑽燧改火。馬融曰。周書令有改火之文。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櫟之火。冬取檀槐之火。一年之中。鑽火各異。木故曰改火也。 未肯但空心。

元日酬蔡州馬十二尙書去年蔡州元日見寄之什。馬十二摠也。元和十三年元日有詩寄公。次年元日公以此詩酬之。

元日新詩已去年。蔡州遙寄荷相憐。今朝縱有誰人領。自是三峯不敢眠。峯或作冬。方從唐本云。華岳有守。蓋公西歸經從之路。馬詩必有所序述。今不可得而詳也。○今按此詩并題皆不音。經由華州所作。方說既無所據。又三峯不敢眠。亦無文理。今當闕之以俟知者。

詠燈花同侯十一。或作同侯十一。喜也。雪浪齋日記云。此詩極似少陵。

今夕知何夕。花然錦帳中。自能當雪暖。那肯待春紅。黃裏排金粟。諸本黃作囊。何遜詩金粟裏。擲頭蜀人史彥升曰。黃裏排金。謂額間花鈿也。又

沈約宋書漢制乘輿翠蓋黃裏所謂黃屋也諸本多引漢紀敘頭綴玉蟲更煩將喜事來報主人公一作

注實此義○今按漢制黃屋與此詩文意不同疑史說誤

祖席 前字舊注云以王涯徙袁州刺史而作按舊紀涯刺袁州元和三年四月也公時在東都字得

故曰祖席洛橋邊此詩前後注文舊本無之蜀本亦然又或二題前字秋字上皆有

祖席洛橋邊親交共黯然野晴山簇簇霜曉菊鮮鮮書寄相思處盃銜欲別前淮陽知不薄陽本作南洪

汲黯薄淮陽事以後詩有淮南字隨筆以誤也終願早迴船

秋字

淮南悲木落而我亦傷秋而或況與故人別那堪羈宦愁榮華今異路風雨苦同憂莫以宜春遠宜春即

江山多勝遊公自題此二詩後云兩詩何處好就中何處佳何處惡

送鄭尙書赴南海鄭尙書名權有序在集

番禺軍府盛番禺今之廣州欲說暫停盃蓋海旂幢出連天觀閣開衙時龍戶集龍戶採珠戶也南

日馬人來後漢馬援討蠻以數十人留於象林所鑄風靜鷄鷓去左氏祀爰居國語海鳥曰官廉蚌蛤迴

東漢孟嘗為合浦太守珠復還貨通師子國師子國中樂奏武王臺武或作越漢傳尉事事皆殊異無嫌屈大才

答道士寄樹雞樹雞木耳之大者東坡和陶詩

軟濕青黃狀可猜欲烹還喚木盤迴煩君自入華陽洞直割乖龍左耳來柳子厚龍城志茅山道士吳紳

三珠戲於松下，綽從之奔入洞中。化為龍，以三珠填左耳中。韓顯其耳而失其珠，又馮贄雲仙錄：天罰乖龍，必割其耳。

左遷至藍關示姪孫湘漢時依上古法，朝列以右為尊，故謂降秩為左遷。藍關，卽秦之饒關，在今

能開頃刻花之句，公曰：汝能奪造化開花乎？湘遂聚土覆盆，良久曰：花已發矣。舉盆乃碧花二，柔葉間有小金字，乃詩一聯云：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公未曉詩意，湘曰：事久可驗。公後貶潮陽，途有一人冒雪而來，乃湘也。湘曰：公憶花上句乎？乃今日事也。公詢地名，卽藍關。再三嗟嘆曰：吾為汝成此詩云云。酉陽雜俎亦載是事，獨不載湘名。然公逸詩有徐州贈旌姪云：自言有奇術，探妙知天工。意亦若指是事，豈湘果有出世之學耶？筆墨閒錄云：此詩仁且有禮，非志仁義者不能也。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州路八千。州一作陽，元和十四年，公為刑部侍郎，上表極諫佛骨事，帝大怒，將抵死，持示宰相崔羣，羣度力言愈忠，願少寬假，以來諫諍。帝稍

解乃貴潮，州刺史。欲為聖明除弊事，肯將衰朽惜殘年。欲或作本，肯將或作暮，一作豈將。又

馬不前。計揜或作揜，○今按此詩於暮，知汝遠來應有意，好收吾骨瘴江邊。左傳：蓬叔曰：計揜四字皆不如今本之勝。

武關西逢配流吐蕃。唐志：武關在商州商洛縣之東，公謫潮州，自藍田入商洛於武關西見作。

嗟爾戎人莫慘然，戎或作胡湖南地近保生全。地近或作近地我今罪重無歸望，直去長安路八千。

次鄧州界

潮陽南去倍長沙，戀闕那堪又憶家。心訝愁來惟貯火，惟一作誰眼知別後自添花。商顏暮雪逢人少，前漢志：引

洛水至商顏，下注商山。鄧鄙春泥見驛踪，鄧鄙字見左早晚王師收海嶽。普將雷雨發萌芽。

題臨瀧寺。臨瀧，韶州縣名，公前瀧吏，詩具述其詳。

不覺離家已五千。漢高帝紀提三尺取天下。及韓安國傳本無劍字。古固有如此。仍將衰病入瀧船。潮陽未到吾能說。
吾能或作人。先或作先聞。海氣昏昏水拍天。水或作浪。

晚次宣溪辱詔州張端公使君惠書敍別酬以絕句二章。或無辱端公絕句字。詔去潮尚遠。當在元和十四年夏作。筆墨閒錄潮州以後。

詩最哀深。宣溪絕句等詩絕有味。

詔州南去接宣溪。潮非是。詔州南去接宣溪。潮非是。詔州南去接宣溪。雲水蒼茫日向西。元或先。鷓鴣休傍耳邊啼。

兼金那足比清文。那或作安。百首相隨愧使君。百或作白。俱是嶺南巡管內。莫欺荒僻斷知聞。

題秀禪師房

橋夾水松行百步。松或作船。竹林莞席到僧家。林或作林。莞九還切。暫拳一手支頭臥。頭或作頤。還把漁竿下釣沙。釣或作晚。

將至詔州先寄張端公使君借圖經州留別詩皆自潮移袁道中作。

曲江山水聞來久。恐不知名訪倍難。願借圖經將入界。每逢佳處便開看。每或作亦。

過始興江口感懷。詔州始興郡。大歷十四年四月起居舍人。韓會以罪貶詔州刺。史公隨會而遷。時年十歲。至是貶潮州。道過始興。所謂感懷也。

憶作兒童隨伯氏。南來今只一身存。目前百口還相逐。舊事無人可共論。

詔州留別張端公使君。公量移袁州。故云留別。又曰公元和十四年正月以論佛骨貶潮州。三月至潮州。十月量移袁州。十五年正月至袁州。其往來上下於詔。皆梅柳新

時也。故云來往。再逢梅柳新。

來往再逢梅柳新。別離一醉綺羅春。久欽江摠文才妙。陳孔英曰：江自歎虞翻骨相屯。虞翻仕吳為騎都尉。嘗云：自恨骨體不媚。犯上獲罪。鳴笛急吹，爭落日。清歌緩送，款行人。此詩小宋疑惑字誤。大宋初不以爲然。後得善本始信。已知奏課當徵拜。那復淹留詠白蘋。汀洲採白蘋。柳惲詩語。

量移袁州張韶州端公以詩相賀因酬之。或無端公因三字。或作量移袁州張韶州先詩見賀因酬之。題稱凡四易。

各有義也。

明時遠逐事何如。遇赦移官罪未除。北望詎令隨塞鴈。管子鴈春北。秋南。南遷纔免葬江魚。屈原寧葬江魚腹中。將經貴郡煩留客。先惠高文謝起予。暫欲繫船韶石下。水經韶石對峙。今有廟在焉。舜嘗登此奏樂。今有廟在焉。上賓虞舜整冠裾。

次石頭驛寄江西王十中丞閣老。仲舒也。時仲舒自中書舍人出爲江南西道觀察使。公自袁還朝。次石頭而作。按水經注：贛水西岸有盤石。謂之石頭。在豫章北。

憑高試迴首。試迴或作迴馬。○今按：下句有馬字。作馬非是。一望豫章城。人由戀德泣。由或猶。馬亦別羣鳴。寒日夕始照。風江遠漸平。風江或作江風。默然都不語。應識此時情。

遊西林寺題蕭二兄郎中舊堂。蕭兄有女出家。○諸本遊作題。題作故。無兄字。及注蕭二存也。存少與韓會。梁蕭友善。惡裴延齡之爲人。弃官歸廬山。廬山今猶有。

蕭存魏弘李渤同遊大林題名。

中郎有女能傳業。中郎蔡邕也。其女文姬。能誦憶父書無遺誤。伯道無兒可保家。今按：因話錄作無人可主家。伯道鄆人也。故曰。皇

天無知鄩伯道無兒。偶到匡山曾住處。幾行衰淚落煙霞。因話錄作今日匡山過。舊隱空將衰淚對煙霞。

自袁州還京行次安陸先寄隨州周員外。諸本如此。但以隨為循。方从唐本云。自貶所蒙恩袁州。除官還京。凡多六字。方云如淳漢紀注曰。凡言除者。除

故官。執新官也。公誌鄭詹墓曰。詔授司馬節度。除其官為工部尚書。與此同。周員外。周君巢也。時為隨州刺史。以經由道里考之。作循非是。○今按諸本得之。唐本既顛倒重複。而方說又不

行行指漢東。左氏漢東之國。隨為大。暫喜笑言同。雨雪離江上。兼葭出夢中。面猶含瘴色。眼已見華風。歲暮難相值。

酣歌未可終。

題廣昌館。館在隨州棗陽縣南。

白水龍飛已幾春。張衡東京賦。我世祖乃龍飛白水。偶逢遺跡問耕人。逢或作尋。丘墳發掘當官路。或作道。何處南陽有近親。顯宗

為東海公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陽帝鄉多近親。

寄隨州周員外。隨或作循。或作復。說已見上。

陸孟丘楊久作塵。蜀本楊作陽。公與陸長源。孟叔度。丘穎。楊凝及周君巢。同為董晉幕客。故也。同時存者更誰人。金丹別後知傳得。周好金丹術。

柳子厚集中有答周君巢論餌藥久壽書是也。乞取刀圭救病身。本草云。刀圭者。十分之一。

酒中留上襄陽李相公。謂逢吉也。諸本作醉。中留別襄州李相公。

濁水汙泥清路塵。曹子建詩。君若清路塵。妾若濁水泥。還會同制掌絲綸。公元和十一年正月。為中書舍人。而逢吉以其年二月。自舍人拜相。故云。眼穿長訝雙

魚斷。選遺我雙鯉魚。中有尺素書。耳熱何辭數爵頻。仰天拊缶而呼烏烏。銀燭未消窗送曙。殘窗或作終。或作座添春。醉或作墜。許彥周云。退之此語。殊不類。其為人。乃知賦梅花。不獨宋廣平也。知公不久歸鈞軸。應許閑官寄病身。金釵半醉

去歲自刑部侍郎以罪貶潮州刺史乘驛赴任其後家亦譴逐小女道死殯之層峯驛旁山下蒙

恩還朝過其墓留題驛梁。諸本只作題驛梁。下有注。字與此題少異。今从唐本。

數條藤束木皮棺。草殯荒山白骨寒。驚恐入心身已病。扶鼻沿路衆知難。音。繞墳不暇號三市。子適季子死。葬於瀛博之間。既封。且號者三。見禮記。設祭惟聞飯一盤。荆楚歲時記。祭子推。文。黍飯一盤。致汝無辜由我罪。百年慙痛淚闌干。

賀張十八祕書得裴司空馬。張籍裴度也。或作酬。張祕書因騎馬贈詩。

司空遠寄養初成。毛色桃花眼鏡明。爾雅。馬黃白雜毛曰駉。注云。今桃花馬也。顏延之。緒白馬賦。曰雙瞳夾鏡。落日已曾交轡語。春風還擬並

鞍行。長令奴僕知飢渴。須著賢良待性情。且夕公歸伸拜謝。免勞騎去逐雙旌。騎去。或作去騎。裴詩有他日著鞭能願我之語。故公

爾云

杏園送張徹侍御歸使。或作侍御。侍御史。從張弘靖之請也。杏園在長安城南。其實徹已抵京。但未朝見耳。唐本云。徹時以幽州判官趨朝。半道有詔還之。仍遷

舊傳云。續有張徹自遠使歸是也。

東風花樹下。送爾出京城。久抱傷春意。新添惜別情。歸來身已病。相見眼還明。更遣將詩酒。誰家逐後生。

雨中寄張博士籍侯主簿喜

放朝還不報，半路踢泥歸。牛路一作夜半。○今按朝還無因，至夜半作牛路，亦不可曉。雨慣會無節，雷頻自失威。見牆生菌徧，憂麥作蛾飛。述異記晉太康歲晚偏蕭索，誰當救晉饑。左傳十三年晉

奉和兵部張侍郎酬鄆州馬尚書祇召途中見寄開緘之日馬帥已再領鄆州之作。張謂張賈馬謂馬摠諸本

無奉和及鄆州之作字別有奉和二字甚或作被

來朝當路日，承詔改轅時。再領須句國，左傳僖公二十一年邾人滅須句杜預注仍遷少昊司。三月令秋之

少昊蓋秋主刑而摠加檢校刑部尚書故云暖風抽宿麥，清雨卷歸旗。石林詩話云蔡天啓言嘗與張文潛論韓柳五字警句

皆集中第一賴寄新珠玉，長吟慰我思。

早春與張十八博士籍遊楊尚書林亭寄第三閣老兼呈白馮二閣老。諸本無十八字唐本云白

於陵之子嗣復也白和詩只作楊舍人林池○今按洪本第三作三弟云澄本如此然王沂公

言行錄記楊大年呼沂公為第四廳舍人擬前世遺俗自有此等稱呼洪本或未必然而此所

遊方嗣復家林亭故特以詩寄之而并呈白馮也但未知三人者其大第又如何耳閣老二字按楊綰傳故事中書舍人年久者為閣老云

奉使常山早次太原呈副使吳郎中。或無早字長慶元年七月成德軍大將王廷湊殺其節度田

駕部郎中副行事詳本傳謂時雖已赦廷湊詔公以宣撫出使蓋明年二月云○唐子西曰公

孫洪以董仲舒相膠西梁冀以張綱守廣陵李逢吉以韓愈使鎮州盧杞以顏魯公使李希烈

此之謂也。

朗朗聞街鼓晨起似朝時。翻翻走驛馬。春盡是歸期。地失嘉禾處。嘉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諸天子作嘉禾太原本晉地即唐叔之國也。風存蟋蟀辭。晉國風有蟋蟀詩刺昭公之儉。暮齒良多感。無事涕垂頤。

夕次壽陽驛題吳郎中詩後。或作壽陽驛題絕句蜀本亦注夕次字壽陽太原屬邑。

風光欲動別長安。春半邊城特地寒。不見園花兼巷柳。馬頭惟有月團圓。

鎮州初歸

別來楊柳街頭樹。擺弄春風只欲飛。擺或作搖。或作撼。或作搥。或作抵。還有小園桃李在。留花不發待郎歸。唐語林云。退之絳桃初使王延湊至壽陽驛絕句云云。邵氏聞見錄。孫子陽為子言。近時壽陽驛發地得二侍妾名柳枝。跋云。退之有倩桃風柳二妓歸途聞風柳已去。故云云。後張籍祭退之詩云。乃出二侍女非此人耶。

同水部張員外曲江春遊寄白二十二舍人。或作同張水部籍游曲江寄云云。白舍人樂天也。具安志曲江在城南昇道坊。以其有流水屈曲謂之曲。

江居易有和篇。後世傳韓白無往來之詩。非也。

漠漠輕陰晚自開。青天白日映樓臺。天或作春。曲江水滿花千樹。有底忙時不肯來。

和水部張員外宣政衙賜百官櫻桃詩。或作和張水部勅賜櫻桃詩。

漢冢舊種明光殿。洛陽宮殿簿曰。漢有明光殿。徵音殿。又曰顯陽殿。前櫻桃六株。徵音殿前乾元殿前並三株。炎帝還書本草經。神農本草云。櫻桃味甘。益脾胃。豈似

滿朝承雨露。共看傳賜出青冥。香隨翠籠擎初到。或作重。或作出。或作映。或作照。色映銀盤寫未停。或作映。或作照。食罷自知無所報。空然

慙汗仰皇局。

早春呈水部張十八員外二首此二首無

天街小雨潤如酥。草色遙看近卻無。最是一年春好處。絕勝花柳滿皇都。花或作煙。

莫道官忙身老大。即無年少逐春心。憑君先到江頭看。柳色如今深未深。

送桂州嚴大夫同用南字。○嚴謨也。題下或有赴任二字。

蒼蒼森八桂。森八開本作八月。桂或作樹。山海經。桂林八樹在真馬東。今番禺也。天台山賦。八桂森挺以凌霜。茲地在湘南。地開本作樹。江作青羅帶。東

云。退之詩。江作青羅帶。子厚詩。海上羣山似劍鋌。子瞻為之對曰。擊漲豈無羅帶水。劉愁還。有劍鋌山。山如碧玉簪。梁劉孝威詩。金簪臨鬢。戶多輸翠羽。家

自種黃甘遠勝登仙去。飛鸞不假驂。假或作暇。

奉酬天平馬十二僕射暇日言懷見寄之作或無暇日言懷之作六字。元和十四年以馬摠為鄆曹濮等州觀察使。十五年名其軍為天平軍。就加檢

校尙書左僕射。

天平篇什外。政事亦無雙。威令如徐土。儒風被魯邦。劉夢得天平軍節度使。廳壁記。惟鄆在春秋為須句之國。宣精在上。奎為文宿。畫野在下。魯為儒邦。禹貢

海岱及淮惟徐州。前漢以徐隸臨淮。則徐亦魯也。徐土魯邦。字見詩。常武闕宮之什。清為公論重。寬得士心降。歲晏偏相憶。長謠坐北窗。選劉越石詩。引領長

奉使鎮州行次承天行營奉酬裴司空或有相公字。公之宣諭鎮州也。衆皆危之。元稹言於穆宗曰。韓愈可惜。上海。魏詔令毋徑入。公卒至賊營。虜其衆。賁

之庭湊聽命出牛元翼之圍東坡爲公作潮州廟碑所謂勇奪三軍之帥者以此

竄逐三年海上歸逢公復此著征衣旋吟佳句還鞭馬恨不身先去鳥飛

鎮州路上謹酬裴司空相公重見寄謹或作奉

銜命山東撫亂師日馳三百自嫌遲風霜滿面無人識何處如今更有詩

奉和僕射裴相公感恩言志或無奉字

文武成功後居爲百辟師林園窮勝事鐘鼓樂清時詩話云慶歷中西師未解晏元獻爲樞密使會大雪

餘萬屯邊兵晏曰昔韓愈亦能作言語赴裴度會但云林園窮勝事鐘鼓樂清時不曾如此作開擺落遺高論雕鑿出小詩自然無不可范蠡爾其誰或

作爲范蠡事見史記

和僕射相公朝迴見寄或有裴字

盡瘁年將久公今始暫閑事隨憂共減詩與酒俱還放意機衡外收身矢石閒秋臺風日迴正好看前山

奉和李相公題蕭家林亭逢吉也蕭氏在唐最盛煬帝復僞寶做遇凡八葉宰相嵩第在城南布政坊見長安志

山公自是林園主山簡晉永嘉中爲襄陽守峴山有佳園池歎惜前賢造作時巖洞幽深門盡瑣不因丞相幾人知

奉和杜相公太清宮紀事陳誠上李相公十六韻或作杜相公太清宮十六韻紀事陳誠上李相

公逢吉也長慶二年六月拜相太清宮玄元皇帝廟也

耒耜與姬國。后稷以農事開國也。故云。耜，農器也。姬，周姓。輔櫨建夏家。書益稷禹曰：予乘四載，孔安國謂泥乘輔，山乘櫨。輔，在

功誠可尚於道。詎為華象帝威容大。仙宗寶厯賒。衛門羅戟槩。圍壁雜龍蛇。禮樂追尊盛。乾坤降福遐。四

真皆齒列。天寶元年親享玄元皇帝于新廟。以莊子為南華真人，文子為二聖亦肩差。初太清宮成，命工

為玄元真像。袞冕之服當展南面。元陽月時之首。爾雅十陰泉氣未牙。殿階鋪水碧。階或作筵。庭炬坼金葩。紫

宗肅宗真容侍立左右。皆朱衣朝服。陽月時之首。爾雅十陰泉氣未牙。殿階鋪水碧。階或作筵。庭炬坼金葩。紫

極觀忘倦。青詞奏不諱。本朝景靈宮天興殿。祝以。曾吹宮夜闕。而似鐘音。錚宏。嘈噓鼓晨。張衡東京賦。奏嚴鼓之嘈

才曷切。樹陡瓜切。褻味陳奚取。照味非是。名香薦孔嘉。垂祥紛可錄。俾壽浩無涯。貴相山瞻峻。清文玉絕瑕。

代工聲問遠。書天工人攝事敬恭加。語官事。皎潔當天月。葳蕤捧日霞。或作萎。唱妍酬亦麗。俛仰但稱

嗟。亦或作匪。唱酬謂李。杜稱嗟。公自謂也。

卷十一

雜著

原道

淮南子以原道首篇。許氏邊云：原本也。公所作原道原性等篇。史氏謂其奧衍宏深。與孟軻曰：孟子醇乎醇。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若非有見識。豈千餘年後便斷得如此。分明。伊川亦曰：退之晚年作文。所得甚多。如曰軻之死。不得其傳。似此言語。非是蹈襲前人。又非鑿空撰得。必有所見。二先生之法度。如老杜贈韋見素詩。布置最得正體。如官府甲第廳堂房。道命意曲折。後以此槩求古人法度。如老杜贈韋見素詩。布置最得正體。如官府甲第廳堂房。

室各有定處不可亂也韓文公原道與書之變典蓋如此石介守道曰孔子之易春秋自聖人以來未有也吏部原道原性原毀行難禹問佛骨表評臣論自諸子以來未有也

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

虛位揚誠齋曰道德之實非虛也而道德之位則虛也韓子之言實其虛者也其曰仁與義為定名又曰吾之所謂道德者合仁與義言之也而後道德之虛位可得而實矣張無垢曰此正是退之闢佛老

要害處老子平日談道德乃欲提仁義後必繼曰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亦未始薄道德

也特惡佛老不識仁義即道德故不得不表出之楊龜山曰韓子意由仁義而之焉斯謂之道充仁

性之謂道仁義性所有也則捨仁義而言道者固非也道固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子下或有

有仁義而仁義不足以盡道則以道德為虛位者亦非也子下或有

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非天下或有之字下小字或作罪

星○今按韓公未必用尸子語正使用之作罪亦非文意彼以煦煦為仁音調子子為義其小之也則宜其所謂道道其所道非吾所

謂道也其所謂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或無其所謂德四字非是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

公言也老子之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公言私言下或有皆有者字或惟下句有之周道衰孔子沒火

于秦黃老子漢佛于晉魏梁隋之閒或無黃字晉魏梁隋諸本作晉宋齊梁魏隋文苑作晉梁魏隋蜀本作魏晉宋梁齊方从闕杭本云南舉晉梁北舉魏隋也其言

道德仁義者不入于楊則入于墨不入于老則入于佛墨下諸本有不入于入于彼必出於此入者主之

出者奴之必上或有則字主或作王○今按作主乃與下文三韻皆叶作王非是入者附之出者汙之二者字或皆作則噫後之人其欲聞

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聽之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為孔子者習聞其

說樂其誕而自小也。亦曰：吾師亦嘗云爾。諸本嘗下不惟舉之於其口而後之人雖欲

聞仁義道德之說其孰從而求之甚矣人之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訊其末惟怪之欲聞古之為民者四今

之為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

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立然後教之以相生養之

道或無為之君為之師驅其蟲蛇禽獸而處之中土寒然後為之衣飢然後為之食木處而顛土處而病

也然後為之宮室為之工以贍其器用為之賈以通其有無通或為之醫藥以濟其天死為之葬埋祭祀

以長其恩愛為之禮以次其先後為之樂以宣其壹鬱壹或作溼或作埋按史記賈誼傳獨理鬱其誰語

平入聲通用溼與壹亦音義同也作壹字則非○今按字書壹壘吉凶為之政以率其怠勸為之刑以鋤

其強梗相欺也為之符璽斗斛權衡以信之相奪也為之城郭甲兵以守之或無權衡害至而為之備患

生而為之防今其言曰聖人不大盜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爭剖或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之無

聖人人之類滅久矣何也無羽毛鱗介以居寒熱也無爪牙以爭食也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

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致之或作致其非是麻君不出令則

失其所以為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臣不字下諸

而致之民四字而句下有則失其所以為臣一語今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

嗚呼。其亦幸而出於三代之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前。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帝之與王。其號名殊。其所以爲聖一也。名下或有雖字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飢食。其事殊。其所以爲智一也。事下或有雖字今其言曰。曷不爲太古之無事。是亦責冬之裘者曰。曷不爲葛之易也。責飢之食者曰。曷不爲飲之之易也。其言或作之言。飢之或作飢而。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而誠意者。將以有爲也。尹彥明曰。介甫謂退之正心誠意。將以有爲。非是。蓋介甫不知道也。正心誠意。便休。卻是釋氏也。正心誠意。乃所以將有爲也。非韓子不能至是。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一作國家。天下句下。或有者字。皆非是。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於中國。則中國之。經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詩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進上或有夷而字。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胥而爲夷也。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文或作書。或作教。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賈。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麻絲。其居宮室。其食粟米果蔬魚肉。果蔬或作蔬果。其爲道易明。而其爲教易行也。或無而字。而是故以之爲己。則順而祥。以下或無其字。以之爲人。則愛而公。以之爲心。則和而平。以之爲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郊焉而天神假。音名。廟焉而人鬼饗。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何上或無也字。

○今按曰斯道也何道也是問詞而曰斯吾所謂道也以下乃答語也斯道也何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或作斯何道也斯吾所謂道也或作斯道也吾所謂之道也又或無所謂謂字皆非是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或問張無垢曰湯學於伊尹韓愈乃謂其傳自禹揚雄自比孟子是得其傳者而愈以謂軻死無傳以小便譏之其言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宛丘論公原道亦曰愈者擇焉由周公而上而無傳則捨之矣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而健於言由周公而上而為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而為臣故其說長然則如之何而可也何而或作何其○今按此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其人其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繆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廢其亦庶乎其可也蘇子由曰愈之學朝夕從事於仁義禮智刑名度數之間自形而上者愈所不知也原道之作遂指不若著書愈亦嘗以書反復之既而原道原性等篇皆激籍而作其原道也大抵言教其原性也大抵言情云云子由所云釋氏柳子厚在當時於送僧浩初序已有此論而芸叟指贛紛然蓋少作也今其畫墁者其畜之矣學

原性

兵部李侍郎書所謂舊文一卷扶樹教道有所明白者疑此五原篇目既同當是一時之作與乃作原性取三者而折之以孔子之言其說有上中下之殊於是說者紛然李習之則謂孟荀場作論本中庸作復性書三篇皇甫持正則作孟荀言性論而謂孟子之言合經為多杜牧之則作三子言性辨而謂荀言人之性惡比二子高得多其論不能相一至王荆公作原性則又曰太極者五行之所由生而五行非太極也性者五常之太極也而五常不可以謂之性此吾所以異於韓子太極生五行然後利害生焉性情然後善惡形焉而性則不可以善惡言之也此吾所以異於孟荀其論益相勝矣白雲郭氏曰唐自韓愈之後言性者皆出其下李翱之言至論動靜皆離寂然不動則異教矣皇甫湜之論謂孟荀楊殊趨而一致又為韓子三品

之論皆無去取杜牧之言愛怒生而自能為性之根惡之端其荀氏徒歎本朝言性者四家司馬公謂揚子兼之王荆公謂揚子之言似矣蘇氏亦曰揚雄之論固已近之亦多蔽於雄之學獨程氏言孟子性善乃極本窮原之理又謂荀揚不知性故舍荀揚不論郭氏之論盡矣

性也者與生俱生也情也者接於物而生也性之品有三而之所以為性者五情之品有三而之所以為情者七者或或皆無而字性者情曰何也或無曰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導而上下也下焉者惡焉而已矣其所以為性者五曰仁曰禮曰信曰義曰智方從閣杭蜀本云禮信去仁為近諸本多作曰仁曰義曰

禮曰智曰信○今按方本以五行相生之序而言諸本以四方相對一位上焉者之於五也主於一而行居而中言理皆可通但竊意諸本語陳而韓公亦頗尙異恐方本或得之

於四行於方中焉者之於五也一不少有焉則少反焉其於四也混不上諸本無一字方從閣杭潮本作

少存乎仁則少畔乎仁蜀本倒一也二字杭蜀反皆作及非也○今按也一二字當從蜀本而以也字屬

或偏少其四者亦雜而下焉者之於五也反於一而悖於四音悖性之於情視其品情之品有上中下三不純耳反字則方得之

其所以為情者七曰喜曰怒曰哀曰懼曰愛曰惡曰欲上焉者之於七也動而處其中其中或作於中非是中焉者

之於七也有所甚有所亡然而求合其中者也下焉者之於七也亡與甚直情而行者也亡與上或有無字非是情

之於性視其品孟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荀子之言性曰人之性惡揚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惡混夫始

善而進惡與始惡而進善與始也混而今也善惡皆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與

本多作歎善惡下又有歎字○今按二與字皆當讀如字而為句首猶言及也作歎而為句絕者皆非左傳夫弗及而憂與可憂而樂與憂而弗害皆取憂之道也語勢亦相似 叔魚之生也其

母視之知其必以賄死。國語：叔魚生，其母視之曰：是虎目而豕喙，鵠楊食我之生也。叔向之母聞其號也。

知必滅其宗。昭二十八年左傳：叔向生子伯石，叔向之母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是豺狼之聲也。狼子

異越椒之生也。子文以為大戚。或無大字。知若敖氏之鬼不食也。宣四年左氏：楚司馬子良生子越椒，子文曰：必滅若敖氏矣。子良不可，子文以為大戚。曰：鬼猶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人之性果善乎？后稷之生也，其母無災，其始匍匐也，則岐岐然，嶷

嶷然。見詩生民。○文王之在母也，母不憂。或無母字。母不憂等事見國語。既生也，傅不勤，既學也，師不煩。人之性果惡乎？堯之朱舜之均，文王之管蔡，習非不善也，而卒為姦，瞽叟之舜，鯀之禹，習非不惡也，而卒為聖。人之性善

惡果混乎。聖下或有人字。屬上句。故曰：三子之言性也，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曰：然則性

之上下者，其終不可移乎。終上或無其字。曰：上之性就學而愈明，下之性畏威而寡罪，是故上者可教而下者可

制也。教或作學。其品則孔子謂不移也。曰：今之言性者異於此，何也？性下或曰：今之言者，雜佛老而言也。雜佛

老而言也者，奚言而不異。言也者或無也字。○今按此篇之言，過荀揚遠甚，其言五性尤善，但三品之說

原毀。或作毀原。說已見上。

古之君子，其責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輕，以約。此孔子所謂躬自厚，重以周，故不怠，輕以約，故人樂為善。

聞古之人有舜者，其為人仁義人也，求其所以為舜者，責於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

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舜者，就其如舜者。顏淵曰：舜何人也，余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文。聞古之人有周

意蓋本此。○古之人或無人字，下同。早或作蚤。

聞古之人有周

公者其爲人也。多才與藝人也。求其所以爲周公者。責於己曰。方从闕本無求其所以四字。只作責於己爲周公者。○今按闕本不成文理。而方从之。誤。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周公者。去其下十三字。或从闕本作求其所以爲周舜。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周公。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是人也。乃曰。不如舜。不如周公。吾之病也。是不亦責於身者重以周乎。身或作己。其於人也曰。彼人也。能有是。是足爲良人矣。能善是。是足爲善人矣。善或作有。非是。取其一。不責其二。責或作取。即其新不究其舊。恐恐然惟懼其人之不得爲善之利。一善易修也。一藝易能也。其於人也。乃曰。能有是。是亦足矣。曰。能善是。是亦足矣。或無此八字。非是。不亦待於人者輕以約乎。上或有字。今之君子則不然。或無則不字。其責人也詳。其待己也廉。詳故人難於爲善。廉故自取也少。己未有善曰。我善是。是亦足矣。己未有能曰。我能是。是亦足矣。外以欺於人。內以欺於心。未少有得而止矣。不亦待其身者已廉乎。其身或作於己。其於人也曰。彼雖能是。其人不足稱也。彼雖善是。其用不足稱也。舉其一。不計其十。究其舊。不圖其新。恐恐然惟懼其人之有聞也。是不亦責於人者已詳乎。夫是之謂不以衆人待其身。而以聖人望於人。吾未見其尊己也。是之或作如。是或無之字。雖然。爲是者有本有原。原上或有字。怠與忌之謂也。怠者不能修。而忌者畏人修。吾常試之矣。嘗試語於衆曰。某良士。某良士。其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疎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強者必怒於言。懦者必怒於色矣。又嘗語於衆曰。某非良士。某非良士。其不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應下或無者字非是。不然。則其所疎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

是強者必說於言。懦者必說於色矣。是故事修而謗興。德高而毀來。嗚呼！士之處此世。而望名譽之光。道德之行。難已。此下或無世字。非是已。或作矣。將有作於上者。得吾說而存之。其國家可幾而理歟。化。或作仕。或作。

原人或作仁。

形於上者謂之天。形於下者謂之地。命於其兩閒者謂之人。形於上。日月星辰皆天也。形於下。草木山川皆地也。命於其兩閒。夷狄禽獸皆人也。曰。然則吾謂禽獸人可乎。曰。非也。人可上。或有曰字。指山而問焉。曰。山乎。指下或有。曰。山可也。山有草木禽獸皆舉之矣。指山之一草而問焉。曰。山乎。曰。山則不可。或無曰山。乎三字。故天道亂而日月星辰不得其行。或無。地道亂而草木山川不得其平。人道亂而夷狄禽獸不得其情。天者。日月星辰之主也。地者。草木山川之主也。人者。夷狄禽獸之主也。主而暴之。不得其爲主之道矣。是故聖人一視而同仁。篤近而舉遠。仁。或作。

原鬼

李石曰。退之作原鬼。與晉阮千里相表裏。至作羅池碑。欲以鬼威。獨人是爲子厚求食也。送窮文。雖出游戲。皆自叛其說也。退之以長慶四年。寢疾。帝遣神召之。曰。骨蕪國世與韓氏相。

仇欲同力討之。天帝之兵欲行陰誅。乃更藉人力乎。當是退之數窮識亂。爲鬼所乘。不然。平生強暗。至死無用。

有嘯於梁。於梁於堂下。一本各有者。從而燭之。無見也。斯鬼乎。曰。非也。鬼無聲。有立於堂。從而視之。無見也。斯鬼乎。曰。非也。鬼無形。有觸吾躬。從而執之。無得也。斯鬼乎。曰。非也。鬼無聲與形。安有氣。鬼無聲與形上。或有鬼無氣三字。非是。曰。鬼無聲也。無形也。無氣也。果無鬼乎。曰。有形而無聲者。物有之矣。土石是也。有聲而無形者。物有之矣。風

鑿是也。有聲與形者。物有之矣。人獸是也。無聲與形者。物有之矣。鬼神是也。李石曰：公子彭生託形於豕。晉文公託聲如牛。韓子謂鬼

無聲與形。未盡也。曰：然則有怪而與民物接者何也？曰：是有二。有鬼有物。或有怪或作見怪。二下或有說字。或說字。而無有鬼有物四字。漠然無

形與聲者。鬼之常也。民有忤於天。有違於民。上民字一作人。下民字或作時。有爽於物。逆於倫。而感於氣。於是乎鬼有形

於形。有形或作有託。有憑於聲。以應之。而下殃禍焉。皆民之爲之也。爲下或無之字。其既也。又反乎其常。曰：何謂物？曰：成

於形與聲者。土石風靈人獸是也。反乎無聲與形者。鬼神是也。反乎或作反其非是。不能有形與聲。不能無形與聲

者。物怪是也。或無不能有形與聲六字。故其作而接於民也。無恆。故有動於民而爲禍。亦有動於民而爲

福。本或先言爲福。按左氏國語周惠王十五年有神降于莘。王問諸內史過。對曰：云云。有得神以興。亦有

興也。鷲鳴於岐山。其哀以杜伯射于亦。亦有動於民而莫之爲禍。福適丁民之有是時也。作原鬼。開蜀粹

於部動於民而爲禍。其斯之謂歟。亦有動於民而莫之爲禍。福適丁民之有是時也。作原鬼。開蜀粹

但此篇前已有履不應覆出。故且從諸本存作字。

行難。言行下孟切。○公與祠部陸參員外郎。豈在前歟。參字公佐云。或問行孰難。曰：捨我之矜。從爾之稱。孰能之。曰：陸先生參何如。按李習之曰：先生之賢聞天下。是是非非

非。聞下或作有於字。貞元中。自越州徵拜祠部員外郎。京師之人日造焉。閉門而拒之。滿街愈嘗往問客席。嘗或作

作問客或作賓。席下或有坐定二字。先生矜語其客曰：某胥也。某商也。其生某任之。其死某誅之。某與某可人也。可或作何

苑作可云。可人見記。鄭注曰：此人可也。○今按據禮記是也。然詳下文韓公之語。似以陸公雖嘗任

誅此人。復自疑於有罪。則頗有薄其門地之意。而以薦引之力自多者。恐須作何字。語勢乃協。更詳之。任

與誅也。非罪歟。皆曰然也。或作之。罪一作愈曰。某之胥。某之商。其得任與誅也。有由乎。抑有罪不足任而

誅之邪。任而誅。或作誅。而任而或作與。先生曰。否。吾惡其初。○惡。去聲。不然。任與誅也。何尤。愈曰。苟如是。先生之言過矣。昔者

管敬子取盜二人為大夫於公。禮記。管仲遇盜。取二人焉。上以為公。臣曰。趙文子舉管庫之士七十有餘

家。禮記。趙文子所舉於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夫惡求其初。○惡。音烏。先生曰。不然。彼之取者賢也。愈曰。先生之所謂賢者。大賢

歟。抑賢於人之賢歟。齊也。晉也。且有二與七十。而可謂今之天下無其人邪。而可上或有焉。字。先生之選

人也。已詳。先生曰。然。愈曰。聖人不世出。賢人不時出。千百歲之間。儻有焉。聖人賢人。人或皆作之。或并有

或作百年。不幸而有出於胥商之族者。先生之說傳。吾不忍赤子之不得乳於其母也。先生曰。然。無乳於或他日

又往坐焉。或無坐字。先生曰。今之用人也不詳位乎。朝者吾取某與某而已。在下者多于朝。凡吾與者若干人。

愈曰。先生之與者。盡於此乎。其皆賢乎。抑猶有舉其多而缺其少乎。或無其皆賢乎四字。缺或作沒。少或

此言人之才或不全備。姑舉其可取之多。而略其可弃之少也。先生曰。固然。吾敢求其全。其或作於。○今按作其語意為近。但陸公此句

而不早貴之殊。不可曉。當更考之。愈曰。由宰相至百執事。凡幾位。由一方至一州。凡幾位。先生之得者。無乃不足充其位

邪。其位下或不早圖之一朝而舉焉。今雖詳其後用也。必粗。舉焉或作素之。詳下或有先生曰。然。子之言

孟軻不如。文錄作退語其人。曰。乃今吾見孟軻。

對禹問。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云云。公乃設問而為之答。且曰。孟子之心。以為聖人不苟私於

其子以害天下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為之辭大抵孟子之說主天命而公以人事言之爾其致一也

或問曰堯舜傳諸賢禹傳諸子信乎曰然然則禹之賢不及於堯與舜也歟曰不然堯舜之傳賢也欲天

下之得其所也禹之傳子也憂後世爭之之亂也堯舜之利民也大禹之慮民也深利一作慮曰然則堯舜何

以不憂後世曰舜如堯堯傳之禹如舜舜傳之得其人而傳之堯舜也無其人慮其患而不傳者禹也無其人

人下或有而不傳三字不傳者或作不得如己者非是舜不能以傳禹堯為不知人禹不能以傳子舜為不知人堯以傳舜為憂後

世禹以傳子為慮後世曰禹之慮也則深矣慮下或有民字傳之子而當不淑則奈何曰時益以難理傳之人則

爭未前定也傳之子則不爭前定也前定雖不當賢猶可以守法不前定而不遇賢則爭且亂天之生大

聖也不數其生大惡也亦不數音朔傳諸人得大聖然後人莫敢爭莫上或無人字傳諸子得大惡然後人受其

亂或作禍禹之後四百年然後得桀亦四百年然後得湯與伊尹湯與伊尹不可待而傳也待或作得與其傳不

得聖人而爭且亂孰若傳諸子雖不得賢猶可守法諸或作之守法或從闕作法守非是曰孟子之所謂天與賢則與賢天

與子則與子者何也曰孟子之心以為聖人不苟私於其子以害天下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為之辭

雜說四首或作三首其一作題崔山君傳

龍嘘氣成雲嘘上或有之字雲固弗靈於龍也然龍乘是氣茫茫窮乎玄閒茫上或有而字薄日月伏光景威震電神變

化水下上汨陵谷音骨雲亦靈怪矣哉雲龍之所能使為靈也靈或從闕本作雲非是若龍之靈則非雲之所能使

爲靈也。然龍弗得雲，無以神其靈矣。失其所憑依，信不可歟。無弗或作不，或信字非是。異哉其所憑依，乃其所自爲也。易曰：雲從龍，旣曰龍，雲從之矣。

善醫者不視人之瘠肥。醫下或有人字。察其脈之病否而已矣。善計不可者，不視天下之安危。察其紀綱之理亂

而已矣。綱下或無之字。理亂或作亂否。天下者，人也。安危者，肥瘠也。紀綱者，脈也。紀綱或作綱紀。脈不病，雖瘠不害。脈病而肥者

死矣。通於此說者，其知所以爲天下乎？所以聞無以字。夏殷周之衰也，諸侯作而戰伐日行矣。作僭。傳數十王而

天下不傾者，紀綱存焉耳。秦之王天下也，無分勢於諸侯，聚兵而焚之。傳二世而天下傾者，紀綱亡焉耳。

世或作帝。是故四支雖無故，不足恃也。脈而已矣。四海雖無事，四海或作天下。不足矜也。紀綱而已矣。憂其所可恃，懼

其所可矜。善醫善計者，謂之天扶與之。請本或無天字。扶或作持。今按此句未詳，疑有誤字。○易曰：視履考祥，善醫善計者爲之。計

或無善字。談生之爲崔山君傳。談生者，談姓，不知其名。或作云，而無爲字，非是。稱鶴言者，豈不怪哉！然吾觀於人，其能盡其性而不類於

禽獸異物者，希矣。將憤世嫉邪，長往而不來者之所爲乎？昔之聖者，聖者或作聖人，或有人者二字。其首有若牛者，其

形有若蛇者，其喙有若鳥者。鳥，闕作馬，或云尸子。長頸鳥喙，闕本訛也。其貌有若蒙俱者，荀子：仲尼之狀，面如蒙俱。注云：方

音欺。彼皆貌似而心不同焉。可謂之非人邪？卽有平脅曼膚，楚詞：平脅曼膚。何以肥之。顏如渥丹，美而很者，貌則人，其心

則禽獸。又惡可謂之人邪？貌或作面貌上，或有其字。禽下或無獸字。邪或作也。列子：包犧女媧，神農夏后氏，蛇身人面，牛尾虎鼻，皆有非人之狀。而有大聖人之德，夏桀殷紂，魯桓楚穆

狀貌七竅皆同而有禽獸之心公意亦如此耳然則觀貌之是非不若論其心與其行事之可否為不失也或从閣枕無怪神之事孔子之徒不言余將特取其憤世嫉邪而作之故題之云爾

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或無下故雖有名馬祗辱於奴隸人之手或無駢

死於槽櫪之間不以千里稱也馬之千里者一食或盡粟一石食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馬也雖

有千里之能食不飽力不足才美不外見且欲與常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食馬上或有今之字

馬也或無也字且欲或無且字且或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盡其材鳴之而不能通其意執策而臨之

曰天下無馬嗚呼其真無馬邪其真不知馬也二無字下諸本皆有良字閣杭本皆脫其

讀荀下或有子字○荀卿名況趙人齊襄王時為稷下祭酒避讒適楚春申君以為蘭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廢著書數萬言而卒因葬蘭陵荀子三十二篇其非十二子篇以子弓並仲尼

謂子思孟軻略法先生而不知其統其性惡篇謂人之性惡禮義生於聖人之偽此其抵牾不合於道而公所欲削者歟

始吾讀孟軻書然後知孔子之道尊聖人之道易行王易王霸易霸也以爲孔子之徒沒尊聖人者孟氏

而已晚得揚雄書益尊信孟氏因雄書而孟氏益尊則雄者亦聖人之徒歟雄下或聖人之道不傳于世

周之衰好事者各以其說干時君其下或有紛紛藉藉相亂六經與百家之說錯雜然老師大儒猶在火

于秦黃老子漢或無其存而醇者孟軻氏而止耳揚雄氏而止耳或作矣一無揚雄及得荀氏書於是又

知有荀氏者也考其辭時若不粹時下或有有字要其歸與孔子異者鮮矣抑猶在軻雄之間乎抑下或

孔子刪詩書筆削春秋合於道者著之。離於道者黜去之。故詩書春秋無疵。或無黜字去余欲削荀氏之不合者。附于聖人之籍。亦孔子之志歟。孟氏醇乎醇者也。荀與揚大醇而小疵。或從闕無乎醇字或無乎是。揚或作雄。非是。○伊川曰。荀卿才高。而其言多過。子雲才短。而其言多失。然皆未免夫駁者也。退之以大醇歸之。蓋韓子待人以恕。

讀鷓鴣冠子西漢藝文志有鷓鴣冠子一篇。其下箋云。楚人居深山。以鷓鴣鳥羽爲冠。而唐志云。鷓鴣冠子三卷。豈漢時遺缺。至唐而全耶。漢唐皆以爲道家者流。公謂其辨施於國家功德。豈少

而柳子厚作辨鷓鴣冠子。則曰。得其書而讀之。盡鄙淺言也。二公所見不同如此。○鷓音曷。

鷓鴣冠子十有九篇。其詞雜黃老刑名。九。方作六。云。今鷓冠子自博選至武靈王。問凡十九篇。此只云

選篇。博選。鷓冠子第一篇。四稽五至之說當矣。博選篇云。道有四稽。一曰天。二曰地。三曰人。四曰命。人有五至。使其

人遇時。援其道而施於國家。功德豈少哉。遇下或有其字。學問篇。學問。鷓冠子第二篇。稱賤生於無所用。中流失船

一壺千金者。壺或作瓠。音義同。余三讀其辭而悲之。文字脫謬。爲之正三十有五字。乙者三。滅者二十有二。注十

有二字云。滅或有者字。注下或有者字。

讀儀禮儀禮十七篇。周之舊典。漢高堂隆生所傳者也。此外又有三十九篇。河間王獻之遺

余嘗苦儀禮難讀。又其行于今者蓋寡。其或沿襲不同。復之無由考。于今誠無所用之。或作然文王周公

之法制。粗在於是。孔子曰。吾從周。謂其文章之盛也。古書之存者希矣。百氏雜家尙有可取。况聖人之制

度邪。存上或無之字。家或於是掇其大要。奇辭奧旨。著于篇。學者可觀焉。或無惜乎吾不及其時。進退揖

讓于其間嗚呼盛哉。

讀墨子

墨子名翟。宋大夫。漢藝文志云。著書七十一篇。今存者十二篇。有節用。兼愛。尚賢。明鬼神。非命。尚同等諸篇。明鬼神在尚同篇中。無別篇也。世之學者。因臨川王氏詩。有孔墨必相

用。自古寧有此之語。意謂孟子排楊墨。公排釋老。自比孟子不當有相用之說。然學者必知孟子歸斯受之之意。然後識公讀墨之旨云。伊川先生曰。或問退之讀墨一篇如何。曰。此一篇意亦甚好。但言不謹。便有不處。至若言孔子尚同兼愛與墨子同。則甚不可也。

儒譏墨以上同兼愛上賢明鬼子或皆作尚。從閣本云。考墨子本書及漢藝文志當作上。而孔子畏大人。居是邦。不非其大夫。荀子。子

大夫練而牀禮歟。子不答。以告子貢。子貢曰。汝問非也。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春秋譏專臣不上同哉。孔子泛愛親仁。以博施濟衆為聖。不兼

愛哉。孔子賢賢。以四科進。襄弟子疾歿世而名不稱。不上賢哉。孔子祭如在。譏祭如不祭者。曰。我祭則受

福。不明鬼哉。儒墨同是堯舜。同非桀紂。同修身正心。以治天下。國家奚不相悅如是哉。余以為辯生於末

學。各務售其師之說。非二師之道本然也。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為孔墨。列子云。孔

地而為君。無官而為長。古語云。墨翟突不及黔。孔丘席不及煖。孟子以前。皆以孔墨並稱。則墨亦大賢。孟

子特以其非中道。其流不能無弊。故闢之耳。藝文志曰。墨家者流。蓋出於清廟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貴儉。

養三者。五更。是以兼愛。選士大射。是以尚賢。宗祀嚴父。是以右鬼。順四時而行。是以非命。以孝視天下。是

以尚同。此其所長也。退之讀墨。蓋出於此。莊孟荀卿之論。皆斥其所短也。又嚴有翼曰。墨子之書。孟子疾

其兼愛。無父。力排而禽獸之。其言曰。楊墨之道不熄。孔子之道不著。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今退之謂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抑何乖刺如是耶。若以孔墨為必相用。則孟子距之為非矣。其與孟簡

齊則又取孟子距楊墨之說。以謂向無孟氏。皆服左衽。而言侏離矣。故推尊孟子。以為其功不在禹下。意以己之排佛老。可以比肩孟氏也。殊不知言之先後。自相矛盾。可勝其說哉。

雜著

獲麟解

爾雅曰麟身牛尾一角獲麟事見春秋魯哀公十四年元和七年麟見東川或疑公因此而作解然李翱嘗書此文以贈陸修曰韓愈非茲世之文古之文也其詞與意遠則孟軻既沒亦不見其有過於斯者修死於貞元十八年則此文非元和間作也○今按此文有激而託意之詞非必為元和獲麟而作也

麟之為靈昭昭也詠於詩書於春秋書或作載雜出於傳記百家之書雖婦人小子皆知其為祥也然麟之為

物不畜於家不恆有於天下其為形也不類非若馬牛犬豕豺狼麋鹿然馬牛或作牛馬鹿然或作鹿之狀或無之字皆非是然則

雖有麟不可知其為麟也角者吾知其為牛鬣者吾知其為馬犬豕豺狼麋鹿吾知其為犬豕豺狼麋鹿

下或有也字惟麟也不可知不可知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雖然麟之出必有聖人在乎位麟為聖人出也聖

人者必知麟麟之果不為不祥也又曰麟之所以為麟者以德不以形下或有也字若麟之出不待聖人則謂

之不祥也亦宜下或有也字或有哉字○宋遠孫曰關雎之應實無麟而若麟之瑞春秋之作實有麟而非麟之時

師說

柳子厚答韋中立書云今之世不聞有師獨韓愈不顧流俗犯笑侮收召後學作師說因抗顏為師愈以是得狂名又報嚴厚與書云僕才能勇敢不如韓退之故不為人師人之所見有同異無以韓責我余觀退之師說云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其言非好為人師者也學者不歸子厚歸退之故子厚有此說耳

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為惑也終不解矣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閣本無此五字非是生乎吾後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

吾師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庸或从閹杭作豈或并有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

師之所存也存一作資或無也字嗟乎嗟上或有非是師道之不傳也久矣欲人之無惑也難矣古之聖人其出人也遠

矣猶且從師而問焉今之衆人其下聖人也亦遠矣而恥學於師且或作已下或是故聖益聖愚益愚聖

人之所以爲聖愚人之所以爲愚其皆出於此乎一作愛其子擇師而教之於其身也則恥師焉惑矣彼

童子之師授之書而習其句讀者非吾所謂傳其道解其惑者也非上或有也字方云讀音豆周禮天官

休公羊序失其句讀不音山句讀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師焉或不焉注徐邈讀馬融笛賦作句投徒鬪切何

師百工之人不恥相師士大夫之族曰師曰弟子云者則羣聚而笑之問之則曰彼與彼年相若也道相

似也似一作類位卑則足羞官盛則近諛盛或作大按官嗚呼師道之不復可知矣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君子

不齒或作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怪也歟無其字或聖人無常師孔子師郟子萇弘師襄老聃絕郟子之徒

其賢不及孔子孔子至周問禮於老聃訪樂於萇弘史記曰孔子學鼓琴於師襄子左氏傳曰郟子來朝

弘師襄老聃六字連下句郟子之徒爲句曰校本一云郟子下當有數字方無孔子師郟子五字而以萇

是○今按孔子見郟子在適周見萇弘老聃之前而聖人無常師本杜氏注問官各語故此上句既敘孔

子所師四人而再舉郟子之徒則三子在其中矣方氏知當存孔子師字而不知當并孔子曰三人行則

必有我師語本無則字曰字似不當有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故上或聞道有先後術

業有專攻如是而已李氏子蟠年十七蟠貞元十好古文六藝經傳皆通習之不拘於時學於余學上或

無下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師說以貽之

進學解進學解出於東方朔客難揚雄解嘲而公過之孫樵所謂韓文公以進學解窮者此也孫樵又與王霖書曰王川子月蝕詩韓吏部進學解莫不拔地倚天句句欲活讀之如赤手

捕長蛇不施鞿勒騎生馬急不得暇莫不提擗據本傳云再為國子博士既才高數黜官又下遷乃作進學解以自喻執政奇其才改比部郎中史館修撰元和八年三月二十三日也

國子先生晨入太學招諸生立館下招或誨之曰業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毀于隨方今聖賢相逢治

具畢張拔去兇邪登崇峻良畢或作必峻或作俊古文尙書俊皆作峻字初舊史同上占小善者率以錄占去聲名一藝者無

不庸爬羅剔抉爬或作把爬蒲巴切抉於決切刊垢磨光蓋有幸而獲選執云多而不揚諸生業患不能精無患有司

之不明之不能非是行患不能成無患有司之不公言未既有笑于列者曰先生欺余哉弟子事先生于茲

有年矣年或作時云考舊史公時以職方下遷蓋非久於博士先生口不絕吟於六藝之文吟或作吟手不停

披於百家之編記事者必提其要記或作紀纂言者必鉤其玄貪多務得細大不捐焚膏油以繼晷晷或作晷恆兀

兀以窮年兀兀或作兀兀先生之業可謂勤矣之下或於字觚排異端攘斥佛老補苴罅漏張皇幽眇衣弊不補履決

語抗辭幽說問意眇眇見揚子雲解難○曠呼訝切尋墜緒之茫茫或作芒獨旁搜而遠紹障百川而東之障或作障迴狂瀾於

既倒先生之於儒可謂有勞矣或有字沈浸醲郁醲或作醲含英咀華張子韶曰文字有眼口處常涵泳之使書

英咀華正謂此作爲文章其書滿家上規姚姒姚姒舜禹姓渾渾無涯無或作亡或作之非是易子曰虞

周詰般盤佶屈聱牙澁貌○倍其乙切風求勿切聱牙皆艱春秋謹嚴左氏浮誇易奇而法詩正而葩下

韓昌黎集 三 雜著 七十七

逮莊騷太史所錄子雲相如同工異曲先生之於文一作錄或作儒可謂闕其中而肆其外矣少始知學

勇於敢為長通於方左右具宜具或作其先生之於為人可謂成矣或無然而公不見信於人私不見助

於友跋前躓後履多作蹙詩云載蹙其尾說文與蹙義通動輒得咎暫為御史遂竄南夷遂或作逐謂貞元十九年為監察御史調陽山令也三年博士

冗不見治元年六月為謂貞元末為四門博士元和初為國子博士今復下選諸本多作三年樊謂公元和

三年唐本詩注行狀皆有三年字何煩曲說乎然洪亦附命與仇謀取敗幾時取其或冬煖而兒號寒年豐

而妻啼飢豐或登頭童齒豁竟死何裨不知慮此而反教人為或無先生曰吁子來前夫大木為杗爾雅杗

梁說文云杗屋大梁也○細木為桷詩松桷有隰左氏傳子尾抽構櫨侏儒爾雅云櫨柱也櫨柱上附櫨

矣武方莫耶二切又音貢○櫨櫨音櫨櫨音虛○椳闔居椳櫨戶櫨闔在地謂之梟註即門槩也居闔牡也櫨門兩傍木各得其宜施以

成室者匠氏之工也或無宜字室下有屋字工作功淮南子曰賢主之用人也猶巧工之制木也大者以

其所宜規矩方圓各有所施天下之物莫凶於雜毒鳥頭也然而良醫鑿而藏之有玉札丹砂赤箭青芝

所用也是故林芥之材猶不弃者而況於人乎公言蓋祖此而宜施二字當為一節

牛溲馬勃敗鼓之皮俱收並蓄待用無遺者醫師之良也登明選公雜進巧拙紆餘為妍卓犖為傑卓犖

舉犖舉犖○犖校短量長惟器是適者是一宰相之方也昔者孟軻好辯孔道以明轍環天下卒老于行荀卿

守正大論是弘荀卿至是弘八字方從舊史如此又云文苑上文皆同惟是弘作以與蓋國初以諱避

讒于楚廢死蘭陵史記荀卿遊於齊三為祭酒齊人或讒荀卿荀卿乃是二儒者吐辭為經舉足為法絕

類離倫優入聖域其遇於世何如也作進或今先生學雖勤而不繇其統言雖多而不要其中平聲文雖奇

而不濟於用行雖修而不顯於衆顯或作洎舊史四句皆無而字猶且月費俸錢倅或歲靡廩粟音糜子不知耕婦不知

織乘馬從徒○從才用切或作而非是安坐而食踵常途之促促諸本多作役役促音齧中層嘉姬姬廉謹姬與促音義通集韻

顯下二字皆出窺陳編以盜竊編或作篇然而聖主不加誅宰臣不見斥非其幸歟此非其利哉或作勤而得謗名亦隨

之投閑置散乃分之宜若夫商財賄之有亡計班資之崇庠庫下也呂氏春秋謂確乎其節之不庫也忘

己量之所稱已量或作量已指前人之瑕疵是所謂詰匠氏之不以杙為楹莊子求狙猴之杙者斲杙槩

○杙自喻○杙音弋而訾醫師以昌陽引年欲進其豨苓也師下或有字本草昌蒲一名昌陽作不以者非是楚

希

本政周衰文弊老子之徒莊周唱為太古之說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焚符破璽而民樸鄙削斗折衡而民不爭殫殘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論議公於原道篇既詳辨而排之矣至是又

作本政云

周之政文既其弊也其或作有或無其字○今按猶言既而弊矣既字又似及字後世不知其承大敷古先遂一時之術以明示民遂

作逐民始惑教百氏之說以興其言曰天下可為也彼之政仁矣反於誼此之政敬矣戾於忠何居我其周

從乎何居或無何字或無居字我或作吾○今按何居準禮弓音姬大率此篇僻澁必其少作今或有未通闕之可也曰周不及殷其殷從乎曰夏曰虞曰陶唐

曰三皇氏曰遂古之初暴孽情飾淫志孽或作泰○魚列切枝辭琢正紛紊糾射以僻民和以導民亂嗚呼道之

去世其終不復矣乎。長民者發一號施一令。民莫不悌然非矣。或無然非二字。謂不可守遽變而從之。譬

將適千里及門而復。後雖矻矻決不可暨。或無後字。暨或作。原其始固有啓之者也。聞於師曰。古之君天

下者化之。不示其所以化之道。及其弊也。易之。不示其所以易之道。政以是得。民以是淳。其有作者

知教化之所繇廢。抑詭怪而暢皇極。怪或作類。伏文貌而尚忠質。茫乎天運。窅爾神化。道之行也。其庶已乎。

守戒唐自安史亂後。河南河北地裂為七八。蔡在當時最為近地。成德淄青連結為援。所謂今之

在得人及裴度平蔡而公之言驗。太和閒杜牧作守論亦公遺意歟。

詩曰。大邦維翰。書曰。以蕃王室。諸侯之於天子。不惟守土地奉職貢而已。固將有以翰蕃之也。今人有宅

於山者。知猛獸之為害。則必高其柴椽。而外施窰穿以待之。椽或云籬也。欄也。字當从木。窰徒敢切。筆急井切。宅於都者。知穿窰

之為盜。則必峻其垣牆。而內固扁鑄以防之。鑄音決。此野人鄙夫之所及。非有過人之智而後能也。今之通

都大邑。介於屈強之閒。屈或作偃。○屈渠勿切。○強居亮切。又巨兩切。而不知為之備。噫亦惑矣。野人鄙夫能之。野下或無

公大人反不能焉。豈材力為有不足歟。為下或有之而二字。或只有。蓋以謂不足為而不為耳。天下之禍

莫大於不足為。疑下足字衍。下文不足為者。故此。疑為字衍。蓋以謂不足為而不為耳。天下之禍

材力不足者。先事而思。則其於禍也有閒矣。彼之屈強者。帶甲荷戈。不知其多少。其縣地則千里。而與我

壤地相錯。與上或無而字。無有丘陵江河洞庭孟門之關。戰國策。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洞

而有智也。

無有字。智上或。

用力者使於人。用心者使人。亦其宜也。吾特擇其易爲而無愧者取焉。

陳或作故。孟子道。

許行之言。又彭更問士無事而食不可也。二章。孟子有食於人及食功之說。公所言蓋有合於此。

嘻。吾操鋸以入貴富之家有年矣。

入下或有於字。有一至者焉。

又往過之。則爲墟矣。有再至三至者焉。而往過之。則爲墟矣。問之其鄰。

問下或。

或曰。噫。刑戮也。或曰。身既

死而其子孫不能有也。或曰。死而歸之官也。

死上或。無曰字。

吾以是觀之。非所謂食焉怠其事而得天殃者邪。焉

或有。

非強心以智而不足。不擇其才之稱否而冒之者邪。非多行可愧。知其不可而強爲之者邪。

知其不。本有能字。蜀本能上。又有強字。或从關本作知己之不可能。又無強字。○今按此數本語意皆與上文不。擇其才之稱否者相覆。又與本句多行可愧者不相承。惟杭蜀本近是。但能字亦未安。而強字當在而字。

下耳。今參取二本。定爲知其不可而強爲之。則其上下文之義皆暢矣。

將貴富難守。薄功而厚饗之者邪。抑豐悴有時。一去一來而不

可常者邪。吾之心憫焉。是故擇其力之可能者行焉。樂富貴而悲貧賤。我豈異於人哉。又曰。功大者。其所

以自奉也。博妻與子。皆養於我者也。吾能薄而功小。不有之可也。

我者。關作我類。有之。關作有小。皆非是。

又吾所謂勞力者

下或有也字。

若立吾家而力不足。則心又勞也。一身而二任焉。雖聖者不可能也。愈始闢而惑之。又從而思之。

蓋賢者也。蓋所謂獨善其身者也。然吾有譏焉。謂其自爲也過多。其爲人也過少。其學楊朱之道者邪。楊

之道不肯拔我一毛而利天下。

楊之上或有。然字非是。

而夫人以有家爲勞心。不肯一動其心。以畜其妻子。

肯勞其心以爲人乎哉。雖然。其賢於世之患不得之而患失之者。以濟其生之欲。貪邪而亡道。以喪其身

者。其亦遠矣。

亡或。

又其言有可以警余者。故余爲之傳。而自鑒焉。

鑒。或作覽。或作覺。今疑自鑒。或當作日覽。

五箴五首 井序

人患不知其過。既知之不能改。是無勇也。或無是字余生三十有八年。三或作四。或从閤。杭蜀本云。洪樊辨證詳矣。髮之短者日益白。齒之搖者日益脫。聰明不及於前時。道德日負於初心。二於字。或並作于。其不至於君子而卒為小人也。昭昭矣。作五箴以訟其惡云。

游箴

余少之時。將求多能。蚤夜以孜孜。余今之時。既飽而嬉。蚤夜以無為。余。方从閤。杭蜀本並作于。云。左傳于曰也。○今按方說不為無據。然與所證之文初不相似。况下文有嗚呼余乎。則此于字皆是余字明矣。嗚呼余乎。其無知乎。知下或無乎字。君子之棄。而小人之歸乎。

言箴

不知言之人。烏可與言。烏或作焉。知言之人。默焉而其意已傳。焉或作然。幕中之辯。人反以汝為叛。此謂佐董晉張州臺中之評。人反以汝為傾。此謂為監察御史。坐論天旱人飢。出為陽山令。以汝方並傳汝以。○今按近時。韓公立言本意。殊失韓公立言本意。今悉正之。不敢从也。汝不懲邪。而叟叟以害其生邪。○叟音饒。

行箴 行或作悔

行與義乖。言與法違。後雖無害。汝可以悔。行也無邪。言也無頗。普禾切。死而不死。汝悔而何。宜悔而休。汝惡

曷瘳。宜休而悔。汝善安在。悔不可追。追。諸本皆同。而方从閣杭作止。○今按草書追字。近似止字。二本偶以轉寫致誤。而方乃以好怪取之。不復計其文義之通塞。可一笑也。

好惡箴

無善而好。善。方从杭蜀作悖。○今按二本蓋由下句而誤。方亦不顯文義而取之也。不觀其道。無悖而惡。不詳其故。前之所好。今見其尤。從也。為比捨也。為讎前之所惡。今見其臧。從也。為愧捨也。為狂。維讎維比。維狂維愧。於身不祥。於德不義。不祥維惡之大。幾如是為。而不顛沛。齒之尚少。庸有不思。今其老矣。不慎胡為。

知名箴

內不足者。急於人知。需焉有餘。厥聞四馳。焉。或作然。○聞。去聲。今日告汝。知名之法。勿病無聞。病其睡睡。昔者子路。惟恐有聞。赫然千載。德譽愈尊。矜汝文章。負汝言語。乘人不能。揜以自取。汝非其父。汝非其師。不請而教。誰云不欺。欺以賈憎。賈音古。揜以媒怨。汝曾不寤。以及於難。小人在辱。亦克知悔。及其既寧。及其或作其及。終莫能戒。既出汝心。又銘汝前。汝如不顧。禍亦宜然。禍亦作辱則。

後漢三賢贊三首。後漢王充王符仲長統三人者同傳。公為之贊。各不滿百言。而敘事略無遺者。

王充者何。會稽上虞。本自元城。爰來徙居。充字仲任。其先魏郡元城人。父嗣徙居上虞。師事班彪。家貧無書。閱書於肆。市肆是遊。一見誦憶。遂通衆流。閉門潛思。論衡以修。充歸鄉里。屏居教授。以為俗儒守文多失其言。乃閉門潛思著論衡八十五篇。為州治中。自免歸歟。

同郡友人謝姓夷吾。上書薦之。待詔公車。以病不行。刺史董勤辟充從事。轉治中。自免還家。友人同郡。謝年七十餘。乃作養性一十六篇。肅宗之時。終於永元。

王符節信。安定臨涇。好學有志。爲鄉人所輕。或無爲字。憤世著論。潛夫是名。充著潛夫論三十六篇。以譏號曰潛夫論。述赦之篇。以赦爲賊。良民之甚。其旨甚明。甚或作患。王符述救篇曰。今日賊良。皇甫度遼。聞至乃

驚衣不及帶。屣履出迎。豈若鴈門。問鴈呼卿。皇甫規解官歸安定。鄉人有以貨得鴈門守者。謁規。規臥不名。衣不及帶。屣履出迎。時人爲之語曰。徒見二千石。不如一逢掖。不仕終家。吁嗟先生。

仲長統公理。仲長統字公理。或無仲字。山陽高平。謂高幹有雄志而無雄才。謂上或有自字。其後果敗。井州刺史高幹素貴。有幹訪以當時之事。統謂幹曰。君有雄志而無雄才。未幾。幹以井州叛。卒至於敗。以此有聲。俶儻敢言。俶或作倜。或語默無常。人以爲狂生。州郡會

召。稱疾不就。著論見情。初舉尙書郎。舉下或有高第字。後參丞相軍事。卒不至於榮。論說古今。發憤著書。昌言是名。凡三十四篇。友人繆襲稱其文章足繼西京。文章或云考本傳當作才。四十一終。一下或有

何其短邪。嗚呼先生。
諱辯。舊史公傳云。李賀父名晉肅。不應進士。而愈爲賀作諱辯。令舉進士。蓋以是罪公。而新史則書其事於賀傳云。以父名晉肅。不肯舉進士。愈爲作諱辯。然亦卒不就舉。

愈與李賀書。李上有進士二字。非是。勸賀舉進士。賀舉進士有名。與賀爭名者毀之。賀從己說。舉進士有名。稱故與之爭名者毀之也。今方氏乃從諸本刪去名字。而以有字屬下句。遂使復出四字。爲刺語。而爭名二字無所承。故諸本亦有覺其誤者。而并刪四字。以從省。雖若小勝。方本然要爲失。韓公本指而不究。毀者之情。

也。方本又無之字。亦非是。方又云。康駢劇談錄謂公此文因元稹而發。曰。賀父名晉肅。賀不舉進士。為是。勸之舉者為非。聽者不察也。或無也。字。和而唱之。同然一辭。皇甫湜曰。若不明白子與賀且得罪。或無若字。愈曰。然。

律曰。二名不偏諱。釋之者曰。謂若言徵不稱在。言在不稱徵。是也。律曰。不諱嫌名。釋之者曰。謂若禹與兩

丘與蘆之類是也。蘆與丘同音。烏。蘆。草名。○或無此注字。今賀父名晉肅。賀舉進士為犯二名律乎。為犯嫌名律乎。父名晉

肅。子不得舉進士。若父名仁。子不得為人乎。嫌名律乎。下諸本皆有此二字。或从杭本去之。非是。夫諱始於何時。作法制以教天

下者。非周公孔子歟。周公作詩不諱。若曰克昌厥後。又曰駿發爾私。謂文王名發也。○若字或作周公。孔子不偏諱二名。若曰宋不

某在斯。○若春秋不諱不諱嫌名。若衛恒公名完。康王名釗。會參之父名皙。曾子字或作孔子。

不諱昔。而用。○若昔者吾友。又曰。楊裘。周之時有騏期。漢之時有杜度。期字度。字。下或並有者。字。董彥遠曰。騏

伯度。魏人。以武帝諱。謂杜度。公誤用也。此其子宜如何諱。將諱其嫌。遂諱其姓乎。將不諱其嫌者乎。漢諱

然。張仲景方自有杜度。公所用。或出此。此其子宜如何諱。將諱其嫌。遂諱其姓乎。將不諱其嫌者乎。漢諱

武帝名徹為通。謂徹侯為通侯。類。不聞又諱車轍之轍為某字也。諱呂后名雉為野雞。不聞又諱治天下

之治為某字也。謂無下又諱二字。顏氏家訓曰。相公名白。傳有五皓之稱。厲王名長。琴有脩短之目。不聞

也。今上章及詔不聞諱。辭勢秉饑也。以滸勢秉饑為近太祖太宗世祖玄宗廟諱。蓋太祖名惟宦官宮妾

乃不敢言諭及機。以為觸犯。以諭為近代宗廟諱。以機為近玄宗廟諱。蓋太祖名士君子言語行事。宜何所法守也。言語或

今考之於經。質之於律。稽之以國家之典。賀舉進士為可邪。為不可邪。或無舉字。為可下或無邪字。或無邪為二字。凡事父母

得如曾參。可以無譏矣。作人得如周公孔子。亦可以止矣。矣或並作也。今世之士。不務行曾參周公孔子

之行。而諱親之名。則務勝於曾參周公孔子。亦見其惑也。夫周公孔子曾參卒不可勝。勝周公孔子曾參

乃比於宦者宮妾。則是宦者宮妾之孝於其親。賢於周公孔子曾參者耶。宦者或並作宦官。

訟風伯。訟或作讒。非是。德宗貞元十九年正月不雨。至七月甲戌。公時為四門博士。作此專以刺權臣。裴延齡。李齊運。京兆尹李實之徒。壅蔽聰明。不顧旱飢。專於誅求。使人君恩澤不得

下流如風吹雲。而雨澤不得墜也。是年冬。公拜御史。竟以言旱飢。陽山云。

維茲之旱兮。其誰之由。早上或無之字。我知其端兮。風伯是尤。山升雲兮。澤上氣。雷鞭車兮。電搖幟。尺志切。雨灑灑

兮。將墜。灑灑或作侵侵。將下或有欲字。風伯怒兮。雲不得止。嗚烏之仁兮。念此下民。闕其光兮。不闕其神。嗟風伯兮。其獨

謂何。獨或將。我於爾兮。豈有其他。求其時兮。修祀事。羊甚肥兮。酒甚旨。食足飽兮。飲足醉。風伯之怒兮。誰使

雲屏屏兮。吹使醜之氣。將交兮。吹使離之鑠。之使氣不得化。寒之使雲不得施。氣不或作雲不。嗟爾風伯

兮。欲逃其罪。又何辭。或無兮字。又上或有其字。上天孔明兮。有紀有綱。我今上訟兮。其罪誰當。我今或作我。天誅加兮。不可

悔。風伯雖死兮。人誰汝傷。雖或作之。非是。汝或作爾。

伯夷頌。王荆公伯夷論。謂韓子之頌為不然。曰。伯夷嘗與太公聞西伯善養老而往歸焉。當是之時。欲夷紂者。二人之心。豈有異邪。及武王一奮。太公相之。遂出元於塗炭之中。伯夷乃

不與。豈伯夷欲歸西伯而志不遂。乃死於北海邪。抑來而死於道路耶。抑其至文王之都。而不足以及武王之世而死耶。嗚呼。使伯夷之不死。以及武王之時。其烈豈下太公哉。荆公之論。與此頌相反。學者其審之。伊川曰。伯夷頌只說得伯夷介處。要說得伯夷心。須是聖人語。不念舊惡。怨是用希。

士之特立獨行。適於義而已。不顧人之是非。皆豪傑之士。信道篤而自知明者也。一家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寡矣。至於一國一州非之。力行而不惑者。蓋天下一人而已矣。若至於舉世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則千百年乃一人而已耳。若伯夷者。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者也。舉世非之下。方从杭粹及范文正公寫本。無末幾二千年。公言千五百年。舉其成也。○今按此篇自一家一國。以至舉世非之。而不惑者。况說有此三等。人而伯夷之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又別是上一等人。不可以此三者論也。前三等人。皆非有所指名。故舉世非之。而不顧者。亦難以年數之實論。其有無。而且以千百年言之。蓋其大約如此耳。今方氏以伯夷當之。已失全篇之大指。至於計其年數。則又捨其幾二千年全數之多。而反促就千五百年奇數之少。其誤益甚矣。方說不通。文理大率類此。不可不辨。昭乎日月不足為明。崒乎泰山不足為高。音粹巍乎天地不足為容也。當殷之亡。周之興。微子賢也。抱祭器而去之。事見史記宋世家。去下或無之字。武王周公聖也。聖下一從天下之賢士。與天下之諸侯。而往攻之。從或作率。與或作從。未嘗聞有非之者也。彼伯夷叔齊者。伯夷姓墨。名允。字公信。叔齊名智。字公達。孤竹君之二子。伯長也。叔少也。夷齊諡也。見春秋。乃獨以為不可。殷既滅矣。天下宗周。彼二子乃獨恥食其粟。餓死而不顧。繇是而言。夫豈有求而為哉。信道篤而自知明也。明下或有者字。今世之所謂士者。或無所字。一凡人譽之。則自以為有餘。一凡人沮之。則自以為不足。一凡人。諸本兩句皆作凡人。唯范本並作一。凡與下文非聖人者相發明。諸本非是。彼獨非聖人。而自是如此。夫聖人乃萬世之標準也。余故曰。若伯夷者。特立獨行。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者也。準方作准。○今按準字从水。準聲。俗作准。武王周公而言也。既曰聖人。則是固為萬世之標準矣。而伯夷者。乃獨非之。而自是如此。是乃所以為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者也。與世之以一凡人之毀譽。而遽為喜愠者。有閒矣。近世讀者多誤。以伯夷為萬世標準。故因附見其說云。雖然。微二子亂臣賊子接跡於後世矣。

韓昌黎集

卷十三

雜著

子產不毀鄉校頌左傳：鄉人遊於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何如？子產曰：何為？夫其

鄭國實賴之。仲尼聞之曰：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

我思古人伊鄭之僑國僑字子產。鄭大夫穆公之孫。子國之子。僑音喬。以禮相國○相去聲。下同。人未安其教安或作知。云：此以教叶僑

遊于鄉之校。衆口囂囂許堯反。或謂子產毀鄉校，則止曰：何患焉？可以成美。夫豈多言，亦各其志。善也，吾行

不善，吾避。維善維否易：否，臧凶。我於此視川不可防，言不可弭左傳：襄公三十一年，子產不毀鄉校，曰：我

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下塞上鬻。文六年：穀梁云：上塞，則邦其傾矣。既鄉校不毀，而鄭

國以理在。周之興，養老乞言，及其已衰，謗者使監國語：厲王虐，國人謗。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監，古衫反。成敗之迹，昭哉可觀或

維是子產執政之式。維其不遇，化止一國。誠率是道，相天下君。交暢旁達，施及無垠君或作者。交暢旁達，

達或作通。於康四海，所以不理。有君無臣，誰其嗣之。我思古人理下或有者字。

釋言此元和二年春作。宰相鄭綱、翰林學士李吉甫、中書舍人裴垪也。國語云：驪姬使奄楚以環釋言。注云：以言自解釋也。退之作釋言取此。

元和元年六月十日。或無十日字。愈自江陵法曹詔拜國子博士。始進見今相國鄭公。公賜之坐。或無下公字。且曰。

吾見子某詩。吾時在翰林。職親而地禁。不敢相聞。今爲我寫子詩書爲一通以來。我下或有盡字。而無爲

而有盡字。愈再拜謝。退錄詩書若干篇。擇日時以獻。若干或作著于。獻下或有之字。○今按著于篇。雖古

一或作二。於後之數月。有來謂愈者曰。子獻相國詩書乎。曰。然。曰。有爲讒於相國之座者曰。或無

徵余文。余不敢匿。相國豈知我哉。子其慎之。或無愈應之曰。愈爲御史得罪。德宗朝同遷于南者凡三人。

三人謂公及張獨愈爲先收用。相國之賜大矣。百官之進見相國者。或立語以退。而愈辱賜坐語。相國之

禮過矣。以或四海九州之人。自百官已下。欲以其業。徹相國左右者多矣。皆憚而莫之敢。獨愈辱先索。相

國之知至矣。賜之大禮之過。知之至。是三者於敵以下受之宜。以何報。况在天子之宰乎。敵以或作敵已。國語自敵以下

則有讎注。敵體也。今人多用敵已字者。非宰下或有相字。人莫不自知。凡適於用之謂才。堪其事之謂力。愈於二者。雖日勉焉而不近。

束帶執笏。立士大夫之行。不見斥以不肖幸矣。其何敢敖於言乎。或無夫敖雖凶德。必有恃而敢行。愈之

族親鮮少。無扳聯之勢於今。音攀。○不善交人。無相先相死之友於朝。禮記。儒有爵位

宿資蓄貨。或勢弱於才而腐於力。不能奔走乘機。抵巇以要權利。○夫何恃而敖。若夫狂惑喪心

之人。蹈河而入火。妄言而罵詈者。則有之矣。而愈人知其無是疾也。雖有讒者百人。相國將不信之矣。愈

何懼而慎歟。相國或作宰。相或無歟字。既累月。又有來謂愈曰。有讒子於翰林舍人李公與裴公者。子其慎歟。愈曰。二

公者。吾君朝夕訪焉。以爲政於天下。而階太平之治。或作居則與天子爲心膂。出則與天子爲股肱。四海

九州之人。自百官已下。其孰不願忠而望賜。能字非是愈也不狂不愚。不蹈河而入火。病風而妄罵。不當

有如讒者之說也。雖有讒者百人。二公將不信之矣。愈何懼而慎。旣以語應客。夜歸私自尤曰。咄。咄字見

語當沒切。市有虎。而曾參殺人。讒者之效也。市有虎。見戰國策。龐蔥語。詩曰。取彼讒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

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伯詩。傷於讒疾而甚之之辭也。又曰。亂之初生。僭始旣涵。亂之又生。君子

信讒。小雅。詩注云云。始疑而終信之之謂也。孔子曰。遠佞人。夫佞人不能遠。則有時而信之矣。今我恃直而不

戒。禍其至哉。徐又自解之曰。市有虎。聽者庸也。曾參殺人。以愛惑聽也。巷伯之傷。亂世是逢也。非是亂世

一作世亂。今三賢方與天子謀所以施政於天下。而階太平之治。聽聰而視明。公正而敦大。夫聰明則聽視不

惑。聽或公正則不邇讒邪。敦大則有以容而思。彼讒人者。孰敢進而爲讒哉。進而或雖進而爲之。亦莫

之聽矣。我何懼而慎。或無而旣累月上命李公相。客謂愈曰。子前被言於一相。今李公又相。子其危哉。或

愈曰。前之謗我於宰相者。翰林不知也。後之謗我於翰林者。宰相不知也。今二公合處。而會言若及愈。

必曰。韓愈亦人耳。彼敖宰相。又敖翰林。其將何求。必不然。吾乃今知免矣。旣而讒言果不行。宰相或皆作

作今乃。又無矣字。旣下或無而字。

愛直贈李君房別張壻也。貞元六年進士。公此文十五年。在徐作。

左右前後皆正人也。欲其身之不正，烏可得邪？烏或吾觀李生在南陽公之側，有所不知，知之未嘗不為

之思，有所不疑，疑之未嘗不為之言，勇不動于氣，義不陳乎色。乎或南陽公舉措施為不失其宜。公下或

天下之所窺觀，稱道洋洋者，抑亦左右前後有其人乎？有其或凡在此趨公之庭，此下疑當有而字議公

之事者，吾既從而遊矣。言而公信之者，謀而公從之者，四方之人，則既聞而知之矣。李生南陽公之甥也，

人不知者，將曰：李生之託婚於貴富之家，將以充其所求而止耳。故吾樂為天下道其為人焉。今之從事

於彼也，吾為南陽公愛之。為南上或又未知人之舉李生於彼者何辭？又或彼之所以待李生者何道？舉

不失辭，待不失道，雖失之，此足愛惜，而得之，彼為歡忻。於李生道猶若也。舉之不以吾所稱，待之不以吾

所期，李生之言，不可出諸其口矣。吾重為天下惜之。惜或

張中丞傳後敘歐陽文忠跋張中丞傳後云：張巡許遠之事壯矣，乘筆之士皆喜稱述，然以翰所

其大小數百戰，智謀材力，亦有過人，可以示後者，史家皆滅而不著，甚可惜也。翰之所書，誠為

太繁，然廣紀備言，以俟史官之採也。文忠所云唐書列傳者，謂舊傳若新傳，則采翰及公所書

并舊傳為之矣。

元和二年四月十三日夜，愈與吳郡張籍閱家中舊書，張籍字文昌，公舉薦進士。得李翰所為張巡傳，巡上或無張字，

翰以文章自名，為此傳頗詳密，然尚恨有闕者，不為許遠立傳。護，杭州鹽官人。敬宗曾孫。又不載雷萬春事首尾。遠雖

材若不及巡者，開門納巡，開上或疑位本在巡上，授之柄而處其下，無所疑忌，竟與巡俱守死，成功名，城

陷而虜。與巡死先後異耳。兩家子弟材智下不能通知二父志。以爲巡死而遠就虜。疑畏死而辭服於賊。遠誠畏死。何苦守尺寸之地。食其所愛之肉。唯陽食盡。巡出愛妾。遠亦殺其奴以食士。以與賊抗而不降乎。當其圍守時。外無蚍蜉蟻子之援。音蚍浮。所欲忠者國與主耳。而賊語以以國亡主滅。賊將令狐潮聞玄宗已幸蜀。以書招巡。有大將六人自巡上存亡不可知。不如降賊。巡責以大義。斬之。士心益勸。語或校作悟。遠見救援不至。而賊來益衆。必以其言爲信。外無待滅下或有悟之字。○今按悟字無理。且从諸本作語。遠見救援不至。而賊來益衆。必以其言爲信。外無待而猶死守。人相食且盡。雖愚人亦能數日而知死處矣。遠之不畏死。亦明矣。烏有城壞其徒俱死。獨蒙愧恥求活。雖至愚者不忍爲。嗚呼。而謂遠之賢而爲之邪。其徒上或有而字。或又疑而字。當在死字之下。邪上或無之字。說者又謂遠與巡分城而守。城之陷自遠所分始。以此詬遠。詬或作語。非是。此又與兒童之見無異。人之將死。其藏腑必有先受其病者。引繩而絕之。其絕必有處。觀者見其然從而尤之。其亦不達於理矣。小人之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如是哉。如巡遠之所成就如此。卓卓猶不得免。其他則又何說。當二公之初守也。寧能知人之卒不救。卒之或無之字。棄城而逆遁。苟此不能守。雖避之他處何益。及其無救而且窮也。將其創殘餓羸之餘。平聲。雖欲去。必不達。二公之賢其講之精矣。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盡之卒。戰百萬日滋之師。蔽遮江淮。溫公曰。唐陽淮爲巡遠之功。按睢陽雖當江淮之路。城既被圍。若取江淮繞出其外。唯沮遏其勢。天下之不亡。其誰陽豈能障之哉。蓋巡善用兵。賊畏巡爲後患。不滅巡。則不敢越過其南耳。○人皆以全之功也。之字。非是。當是時。棄城而圖存者。不可一二數。所拒擅彊兵坐而觀者。相環也。不追議此。而責二公以死守。亦見其自比於逆亂。設淫辭而助之攻也。攻或作功。非是。愈嘗從事於汴徐二府。屢道於兩府間。府或作州。

親祭於其所謂雙廟者。

時詔贈巡揚州大都督。遠荆州大都督。皆立廟睢陽。歲時致祭。號雙廟。

其老人往往說巡遠時事云。南霽雲之乞救

於賀蘭也。

或無之字。

賀蘭嫉巡遠之聲威功績出己上。不肯出師救愛霽雲之勇且壯。不聽其語。彊留之具食

與樂延霽雲坐。霽雲慷慨語曰。

懷上或無霽雲字。非是。

雲來時。睢陽之人不食月餘日矣。雲雖欲獨食。義不忍。雖食

且不下咽。因拔所佩刀斷一指。血淋漓以示賀蘭。一座大驚。皆感激爲雲泣下。雲知賀蘭終無爲雲出師

意。卽馳去。將出城。抽矢射佛寺浮圖。矢著其上。輒半箭。

或作箭。

曰。吾歸破賊。歸或作師。非是。必滅賀蘭。此矢所以志

也。愈貞元中過泗州。船上人猶指以相語。城陷。賊以刃脅降巡。巡不屈。卽牽去將斬之。又降霽雲。雲未應。

或無霽字。

巡呼雲曰。南八男兒死耳。不可爲不義屈。雲笑曰。欲將以有爲也。欲將或疑衍一字。公有言。雲敢不死。卽不

屈。張籍曰。有于嵩者。少依於巡。及巡起事。嵩常在圍中。及巡或作及。其常或作嘗。籍大曆中於和州烏江縣見嵩。嵩時

年六十餘矣。

或無下嵩字。

以巡初嘗得臨渙縣尉。或無警字。好學無所不讀。籍時尙小。相問巡遠事不能細也。云。巡

長七尺餘。鬚髯若神。嘗見嵩讀漢書。謂嵩曰。何爲久讀此。久或作又。嵩曰。未熟也。巡曰。吾於書讀不過三徧。終

身不忘也。因誦嵩所讀書盡卷。不錯一字。嵩驚以爲巡偶熟此卷。因亂抽他帙以試。無不盡然。嵩又取架

上諸書。試以問巡。巡應口誦無疑。嵩從巡久。亦不見巡常讀書也。爲文章。操紙筆立書。未嘗起草。巡開元二十四

年進士。劉夢得嘉話載其謝加金。吾表有云。主辱臣死。當臣致命之時。惡稔罪盈。是賊滅亡之日。激勵將士。賦詩有云。裹瘡猶出陣。飲血更登陣。又夜聞笛聲詩云。營開星月近。戰苦陣雲深。觀此。則巡之文見矣。

起或有。初守睢陽時。士卒僅萬人。城中居人戶亦且數萬。或無戶字。巡因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者。巡怒鬚髯

作起或有。初守睢陽時。士卒僅萬人。城中居人戶亦且數萬。巡因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者。巡怒鬚髯

輒張及城陷賊縛巡等數十人坐且將戮巡起旋其衆見巡起或起或泣或起或泣泣不能仰視巡就戮時顏色不亂陽陽如平常遠寬厚長者貌如其心與巡同年生月日後於巡呼巡爲兄死時年四十九呼巡或作呼之嵩貞元初死於亳宋間或傳嵩有田在亳宋間武人奪而有之嵩將詣州訟理爲所殺嵩無子張籍云嵩將上或有而字爲下或有其字皆非是

河中府連理木頌開元九年正月丙辰改蒲州爲河中府孝經援神契曰王者德至草木則木連理公作此頌時年二十四猶未第也

司空咸寧王渾瑊也尹蒲之七年木連理生于河之東邑野夫來告且曰吾不知古殆氣之交暢也殆或作始非是

維吾王之德交暢者有五是其應乎或無五字非是訓戎奮威蕩戮凶回舉政宣和人則寧嘉入踐台階庶尹克

司來帥熊羆四方作儀閔仁鰥寡不寧燕息仁或作人非是人樂王德祝年萬億府有羣吏王有從事異體同心

異體或作上下非是體或作事歸民于理天子是嘉俾錫勞王勞去聲王拜稽首天子之光庶德昭融神斯降祥殊本連理

之柯同榮異壘之禾方云三館本潮本之柯皆作枝柯仍與下文同榮爲一句今本木作禾由枝字訛也今按殊本連理之柯即今所頌之木也同榮異壘之禾即書所謂異畝同穎之嘉禾也蓋追爲前日之預言而汎舉其類耳司馬相如所謂雙觿共抵之獸其句法亦類此如方所定則理乖語贅句分而韻不協失之遠矣吾僉之產茲土也久矣或無之字今按之

字疑當今欲明于大君欲或將紀于策書王抑余也治金伐石垂耀無極王余抑也王余抑也或作余抑王也方从三本定此○今按抑余余抑蓋互文以叶韻耳作奮肆媮媮上音吁不知所如願託頌詞長言之

余抑王固無理作王抑余亦重複無他奇當从方本爲是奮肆媮媮下音俞

于康衢頌曰

木何為兮此祥。洵厥美兮在吾王。詢非是。願封植兮永固。俾斯人兮不忘。斯或作其。

汴州東西水門記 并序 ○公時佐董晉在汴州作。陳后山云。退之作記。記其事耳。今之記乃論也。以后山語觀公諸記。信然。

貞元十四年正月戊子。隴西公命作東西水門。舒之。或無隴西二字。非是。董晉本仲舒之裔。自廣川徙隴西。故云。越三月辛巳朔。水門成。三

日癸未。大合樂。設水嬉會。監軍軍司馬賓佐僚屬將校熊羆之士。肅四方之賓客。以落之。士女蘇會。闔郭

溢郭。既卒事。其從事昌黎韓愈請紀成績。其詞曰。

維汴州河水。自中注厥初。距河為城。距或作拒。其不合者。誕寘聯鎖于河。不合或作弗合。宵浮晝湛。舟不潛通。沈或作

方作舟用。方並从石本。○今按上下文意。蓋言置鎖雖足以禁舟之潛通。然未免虧疏宣洩之患。故須作水門耳。諸本作舟不潛通者是也。今上文既言置鎖。而下文乃云舟用潛通。則是鎖為虛設。而其下句亦

不應著然字矣。若以為為誤。則石本乃當時所刻。不應有誤。然亦安知非其書者之誤。刻者之誤。况或非所親見。則又安知非傳者之誤耶。其說之未盡者。又見於溪堂盤谷等篇。覽者詳之。然其襟抱

虧疏風氣宣洩。邑居弗寧。訛言屢騰。歷載已來。就究孰思。皇帝御天下十有八載。此邦之人。遭逢疾威。囂

童噉噉。音叫。劫衆阻兵。懷懷栗栗。若墜若覆。時維隴西公受命作藩。爰自洛京單車來臨。遂拯其危。極或作持。

遂去其疵。弗肅弗厲。薰為大和。神應祥福。五穀穰熟。既庶而豐。人力有餘。監軍是咨。司馬是謀。諸本及石

二句。方從閣本刪去。云閣本蓋公晚日所定。當從之。○今詳此二語。疑後人惡監軍二字而刪之耳。方氏直謂閣本為公晚年所定。不知何據。而云然。以今觀之。其舛誤為最多。疑為初出未校之本。前已辨之。詳矣。大抵館閣藏書。不過取之民間。而諸儒略以官課校之耳。豈能一一精善。過於私本。世俗但見其為官本。便尊信之。而不復問其文理之如何。已為可笑。今此乃復造為改定之說。以鉗衆口。則又可笑之甚也。

乃作水門。為邦之郭。以固風氣。以閉寇偷。閉或作扞。黃流渾渾。胡本

飛閣渠渠。因而飾之。匪為觀遊。天子之武。

維隴西公是布。天子之文。維隴西公是宣。文。方。从。石。闕。蜀。本。作。醇。○今。按。此。記。方。氏。多。从。石。本。石。本。固。當。據。信。但。上。條。用。字。大。誤。而。此。醇。字。亦。未。安。耳。河之汙。源。于。崑崙。天。子。萬。祀。公。多。受。祉。乃。伐。山。石。刻。之。日。月。尚。俾。來。者。知。作。之。所。始。

燕喜亭記。燕。或。作。宴。此。記。多。从。石。本。王。弘。中。名。仲。舒。自。吏。部。員。外。郎。貶。連。州。司。戶。參。軍。亭。在。連。州。公。為。陽。山。令。時。作。陽。山。連。之。屬。邑。云。

太原王弘中在連州與學佛人景常元慧游。佛。下。或。有。之。字。異。日。從。二。人。者。行。於。其。居。之。後。丘。荒。之。間。上。高。而。望。得。異。處。焉。斬。茅。而。嘉。樹。列。發。石。而。清。泉。激。輦。糞。壤。燔。榴。鬚。榴。或。作。焚。詩。其。榴。其。鬚。注。曰。木。立。死。曰。却。立。而。視。之。出。者。突。然。成。丘。陷。者。呀。然。成。谷。

自是弘中與二人者晨往而夕忘歸焉乃立屋以避風雨寒暑。避。或。作。禦。寒。上。或。有。禦。字。或。作。立。屋。以。避。風。雨。既。除。寒。暑。既。去。或。作。以。禦。風。雨。以。除。寒。暑。今。从。石。本。云。左。傳。晉。僖。小。人。皆。有。闕。廬。以。避。燥。濕。寒。暑。既成愈請名之其丘曰埃德之丘蔽於古而顯於今有埃之道也。其。丘。上。字。有。埃。下。字。有。德。字。其石谷曰謙受之谷瀑曰振鷺之瀑谷言德瀑言容也其土谷曰黃金之谷瀑曰秩秩之瀑谷

言容瀑言德也洞曰寒居之洞志其入時也池曰君子之池虛以鍾其美盈以出其惡也泉之源曰天澤之泉出高而施下也合而名之以屋曰燕喜之亭取詩所謂魯侯燕喜者頌也。名。或。作。言。者。頌。从。石。闕。杭。疑。衍。文。於。是。州。民。之。老。聞。而。相。與。觀。焉。者。州。民。之。老。或。作。州。之。老。民。非。是。曰。吾。州。之。山。水。名。天。下。然。而。無。與。燕。喜。者。比。經。營。於。其。側。者。相。接。也。而。莫。直。其。地。凡。天。作。而。地。藏。之。以。遺。其。人。乎。本。無。其。字。直。或。作。多。或。作。宜。皆。非。是。直。音。值。當。也。史。記。樛。里。子。墓。正。直。其。北。匈。奴。傳。諸。將。居。東。方。直。上。谷。或。讀。如。字。地。藏。石。本。無。地。字。其。人。石。本。無。其。字。弘中自吏部郎貶秩而來。部。下。或。有。侍。字。或。無。郎。字。

韓昌黎集 四 雜著

皆非。次其道途所經。自藍田入商洛。田下或有山字。涉浙湍。今鄂州有浙江縣。以浙水得名。○今按浙音錫。其縣是。臨漢水。升峴首。以望方城。出荆門。下岷江。過洞庭。上湘水。行衡山之下。繇郴踰嶺。蝮狄所家。蝮或作獺。狄音補。魚龍所宮。極幽遐。瑰詭之觀。魂或作瘳。宜其於山水。飫聞而馱見也。也或作之。石本無也字。今其意乃若不足。傳曰。智者樂水。仁者樂山。弘中之德。與其所好。可謂協矣。智以謀之。仁以居之。吾知其去是而羽儀於天朝也不遠矣。遂刻石以記。石本無而字。

徐泗豪三州節度掌書記廳石記

濠諸本作濠。石或作璧。地理志濠初作豪。元和三年改爲濠。據退之作記時。尚爲濠。作濠誤矣。通典以爲州名。字本作濠。○今按顏魯公干祿字機及唐韻亦皆作豪。而元和郡國志云濠字中間誤去水。元和三年字又加水。皆與地理志合。但通典偶脫中間去水一節耳。此濠字當作豪。○此記當在貞元十五年作。

書記之任亦難矣。元戎整齊三軍之士。士或作事。士或作總。統理所部之毗。以鎮守邦國。守或作定。贊天子施教化。而又外與賓客四鄰交。其朝覲聘問。慰薦祭祀。祈祝之文。祈或作所。與所部之政。三軍之號令。升黜。凡文辭之事。皆出書記。非閱辨通敏兼人之才。閱或作宏。莫宜居之。然皆元戎自辟。然後命於天子。後或作后。苟其帥之不文。則其所辟或不當。亦其理宜也。南陽公自御史大夫豪壽廬三州觀察使授節移鎮徐州。貞元四年十一月置。徐泗豪三州節度使。徒建封。歷十一年。而掌書記者三人。者下或有凡字。其一人曰高陽許孟容。入仕于王朝。今爲尙書禮部郎中。其一人曰京兆杜兼。今爲尙書禮部員外郎觀察判官。其一人隴西李博。隴上或有曰字。自前鄉貢進士授祕書省校書郎方爲之。孟容以文詞知名。兼建中初進士。家聚書至萬卷。博公同。南陽公文章稱天下。其所辟實年進士。贈李君房別云。李生在南陽公之側。或云恐是博。

所謂閱辨通敏兼人之才者也。後之人苟未知南陽公之文章。人荷下或吾請觀於三君子。苟未知三君子之文章。吾請觀於南陽公可知矣。蔚乎其相章。或作扶炳乎其相輝。志同而氣合。魚川泳而鳥雲飛也。泳或作伏或無也字。愈樂是賓主之相得也。故請刻石以記之。而陷置于壁間。俾來者得以覽觀焉。記下或無之字

畫記蘇內翰嘗曰世有妄庸者作歐陽永叔語云吾不能爲退之畫記此大妄也

雜古今人物小畫共一卷。騎而立者五人。騎而被甲載兵立者十人。兵下或無立字一人騎執大旗前立。騎下或有而字

騎而被甲載兵行且下牽者十人。騎且負者二人。騎執器者二人。騎擁田犬者一人。騎而牽者二人。騎而

驅者三人。執羈勒立者二人。音的騎而下倚馬臂隼而立者一人。騎而驅涉者二人。徒而驅牧者二人。徒

或無而字驅牧或作騎牧。○今按徒則非騎矣。坐而指使者一人。甲冑手弓矢鈇鉞植者七人。甲冑執幟植者十人。負者七人。偃

寢休者二人。甲冑坐睡者一人。方涉者一人。或無坐而脫足者一人。坐上有或寒附火者一人。雜執器物

役者八人。奉壺矢者一人。舍而具食者十有一人。具或作且挹且注者四人。牛牽者二人。二或驢驅者

四人。一人杖而負者。頁下或無者字○今按婦人以孺子載而可見者六人。婦人或作婦載而上下者三

人。孺子戲者九人。凡人之事三十有二。爲人大小百二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事下或有主字爲或馬大

者九匹。於馬之中又有上者下者。又有上者下者杭本作亦有馬之下者焉。蜀本同。但又作亦。闕本作亦

乃與上下文意相屬。今從之。行者牽者。牽或作奔或併無四字。○今按牽謂牽而行。涉者陸者。或無陸者二字○今按

相屬。今從之。行者牽者也。後有走者則奔者爲重。覆當存牽而去奔。涉者陸者。此承涉者則陸爲方出

水也。不翹者顧者。鳴者寢者。訛者立者。人立者。或無人立者。齧者。○齧音緝。飲者溲者。陟者降者。痒磨樹

者。噓者嗅者。喜相戲者。喜下或有字。怒相隄齧者。○齧音臬。秣者騎者。驟者走者。載服物者。載狐兔者。凡馬之事二

十有七。為馬大小八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為或作焉。屬上句非是。牛大小十一頭。十下或有字。橐駝三頭。橐或作駝。下

賦注。橐駝者言其可負藥而駝物。故以名。驢如橐駝之數。而加其一焉。隼一犬羊狐兔麋鹿共三十。旃車三兩。雜兵器弓矢旌

旗。刀劍矛楯弓服矢房甲冑之屬。○楯音盾。餅盃簞笠筐筥錡釜飲食用之器。壺矢博奕之具。二百五十有

一。皆曲極其妙。閣。杭本用下有投壺二字。而無器字。非是。貞元甲戌年。余在京師。甚無事。同居有獨孤生申叔者。或有無字。始得此

畫。而與余彈碁。沈存中云。彈碁有譜一卷。其局方二尺。中心高如覆孟。其巔為小壺。四角微隱起。李商隱

彈一發過半局。今譜中有此法。余幸勝而獲焉。意甚惜之。以為非一工人之所能運思。蓋藝集衆工人之所長耳。雖百金

不願易也。工下或皆無人字。或作叢。明年出京師。至河陽。與二三客論畫品格。因出而觀之。座有趙侍御者。君子人

也。見之戚然。若有感然。感上或有所字。或無若有感然四字。少而進曰。噫。余之手摸也。摸上或有所字。或作手之所摹也。亡之且二十年矣。

余少時常有志乎茲事。得國本。國一作故。絕人事而摸得之。遊閩中而喪焉。居閑處獨時往來。余懷也。以其始

為之勞。而夙好之篤也。來上或有日字。為上方無始字。今雖遇之力不能為已。且命工人存其大都焉。余

既甚愛之。又感趙君之事。因以贈之。而記其人物之形狀與數。而時觀之。以自釋焉。

藍田縣丞廳壁記崔立之貞元四年進士。公嘗寄其詩曰。連年收科第。如摘

丞之職所以貳令於一邑無所不當問其下主簿尉主簿尉乃有分職丞位高而偏例以嫌不可否事文書行吏抱成案詣丞卷其前鉗以左手右手摘紙尾鴈驚行以進平立睨丞曰當署鴈或作鳧曰丞涉筆

占位署惟謹涉或作濡目吏問可不可吏曰得則退不敢略省漫不知何事官雖尊力勢反出主簿尉下諺數慢必曰丞至以相訾警丞之設豈端使然哉諺或作勑或作該方从文苑云謂諺語之所舉計者以丞為慢之最且至以相訾警也○數所矩切警將此切警牛刀切

博陵崔斯立種學績文以蓄其有泓涵演迤日大以肆涵或作澄大貞元初挾其能戰藝於京師再進再

屈口人杭本無再進二字文苑無下再字而屈下一字皆作千字又多作于字方云斯立貞元四年進士

元九年僅三十二人而已作千人恐非是或疑千當作其如元和初以前大理評事言得失黜官再轉而云風其坐人也然無所据姑放穆天子傳闕其處以俟知者

為丞茲邑始至喟曰官無卑顧材不足塞職既噤不得施用又喟曰丞哉丞哉余不負丞而丞負余則盡

枿去牙角音藥一躡故跡破崖岸而為之喟下或皆有然字真余上方有喜字云喜音許吏切黃霸傳少

為文丞言猶文具也○今按文丞不成文理方說之僻類如此丞應故有記壞漏污不可讀按丞字或為衍文斯立易桷與瓦墁治壁悉書前任

人名氏庭有老槐四行南牆鉅竹千挺儼立若相持槌一枚也水瀾瀾循除鳴斯立痛掃溉對樹二松

日哦其間日下或有吟字有問者輒對曰余方有公事子姑去考功郎中知制誥韓愈記

新修滕王閣記滕王閣在洪州公自袁州作此記凡五百五字首尾敘其不一到為歎而終之曰

不盡之意歐陽永叔為襄守史中輝記峴山亭尹師魯為襄守燕公記峴山亭蘇子美為處守李然明記照水堂蘇子瞻為眉守黎希聲記遠景樓四者其辭雖異而大意略同豈作文之法

富如是耶抑亦祖公此意而為之也

愈少時則聞江南多臨觀之美則或作嘗臨而滕王閣獨為第一滕王名元嬰高祖之子永徽中為洪州都督作此閣有瑰偉絕特

之稱特閣本作時非是及得三王所為序賦記等注或云王勃作游閣序王緒作賦今中丞王公為從事日作修閣記或並無壯其文辭益欲往一觀

而讀之以忘吾憂繫官于朝願莫之遂十四年以言事斥守揭陽或無亭字便道取疾以至海上又不得

過南昌而觀所謂滕王閣者其冬以天子進大號加恩區內移刺袁州袁於南昌為屬邑於上或無袁字私喜幸

自語以為當得躬詣大府受約束於下執事及其無事且還儻得一至其處竊寄目償所願焉諸本皆同方獨从文

苑無及其無事且還儻得一至其處十二字而償作賞下又增適字○今按敘事當如諸本乃有曲折而其先公後私不以遊覽雜乎受命之重尤得事大府之體與聘禮既受饗餼然後請觀乃從下門而入意

亦相似如方所定則皆失之而竊寄目償至州之七月詔以中書舍人大原王公為御史中丞觀察江南

西道太原王公即仲舒也舊史元和十五年六月戊寅以中書舍人王仲舒為洪州刺史御史中丞充江西觀察使洪江饒虔吉信撫袁悉屬治所八州之人前

所不便及所願欲而不得者公至之日皆罷行之行上文苑有大者驛聞小者立變春生秋殺生方从文苑亦非是陽開陰閉令修於庭戶數日之間日或作月而人自得於湖山千里之外吾雖欲出意見論利

害聽命於幕下而吾州乃無一事可假而行者又安得捨己所事以勤館人則滕王閣又無因而至焉矣

或無矣字其歲九月人吏浹和○浹音接公與監軍使燕于此閣文武賓士皆與在席○與夫聲酒半合辭言曰此屋不

修且壞前公為從事此邦適理新之公所為文實書在壁理或作治所或無公字今三十年而公來為邦伯適及期

矣

月公又來燕子此公烏得無情哉烏或作胡杭苑作乎○今按作乎語意輕脫不類公文亦非察屬所得

公應曰諾於是棟楹梁桷板檻之腐黑撓折者蓋瓦級甃之破缺者赤白之漫漶不鮮者治之則已前漢為其

泰漫漶而不可知注漫漶不分別貌○漫莫幹切漶胡館反又乎貫反破或作故鮮或作圭說見祭湘君

夫人文○今按瓦甃聖物破缺乃不可用而故則無甚害也且修屋而盡易其故則是新作而非修之謂非是

無侈前人無廢後觀工既訖功公以衆飲而以書命愈曰子其為我記之而下或有賞焉字愈既

以未得造觀為歎竊喜載名其上詞列三王之次有榮耀焉乃不辭而承公命其江山之好登望之樂雖

老矣如獲從公遊尚能為公賦之元和十五年十月某日袁州刺史韓愈記某或作五

科斗書後記元和十一年六月四日作

愈叔父名雲卿仕終禮部侍郎當大曆世文辭獨行中朝天下之欲銘述其先人功行取信來世者咸歸韓氏辛丑

特進試鴻臚卿兼御史中丞田神功平劉展于淮西雲卿為平淮碑又為丞相贈太子太師崔圓廟碑銘

二碑並載姚鉉文粹李太白武昌宰韓君去思碑云雲卿文章冠世皇甫持正公神道碑云先叔父雲卿

常肅代朝獨為文章官李習之誌其妻母墓曰禮部君好立義節有大功於昭於時李監陽冰獨能篆書

陵其文章出于時而官不甚高習之妻雲卿孫女也觀此則公所云蓋可見矣於時李監陽冰獨能篆書

而同姓叔父擇木善八分擇木代宗時官禮部尚書性美李潮八分歌云尚書韓擇木騎曹蔡有鄰開

禮云五世祖免殺同姓也公於不問可知其人不如是者不稱三服故三家傳子弟往來貞元中愈事董

丞相幕府於汴州董丞相晉貞識開封令服之者陽冰子作履之或授余以其家科斗孝經漢衛宏官書官

新唐志作字書考之杜林傳及陳蕃傳注非也衛宏字子敬光武時為議郎兩部合一卷愈寶蓄之而不暇學後來京師為四門博士識歸公

歸登字 歸公好古書能通之愈曰古書得其據依蓋可講或無其字據依或作因進其所有書屬歸氏元
 和來愈亟不獲讓嗣為銘文薦道功德思凡為文辭宜略識字或無道字識因從歸公乞觀二部書得之
 留月餘張籍令進士賀拔恕寫以留愈或無愈字蓋得其十四五而歸其書歸氏十一年六月四日右庶子韓
 愈記。

卷十四

雜著 書

鄆州谿堂詩 井序 ○鄆音逕秦為薛郡漢為東平國春秋齊人來歸鄆此篇多从石本退之文有
 厚銘縣北劉村路應碑州解田氏先廟碑鄆州榮陽索河上鄭僂碑衢州徐僂王碑華州蒲城
 胡瑜碑西京北邙權德輿碑廣州南海神廟碑柳州羅池碑潭州湘陰黃陵碑徐州節度築書
 記廳石記其間異同皆以石本為正長安薛氏有皇甫湜手帖云鄆塘特高古風敢樹降旗而
 作者之下何人能及矣崔侍御前日稱歎終席藉座不覺繼燭我唐有國退之文宗一人不任
 欽慰之極湜上侍郎宗伯鄆塘正謂此鄆州谿
 堂也公時為兵部侍郎曰宗伯者文章宗伯也

憲宗之十四年始定東平三分其地元和十四年二月平盧都知兵馬使劉悟殺其節度使李師道以降
 道以鄆曹濮為一道淄青齊登萊為一道以華州刺史禮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扶風馬公下或有為鄆曹
 兗海沂密為一道東平鄆即平盧軍所治以華州刺史禮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扶風馬公下或有為鄆曹

濮節度觀察等使鎮其地三月以薛平為平盧節度使青齊登萊等州觀察使以王遂為沂州刺史既一
 沂海兗密等州都團練觀察使三分其地者謂摠及此二人也○漢音卜既一

縣開國伯以褒嘉之。或無公及封字。縣或作郡。公亦樂衆之和。知人之悅而侈上之賜也。於是為堂於其居之西北隅。

號曰谿堂。以饗士大夫。通上下之志。既饗。其從事陳曾謂其衆言。公之畜此邦。其勤不亦至乎。此邦之人。

曩公之化。一本作擊。惟所令之。不亦順乎。上勤下順。遂濟登茲。不亦休乎。昔者人謂斯何。今者人謂斯何。

雖然。斯堂之作。意其有謂。而暗無詩歌。是不考引公德而接邦人於道也。德下或無而字。乃使來請其詩曰。

帝奠九壖。九壖九州也。壖與區同。有葉有年。有荒不條。不或有。河岱之間。及我憲考。一收正之。收或作牧。視邦選侯。以公來

尸。公來尸之人。始未信。公不飲食。以訓以徇。孰饑無食。孰呻孰歎。孰冤不問。不得分願。孰為邦蠹。或作蝥。音義同。

節根之螟。羊很狼貪。以口覆城。吹之煦之。音煦。摩手拊之。箴之石之。箴或作針。膊而礫之。膊音粕。音義同。凡公四封。

既富以彊。謂公吾父。孰違公令。可以師征。師石本作帥。師征作師。為是石本或誤。未可知也。不寧守邦。公作谿堂。播

播流水。淺有蒲蓮。深有蒹葦。公以賓燕。其鼓駭駭。此詩十一章。以令叶。皆古音也。令有平聲。一讀公獨孤。都墓志亦見。淮南子。勿驚勿駭。萬物將自

理。勿撓勿撓。萬物將自清。駭古音自與。理叶也。周官注。疾雷擊鼓曰駭。西京賦。所謂駭雷鼓是也。○今按古音之說甚善。吳才老補音補韻二書。其說甚詳。駭水叶韻。如管子宮如牛鳴。盜中徽如負豕。覺而駭亦

一證也。沙隨程可久曰。吳說雖多。其例不過凶聲互用。切響通用。公燕谿堂。賓校醉飽。流有跳魚。岸有集

鳥。既歌以舞。其鼓考考。公在谿堂。公御琴瑟。公暨賓贊。稽經詠律。音賦。施用不差。音試。人用不屈。谿有蕢

蕢。蕢。毗賓切。萍也。根浮水。而生者。蕢與蕢同音。孤。有龜有魚。公在中流。右詩左書。無我黷遺。音亦。此邦是麻。

貓相乳。對本乳下有說字。○司徒北平王馬懿也。懿字洵美。是說先儒或以為幾乎詔。然反復終篇。則言北平王之德。感應召致。不為詔矣。

司徒北平王家。貓有生子同日者。其一死焉。或作其一母死。有二子飲於死母。母且死。其嗚啾啾。伊音。其一

方乳其子。若聞之。起而若聽之。走而若救之。走下或無而字。銜其一。置于其棲。又往如之。反而乳之。若其子然。噫。

亦異之大者也。或無也字。夫貓。人畜也。非性於仁義者也。闕杭無仁字。非是。其感於所畜者乎哉。北平王牧人以康。伐

罪以平。伐或作非。理陰陽以得其宜。國事既畢。家道乃行。父子兄弟。雍雍如也。愉愉如也。視外猶

視中。一家猶一人。夫如是。其所感應召致。其亦可知矣。易曰。信及豚魚。非此類也。夫。非此或作亦其非是。愈時獲幸

於北平王。客有問王之德者。愈以是對。客曰。夫祿位貴富。人之所大欲也。得之之難。未若持之之難也。得

之於功。或失於德。得之於身。或失於子孫。二失字下或並有之字。今夫功德如是。祥祉如是。其善持之也。可知已。既

已。或無此字。因敝之爲貓相乳說云。下或有爾字。非是。

進士策問十三首

非一歲所作。編者集之耳。

問書稱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以至于庶人。龜筮考其從違。以審吉凶。蜀本作凶吉。○今按經傳。凡言吉凶者。多先吉

而後凶。惟協韻諧聲。則或倒用。而近世好奇之士。不問可否。一例倒用。則失之矣。此類當徐讀。而從其聲之諧者。不能悉論也。則是聖人之舉事。與爲無不與人共之者

也。於易則又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而春秋亦有譏漏言之詞。春秋文公六年。晉殺其大夫陽處父。公羊傳。其稱國以殺何。君漏也。何休注。此引易幾事不密爲證。如是。則又似不與人共之。而獨運者。下或有也字。書與易春秋經也。聖

人於是乎盡其心焉耳矣。今其文相戾悖如此。欲人之無疑。不可得已。是二說者。其信有是非乎。抑所指

各殊而學者不之能察也。老蘇曰：聖人之道有經有權，有機曰經者，天下之民舉知之可也；曰權者，民不可也。此書與易春秋所指各殊也。諒非深考古訓讀聖人之書者，其何能辨之。此或作此固吾子之所宜無讓者，願承教焉。

問古之人有云：夏之政尚忠，殷之政尚敬，而周之政尚文。是三者相循環終始。高祖紀曰：夏之政忠，忠之以質，質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三王之道若循環終而復始。若五行之與四時焉，原其所以為心，皆非故立殊而求異也。各適於

時救其弊而已矣。夏殷之書存者可見矣。夏殷下或無是字。非是。至周之典籍咸在，考其文章，其所尚若不相遠然

焉。所謂三者之異云乎。遠下或無然字，焉或作烏。○今按當有然字，而焉字屬下句。但其下疑當有一有字，作烏亦通。其下疑或有一睹字。抑其道深微不可究歟。

將其詞隱而難知也。不然，則是說為謬矣。周之後，秦漢蜀吳魏晉之興與霸，亦有尚乎無也。或無與與字。觀其

所為，其亦有意云爾。循環之說安在，吾子其無所隱焉。

問：夫子之序帝王之書，而繫以秦魯及次列國之風，而宋魯獨稱頌焉。孔安國曰：諸侯之事而連帝王，孔

有海過自誓之戒，足以為後世法，故錄之。以備玉事，猶詩錄商魯之頌，而鄭康成以為魯得元天子之禮樂，故有頌。而商頌至孔子之時存者五篇，而夏頌已亡。故錄魯以備三頌。著為後王之法。此夫子取予之意也。秦穆之德不踰於二霸。穆或作穆。宋魯之君不賢乎齊晉，其位等，其德同，升黜取捨如是之相遠，亦將有

由乎願聞所以辨之之說。

問：夫子既沒，聖人之道不明，蓋有楊墨者。楊朱字子居，後與墨子與禽滑釐辨論，其說在愛己不拔一毛

以利天下，與墨子相反。墨子名翟，為宋大夫。在孔子後，有書七十一始侵而亂之。其時天下咸化而從焉。或無其孟子辭而闕之，則既廓如也。或無今其書尚有存者，其

道可推而知不可乎。或無知字非是其所守者何事。其不合於道者幾何。孟子之所以辭而闕之者何說。之者或作之也

今之學者有學於彼者乎。有近於彼者乎。其已無傳乎。其無乃化而不自知乎。其無傳也則善矣。如其尙

在。將何以救之乎。尙在方从閣杭苑作在尙無將字。○今按若从方本則尙何以救之乎乃是恐不及救之意與此上下文不相入其說非是諸生學聖人之道必有

能言是者其無所爲讓。

問所貴乎道者不以其便於人而得於己乎。當周之衰管夷吾以其君霸九合諸侯。孔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九合者謂兵車之

會三乘車之會六一匡天下戎狄以微京師以尊四海之內無不受其賜者天下諸侯奔走其政令之不暇而誰

與爲敵此豈非便於人而得於己乎。人下或無而字已作身秦用商君之法人以富國以彊諸侯不敢抗及七君而

天下爲秦使天下爲秦者商君也而後代之稱道者咸羞言管商氏何哉庸非求其名而不責其實歟。名下或無而字其

實或作於實願與諸生論之無惑於舊說。舊或作記非是句下或有焉字

問夫子之言蓋各言爾志。蓋上或字又曰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今之舉者不本於鄉不序

於庠一朝而羣至乎有司有司之不之知也宜矣。不之或無之字今將自州縣始請各誦所懷聊以觀諸生之志

死者可作其誰與歸。此下或有又曰居是邦也六字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敢問諸生之所事而友者爲誰乎

而或作所爲或作其所謂賢而仁者其事如何哉言及之而不言亦君子之所不爲也。或無之所二字

問春秋之時百有餘國皆有大夫士詳於傳者無國無賢人焉其餘皆足以充其位不聞有無其人而闕

其官者

聞下或無有字

春秋之後其賢尤詳。以至于吳蜀魏下及晉氏之亂。國分如錙銖。讀其書亦皆有人焉。

魏字

或在晉下。謂元魏爾。蓋不然也。三國之魏豈應略而不言乎。

今天下九州四海。其爲土地大矣。國家之舉士。內有明經進士。外有方維

大臣之薦。其餘以門地勳力進者。又有倍於是。其爲門戶多矣。

有倍或作加倍

而自御史臺尙書省。以至于中書

門下省。咸不足其官。豈今之人不及於古之人邪。何求而不得也。夫子之言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

者焉。誠得忠信如聖人者。而委之以大臣宰相之事。有不可乎。

委之以或作以委之非是

况於百執事之微者哉。古之

十室必有任宰相大臣者。今之天下而不足士大夫於朝。其亦有說乎。

問。夫子曰。潔淨精微。易教也。今習其書。不識四者之所謂。盍舉其義而陳其數焉。

問。易之說曰。

易上或有周字。說下或有者字。

乾健也。今考乾之爻。在初者曰潛龍勿用。在三者曰夕惕若厲无咎。在四者

亦曰无咎。在上曰有悔。卦六位。一勿用。二苟得无咎。有一悔。安在其爲健乎。

二或作一非是

又曰。乾以易知。坤以

簡能。乾之四位。旣不爲易矣。坤之爻。又曰龍戰于野。

此下或有其血玄黃四字

戰之於事。其足爲簡乎。易六經也。學者

之所宜用心。願施其詞。陳其義焉。

或無所字。非是。

問。人之仰而生者。穀帛。穀帛豐。無飢寒之患。

者下或有字。豐上或有既字。

然後可以行之於仁義之途。措之於安平之

地。此愚智所同識也。今天下穀愈多。而帛愈賤。人愈困者。何也。

愈賤或作益賤。而字疑當在賤字下。但此正與張中丞傳後城壞而其徒皆死云云。

者相類。恐公自有此一種句法也。

耕者不多。而穀有餘。蠶者不多。而帛有餘。有餘宜足。而反不足。此其故又何也。將以救

之其說如何。

問。夫子言堯舜垂衣裳而天下理。又曰。無爲而理者。其舜也歟。書之說堯曰親九族。又曰平章百姓。又曰協和萬邦。又曰。麻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又曰。洪水懷山襄陵。下人其咨。人或作民。此試進士當避諱。作民字。非是。夫親九族。

平百姓。和萬邦。則天道授人時。愁水禍。非無事也。而其言曰。垂衣裳而天下理者。何也。於舜則曰慎五典。

又曰。敝百揆。又曰。賓四門。又曰。齊七政。又曰。類上帝。禋六宗。望山川。徧羣神。又曰。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

衡。五載一巡狩。又曰。分十二州。封山濬川。封諸本作隨。非是。恤五刑。典三禮。彰施五色。出納五言。嗚呼。其何勤且

煩如是。而其言曰。無爲而理者。何也。將亦有深辭隱義。不可曉邪。抑其年代已遠。失其傳邪。抑其下或有

遠或作遠矣。或無已字。二三子其辨焉。

問。古之學者。必有師。所以通其業。成就其道德者也。德下或無者字。由漢氏已來。氏或作代。或無已字。師道日微。然猶時有

授經傳業者。及于今。則無聞矣。德行若顏回。言語若子貢。政事若子路。文學若子游。猶且有師。非獨如此。

雖孔子亦有師。或無雖字。問禮於老聃。問樂於萇弘。是也。今之人。不及孔子。顏回遠矣。而且無師。無下或有所字。然其

不聞有業不通。而道德不成者。何也。或無而字。

問。食粟衣帛。服仁行義。以俟死者。二帝三王之所守。聖人未之有改焉者也。今之說者。有神仙不死之道。

不食粟。不衣帛。薄仁義。以爲不足爲。是誠何道邪。聖人之於人。猶父母之於子。二於字。或皆作于。有其道而不以

教之不仁。其道雖有而未之知。不智。仁與智且不能。又烏足為聖人乎。鳥或不然。則說神仙者妄矣。

爭臣論陽城拜諫議大夫。聞得失。猶未肯言。公作此論。譏切之。城亦不屑意。及裴延齡誣逐陸贄等。城乃守延英閣。上疏極論延齡罪。慷慨引誼。申直贊等。帝欲相延齡。城顯語曰。延齡

為相。吾當取白麻壞之。哭於庭。帝不相延齡。城之力也。公作此論時。城居位五年矣。後三年而能排擊延齡。或謂城蓋有待抑公有以激之歟。爭或作諫。歐公與范司諫書。溫公通鑑。皆作爭。

或問諫議大夫陽城於愈。城字亢宗。定州北平人。可以為有道之士乎哉。學廣而聞多。城好學。貧不能得書。乃求為

夜不出。六年。乃無所不通。不求聞於人也。行古人之道。居於晉之鄙。晉之鄙人薰其德而善良者幾千人。乃去。隱中條

山。遠近慕其德。行多從之學。大臣聞而薦之。天子以為諫議大夫。子下或無以字。城徙居陝州夏縣。李泌為陝虢觀察使。聞城名。泌入相。薦為著作。即後德宗令長安尉楊

寧。資束帛召。人為諫議大夫。人皆以為華。陽子不色喜。或無人字。及居於位五年矣。視其德如在野。彼豈以富貴移易其

心哉。諫官必能以死奉職。而城與二弟日夜痛飲。人莫能窺其際。皆以虛名譏之。愈應之曰。是易所謂

恆其德貞。而夫子凶者也。惡得為有道之士乎哉。在易蠱之上九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蹇之六二則曰

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夫不以所居之時不一。而所蹈之德不同也。之時之德。或並無之字。若蠱之上九。居無用之地

而致匪躬之節。以蹇之六二。在王臣之位。而高不事之心。則冒進之患生。曠官之刺興。志不可則。而尤不

終無也。蹇上或無以字。事下或有上字。尤下。或有之字。給或作絕。或作如。皆非是。今陽子在位。不為不久矣。今陽子下或有實一匹夫四字。或

或作實匹夫。聞天下之得失。不為不熟矣。天子待之。不為不加矣。而未嘗一言及於政。或無視政之得失

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忽焉不加喜戚於其心。問其官。則曰諫議也。問其祿。則曰下大夫之秩也。夫下或無之字。

問其政。則曰：「我不知也。」有道之士固如是乎哉？且吾聞之：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今陽子以爲得其言，言乎哉？乎上或無複出言字。○按此語正謂陽子若自謂得其言，則何不言乎哉？或非是。得其言而不言，與不得其言而不去，無一可者也。陽子將爲祿仕乎？古之人有云：仕不爲貧，而有時乎爲貧。謂祿仕者也。宜乎辭尊而居卑，辭富而居貧。若抱關擊柝者可也。蓋孔子嘗爲委吏矣，嘗爲乘田矣，亦不敢曠其職，必曰：「會計當而已矣。」必曰：「牛羊遂而已矣。」若陽子之秩祿，或作祿秩不爲卑且貧，章章明矣。而如此，其可乎哉？或曰：「否，非若此也。」夫陽子惡訕上者，惡爲人臣，招其君之過，而以爲名者。舊本招下注音翹二字。武子好盡言以招人過，元憲曰：考他書未獲爲翹之意。作音者當有所據。○今按呂氏春秋，孔子之勁能招國門之關，注：招舉也。又過秦論：招八州而朝，同列。蘇林亦音翹。故雖諫且議，使人不得而知焉。書曰：爾有嘉謨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謨斯猷，惟我后之德。」夫陽子之用心，亦若此者，愈應之曰：「若陽子之用心如此，滋所謂惑者矣。」滋或作茲，非是。入則諫其君，出不使人知者，大臣宰相者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夫陽子本以布衣，隱於蓬蒿之下，或本無以字。主上嘉其行誼，擢在此位，官以諫爲名，誠宜有以奉其職，使四方後代知朝廷有直言骨鯁之臣。天子有不僭賞從諫如流之美，庶巖穴之士聞而慕之，束帶結髮，願進於闕下，而伸其辭說，致吾君於堯舜，熙鴻號於無窮也。若書所謂：則大臣宰相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且陽子之心，將使君人者惡聞其過乎？是啓之也。是啓或作其咎，非是。或曰：「陽子之不求聞而人聞之，不求用而君用之，不得已而起，守其道而不變，何子過之深也。」愈曰：「自古聖人賢士，皆非有求於

聞用也。有下或閱其時之不平。人之不义。得其道。不敢獨善其身。而必以兼濟天下也。必或孜孜矻矻。音

死而後已。故禹過家門不入。有門下或孔席不暇暖。而墨突不得黔。彼二聖一賢者。豈不知自安佚之為樂。

哉。誠畏天命而悲人窮也。夫天授人以賢聖才能。豈使自有餘而已。誠欲以補其不足者也。補上方本有

也字云自者指言天之所授也。義為長。○今按韓公之意。乃言天生聖賢。耳目之於身也。耳司聞。而目司

非但使之自有餘也。乃欲以補衆人之不足耳。故下文云云。方說非是。見聽其是非。視其險易。然後身得安焉。聖賢者。時人之耳目也。目下或時人者。聖賢之身也。且陽子之不

賢。則將役於賢。以奉其上矣。則將或作且。將於賢若果賢。則固畏天命而閔人窮也。惡得以自暇逸乎哉。

或曰。吾聞君子不欲加諸人。或無而惡訐以為直者。若吾子之論。直則直矣。無乃傷于德而費於辭乎。好

盡言以招人過。國武子之所以見殺於齊也。國語。柯陵之會。單襄公見國武子。其言盡。襄公曰。立於淫亂

武子。○吾子其亦聞乎。愈曰。君子居其位。則思死其官。未得位。則思修其辭。以明其道。我將以明道也。非

以為直而加人也。且國武子不能得善人。而好盡言於亂國。是以見殺。而好盡言於亂國。方本作而言盡

文傳曰。惟善人能受盡言。謂其聞而能改之也。子告我曰。陽子可以為有道之士也。今雖不能及已。陽子

將不得為善人乎哉。或無哉字。林少穎曰。退之譏陽城固善矣。及退之為史官。不敢褒貶。而柳子厚作書

改葬服議

經曰。改葬。總見儀禮喪服篇。春秋穀梁傳亦曰。改葬之禮。總舉下緬也。魯莊公三年五月葬。桓王穀梁傳曰。改葬也。改葬之禮。總舉下緬也。緬謂遠也。此

皆謂子之於父母其他則皆無服何以識其必然經次五等之服小功之下然後著改葬之制更無輕重之差以此知惟記其最親者其他無服則不記也若主人當服斬衰其餘親各服其服則經亦言之不當惟云總也云一作言傳稱舉下緇者緇猶遠也下謂服之最輕者也以其遠故其服輕也最輕下或無者也字故下或無其字也江熙曰禮天子諸侯易服而葬以爲交於神明者不可以純凶况其緇者乎或無其字是故改葬之禮其服惟輕自江熙以下皆莊公二年穀梁傳註以此而言則亦明矣衛司徒文子改葬其叔父問服於子思子思曰禮父母改葬總既葬而除之不忍無服送至親也舊唐禮儀志云田再思議曰改葬之服鄭玄服總三月註云訖葬而除非父母無服無服則弔服而加麻自衛司徒文子已下皆孔叢子抗志篤之文弔而加麻無服字此又其著者也文子又曰喪服既除然後乃葬則其服何服葬下或有者字或有也字子思曰三年之喪未葬服不變除何有焉亦孔叢子之文未下或有除字非是然則改葬與未葬者有異矣古者諸侯五月而葬大夫三月而葬士逾月隱元年左氏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逾月外姻至無故未有過時而不葬者也過時而不葬或無下而字謂之不能葬春秋譏之春秋隱公三年八月癸未葬宋穆公公羊傳曰過時而不日謂之不能葬之也若有故而未葬雖出三年子之服不變此孝子之所以著其情先王之所以必其時之道也雖有其文未有著其人者以是知其至少也或無是字改葬者爲山崩水涌毀其墓及葬而禮不備者若文王之葬王季以水齧其墓呂氏春秋惠公說魏太子曰昔王季歷葬于渦山之尾隱元年左傳十月改葬諸本無故字考之左氏當有魯隱公之葬惠公以有宋師太子少葬故有闕之類是也隱元年左傳十月改葬諸本無故字考之左氏當有喪事有進而無退禮檀弓文有易以輕服無加以重服殯於堂則謂之殯瘞

於野則謂之葬。近代已來，事與古異。或游或仕，在千里之外。或子幼妻稚，而不能自還。無而字，或甚者，拘以陰陽畏忌，遂葬於其土。及其反葬也，遠者或至數十年。近者亦出三年。其吉服而從於事也久矣。又安可取未葬不變服之例，而反爲之重服歟。在喪當葬，猶宜易以輕服。况既遠而反純凶以葬乎。若果重服，是所謂未可除而除，不當重而更重也。而除下或有之字，更下或無重字，非是。或曰：喪與其易也，寧戚。雖重服不亦可乎。曰：不然。易之與戚，則易固不如戚矣。雖然，未若合禮之爲懿也。儉之與奢，則儉固愈於奢矣。雖然，未若合禮之爲懿也。過猶不及。其此類之謂乎。或曰：經稱改葬總而不著其月數，則似三月而後除也。似或作非是。子思之對文子，則曰：既葬而除之，今宜如何。曰：自啓至于既葬而三月，則除之。啓下或有殯字，至下或無既字。今按禮有自啓至于反哭之語。未三月則服以終三月也。曰：妻爲夫何如。曰：如子。或無曰如二字，非是。無弔服而加麻，則何如。曰：今之弔服，猶古之弔服也。

省試學生代齋郎議

諸本此下有貞元十年應博學宏詞九字。

齋郎職奉宗廟社稷之小事。蓋士之賤者也。執豆籩，駿奔走。書祀于周廟，那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駿大也。以役于其官之長，不以德進，不以言揚。蓋取其人力以備其事而已矣。奉宗廟社稷之小事，執豆籩，駿奔走，亦不可以不敬也。於是選大夫士之子弟，未爵命者。子上或無之字。以塞員填闕，而教之行事。其勤雖小，其使之不可以不報也。必書其歲。歲既久矣，於是乎命之以官，而授之以事。其亦微矣哉。學生或以通經舉，或以能文稱。其微者，至

於習法律。知字書。皆有以贊於教化。可以使令於上者也。自非天姿茂異。曠日經久。以所進業發聞於鄉閭。所進或作進所或作進以進或作道稱道于朋友。薦於州府。而升之司業。則不可得而齒乎國學矣。然則奉宗廟社稷之小事。或無然字。穰下或無之字。任力之小者也。贊於教化。可以使令於上者。德藝之大者也。其亦不可移易明矣。今議者謂學生之無所事。謂齋郎之幸而進。不本其意。因謂可以代任其事而罷之。蓋亦不得其理矣。亦或作以今夫齋郎之所事者。力也。學生之所事者。德與藝也。以德藝舉之。而以力役之。是使君子而服小人之事。且非國家崇儒勸學。誘人爲善之道也。此一說不可者也。抑又有大不可者焉。宗廟社稷之事。雖小不可以不專敬之至也。古之道也。今若以學生兼其事。及其歲時日月。然後授其宗彝。蠶洗。其周旋必不合度。其進退必不得宜。其思慮必不固。其容貌必不莊。此其無他。其事不習。而其志不專故也。非近於不敬者歟。非上或有此字。或又有大不可者。其是之謂歟。若知此不可。作此或將令學生恆掌其事。而隳壞其本業。則是學生之教加少。作教或作數。學生之道益貶。而齋郎之實猶在。齋郎之名苟無也。大凡制度之改。政令之變。利於其舊。不什則不可爲已。又况不如其舊哉。什或作然。此商君傳所謂利不百不變。法工不十不易器是也。如下或有於字。考之於古。則非訓。稽之於今。則非利。尋其名而求其實。則失其宜。去非或作是。故曰。議罷齋郎。而以學生薦享。亦不得其理矣。文苑此篇前後有議曰謹議四字。

禘祫議。或作禘禘。○今按篇內皆作禘祫。禮三年一禘。五年一禘。禘者。合也。謂以昭穆合食于太祖之廟。禘者。諦也。謂審諦其尊卑而祀之。禘祫之議。考之新史。陳京傳及禮樂志。前後議

者不一。陳京始建議。繼有禮儀使顏真卿議。左庶子李嶸等七人議。吏部侍郎柳冕等十二人議。司勳外郎裴樞同官縣尉仲子陵京兆少府韋武等議。左司陸淳議。左僕射姚南仲等獻議。五十七封尚書王紹等五十五人議。鴻臚卿王樞又申衍之。公所排五說。即此諸人議也。其間惟顏魯公議與公合。後卒詔從王紹等議。正景皇帝東向之位已下。列序昭穆。附獻懿二主于輿。聖廟禘祫就本室。襲之。凡二十年乃決。

右今月十六日勅旨時貞元十八年宜令百僚議限五日內聞奏者將仕郎守國子監四門博士臣韓愈謹獻議

曰伏以陛下追孝祖宗肅敬祀事宗下方有廟字。○今按此等公家文字。或施於君上。或布之吏民。只用

遠可以時出奇怪。而無所拘也。故韓公之文。雖曰高古。然於此等處。亦未嘗敢故為新巧。以失莊敬平易之體。但其間反覆曲折。說盡事理。便是真文章。它人自不能及耳。方本非是。後皆倣此。凡在擬

議不敢自尊在或作有。擬或作疑。聿求厥中延訪羣下然而禮文繁漫所執各殊自建中之初迄至今歲屢經禘祫

未合適從臣生遭聖明涵泳恩澤雖賤不及議而志切效忠切或作在。○今按官不及議而自言則作切為是。今輒先舉衆議之

非然後申明其說一曰獻懿廟主廟或作主。宜永藏之夾室見貞元七年八年。裴郁李嶸等議。臣以為不可夫祫者合也毀廟

之主皆當合食於太祖獻懿二祖即毀廟主也今雖藏於夾室至禘祫之時豈得不食於太廟乎名曰合

祭而二祖不得祭焉祭焉或作登焉。詳上文作登非是。不可謂之合矣二曰獻懿廟主宜毀之瘞之見李嶸等議。諸本毀下或有無之字。或毀之

下再有宜字。○今按上之字疑當作而。臣又以為不可謹按禮記天子立七廟一壇一墀禮記注。土封為壇。除墀。其毀廟之主

皆藏於祧廟。禮記。遠廟為祧。注云。遷廟之主。雖百代不毀祫則陳於太廟而饗焉自魏晉已降始有毀瘞

之議事非經據竟不可施行今國家德厚流光創立九廟開元十年六月。增太廟為九室。以周制推之獻懿二祖猶在壇

壇之位。况於毀瘞而不禘祫乎。三曰獻懿廟主宜各遷於其陵所。具外郎裴樞曰：建石室于寢園，以藏神主。至禘祫之世，則祭之。臣又以

爲不可。二祖之祭於京師，列於太廟也。二百年矣。今一朝遷之，豈惟人聽疑惑，抑恐二祖之靈眷顧依遲，

不卽饗於下國也。遲，諸本作違。今从閩杭蜀苑云：新史與文粹作依違，以意改也。甘泉賦：徠祗郊禋，神所依兮。徘徊招搖，靈犀遲兮。犀音栖。遲與遲同。皆徐行也。顏曰：言神久留安處，不卽去也。

四曰獻懿廟主宜附於興聖廟而不禘祫。考功員外郎陳京同官縣尉仲子陵，皆曰：遷神主於德明興聖廟。臣又以爲不可。傳曰：祭如在。

景皇帝雖太祖，其於屬乃獻懿之子孫也。雖下或有爲字，其於或作於其之下，一無子字。今欲正其子東向之位，廢其父之大祭，

固不可爲典矣。父之或作父子，父下或有子之字，皆非是。五曰獻懿二祖宜別立廟於京師。吏部郎中柳冕等十二人又曰：獻懿二祖，猶周先公也。請築別

廟以居之。臣又以爲不可。夫禮有所降，情有所殺，是故去廟爲祧，去壇爲墀，去墀爲鬼，漸而之遠，其

祭益稀。方本無去壇去墀四字，之遠作遠之。○今詳四字。祭法本文之猶適也。言漸而適遠也。方本皆誤。昔者魯立煬宮，春秋非之。春秋公羊傳：定公九年九月立煬宮，非禮也。

以爲不當取已毀之廟，旣藏之主，而復築宮以祭，今之所議，與此正同。又雖違禮立廟，至於禘祫也，合

食則禘無其所，廢祭則於義不通。此五說者，皆所不可。其所方作所主，義或作經，或作禮。○今按此言者，作別廟則不當禘於太廟，又不當禘於別廟。故云

禘無其所，若以無可禘禘之所，而遂直廢其祭。則於義又有不可通者。故其說如此。方本誤也。故臣博采前聞，求其折中，以爲殷祖玄王。玄王，商也。詩長發：玄王桓撥，是

也。周祖后稷，太祖之上，皆自爲帝，又其代數已遠，不復祭之。故太祖得正東向之位，子孫從昭穆之列，禮

所稱者，蓋以紀一時之宜，非傳於後代之法也。蓋以或作蓋，傳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春秋文公二年左氏語。蓋言

子爲父屈也。景皇帝雖太祖也，其於獻懿，則子孫也。當禘祫之時，獻祖宜居東向之位，景皇帝宜從昭穆

之列。祖以孫尊。孫以祖屈。求之神道。豈遠人情。之神或作神之非是又常祭甚衆。陳京傳亦作類新書合祭甚寡。則是太

祖所屈之祭至少。所伸之祭至多。比於伸孫之尊。廢祖之祭。不亦順乎。當今按韓公本意。獻祖為始祖。其主

當遷於太廟之西夾室。而太祖以下。以次列於諸室。四時之享。則唯懿祖不與。而獻祖太祖以下。各祭於

其室。室自為尊。不相降厭。所謂所伸之祭。常多者也。禘祫則唯獻祖居東向之位。而懿祖太祖以下。皆序

昭穆。南北相向於前。所謂祖以孫尊。孫以祖屈。而所屈之祭。常少者也。韓公禮學精深。蓋諸儒所不及。故

其所議。獨深得夫孝子慈孫報本反始不忘其所由生之本意。真可為萬世之通法。不但可施於一時也。

程子以為不可漫觀者。其謂此類也。歟。但其文事異殷周禮從而變。非所失禮也。所字疑衍臣伏以制禮作樂者。天子之職也。陛下以臣議有可采。有為字粗合天心。斷而行之。是則為禮。如以為猶或可疑。乞召臣對面陳得失。庶有發明。謹議。

省試顏子不貳過論貞元十年應博學宏詞科作

論曰。登孔氏之門者衆矣。三千之徒。四科之目。或作夫孰非由聖人之道。由或作曰為君子之儒者乎。其於過行

過言。亦云鮮矣。而夫子舉不貳過。惟顏氏之子。其何故哉。請試論之。夫聖人抱誠明之正性。根中庸之至

德。苟發諸中形諸外者。不由思慮。莫匪規矩。不善之心。無自入焉。可擇之行。無自加焉。故惟聖人無過。所

謂過者。所上或有故字。非是非謂發於行。彰於言。人皆謂之過。而後為過也。生于其心。則為過矣。故顏子之過。此類

也。不貳者。蓋能止之于始萌。絕之於未形。不貳之於言行也。中庸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自誠

明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無過者也。自誠明者。或無自字擇善而固執之者也。不勉則不中。

不思則不得。不貳過者也。故夫子之言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不失之矣。又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言猶未至也。而孟子亦云：顏子具聖人之體而微者，皆謂不能無生于其心，而亦不暴之於外。亦不或無亦字考之於聖人之道，差爲過耳。伊川曰：顏子所事，則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仲尼稱之，則曰：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又曰：不遷怒，不貳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此其好之篤，學之道也。視聽言動皆禮矣。所異於聖人者，蓋聖人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從容中道。顏子則必思而後得，必勉而後中。故曰：顏子之與聖人相去一息。顏子自惟其若是也。於是居陋巷，以致其誠，飲一瓢以求其志。或無字不以富貴妨其道，不以隱約易其心，確乎不拔，浩然自守，知高堅之可尚，忘鑽仰之爲勞，任重道遠，竟莫之致。是以夫子歎其不幸短命，今也則亡，謂其不能與己並立於至聖之域，觀教化之大行也。不然，或無字夫行發於身，加於人，言發乎邇，見乎遠，苟不慎也，敗辱隨之，而後思欲不貳過，其於聖人之道，不亦遠乎？而夫子尙肯謂之其殆庶幾，孟子尙復謂之具體而微者哉？則顏子之不貳過，盡在是矣。謹論。或無字

與李祕書論小功不稅書

祕書官稱也，或無書字，而以祕爲人名，及論作問，又稅下無書字者，皆非是。稅當作稅，其字從衣，博雅云：過制追服，謂是遠兄弟終無服也。而

反既作此書，先儒劉敞原父嘗辨其說，而論之曰：曾子曰：小功不稅，則是不遠兄弟終無服也。而可乎？韓子嘗吊於人，見其兒戚，其意哀，而其服者，問之曰：何也？曰：小功不稅，則是不遠兄弟終無服也。而於其骨肉死，則悲哀而爲之服者，豈牽於外哉？聞其死，則悲哀，豈有間於新故死哉？甚矣韓子之達於禮而近之也。雖然，疑之未盡也。求之不得也。夫爲服者，至親之恩，以善斷其殺，至于大功，兄弟之恩，以小功止其殺，至于總外親之服，以總窮其殺，至于租免，聖人之制禮，豈苟言情哉？亦著於文而已矣。大功稅小功不稅，其文至于總窮其殺，兄弟之服，不過小功，外親之服，不過大功，其情至于是因其情而爲之文，親疎之殺見矣。故禮大功以上，不謂之兄弟，兄弟有加以大

功無加者親親也。有加者報之也。親親者稅。下親親者不稅。是亦其情也。且禮專為情乎。亦為文乎。如專為情也。則至親不可以莽斷。小功不可以不稅。如為文也。則至親之莽斷。小功之非稅一也。夫曾子。韓子。隆於情。而不及文。失禮之指。而疑其說。雖然。韓子疑之。是也。彼人之為非也。何以言之。邪。小功雖不稅。亦不吉服而已矣。記曰。聞遠兄弟之喪。既除喪而後聞之。則免。祖哭之成踊。夫若是矣。其吉哉。故曰。彼人之為非也。韓子疑之。是也。小功不稅。禮也。然則免。祖踊則已矣。乎。猶有加焉。曰。我未之聞也。雖然。降而無服者。麻不稅。是亦降而無服已。哀之以其麻。哭之。以其情。逾月。然後已。其亦愈乎。吉也。

曾子稱小功不稅。則是遠兄弟終無服也。而可乎。鄭玄注云。以情責情。文見禮記檀弓。以情上。諸本有是字。鄭注無此語。只云。以已恩怪之。

今之士人。遂引此不追服小功。有不上。或而字。小功服最多。功服或作親則叔父之下殤。與適孫之下殤。音的。適

昆弟之下殤。禮十六至十九為長殤。十二至十五為中殤。八歲至十尊則外祖父母。常服則從祖祖父母。

或無常字。禮沿人情。其不可不服也明矣。古之人。時或作行役不踰時。各相與處一國。或無相字。非是。然各字亦疑誤。其不追服。

雖不可猶至少。今之人。男出仕。女出嫁。或千里之外。家貧。訃告不及時。則是不服小功者恆多。而服小功。

者恆鮮矣。君子之於骨肉死。則悲哀而為之服者。豈牽於外哉。豈下或有字。聞其死則悲哀。豈有閒於新故死。

哉。今特以訃告不及時。聞死出其月數。則不服。其可乎。愈常怪此。近出弔人。見其顏色。感感類有喪者。感

或有於字。喪或作服。而其服則吉。問之。則云小功不稅者也。稅下或有字。禮文殘缺。師道不傳。不識禮之所謂不。

稅。果不追服乎。無乃別有所指。而傳注者失其宗乎。伏惟兄道德純明。躬行古道。如此之類。必經於心。而

有所決定。不惜示及。幸甚幸甚。泥水馬弱。不敢出。不果鞠躬親問。而以書。唐子西云。泥水馬弱以下。若無而以書三字。則上重甚矣。此為

文之法也。悚息尤深。或作甚。愈再拜。

太學生何蕃傳或無太學生字。傳作書云。此文遺於書類。當從舊本。○今按此當

太學生何蕃入太學者廿餘年矣。於諸本之下。按說文廿音入。二十并也。并先合切。三十之省。便古文也。考

之國語有云。行玉廿穀者。正作此字。泰山秦碑亦云。皇帝臨立。廿有六年。則又以四字為句。而以廿為一

字。尤明白矣。故公文多用廿并字。唯孔左丞碑尚以四言故可考。如南海碑。薛助教碑。石本亦皆然。但世

人多不之見耳。○今廿歲舉進士。學成行尊。自太學諸生推頌不敢與蕃齒。相與言於助教博士。助教博

士以狀申於司業祭酒。司業祭酒撰次蕃之羣行焯焯者數十餘事。以之升於禮部。而以聞於天子。之升

升之。聞下。或無於字。京師諸生以薦蕃名文說者。不可選紀。名下或公卿大夫知蕃者比肩立。莫為禮部。立下或有

奠為禮部四字。為禮部者。率蕃所不合者。以是無成功。蕃淮南人。子厚作陽城遺愛父母俱全。具或初入太學。歲

率一歸。父母止之。其後間一二歲乃一歸。又止之。不歸者五歲矣。蕃純孝人也。閱親之老不自克。一日揖

諸生歸。養于和州。諸生不能止。乃閉蕃空舍中。於是太學六館之士百餘人。國子太學四門又以蕃之義

行。言於司業陽先生城。貞元十一年七月。城自諫請諭留蕃。或無諭字。於是太學闕祭酒。會陽先生出道

州。貞元十五年九月。不果留。歐陽詹生言曰。蕃仁勇人也。詹生或作生。詹方本陽下注詹字。下同。○今按

當作或者曰。蕃居太學。諸生不為非義。葬死者之無歸。哀其孤而字焉。杭蜀本無惠之大小必以力復。斯

其所謂仁歟。蕃之力不任其體。其貌不任其心。吾不知其勇也。歐陽詹生曰。朱泚之亂。建中四年十月。涇

此禮反。太學諸生舉將從之。來請起蕃。蕃正色叱之。六館之士不從亂。茲非其勇歟。惜乎蕃之居下。其可
 以施於人者不流也。譬之水。其為澤。不為川乎。川者高。澤者卑。高者流。卑者止。是故蕃之仁義充諸心。行
 諸太學。積者多。施者不遐也。天將雨。水氣上。有氣上或無擇於川澤澗谿之高下。然則澤之道。其亦有施乎。
 抑有待於彼者歟。故凡貧賤之士。必有待然後能有所立。獨何蕃歟。吾是以言之。無亦使其無傳焉。或無下
 字亦

答張籍書

公與籍相識於汴。觀此書。意謂薄晚須到公府。即向為佐於汴州。時貞元十一年也。新
 雄孟軻以垂世。即謂此書也。籍遺公書云。頃承論於執事。嘗以世俗陵靡。不及古昔。蓋聖人之
 道廢弛之所為也。宜尼沒後。楊朱墨翟。恢詭異說。干惑人聽。孟軻作書而正之。聖人之道猶明。及漢衰
 于世。秦氏滅學。漢重以黃老之術。教人使世。釋而廣之。黃老之法言而辨之。聖人之道猶明。及漢衰
 末。西域浮屠之法。入于中國。中國之人。世世釋而廣之。黃老之法言而辨之。聖人之道猶明。及漢衰
 二者而已矣。昔者聖人以天下生之道。曠乃物。其金木水火土穀藥之用。以厚之。因人資善
 乃明乎仁義之德。以教之。俾人有常。故治生相存。而不殊。今天下資於生者。咸備聖人之器。用
 至於人情。則溺乎異學。而不由乎聖人之道。使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之義。沉于世。而邦家繼亂。
 固仁人之所痛也。自揚子雲作法言。至今近千載。莫有言聖人之道者。言之者。惟執事焉。耳。習
 俗者聞之多怪。而不信。徒相為訾。終無裨於教也。執事聰明文章。與孟軻揚雄相若。蓋為一書
 以與存聖人之道。使時之人。後之人。知其去絕異學之所為。乎。曷可俯仰於俗。豈為多言之
 徒哉。然欲舉聖人之道。又商論之際。或不容人之短。如任私尚。勝者亦有所累也。先王之於前以
 為歎。此有以累於德。又商論之際。或不容人之短。如任私尚。勝者亦有所累也。先王之於前以
 自時日竊實不識。其然且執事言論文章。弘廣以接天下士。嗣孟
 乘時日竊實不識。其然且執事言論文章。弘廣以接天下士。嗣孟
 為得也。願作辨揚墨老釋之好。棄無實之談。弘廣以接天下士。嗣孟
 軻揚雄之願作辨揚墨老釋之好。棄無實之談。弘廣以接天下士。嗣孟

愈始者望見吾子於人人之中。固有異焉。東野書別本歐陽詹哀詞皆有之。然不見於它書。疑當時俗語也。及聆其音聲。接其辭氣。則有願交之志。因緣幸會。遂得所圖。豈惟吾子之不遺。抑僕之所遇有時焉耳。

近者嘗有意吾子之闕焉。無言。意僕所以交之之道不至也。意吾子下或再出吾子字。非是。言下或無意字。今乃大得所圖。脫然

若沈痾去體。灑然若執熱者之濯清風也。然吾子所論。排釋老不若著書。囂囂多言。音愕。徒相爲訾。若僕

之見。則有異乎此也。見上或有所字。夫所謂著書者。義止於辭耳。宣之於口。書之於簡。何擇焉。孟軻之書。非軻自

著。軻既歿。其徒萬章公孫丑相與記軻所言焉耳。或作者耳。僕自得聖人之道而誦之。排前二家有年矣。不知

者以僕爲好辯也。然從而化者亦有矣。聞而疑者又有倍焉。頑然不入者。親以言諭之不入。則其觀吾書

也。固將無得矣。無下或有字。得下或無矣字。爲此而止。吾豈有愛於力乎哉。然有一說。化當世莫若口。傳來世莫若書。

又懼吾力之未至也。未至或作不能。或至下。更有至之不能四字。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吾於聖人。既過之。猶懼不及。矧今未

至。固有所未至耳。請待五六十然後爲之。冀其少過也。吾子又譏吾與人人爲無實駁雜之說。與下或無復出人字。

駁雜之說。世多指毛穎傳蓋因據言有云。韓公著毛穎傳。好博塞之戲。張水部以書勸之耳。而不知籍此書乃與公酬答於貞元佐汴時。而毛穎傳以呂汲公年譜考之。則元和十年所作。又柳子厚書毛穎傳後

云。自吾居夷。不與中州人通書。有來南者。時言韓愈爲毛穎傳。子厚以永貞元年出爲永州司馬。凡十年。則毛穎傳誠元和間作。後此書十有餘歲。據言未可憑也。此吾所以爲戲耳。比之

酒色。不有閒乎。吾子譏之。似同浴而譏裸裎也。程或作體。若商論不能下氣。或似有之。當更思而悔之耳。博塞

之譏。敢不承教。其他俟相見。薄晚須到公府。言不能盡。或無言字。愈再拜。

重答張籍書

籍遺公第二書云籍不以其愚輒進說於執事執事以導進之分復賜還答曲折教
 矣誠以世相沿化而莫之知所以久惑乎爾執事材識明曠可以任著書之事故有告焉今以
 其言諭之不入則觀書亦無所得為此而止未為至也夫處一位在一鄉其不知聖人之道可
 以言諭之諭之不入則舍之遠而有可諭者又豈可以天下至廣民事至衆豈可資一人之口而親
 諭之者近而不入則舍之遠而有可諭者又豈可以天下至廣民事至衆豈可資一人之口而親
 者則可以化乎天下矣或以傳於後世矣或以偶時之喪亂皆不止為書則於聖人之道奚傳焉士之
 壯也或從事於要劇或旅遊而後安宅或偶時之喪亂皆不止為書則於聖人之道奚傳焉士之
 哉是以君子汲汲於所欲為恐終無所顯於後若待五六十而後有所為則或有遺恨矣今
 執事雖參於戎府當四海弭兵之際優游無事不以此時著書而曰俟後或有不及曷可追乎
 天之與人性能度已有器也必老而後有成立者昔顏子之庶幾豈待五六十乎執事目不觀
 聖人而究聖人之道材不讓於顏子矣今年已踰之長懼於年未至哉顏子不著書者以其從
 於師師之後聖人已有定制故也若顏子獨立於世必有師之說以為書若孟軻者是已傳者猶
 以孟軻自論集其書不云沒後其徒為之也後軻之世待發明其學者揚雄之徒咸自作書今師
 友道喪沒不及揚雄之世沒後其徒為之也後軻之世待發明其學者揚雄之徒咸自作書今師
 舉足不遠於理未嘗聞以駁雜無實之說為戲也執事每見其說亦拊拊呼笑是擄氣害性不
 得其正矣苟正之不得曷所不至焉或以為中不失正將以苟悅於衆是戲人也非
 示人以義之道也

吾子不以愈無似意欲推而納諸聖賢之域而或拂其邪心增其所未高謂愈之質有可以至於道者浚
 其源導其所歸既其根將食其實此盛德者之所辭讓無者字况於愈者哉抑其中有宜復者故不可遂
 已昔者聖人之作春秋也既深其文辭矣然猶不敢公傳道之口授弟子至於後世然後其書出焉或無
 字其所以慮患之道微也今夫二氏之所宗而事之者下乃公卿輔相是公卿輔相蓋徽詞以見上自天

子亦宗事二氏之意。吾豈敢昌言排之哉。擇其可語者誨之。猶時與吾悖。其聲曉曉。若遂成其書。則見而怒之者必多矣。必且以我爲狂爲惑。其身之不能恤。書於吾何有。此句書於方作於書。仍無吾字。○今按書於吾何有。言無補也。方本誤。夫子聖人也。且曰。自吾得子路。而惡聲不入於耳。其餘輔而相者。周天下。猶且絕糧於陳。畏於匡。毀於叔孫。奔走於齊。魯宋衛之郊。其道雖尊。其窮也亦甚矣。窮或作躬。甚作窮。皆非是。甚又或作至。賴其徒相與守之。卒有立於天下。向使獨言之。而獨書之。其存也可冀乎。今夫二氏行乎中土也。蓋六百年有餘矣。其植根固。其流波漫。非所以朝令而夕禁也。自文王沒。武王周公成康。相與守之。禮樂皆在。及乎夫子未久也。自夫子而及乎孟子未久也。自孟子而及乎揚雄。亦未久也。至下二及乎。或並作至乎。句下無也字。然猶其勤若此。其困若此。而後能有所立。吾其可易而爲之哉。其爲也易。則其傳也不遠。故余所以不敢也。然觀古人得其時。行其道。則無所爲書。書者皆所爲不行乎今。而行乎後世者也。書者上或有爲字。或無世字。今吾之得吾志。失吾志。未可知。埃五六十爲之未失也。天不欲使茲人有知乎。則吾之命不可期。如使茲人有知乎。非我其誰哉。其行道。其爲書。其化今。其傳後。必有在矣。吾子其何遽戚戚於吾所爲哉。其何或作又何。前書謂吾與人商論不能下氣。若好勝者然。雖誠有之。抑非好已勝也。好己之道勝也。非好己之道勝也。己之道乃夫子孟軻揚雄所傳之道也。論上或無商字。考張籍本書實有若好下或有己字。或無然字。或無非好己之道勝也。一語。雄下或無所傳也三字。皆非是。若不勝。則無以爲道。若上或有傳者二字。吾豈敢避是名哉。夫子之言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則其與衆人辨也有矣。駁雜之譏。前書盡之。吾子其復之。昔者夫子

猶有所戲。詩不云乎。善戲謔兮。不為虐兮。記曰。張而不弛。文武不能也。惡害於道哉。能字本皆作為考。文記實曰。張而不弛。文武不能也。弛而不張。文武不為也。則此為字當作能字。乃是但李本云。論衡嘗引此以闢董仲舒不窺園事。正作為字。疑公自用論衡。非用戴禮也。○今按。作為無理。必有脫誤。不然。不應舍前漢有理之禮記。而信後漢無理之論衡也。况公明言記曰。前無論衡之云。且又安知論衡之不誤哉。今據公本語。依禮記定作能字。○惡。害於道哉。惡。或作豈。於下。或有為字。一本作烏。害其為道哉。吾子其未之思乎。孟君將有所適。思與吾子別。庶幾一來。愈再拜。

卷十五

書啓

與孟東野書。東野或作郊。公貞元十五年從董晉喪出汴州。依張建封于徐。因被留以職事。此書當在十六年三月作。

與足下別久矣。以吾心之思足下。知足下懸懸於吾也。以吾或作以余。今从闕蜀本云。除下文江湖予樂也。一語餘並作吾。各以事牽。不可

合并。其於人人。其於人人。或無下人字。說見前。卷答張籍書。或作它人。非是。非足下之為見。而日與之處。足下知吾心樂否也。一本而又有

字之處。或作人處。吾言之而聽者誰歟。吾唱之而和者誰歟。言無聽也。唱無和也。獨行而無徒也。是非無所與同也。足下知吾心樂否也。無聽無和上。或並有之而字。行下或無而字。與或作以。足下才高氣清。行古道。處今世。無田而衣食。事親左

右。無違。足下之用心勤矣。足下之處身勞且苦矣。混混與世相濁。獨其心追古人而從之。從之。或作從今。之人。謝以貞元

本定。○今按上語與世相濁。即是從今之人。更着二字。則贅而不詞矣。足下之道。其使吾悲也。使上或無其字。去年春。脫汴州之亂。貞元十五年二月。從董晉喪出

今之人。更着二字。則贅而不詞矣。足下之道。其使吾悲也。使上或無其字。去年春。脫汴州之亂。貞元十五年二月。從董晉喪出

汴州四日而軍亂。幸不死。無所於歸。遂來于此。於或作與。○今按送主人與吾有故。建封也。張殺留後陸長源。哀其窮。居

吾于符離睢上。及秋將辭去。因被留以職事。辟是年秋。建封公爲幕職。默默在此。行一年矣。到今年秋。聊復辭去。江湖

余樂也。與足下終幸矣。李習之娶吾亡兄之女。習之。翱也。公亡兄。即禮部郎中雲卿之子。奔也。期在後月。朝夕當來此。張籍在和

州居喪。家甚貧。恐足下不知。故具此白。冀足下一來相視也。自彼至此。雖遠。要皆舟行可至。速圖之。吾之

望也。春且盡時。氣向熱。盡時。或作時。盡向作日。惟侍奉吉慶。愈眼疾比劇甚。無聊。不復一一。愈再拜。

答寶秀才書

寶下或有存亮字。公時以言事黜爲山陽。故云遠宰蠻縣。貞元二十年作。

愈白。愈少驚怯於他藝能。自度無可努力。又不通時事。而與世多齟齬。上林呂切。又壯所切。下音語。念終無以樹立。遂

發憤篤專於文學。學不得其術。不得上一凡所辛苦而僅有之者。皆符於空言。而不適於實用。又重以自

廢。是故學成而道益窮。年老而智愈困。智或作身。今又以罪黜於朝廷。遠宰蠻縣。言事出爲山陽令。愁憂無聊。

瘴癘侵加。喘喘焉無以冀朝夕。足下年少才俊。辭雅而氣銳。雅或作清。當朝廷求賢如不及之時。當道者又皆

良有司。操數寸之管。書盈尺之紙。書或作盡。高可以釣爵位。循次而進。亦不失萬一於甲科。循上或有若字。今

乃乘不測之舟。入無人之地。以相從問文章爲事。身勤而事左。或作尤。辭重而請約。非計之得也。雖使古

之君子。積道藏德。遁其光而不曜。其光二字。或作世曜。或作耀。膠其口而不傳者。遇足下之請懇懇。請或作情。猶將倒廩傾

困。困一作箇。羅列而進也。若愈之愚不肖。又安敢有愛於左右哉。願足下之能足以自奮。愈之所有如前所陳。

是以臨事愧恥而不敢答也。錢財不足以賄左右之匱急。文章不足以發足下之事業。章不足或稱載而往垂囊而歸。管子小正篇諸侯之使垂囊而入。稱載而歸。○稱苦隕切。足下亮之而已。愈白。

上李尙書書李下或實字

月日貞元十年將仕郎前守四門博士韓愈謹載拜奉書尙書大尹閣下。載或作再。古字通用。或無尙書二字。貞元十九年三月乙亥以檢校

工部尙書李寶為京兆尹。退之以貞元五年復來京師。至是十五年矣。所見公卿大臣不可勝數。皆能守官奉職。無過失而已。未見有赤心事上。憂國

如家。如閣下者。或無如家二字。實恃龍德復專於聚斂。公於順宗實錄備書之矣。而於此書且復有赤心憂國之語。何哉。豈詩所謂因以箴之耶。抑屈身行道。聖賢所不免也。今年已來

不雨者百有餘日。貞元十九年自正月不雨至七月種不入土。野無青草。而盜賊不敢起。穀價不敢貴。百坊百二十司六

軍二十四縣之人。皆若閣下親臨其家。老姦宿賊。銷縮摧沮。魂亡魄喪。影滅跡絕。非閣下條理鎮服。布宣

天子威德。其何能及此。愈也少從事於文學。見有忠於君。孝於親者。雖在千百年之前。猶敬而慕之。况親

逢閣下。得不候於左右。以求效其懇懇。謹獻所為文兩卷。凡十五篇。謹或作請非敢以為文也。以為謁見之資

也。進退惟命。愈恐懼再拜。

賀徐州張僕射白兔書。或注建封字。或作狀。公貞元十五年秋。佐張建封于徐。書是時作。

伏聞今月五日。營田巡官陳從政獻瑞兔。毛質皤白。皤或作皎。全音循。天馴其心。其始實得之符。離安阜屯。

安阜或云屯名如唐孟元楊董作四華屯是也。○屯之役夫。屯或作田。朝廷遇之迫之弗逸。弗或不立而拱竊。今按下云得之軍田。則此屯字乃屯田之屯也。

惟休咎之兆。天所以啓覺于下。依類託喻。事之纖悉不可圖驗。非睿智博通。孰克究明。愈雖不敏。或無此一語。

請試辨之。兔陰類也。又窟居狡而伏。逆象也。今白其色。絕其羣也。馴其心。化我德也。人立而拱。非禽獸之

事。革而從人。且服罪也。得之符離。符離實戎國名。又附麗也。○今按實我國名。不成文理。漢書衛青傳討

蒲泥。破符離。晉灼曰。二王號也。所謂戎國。疑或取此。不在農夫之田。而在軍田。武德行也。不戰而來之之道也。有安阜之嘉名焉。道

或無也。字安阜。或作革附。或作安。伏惟閣下股肱帝室。藩垣天下。四方其有逆亂之臣。未血斧鑕之屬。○

職日切。畏威崩析。歸我乎哉。其事兆矣。漢終軍傳。野獸并角。明同本也。衆支內附。示無外也。殆將有解編

鐵樞也。髮削左衽而蒙化者。又王褒講德論。今南郡獲白虎。偃武興文之應也。獲之者張武。張而猛也。公言蓋祖

此。○今按嘉祐諸本之析二字。文理分明。方氏但據蜀本。而不復著諸本之同異。其所定又皆誤。蓋其屬

歸。我事小不足言。不若逆亂之臣。歸我之爲大。而可願也。崩拆亦不成文。若用論語分崩離析之語。是宜

則當从木。若用史記折而入於魏之語。則當从手。二義皆通。然既有崩字。則似本用論語中字也。具跡表聞。以承答天意。小子不惠。猥以文句。微識蒙念。苑作合。全無文理。○ 睹茲盛美。焉敢避不讓之責

而默默耶。○ 杭蜀苑作默賀。愈再拜。上兵部李侍郎書。蜀本注。巽字或作異。非是。永貞元年十二月九日。江陵作。李巽是時自江西觀察使入爲兵部侍郎。

十二月九日。元貞。將仕郎守江陵府法曹參軍韓愈。謹上書侍郎閣下。愈少鄙鈍。於時事都不通曉。家貧

不足以自活。應舉覓官。凡二十年矣。書稱守江陵府法曹參軍。蓋永貞元年也。薄命不幸。動遭讒謗。進寸

退尺卒無所成。性本好文學。好或作喜。因厄悲愁。無所告語。遂得究窮於經傳史記百家之說。沈潛乎訓義。

反復乎句讀。龔磨乎事業。而奮發乎文章。凡自唐虞已來。編簡所存。大之爲河海。高之爲山嶽。文苑作泰山。與上下

非是。句不類。明之爲日月。幽之爲鬼神。織之爲珠璣華實。變之爲雷霆風雨。奇辭奧旨。靡不通達。惟是鄙鈍。不

通曉於時事。學成而道益窮。年老而智益困。智或作身。私自憐悼。悔其初心。髮禿齒豁。不見知己。夫牛角之歌。

辭鄙而義拙。琴操曰。寧戚飯牛車下。叩牛角而歌曰。南山矸。白石爛。生不逢堯與舜。禪短布單衣。纒至胷。長夜漫漫何時旦。齊桓公聞之。舉以爲相。堂下之言。不書於傳記。

左氏昭二十八年。叔向適鄭。駸蔑惡欲觀叔向。從使之收器者而往。立於堂下。一齊桓舉以相國。叔向攜言而善。叔向將飲酒。聞之曰。必驢明也。下執其手以上曰。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齊桓舉以相國。叔向攜

手以上。然則非言之難爲。聽而識之者難遇也。難爲屬上句。爲或作其。則屬下句。伏以閣下內仁而外義。行高而德鉅。尙

賢而與能。哀窮而悼屈。方本仁下賢下無而字。○今詳此上下四句。本或皆有而字者。爲正。或皆無之。或而不可讀。以爲古則不淳。以爲今則不響。不識其何意也。自江而西。旣化而行矣。今者入守內職。爲朝廷大臣。當天子新卽位。是歲八月。憲宗

即位。汲汲於理化之日。出言舉事。宜必施設。宜或作計。旣有聽之之明。又有振之之力。寧戚之歌。驢明之言。不發

於左右。則後而失其時矣。謹獻舊文一卷。扶樹教道。有所明白。南行詩一卷。舒憂娛悲。雜以瓊怪之言。時

俗之好。所以諷於口而聽於耳也。如賜覽觀。亦有可采。干黷嚴尊。伏增惶恐。愈再拜。

愈白。尉遲生足下。或無愈白二字。○尉音鬱。夫所謂文者。必有諸其中。是故君子慎其實。實之美惡。其發也不揜。本深

答尉遲生書下或注汾字。

愈白。尉遲生足下。或無愈白二字。○尉音鬱。夫所謂文者。必有諸其中。是故君子慎其實。實之美惡。其發也不揜。本深

而未茂形大而聲宏行峻而言厲心醇而氣和昭晰者無疑優游者有餘體不備不可以爲成人辭不足不可以爲成文愈之所聞者如是有問於愈者亦以是對今吾子所爲皆善矣謙謙然若不足而以徵於愈愈又敢有愛於言乎抑所能言者皆古之道古之道不足以取於今或無複出古之道三字吾子何其愛之異也賢公卿大夫在上比肩始進之賢士在下比肩彼其得之必有以取之也子欲仕乎其往問焉皆可學也若獨有愛於是而非仕之謂則愈也嘗學之矣請繼今以言

答楊子書

此書答楊敬之凌之子也所謂遠其兄甚者謂誨之誨馮之子柳子厚所爲說車者也此書貞元十七年作

辱書并示表記述書辭等五篇比於東都略見顏色未得接言語心固已相奇但不敢果於貌定果於或作果以

知人堯舜所難舜或作帝又嘗服宰子之誠故未敢決然挹亦不敢忽然忘也到城已來不多與人還往友朋

之中所敬信者平昌孟東野東野德州平昌人東野矻矻說足下不離口崔大敦詩不多見敦詩名羣每每說人物亦

以足下爲處子之秀近又得李七勳書李七下或無七字亦云足下之文遠其兄甚下或有矣字夫以平昌之賢其言一

人固足信矣況又崔與李繼至而交說邪故不待相見相信已熟既相見不要約已相親審知足下之才

充其容也今辱書乃云云是所謂以黃金注重外而內惑也莊子達生篇以瓦注者巧以鉤注者憚以黃金注者昏其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

外重者內拙然恐足下少年與僕老不相類尙須驗以言故具白所以下或有也而今而後不置疑於其閒

可也閒上或無其字若曰長育人才則有天子之大臣在若僕者守一官且不足以修理况如是重任邪學問有

暇幸時見臨愈白

上襄陽于相公書或注頓字。公元和元年自江陵豫召為國子博士。行唐德宗以後。方鎮多製樂舞。以獻。頤。順。聖。樂。曲。其。曲。將。半。行。綴。天。保。樂。詩。保。或。皆。伏。一。人。舞。于。中。又。令。女。妓。為。佾。舞。雄。健。壯。妙。號。為。孫。武。順。聖。樂。移。族。從。以。下。八。字。

伏蒙示文武順聖樂辭後漢蔡琰字文姬。中郎將。邕之女。與平中沒於。移族從。并與京兆書。閣。杭。本。如。此。云。頤。皆。伏。一。人。舞。于。中。又。令。女。妓。為。佾。舞。雄。健。壯。妙。號。為。孫。武。順。聖。樂。移。族。從。以。下。八。字。

讀蔡琰胡笳辭詩南匈奴十二年。笛音茄。胡人捲蘆葉吹之也。移族從。并與京兆書。閣。杭。本。如。此。云。頤。皆。伏。一。人。舞。于。中。又。令。女。妓。為。佾。舞。雄。健。壯。妙。號。為。孫。武。順。聖。樂。移。族。從。以。下。八。字。

世雄朔易時移羣從占數為京兆人。以書修敬於京兆尹李寶劉夢尋集有代李尹答書可考。諸本或以從并為徙并非也。○今按劉集代實答頤第二書也。其曰移族從者。頤與京兆書外別有移羣從書。移非移居之移。乃移文之移。蓋始去其舊鄉。故移書以曉其宗族羣從也。自幕府至鄧之北境。凡五百餘里。自庚子至甲辰。凡五日。無自字。手披

目視口詠其言。心惟其義。且恐且懼。忽若有亡。不知鞍馬之勤。道途之遠也。夫澗谷之水深。不過咫尺。丘

垤之山。高不能踰尋丈。人則狎而翫之。人則或及至臨泰山之懸崖。窺巨海之驚瀾。莫不戰掉悼慄。眩惑

而自失。悼或作慄。或作惶。或作懼。說文。悼。懼也。陳楚謂懼曰悼。陸士衡表。五情震悼。所觀變於前。所守易於內。亦其理宜也。閣下負超卓之奇

材。蓄雄剛之俊德。渾然天成。無有畔岸。而又貴窮乎公相。威動乎區極。區或作樞。天子之毗。諸侯之師。故其文

章言語。與事相侔。憚赫若雷霆。憚赫或作變化。閣。蜀。錄。梓。皆。作。憚。赫。字。小。說。也。浩汗若河漢。正聲諧韶濩。

勁氣沮金石。豐而不餘一言。約而不失一辭。其事信。其理切。孔子之言曰。或無之。有德者必有言。信乎其

有德。一有而字。且有言也。揚子雲曰。雲下或。商書灑灑爾。周書噩噩爾。信乎其能灑灑而且噩噩也。灑。胡。昔。

者齊君行而失道。管子請釋老馬而隨之。隨上或無而字。管仲。隰朋。從。威。公。伐。孤。竹。迷。惑。失。道。管。仲。樊。遲。

曰老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馬而隨之。遂得道。見韓子。樊遲

請學稼。孔子使問之老農。論語樊遲請學稼。孔子曰：吾不如老農。夫馬之智，不賢於夷吾。農之能不聖於尼父，然且云爾者。

然下或有則字，非是。聖賢之能多，農馬之知專故也。今愈雖愚且賤，其從事於文實專且久，則其贊王公之能，而稱

大君子之美，不為僭越也。伏惟詳察，愈恐懼再拜。

上鄭尙書相公啓。鄭餘慶字居業，元和三年以檢校兵部尙書兼東都留守，公時為都官員外郎，分司東都。

愈啓。伏蒙仁恩，猥賜示問。猥，或作俯。若俯者，事上之禮，無者非是。感戴戰悚。或作慄。若無所容措，然尙有厥誠，須盡露

於左右者，敢避其煩黷，懷不滿之意於受恩之地哉。或無厥誠字，黷或作瀆，字通用。或作默，則訛矣。又連下句讀之，其誤益甚。愈幸甚，三得為

屬吏。元和元年九月，餘慶為國子祭酒，公為博士。十一月，餘慶為河南尹，公分司東都。至是，餘慶為留守，公為都官員外郎。朝夕不離門下，出入五年。方从杭蜀本無入字。○今

按出入，漢人語多有之。公作襄陽盧丞志，亦云出入十年，方誤矣。竊自計較，受與報不宜在門下諸從事後。較或作校。故事有當言，未嘗敢不

言，有不便於己。闕無於字，非是。輒吐私情，閣下所宜憐也。分司郎官職事，惟祠部為煩且重，愈獨判二年，日與宦

者為敵，相伺候罪過，惡言詈辭，狼藉公牒，不敢為恥。實慮陷禍，故前者懷狀乞與諸郎官更判，意雖甚專，

事似率爾，言語精神不能自明，不蒙察允，遽以慙歸。僶俛日日。音泯。遂踰累旬，私圖其宜，敢以病告。鳴鳩

平均，歌於國風。詩曹國風鳴鳩，刺不壹也。在位無君子用心之不壹也。從事獨賢，雅以怨刺已勞於從事，而不得養其父母焉。伏惟

俯加憐察。闕無附字，錄無俯察二字。俯或作特。幸甚幸甚，愈再拜。

上留守鄭相公啓。元和五年冬，改河南令，以軍人事辨於留守鄭公。其言剴切，其退甚輕，信乎史所謂篤道君子也。

愈啓。愈爲相。公官屬五年。辱知辱愛。伏念曾無絲毫事爲報答效。或無伏字日夜思慮謀畫。以爲事大君子當

以道。不宜苟且求容悅。故於事未嘗敢疑惑。宜行則行。宜止則止。止方並作爾。○按對上句行字義。當作止。方本無理不詞。今改。從衆。受容

受察。閣杭本無受。容字非是。不復進謝。自以爲如此。真得事大君子之道。或無之字。今雖蒙沙汰爲縣。固猶在相公治下。

未同去。離門牆爲故吏。爲形跡嫌疑。改前所爲。以自疎外於大君子。外下或無於字。非是。固當不待煩說於左右而

後察也。人有告人辱罵其妹與妻。爲其長者得不追而問之乎。追而不至。爲其長者得不怒而杖之乎。坐

軍營。操兵守禦。爲留守。出入前後驅從者。此真爲軍人矣。坐坊市賣餅。又稱軍人。則誰非軍人也。愚以爲

此必姦人以錢財賂將吏。盜相公文牒。竊注名姓於軍籍中。以陵駕府縣。陵駕字見選沈休文論。此固相公所欲去

奉法吏所當嫉。雖捕繫杖之。未過也。嫉下或有矣字。未上或無之字。非是。未下或有至字。或作不至。昨聞相公追捕所告受辱罵者。愚

以爲大君子爲政。當有權變。始似小異。要歸於正耳。軍吏紛紛入見告屈。爲其長者。長下或無者字。非是。安得不小

致爲之之意乎。未敢以此仰疑大君子。及見諸從事說。與小人所望信者。少似乖戾。雖然。豈敢生疑於

萬一。必諸從事與諸將吏。未能去朋黨心。蓋覆黜黜。黜黜甚黑也。劉伶客至詩。黜黜元夜陰。○薛烏敢切。黜徒敢切。不以真情狀白露左

右。小人受私恩良久。受私或作私受。○今按私受非是。然此七字爲句。語亦太煩。又下語便有私恨字。不應重複如此。疑此私字是衍文也。安敢閉蓄以爲私恨。不

一二陳道。伏惟相公憐察。幸甚幸甚。愈無適時才用。漸不喜爲吏。得一事爲名。可自罷去。不啻如棄涕唾

無一分顧藉心。閣本名字在罷字下。而名字下更有一罷字。杭本無名字。可自作自可。亦無下罷字。一本或作可自罷。乃罷去。○今按此句。諸本皆不可讀。但別本作得一事爲名。可自罷去。比閣

本只移一名字。去一罷字。比杭本但增一名字。倒一自字。而文義通暢。略無凝滯。今从之。○又按此二書誤字尤多。而閣杭蜀本又爲特甚。不知何故如此。大抵公於朝廷或抵上官論時事及職事。則皆如公狀之體。不用古文奇語。此二篇亦其類也。竊意讀者厭其無奇而輒改之。故其多誤至此云。顧失大君子纖芥意。如丘山重守官去官。惟今日指揮愈惶懼再拜。

卷十六

書

上宰相書

李肇國史補云。進士得第。謂之前進士。公貞元元年登第。後又試博學宏辭於禮部。又黜於中書。此貞元十一年。所以上宰相書求仕。凡三上不報。是年五月東歸。

正月二十七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伏光範門下。再拜獻書相公閣下。書下或有于字。時宰相趙憬買耽盧邁也。詩之序曰。菁

菁者莪。樂育材也。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或作也。其詩曰。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說者曰。菁菁者盛也。莪。微草也。阿。大陵也。言君子之長育人材。若大陵之長育微草。能使之菁菁然

盛也。既見君子。樂且有儀云者。天下美之之辭也。其三章曰。既見君子。錫我百朋。說者曰。百朋。多之之辭也。言君子既長育人材。又當爵命之。賜之厚祿。以寵貴之云爾。錫之。賜或作以。其卒章曰。汎汎楊舟。載沈載

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說者曰。載。載也。載載也。或作載者。舟也。或作載。舟也。沈。浮者。物也。言君子之於人才。無所不取。若舟之於物。浮沈皆載之云爾。既見君子。我心則休云者。言若此。則天下之心美之也。心上或無之字。君子之

取。若舟之於物。浮沈皆載之云爾。既見君子。我心則休云者。言若此。則天下之心美之也。心上或無之字。君子之

取。若舟之於物。浮沈皆載之云爾。既見君子。我心則休云者。言若此。則天下之心美之也。心上或無之字。君子之

取。若舟之於物。浮沈皆載之云爾。既見君子。我心則休云者。言若此。則天下之心美之也。心上或無之字。君子之

於人也。既長育之，又當爵命寵貴之，而於其才無所遺焉。邵氏聞見錄云：退之於文，不全用詩書之言，如

周天子實命其史臣克作爲駟駟泮闕之詩，使聲于廟，其用詩之法如此。上宰相書，解釋菁菁者莪，二百餘字，蓋少作也。云云。孟子曰：君子有三樂，王天下不與存焉，其

一曰：樂得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此皆聖人賢士之所極言至論。古今之所宜法者也。然則孰能長育天

下之人材，將非吾君與吾相乎？孰能教育天下之英才，將非吾君與吾相乎？然則下或無孰能至相乎？十

應然亦無孰長幸今天下無事，小大之官各守其職。或作錢穀甲兵之間，不至於廟堂論道經邦之暇，捨

此宜無大者焉。今有人生二十八年矣。退之以大曆三年戊申生，至貞元十一年乙亥，二十八年也。名不著於農工商賈之版，其業則

讀書著文，歌頌堯舜之道，雞鳴而起，孜孜焉亦不爲利。其所讀皆聖人之書，楊墨釋老之學，無所入於其

心。其所著皆約六經之旨而成文，抑邪與正，辨時俗之所惑。與或居窮守約。或無亦時有感激怨懟奇怪

之辭。音隊以求知於天下，亦不悖於教化。妖淫諛佞，講張之說。音轉無所出於其中。四舉於禮部，乃一得

三選於吏部，卒無成。九品之位，其可望。一畝之宮，其可懷。宮或作宅，方云：一畝之宮，本儒行語。公苗蕃諱，

用儒行語，亦或有之。然謂其專用宮字，而不得更用宅字，則固矣。遑遑乎四海無所歸，恤恤乎飢不得食。恤恤乎，左昭十二年之文。恤恤，憂貌。寒不得衣，濱

於死而益固，得其所者爭笑之。忽將棄其舊而新是圖，求老農老圃而爲師，悼本志之變化，中夜涕泗交

頤，雖不足當詩人孟子之謂。子之下，或抑長育之使成材，其亦可矣。教育之使成才，其亦可矣。抑又聞古

之君子相其君也。之字或在君子下，或子下別有之字。一夫不獲其所，若己推而內之溝中。今有人生七年而學聖人之道，

以修其身積二十年。十下或不得已一朝而毀之。是亦不獲其所矣。伏念今有仁人在上位。若不往告之

而遂行。是果於自棄。而不以古之君子之道待吾相也。其可乎。寧往告焉。若不得志。則命也。志上或有其字。○今疑志

衍。其亦行矣。洪範曰。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二不字或皇則受之。而康

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是皆與善之辭也。抑又聞古之人有自進者。而君子不逆之矣。君上或曰。

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之謂也。抑又聞上之設官制祿。必求其人而授之者。非苟慕其才而富貴其身也。

或無蓋將用其能理不能。用其明理不明者耳。下之修己立誠。必求其位而居之者。非苟沒於利而榮於

名也。沒或作役。國語。重耳。不沒於利。泮。沒。白也。蓋將推己之所餘。以濟其不足者耳。然則上之於求人。下之於求位。交相求而

一其致焉耳。一作其致。或苟以是而爲心。則上之道不必難其下。下之道不必難其上。可舉而舉焉。不必讓

其自舉也。讓下或可進而進焉。不必廉於自進也。於下或抑又聞上之化下。或無得其道。則勸賞不必徧

加乎天下。而天下從焉。則或作其。○疑因人之所欲爲而遂推之之謂也。或作今天下不由吏部而仕進

者。幾希矣。主上感傷山林之士有逸遺者。屢詔內外之臣。旁求于四海。求下或有儒雅而其至者蓋闕焉。

豈其無人乎哉。亦見國家不以非常之道禮之。而不來耳。家下或彼之處隱就閒者。亦人耳。其耳目鼻口

之所欲。其心之所樂。其體之所安。豈有異於人乎哉。今所以惡衣食窮體膚。麋鹿之與處。猿狖之與居。○

音固自以其身不能與時從順俯仰。從。方作俗。○今按後卷與馮宿書云。委曲從順。向風承意。則故甘心

自絕而不悔焉。而方聞國家之仕進者。聞下或必舉於州縣。然後升於禮部吏部。試之以繡繪雕琢之文。

考之以聲勢之逆順。章句之短長。中其程式者。然後得從下士之列。雖有化俗之方。安邊之畫。不繇是而

稍進。萬不有一得焉。進下或彼惟恐入山之不深。入林之不密。惟恐或作之恐其影響昧昧。惟恐聞於人

也。今若聞有以書進宰相而求仕者。而宰相不辱焉。而薦之天子。而爵命之。而布其書於四方。進或作上

或並無而字。而覆出天子二字。或無於字。枯槁沈溺。魁閎寬通之士。必且洋洋焉動其心。峨峨焉纓其冠。于焉而來矣。此所

謂勸賞不必徧加乎天下。而天下從焉者也。因人之所欲爲而遂推之之謂者也。伏惟覽詩書孟子之所

指。念育才錫福之所以。考古之君子相其君之道。而忘自進自舉之罪。思設官制祿之故。以誘致山林逸

遺之士。庶天下之行道者。知所歸焉。歸上或小子不敢自幸。其嘗所著文。輒採其可者若干首。錄在異卷。

冀辱賜觀焉。或無敢字。或無冀字。冀辱或作伏垂。干黷尊嚴。伏地待罪。愈再拜。

後十九日復上書。張子韶曰。退之平生木強人。而爲飢寒所迫。累數千言求官於宰相。亦可怪也。至第二書。乃復自比爲盜賊管庫。且云大其聲而疾呼矣。略不知恥。何哉。豈作

文者其文當如是。其心未必然邪。

二月十六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再拜言。相公閣下。向上書及所著文後。待命凡十有九日。不得命。恐懼

不敢逃遁。不知所爲。或無乃復敢自納於不測之誅。以求畢其說。而請命於左右。愈聞之。蹈水火者之求

免於人也。不惟其父兄子弟之慈愛。然後呼而望之也。將有介於其側者。雖其所憎怨。苟不至乎欲其死

者則將大其聲疾呼而望其仁之也。仁或作人而之下有數字或作人而之下無之字○今按此若作人之語差凡故今且从方本彼介於其側者聞其聲而見其事不惟其父兄子弟之慈愛然後往而全之也雖有所憎怨苟不至乎欲其死者則將狂奔盡氣濡手足焦毛髮救之而不辭也若是者何哉其勢誠急而其情誠可悲也愈之彊學力行有年矣愚不惟道之險夷愚上或有其字而愚下有也字也又行且不息以蹈於窮餓之水火其既危且亟矣大其聲而疾呼矣閣下其亦聞而見之矣或作其將往而全之歟抑將安而不救歟不下或有之字有來言於閣下者曰有觀溺於水而蕪於火者有可救之道而終莫之救也閣下且以爲仁人乎哉不然若愈者亦君子之所宜動心者也或謂愈曰下或有字子言則然矣宰相則知子矣如時不可何愈竊謂之不知言者誠其材能不足當吾賢相之舉耳材或作才能不或作不能而無足字相上或無賢字若所謂時者固在上位者之爲耳或無之字又無也字或併無之耳非也四之爲耳三字或作爲之耳皆非是非天之所爲也前五六年時宰相薦聞尙有自布衣蒙抽擢者與今豈異時哉且今節度觀察使及防禦營田諸小使等尙得自舉判官無聞於已仕未仕者或使及二字非是聞况在宰相吾君所尊敬者而曰不可乎古之進人者或取於盜禮記雜記曰管仲遇盜取二人焉上以爲公臣或作聞或作問曰其所與遊或舉於管庫禮記檀弓曰趙文子所舉於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今布衣雖賤猶足以方於此情隘辭感不知所裁亦惟少垂憐焉憐下或有字愈再拜

後二十九日復上書

三月十六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再拜言。相公閣下。愈聞周公之爲輔相。其急於見賢也。方一食三吐。其哺。方一沐三捉其髮。事見史記。輔相下或有也字。其急或無其字。捉或作握。當是時。天下之賢才。皆已舉用。姦邪讒佞欺負之徒。皆已除去。姦下或有人字。無欺字。非是。四海皆已無虞。九夷八蠻之在荒服之外者。皆已賓貢。之在或無之字。天災時變。昆蟲草木之妖。皆已銷息。天下之所謂禮樂刑政教化之具。皆已脩理。風俗皆已敦厚。動植之物。風雨霜露之所霑被者。皆已得宜。休徵嘉瑞。麟鳳龜龍之屬。皆已備至。而周公以聖人之才。憑叔父之親。其所輔理承化之功。又盡章章如是。其所求進見之士。豈復有賢於周公者哉。不惟不賢於周公而已。豈復有賢於時百執事者哉。豈復有所計議。能補於周公之化者哉。然而周公求之如此其急。惟恐耳目有所不聞見。思慮有所未及。以負成王託周公之意。不得於天下之心。託周公。疑此周公字當是國字。意下或有以字。如周公之心。設使其時輔理承化之功。未盡章章如是。而非聖人之才。而無叔父之親。則將不暇食與沐矣。豈特吐哺捉髮爲勤而止哉。維其如是。故于今頌成王之德。而稱周公之功不衰。今閣下爲輔相亦近耳。天下之賢才。豈盡舉用。姦邪讒佞欺負之徒。豈盡除去。或無佞欺字。四海豈盡無虞。九夷八蠻之在荒服之外者。豈盡賓貢。天災時變。昆蟲草木之妖。豈盡銷息。天下之所謂禮樂刑政教化之具。豈盡脩理。風俗豈盡敦厚。動植之物。風雨霜露之所霑被者。豈盡得宜。休徵嘉瑞。麟鳳龜龍之屬。豈盡備至。其所求進見之士。雖不足以希望盛德。至比於百執事。至比或作如比。豈盡出其下哉。其所稱說。豈盡無所補哉。今雖不能如周公吐哺捉髮。亦宜引而進之。

察其所以而去就之。不宜默默而已也。愈之待命四十餘日矣。日或作日餘。書再上而志不得通。足三及門而

闈人辭焉。推其昏愚不知逃遁。故復有周公之說焉。閣下其亦察之。或無此六字。古之士三月不仕則相弔。故

出疆必載質。然所以重於自進者。以其於周不可。則去之魯。於魯不可。則去之齊。於齊不可。則去之宋。之

鄭之秦之楚也。之魯之齊之下。或並有於字。則去之宋或無則字。今天下一君四海一國舍乎此。則夷狄矣。去父母之邦矣。故士

之行道者。道下。有也字。不得於朝。則山林而已矣。山林者。士之所獨善自養。而不憂天下者之所能安也。如有

憂天下之心。則不能矣。故愈每自進而不知愧焉。書亟上。足數及門。而不知止焉。音朔。寧獨如此而已。惴

惴焉。惟不得出大賢之門。下是懼。不得上。或有恐字。亦惟少垂察焉。瀆冒威尊。惶恐無已。威尊。或作辱威。無已。或作無文。非是。愈再

拜。

答侯繼書繼與公同貞元八年進士第。公時以宏詞三試於吏部不售。故云。又為考官所辱。此貞元十一年上宰相書之前也。

裴子自城來。得足下一書。明日又於崔大處。崔大名羣。字敦詩。得足下陝州所留書。翫而復之。不能自休。尋知足

下不得留僕。又為考官所辱。官一作功。欲致一書開足下。開或作聞。并自舒其所懷。含意連辭。將發復已。卒不能成

就其說。及得足下二書。凡僕之所欲進於左右者。足下皆以自得之。或無以字。○今按以已通。僕雖欲重

累其辭。諒無居足下之意外者。故絕意不為。雖欲或作雖復。或無之意二字。行自念方當遠去。潛深伏。與時世不相聞。

行或作亦。當或作將。陳或作興。或無世字。○今按行疑當作復。雖足下之思我。無所窺尋其聲光。故不得不有書為別。非復有所感發也。

僕少好學問。自五經之外。百氏之書。未有聞而不求。得而不觀者。然其所志。惟在其意義所歸。至於禮樂之名數。陰陽土地星辰方藥之書。或無方藥二字。未嘗一得其門戶。雖今之仕進者。不要此道。然古之人。未有不通此而能爲大賢君子者。子下或有事字。者下或有也字。僕雖庸愚。每讀書輒用自愧。今幸不爲時所用。無朝夕役使之勞。將試學焉。力不足而後止。猶將愈於汲汲於時俗之所爭。一作事。既不得而怨天尤人者。此吾今之志也。此句或無今字。懼足下以吾退歸。因謂我不復能自彊不息。或無我字。故因書奉曉。冀足下知吾之退。未始不爲進。而衆人之進。未始不爲退也。或無兩之字。既貨馬。卽求船東下。二事皆不過後月十日。有相問者。爲我謝焉。月十日或此下或有愈再拜字。

答崔立之書

立之字。斯立。貞元四年進士。唐進士禮部既登第後。吏部試之。中其程度。然後命之官。公貞元八年第進士。至是三試吏部不售。斯立以書勉之。而公以書答之也。

斯立足下。僕見險不能止。動不得時。顛頓狼狽。失其所操持。困不知變。以至辱於再三。君子小人之所憫笑。天下之所背而馳者也。或無也字。足下猶復以爲可教。貶損道德。乃至手筆以問之。扳援古昔。○扳音攀。援于元切。辭義高遠。且進且勸。足下之於故舊之道得矣。之於上或無之字。得下或有之字。雖僕亦固望於吾子。不敢望於他人者耳。然尙有似不相曉者。非故欲發余乎。不然。何子之不以丈夫期我也。或無之字。不能默默。聊復自明。自明或作明白。僕始年十六七時。未知人事。讀聖人之書。以爲人之仕者。皆爲人耳。非有利乎己也。及年二十時。苦家貧衣食不足。謀於所親。然後知仕之不唯爲人耳。及來京師。見有舉進士者。人多貴之。僕誠樂之。就求其術。或

出禮部所試賦詩策等以相示。賦詩或作詩賦僕以為可無學而能。因詣州縣求舉有司者。好惡出於其心。或無

者四舉而後有成。亦未即得仕。聞吏部有以博學宏辭選者。人尤謂之才。且得美仕。就求其術。或出所試

文章。亦禮部之類。私怪其故。然猶樂其名。因又詣州府求舉。凡二試於吏部。一既得之。而又黜於中書。雖

不得仕。人或謂之能焉。退自取所試讀之。乃類於俳優者之辭。退下或有因字顏忸怩而心不寧者數月。

○忸音衄既已為之。則欲有所成就。所成或無此二字書所謂恥過作非者也。因復求舉。亦無幸焉。乃復自

疑。以為所試與得之者不同。其程度及得觀之。余亦無甚愧焉。夫所謂博學者。豈今之所謂者乎。夫所謂

宏辭者。豈今之所謂者乎。誠使古之豪傑之士。若屈原孟軻司馬遷相如揚雄之徒。進于是選。必知其懷

慙。乃不自進而已耳。或無相如二字設使與夫今之善進取者。競於蒙昧之中。或無進者二字僕必知其辱焉。然彼五子

者。且使生於今之世。五或作數生或作出其道雖不顯於天下。其自負何如哉。肯與夫斗筭者。決得失於一夫之目

而為之憂樂哉。故凡僕之汲汲於進者。其小得。蓋欲以具裘葛。養窮孤。具或作完窮孤或作孤窮其大得。蓋欲以同吾

之所樂於人耳。其他可否。自計已熟。誠不待人而後知。今足下乃復比之獻玉者。以為必埃工人之剖。工

或作良工然後見知於天下。雖兩則足不為病。下和獻玉則足事見韓非子則足下或有而字且無使勃者再剋。或作則下同誠足下

相勉之意厚也。然仕進者。豈捨此而無門哉。足下謂我必待是而後進者。尤非相悉之辭也。後進或作後

非尤僕之玉固未嘗獻。而足固未嘗別。足下無為為我戚戚也。或無足下字或無複出為字或併無二為字非是方今天下風俗

尙有未及於古者。邊境尙有被甲執兵者。境或作地。或無境字。主上不得怡。而宰相以爲憂。僕雖不賢。亦且潛究其

得失。或無其字。致之乎吾相。薦之乎吾君。上希卿大夫之位。下猶取一障而乘之。見西漢武帝時匈奴求和親博士狄山語。若都不

可得。猶將耕於寬閑之野。釣於寂寞之濱。求國家之遺事。考賢人哲士之終始。終上或有字。作唐之一經。垂之

於無窮。誅姦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二者將必有一可。足下以爲僕之玉凡幾獻。而足凡幾別也。又所

謂勅者。果誰哉。再剋之。刑信如何也。刑或作形。士固信於知己。微足下無以發吾之狂言。信或作仲。吾下或無之字。愈再拜。

答李翊書 翊或作翱。非也。貞元十八年。陸儔佐主司權德輿於禮部。公以李翊薦於儔。用是其年登第。此書其十七所作。歟。呂居仁云。退之此書最見其爲文養氣妙處。

六月二十六日。或無此字。愈白。李生足下。生之書辭甚高。而其問何下而恭也。而恭或作恭。非是。能如是。誰不欲告

生以其道。道德之歸也有日矣。况其外之文乎。外或作餘。非是。抑愈所謂望孔子之門牆而不入于其宮者焉。足

以知是且非邪。者下或有也。字焉。或作烏。雖然。不可不爲生言之。生所謂立言者是也。或無者字。生所爲者與所期者甚似

而幾矣。抑不知生之志。蘄勝於人而取於人邪。取於人或無於字。下一語同。將蘄至於古之立言者邪。蘄勝於人而取

於人。則固勝於人而可取於人矣。將蘄至於古之立言者。下或有邪字。非是。則無望其速成。無誘於勢利。養其根

而竢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曄。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抑又有難者。愈

之所爲。不自知其至猶未也。雖然。學之二十餘年矣。餘年或作年餘。始者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兩或作秦。非聖人

之志不敢存。處若忘。行若遺。儼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惟陳言之務去。憂憂乎

其難哉。其觀於人也。

下或有也字。

不知其非笑之爲非笑也。如是者亦有年。猶不改。然後識古書之正僞。與雖正

而不至焉者。昭昭然白黑分矣。而務去之。乃徐有得也。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汨汨然來矣。

音汨。

其觀

於人也。笑之則以爲喜。譽之則以爲憂。以其猶有人之說者存也。

二則字下或並有心字。

如是者亦有年。然後浩乎

其沛然矣。吾又懼其雜也。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其皆醇也。然後肆焉。

後或作后。

雖然。不可以不養也。行之乎

仁義之途。游之乎詩書之源。無迷其途。無絕其源。

或作府。無絕其源。亦作無虛其府。

終吾身而已矣。氣水也。言浮物也。水

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雖如是。其敢自謂幾

於成乎。雖幾於成。其用於人也奚取焉。雖然。待用於人者。其肖於器邪。用與舍屬諸人。

或無邪字。而有則時用焉。四字。或併

有邪。君子則不然。處心有道。行己有方。用則施諸人。施或垂。舍則傳諸其徒。垂諸文。而爲後世法。如是者其

亦足樂乎。其無足樂也。

或作平。

有志乎古者希矣。

古下或有人字。

志乎古必遺乎今。吾誠樂而悲之。亟稱其人所以

勸之。非敢褒其可褒。而貶其可貶也。問於愈者多矣。念生之言。不志乎利。聊相爲言之。愈白。

樊汝霖云。自三代以還。陵

夷至于江左。斯文掃地。唐興貞觀開元之盛。終莫能起。至貞元末。而公出。於是六經之文。爲諸儒唱。其

觀於人也。笑之則心以爲喜者。大聲不入於里耳。而不笑。不足以爲道。此公所以喜若人人。皆見而說之。

而譽之。斯亦淺矣。此所以爲憂。李漢所謂時人始而驚。中而笑。且排先生益堅。終而翕然隨以定者。其此

之謂歟。王荆公乃云。力去陳言。夸末俗。可憐無補。費精神。好詆之過也。汨汨然來矣。浩乎其沛然者。皇甫

持正論樂所云。韓吏部之文。如長江秋注。千里一道。老蘇

上歐陽書亦云。韓子之文。如長江大河。渾浩流轉。者是也。

重答翊書。有李字。或

愈白李生。生之自道其志可也。其所疑於我者非也。人之來者。雖其心異於生。其於我也皆有意焉。君子之於人。無不欲其入於善。入。杭本作非是。寧有不可告而告之。孰有可進而不進也。言辭之不酬。禮貌之不答。雖孔子不得行於互鄉。宜乎余之不爲也。方从三本無於字。苟來者吾斯進之而已矣。烏待其禮踰而情過乎。雖然。生之志求知於我邪。求益於我邪。其思廣聖人之道邪。其欲善其身而使人不可及邪。其思上作及也。其何汲汲於知而求待之殊也。賢不肖固有分矣。生其急乎其所自立。而無患乎人不己知。未嘗聞有響大而聲微者也。况愈之於生。懇懇邪。屬有腹疾。無聊不果自書。屬下或無有字。愈白。

代張籍與李浙東書

或作浙東觀察李中丞。或注巽字。元和五年八月。以巽兼御史中丞。充浙東觀察使。張籍時爲太常寺太祝。病眼。京師公於是爲之代書。

月日前某官某謹東向再拜。寓書浙東觀察使中丞李公閣下。寓或作獻。或無使字。籍聞議論者皆云。方今居古方伯連帥之職。坐一方得專制於其境內者。云上或無皆字。云下或無方字。又無得字。惟閣下心事瑩瑩。呂角切。與俗輩不同。籍固以藏之胸中矣。近者閣下從事李協律。翩到京師。籍於李君友也。友上或有朋字。不見六七年。聞其至。馳往省之。問無恙外。不暇出一言。且先賀其得賢主人。李君曰。子豈盡知之乎。吾將盡言之。言下無之字。數日。籍益聞所不聞。不聞作未嘗。籍私獨喜。常以爲自今已後。已或有以。不復有如古人者。於今忽有之。退自悲不幸。兩目不見物。無用於天下。退下有而字。胸中雖有知識。家無錢財。寸步不能自致。今去李中丞五千里。何由致其身於其人之側。開口一吐。出胸中之奇乎。因飲泣不能語。或無能字。既數日。復自奮曰。無所能人。乃宜以盲廢。有所能人。

雖盲當廢於俗輩。不當廢於行古人之道者。所能或並無所字浙水東七州戶不下數十萬。十或作百不甯者何限。李

中丞取人固當問其賢不賢。不當計盲與不盲也。計下或有其字當今盲於心者皆是。若籍自謂獨盲於目爾。其

心則能別是非。別上或有計字若賜之坐而問之。其口固能言也。幸未死。實欲一吐出心中平生所知見。

或無心中字閣下能信而致之於門邪。致或作置籍又善於古詩。於或作爲使其心不以憂衣食亂。閣下無事時一

致之座側。使跪進其所有。閣下憑几而聽之。未必不如聽吹竹彈絲敲金擊石也。方云校本一云敲當作敵。唐人多使敵字。如盧

全詩敵金擺玉。擊或作拊或無之。○今按方夫盲者業專於藝必□。故樂工皆盲。諸本專字在必字下。今

而下缺一字。疑是精字更詳之。籍儻可與此輩比並乎。或無籍字。或無比乎。二使籍誠不以蓄妻子憂飢寒亂心。有錢財

以濟醫藥。其盲未甚。庶幾其復見天地日月。幾下或無其字因得不廢。則自今至死之年。皆閣下之賜也。下或有

下濟之以已絕之年。賜之以既盲之視。其恩輕重大小。籍宜如何報也。閣下裁之度之。裁下或有籍慙覩再

拜。

答李秀才書

李下或有師錫字。或注圖南字。李觀卒於貞元十年。此書云故友元賓。則當在十年後作。

愈白。故友李觀元賓十年前示愈別吳中故人詩六章。其首章則吾子也。盛有所稱。引元賓行峻潔清。

其中狹隘。不能苞容。苞或作包於尋常人不肯苟有論說。因究其所以於是。知吾子非庸衆人。或有復出庸字。或作庸庸之衆。

時吾子在吳中。其後愈出在外。無因緣相見。元賓既歿。其文益可貴重。思元賓而不見。見元賓之所與者。

則如元賓焉。杭本無既沒以下八字非是與方作以○今按方以與可通用故从杭本作以然孰若从諸本之為正邪今者辱惠書及文章觀其姓名元賓

之聲容恍若相接讀其文辭。文辭閣杭本作命辭云元賓所命意於辭也○今按此文辭指李生所作耳非謂元賓之辭也正使實謂元賓之辭作命辭亦無理見元賓之

知人交道之不汚甚矣子之心有似於吾元賓也。矣或作乎子之言以愈所為不違孔子不以琢雕為工

將相從於此愈敢自愛其道而以辭讓為事乎然愈之所志於古者不惟其辭之好好其道焉爾讀吾子

之辭而得其所用心將復有深於是者與吾子樂之况其外之文乎。與或作歟屬上句非是愈頓首

答陳生書。生下或有商字或注師錫字陳生以書求速化之術於公公以待己以信事親以誠而告之以言寡尤行寡悔之說無異君子之言自衆人視之雖若迂闊而其理實如此

愈白陳生足下今之負名譽享顯榮者在上位幾人足下求速化之術不於其人乃以訪愈是所謂借聽

於聾求道於盲雖其請之勤勤教之云云未有見其得者也。或無有字○今按有字或當在此句其字下愈之志在古道又甚

好其言辭觀足下之書及十四篇之詩亦云有志於是矣而其所問則名所慕則科故愈疑於其對焉雖

然厚意不可虛辱聊為足下誦其所聞蓋君子病乎在己而順乎在天待己以信而事親以誠所謂病乎

在己者仁義存乎內彼聖賢者能推而廣之而我蠢焉為衆人。蠢焉或作蠢然所謂順乎在天者貴賤窮通之來

平吾心而隨順之不以累于其初所謂待己以信者己果能之人曰不能勿信也己果不能人曰能之勿

信也孰信哉信乎己而已矣。方从閣杭本無果不至信也十字文錄併上已字亦無○今按此閣杭本之謬全無文理而方信之誤矣所謂事親以誠者盡其

心不夸於外先乎其質後乎其文者也。後上或字盡其心不夸於外者不以己之得於外者為父母榮也名

與位之謂也。先乎其質者，行也；後乎其文者，飲食旨甘。以其外物供養之道也。行上或有文字，旨甘或作甘旨，道下或有者字，非是。誠者，不欺之名也。待於外而後爲養，薄於質而厚於文，斯其不類於欺歟。果若是，子之汲汲於科名，以不得進爲親之羞者，惑也。速化之術，如是而已。古之學者，惟義之問，誠將學於太學，愈猶守是說而竢見焉。猶或作獨，見下或有知字。愈猶守是說而竢見焉。見胡甸切。公時爲博士也。

與李翱書與或作答

使至辱足下書。或無足下字。歡愧來并，不容于心。嗟乎！子之言意皆是也。僕雖巧說，何能逃其責邪。然皆子之

愛我多，重我厚，不酌時人待我之情，而以子之待我之意，使我望於時人也。僕之家本窮空，重遇攻劫。貞元

十五年宣武軍亂。衣服無所得，養生之具無所有。家累僅三十口，攜此將安所歸託乎。捨之入京，不可也。挈之而

行，不可也。足下將安以爲我謀哉。此句或無將安。此一事耳。足下謂我入京城有所益乎。謂上或有誠字，城或作誠。僕之有子

猶有不知者。之下或有字。時人能知我哉。持僕所守，驅而使奔走，伺候公卿，開口論議，其安能有以合乎。或

作執。○今按作驅，即屬下句。作執，即屬上句。詳下文亦有復驅之使就其故地之文，而持守執三字，語太繁複，故當以驅爲正。僕在京城八九年。謂應進士時。無所取資，日求

於人，以度時月。當時行之不覺也。今而思之，如痛定之人，思當痛之時，不知何能自處也。今年加長矣。長

或有已字，非是。復驅之使就其故地，是亦難矣。所貴乎京師者，不以明天子在上，賢公卿在下，布衣韋帶之士，談

道義者多乎。不以上或得字。以僕遑遑於其中，能上聞而下達乎。其知我者固少。或無我字。知而相愛不相忌者，又

加少內無所資外無所從終安所爲乎嗟乎子之責我誠是也愛我誠多也今天下之人有如子者乎或無

字今自堯舜已來士有不遇者乎無也子獨安能使我潔清不滂而處其所可樂哉或無安字非不願爲子之所

云者爲或力不足勢不便故也僕於此豈以爲大相知乎此謂張建封幕府謂在南陽公幕中也累累隨行役役逐隊飢而

食飽而嬉者也飽而嬉或作渴而飲杭本嬉作悲云其所以止而不去者以其心誠有愛於僕也然所愛

於我者少不知我者猶多吾豈樂於此乎哉將亦有所病而求息於此也所愛或作其愛少上或有尤字非是或無豈字吾下嗟乎子誠愛我矣子之所責於我者誠是矣然恐子有時不暇責我而悲我不暇悲我而自責

且自悲也及之而後知履之而後難耳孔子稱顏回一簞食一瓢飲孔子上或有昔者字瓢飲下一有在陋巷字人不堪其憂

回也不改其樂彼人者有聖者爲之依歸聖上或無有字依上或無之字而又有簞食瓢飲足以不死去聲其不憂而樂

也豈不易哉若僕無所依歸無簞食無瓢飲無所取資則餓而死其不亦難乎子之聞我言亦悲矣嗟乎

子亦慎其所之哉離違久乍還侍左右當日懽喜故專使馳此候足下意并以自解此候按此與與孟東野

書卷已時盡相似既已見於彼矣愈再拜

卷十七

書

上張僕射書

建封字本立。兗州人。貞元四年爲徐州刺史。徐泗濠節度使。十二年加檢校右僕射。以晨入夜歸爲不可。其不

諷屈於富貴之人可知矣。

九月一日愈再拜受牒之明日在使院中有小吏持院中故事節目十餘事來示愈其中不可者有自九

月至明年二月之終皆晨入夜歸非有疾病事故輒不許出當時以初受命不敢言古人有言曰人各有

能有不能若此者非愈之所能也愈下或抑而行之必發狂疾上無以承事于公忘其將所以報德者或

作望下無以自立喪失其所以爲心喪或作哀或校夫如是則安得而不言凡執事之擇於愈者非爲其

能晨入夜歸也必將有以取之苟有以取之雖不晨入而夜歸其所取者猶在也或無將字與而字下之

事上一其事上之使下不一其事量力而任之度才而處之其所不能不彊使爲是故爲下者不獲罪

於上爲上者不得怨於下矣或作孟子有云今之諸侯無大相過者以其皆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

受教諸本皆如此閣本二數字並作命方从杭蜀苑教作受命所受教作所以受命云考孟子上語當作

之不知方氏何據而云考今之時與孟子之時又加遠矣皆好其聞命而奔走者不好其直己而行道者

聞命而奔走者好利者也直己而行道者好義者也未有好利而愛其君者未有好義而忘其君者文苑

作而能愛而忘作而今之王公大人惟執事可以聞此言惟愈於執事也可以此言進此言進或作言此

愈蒙幸於執事其所從舊矣若寬假之使不失其性加待之使足以爲名寅而入盡辰而退申而入終酉

之徒於我厚者。知其賢時或道之。於生未有益也。未有所下或不知者乃用是爲謗。不敢自愛。懼生之無益而有傷也。如之何。若曰。彼有所合。吾不利其求。則庶可矣。或無其字。○今按後卷答陳商書云。文雖工。不利於求。則此其字亦當作於。生又離鄉邑。去親愛。甘辛苦而不厭者。本非爲是也。如之何。愈之於生。旣不變矣。戒生無以示愈者。語於人。語或用息不知者之謗。生慎從之。講禮釋友二篇。比舊尤佳。或作嘉。又作加。志深而喻切。因事以陳辭。古之作者。正如是爾。愈頓首。

與于襄陽書

與或作上。于頓字允元。貞元十四年九月。以工部尚書爲山南東道節度使。○頓音迪。

七月三日。書稱守國子四門博士。當在貞元十八年秋也。將仕郎守國子四門博士韓愈謹奉書尚書閣下。士之能享大名顯當

世者。莫不有先達之士。負天下之望者。爲之前焉。士之上或有夫。字達。或作進。士之能垂休光照後世者。亦莫不有後

進之士。負天下之望者。爲之後焉。莫爲之前。雖美而不彰。莫爲之後。雖盛而不傳。是二人者。未始不相須

也。然而千百載乃一相遇焉。豈上之人無可援。下之人無可推歟。何其相須之殷。而相遇之疎也。其故在

下之人負其能。不肯諂其上。上之人負其位。不肯顧其下。故高材多戚戚之窮。盛位無赫赫之光。是二人

者之所爲。皆過也。未嘗干之。不可謂上無其人。未嘗求之。不可謂下無其人。愈之誦此言久矣。未嘗敢以

聞於人。矣下或。有而字。抱閣。杭蜀本作苞。文選包多作苞。陳實碑所謂苞靈曜之純是也。

從諸本。特立而獨行。道方而事實。無而下或。字。卷舒不隨乎時。文武唯其所用。豈愈所謂其人哉。抑未聞後進

之士有遇知於左右。獲禮於門下者。豈求之而未得邪。或無將志存乎立功。而事專乎報主。將或雖遇其人。未暇禮邪。何其宜聞而久不聞也。愈雖不材。其自處不敢後於恆人。閣下將求之而未得歟。古人有言。請自隗始。郭隗答燕昭王語。事見史記戰國策。言下或有曰字。非是。○隗五賄切。愈今者惟朝夕芻米僕賃之資是急。不過費閣下一朝之享而足也。享或作宴。如曰吾志存乎立功。而事專乎報主。功下或無而字。雖遇其人。未暇禮焉。非是。則非愈之所敢知也。世之齷齪者。既不足以語之。以一作與。以與義通。○齷測角切。磊落奇偉之人。磊魯魯切。又不能聽焉。則信乎命之窮也。謹獻舊所爲文一十八首。如賜覽觀。亦足知其志之所存。愈恐懼再拜。

與崔羣書 羣字敦詩。清河人。貞元八年。中進士第。時爲宣州判官。而公爲國子四門博士。

自足下離東都。公時在徐州幕。凡兩度枉問。尋承已達宣州。主人仁賢。同列皆君子。貞元十二年八月。以崔衍爲幕府。公送揚儀之序。亦云。當今藩翰之賓客。惟宣州多賢。與之遊者二人焉。隴西李博。清河崔羣。雖抱羈旅之念。亦且可以度日。無入而不自得。樂天知

命者。固前修之所以禦外物者也。況足下度越此等百千輩。或無百千輩三字。○今按諸本及詳文勢。皆常有此三字。但不知指何人而言耳。豈

以出處近遠。累其靈臺邪。靈臺字見莊子。宣州雖稱清涼高爽。然皆大江之南。風土不並以北。將息之道。當先理

其心。心閑無事。然後外患不入。或無無事二字。患或作達。或無不入二字。皆非是。風氣所宜。可以審備。小小者亦當自不至矣。足

下之賢。雖在窮約。猶能不改其樂。况地至近。官榮祿厚。親愛盡在左右者邪。所以如此云云者。以爲足下

賢者。宜在上位。託於幕府。則不爲得其所。是以及之。乃相親重之道耳。非所以待足下者也。也上或無者字。僕自

少至今從事於往還朋友閒一十七年矣。日月不爲不久。所與交往相識者千百人。非不多。或無所與二字其相

與如骨肉兄弟者。亦且不少。或以事同。或以藝取。或慕其一善。或以其久故。或初不甚知。而與之已密。其

後無大惡。因不復決捨。或其人雖不皆入於善。而於己已厚。雖欲悔之不可。悔之下或有亦字。凡諸淺者。

固不足道。深者止如此。諸或作此。或無諸字。至於心所仰服者。考之言行。而無瑕尤。服或作伏。言或作百。又無尤字。皆非是。窺之闔奧。而

不見畛域。明白淳粹。輝光日新者。惟吾崔君一人。僕愚陋無所知曉。然聖人之書。無所不讀。其精麤巨細。

出入明晦。雖不盡識。抑不可謂不涉其流者也。以此而推之。以此而度之。誠知足下出羣拔萃。無謂僕何

從而得之也。與足下情義。寧須言而后自明邪。自明或作明白。非是。所以言者。懼足下以爲吾所與深者。多不置白

黑於胸中耳。爲上或無以字。既謂能相知足下。而復懼足下之不我知。亦過也。比亦有人說足下誠盡善盡美。抑

猶有可疑者。僕謂之曰。何疑。疑者曰。君子當有所好惡。好惡不可不明。上好惡字。或作法。非是。然本字亦未安。如清河者。人

無賢愚。無不說其善。伏其爲人。以是而疑之耳。伏或作服。無耳字。僕應之曰。鳳皇芝草。賢愚皆以爲美瑞。青天白

日。奴隸亦知其清明。譬之食物。食上或無有字。至於遐方異味。則有嗜者。有不嗜者。至於稻也。粱也。膾也。炙也。音

蔗。豈聞有不嗜者哉。疑者乃解。解不解於吾。崔君無所損益也。於吾或作吾於。非是。或無所字。自古賢者少。不肖者多。自

省事已來。又見賢者恒不遇。不賢者比肩青紫。賢者恒無以自存。不賢者志滿氣得。賢者雖得卑位。則旋

而死。旋或作非。旋非是。不賢者或至眉壽。不知造物者意竟如何。或無意。非是。無乃所好惡與人異心哉。又不知無乃都

不省記。任其死生壽夭。邪未可知也。人固有薄卿相之官。千乘之位。而甘陋巷菜羹者。同是人也。猶有好惡如此之異者。况天之與人。當必異其所好惡無疑也。合於天而乖於人。何害。况又時有兼得者邪。崔君崔君無怠無忘。或作崔君無怠。僕無以自全活者。從一官於此。轉困窮甚。思自放於伊潁之上。當亦終得之。伊潁。二水名。潁。近者尤衰。憊。蒲拜。左車第二牙。無故動搖脫去。左氏僖公五年。輔車相依。唇亡齒之。或作潁水。花尋常閒便不分人顏色。兩鬢半白。頭髮五分亦白。其一鬢亦有一莖兩莖白者。亦白。或作已白。其一。或無一字。鬢。或作鬢。僕家不幸。諸父諸兄皆康彊早世。如僕者。又可以圖於久長哉。以此忽忽。思與足下相見。一道其懷。小兒女滿前。能不顧念。或無小字。或無女字。滿下。或。有眼字。能。不。或作不能。非是。足下何由得歸北來。僕不樂江南。官滿便終老嵩下。足下可相就。僕不可去矣。珍重自愛。慎飲食。少思慮。惟此之望。愈再拜。

與陳給事書

京字慶復。大曆元年。中進士第。貞元十九年。將禱。京奏禱祭必尊太祖。正昭穆。帝嘉之。自考功員外。遷給事中。公於十九年冬。貶陽山。此書當在京遷給事後作。

愈再拜。愈之獲見於閣下。有年矣。始者亦嘗辱一言之譽。貧賤也。衣食於奔走。不得朝夕繼見。其後閣下位益尊。伺候於門牆者日益進。候下。或。無於字。夫位益尊。則賤者日隔。或無益字。或無日字。伺候於門牆者日益進。則愛博而情不專。愈也。道不加修。而文日益有名。夫道不加修。則賢者不與。文日益有名。則同進者忌。始之以日隔之疏。加之。以不專之望。以不與者之心。而聽忌者之說。由是閣下之庭。無愈之跡矣。專上。杭本有辱字。之跡上。或有。也。下。或有矣字。下句也。字。皆非是。去年春。亦嘗一進謁於左右矣。温乎其容。若加其新也。若上。或有其字。也。下。或有矣字。下句也。字。皆非是。去年春。亦嘗一進謁於左右矣。温乎其容。若加其新也。亦然。皆非是。或又疑加當作嘉。乃與

下文闕屬乎其言。若閱其窮也。屬或作厲。或从文苑云。屬猶退而喜也。以告於人。其後如東京取妻子。又

不得朝夕繼見。及其還也。亦嘗一進謁于左右矣。邈乎其容。若不察其愚也。悄乎其言。若不接其情也。若

或並有其字。愚或作退而懼也。不敢復進。今則釋然悟。翻然悔曰。其邈也。乃所以怒其來之不繼也。其悄

也。乃所以示其意也。示或作不敏之誅。無所逃避。不敢遂進。輒自疏其所以。并獻近所為復志賦。已下十

首為一卷。卷有標軸。所為下或有文字。下送孟郊序一首。生紙寫。邵氏聞見錄云。唐人有生紙。有熟紙。所

故不用退之云。送孟郊序用生紙。急不加裝飾。皆有楷字。注字處。楷下或急於自解。而謝不能。竢更寫。閣

下取其意。而略其禮可也。意或作言。愈恐懼再拜。

答馮宿書 宿字拱之。婺州東陽人。公

垂示僕所闕。非情之至。僕安得聞此言。或無朋友道缺絕久。諸本久下有矣字。方从闕。杭本云。漢武紀。夷

無利害。姑从方本。但未有以見其必用漢紀中語。而決無此字耳。無有相箴規磨切之道。僕何幸乃得吾子。僕常閱時俗人。有耳不自聞

其過。懷懷然惟恐己之不自聞也。音懷而今而後有望於吾子矣。然足下與僕交久。僕之所守。足下之所

熟知。在京城時。囂囂之徒。音囂相訾百倍。音訾足下時與僕居。僕居或作並居。或朝夕同出入起居。亦見

僕有不善乎。然僕退而思之。雖無以獲罪於人。亦有以獲罪於人者。思下或無之字。下獲字。或作服。○今

服亦無理。疑上句人僕在京城一年。不一至貴人之門。人之所趨。僕之所傲。與己合者。則從之。遊不合者

雖造吾廬未嘗與之坐造或作居此豈徒足致謗而已不戮於人則幸也追思之可為戰慄寒心故至此已來

已或以或剋己自下雖不肖人至未嘗敢以貌慢之况時所尚者邪以此自謂庶幾無時患不知猶復云云也

聞流言不信其行禮記儒行久不相見聞流言不信其行○行下孟切嗚呼不復有斯人也君子不為小人之恟恟而易其行或無

恟許勇切僕何能爾委曲從順向風承意向或作望汲汲恐不得合猶且不免云云命也可如何且下或有懼然子

路聞其過則喜禹聞昌言則下車拜此本孟子之說古人有言曰告我以吾過者吾之師也無過上或願足

下不憚煩苟有所聞必以相告吾亦有以報子不敢虛也不敢忘也下或有愈再拜字與衛

與衛中行書中行字大受御史中丞晏之子貞元九年進士公始從董晉汴州張建封徐州二公甫卒而軍皆亂大受喜公脫禍以書遺公公後寓東都作此書與之故言其窮居之

云狀

大受足下辱書為賜甚大然所稱道過盛豈所謂誘之而欲其至於是歟不敢當不敢當其中擇其一二

近似者而竊取之無一二或則於交友忠而不反於背面者少似近焉亦其心之所好耳行之不倦則未敢

自謂能爾也不敢當不敢當或無此六字至於汲汲於富貴以救世為事者皆聖賢之事業知其智能謀力能

任者也謀上或無能字謀下或有與字而屬下句如愈者又焉能之始相識時方甚貧衣食於人其後相見於汴徐二州僕皆

為之從事日月有所入比之前時豐約百倍足下視吾飲食衣服亦有異乎然則僕之心或不為此汲汲

也其所不忘於仕進者亦將小行乎其志耳此未易遽言也凡禍福吉凶之來似不在我惟君子得禍為

不幸而小人得禍爲恒。君子得福爲恒。而小人得福爲幸。爲幸或作爲不幸非是以其所爲似有以取之也。必曰君子則吉。小人則凶者。不可也。吉下或有字賢不肖存乎己。貴與賤。禍與福存乎天。石大任曰。韓愈謂貴與賤禍已存乎天。可也。禍與福存乎天。則不可也。蓋禍與福在己而名聲之善惡存乎人。存乎己者。吾將勉之。存乎天存乎人者。吾將任彼而不用吾力焉。其所守者。豈不約而易行哉。足下曰。命之窮通。自我爲之。吾恐未合於道。足下徵前世而言之。則知矣。若曰。以道德爲己任。窮通之來。不接吾心。則可也。窮居荒涼。草樹茂密。出無驢馬。因與人絕。一室之內。有以自娛。足下喜吾復脫禍亂。不當安安而居。遲遲而來也。而居或作於居

是非
上張僕射第二書公此書諫張建封擊毬事。第二書者。或指前論晨入夜歸爲第一書也。觀堂劉夷叔云。退之諫張僕射擊毬書。纒數百言。使人意動神悚。子厚勸李睦州服氣。書發千餘言。乃反緩而不切。人才相去。不可及哉。

愈再拜。以擊毬事諫執事者多矣。諫或作陳。諫者不休。執事不止。此非爲其樂不可捨。其諫不足聽。故哉。蜀本如此。而或從諸本。或作也。今以下兩句推之。作哉。近是。蓋此非至故哉。十五字。當作閣本一句。讀之。乃得其意。或者又云。哉字恐是邪字。聲訛爲也。今作邪字。讀之。文理尤順。諫不足聽者。辭不足感心也。心上或有人字。樂不可捨者。患不能切身也。身上有人字。今之言毬之害者。必曰有危墮之憂。墮或作墜。下同。有激射之虞。小者傷面目。大者殘形軀。執事聞之。若不聞者。其意必曰。進若習熟。則無危墮之憂。避能便捷。則免激射之虞。小何傷於面目。大何累於形軀者哉。愈今所言。皆不在此。其指要非以他事外物牽引相比也。

特以擊毬之閒之事明之耳。

事上或無之字。

馬之與人。情性殊異。至於筋骸之相束。血氣之相持。安佚則適。勞頓

則疲者同也。乘之有道。步驟折中。少必無疾。老必後衰。及以之馳毬於場。蕩搖其心腑。振撓其骨筋。或作筋骨。

氣不及出入。走不及迴旋。遠者三四年。近者一二年。無全馬矣。然則毬之害於人也決矣。諸本皆如此。杭本決下無矣字。

○今按上句有矣字。此句亦須有矣字。語勢方殺。杭本只是偶然脫漏。不謂後人信之過甚。而使韓公為是歇後。不了之語也。今當以諸本為正。凡五藏之繫絡甚微。坐立必懸

垂於胸臆之閒。臆或作腹。而以之顛頓馳騁。嗚呼其危哉。春秋傳曰。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

左氏昭二十八年叔向之辭。雖豈弟君子。神明所扶持。然廣慮之。深思之。亦養壽命之一端也。雖或作惟。或無一字。愈恐懼再拜。

與馮宿論文書。或無論文字。公此書於汴州作。

辱示初筮賦。筮或作仕。實有意思。但力為之。古人不難到。但不知直似古人。亦何得於今人也。何下有或有字。或有字而無。

得僕為文久。每自則意中以為好。則人必以為惡矣。則人或作即人。必下或無以字。小稱意。人亦小怪之。亦上或即字。大稱意。

即人必大怪之也。時時應事作俗下文字。下筆令人慙。及示人。則人以為好矣。俗下下或無文字。二字。而有者字。則人或無則字。而

小慙者亦蒙謂之小好。大慙者即必以為大好矣。不知古文直何用於今世也。然以疾知者知耳。直或作真。或無。

今字。然以或作然而。昔揚子雲著太玄。人皆笑之。子雲之言曰。或無之。言二字。世不我知。無害也。後世復有揚子雲。必好之

矣。子雲死近千載。竟未有揚子雲。可歎也。其時桓譚亦以為雄書勝老子。或無為字。老子未足道也。子雲豈止

與老子爭彊而已乎。此未為知雄者。未為或作不為。其弟子侯芭頗知之。以為其師之書勝周易。師上或無其字。然侯之

他文不見於世。不知其人果如何耳。以此而言。作者不祈人之知也明矣。直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質諸鬼神而不疑耳。或作矣。足下豈不謂然乎。近李翱從僕學文。頗有所得。然其人家貧多事。未能卒其業。有張

籍者。年長於翱。長上或無年字。而亦學於僕。其文與翱相上下一二年。業之庶幾乎至也。幾下或有至字。然閱其棄俗尙

而從於寂寞之道。以之爭名於時也。此下或有未知果能不叛去乎八字。又或疑此句上有然字。未知是否。久不談。聊

感足下能自進於此。故復發憤一道。久下或有而字。非是。愈再拜。

與祠部陸員外書。外下或有薦士字。貞元十八年中。書舍人權德輿典貢舉。陸儔佐之。公時爲四

十九年。劉述古以二十一年。李紳以元和元年。張後余張。以二年。皆相繼登科。獨韋羣玉不見于記。非公薦進之力歟。宜當是時。皆爭爲韓門弟子也。

執事好賢。樂善孜孜。以薦進良士。明白是非爲己任。方今天下一人而已。愈之獲幸於左右。其足跡接於

門牆之間。或無跡字。陞乎堂而望乎室者。亦將一年于今矣。念慮所及。輒欲不自疑。外竭其愚而道其志。况在

執事之所孜孜爲己任者。得不少助而張之乎。誠不自識其言之可采與否。其事則小人之事。君子盡心

之道也。天下之事。謂有天下之事。或作天下之士。不可遽數。又執事之志。或有待而爲。未敢一二言也。今但言

其最近而切者爾。執事之與司貢士者。相知誠深矣。誠或作識。彼之所望於執事。執事之所以待乎彼者。可謂

至而無閒疑矣。或無矣字。彼之職在乎得人。執事之志在乎進賢。如得其人而授之。所謂兩得其求。順乎其必

從也。執事之知人。其亦博矣。夫子之言曰。舉爾所知。然則愈之知者。亦可言已。或作矣。文章之尤者。有侯

喜者貞元十九年喜中進士第終國子主簿侯雲長者貞元十八年喜之家在開元中衣冠而朝者兄弟五六人及喜之

父仕不達棄官而歸喜率兄弟操耒耜而耕于野或無于野字地薄而賦多不足以養其親則以其耕之暇耕

之暇或作非耕之時或作其暇之時讀書而為文以干於有位者而取足焉喜之文章學西京而為也京或作漢或作漢西京舉進士

十五六年矣雲長之文執事所自知其為人淳重方實可任以事其文與喜相上下有劉述古者貞元一

述古中進士第其文長於為詩文麗而思深當今舉於禮部者其詩無與為比而又工於應主司之試其為人温

良誠信無邪佞詐妄之心邪佞詐妄或作邪妄彊志而婉容和平而有立其趨事靜以敏著美名而負屈

稱者其日已久矣或無矣字或作爲日久矣有韋羣玉者貞元十七年吏部侍郎韋夏卿為京兆尹公所薦十人九第

即羣玉也京兆之從子其文有可取者其進而未止者也其為人賢而有材方作行○今按賢即志剛而氣和

樂於薦賢為善其在家無子弟之過居京兆之側遇事輒爭不從其令而從其義求子弟之賢而能業其

家者羣玉是也能上或無而字凡此四子皆可以當執事首薦而極論者主司疑焉則以辨之問焉則以告之未

知焉則殷勤而語之語或作論或無有字期乎有成而後止可也有沈杞者貞元十八年杞中進士第張啟者元和二年張中進

登科尉遲汾者貞元十八年汾中進士第李紳者紳元和元年進士第會昌中為相張後餘者貞和二年後李翊者貞元十八年翊中進士第或文

或行皆出羣之才也凡此數子與之足以收人望得才實主司疑焉則與解之與解或作以解問焉則以對之廣

求焉則以告之可也往者陸相公司貢士貞元八年陸贄知舉賈稷等二十二入登第公與焉考文章甚詳愈時亦幸在得中或無亦字

幸或無字而未知陸之得人也。其後一二年所與及第者皆赫然有聲。原其所以亦由梁補闕肅王郎中礎佐之。肅字敬之。礎大曆七年中第。梁舉八人無有失者。歐陽詹傳云。詹與韓愈李觀李緯崔羣王涯馮宿庾承宣聯第。皆天下選時稱龍虎榜。梁舉八人疑此是也。其餘則王皆與謀焉。陸相之考文章甚詳也。待梁與王如此不疑也。梁與王舉人如此之當也。人下或無此字。至今以爲美談。自后主司不能信人。人亦無足信者。故蔑蔑無聞。蔑蔑或作蔑然。今執事之與司貢士者。有相信之資。謀行之道。謀上或有與字。惜乎其不可失也。方今在朝廷者。多以遊讌娛樂爲事。獨執事眇然高舉。有深思長慮。爲國家樹根本之道。宜乎小子之以此言聞於左右也。愈恐懼再拜。

卷十八

書

與鳳翔邢尙書書

或作京西節度使邢尙書邢謂邢君牙也。

愈再拜。布衣之士。身居窮約。不借勢於王公大人。則無以成其志。王公大人。功業顯著。不借譽於布衣之士。則無以廣其名。是故布衣之士。雖甚賤而不諂。王公大人。雖甚貴而不驕。其事勢相須。其先後相資也。今閣下爲王爪牙。爲國藩垣。威行如秋。仁行如春。戎狄棄甲而遠遁。朝廷高枕而不虞。是豈負大丈夫平生之志願哉。豈負明天子非常之願遇哉。下豈上或有是字。赫赫乎。泱泱乎。或無泱泱乎三字。○泱音光。功業逐日以新。名聲

隨風而流。宜乎謹呼海隅。高談之士。奔走天下。慕義之人。使或願馳一傳。傳。驛遞也。周禮。大驛。傳達于四方。音轉。或願操一

戈。操。上或無。或願二字。納君於唐虞。收地於河湟。或作隍。然而未至乎是者。蓋亦有說云。蓋亦或作亦。蓋說上有其字。非是。豈非待士

之道未甚厚。遇士之禮未甚優。請粗言其事。閣下試詳而聽之。夫士之來也。必有求於閣下。夫以貧賤而

求於富貴。正其宜也。閣下之財。不可以徧施於天下。在擇其人之賢愚。而厚薄等級之可也。假如賢者至

閣下。乃一見之。愚者至。不得見焉。則賢者莫不至。而愚者日遠矣。或無日字。假如愚者至。閣下以千金與之。賢

者至。亦以千金與之。則愚者莫不至。而賢者日遠矣。亦或作又。杭本無賢者至與之九字。非是。日或作亦。欲求得士之道。盡於此而

已。欲求士之賢愚。在於精鑒博采之而已。或得或作待。已下與之九字。非是。精鑒於己。固已得其十七八矣。或無固字。又博采於

人。百無一二遺者焉。若果能是道。能或作行。愈見天下之竹帛。不足書閣下之功德。下或有矣字。天下之金石。不足

頌閣下之形容矣。愈也。布衣之士也。布上或有固字。士下或無也字。生七歲而讀書。十三而能文。二十五而擢第於春官。

以文名於四方。前古之興亡。未嘗不經於心也。當世之得失。未嘗不留於意也。常以天下之安危在邊。或常

作警。故六月于邁。來觀其師。及至此都。徘徊而不能去者。比上或無至字。不上或無而字。能下或有速字。去或作進。不能去或作不敢。遽進。誠悅閣

下之義。願少立於堦墀之際。或作下。望見君子之威儀也。居十日而不敢進者。誠以左右無先為容。進下或有

誠字或在容字下。容下或有也字。或無以左至為容七字。皆非是。懼閣下以衆人視之。則殺身不足以滅恥。徒悔恨於無窮。故先此書序

其所以來之意。閣下其無以為狂。而以禮進退之。幸甚幸甚。愈再拜。先下或有陳字。書下或有陳字。皆非是。來之下或復有之字。其無以或無

其字或無以字。○洪慶善年譜云：公以貞元八年壬申二十五歲中第。十一年乙亥二十八歲上宰相書。求官不得而歸。出潼關作二鳥賦。又據程致道說：既出潼關，因遊鳳翔。上邢君牙書。○今按程說大誤。蓋賦序言五月過潼關，而此書言六月至鳳翔。潼關在長安之東，鳳翔在長安之西，相距六百餘里，豈有五月方東出潼關而六月遠能復西至鳳翔之理。此書決非此年所作，必是八年以後十年以前，嘗至鳳翔而有此書。岐山下等詩也。

爲人求薦書

某聞木在山馬在肆，遇之而不顧者，作過或雖日累千萬人，未爲不材與下乘也。及至匠石過之而不睨，匠

字見伯樂遇之而不顧。伯樂顧馬事然後知其非棟梁之材，超逸之足也。以某在公之字下非一日，而又

辱居姻婭之後，是生于匠石之園，長于伯樂之廐者也。於是而不得知，假有見知者，千萬人亦何足云。無或

有字云下或有耳字或有爾字今幸賴天子每歲詔公卿大夫貢士，若某等，比咸得以薦聞。若下或有千字而無比字或無等字是以冒進

其說以累於執事，亦不自量已。然執事其知某如何哉。昔人有鬻馬不售於市者，知伯樂之善相也，從而

求之，伯樂一顧，價增三倍。某與其事頗相類，是故終始言之耳。某再拜。諸本皆如此，獨闕杭本以其知某

以下四十三字○今按此書本爲人求薦，而杭本曰執事其知某何哉，則似決以其人力不能薦已矣。故諸本或作執事其知某何如哉，語意似協，而亦未有無切必求之意，又無結末收拾之語，故又繼以鬻馬

之說，文意方似粗足，然亦重復無奇文意。首尾不甚通暢，恐尙有脫誤處，更詳之。

應科目時與人書或作與章舍人，卽貞元九年宏詞試也。

月日愈再拜。一云：應博學宏詞前進士韓愈謹再拜上書舍人閣下。天池之濱，大江之濱，扶文曰有怪物焉，蓋非常鱗凡介之品彙

匹儔也。匹或作比。其得水變化風雨上下于天不難也。天下或有地字。其不及水蓋尋常尺寸之閒耳。無高山大陵曠

途絕險爲之關隔也。然其窮涸不能自致乎水爲獷獺之笑者。禮記：獷祭脫選。獷獺：或蓋十八九矣。或無

矣。或作年。方從謝本云：唐舉子禮部及第例須守選。選未滿或就制舉或書判拔萃方獲出仕。此書謂其不及水蓋尋常尺寸之閒是專指宏詞試也。言世之嗤笑者十而八九乃上宰相書所謂得其所者爭笑

之是也。本多作八。如有力者哀其窮而運轉之蓋一舉手一投足之勞也。然是物也負其異於衆也。且曰

爛死於沙泥吾寧樂之若俛首帖耳搖尾而乞憐者非我之志也。是以有力者遇之熟視之若無覩也。其

死其生固不可知也。今又有有力者當其前矣聊試仰首一鳴號焉庸詎知有力者不哀其窮而忘一舉

手一投足之勞而轉之清波乎。而轉或作而輪轉之清波或作轉致之波濤。其哀之命也。其不哀之命也。知其

在命而且鳴號之者亦命也。鳴或作呼。嗚下或有且字。或作而嗚且號。愈今者實有類於是。是以忘其疎愚之罪而有是說焉。閣下其亦憐察

之。

答劉正夫書。正或作岳。此書謂賢尊給事者。劉伯芻也。伯芻三子。寬夫。端夫。巖夫。無名。正夫者。故蜀本刊作岳。豈正夫即岳夫邪。今且從巖。

愈白進士劉君足下。辱賤教以所不及。既荷厚賜且愧其誠然。幸甚幸甚。凡舉進士者於先進之門。或無

何所不往。先進之於後輩苟見其至寧可以不答其意邪。來者則接之舉城士大夫莫不皆然而愈不幸

獨有接後輩名。接後輩下或有之字。名之所存。謗之所歸也。有來問者不敢不以誠答。或問爲文宜何師。必謹對曰

宜師古聖賢人。曰古聖賢人所爲書具存。辭皆不同。宜何師。必謹對曰。師其意。不師其辭。又問曰。文宜易

宜難必謹對曰無難易惟其是爾如是而已

諸本無爾如是字已下有矣字謝校矣作爾或作耳李習之云天下之語文章其愛難者則曰文章宜深而不當易其愛

易者則曰文章宜通不當難此皆偏滯而不流未識文章之所主也書曰朕聖讖說珍行震驚朕師詩曰苑彼柔桑其下侯甸此非易也書曰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詩曰十畝之間兮桑者閑閑兮此非

難也非固開其爲此而禁其爲彼也夫百物朝夕所見者人皆不注視也及觀其異者則共觀而言之夫文

豈異於是乎漢朝人莫不能爲文獨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爲之最然則用功深者其收名也遠若

皆與世沈浮或作浮沈不自樹立雖不爲當時所怪亦必無後世之傳也李習之云義雖深理雖當辭不工者不成文宜不能傳也文理義三者兼

井乃能獨立於一時而不泯滅於後代足下家中百物皆賴而用也然其所珍愛者必非常物夫君子之

能必傳也仲尼曰言之不文傳之不遠於文豈異於是乎今後進之爲文或無進字能深探而力取之以古聖賢人爲法者雖未必皆是若要若有司馬

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之徒出若上或無要字必自於此不自於循常之徒也無自字若聖人之道不用文則已

用則必尙其能者能者非他能自樹立不因循者是也有文字來誰不爲文然其存於今者必其能者也

顧常以此爲說耳顧常或作必當或作顧常愈於足下忝同道而先進者又常從遊於賢尊給事既辱厚賜又安得不

進其所有以爲答也足下以爲何如或作如何愈白

答殷侍御書殷備也或注御字非是公嘗薦備堪任御史大夫太常博士後又有序送其自太常博士遷尙書虞部員外郎兼侍御史副李孝誠使回鶻則知殷侍御爲備無疑序作

於元和十二年此書曰八月益涼則明年八月歟

某月日愈頓首辱賜書周覽累日竦然增敬蹙然汗出以慙愈於進士中粗爲知讀經書者一來應舉事

隨日生雖欲加功竟無其暇遊從之類相熟相同不教不學悶然不見己缺日失月亡以至於老月或所

謂無以自別於常人者每逢學士真儒歎息踟躇上子六反下資昔反愧生於中顏變於外不復自比於人句前者

蒙示新注公羊春秋前者或作前非是又聞口授指略私心喜幸恨遭逢之晚願盡傳其學職事羈纏未得繼請

怠惰因循不能自彊此宜在擯而不教者今反謂少知根本其辭章近古可令敍所注書惠出非望承命

反側善誘不倦斯為多方敢不喻所指八月益涼時得休假或作暇儻矜其拘綴不得走請務道之傳而賜

辱臨執經座下獲卒所聞是為大幸况近世公羊學幾絕何氏注外不見他書後漢何休作春秋公羊解詁聖經賢傳

屏而不省要妙之義無自而尋非先生好之樂之味於衆人之所不味務張而明之其孰能勤勤綣綣若

此之至總總或作拳拳固鄙心之所最急者如遂蒙開釋章分句斷其心曉然直使序所注挂名經端自託不腐

其又奚辭或作詞將惟先生所以命愈再拜

答陳商書公為國子先生時商未第以文求益而答之也商後元和九年進士第唐志有商集十七卷

愈白辱惠書語高而旨深三四讀尚不能通曉茫然增愧赧又不以其淺弊無過人知識且喻以所守幸

甚知或作智愈敢不吐情實然自識其不足補吾子所須也齊王好竽有求仕於齊者操瑟而往或無立

王之門三年不得入叱曰吾瑟鼓之能使鬼神上下吾鼓瑟合軒轅氏之律呂諸本皆如此方獨從闕杭本以律呂二字為宮字云

國語琴瑟尚宮鐘尚羽重者從細輕者從大○今按方氏所引國語是也然凡作樂者八音並奏而其音之中大者為宮細者為羽莫不皆有五聲之序又以六律六呂節之然後聲之大綱得其次第而不差

書所謂聲依永律和聲而八音克諧是也。其曰琴瑟尚宮者，非謂琴瑟只有宮聲也。但以絲聲太細，恐其掩於衆樂，而不可聽，故大其器，使其聲重大，而與衆樂相稱耳。其中固自有五聲，而聲必中律呂也。方意似以琴瑟專爲宮聲，而不用它律。客罵之曰：王好竽，而子鼓瑟。雖工，如王不好何？瑟字句絕。諸本如此。方呂者，故特取此誤本耳。今從諸本。客罵之曰：王好竽，而子鼓瑟。雖工，如王不好何？獨以鼓爲瑟，而爲句絕。其下瑟字，乃屬下句。曾本上，是所謂工於瑟而不工於求齊也。求齊，或作竽，或今舉進士於此世，求祿利亦作瑟，而下作之，皆非是。行道於此世，求上或有也。字道而爲文，必使一人不好，得無與操瑟立齊門者比歟？文雖工，不利於求。雖或有作誠字，或求不得，則怒且怨，不知君子必爾爲不也。故區區之心，每有來訪者，皆有意於不肖者也。略不辭讓，遂盡言之。無之字，惟吾子諒察愈白。

與孟尚書書

孟下一有簡字。孟簡字幾道，德州平昌人。最嗜佛，嘗與劉伯芻歸，登蕭儂譯次梵言者。公元和十四年，以言佛骨貶潮州。與潮僧大顛遊，人遂云奉佛氏。其冬移袁州。明年簡移書言及之。

年簡移書言及之。公作此書答之。

愈白：行官自南迴過吉州。

元和十五年貶太子賓客分司孟簡吉州司馬。

得吾兄二十四日手書數番，忻悚兼至。未審入秋來眠

食何似，伏惟萬福。來示云：有人傳愈近少信奉釋氏，此傳之者妄也。或無吉州二字。下云被吾兄二十四

來示三十八字，但云蒙惠書。○今按開杭乃節本。諸潮州時。元和十四年正月。有一老僧號大顛，頗聰明識

道理，遠地無可與語者。無下或有者字。故自山召至州郭，留十數日，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爲事物侵亂。

司馬溫公書心經後曰：世稱韓文公不喜佛，嘗排之，予觀其與孟尚書論大顛云：能以理自勝，不爲事物侵亂，乃知公於書無所不觀。蓋嘗偏觀佛書，取其精粹，而排其糟粕耳。不然，何以知不爲事物侵亂爲學

佛者所先耶。與之語，雖不盡解，要自胸中無滯礙，以爲難得。因與來往，蜀本刪胸中無滯礙五字，自又或作且。

○今按此書稱許大顛之語多爲後人妄意隱避刪節太過故多脫落失其正意如上兩條猶無大利害若此語中刪去五字則要自以爲難得一句不復成文理矣蓋韓公之學見於原道者雖有以識夫大用之流行而於本然之全體則疑其有所未睹且於日用之間亦未見其有以存養省察而體之於身也是以雖其所以自任者不爲不重而其平生用力深處終不離乎文字言語之工至其好樂之私則又未能卓然有以自拔於流俗所與遊者不過一時之文士其於儻道則亦僅得毛干暢觀靈惠之流耳是身心內外所立所資不越乎此亦何所據以爲息邪距詖之本而充其所以自任之心乎是以一旦放逐憊悼亡聊之中無復平日飲博過從之樂方且鬱鬱不能自遣而卒然見夫濤海之濱異端之學乃有能以義理良勝不爲事物侵亂之人與之語雖不盡解亦豈不足以蕩滌情累而暫空其滯礙之懷乎然則凡此稱譽之言自不必諱而於公所謂不求其福不長其禍不學其道者初亦不相妨也雖然使公於此能因彼御稗之有秋而悟我黍稷之未熟一旦驟然反求諸身以盡聖賢之蘊則所謂以理自勝不爲外物侵亂者將無復羨於彼而吾之所以自及祭神至海上遂造其廬及來袁州留衣服爲別乃人之情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益也孔子云丘之禱久矣凡君子行己立身自有法度聖賢事業具在方冊可效可師仰不愧天俯不愧人內不愧心積善積惡殃慶自各以其類至慶下或無自字何有去聖人之道捨先王之法而從夷狄之教以求福利也詩不云乎愷悌君子求福不回見詩早傳又曰不爲威惕不爲利疚見左氏昭公二十年假如釋氏能與人爲禍崇或作福非守道君子之所懼也况萬萬無此理且彼佛者果何人哉其行事類君子邪小人邪若君子也必不妄加禍於守道之人如小人也其身已死其鬼不靈天地神祇昭布森列非可誣也布森或作森布○今按公進平淮西碑狀亦有森列字可考又肯令其鬼行胸臆作威福於其閒哉進退無所據而信奉之亦且惑矣或作非大惑歟且愈不助釋氏而排之者其亦有說孟子云子下或有字今天下不之楊則之墨楊墨交亂而聖賢之道不明或覆出聖賢之道不明六字則三綱淪而九法斲都故切禮樂崩而夷狄橫戶孟切幾何其不爲禽獸也故

曰能言拒楊墨者皆聖人之徒也。揚子雲云。或作曰。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闕之，廓如也。夫楊墨行，正道

廢，且將數百年，以至於秦，卒滅先王之法，燒除其經。至或作峽，非是其經，或作經書，或下有書字。坑殺學士，天下遂大亂。及秦

滅漢，與且百年，尙未知脩明先王之道。其后始除挾書之律，稍求亡書，招學士，經雖少得，尙皆殘缺，十亡

二三。尙皆或無尙，或作皆尙。故學士多老死，新者不見全經，不能盡知先王之事，各以所見爲守，分離乖隔，不合不

公。二帝三王羣聖人之道，於是大壞。後之學者無所尋逐，以至於今泯泯也。其禍出於楊墨肆行而莫之

禁，故也。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學者尙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

已。崇，方作貴，上又有知字。○今按宗上已有知字，王上又有貴字，不應復出，方本非是。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

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尙無孟氏。向或作荀。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離矣。後漢南蠻傳：衣裳班闌，○侏音朱。故愈嘗推尊孟

氏，以爲功不在禹下者，爲此也。蘇試曰：孟子曰：禹抑洪水，孔子作春秋，而予距楊墨，蓋以是配禹也。自春

學遂行，秦以是喪，至於勝廣，獨項之禍，天下蕭然，洪水之患，蓋不至此也。漢氏已來，或無氏字。羣儒區區修補

使楊墨得志於天下，其禍豈減於申韓哉。由此言之，雖以孟子配禹可也。漢氏已來，或無氏字。羣儒區區修補

百孔子瘡，隨亂隨失，其危如一髮引千鈞，繇繇延延，寢以微滅。於是時也，而唱釋老於其間，鼓天下之衆

而從之，嗚呼，其亦不仁甚矣。甚或作耳。釋老之害，過於楊墨。韓愈之賢，不及孟子。木鳳鄭少微曰：孟韓之功，其

子於楊墨，方其始也，禽獸視之，而愈則曰：火其書，廬其居，人其人，一旦逃而歸也。孟子受之而已矣。而愈

則序文暢詩墨觀，此其同者二也。孟子曰：堯舜不徇愛，愈親賢也。愈則曰：一視而同仁。孟子言必稱堯舜，

愈則曰：王易王，霸易霸也。孟子曰：性本善也，而愈品爲三。孟子曰：墨亂孔也，而愈合爲一。孟子藐大人，孟

子不能救之於未亡之前。而韓愈乃欲全之於已壞之後。嗚呼。其亦不量其力。且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雖然。使其道由愈而相傳。而或雖滅死萬萬無恨。天地鬼神臨之在上。質之在傍。又安得因一摧折。自毀其道。以從於邪也。籍湜輩雖屢指教。不知果能不叛去否。辱吾兄眷厚。而不獲承命。惟增慙懼。死罪死罪。愈再拜。鄧瑀曰。韓愈始論佛骨。似有闕邪說距詖行之意。斥守潮陽。與大顛往來海濱。及得孟簡書。文過飾非。至今往往傳其真。與大顛對釋氏之徒。撰大顛之辭。以非之。誠自取也。交可不擇哉。

答呂鑿山人書

愈白。惠書責以不能如信陵執轡者。史記魏公子無忌。昭王少子。安釐王異母弟也。安釐王即位。封公子。侯生攝弊衣冠直上。載公子上坐。欲以觀公子。公子執轡愈恭。○信音申。夫信陵戰國公子。欲以取士聲勢。傾天下而然耳。如僕者。僕下或無者字。自度若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以吾子始自山出。有朴茂之美。意恐未龔磨以世事。又自周後文弊。白子為書。各自名家。或無書各自名四字。非是。亂聖人之宗。後生習傳。雜而不貫。或作實。故設問以觀吾子。其已成熟乎。將以為友也。其未成熟乎。或作邪。將以講去其非而趨是耳。趨下或有其字。不如六國公子有市於道者也。方今天下入仕。惟以進士明經。及卿大夫之世耳。其人率皆習熟時俗。工於語言。識形勢。善候人主意。方從閣本。意今在。謂意之所嚮也。左氏晉君少安不在諸侯。趙穿有寵而弱不在軍事。漢書王莽意不在哀。義祖此也。○今按。但如諸本語意已足。不假在字為奇也。政使能奇。亦復幾何而已。不勝其贅矣。此近世所謂古文者之弊。而謂韓公為之哉。恐閣本初亦失誤。而方乃曲為之說。以誤後人。故不可以不辨。或者又疑在亦草書者字之誤。更詳之。故天下靡靡。日入於衰壞。恐不復振起。

務欲進足下趨死不顧利害去就之人於朝以爭救之耳非謂當今公卿閒無足下輩文學知識也不得以信陵比然足下衣破衣繫麻鞋破上或無衣字率然叩吾門吾待足下雖未盡賓主之道不可謂無意者也下或有字足下行天下得此於人蓋寡乃遂能責不足於我此真僕所汲汲求者議雖未中節其不肯阿曲以事人者灼灼明矣阿曲或無曲字或作効俗或阿上仍有効字或作効阿俗方將坐足下三浴而三熏之聽僕之所為少安無躁愈頓首

答渝州李使君書或注方古二字方古貞元十二年進士書所言河南事迹或以公嘗為河南令疑其指此然觀書意當是李使君以河南事迹囑公有言於朝也

乖隔年多不獲數附書下或有狀字慕仰風味未嘗敢忘使至連辱兩書連辱或作辱連紙告以恩情迫切不自聊賴

重序河南事跡本末文字稠密典實可尋而推究之明萬萬無一可疑者河南謂房式也式為河南尹其本也謚曰傾式始刺蜀州劉闢

作難墨牒首曰闢副曰式參謀曰符載意使君欲辨河南之事跡者此耳欽想所為欽上或有重字益深勤企豈以愈為粗有知識可語以心而告之急哉是比數愈於人而收之於下或有古字何幸之大也愈雖無節概知感激知上疑脫一字若使在形勢親狎於要路

有言可信之望雖百悔吝不敢默默信或作伸或云信音伸之下或無望字敢下或無復出默字○今按其義通矣今既無由緣進言言之恐益累高明是以負所期待竊竊轉語於人不見成效此愈之罪也然

更詳之不敢去心期之無已或去心或作忘去其心以報見待惟且遲之勿遽捐罷幸甚捐或作止○今按捐罷字俗體不甚作文莊子云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若命者聖也傳曰君子俟命然無所補益進其厭飫者祇

狀故其詞亦用

增愧耳。良務寬大。愈再拜。

答元侍御書

公拜比部郎中史館修撰。元稹以書言甄濟父子事。丐公筆之於史。公以此答之。此書蓋元和九年在史館時作。

九月五日。愈頓首。微之足下。前歲辱書論甄逢。父濟。音甄識安祿山必反。卽詐爲暗棄去。或祿山反。有

名號。又逼致之。濟死。執不起。卒不汙祿山父子事。又論逢知讀書。刻身立行。勤己取足。不干州縣。斥其餘。

以救人之急。足下繇是與之交。欲令逢父子名迹存諸史氏。或作事。非是。足下以抗直喜立事。抗或作伉。斥不得立

朝。失所不自悔。元和五年。稹以監察御史分司東都。執政以其年少。務作威福。貶江陵府士曹。喜事益堅。微之乎。子真安而樂之者。謹詳足下所

論載。校之史法。若濟者。固當得附書。附字疑衍。蓋濟自合立傳。不應言附書也。今逢又能行身。幸於方州大臣。以標白其先人

事。白或作日。載之天下耳目。微之天子。追爵其父第四品。赫然驚人。逢與其父。俱當得書矣。濟逢父子。自吾人

發春秋美君子樂道人之善。夫苟能樂道人之善。則天下皆去惡爲善。善人得其所。其功實大。足下與濟

父子。俱宜牽聯得書。足下勉逢。令終始其躬。而足下年尙彊。嗣德有繼。將大書特書。屢書不一書而已也。

愈旣承命。又執筆以埃。愈再拜。

韓昌黎集

卷十九

書序

與鄭相公書

時鄭餘慶以節鎮與元孟東野慕諱云與元尹以幣如孟氏聘且來商家事即此書致謝之意諱云元和九年八月丁亥孟氏卒善必是時也

再奉示闈皆緣孟家事

元和九年三月以鄭餘慶為與元尹餘慶辟孟郊參謀郊挈其妻行至闈鄉暴卒

辭旨惻惻憂慮深遠竊有以見大人君子篤於仁愛終始不倦伏讀感歎

音希不知所喻舊與孟往還數人昨已共致百千已來尋已至東都計供

葬事外尚有餘資今裴押衙所送二百七十千足以益業為遺孀永久之賴東野無子孟氏兄弟鄭二弟

在江東未至先與相識亦甚循善所慮才幹不足任事鄭氏兄弟東野之妻兄弟惟最小者在東都固如所示不

可依仗孟之深友太子舍人樊宗師孟下或有氏字比持服在東都今已外除經營孟家事不啻如己前後人所

與及裴押衙所送錢物並委樊舍人主之營致生業必能不失利宜候孟氏兄弟到分付成事庶可靜守

無大闕敗伏惟不至遠憂續具一一諮報不宣諮或作咨愈再拜

與袁相公書

滋字德深蔡州朗山人時為山南東道節度使帶平章事故云相公也公前書薦樊於鄭此又薦於袁後又以狀薦于朝皆見集中

伏聞賓位尚有闕員幸蒙不以常輩知遇恆不自知愚且賤思有論薦竊見朝議郎前太子舍人樊宗師

誠怯弱。不適於用。聽於下風。竊自增氣。誇於中朝。稠人廣衆。會集之中。或無會集二字。所以羞武夫之顏。令議者知將國兵而爲人之司命者。不在彼而在此也。而在或無而字。臨敵重慎。誠輕出入。良食自愛。以副見慕之徒之心。食或作用。非是。或無之徒二字。又無下之字。而果爲國立大功也。幸甚幸甚。不宜愈再拜。

又一首

愈愚不能量事勢。可否比常念。淮右以靡弊困頓。三州之地。彰義節度使管申光蔡三州。蚊蚋蟻蟲之聚。感兇豎賔滯

飲食之惠。兇豎。吳元濟也。提童子之手。坐之堂上。奉以爲帥。出死力以抗逆。明詔戰天下之兵。乘機逐利。四出侵

暴屠燒縣邑。賊殺不辜。環其地數千里。莫不被其毒。洛汝襄荆許潁淮江爲之騷然。丞相公卿士大夫勞

於圖議。圖或作國。非是。握兵之將。熊羆驅虎之士。羆。獸名。說文。羆。獾似狸者。櫛俱切。畏懦蹶躄。足迫也。上子六切。下所六切。莫肯杖戈爲士卒

前行者。獨閣下奮然。率先揚兵界上。奮上或能字。將二州之守。親出入行閒。與士卒均辛苦。生其氣勢。見將軍

之鋒穎。凜然有向敵之意。用儒雅文字章句之業。取先天下。武夫關其口而奪之氣。關一作閉。愚初聞時。方食

不覺棄匕箸起立。豈以爲閣下真能引孤軍單進。與死寇角逐。真或作直。非是。或無單字。爭一旦僥倖之利哉。就令如

是。亦不足貴。其所以服人心。在行事適機宜。而風采可畏愛故也。是以前狀輒述鄙誠。眷惠手翰。還答益

增欣悚。惠下或有賜字。益一作伏。夫一衆人心力耳目。使所至如時雨。三代用師。不出是道。閣下果能充其言。繼之以

無倦得形便之地。甲兵足用。雖國家故所失地。旬歲可坐而得。歲或作月。又作序。况此小寇。安足置齒牙閒。勉而

卒之以俟其至幸甚諸本幸甚下夫遠徵軍士行者有羈旅離別之思居者有怨曠騷動之憂本軍有

饋餉煩費之難地主多姑息形迹之患急之則怨緩之則不用命浮寄孤懸形勢銷弱又與賊不相諳委

臨敵恐駭難以有功若召募土人召或必得豪勇與賊相熟知其氣力所極無望風之驚愛護鄉里勇於

自戰徵兵滿萬不如召募數千公此議詳見論閣下以為何如儻可上聞行之否一作計已與裴中丞相

見行營事宜不惜時賜示及裴中丞即度也時憲宗遣度幸甚不宣愈再拜

答魏博田僕射書田弘正始名興先是田季安為魏博節度使元和七年季安卒其子懷諫自立

朝憲宗嘉之詔檢校工部尚書充魏博節度使且賜今名八年十一月公以比部郎中史館修撰為作先廟碑九年弘正拜檢校尚書右僕射其年公以考功郎中知制誥故曰蒙恩改職事也

季冬極寒伏惟僕射尊體動止萬福即日愈蒙免蒙恩改職事不任感懼諸本無蒙免二字今從閣本

免也連上文為句蒙恩者蒙上之恩而改職事也連下文為句使至奉十一月十二日示問欣慰殊深贊善十一郎行弘正子布肇已附

狀已下一伏計尋上達愈雖未獲拜識嘗承僕射眷私猥辱薦聞待之上介事雖不允受賜實多頃者又

蒙不以文字鄙薄令譖廟碑見遇殊常荷德尤切安有書問稍簡遂敢自疎比所與楊書記書蓋緣久闕

附狀求因閒粗述下情或無求字閒或作閑○今按此謂忽奉累紙示問辭意重疊捧讀再三但增慙悚

僕射公忠賢德為內外所宗位望益尊謙巽滋甚謬承知遇欣荷實深伏望照察限以官守拜奉未由無

任馳戀謹因使迴奉狀不宜謹狀。

與華州李尚書書

呂本注絳字以史考之絳以元和十年二月出刺華州又公與絳同年故曰久故蜀本注實字非是

比來不審尊體動止何似。又比或作夜乍離闕庭伏計倍增戀慕愈於久故游從之中伏蒙恩獎知待。或無伏字

最深最厚無有比者。作倫或作倫懦弱昏塞不能奮勵出奇少答所遇拜辭之後竊念旬朔不即獲侍言笑東望

殞涕有兒女子之感。或無子字史記非兒女子所獨宿直舍。公時以考功郎中知制誥無可告語展轉歔歔不能自禁

華州雖實百郡之首重於藩維然閣下居之則為失所愚以為苟慮有所及宜密以上聞不宜以疎外自

待。無下或無宜字接過客俗子絕口不挂時事務為崇深以拒止嫉妬之口親近藥物方書動作步趨以致和宜

滯為國自愛副鄙陋拳拳之心幸甚幸甚謹奉狀不宜愈再拜。

京尹不臺參答友人書。或作與友人論京尹不臺參書長慶三年六月以公為京兆尹兼御史大

則分路而行以土主多逐捕不欲稽留然非唐制也順宗實錄云故事御史中丞與洛陽令相遇

避尹尙避御史豈有不臺參之理當時赦放臺參後不為例則知故事須臺參也又曰時宰相

惡御史中丞李紳欲逐之特詔公不臺參以激紳紳果劾奏公公以詔自解文刺紛然宰相以

臺府不協遂罷公為兵部侍郎而出紳為江西觀察使紳朝辭泣訴穆宗遂留紳為兵部侍郎

公復為吏部按貞元十八年公為四門博士時薦紳十人於陸儔李紳在焉紳味其平昔之薦

而劾公公既不許而世亦未有辨之者又謂公蹙紳以附逢吉獨王黃州答丁晉公書以謂曲

在紳蓋公論也

所示情眷之至不勝悚荷臺參實奏云容桂觀察使帶中丞尚不臺參。或無使字京尹郡國之首所管神州亦

縣官帶大夫豈得却不如事須臺參聖恩以為然便令宣與李紳不用臺參亦是何典故亦令尙與中丞分道而行何况京尹方云呂丞相本改定亦是以下十九字綴於事須臺參之下仍於却不如下添中丞二字慶善云今本顛倒不可讀當從唐本不知洪所謂唐本者何本也聞杭蜀本只同今文姑以闕疑可也一日不用臺參已下當再出臺參二字義亦自通人見近事習耳目所熟人上或稍殊異即怪之其於道理有何所傷聖君使行即是故事自古豈有定制也停推巡緣府中褊迫是實若別差人即是妄說豈有此事小人言不可信類如此亦在大賢斟酌而斷之流言止於智者正謂此耳客多自修報狀不得或作不及自修報或作不及修報狀伏惟照察照方作昭○今按唐人

送陸欽州詩序陸修也或無詩字或作送陸員外出刺

貞元十八年二月十八日祠部員外郎陸君出刺欽州朝廷夙夜之賢都邑游居之良居一作從齋咨涕洟咸以為不當去欽大州也刺史尊官也由郎官而往者前後相望也當今賦出於天下江南居十九宣使之所察欽為富州宰臣之所薦聞天子之所選用其不輕而重也較然矣如是而齋咨涕洟以為不當去者陸君之道行乎朝廷則天下望其賜刺一州則專而不能咸或作或而屬下句方從閣本作咸而屬上句○今按莊子有周徧咸之語方本得之先一州而後天下豈吾君與吾相之心哉先上諸本有謂字方從閣本云杭本訛咸作或然尙無謂字蜀本始作或為今本易為作謂訛轉甚也於是昌黎韓愈道願留者之心而泄其思作詩曰

我衣之華兮我佩之光華一作美陸君之去兮誰與翱翔諸本如此方從閣杭本光翔下皆有兮字去下無兮字○今按古詩賦有句句用韻及語助者贊歌是也

有隔句用韻歟。而兮在上句之末，韻在下句之末者，騷經是也。有隔句用韻，而上句不韻，下句押韻，有兮者，橋頌之類是也。今此詩方本若用賡歌之例，則華光有兮，而不韻，其去字一句，又并無也。若用騷經之例，則光翔當用韻，而不當有兮。華雖可以有兮，而去復不可以無兮也。若用橋頌之例，則下三句爲合，而首句不當有兮也。韓公深於騷者，不應如此。蓋方所從之本失之也。今定從諸本，以騷經及賈誼用屈首章爲例，若欲以橋頌爲例，則止去方本首句一兮字，尤爲簡便，但無此本，不敢以意創耳。

歌于遠道無疾其驅天子有詔

送孟東野序據集貞元十九年與陳給事書云送孟郊序一首生紙寫不加裝飾此序呂汲公以爲是年作序云東野之役於江南也。有者不釋然者時東野爲深陽尉云。

歛此大惠兮施于一州。今其去矣胡不爲留。我作此詩

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草木之無聲，風撓之鳴，水之無聲，風蕩之鳴，其躍也或激之，其趨也或梗之，其沸

也或炙之，金石之無聲，或擊之鳴，人之於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懷，凡出

乎口而爲聲者，其皆有弗平者乎。爲一作有。樂也者，鬱於中而泄於外者也，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金石絲竹

匏土革木八者，物之善鳴者也，維天之於時也亦然，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是故以鳥鳴春，鳥下闕本有獸字，非是。

以雷鳴夏，以蟲鳴秋，以風鳴冬，四時之相推斂，斂古奪字，或作奪。其必有不得其平者乎。其於人也亦然，人聲之

精者爲言，文辭之於言，又其精也。方从闕杭蜀本去又字，而取下。尤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按上文已再

者而假之鳴矣，則此又言人聲之精者爲言，而文調又其精者，故尤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又字尤字，正是關鍵，血脈首尾相應處，方以三本之誤遂去又字，而以尤字屬上句，不唯此句不成文理，又使此篇語

無次第，其誤尤甚，今悉正之。其在唐虞，咎陶禹，其善鳴者也，而假以鳴，在下或有於字，夔弗能以文辭鳴，弗或作不，又

自假於韶以鳴，夏之時，五子以其歌鳴，伊尹鳴殷，周公鳴周，凡載於詩書六藝，皆鳴之善者也，周之衰，孔

子之徒鳴之。其聲大而遠。傳曰：天將以夫子為木鐸。其弗信矣乎？其末也。莊周以其荒唐之辭鳴。辭或作說。下或

有於楚二字。莊子蒙人蒙梁地也。且辭楚威王之聘。未嘗仕於楚也。楚大國也。其亡也。以屈原鳴。臧孫辰。孟軻。荀卿。以道鳴者也。楊朱。墨翟。

管夷吾。晏嬰。老聃。申不害。韓非。胥到。胥到在申韓前。申韓稱之。有書四十六篇。古慎字。田駢。鄒衍。尸佼。孫武。張儀。蘇秦之屬。皆以

其術鳴。秦之興。李斯鳴之。漢之時。司馬遷。相如。揚雄。最其善鳴者也。其下魏晉氏。鳴者不及於古。然亦未

嘗絕也。其下方無其字。然亦未嘗絕也。諸本皆有此句。方從閣本刪去。○今按有此一句。文意乃足。閣本脫也。就其善者。其聲清以浮。其節數以急。其辭淫

以哀。其志弛以肆。善下或有鳴字。浮。方從諸本作淳。唯蜀本及文苑作浮。○今按此數句。皆言魏晉以下文章之病。不應用淳字以美之。諸本皆誤。○數以急。弛以肆。二句。諸本皆如此。方從謝

本刪去。二以字。○今按自其聲至此四句。當為一列。其第二第四句。古本偶皆脫一字。而方必從之。遂使句之短長參差不齊。而不可讀。正與上李巽書相似。其意以為必如是。然後為古。而不知所謂古者不在

是也。其為言也。亂雜而無章。將天醜其德。莫之顧邪。何為乎不鳴其善鳴者也。諸本如此。方從閣本以亂為詞。又從閣本刪去。將天以

下十九字。○今按方本極無理。蓋因亂而誤為辭。又因辭而轉作詞耳。今當改調為亂。又補十九字。文意乃足。唐之有天下。陳子昂。蘇源明。元結。李白。杜甫。李觀。

皆以其所能鳴。其存而在下者。孟郊。東野。始以其詩鳴。其高出魏晉。不懈而及於古。其他浸淫乎漢氏矣。

魏晉方作晉魏。或無古字。氏矣。方從閣本無此二字。皆非是。從吾遊者。李翱。張籍。其尤也。三子者之鳴。信善矣。或無信字。或作善鳴。皆

仁也。信善哉。公雖未必用此語。然亦偶合也。抑不知天將和其聲。而使鳴國家之盛邪。抑將窮餓其身。思愁其心腸。而使自鳴

其不幸邪。三子者之命。則懸乎天矣。閣本蜀苑則下有有字。非是。若果有有字。更詳之。其在上也。奚以喜。其在下也。奚以

悲。東野之役於江南也。有若不釋然者。故吾道其命於天者。以解之。釋或作憚。然者或作釋。猶開釋也。○按嘉

不憚。或作憚。然者或作釋。猶開釋也。○按嘉

或本皆誤也。以解或無以字。非是。

送許郢州序

或作送許使君刺郢州序。仍注仲輿二字。或作志雍。樊云志雍字陸。許氏貞元九年進士。時于頔節制山南東道。郢於山南為屬邑。是時頔斂民方急。公因志雍之行。序

以規之。公貞元十八年上于頔書。故云。愈嘗以書自通於于公。頔此序十九年作也。

愈嘗以書自通於于公。累數百言。公下或有頔字。其大要言先達之士得人而託之。

要下或有也字。則道德彰而名問流。

問或作聞。後進之士得人而託之。則事業顯而爵位通。下有矜乎能。上有矜乎位。雖恆相求而喜不相遇。諸本無喜

字。方从闕統。蜀苑得之。于公不以其言為不可。復書曰。足下之言是也。于公身居方伯之尊。蓄不世之材。世下或有出羣字。

而能與卑鄙庸陋相應答如影響。是非忠乎君而樂乎善。以國家之務為己任者乎。愈雖不敢私其大恩。

抑不可不謂之知己。恆矜而誦之情已至。而事不從。事不從。謂不能卒言之也。小人之所以不為也。故於使君之行。道刺

史之事。以為于公贈。凡天下之事。成於自同。而敗於自異。為刺史者。恆私於其民。不以實應乎府。謂觀察府為

觀察使者。恆急於其賦。不以情信乎州。繇是刺史不安其官。繇一作縣。觀察使不得其政。財已竭而斂不休。人

已窮而賦愈急。賦或作怒。非是。其不去為盜也亦幸矣。誠使刺史不私於其民。觀察使不急於其賦。或無下其字。刺史

曰。吾州之民。天下之民也。惠不可以獨厚。觀察使亦曰。某州之民。天下之民也。斂不可以獨急。或無以字。如是

而政不均。令不行者。未之有也。其前之言者。于公既已信而行之矣。前下或無之字。非是。既一作計。今之言者。其有不信

乎。縣之於州。猶州之於府也。有以事乎上。有以臨乎下。同則成異。則敗者。皆然也。非使君之賢。其誰能信

之信或作愈於使君非燕游一朝之好也故其贈行不以頌而以規

送竇從事序寶平貞元五年登進士第

踰甌閩而南皆百越之地甌或作越於天文其次星紀其星牽牛連山隔其陰鉅

海敵其陽敵一作敵氣上蒸也方從閣苑作敵云敵橫也謂鉅海敵蕩其南也○今按敵微扣也字書

殊不可曉作敵亦非是但當作敵乃當抵對擇之意與上句隔字正相對也是維島居卉服之民風氣之

殊著自古昔以見其風氣之惡自是兩事故下文云民俗既遷風氣亦隨也閣蜀皆誤古或作在非是

唐之有天下號令之所加無異於遠近民俗既遷風氣亦隨雪霜時降癘疫不興疫或灑海之饒固加於

初或云灑灑也灑文無灑字漢志灑南山又是以人之之南海者若東西州焉之諸本無灑出之字方

如皇帝臨天下二十有二年臨下或詔工部侍郎趙植為廣州刺史貞元十七年以工部侍郎

民署從事扶風寶平平扶風人以文辭進於其行也其族人殿中侍御史牟牟字貽周為東

之能文者二十有八人賦詩以贈之於是昌黎韓愈嘉趙南海之能得人壯從事之答於知我不憚行之

遠也我或作已行之遠文苑如此諸本之或作又樂貽周之愛其族叔父貽上或有能合文辭以寵榮之

作送竇從事少府平序

上巳日燕太學聽彈琴詩序鄭國之俗三月上巳於溱洧水上執蘭招魂自魏以後但用三日不用上巳時公為四門博士作此序

與衆樂之之謂樂。樂而不失其正。一作又樂之尤也。尤一作光。四方無鬪爭金革之聲。京師之人既庶且豐。天子念致理之艱難。樂居安之閑暇。肇置三令節。舊史云。貞元四年九月。詔正月晦日。三月三日。九月九日。二月一日。爲中和節。代正月晦日。備三令節。數此序在貞元壬午。詔公卿羣有司。至于其日。率厥官屬。無

癸未間。公爲四門博士。其云肇置三令節。蓋謂德宗朝始置耳。

屬飲酒以樂。所以同其休宜。其和感其心。成其文者也。三月初吉。實惟其時。司業武公。下或有少於是總

太學儒官三十有六人。列燕于祭酒之堂。罇俎既陳。肴羞惟時。醴罍序行。一作獻酬有容。歌風雅之古辭。

斥夷狄之新聲。褒衣危冠。與與如也。與與或作愉愉。从杭蜀本云。詩我黍與與。淮南子善。有儒一生。或作

儒。魁然其形。抱琴而來。歷階以昇。以或坐于罇俎之南。鼓有虞氏之南風。見家賡之以文王宣父之操。見

記孔子學琴於師襄事。優游夷愉。廣厚高明。追三代之遺音。想舞雩之詠歎。及暮而退。皆充然若有得也。有所下或武

公於是作歌詩以美之。命屬官咸作之。命四門博士昌黎韓愈序之。

送齊暉下第序。暉或作暉。考唐宰相世系表。當作暉。序云。齊生之兄。爲時名相。出藩于鎮。謂齊映也。以世系考之。映兄弟六人。昭。映。暉。照。煦。無有暉者。豈暉後改名暉。或煦耶。諸

本或作齊暉。或作齊暉。按登科記。映大曆五年。昭貞元十五年。暉十一年。煦元和二年。燿登進士第。而暉亡焉。

古之所謂公無私者。其取捨進退。無擇於親疎遠邇。惟其宜可焉。其下之視上也。亦惟視其舉黜之當否。

不以親疎遠邇疑乎其上之人。下或有也字。或無之故上之人行志擇誼。或無故坦乎其無憂於下也。下

之人尅己慎行。確乎其無惑於上也。是故爲君不勞。而爲臣甚易。見一善焉。可得詳而舉也。見一不善焉。

韓昌黎集 五書序

可得明而去也。閣杭蜀苑無及道之衰，上下交疑，於是乎舉讎舉子之事，載之傳中，而稱美之，而謂之忠。

或無下而字。見左氏襄公三年。晉祁奚請老，舉讎舉子事。見一善焉，若親與邇，不敢舉也。或無見一不善焉，若疏與遠，不敢去也。衆之

所同好焉，矯而黜之，乃公也。衆之所同惡焉，衆下或皆激而舉之，乃忠也。於是乎有違心之行，有怫志之

言，有內媿之名。若然者，俗所謂良有司也。然或膚受之訴，不行於君，巧言之誣，不起於人矣。烏虜，今之君

天下者，不亦勞乎？爲有司者，不亦難乎？爲人嚮道者，不亦勤乎？烏虜猶嗚呼也。古文於乎，烏虜嗚呼，皆一

嚮道諸本皆同。但嚮或作鄉。闕苑以人爲仁，殊無文理。蓋所謂人者，指應舉者而言。爲之作嚮道者，謂指

引其道路所嚮，如公之於侯喜侯雲長之徒是已。其作鄉者，亦音向。與兵書所謂以鄉人爲導者，音義皆

不同也。是故端居而念焉，非君人者之過也。則曰有司焉，則非有司之過也。則曰今舉天下人焉，則非今舉

天下人之過也。蓋其漸有因，其本有根，生於私其親，其下或成於私其身，以己之不直，而謂人皆然，其植

之也固久，其除之也實難。非百年必世不可得而化也，非知命不惑不可得而改也，已矣乎！其終能復古

乎？若高陽齊生者，其起予者乎？齊生之兄，之兄或爲時名相，出藩于南，于下杭苑有鎮字。闕本無。○今按

是時洪州只爲江西觀察使。至咸朝之碩臣，皆其舊交。齊生舉進士，有司用是連枉齊生，齊生不以云，乃

曰：我之未至也，有司其枉我哉！其枉或作豈枉我將利吾器而俟其時耳，抱負其業，東歸於家，吾觀於人

有不得志，則非其上者衆矣，亦莫計其身之短長也。若齊生者，既至矣，一云既屈矣。一作既不得志矣。○

我未也。則此而曰我未也，不以閱於有司，其不亦鮮乎哉？未下或吾用是知齊生後日誠良有司也，能復

古者也。公無私者也。知命不惑者也。

送陳密序

太學生陳密請於余曰：密承訓於先生，今將歸覲其親，不得朝夕見。願先生賜之言，密將以為戒。觀或作拜密

來太學舉明經，累年不獲選。經下或有者字是弗利於是科也。今將易其業，而三禮是習。唐制取士有明經科而明經之

別有五經有三經有二經有三禮有三願先生之張之也。密將以為鄉榮。或無以字余媿乎其言，遺之言曰：子

之業信習矣。其容信合於禮矣。其下或有儀字非是抑吾所見者外也。夫外不足以信內，子誦其文，則思其義，習其

儀，則行其道，則將謂子君子也。爵祿之來也，不可辭矣。科寧有利不利邪？誦其習其或並無其字

送李愿歸盤谷序此序貞元十七年作，公年纔三十四耳。東坡云：歐陽公言晉無文章，惟陶淵明歸去來詞而已。余謂唐無文章，惟韓退之送李愿歸盤谷序而已。平生欲效此

作每執筆輒罷，因自笑曰：不若且放教退之獨步。○此序孟州濟原縣有石本，其間小有異同。

太行之陽有盤谷。太行山名，在懷州陽南也。盤谷之閒，泉甘而土肥，草木叢茂，居民鮮少。或曰：謂其環兩

山之閒，故曰盤。或曰：是谷也，宅幽而勢阻，隱者之所盤旋。友人李愿居之。盤下諸本皆有旋字，洪氏石本

苑刪去。○今按石本之不同，說見於後。友人愿之言曰：人之稱大丈夫者，我知之矣。利澤施于人，于諸本

諸本及洪氏石本皆作友樊氏石本作有愿之言曰：人之稱大丈夫者，我知之矣。利澤施于人，于諸本

从石名聲昭于豷，坐于廟朝，進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其在外則樹旗旄，羅弓矢，武夫前呵，從者塞途，供

而不煩。曲眉豐頰。清聲而便體。秀外而惠中。飄輕裾。翳長袖。粉白黛綠者。列屋而閑居。妬寵而負恃。爭妍

而取憐。大丈夫之遇知於天子。用力於當世者之所為也。天子諸本作主上方從石本為上諸本有所字方從石本刪去下文於時者之所為也同此

吾非惡此而逃之。是有命焉。不可幸而致也。窮居而野處。升高而望遠。諸本如此石闕苑作遠望坐茂樹以終日。濯清

泉以自潔。採於山美可茹。釣於水鮮可食。起居無時。惟適之安。蜀本及洪氏石本之作所苑粹樊石本作之與其有譽於前。孰

若無毀於其後。與其有樂於身。孰若無憂於其心。與其下諸本並有有字方從石本刪去車服不維。刀鋸不加。理亂不知。黜

陟不聞。大丈夫不遇於時者之所為也。我則行之。伺候於公卿之門。奔走於形勢之途。足將進而趨。趨上

七思切下口將言而囁嚅。上之舌切又而舌切處穢汙而不羞。觸刑辟而誅戮。穢汙諸本作汙穢今用石本

七余切儻倖於萬一。老死而後止者。其於為人賢不肖何如也。昌黎韓愈聞其言而壯之。與之酒而為之歌曰。

盤之中。維子之宮。盤之土。可以稼。諸本作惟子之稼今從石闕如此盤之泉。可濯。可沿。石闕杭本沿作湘方從蜀本云洪

本意之也。然此文自往而復以上。皆二語一韻。以稼叶土。此類固多以容叶深。以詩七月易恆卦卜象

考之。亦合古韻。獨湘不可與泉叶。按公論語筆解。以浴于沂。作沿于沂。政與此沿同。義今只以沿為正。○

今按方以古韻為摺。舍所信之石杭闕本而去。湘從沿。其說當矣。然必以筆解為說。又似太拘。今世所傳

筆解。蓋未必韓公本真也。又按洪慶善云。石本在濟源張端家。皆缺裂不全。惟可濯可湘一句。甚明。又與

方引洪氏磨滅之說不同。不知何故。姑記之以俟。知者。然其大歸。只為從湘字耳。政使實盤之阻。誰爭子

然亦不足取其說詳於下條云。或曰。湘字考之說文。云烹也。詩采蘋于以湘之。從湘。為正。盤之阻。誰爭子

也。已也。方又云。此文如叢作叢。後作叢。時作皆。皆石本字也。○今按作殃。於義為得。又按此篇諸校本。多

本貞元中所刻以集本校之或不同疑刻石誤然以其當時之物姑存之以爲佳玩其小失不足校也詳公此言最爲通論近世論者專以石本爲正如水門記溪堂詩予已論之南海廟劉統軍碑之類亦然其謬可考

虎豹遠跡兮蛟龍遁藏鬼神守護兮呵禁不祥禁或作禦飲則食兮壽而康無不足兮奚所望則或作且

齊吾車兮秣吾馬從子于盤兮終吾生以徜徉

送牛堪序

此篇或在後卷之首關杭蜀本置此公時爲四門博士堪爲太學生在貞元十九年云

以明經舉者誦數十萬言又約通大義徵辭引類旁出入他經者又誦數十萬言其爲業也勤矣登第於有司者去民畝而就吏祿由是進而累爲卿相者常常有之其爲獲也亦大矣然吾未嘗聞有登第於有司而進謝於其門者門上或無其字豈有司之待之也抑以公不以情抑一作御無抑字舉者之望於有司也亦將然乎其進而謝於其門也則爲私乎抑無乃人事之未思或者不能舉其禮乎若牛堪者思慮足以及之材質足以行之而又不聞其往者其將有以哉或無將字違衆而求識衆一作俗立奇而取名非堪心之所存也由是而觀之若堪之用心其至於大官也不爲幸矣於一作爲堪太學生也余博士也博士師屬也於其登第而歸將榮於其鄉也能無說乎

卷二十

序

送董邵南序 邵南壽州安豐人舉進士不得志去遊河北公作此送之公詩有嗟哉董生行亦為邵南作也南下或有遊河北三字

燕趙古稱多感慨悲歌之士董生舉進士連不得志於有司懷抱利器鬱鬱適茲土吾知其必有合也董生勉乎哉夫以子之不遇時苟慕義彊仁者皆愛惜焉矧燕趙之士出乎其性者哉性下一有情字然吾嘗聞風俗與化移易吾惡知其今不異於古所云邪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於古閣作於晉云或作聞而無邪字士諸本作古所云語乃相應作吾所聞猶為近之而語勢已微舛矣若曰吾所云則都無來歷不成文字必是譌誤無疑也然此篇言燕趙之士仁義出於其性乃故反其詞以深譏其不臣而習亂之意故其卒章又為道上威德以警動而董生勉乎哉吾因子有所感矣為我弔望諸君之墓樂毅去燕之趙趙封於招徠之其旨微矣讀者詳之董生勉乎哉吾因子有所感矣為我弔望諸君之墓樂毅去燕之趙趙封於云望諸君家在邯鄲西數里而觀於其市復有昔時屠狗者乎荆軻至燕愛燕之屠狗者高漸離日飲燕市酒酣歌于市中為我謝曰明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

贈崔復州序 公此序大概與送許鄆州之意同鄆復在唐皆隸山南東道兩序皆言于公頗又皆言民窮歛急意必有所屢也頗時為山南東道節度使云

有地數百里趨走之吏自長史司馬已下數十人長史司馬刺史之佐唐制每州刺史而下長史一人司馬一人其祿足以仁其三族及其朋友故舊樂乎心則一境之人喜不樂乎心則一境之人懼丈夫官至刺史亦榮矣丈上或有大字雖然幽遠之小民其足跡未嘗至城邑苟有不得其所或無苟有二能自直於鄉里之吏者鮮矣况能自辨於縣吏乎能自辨於縣吏者鮮矣况能自辨於刺史之庭乎由是刺史有所不聞小民有所不宣賦有常而民產無恆水旱癘疫之不期民之豐約懸於州句縣令不以言連帥不以信民就窮而歛愈急吾見刺史之難

爲也。州或作前縣下或有崔君爲復州。其連帥則于公。崔君之仁足以蘇復人。崔君之仁上或有于公之賢足以庸崔君。有刺史之榮而無其難爲者。將在於此乎。愈嘗辱于公之知而舊游于崔君。慶復人之將蒙其休澤也。於是乎言。

贈張童子序

子下或有兵曹字。唐制有童子科。公此序甚備。公貞元八年。陸贄下及第童子時亦升于禮部。故謂俱陸公之門人。

天下之以明二經舉於禮部者。歲至三千人。始自縣考試。定其可舉者。然後升於州若府。其不能中科者。不與是數焉。州若府總其屬之所升。又考試之。如縣加察詳焉。定其可舉者。然後貢於天子。而升之有司。其不能中科者。不與是數焉。謂之鄉貢。有司者總州府之所升而考試之。加察詳焉。第其可進者。以名上於天子而藏之。屬之吏部。歲不及二百人。謂之出身。能在是選者。厥惟艱哉。二經章句僅數十萬言。其傳注在外皆誦之。又約知其大說。或無大字。繇是舉者或遠至十餘年。然後與乎三千之數。而升於禮部矣。又或遠至十餘年。然後與乎二百之數。而進於吏部矣。班白之老半焉。之老二字或作者。昏塞不能及者。皆不在是限。有終身不得與者焉。張童子生九年。自州縣達禮部。一舉而進。立於二百之列。百下或有人字。又二年。益通二經。有司復上其事。繇是拜衛兵曹之命。衛謂左右衛兵曹。謂兵曹參軍。人皆謂童子耳目明達。神氣以靈。余亦偉童子之獨出于等夷也。童子請於其官之長。隨父而寧母。歲八月。自京師道陝南。至虢東。及洛師。北過大河之陽。九月始來。及鄭。洛師或作洛陽。及鄭或作反鄭云。此序疑作於鄭。序云愈與童子俱陸公之門人。是童子以貞元八年升于禮部。又二年拜衛兵曹。蓋十年也。公十年曾往河陽省墳墓。見祭老成文。序

當作於此時。童子豈或鄙人邪。○今按反字。諸本多作及字。蓋自洛東出便可至鄭。今以北過河陽。故九月始及鄭。童子未必為鄭人也。自朝之聞人。以及五都之伯長羣吏。

皆厚其餼賂。聞或作文。五都當謂雍。陝。魏。蒲。洛。羣吏以闕苑本定對本訛作郡吏。今本併訛吏為縣。其失遠矣。或作歌詩以嘉童子。童子亦榮矣。雖然。愈

將進童子於道。使人謂童子求益者。非欲速成者。夫少之與長也。異觀。與或作於。少之時。人惟童子之異。及其

長也。將責成人之禮焉。禮上或無之字。成人之禮。非盡於童子所能而已也。然則童子宜暫息乎。其已學者而勤

乎。其未學者可也。愈與童子俱。陸公之門人也。慕回路二子之相請贈與處也。故有以贈童子。與處上或

是禮檀弓子路去魯謂顏子曰何以贈我。顏子請曰何以處我。義不當有出字也。

送浮屠文暢師序。公時為四門博士作。後有詩送文暢師北遊。其略云。昔在四門館。晨有僧來謁。謂僧當少安。草序頗排訐。蓋謂此也。

人固有儒名而墨行者。儒名或作名儒。非是。問其名則是。校其行則非。可以與之游乎。如有墨名而儒行者。問之名

則非。校其行而是。之名或作其名。或作其是。可以與之游乎。揚子雲稱在門牆則揮之。在夷狄則進之。吾取以為法

焉。浮屠師文暢喜文章。或無浮屠師三字。喜下或有為字。其周遊天下。凡有行必請於搢紳先生。以求咏譎其所志。譎或作哥。

貞元十九年春。將行東南。柳君宗元為之請解其裝。請或作序。得所得敘詩累百餘篇。所下或無得字。非至篤好。其何

能致多如是邪。惜其無以聖人之道告之者。而徒舉浮屠之說贈焉。告下或無之字。夫文暢浮屠也。如欲聞浮屠

之說。當自就其師而問之。何故謁吾徒而來請也。彼見吾君臣父子之懿。文物事為之盛。其心有慕焉。為事

或作禮樂。心下或有必子。拘其法而未能入。故樂聞其說而請之。如吾徒者。宜當告之以二帝三王之道。日月星辰之

行。行上或有所以字。天地之所以著鬼神之所以幽。人物之所以蕃。江河之所以流。而語之。江河或作河江。不當又爲浮屠之說而瀆告之也。瀆告之。或無瀆之。二字。○告。上毒切。民之初生。固若禽獸夷狄。然聖人者立。然后知宮居而粒食。粒或作穀。

親親而尊尊。生者養而死者藏。是故道莫大乎仁義。教莫正乎禮樂刑政。大或作過。大乎或作過。大乎或作大。施之於天下萬物。得其宜。措之於其躬。體安而氣平。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

文武以是傳之周公孔子。書之於冊。中國之人世守之。今浮屠者。孰爲而孰傳之邪。爲下或有之字。夫鳥俛而啄。仰而四顧。夫獸深居而簡出。懼物之爲己害也。猶且不脫焉。弱之肉彊之食。脫或作免。今吾與文暢安居而暇食。優游以生死。與禽獸異者。寧可不知其所自邪。夫不知者。非其人之罪也。知而不爲者。惑也。悅乎故不能卽乎新者。弱也。知而不以告人者。不仁也。告而不以實者。不信也。不爲上或無而字。爲下或有之字。悅或作惑。弱或作溺。告人或作告之。

余旣重柳請。或作詩。非是。又嘉浮屠能喜文辭。於是乎言。

送楊支使序。或作送楊八弟支使歸府。貞元十八年九月。以太常少卿楊憑爲御史中丞。湖南觀察使憑奏辟儀之爲觀察支使。此序乃貞元二十年。公在陽山作。

愈在京師時。嘗聞當今藩翰之賓客。惟宣州爲多賢。嘗或作常。與之游者。二人隴西李博。清河崔羣。二人下或有爲字。

羣與博之爲人。吾知之。道不行於主人。或無於字。於下或有其字。與之處者。非其類。雖有享之以季氏之富。不一日留也。以羣博論之。凡在宣州之幕下者。雖不盡與之遊。盡或作得。或別有得字。在盡字下。皆可信而得其爲人矣。愈未嘗至宣州。而樂頌其主人之賢者。以其取人信之也。今中丞之在朝。中丞乃楊憑也。愈日待言於門下。其來而鎮茲土。

宣州而樂頌其主人之賢者。以其取人信之也。今中丞之在朝。愈日待言於門下。其來而鎮茲土。

宣州而樂頌其主人之賢者。以其取人信之也。今中丞之在朝。愈日待言於門下。其來而鎮茲土。

宣州而樂頌其主人之賢者。以其取人信之也。今中丞之在朝。愈日待言於門下。其來而鎮茲土。

宣州而樂頌其主人之賢者。以其取人信之也。今中丞之在朝。愈日待言於門下。其來而鎮茲土。

宣州而樂頌其主人之賢者。以其取人信之也。今中丞之在朝。愈日待言於門下。其來而鎮茲土。

宣州而樂頌其主人之賢者。以其取人信之也。今中丞之在朝。愈日待言於門下。其來而鎮茲土。

宣州而樂頌其主人之賢者。以其取人信之也。今中丞之在朝。愈日待言於門下。其來而鎮茲土。

也。而鎮或無而字鎮或作領有問湖南之賓客者。愈曰：知其客可以信其主者，宣州也；知其主可以信其客者，湖南也。

去年冬，奉詔為邑於陽山。貞元十九年十二月，公貶連州陽山令。然後得謁湖南之賓客於幕下。於是知前之信之也不失矣。

及儀之之來也，聞其言而見其行，則向之所謂羣與博者，吾何先後焉？儀之智足以造謀，材足以立事。

忠足以勤上，惠足以存下。本或無於是知以下十七字一本并無聞其言而見其行七字方从閣杭本幕以造謀。○今按此數本互有得失而方尤疎略。獨今所定詳密有序且及羣博乃與上文相應而又侈之以詩書六藝之學先聖賢之德音。賢或支使智足

文以輔其質，宜乎從事於是府而流聲實於天朝也。夫樂道人之善以勤其歸者，乃吾之心也。勤或作勸不能五字謂我為邑長於斯而媚夫人云者不知言者也。工乎詩者歌以繫之。

有非文則送何堅序。堅下本或有歸道州字。

何於韓同姓為近。於或作與按何氏出周成王母弟唐叔虞後十一代孫食采於韓為列侯韓王安為秦所滅子孫分散居江淮晉以韓為何遂為何氏。堅以進士舉於吾

為同業，其在太學也，吾為博士。公時為四門博士。堅為生，生博士為同道。生與博士或作其識堅也十年為故人同

姓而近也，同業也，同道也，故人也。於其不得願而歸。不上或其可以無言邪？堅道州人，道之守陽公賢也。

或無賢字貞元十九年九月以道於湖南為屬州湖南楊公又賢也。貞元十八年九月以太常少卿楊憑國子司業陽城為道州刺史。

道於湖南為屬州，湖南楊公又賢也。貞元十八年九月以太常少卿楊憑國子司業陽城為道州刺史。

道於湖南為屬州，湖南楊公又賢也。貞元十八年九月以太常少卿楊憑國子司業陽城為道州刺史。

道於湖南為屬州，湖南楊公又賢也。貞元十八年九月以太常少卿楊憑國子司業陽城為道州刺史。

道於湖南為屬州，湖南楊公又賢也。貞元十八年九月以太常少卿楊憑國子司業陽城為道州刺史。

道於湖南為屬州，湖南楊公又賢也。貞元十八年九月以太常少卿楊憑國子司業陽城為道州刺史。

川下或有守字是。若史可信。史或作使。堅歸吾將賀其見鳳而聞其鳴也已。或無鳥或作是鳳鳥也。

送廖道士序公永貞元年自陽山徙據江陵道衡山而作。

五岳於中州衡山最遠。衡南岳也。南方之山巍然高而大者以百數。或無之字。獨衡為宗。衡下或最遠而獨為

宗其神必靈衡之南八九百里地益高山益峻水清而益駛。或無峻水清而益五字。其最高而橫絕南北

者嶺郴之為州在嶺之上測其高下得三之二焉。測如周禮測土深之測或作側下別有南字皆非是。中州清淑之氣於是焉窮。州下

或有之字氣之所窮盛而不過。或無必蜿蟺扶輿磅礴而鬱積。選虬龍騰驥以蜿蟺蜿蟺也。蟺虬也。扶輿相

為一注。磅礪猶混同也。○蜿於元切。又音宛。蟺市衍切。又音善。磅音旁。礪音薄。衡山之神既靈而郴之為州又當中州清淑之氣。蜿蟺扶輿磅礴

而鬱積。鬱上或無而字。其水土之所生神氣之所感。白金水銀丹砂石英鍾乳橘柚之包。竹箭之美。千尋之名材

不能獨當也。或無英及橘柚之包五字。當下或有奇字非是。意必有魁奇忠信材德之民生其間而吾又未見也。其無乃迷惑溺

沒於老佛之學而不出邪。學或作教。廖師郴民而學於衡山氣專而容寂多藝而善遊。豈吾所謂魁奇而迷溺

者邪。迷下或有惑沒字。廖師善知人若不在其身必在其所與遊訪之而不吾告何也。於其別申以問之。

送王秀才序或作進士王舍。

吾少時讀醉鄉記。王績字無功。隋末大儒通之弟也。著醉鄉記。以次劉伶酒德頌。舍其子孫。私怪隱居者

無所累於世而猶有是言。豈誠旨於味邪。及讀阮籍陶潛詩。乃知彼雖偃蹇不欲與世接。乃上或有然後字。然猶

未能平其心。或為事物是非相感發。或或作不。若顏氏子操瓢與箪。一云顏氏之子操瓢與箪食。或無字。曾參歌聲若出

金石。彼得聖人而師之。汲汲每若不可及。其於外也固不暇。尚何麴蘖之託。而昏冥之逃邪。何下或。吾又

以為悲醉鄉之徒不遇也。疑衍。建中初。天子嗣位。大曆十四年德宗即位。十五年正月改元建中。有意貞觀開元之丕績。在廷之

臣爭言事。延上或。當此時。醉鄉之後世。又以直廢。吾既悲醉鄉之文辭。而又嘉良臣之烈。或無。思識其子

孫。今子之來見我也。無所挾。吾猶將張之。况文與行。不失其世守。渾然端且厚。惜乎吾力不能振之。而其

言不見信於世也。於其行。姑與之飲酒。其世或作於世。於其或作於是。

送孟秀才序

或注瑄字元和五年刑部侍郎崔樞知舉試洪鐘待擢賦孟瑄中第唐書藝文志有瑄嶺南異物志一卷其嶺南人歟據序云今年秋見孟氏子於郴其十月吾道於衡

潭以之荆此永貞元年十月作瑄古滿切

今年秋見孟氏子瑄於郴。年甚少。禮甚度。一作。手其文一編甚鉅。退披其編以讀之。盡其書無有不能。吾

固心存而目識矣。識音志。或作也。其十月。吾道於衡潭。以之荆。累累見孟氏子焉。其所與偕。盡善人長者。吾益

以奇之。吾益或。作余益。今將去是。而隨舉於京師。雖不有請。猶將彊而授之。以就其志。彊而或作。有非是。况其請之煩邪。

京師之進士以千數。其人靡所不有。吾常折肱焉。其要在詳擇而固交之。善雖不吾與。吾將彊而附。不善

雖不吾惡。吾將彊而拒。苟如是。其於高爵猶階而升堂。又况其細者邪。

送陳秀才彤序

公貞元十九年冬自御史出為陽山令過潭州見陳彤於楊湖南門下永貞元年徙據江陵送彤舉進士彤後以元和十三年登第

讀書以爲學。續言以爲文。非以誇多而鬪靡也。蓋學所以爲道。文所以爲理耳。非以或苟行事得其宜。出

言適其要。雖不吾面。吾將信其富於文學也。潁川陳彤始吾見之。楊湖南門下。謂潭州刺史湖南觀察使

頎然其長。音頎。薰然其和。吾目其貌。耳其言。因以得其爲人。及其久也。果若不可及。夫湖南之於人。不輕

以事接。爭名者之於藝。不可以虛屈。吾見湖南之禮有加。而同進之士交譽也。又以信吾信之不失也。如

是而又問焉。以質其學策焉。以考其文。時公爲則何信之有。諸本何下有不信之有。以下文意斷絕不相承應。每竊疑之。

後見謝氏手校真本。卷首用建炎奉使之印。末有題字云。用陳無已所傳歐公定本。雖正乃刪去此一字。初亦未曉其意。徐而讀之。方覺此字之爲礙。去之而後一篇之血脈始復通貫。因得釋去舊疑。嘗謂此

於韓集最爲有功。但諸本既皆不及。方據謝本爲多。而亦獨遺此字。豈亦故吾不徵於陳。吾一作。而陳亦

不嘗見其真本耶。嘗以告之。又不見信。故今特刪不字。而復詳著其說云。故吾不徵於陳。余下同。而陳亦

不出於我。此豈非古人所謂可爲智者道。難與俗人言者類邪。凡吾從事於斯也。久未見舉進士有如陳

生。而不如志者。志上或有其字。今從閣本。於其行。姑以是贈之。

送王秀才序。或作王垣。吾常以爲孔子之道。大而能博。或無爲字。大而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

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所能授弟子。原遠而未益分。方從閣本作引。○今按以分爲引。蓋草書

其誤。蓋子夏之學。其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流而爲莊周。故周之書喜稱子方之爲人。故下或荀卿之書

無下或。語聖人必曰孔子子弓。子弓之事業不傳。惟太史公書弟子傳有姓名。字曰馯臂子弓。子弓受易

於商瞿

名字或作名耳。或云子弓。史記作子弘。漢書作子弓。又云商瞿授子庸。子庸授子弓。傳授之序。與此不同。○駢音寒。瞿音渠。

孟軻師子思。子思之學。蓋出曾子。

自孔子沒。羣弟子莫不有書。

書上或有師字。非是。

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吾少而樂觀焉。吾或作余。太原王壘示予所

為文。好舉孟子之所道者。與之言信悅。孟子而屢贊其文辭。夫沿河而下。苟不止。雖有遲疾。或作疾。或作遲。必至於

海。如不得其道也。雖疾不止。終莫幸而至焉。幸或作得。故學者必慎其所道。道於楊墨老莊佛之學。而欲之聖

人之道。猶航斷港絕潢。以望至於海也。故求觀聖人之道。必自孟子始。今墳之所由既幾於知道。如又得

其船與楫。知沿而不止。嗚呼。其可量也哉。

荆潭唱和詩序

此謂裴均。楊憑。唐藝文志有裴均。荆潭唱和集一卷。諸本作裴均。非也。均字君齊。貞元十九年五月為荆南節度使。憑十八年九月為湖南觀察使。荆即荆南。潭即

湖南也。公以永貞元年。佐均為江陵法曹。詳見外集河南同官記。

從事有示愈以荆潭酬唱詩者。愈既受以卒業。或作集。或云卒業。字見漢楚元王傳。因仰而言曰。夫和平之音淡薄。之音或

是非而愁思之聲要妙。謹愉之辭難工。而窮苦之言易好。是故文章之作。恆發於羈旅草野。至若王公

貴人。氣滿志得。至若或作若。至氣滿。志得或作氣得。志滿。非性能而好之。則不暇以為。今僕射裴公開鎮蠻荆。或無僕射。裴三字。統郡

惟九。荆南管夔忠萬澧。涪峽江陵九郡也。常侍楊公領湖之南壤地二千里。之南或作南。之或無之字。德刑之政並勤。爵祿之報兩崇。

乃能存志乎詩書。寓辭乎詠歌。往復循環。有唱斯和。搜奇抉怪。雕鏤文字。與韋布里閭憔悴專一之士。較

其毫釐分寸。鏗鏘發金石。幽眇感鬼神。或作神鬼。信所謂材全而能鉅者也。兩府之從事。與部屬之吏。屬而和

之。屬之欲切。吏。苟在編者，咸可觀也。有非或作宜乎施之樂章，紀諸冊書，從事曰：子之言是也。告於公。均。謂表書以爲荆潭唱和詩序。

送幽州李端公序 李益時佐幽州劉濟幕，今相國李藩也。公因益來東都，時也。

元年今相國李公爲吏部員外郎，公猶在江陵，安得有僧朝道語？愈嘗與僧朝，元年六月，公始自江道語幽州司徒公之賢。貞元二十一年三月三日，某前年被詔告禮幽州，二十一年正月，德宗崩，以入其地，迺勞

之使里至，每進益恭。或作狹，累及郊，司徒公紅帔首，鞞袴握刀，左右雜佩，刀下有在字，而讀連下文，左右

爲句，謝本又校作在右。○今按若如方意，則當云左握刀，右雜佩矣。不應云握刀在右，亦不應唯右有佩

也。在爲衍字，無疑。梳本誤也。禮疏云：帶劍之法，在左右手，抽之爲便，則刀不當在右。謝本亦非矣。左右雜

佩當自爲一句，內則所謂左弓鞞服衣也。○今按鞞服皆弓室也。然詩云：言鞞其弓，又曰：交鞞二弓，則鞞

弓又可通作虛字用矣。此弓鞞服謂納弓於服耳。况矢插房，房傳抽矢納，俯立迎道，左道作寶，非是。某禮

辭曰：公天子之宰，禮不可如是。及府又以其服卽事，某又曰：三公不可以將服承命，卒不得辭。卒上或

又如是一句，方從閣苑粹無之。○今按此據次第，當有此句，但下文云：上堂卽客階，坐必東嚮，若至

館如此，卽是常禮，不足言唯在府如此，乃見其尊事天子使者，不敢以主禮自居之意。當從方本爲是。上

堂卽客階，坐必東向。○今按複出二字，古本雖有，然不知是何文理，不足爲正也。愈曰：國家失太平，於

今六十年矣。夫十日十二子相配，數窮六十，其將復平。句平必自幽州始。亂之所出也。按天寶十四年，范

反，范陽幽州也。其年歲在乙未，至元和九年甲午，數窮六十，一甲子終矣。公此序元和四年二月以後爲之。故云平或作乎。○今按若作乎字，而屬上句，則下文不應便重出如開元時乎。下句但云必自幽州始。

而上無平字。即又不成文。今天子大聖。司徒公勤於禮。庶幾帥先河南北之將來。觀奉職。如開元時乎。李公曰。然。今李公既朝夕左右。必數數為上言。元年之言殆合矣。端公歲時來壽其親。東都公時亦宜洛陽。東都之大夫士莫不拜于門。或無覆出東都字。大夫士或作士大夫。其為人佐甚忠。佐謂為幽州從事。意欲司徒公功名流千萬歲。請以愈言為使歸之獻。

卷二十一

序

送區册序 洪謂區册即區弘。考其始末。非也。貞元十九年冬。公自御史出為陽山令。此序在陽山作。其曰歲初吉。當在明年正月也。

陽山天下之窮處也。陽山縣名。屬連州。陸有丘陵之險。虎豹之虞。江流悍急。橫波之石。廉利侔劍戟。舟上下失勢。

江上或有水有字。廉或作其。破碎淪溺者。往往有之。縣郭無居民。官無丞尉。夾江荒茅篁竹之間。荒茅篁竹。蜀本作荒榛茅竹。諸本作叢。

漢書嚴助傳。谿谷之間。篁竹之中。顏曰。竹田曰篁。小吏十餘家。皆烏言夷面。始至言語不通。語或作說。不下有相字。川畫地為字。

然後可告以出租賦。奉期約。是以賓客游從之士。無所為而至。士或作事。愈待罪於斯。且半歲矣。貞元二十年。公貶陽山令。

或無字。有區生者。誓言相好。自南海挈舟而來。升自賓階。儀觀甚偉。觀或作冠。坐與之語。文義卓然。莊周云。逃空

虛者。聞人足音。蹙然而喜矣。見莊子。徐無鬼。鷲。○鷲。計。恭。切。况如斯人者。豈易得哉。虛或作谷。斯或作其。入吾室。聞詩書

仁義之說欣然喜。若有志於其閒也。欣然下或有以字於與之翳嘉林。坐石磯。投竿而漁。陶然以樂。若能遺外聲利而不厭乎貧賤也。樂上方無以字。厭下方無乎字。○今按欣然喜陶然樂當爲一例。故諸本皆定本歲之初吉。朔日也。此蓋通言歲首也。歸拜其親。拜或酒壺既傾。序以識別。識音

送張道士序

公逸詩有欽城南道邊古墓上逢中丞過贈兵部衛員外少室張道士。豈此道士耶。

張道士嵩高之隱者。高或作南下同。隱或作有道。○通古今學。有文武長材。寄迹老子法中爲道士。以養其親。九年聞朝廷將治東方貢賦之不如法者。方下或有諸侯字。三獻書不報。長揖而去。京師士大夫多爲詩以贈。而屬愈爲序。詩曰。

大匠無棄材。尋尺各有施。况當營都邑。杞梓用不疑。張侯嵩高來。面有熊豹姿。開口論利害。劍鋒白差差。

白或作自。非是。恨無一尺捶。或作錘。爲國答羌夷。詣闕三上書。臣非黃冠師。臣有膽與氣。不忍死茅茨。又不媚笑語。

不能伴兒嬉。乃著道士服。衆人莫臣知。臣有平賊策。狂童不難治。平聲。其言簡且要。陛下幸聽之。天空日月

高。下照理不遺。或是章奏繁。裁擇未及斯。或从闕。杭。寧當不埃報。歸袖風披披。答我事不爾。吾親屬吾思。

昨宵夢倚門。手取連環持。今日有書至。又言歸何時。霜天熟柿栗。收拾不可遲。嶺北梁可構。寒魚下清伊。

或作漪。○今按伊水在嵩北。若前兩處作嵩南。即此處不可作伊。若彼作嵩高。則此乃可作伊耳。漪字雖可通用。然本不從水。只是語助辭。如書斷斷。猶爲人。猶亦是此類。故說文水部無之。但因伐檀連漪淪漪。故俗遂加水用之。而韓公亦有含風漪之句。則此作漪亦未可知。今上

文既作嵩高。則此且作伊亦無害。若有他證。見得上文果當作南。則此却當改爲漪矣。既非公家用。且

復還其私從容進退間無一不合宜時有利不利雖賢欲奚為但當勵前操富貴非公誰

送高閑上人序贊高寧僧傳云閑為程人克精書字宣宗嘗召入對御草聖遂賜紫衣後歸湖州開元寺終焉閑嘗好以晉川白紵書真草為世楷法

苟可以寓其巧智使機應於心不挫於氣則神完而守固雖外物至不膠於心堯舜禹湯治天下養叔治

射史記養由基善射去柳葉百步射之百發百中庖丁治牛莊子養生篇庖丁為文惠君解牛師曠治音聲曠字子野晉扁鵲治

病扁鵲即秦越人僚之於丸莊子市南宜僚弄秋之於弈孟子弈秋通國伯倫之於酒劉伶字伯倫晉人樂之終

身不厭奚暇外慕夫外慕徒業者徒或作從非是皆不造其堂不啻其載者也○啻音劑往時張旭善草書州吳

郡人時或作者不治他伎喜怒窮憂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無聊不平有動於心必於草書焉發之喜

善或作喜非是文苑作喜焉草書怒焉草書不平觀於物見山水崖谷鳥獸蟲魚草木之花實日月列星風雨水火雷霆

監本作平生皆非是或無焉字霹靂歌舞戰鬪天地事物之變可喜可愕一寓於書故旭之書變動猶鬼神不可端倪或無猶以此終其

身而名後世今閑之於草書有旭之心哉不得其心而逐其跡未見其能旭也為旭有道利害必明無遺

錙銖情炎於中情或作精利欲鬪進有得有喪勃然不釋然後一決於書而後旭可幾也或無後字今閑師浮屠氏

一死生解外膠諸本並作膠杭歇謝本作繆莫侯切猶網繆也莊子內籜者不可繆而捉義蓋同此○今

是其為心必泊然無所起其於世必淡然無所嗜二所於字非是泊與淡相遭頽墮委靡潰敗不可收

拾敗或作散則其於書得無象之然乎東坡送參寥詩云退之論草書萬事未嘗屏憂愁不平氣一寓筆所聘

也。然吾聞浮屠人善幻多技能。善或從閣本作喜。○今按善幻閑如通其術則吾不能知矣。閑下或有師

用意皆本於莊子。所得宋元君畫圖有一吏後至解衣裝褻遠甚。○今按韓公本意但謂人必有不平之

謂退之此數語乃深得祖師向上休歇其見處勝裝休遠甚。○今按韓公本意但謂人必有不平之

心鬱積之久而後發之則其氣勇決而伎必精。今高閑既無是心則其為伎宜其潰敗

委靡而不能奇。但恐其善幻多使則不可知耳。此自韓公所見非如畫史祖師之說也。

送殷員外序。一作殷員外使回鵲亭。元和十二年也。據傳詔侑副宗正少孺李孝誠使回鵲可

也。處憚其言不敢逼。還運虞部員外郎。皆與序合。惟年次稍先後。當以序為正。

唐受天命為天子。凡四方萬國。闕杭無萬。不問海內外。無小大。咸臣順於朝。字非是。於

大者特來。小者附集。元和睿聖文武皇帝既嗣位。憲宗元和三年。悉治方內。就法度。十二年。詔曰。四方萬

國。惟回鶻於唐最親。奉職尤謹。丞相其選宗室四品一人。持節往賜君長。告之朕意。又選舉有經法通知

時事者一人。與之為貳。法或術。由是殷侯侑自太常博士遷尚書虞部員外郎。兼侍御史。朱衣象笏。承命以

行。杭本無命。字非是。朝之大夫莫不出餞。酒半。右庶子韓愈執蓋言曰。元和十一年五月。殷大夫。或作

百里。出門惘惘。有離別可憐之色。持被入直三省。持或作撲。入直三省。洪慶善謂唐無三省。持被入直。當

為三省。長官張籍寄白舍人詩。三省比年名望重。說者以唐無三。暫反。省息井切。朱新仲云。唐以侍中兩令

省。非也。若不言三省。不知入直何所。以上下文考之。朱說為長。三。丁寧。顧婢子語。刺刺不能休。刺刺。方云。

刺音慮。達切。樊澤之云。刺七迹切。若如洪讀。則當以戾為義。顧婢子語。今子使萬里外國。獨無幾微出於

何戾耶。潘岳聞道謠。和嶠刺促不得休。語意皆同。此當以七迹切為正。今子使萬里外國。獨無幾微出於

言面。豈不真知輕重大丈夫哉。丞相以子應詔。真誠知人。下或有。士不通經。果不足用。於是相屬為詩。以

道其行云

送楊少尹序一有巨源二字新舊史無傳藝文志云景山貞元五年第進士以能詩名嘗有三

年去命為其都少尹蓋公河中人即其鄉也張籍有詩送云官為本府當身榮因得還鄉任

昔疏廣受二子以年老一朝辭位而去疏或作疎漢書作疏○于時公卿設供張祖道都門外謂供具張

設也音竹亮切公送石弘序張上東門只用張字况二疏本傳

賢漢史既傳其事而後世工畫者又圖其迹至今照人耳目赫赫若前日事國子司業楊君巨源方以能

詩訓後進因話錄云楊巨源在元和中詩韻不為新語一旦以年滿七十或無一亦白丞相去歸其鄉世

常說古今人不相及今楊與二疏其意豈異也及闕杭本作方及上或別有方字其予忝在公卿後遇病

不能出不知楊侯去時城門外送者幾人車幾兩馬幾疋疋或無說人字道邊觀者亦有歎息知其為賢以

否以與通用而太史氏又能張大其事為傳繼二疏蹤跡否閣本無蹤跡否三字非不落莫否見今世無工畫

者而畫與不畫固不論也然吾聞楊侯之去丞相有愛而惜之者惜下闕杭白以為其都少尹白或作署

不絕其祿又為歌詩以勸之京師之長於詩者亦屬而和之又不知當時二疏之去有是事否古今人同

不同未可知也不下或中世士大夫以官為家罷則無所於歸或無於楊侯始冠舉於其鄉歌鹿鳴而來

也鄉或今之歸指其樹曰某樹吾先人之所種也某水某丘吾童子時所釣遊也鄉人莫不加敬誠子孫

以楊侯不去其鄉爲法。古之所謂鄉先生沒而可祭於社者，其在斯人歟。其在斯人歟。二語闕杭本皆無在字。

送權秀才序

公時佐汴州，權自汴舉進士京師，送以此序。

伯樂之廐多良馬。孫陽字伯樂，秦穆公時人也。事見戰國策。卞和之匱多美玉。卞和獻玉事見韓非子。卓犖瓌怪之士。怪或作奇。宜乎遊於大

人君子之門也。相國隴西公既平汴州。西下或有董字。貞元十二年七月，以隴西公董晉爲宣武軍節度使，平汴州之亂。天子命御史大夫吳縣

男爲軍司馬。州縣或作郡，非也。董晉祭文，石本可考。下同。是年八月，以汴州刺史御史大夫吳縣男陸長源爲節度行軍司馬使。門下之士，權生實從之來。下或有觀字。

權生之貌固若常人耳。其文辭引物連類，窮情盡變，宮商相宣，金石諧和。和方從闕，杭蜀苑作聲云。晉范石非中宮商，故文章以諧聲爲尙。公進平淮西表曰：叢雜乖戾，律呂失次，亦謂此。寂寥乎短章，春容乎大

也。○今按諧和即謂其聲之和耳。若作諧聲却犯本字，而語意亦不活。方說非是。寂寥乎短章，春容乎大

篇。如是者閱之累日而無窮焉。閱或作聞。愈常觀於皇都，每年貢士至千餘人，或與之遊，或得其文，若權生者

百無一二焉。如是而將進於明有司，重之以吳縣之知，其果有成哉。於是成賦詩以贈之。

送湖南李正字序

或作送李礎判官正字歸湖南。礎之父仁鈞也。貞元十九年登進士第。元和初爲祕書省正字。湖南觀察推官。公分司東都礎自湖南請告來觀其父於其還。

公以詩及序送之。詩見第四卷末。

貞元中，愈從太傅隴西公平汴州。貞元十二年七月，以董晉鎮宣武。李生之尊府，以侍御史管汴之鹽鐵。府或作父。日爲酒殺

羊享賓客。李生則尙與其弟學讀書，習文辭，以舉進士爲業。愈於太傅府年最少，故得交李生父子。閒公

薨，軍亂，軍司馬從事皆死。貞元十五年二月，晉卒軍亂，殺行軍司馬陸長源判官孟叔度等。侍御亦被讒爲民日南。日或作由。仁鈞以讒流愛州。其後

五年愈又貶陽山令。今愈以都官郎守東都省。官下或有員外字。王下或有府字。此謂東都。蓋李亦分司也。侍御自衡州刺史為親王

長史亦留此掌其府事。亦留此或無亦此二字。留作收皆非是。李生自湖南從事請告來覲於時太傅府之士惟愈與河南

司錄周君獨存。周君名君巢時為河南府司錄參軍君下有巢字此外則李氏父子相與為四人。外下或無則字。離十三年和六年自貞元己卯至元和庚寅才十二年耳。幸而集處得燕而舉一觴相屬此天也非人力也侍御與周君

於今為先輩成德。成或作盛李生溫然為君子。李上有若字有詩八百篇傳詠於時惟愈也業不益進行不加修願

惟未死耳往拜侍御謁周君抵李生退未嘗不發媿也。或無退字往時侍御有無盡費於朋友及今則又不忍

其三族之寒飢聚而館之疏遠畢至。寒飢或作飢寒至文苑作在。○今按在乃至字之誤。書史多互用者。如此則當作至而治道不至多言不至學古兵法之類。以他書所引

考之却當祿不足以養。下或有為字李生雖欲不從事於外其勢不可得已也。已或作止重李生之還者皆為詩愈

最故故又為序云。或作序之。或作序之。

送石處士序。或有赴河陽參謀字。謀或作謨。或有詩字。洪字濬川。洛陽人。罷黃州錄事參軍。退居于洛十年不仕。及是為河陽參謀。歐公云。洪始終無可稱。而名重一時。以嘗為退之

稱道耳。洪之河陽幕府之明年召為京兆昭應尉。集賢校理。又明年六月卒。於是公誌其墓。

河陽軍節度御史大夫烏公為節度之三月。元和五年四月詔用烏公重裔為河陽軍節度使。御史大夫治孟州。其曰節度之三月則是歲六七月間也。求士

於從事之賢者有薦石先生者。公曰先生何如。曰先生居嵩邱瀟穀之間。嵩邱山名。瀟穀水名。皆在洛陽

是也。後冬一裘夏一葛食朝夕飯一盂蔬一盤。或無食字人與之錢則辭請與出游未嘗以事辭勸之仕不應

改名澗

事辭或作事免。坐一室左右圖書。與之語道理。辨古今事當否。論人高下。事後當成敗。若河決下流而東。不上或有則字。

注。若駟馬駕輕車就熟路。而王良造父爲之先後也。若燭照數計而龜卜也。東上或無而字。或并無下流。而東注五字。熱或作夷。卜或

兆。大夫曰。先生有以自老。無求於人。其肯爲某來邪。從事曰。大夫文武忠孝。求士爲國。不私於家。或作家。方

今寇聚於恆。師環其疆。元和四年三月。成德軍節度王士真卒。其子承宗叛。十二月詔吐突承瓘率

耕收。蜀本財粟殫亡。吾所處地歸輸之塗。歸。闕。本。作。師。○今按當從諸治法征謀。宜有所出。所出。闕

出。先生仁且勇。若以義請而彊委重焉。其何說之辭。於是譔書詞。具馬幣。卜日以授使者。求先生之廬而

請焉。先生不告於妻子。不謀於朋友。朋友。闕。杭。本。作。其。朋。冠帶出見客。拜受書禮於門內。宵則沐浴戒行事。或無則

李。載書冊問道所由。告行於常所來往。晨則畢。至張上東門外。張下或有筵於二酒三行。且起。有執爵而

言者曰。大夫真能以義取人。先生真能以道自任。決去就爲先生別。真。闕。作。其。非。是。方。从。闕。杭。本。無。爲。先

使。下有二去就字。而脫其中字。遂又酌而祝曰。凡去就出處何常。惟義之歸。遂以爲先生壽。又酌而祝曰。使

大夫恆無變其初。無務富其家。而飢其師。無甘受佞人。而外敬正士。無味於諂言。惟先生是聽。以能有成

功。保天子之寵命。或無敬字。詔或作諄。皆非是。或無是字。又祝曰。使先生無圖利於大夫。而私便其身。闕。本。作。同。先生起拜祝

辭曰。敢不敬蚤夜以求從祝規。不下或於是東都之人士。咸知大夫與先生果能相與以有成也。遂各爲

歌詩六韻。退愈爲之序云。退或作遣。蜀本云。遂。詩元。本具於此。今附第四卷末。

送温處士赴河陽軍序

温造字簡與大雅之五世孫文宗朝終禮部尙書公前年送石洪今又送造二生皆東都處士之秀者公時爲河南令

伯樂一過冀北之野而馬羣遂空夫冀北馬多天下多下或伯樂雖善知馬安能空其羣邪能下或解之

者曰吾所謂空非無馬也伯樂知馬遇其良輒取之羣無留良焉苟無良雖謂無馬不爲虛語

矣苟無下或有留其二字東都固士大夫之冀北也恃才能深藏而不市者特或作懷洛之北涯曰石生

石洪也其南涯曰温生即造也二處士皆居洛陽南北之涯即贈盧全詩所謂水北山人水南山人是也大夫烏公以鈇鉞鎮河陽之三月以石生

爲才以禮爲羅羅而致之幕下未數月也以温生爲才於是以石生爲媒以禮爲羅又羅而致之幕下東

都雖信多才士朝取一人焉拔其尤暮取一人焉拔其尤自居守河南尹以及百司之執事居守謂東都留守鄭餘慶

與吾輩二縣之大夫東都郭下二邑洛陽河南也政有所不通事有所可疑奚所諮而處焉諮或作咨處或作取士大夫之去位

而巷處者誰與嬉遊小子後生於何考德而問業焉搢紳之東西行過是都者無所禮於其廬若是而稱

曰大夫烏公一鎮河陽而東都處士之廬無人焉豈不可也夫南面而聽天下其所託重而恃力者惟相

與將耳相爲天子得人於朝廷或無將爲天子得文武士於幕下求內外無治不可得也闕杭蜀本無內

外求無理愈糜於茲不能自引去或無資二生以待老今皆爲有力者奪之其何能無介然於懷邪闕杭

皆非是字生既至或無拜公於軍門其爲吾以前所稱爲天下賀其或以後所稱爲吾致私怨於盡取也留守相

公首爲四韻詩歌其事愈因推其意而序之或作焉

送鄭尙書序鄭樵汴州開封人貞元六年舉進士第

嶺之南其州七十其二十二隸嶺南節度府其四十餘分四府通典曰嶺南五府經略使治廣州領州二

經略使治容州領州十四桂管經略使治桂州領州十四鎮南經略使安南都護府治交州領州十一至德元年升五府經略使為嶺南節度使府各置帥然獨嶺南節度為大

府大府始至閣本無四府必使其佐啓問起居謝守地不得即賀以為禮歲時必遣賀問致水土物大

府帥或道過其府府帥必戎服左握刀右屬弓矢帕首袴鞬迎郊郊上或有于字○帕及既至大府帥先

入據館或無先字帥守屏必鄣切若將趨入拜庭之為者大府與之為讓至一再一下或更乃敢改服以賓主見

適位執爵皆與拜不許乃止虔若小侯之事大國有大事諮而後行諮或吞隸府之州離府遠者至三千里

懸隔山海使必數月而後能至蠻夷悍輕易怨以變其南州皆岸大海多洲島颿風一日踔數千里颿與帆同

颿或作颿音遼又勑教切○蹕漫瀾不見蹤迹控御失所依險阻結黨仇或作仇驚機毒矢以待將吏或無將字撞搪呼號以相和

應蜂屯蟻雜不可爬梳或作把疏好則人怒則獸故常薄其征入簡節而疎目時有所遺漏不究切之長養以

兒子至紛不可治乃草薙而禽獮之○羅音維艾也彌息淺切盡根株痛斷乃止其海外雜國若耽浮羅流求毛人夷

賈之州或作洲林邑扶南真臘于陀利之屬○耽浮羅國流求國毛人國夷州賈州林邑國扶南國真臘國皆海外蠻夷之國云林邑一曰環玉在交州南海行三千里真臘

一曰吉蔑在林邑西北去京師二萬七百里○耽音耽東南際天地以萬數或時候風潮朝貢蠻胡賈人胡或作夷舶交海中若嶺南帥

得其人則一邊盡治不相寇盜賊殺無風魚之災水旱癘毒之患外國之貨日至珠香象犀玳瑁奇物溢

於中國不可勝用。故選帥常重於他鎮。非有文武威風。知大體。可畏信者。則不幸往往有事。長慶三年四月

月。以工部尚書鄭公為刑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往踐其任。長慶三年四月。權為嶺南節度使。鄭公嘗以節鎮襄陽。嘗或作

十一年七月。權為山南東道節度使。又帥滄景德棣。十三年四月。權為德州。歷河南尹華州刺史。初。權自河南尹。帥山皆有

功德可稱道。入朝為金吾將軍散騎常侍。元和十四年十一月。權為右金吾衛大將。工部侍郎尚書。長慶

權自河南尹入為工部侍郎。二年十月。遷本曹尚書。家屬百人。無數畝之宅。傲屋以居。可謂貴而能貧。為仁者不富之效也。費而能

氏。妻二十二年。語權本傳云。用度豪侈。復與此異。何邪。○今按通監。權家多姬妾。祿薄不能贍。因李訓。干王守澄。求節鎮。得廣州。此語蓋譏之也。及是命朝廷莫不悅。將行。公卿

大夫十苟能詩者。咸相率為詩。以美朝政。以慰公南行之思。韻必以來字者。所以祝公成政而來歸疾也。

或祝上或無以字。或祝下有使字。

送水陸運使韓侍御歸所治序。考食貨志。憲宗用李絳議。以韓重華為振武。京西營田和權水陸運使。振武乃單于大都護府故地。後改名振武。重華後名約。預。甘

露之禍。洪謂唐志無所考。非也。○今按漢書王尊傳。有治所字。此所治字當乙。

六年冬。振武軍吏走驛馬詣闕告饑。公卿廷議。以轉運使不得其人。或無宜選才幹之士往換之。吾族子

重華適當其任。元和六年四月。以盧坦為戶部侍郎判度支。會振武告飢。時薛審為代北水陸運使。坦以重華代審也。至則出賊罪吏九百餘人。脫其桎梏。

給耒耜與牛。使耕其傍。便近地。以償所負。釋其粟之在吏者。四十萬斛。不徵。吏得去罪死。假種糧。齒。平人

有以自效。莫不涕泣感奮。相率盡力。以奉其令。而又為之奔走經營。為下或無之字。相原隰之宜。指授方法。故連

二歲大熟。吏得盡償其所亡。失四十萬斛者。而私其贏餘。私其下或有字。其或作有。皆非是。得以蘇息。軍不復饑。君曰。此未足爲天子言。請益募人爲十五屯。屯置百三十人。而種百頃。令各就高爲堡。東起振武。轉而西。過雲州界。極於中。受降城。出入河山之際。或作險。六百餘里。屯堡相望。寇來不能爲暴。人得肆耕其中。少可以罷漕輓之費。朝廷從其議。秋果倍收。歲省度支錢千三百萬。八年詔拜殿中侍御史。錫服朱銀。或作朱金銀。緋唐五品服。其冬來朝。奏曰。得益開田四千頃。則盡可以給塞下五城矣。五城。東西中三受降城。朔方振武二軍也。田五千頃。法當用人七千。臣令吏於無事時。督習弓矢。爲戰守備。因可以制虜。庶幾所謂兵農兼事。務一而兩得者也。或無幾字。務兩得或作得兩。大臣方持其議。止。八年冬。重華入朝。會宰相李絳已罷。後宰相持其議而吾以爲邊軍皆不知耕作。開口望哺。有司常儆人以車船。自他郡往輸。乘沙逆河。遠者數千里。人畜死蹄踵。交道費不可勝計。中國坐耗。坐耗。或作坐見耗。虛。或作坐耗。虛。今从閣杭本定。而邊吏恆苦食不繼。今君所請田。皆故秦漢時郡縣地。其課績又已驗白。若從其言。其利未可遽以一二數也。今天子方舉羣策。以收太平之功。寧使士有不盡用之歎。懷奇見而不得施設也。君又何憂。而中臺士大夫。亦同言侍御韓君前領三縣。紀綱二州。奏課常爲天下第一。行其計於邊。其功烈又赫赫如此。使盡用其策。西北邊故所沒地。可指期而有也。聞其歸。皆相勉爲詩。以推大之。而屬余爲序。

送鄭十校理序

舊史云。鄭餘慶之子瀚。本名涵。以文宗藩邸時名同。改名瀚。貞元十年。舉進士。以父謫官累年不仕。自秘書省校書郎遷洛陽尉。充集賢院修撰。改長安尉。集賢校

理公以元和四年六月為都官員外郎分司東都涵求告來寧公於其行作是序以送之蓋五年春也故有歸騎春衫薄之句

秘書御府也。天子猶以為外且遠，不得朝夕視。始更聚書集賢殿，別置校讎官。曰學士，曰校理。士下或無曰字常

以寵丞相為大學士。開元十三年改集仙殿為集賢殿，聚四部書其中，置修撰校理官。其他學士皆達官五品以上為學士，六品以下為直學士。以宰相張說為大學士。

也。校理則用天下之名能文學者。苟在選，不計其秩次，惟所用之。名下或有士字，由是集賢之書盛積，盡又或有而字。

秘書所有不能處其半，書日益多，官日益重。四年鄭生涵始以長安尉選為校理。一作授人皆曰是宰相子

能恭儉守教訓，好古義，施於文辭者。如是而在選，公卿大夫家之子弟，其勸耳矣。家下或有選字，非是愈為博士也。

始事相公於祭酒，分教東都生也。事相公於東太學，今為郎於邵官也。又事相公於居守。居上或無於字，按舊史元和元年

年鄭餘慶罷相為太子賓客遷國子祭酒冬十一月庚戌遷河南尹三年夏六月甲戌自河南尹拜東都留守六年十月除吏部尚書唐制東都置六館學與京師同故掌其職者謂之分教而舊史又云愈始舉

進士授文於公卿間故相鄭餘慶為之延譽由是知名於時三為屬吏，經時五年，觀道德於前後，聽教誨於左右，可謂親薰而炙之矣。

或無後字○其高大遠密者，不敢隱度論也。其勤己而務博施，以己之有，欲人之能，不知古君子何如耳。

或無耳字。今生始進仕，獲重語於天下，而慊慊若不足，真能守其家法矣。其在門者，可進賀也。門下或有或作爾字

告來寧。涵以元和四年為校理五年寧親東都時餘慶為東都留守朝夕侍側，東都士大夫不得見其面。於其行日，分司吏與留守之

從事。司下或有竊載酒肴席定鼎門外。古今地名曰河南有鼎門九鼎所定也即成王定鼎于郊鄆之所盛賓客以餞之，既醉各為詩五韻

且屬愈為序。

詩洛字詩下或有曰字注洛上或有得字

相公倦台鼎分正新邑洛作政才子富文華校讎天祿閣壽觴佳節過歸騎春衫薄作和鳥哢正交加楊

花共紛泊親交誰不羨去去翔寥廓作交或

韋侍講盛山十二詩序講或作御或作盛山唱和詩序唐史韋處厚字德載京兆萬年人中進士

善出為開州刺史穆宗立為翰林侍讀學士再遷中書舍人文宗時為相初在開州有盛山詩

十二篇一宿雲亭二隱月岫三茶嶺四梅溪五流孟渠六盤石磴七桃塢八竹園九琵琶臺十胡盧沼十一繡衣石場十二上士瓶泉盛山開州也開州隨巴東郡之盛山縣武德元年改為開州

韋侯昔以考功副郎守盛山人謂韋侯美士考功顯曹盛山僻郡奪所宜處納之惡地以枉其材韋侯將

怨且不釋矣或曰不然夫得利則躍躍以喜不利則戚戚以泣護闈閣杭本無下躍字以下句

者豈韋侯謂哉謂哉上或有之字韋侯讀六藝之文以探周公孔子之意藝下或無之字探杭作深又妙能為辭

章可謂儒者夫儒者之於患難苟非其自取之其拒而不受於懷也若築河堤以障屋霑其容而消之也

若水之於海冰之於夏日其翫而忘之以文辭也若奏金石以破蟋蟀之鳴蟲飛之聲况一不快於考功

盛山一出入息之間哉未幾果有以韋侯所為十二詩遺余者其意方且以入谿谷或無上巖石追逐雲

月不足日為事讀而歌詠之歌詠或令人欲棄百事往而與之游不知其出於巴東以屬胸臆也胸臆說

漢中有胸臆縣地下濕多此蟲因以為名胸从肉句聲考其義當作潤盡于時應而和者凡十人樊謂考

六人一曰和者十人而及此年章侯為中書舍人侍講六經禁中諸本作及此年閣本作明年杭本作時
 時集閣下者六人耳及此年章侯為中書舍人侍講六經禁中諸本作及此年閣本作明年杭本作時
 盛山韓以長慶二年作序閣本作明年由時字訛也○今按作明年則非實作時年則不詞當從諸本作
 及此年則無可疑矣諸本禁中下有名處厚字元和十五年三月處厚以侍講學士講詩關雖書洪範子
 太液亭長慶二年和者通州元司馬為宰相元和十年三月種為通州司洋州許使君為京兆忠州白使
 四月為中書舍人史和十三年十二月居易為忠州刺史李使君為諫議大夫景儉字寬中元和為忠州刺
 君為中書舍人史和十三年十二月居易為忠州刺史李使君為諫議大夫景儉字寬中元和為忠州刺
 不言某州使君者連上忠州文也黔府嚴中丞為秘書監元和十四年二月以商州刺史嚴為溫司馬
 澤之云景儉時為楚州疑有脫誤黔府嚴中丞為秘書監元和十四年二月以商州刺史嚴為溫司馬
 為起居舍人溫造時為武陵司馬今諸皆集闕下和者下六人諸本亦各書其名云元司馬名穉許使君
 方以閣杭本井上文名處厚共刪十四字云蜀本側書積康佐居易景儉造五名獨嚴不書其名今考嚴
 謂嚴嘗時為秘書監樂天集有制詞可考諸本改作嚴武蜀本又作少監皆非也李景儉自楚州召還溫
 造自期州召還今皆於是盛山十二詩與其和者有山下或大行於時聯為大卷家有之焉慕而為者將日
 不著其郡亦闕文也於是盛山十二詩與其和者有山下或大行於時聯為大卷家有之焉慕而為者將日
 益多則分為別卷章侯俾余題其首

石鼎聯句詩序

閣本無此篇洪慶善曰張文潛本校與諸本特異蓋原於蔡文忠也然增損太多
 不知得於何本今姑以杭蜀本為正○今按張本多可取當附見以備參考○洪

輿祖云石鼎聯句詩或不然公與諸子嘲戲見於詩者多矣皇甫湜不能詩則曰倚撫藁壤閒
 師眼皆其弟子也余曰不然公與諸子嘲戲見於詩者多矣皇甫湜不能詩則曰倚撫藁壤閒
 孟郊思苦則曰腸肚鎮煎煉樊宗師語瀼則曰辭慳義卓闕止於是矣不應楚語年九十餘此
 甚也且序云衡山道士軒轅彌明貌極醜白鬚黑面長頸而高結喉中又作楚語年九十餘此
 豈亦退之自謂邪予同年李道立嘗見唐人所作賈島碣石石鼎聯句所稱軒轅彌明即君
 也島范陽人彌明衡山人島本浮屠而彌明道士附會之妄無可信者獨仙傳拾遺有彌明傳
 雖祖述退之語亦必有人矣聯句若以為公作則若出一口矣今讀其劉侯句不及彌明
 遠甚何至是邪蓋聞君子損己以成人之美未聞抑人以取勝也其曰吾不解世俗書見孔武

元和七年十二月四日。衡山道士軒轅彌明。自衡下來。下或作山。舊與劉師服進士衡湘中相識。將過太白。知

師服在京。夜抵其居宿。知下師服張本。有校書郎侯喜新有能詩聲。夜與劉說詩。彌明在其側。貌極醜。白

鬚黑面長頸而高結喉中。又作楚語。紫張本皆作長頸而結喉無高與中字。唐子西曰。結古髻字也。高結

高結語原此。○今按古語自有城中好高結不必引椎結也。但道士之首加冠不作椎結。諷結為髻而以

喉屬下句者。雖有據而非是。蓋長頸故見其結喉之高。而此高結喉中。又作楚語也。不然則當從蔡張本

刪高中。喜視之若無人。彌明忽軒衣張眉指鑪中石鼎謂喜曰。子云能詩能與我賦此乎。云或作之。又無

劉往見衡湘閒人說云。年九十餘矣。張本上年有。解捕逐鬼物。拘囚蛟螭虎豹。不知其實能否也。方無解

作能。拘囚張作罔。兩不上方。見其老。頗貌敬之。不知其有文也。聞此說大喜。即援筆題其首兩句。張無說

有然字。而無其字。或無否字。既。次傳於喜。喜踊躍即綴其下云云。於下兩喜字。張本。道士啞然笑曰。啞。烏

肩倚北牆坐。袖。杭蜀本作抽。倚。謂劉曰。吾不解世俗書。子為我書。解或作能。後同。子為上。或

頭縮菌蠢。豕腹漲彭亨。初不似經意。不似張本作似非。詩旨有似譏喜。二子相顧慙駭。二子張

之。即又為而傳之喜。喜思益苦。或無。務欲壓道士。每營度欲出口吻。或無。聲鳴益悲。操筆欲書。張作

復止。竟亦不能奇也。畢即傳道士。道士高踞大唱曰。劉把筆吾詩云云。或無詩字。張本作劉進。其不用意

而功益奇。此从張本下四字。或作益切。不可附說。語皆侵劉侯。或無。喜益忌之。劉與侯皆已賦十餘韻。彌

明應之如響。皆穎脫含譏諷。夜盡三更。二子思竭不能續。因起謝曰。尊師非世人也。某伏矣。願為弟子。不

敢更論詩。夜盡三更。諸本在不能續之下。更有二子二字。此從張本。方從杭蜀本。文粹無益。忌至譏諷。以盡為蓋。而一本併無。蓋益三字。○今按方本簡嚴。諸本重複。然簡嚴者似於事理有所未盡。而重複者乃得見其曲折之詳。但今恐有漏落。故且從諸本及張本。而方本固在其中。但方本語侵劉喜。劉既書

姓喜不當獨書名。恐劉下本有侯字。而下文別有喜字之誤也。諸本喜益忌之下。復云劉與侯皆已賦。十餘韻語亦太冗。張本夜盡三更四字。屬於含譏諷之下。固善。然似不若移於喜益忌之下。此皆未敢

自以為然。讀者詳之。○非世人也。或無世字。或道士奮曰。奮下或有髯字。或有目字。或作非世人能出也。張本某下有等字。伏或作服。道士奮曰。有然字。○今按恐或有髯字。不然。章不可以不

成也。又謂劉曰。把筆來。吾與汝就之。或無來字。或無吾。即又唱出四十字為八句。書訖。使讀。讀畢。謂二子

曰。章不已就乎。二子齊應曰。就矣。張無即字。出或作書。非是。訖使。方作止。道士曰。此皆不足與語。此

寧為文邪。吾就子所能而作耳。或就下或無字。作下。非吾之所學於師而能者也。吾所能者。子皆不足以

聞也。獨文乎哉。吾語亦不當聞也。吾所能或作吾所聞。吾閉口矣。二子大懼。皆起立牀下拜曰。張無不

他有問也。願聞一言而已。先生稱吾不解人閒書。敢問解何書。請聞此而已。道士寂然若無聞也。方無敢

書五字。請聞下十三字。張本。但存寂然二字。無十一字。累問不應。二子不自得。即退就座。道士倚牆睡。鼻息如雷鳴。二子怛然失色。

不敢喘。喘上張本。斯須。曙鼓動。瑟瑟。音形。二子亦困。遂坐睡。或無遂坐。乃覺日已上。驚顧覓道士不見。本張

出方無。驚字。無到門字。二子驚惋自責。若有失者。閒遂詣余言。余不能識其何道士也。嘗聞有隱君子彌明。豈其

也。張無到門字。二子驚惋自責。若有失者。閒遂詣余言。余不能識其何道士也。嘗聞有隱君子彌明。豈其

也。寬下有之字。

也。寬下有之字。

人耶韓愈序

石鼎聯句詩此或無題

巧匠斲山骨。列中事煎烹。服師直柄未當權。塞口且吞聲。喜龍頭縮菌蠢。豕腹漲彭亨。明外苞乾薜文。中有

暗浪驚。服師在冷足自安。方從杭蜀文粹作安自足。既無文。遭焚意彌貞。喜謬當鼎鼐閒。安使水火爭。明大

似烈士膽。圓如戰馬纓。服師上比香爐尖。下與鏡面平。喜秋瓜未落蒂。凍芋強抽萌。明一塊元氣閉。細泉幽

寶傾。服師不值輸寫處。焉知懷抱清。喜方當洪鑪然。益見小器盈。明睨睨無刃迹。莊子睨然有繆繳。團團

類天成。服師遙疑龜負圖。出曝曉正晴。喜旁有雙耳穿。雙或上為孤髻撐。諸本此下無。彌明字。○今按此似

或訝短尾銚。又似無足鐙。服師可惜寒食毬。擲此傍路坑。喜何當出灰炆。徐也無計離餅罍。明陋質荷斟酌。

狹中愧提擎。服師豈能煮仙藥。但未汗羊羹。喜形模婦女笑。度量兒童輕。明徒示堅重性。示或不過升合盛。

師○過或作合。或作盛。或作成。傍似廢穀仰。傍或側見折軸橫。喜時於蚯蚓竅。微作蒼蠅鳴。明以茲翻溢愆。以茲或

實負任使誠。服師常居顧眄地。敢有漏洩情。喜寧依暖熱弊。不與寒涼并。明區區徒自效。瑣瑣不足呈。喜諸

此下無迴旋但兀兀。開闔惟鏗鏗。服師○鏗丘。全勝瑚璉貴。空有口傳名。豈比俎豆古。不為手所撻。除庚切

揆也淮南子。子路撻溺而受牛。謝。磨礪去圭角。浸潤著光精。○著願君莫嘲誚。此物方施行。四韻並。彌。明

注揆。擧也。平上聲。通洪本一作振。磨礪。去圭角。浸潤。著光精。○著。願君莫嘲誚。此物方施行。○又。年

謂云或謂軒轅寓公姓。彌。明。寓公名。蓋以文滑稽耳。是。不然。劉侯雖皆公門人。然不應譏誚如是之甚。且

公而或者所謂寓公姓名者蓋軒轅反切近韓字。編字之義又與愈字相類。即張籍所譏與人為無實。使雜之說者也。故竊意或者之言近是。洪氏所疑容貌聲音之陋乃故為幻語以資笑。讀此序而附著之尤不足以為据也。

卷二十二

祭文

祭田橫墓文

田橫初為漢將灌嬰敗於城下。亡走梁。歸彭越。高祖即位。懼誅。與其徒五百餘人入海。居島中。高帝聞齊人賢者多附橫。恐後有亂。乃使使橫罪。而召之。橫與其客二人。乘傳詣洛陽。至尸鄉。廡置。遂自剄。令客奉其頭。從使者馳奏。高帝流涕。以王者禮葬。橫既葬。二客穿其冢旁。皆自剄。從之。其餘客在海中者。聞橫死。亦皆自殺。晁太史無咎嘗取公此文於公。而不姓。後從裴度。亦自謂度。知已然。度亦終不引愈共天下事。故愈躑躅發憤。太息於區區。之橫。以謂夫苟如橫之好士。天下將有賢於五百人者至焉。

貞元十一年九月。愈如東京。道出田橫墓下。十一年。諸本或作十九年。月下有十一日字。如東京或作東

陽。而後如東都也。十九年秋。則公為御史。是冬。即貶陽山。安得九月。出橫墓下。唐都長安。亦不得云東。如京也。方閣。杭蜀本。作東。如京云。田橫墓在偃師。尸鄉。洛陽東三十里。今公自河陽道。橫墓下。以入洛。故云。東如京也。○今按。洪慶善作。如東京。及考。歲月。皆是。方氏亦以京為洛陽。但據三本。必欲作東。如京。為誤耳。今且未須別考。它書。只以其所引。田橫墓在洛陽。東者。論之。則自墓下。而走洛陽。乃是西向。安得。言東。如京乎。况唐都長安。謂洛陽為東京。則可。直謂之京。則不可。其理又甚明。若據元和郡國志。則感。河陽西南。至河南府八十里。其大勢。亦不得云。東如京也。此又三本謬誤之一證。故復表而出之。則感。義高。能得士。心。下。或有。因取酒以祭。為文而弔之。其辭曰。事有曠百世而相感者。余不自知其何心。非今世。

之所稀。孰爲使余歔歔而不可禁。余既博觀乎天下。曷有庶幾乎夫子之所爲。死者不復生。嗟余去此其

從誰。死者或作死而生。方作來皆非是。當秦氏之敗亂。得一士而可王。何五百人之擾擾。而不能脫夫子於劍鏗。抑所寶

之非賢。亦天命之有常。寶之或作寶。天或作大。昔闕里之多士。孔聖亦云其遑遑。闕無其字。非是。苟余行之不迷。雖顛沛

其何傷。自古死者非一。夫子至今有耿光。非闕杭作。皆非是。踧陳辭而薦酒。魂髣髴而來享。集韻靈良反。按享字。古今人用多作上聲。

惟前漢禮樂志郊祀詩云。發梁揚羽。申以商造。茲新音永。久長聲氣。遠條鳳鳥翔。神夕掩虞蓋。孔享享作平聲。退之叶韻。蓋有所本也。

歐陽生哀辭歐陽名詹。字行周。泉州晉江人也。卒年四十餘。集十卷。行世。新史於藝文立傳。

歐陽詹。世居閩越。自詹已上。皆爲閩越官。至州佐縣令者。累累有焉。閩越地肥衍。有山泉禽魚之樂。雖有

長材秀民。通文書吏事。與上國齒者。未嘗肯出仕。今上初故。宰相常袞爲福建諸州觀察使。治其地。治上或有

非是。袞以文辭進。有名於時。又作大官。臨莅其民。鄉縣小民。有能誦書作文辭者。袞親與之爲客主之禮。

呂汲公本如此。方从闕杭苑粹辭進。下卽屬鄉縣。至者袞下。又有故宰相字。下乃屬有名至其民。又屬親

與云云。顛倒錯亂。全無文理。而方云三本如此。不當輕改其蔽。如此今定从呂本。方主下有入字。鄉縣作

縣鄉則尙。觀游宴饗。必召與之。宴或作議。與讀爲預。或作預。或時未幾。皆化翕然。化新傳作仕。非是。按袞

有可取云。觀游宴饗。必召與之。疑與如字。而之下當有俱字。時未幾。皆化翕然。化新傳作仕。非是。按袞

察使始國人未知學。袞至爲設學校。使爲文章。親加講導。與詹于時獨秀出。袞加敬愛。諸生皆推服。閩越

爲客主均禮。觀游燕享與焉。由是俗一變。歲貢士與內州等。詹于時獨秀出。袞加敬愛。諸生皆推服。閩越

之人舉進士。絲詹始。貞元八年詹與公同登第。退之同年進士。此言閩人舉進士。自詹始。及觀林蘓泉山

貞元閒。余就食江南。未接人事。往往聞詹名。閩巷閒。詹之稱於江南也久矣。下或有貞元三年。余始至京師。

舉進士。聞詹名尤甚。余下或有年十九字。聞或作則。或云當井出。則聞二字亦有理。八年春。遂與詹文辭同考試。登第。始相識。自後詹歸

閩中。余或在京師他處。不見詹久者。惟詹歸閩中時為然。其他時與詹離。率不歷歲。移時則必合。合必兩

忘其所趨。久然後去。故余與詹相知為深。詹事父母盡孝道。仁於妻子。於朋友義以誠。氣醇以方。容貌嶷

嶷然。音逆其燕私善謔。以和其文章。切深喜往。復善自道。讀其書。知其於慈孝最隆也。十五年冬。余以徐

州從事朝正于京師。公為徐州節度推官。詹為國子監四門助教。將率其徒伏闕下。舉余為博士。會監有獄。不果上。

或無監字。監或作詹。觀其心有益於余。將忘其身之賤而為之也。嗚呼。詹今其死矣。詹閩越人也。父母老矣。捨朝夕

之養。以來京師。以或作而。其心將以有得於是。而歸為父母榮也。有得或作在得。或無於是。字而有復出。將以有得字。雖其父母之心亦

皆然。詹在側。雖無離憂。其志不樂也。詹在京師。雖有離憂。其志樂也。若詹者。所謂以志養志者歟。詹雖未

得位。其名聲流於人人。其德行信於朋友。或作友朋。雖詹與其父母。皆可無憾也。詹之事業文章。李翱既為之

傳。故作哀辭。以舒余哀。之傳或作之說。或作之。故上或有余字。非是。以傳于後。以遺其父母。而解其悲哀。以卒詹志云。悲哀或

○今按上文已連有兩哀字。不應如此。求仕與友兮。遠違其鄉。父母之命兮。子奉以行。友則既獲兮。祿實

不豐。以志為養兮。何有牛羊。事實既修兮。名譽又光。父母忻忻兮。常若在旁。命雖云短兮。其存者長。終要

必死兮。願不永傷。友朋親視兮。藥物甚良。親視或作視疾。飲食孔時兮。所欲無妨。孔或作既。壽命不齊兮。人道之常。齊一

高作在側與遠兮非有不同山川阻深兮魂魄流行祀祭則及兮勿謂不通哭泣無益兮抑哀自彊益或作救推

生知死兮以慰孝誠嗚呼哀哉兮是亦難忘哉下或無兮字

愈性不喜書自爲此文惟自書兩通其一通遺清河崔羣羣與余皆歐陽生友也友上有之字哀生之不得位

而死哭之過時而悲其一通今書以遺彭城劉君伉君喜古文或無書字或無伉字以吾所爲合於古詣吾

廬而來請者八九至而其色不怨志益堅或無志字凡愈之爲此文蓋哀歐陽生之不顯榮於前哀一作痛又懼其

泯滅於後也今劉君之請未必知歐陽生其志在古文耳其志上或有之志字雖然下或有字下又有則進知於歐

陽生矣必時觀十一字愈之爲古文豈獨取其句讀不類於今者邪思古人而不得見學古道則欲兼通其辭通其

辭者本志乎古道者也乎或作於方从三本無道字以上下文考之無道字即不成文理矣古之道不苟譽毀於人此下或有然則吾之所爲文皆有實也十一字

劉君好其辭則其知歐陽生也無惑焉

獨孤申叔哀辭申叔字子重年二十一舉進士又二年用博學宏詞爲校書郎又三年居父喪未練而歿蓋貞元十八年也柳子厚有獨孤君墓碣皇甫持正有傷獨孤賦而公作

辭哀之公嘗與崔羣書天人好惡之說與此語意一同蓋出太史公之伯夷論也

衆萬之生誰非天邪明昭昏蒙誰使然邪行何爲而怒居何故而憐邪怒或作怨或作思怒下有之字居或作爲胡喜厚其

所可薄而恆不足於賢邪將下民之好惡與彼蒼懸邪或無蒼字抑蒼茫無端而暨寓其間邪寓下有之字死者無

知吾爲子慟而已矣。如有知也。子其自知之矣。或無自字。或無之字。濯濯其英。曄曄其光。如聞其聲。如見

其容。此句或作如處其旁。非是。或云以容吐光。用古韻也。烏虜遠矣。何日而忘。烏虜或作鳴呼。

祭穆員外文。爲崔侍御作。昇本篇首題云。維年月日。故人博陵崔翬。謹以清酌之奠。祭于亡友穆

此文合新傳員終侍御史。故昇本稱端公也。穆員字與直。懷州河內人。宣州觀察使寧之子。工爲文。崔侍御名翬。無傳。

於乎。建中之初。予居于嵩。攜扶北奔。或作歸。避盜來攻。晨及洛師。相遇一時。顧我如故。眷然顧之。如或作無。眷或作瞻。

子有令聞。我來自山。子之賤明。或作俊。我鈍而頑。道既云異。誰從知我。我思其厚。不知其可。知其或作知。而或作可。而於

後八年。君從杜侯。我時在洛。亦應其招。貞元五年十二月。以杜亞爲東都留守。亞辟員爲從事。檢校員外郎。愬時亦爲亞所辟。留守無事。多君子僚。

罔有疑忌。維其嬉游。草生之春。鳥鳴之朝。我轡在手。君揚其鑣。君居于室。我既來即。或以嘯歌。嘯或作嘯。或以

偃側。誨余以義。復我以誠。復我或作我復。○今按下文云。無非德聲。則此二句專指穆也。當作復我。終日以語。以或作與。無非德聲。主人信讒。有感

其下。殺人無罪。誣以成過。入救不從。反以爲福。赫赫有聞。王命三司。察我于獄。相從係縲。曲生何樂。直死

何悲。曲或作直。直或作曲。二何或皆作可。皆非是。上懷主人。主或作王。非是。內閱其私。閱或作閱。皆非是。進退之難。君處之宜。君或作居。非是。既釋

于囚。令狐運爲東京牙門將。亞惡其爲人。會盜劫輪絹於洛北。運適敗。近郊亞意其爲之。命員及從事張弘靖鞠其事。無之。亞怒。囚員等。由此知名。我來徐州。道之悠悠。思君

爲憂。我如京師。君居父喪。哭泣而拜。言詞不通。我歸自西。君反吉服。晤言無他。往復其昔。其疑當作如。不日而

違。重我心惻。自後聞君。母喪是丁。痛毒之懷。六年以并。一作經。孰云孝子。而殞厥靈。今我之至。入門失聲。或失

哭。酒肉在前。君胡不餐。升君之堂。不與我言。於乎死矣。何日來還。

祭郴州李使君文公貞元十九年冬出為陽山令過郴州識李使君有李員外寄紙筆及又魚詩即所謂獲紙筆之雙賀投又魚之短韻也其生平契分皆具此文筆墨間錄云

祭李郴州文尤雄奇

維年月日。將仕郎守江陵府法曹參軍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故郴州李使君之靈。文苑此篇首題云維

元和元年歲次景戌二月乙未朔二十四日戊午。將仕郎云。使君員外三兄之靈。考之唐曆皆合。古語有之。白頭如新。傾蓋若舊。顧意氣之何如。何日時

之足究。何或當貞元之癸未。元或作西。○今按癸未者貞元十九年貶陽令時也。惕皇威而左授。伏荒炎之下邑。嗟名類而位仆。歷

貴部而西邁。邇清光於暫覲。於或言莫交而情無由。莫或作若。或作若而下無情字。既不賈而奚售。哀窮遐之無徒。遐或

窮遐。或作遐。荒徒或作圖。挈百憂以自副。辱問訊之綢繆。恆飽飢而愈疚。接雄詞於章句。窺逸跡於篆籀。直右切苞黃甘

而致貽。獲紙筆之雙賀。即李員外寄紙筆云。莫怪殷勤謝虞卿正著書。投叉魚之短韻。即公又魚十八韻招張功曹媿韜瑕而舉秀。竢新命於

衡陽。費薪芻於館候。郴在衡山之陽。貞元二十一年公以順宗敕徒據江陵待命於郴云。空大亭以見處。憇水木之幽茂。逞英心於縱博。沃

煩腸以清酌。以一作於。航北湖之空明。覲鱗介之驚透。宴州樓之豁達。衆管啾而並奏。啾或作湫。選閑居賦管啾啾而並奏。得恩

惠於新知。脫窮愁於往陋。窮或作寃。輟行謀於俄頃。見秋月之三般。逮天書之下降。猶低迴以宿留。上音秀。下音溜。前漢

宿留海上。史記宿留之數日無所見。念睽離之在期。謂此會之難又。授縞紵以託心。吳季札聘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焉見左氏襄公二十九

年。示茲誠之不謬。授或作授。儻後日之北遷。約窮歡於一晝。雖掾捧之酸寒。要拔貧而為富。何人生之難信。捐

斯言而莫就。始訝信於暫疎。遂承凶於不救。承或作成一作而見明旌之低昂。見明諸本注云此從闕本字尙遲疑於別袖。憶交酬而迭舞。奠單盃而哭柩。美夫君之爲政。不橈志於讒構。橈或作饒或作遭唇舌之紛羅。獨陵晨而孤雉。陵一作凌彼憐人之浮言。雖百車其何託。書云或作年。今按後漢書馮衍出妻邪正之相寇。幸竊覩其始終。敢不明白而蔽覆。神乎來哉。辭以爲侑。尙饗。

祭薛助教文 公遼字大順詳見公所誌墓云

維元和四年歲次己丑。後三月二十一日景寅。丙寅作景寅。避唐諱也。朝散郎守國子博士韓愈。散墓志石本作議。太學助教侯繼。謹以清酌之奠。祭于亡友國子助教薛君之靈。繼下或有等字。薛君之靈。本作河東薛君七官之靈。嗚呼。吾徒學而不見施。設祿又不足以活身。天於此時。奪其友人。同官太學。日得相因。奈何永違。祇隔數晨。笑語爲別。慟哭來門。來或作東。藏棺蔽帷。欲見無緣。皎皎眉目。在人目前。酌以告誠。庶幾有神。嗚呼哀哉。尙饗。

祭虞部張員外文 張季友也。公同王涯崔暉許季同庚承宣邢册等六人者。皆與張貞元八年同年進士。時陸贄典貢舉。故文有司我明試。時惟邦彥之語。詳見公誌墓云。

維年月日。愈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亡友張十三員外之靈。文苑作元和十年。晁本作維元和十年。制誥韓愈禮部侍郎崔暉京兆尹許季同考功員外郎庚承宣。年月中書舍人王涯考功郎中知河中節度判官殿中侍御史邢册等六人。皆張季友之同年也。嗚呼。往在貞元。俱從賓薦。司我明試。時維邦彥。各以文售。幸皆少年。羣遊旅宿。其歡甚焉。出言無尤。有獲同喜。他年諸人。莫有能比。倏忽逮今。二十餘歲。存皆表白。半亦辭世。外纏公事。內迫家之中宵。興歎無復。昔時如何。今者又失夫子。今者或作於今。懿德柔

葛魯卿云。駭不駭。虎取之則亨矣。不待禱而有應也。○今按洪謝本皆作孟首。謂正月孟春之首也。張言來寅其徵以虎為寅神。故言來歲寅月當有徵驗。孟首果得歸也。然且作猛獸亦通。余出嶺中。

君埃州下。借據江陵。非余望者。郴山奇變。其水清寫。泊砂倚石。有還無捨。楚調云。重華不可還。還者故切。衡陽放酒。

熊咆虎嘯。不存令章。罰籌蝟毛。不存或作存。不罰或作罪。唐人會飲以籌記罰。劉夢得詩。罰委舟湘流。往

觀南嶽雲壁潭潭。雲或作天。穹林攸擢。避風太湖。七日鹿角。太或作大。鹿角洞庭湖中地名。元微之鈞登大帖。

怒頰豕狗。狗或作豕。豕聲。○狗許角切。鬻盤炙酒。羣奴餘啄。走官階下。首下尻高。前漢尻益下。馬伏塗。從事是遭。

予徵博士君以使已。元和元年六月。公召為國子博士。署相見京師。過願之始。分教東生。君掾雍首。元和二年

公分教東都。署為京兆府司錄。參軍雍州。名書黑水。西河。惟雍州。○雍於用切。兩都相望。於別何有。解手背面。遂十一年。君出我入。如相避然。生

闊死休。生瀾死休。或作生死休咎。非是。吞不復宣。刑官屬郎。引章訐奪。或作奮訐。方作許奪。○今按奪謂爭執。不與。猶今

義或本亦非。權臣不愛。南昌是幹。今按墓志。張自刑部出。刺慶州。然則昌當作康。明條謹獄。氓獠戶歌。音老。用遷澧浦。為人受瘡。

署自慶州。改澧州。刺史民稅出雜產物。與錢尚書。有經數。觀察使牒州徵錢。還家東都。起令河南。屈拜後

倍數。經署曰。刺史可為法。不可貪官害民。留牒不肯從。竟以代罷。遷病也。元宣慰處。置使南討淮蔡。余辱司馬

生憤所不堪。屢以正免。身伸事蹇。竟死不昇。孰勸為善。丞相南討。元和十六年。以宰相喪度為余辱司馬。

議兵大梁。時宣武軍節度使韓弘為諸軍走出洛下。哭不憑棺。奠不親。不撫其子。葬不送野。望君傷懷。

望君或作定居。非是。有隈如瀉。銘君之績。納石壤中。或作爰及祖考。紀德事功。紀或作已。事或作著。事功作著功。於

出著字。又似可疑。姑从舊本作事。蓋紀其德。紀其事。紀其外著後世。鬼神與通。君其奚憾。不余鑒衷。嗚呼。

哀哉尙饗。

祭左司李員外太夫人文謂與其子同僚必公為職方員外郎時也

維年月日某官某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某縣太君鄭氏尊夫人之靈某等或作某乙等胄于茂族配此

德門克成厥家享有全福為婦為母再朝中宮搢紳推榮宗黨是則某等幸隨令子同服官僚庶展哀誠

式陳牢醴尙饗。

祭薛中丞文一本同李達吉孟簡張惟素張買祭薛中丞存誠也薛嘗勅浮屠鑿虛罪抵死表李位無罪事見舊史本傳甚詳

維年月日文苑作元和九年某官某乙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亡友故御史中丞贈刑部侍郎薛公之靈公

之懿德茂行可以勵俗清文敏識足以發身宗族稱其孝慈友朋歸其信義累昇科第亟踐班行左掖南

臺北齊號御史臺為南臺共傳故事詩人墨客爭諷新篇羽儀朝廷輝映中外長途方騁大限俄窮聖上軫不愆之

悲具僚興云亡之歎况某等忘言斯久知我俱深青春之遊白首相失來陳薄奠詎盡哀誠嗚呼哀哉尙

饗。

祭裴太常文裴之諱字皆不可考

維年月日愈等謹以庶羞清酌之奠敬祭于故太常裴二十一兄之靈文苑作元和九年某本月日下具給事中李達吉給事中孟簡吏部

侍郎張惟素吏部侍郎張買比都郎中史館修撰韓愈等五人朝廷之重莫過乎禮雖經策具存而精通蓋寡自郊丘故事宗廟時宜大

君之所旁求。丞相之所卒問。羣儒拱手。宗祝醉心。兄皆指陳根源。斟酌通變。莫不允符天旨。克協神休。至乎公卿冠昏。士庶喪祭。疑皆響答。問必實歸。從我者足為軌儀。異我者無逃指笑。動為時法。言比古經。必作獨立一朝。高視千古。而又驅馳朋執。僮俛宗親。檐石之儲。常空於私室。檐諸本多作齋。本多作檐。公必無檐石之儲。檐字本此。郭璞方言注。齋石之儲。實用齋字。前漢制通。揚雄傳。皆只作作。貨殖傳。醬千儋。顏曰。儋人儋之也。一儋兩嬰。丁濫切。方丈之食。每盛於賓筵。贈必固辭。求無不應。孰云具美。而不永年。某等早接遊從。實欽道義。致誠薄奠。以訣終天。嗚呼哀哉。尚饗。

潮州祭神文五首

晁本第一首。題作祭湖神文。第二首。題作又祭止雨文。第三首。題作城隍文。第四首。題作祭界石神文。第五首。題作皆元和十四年夏秋作。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謹差攝潮陽縣尉史虛己。以特羊庶羞之奠。告于大湖神之靈。愈承朝命。為此州長。今月二十五日至治下。凡大神降依庇。貺斯人者。皆愈所當率徒屬奔走致誠。親執祀事於廟庭下。今以始至。方上奏天子。思慮不能專一。冠衣不淨潔。與人吏未相識。知牲精酒食器皿。輒弊。輒一作損。○音所。輒不能嚴清。又未卜日時。不敢自薦。見使攝潮陽縣尉史虛己。以告神。其降監。尚饗。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謹以清酌。服脩之奠。祈于大湖神之靈。禮記。大享尚服脩。注云。捶脯也。腹或作反。○今按。若作時。則脩當作羞。○腹丁貫。曰。稻既稔矣。而雨不得。熟以穫也。或無以穫。字非是。蠶起且眠矣。而雨不得。老以簇也。歲且盡矣。稻不可以復種。而蠶不可以復育也。農夫桑婦。將無以應賦稅。繼衣食也。非神之不愛人。或無之字。愛刺史失所職也。

百姓何罪。使至極也。神聰明而端一。聽不可濫以惑也。刺史不仁。可坐以罪。惟彼無辜。惠以福也。劃劃雲

陰卷月日也。月日或作日月非是。○割。忽麥切。劖方支切。又音麗。幸身有衣。口得食。給神役也。口上或有而。字得或作有。充上之須。脫刑辟也。選

牲爲酒。以報靈德也。吹擊管鼓。侑香潔也。拜庭跪坐。庭或作廷。如法式也。不信當治疾殃殛也。神其尙饗。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謹以柔毛剛鬣。清酌庶羞之奠。祭于城隍之神。聞者以淫雨將爲人災。無以應

貢賦。供給神明。上下獲罪罰之故。乃以六月壬子。奔走分告。乞晴于爾明神。下或再出爾。字屬下句。明神閱人之不

辜。若饗若答。饗或作響。糞除天地山川。清風時興。白日顯行。蠶穀以登。人不咨嗟。咨或作疵。惟神之恩。夙夜不敢忘

怠。謹卜良日。躬率將吏。薦茲血毛。清酌嘉羞。一作肴。侑以音聲。以謝神貺。神其饗之。或作茲。或作鑿之。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謹遣耆壽成寓。以清酌少牢之奠。告于界石神之靈。此五字或作界石之神。曰。惟封部之

內。山川之神。克麻于人。麻或作庇。官則置立室宇。備具服器。奠饗以時。淫雨旣霽。蠶穀以成。織婦耕男。忻忻衍

衍。是神之庥庇于人也。敢不明受其賜。謹選良月吉日。齋潔以祀。神其鑒之。鑿之或作鑿茲。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大湖之神。惟神降依茲土。以庇其人。今茲無有水旱

雷雨風火疾疫爲災。各寧厥宇。以供上役。長吏免被其譴。賴神之德。夙夜不敢忘。謹具食飲躬齋。洗奏音

聲。以獻以樂。以謝厥賜。不敢有所祈。尙饗。

卷二十三

祭文

袁州祭神文三首

晁本首篇題曰祭城隍文次題祭仰山神祈雨文次題又祭仰山神文元和十五年夏作

維年月日袁州刺史韓愈謹告于城隍神之靈或無袁字下同刺史無治行無以媚于神祇以上或無無字天降之罰以

久不雨苗且盡死刺史雖得罪下或有死字○今按死字不當用又上句已有不應重出蓋因上句而誤也百姓何辜宜降疾咎于某躬身或無躬身

躬字國語靡王躬身公用此也無令繇寡蒙茲濫罰謹告

維年月日袁州刺史韓愈謹以少牢之奠祭于仰山之神曰神之所依者惟人人之所事者惟神今既大旱嘉穀將盡人將無以為命神亦將無所降依不敢不以告若守土有罪宜被疾殃於其身百姓可哀宜蒙恩閱以時賜雨使獲承祭不怠神亦永有飲食謹告

維年月日袁州刺史韓愈謹以少牢之奠祭于仰山之神曰田穀將死而神膏澤之百姓無所告而神恤之刺史有罪而神釋之敢不有薦也尙饗

祭柳子厚文

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月五日卒于柳州公其月自潮即袁明年自袁召為國子祭酒此文袁州作也故劉夢得祭子厚文有云退之承命改牧宜陽亦馳一函候於便

道其後序柳集又云凡子厚行己之大方有退之之誌若祭文在祭文蓋謂此也

維年月日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亡友柳子厚之靈維年月日文苑作維某年歲次庚子五月壬寅朔五日景午柳下或有君字嗟嗟

子厚而至然邪自古莫不然我又何嗟人之生世如夢一覺故效切下其閒利害竟亦何校當其夢時有

樂有悲。及其既覺。豈足追惟。凡物之生。不願爲材。謂非是。或作犧尊青黃。乃木之災。見莊子語。子之中棄。天脫罍羈。

○音繫玉佩瓊琚。大放厥辭。富貴無能磨滅。誰紀子之自著。表表愈偉。表表或作表奏非是不善爲斲。血指汗顏。巧匠

旁觀。或作觀旁非是縮手袖閒。子之文章。而不用世。乃令吾徒。掌帝之制。子之視人。自以無前。一斥不復。羣飛刺

天。飛或作非嗟嗟子厚。今也則亡。也則或作有今臨絕之音。一何琅琅。徧告諸友。以寄厥子。不鄙謂余。亦託以死。凡今

之交。觀勢厚薄。余豈可保。能承子託。非我知子。子實命我。猶有鬼神。寧敢遺墮。寧或作予念子永歸。無復來期。

設祭棺前。矢心以辭。嗚呼哀哉。或無此四字尙饗。

祭湘君夫人文 公以元和十五年九月拜國子祭酒未離袁州時作

維元和十五年歲次庚子十月某日。朝散大夫守國子祭酒護軍賜紫金魚袋韓愈。謹使前袁州軍事判

官張得一。此上四十四字。或只作維年月日。國子祭酒韓愈。謹令張得一。今从石本。以清酌之奠。敢昭告于湘君湘夫人二妃之神。前歲之春。

愈以罪犯黜守潮州。或作陽。今从石本。懼以譴死。且虞海山之波霧瘴毒爲災。以殞其命。或無此字舟次祠下。是用有

禱於神。神享其衷。賜以吉卜。曰如汝志。蒙神之福。啓帝之心。去潮卽袁。十四年十月。自潮徙袁。今又獲位於朝。復其

章綬。十五年九月。自袁召爲國子祭酒。復賜金紫。退思往昔。實發夢寐。凡卅年於今。乃合。世或作三。方从石本。此蓋晉卅年前。常有夢寐。非以貶日言之也。○今按

上文。但言前歲之禱。則實發夢寐者。但謂不敢忘前歲之吉卜耳。此批字未詳其義。恐亦石本之誤也。夙夜恍惕。敢忘神之。大庇。伏或作悚。伏以祠字毀頓。一作

憑附之質。丹青之飾。暗昧不圭。或作暗昧不佳。或作味暗不圭。今从石本。圭與獨同音。集韻。獨潔也。明也。通作圭。詩吉獨爲館。韓詩作吉圭。周禮。蠟氏令州里。除不蠲。注。讀如吉圭。

為館之圭陸音曰舊讀為圭呂氏春秋飲食必齋潔高誘亦讀作圭此類非一今作佳由圭字訛也不稱靈明或作明靈今从石本外無四垣堂陞頽落牛羊入室居
 民行商不來祭享輒敢以私錢十萬修而作之萬下諸本有祈于邦舊碑斷折斷一作中其半仆地文字缺滅
 幾不可讀謹修而樹之或無廟成之後將求玉石仍刻舊文因銘其陰以大振顯君夫人之威神以報靈
 德俾民承事萬世不怠惟神其鑒之尙饗

始將既修樹舊碑仍刻其文於新石因銘其陰舊碑石既多破落文不可盡識移之於新或失其真遂
 不復刻此四十二字石本附祭文後諸本皆有之方云此蓋後人以碑本附入闕杭皆無之○今按此
 之必公所自記故石本有之當附於此方但以闕杭本闕遂直刊去亦可惜也今从諸本而次一
 之字書

祭竇司業文竇名牟長慶二年卒公嘗誌其墓此文公自稱兵部侍郎則是年未使王庭湊前作也

維年月日兵部侍郎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於故國子司業竇君二兄之靈惟君文行夙成有聲江
 東魁然厚重長者之風一舉於鄉遂收厥功屢佐大侯以調兵戎○調去聲詔曰予虞汝為郎中乃令洛陽歲
 且四終惟刑之慎掌正隸僮命守高平澤州高平郡命副儒宮副或作制朱衣銀魚象服以崇錫榮考妣孝道上窮
 官不滿能亦云達通踰七望八年執非翁或作逾七八年執非望公方在君無憾我意不充君之昆弟弟
 第五人常常字中行大曆十四年登第弟鞏字刺史郎中四繼三同謂牟庠相繼為澤州刺史
 牟鞏庠鞏三以辭雄汝封元和二年登第及牟為三雄矣刺史郎中四繼三同四繼三同則常牟鞏庠皆
 為之於士大夫可謂顯融我之獲見實自童蒙既愛既勸愛既或作受誘非是在麻之蓬自視雖音翳望君飛鴻四

十年餘事如夢中。諸本皆如此。閣杭苑及南唐本作事。半如夢云。古夢音平。去聲通。石崇詩。周公不足。夢以重押中。字之故。不知公詩多不避也。分宰河洛。媿立竝躬。俱官於學。以織臨洪。惠許不酬。許或作詩。○今按。惠許謂報德。上。文愛勸。而又稱許也。

以空死生莫接。孰明我衷。於祭告情。文以自攻。嗚呼哀哉。尙饗。

祭侯主簿文。此謂侯喜也。蜀本注。繼字非。○詳觀此文。當知其爲侯喜作。公貞元十七年。與喜同漁于溫洛。嘗有詩云。吾黨侯生字叔。嗚呼我持竿釣溫水。故此又有我釣我遊。其不我隨之語。嘗薦喜於汝州刺史盧郎中。又嘗薦之於陸員外。慘觀其薦詞。亦與此文惟子文學。今誰過之之意。相表裏。又公集中。端有贈侯主簿喜詩。用是知其非繼而喜也。其曰吏部侍郎韓愈。卽長慶三年。自兵部轉吏部時作。

維年月日。吏部侍郎韓愈。謹遣男殿中省進馬佶。退之。譜子有名。昶者。長慶四年。進士登第。小說中亦載其爲集賢校理。曰符曰爽。曰殿中省進馬。雖載於集。而

他處不見。唯符見於孟郊張籍詩中耳。致祭於亡友故國子主簿侯君之靈。嗚呼。惟子文學。今誰過之。子於道義。困不捨遺。因或作罔捨。或作拾。皆非是。我狎我愛。人莫與夷。自始及今。二紀於茲。我或爲文。筆俾子持。唱我和我。問我以疑。我釣

我遊。莫不我隨。我寢我休。莫爾之私。朋友昆弟。情敬異施。惟我於子。無適不宜。棄我而死。嗟我之衰。相好

滿目。少年之時。日月云亡。或作人云亡。今其有誰。誰不富貴。而子爲羈。我無利權。雖怨曷爲。子之方葬。我方齋

祠。方葬。或作葬。哭送不可。誰知我悲。嗚呼哀哉。尙饗。

祭竹林神文。公祭文二。其一祭竹林神。其二祭曲江龍。皆以早禱。其後賀雨表。亦云。季夏以來。雨澤不降。臣職司京邑。祈禱實頻。謂此皆長慶三年爲京尹時作也。

維年月日。京兆尹兼御史大夫韓愈。謹以酒脯之奠。再拜稽首。告於竹林之神。曰。天子不以愈爲愚。不能

使尹茲大衆二十三縣之人。今農既勤於稼。有苗盈野。而天不雨。將盡槁以死。農將無所食。鬼神將無以爲饗。國家之禮。天地百祀神祇。不失其常。或無祀字。惠天之人。不失其和。惠天下或有下字。係从闕杭本。○今字也。下句同。人又無罪。何爲造茲旱虐以罰也。唐闕杭蜀本在罰字下。非是。將俾尹者不仁不明。不能承帝之勅。以化正其下。聞無香惟腥。聞音問。神于惠罰無差。神于或神之神。施罪瘠于尹。愈身是甘。是宜雨則時降。神無爽其聰明。永饗于人。無媿尙饗。

曲江祭龍文

維年月日。京兆尹兼御史大夫韓愈。謹以香果之奠。敢昭告於東方青龍之神。天作旱災。嘉穀將槁。乃於甲乙之日。依准古法。作神之象。齋戒祀禱。神其享祐。之時降甘雨。時或作將。非是。以惠茲人。急急如律令。

祭馬僕射文

馬十二名。總字會元。扶風人。退之長慶三年冬。自京兆尹復爲兵部侍郎。又遷吏部侍郎。其爲京兆也。有舉馬總自代狀。今祭文稱吏部侍郎。總以是年冬死也。

維年月日。吏部侍郎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於故僕射馬公十二兄之靈。惟公弘大温恭。全然德備。天故生之。其必有意。將明將昌。實艱初試。佐戎滑臺。斥由尹寺。貞元十三年四月。以姚南仲鎮滑臺。辟南仲不法。總坐貶爲泉州司馬。適彼甌閩。馳腕跋躡。一作蹻。○蹻。魚列。顛而不踈。鳥禾。乃得其地。于泉于虔。始執郡符。遂殿交州。殿軍後也。抗節番禺。上音潘。下音愚。去其螟蠹。蠻越大蘇。蠹或作驢。擢亞秋官。朝得碩士。人謂其崇。我勢始起。東征淮蔡。相臣是使。十二年十月。以宰相裴度爲彰義軍節度使。仍充淮西宣慰使。公兼邦憲。以副經紀。十二年。以總兼御史大夫。充淮西行營諸軍宣慰副使。殲彼大

魁厥勳孰似丞相歸治留長蔡師吳元濟誅總留蔡州為彰義留後奏改彰義為淮西十茫茫黍稷昔實

棘茨鳩鳴雀乳不見梟鳴惟蔡及許舊為血仇命公并侯許澂等州觀察處置等使澂舊屬淮西故云并

侯耕借之牛束其弓矢禮讓優優始誅郟戎音運厥墟腥臊公往滌之茲惟樂郊十四年二月誅東平節

檢校刑部尚書為郟州刺史天平節度惟東有獬投於河○音制又居例切惟西有虺虺也顛覆朋

鄰我餘有幾七月沂州軍亂殺節度使王遂長慶元年七月盧龍軍亂囚節度使張弘靖成德亂殺節度

身其餘幾之語或本非是律嶽中居○音律斬其脊尾岱定河安惟公之躔帝念厥功還公於朝陟於

地官且長百僚十二月以總檢校尚書度彼四方孰樂可據顧瞻衡鈞或作將舉以付惟公積勤以疾以

憂及其歸時當謝之秋賀門未歸或在門之語或本非是弔廬已萃未燕於堂已哭於次昔我及公實

同危事且死且生誓莫捐棄歸來握手曾不三四曾不濡翰酬酢文字曾不醉飽以勸酒裁側吏奠以斂

哀其何能致嗚呼哀哉尚饗

弔武侍御所畫佛文或無弔字武侍御一以為武少儀謂公嘗為太學彈琴詩序少儀時為司業後以太常少卿兼御史中丞使南詔在元和五年一以為武儒衡據李翱集

墓誌云故相鄭餘慶尹河南奏授伊闕尉及鄭公留守東都在元和五六年間然姓氏及官御史皆同未知孰是然題曰侍御其文亦曰侍御後說若近之云

御史武君當年喪其配御史一作侍御斂其遺服櫛珥盤帨于篋或作盤方云盤小囊繫大帶也○今按儀禮

中然則繫然則繫月且十五日則一出而陳之抱嬰兒以泣有為浮屠之法者造武氏而諭之曰是豈有益耶閣

非也。吾師云：人死則為鬼，鬼且復為人。隨所積善惡受報。所下一環復不窮也。作旋。極西之方有佛焉。其

土大樂。西下或無之字。親戚姑能相為圖，是佛而禮之，願其往生，莫不如意。武君憮然辭曰：吾儒者，其可以為是。

既又逢月旦十五日，復出其篋實而陳之。無其字。抱嬰兒以泣，且殆而悔曰：或無且字，或本且字在悔字下。是真何益也。

吾不能了釋氏之信，不又安知其不果然乎？或無乎字。於是悉出其遺服櫛佩，合若干種，就浮屠師請圖前所

謂佛者，浮屠師受而圖之。韓愈聞而弔之曰：哲哲兮！目存，作哲哲或丁寧兮！耳言，忽不見兮！不聞。見下或有

無兮莽誰窮兮！本源圖西佛兮！道予勲，以妄塞悲兮！慰新魂。新上或有斯字。嗚呼！奈何兮！弔以茲文。

祭故陝府李司馬文。李漢之父，荆雍王會七世孫，長慶元年二月卒。詳見公所誌，荆墓。○荆薄經切，一本無故陝府三字。

維年月日，守國子祭酒，賜紫金魚袋韓愈，謹以清酌之奠，祭於故陝府左司馬李公之靈曰：公學以為耕，

文以為穫，發憤孤身，復續厥家。孤或作苦，續或作績。選于吏部，亟以科進，歷臨大邑，惟政有聲。惟或作爲。遂承宗正，日朝

帝庭，出輔陝都，吏畏僚慕，子婦諸孫，盈于室堂。公姑悅喜。姑或作始，始非是。五福具有，大夫士家，孰不榮羨。如何不

常，以至大故，嗚呼哀哉！愈以守官不獲弔送，昏姻之好，以哀以悲，敬致微禮。公其歆之。歆或作昭。尚饗。

祭十二兄文。公從兄，岌也。公之皇祖諱觀，素有孫八人，其孫曰會，曰介，曰愈，曰俞，曰岌。見於世系表及公集者，此五人。又有奔者，以殿中侍御史死于平涼之盟。其二，人則無所考見。

岌以元和元年六月卒于虢州，以其年九月葬于州十里文。所謂歸女教男，反骨本原，公蓋有異時歸葬于先原之意。

月日，從父弟某官某乙，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敢昭告於十二兄故虢州司戶府君之靈。或無故字。嗚呼！維我皇

顧其躬祿仕而還。以為家榮。奔走乞假。東西北南。孰云此來。迺賻靈車。有志弗及。長負殷勤。嗚呼哀哉。昔在韶州之行。受命於元兄。于或曰。爾幼養於嫂。喪服必以基。今其敢忘。天實臨之。真觀中。魏徵令狐德棻等議。嫂叔服云。或有長年之嫂。遇提孩之叔。劬勞鞠養。情若所生。分飢共寒。契闊偕老。其在生也。愛之同於骨肉。及其死。則推而遠之。求之本原。深所未諭。且事嫂見稱載籍。非一。鄭仲虞則恩禮甚篤。顏洪都則竭誠致感。馬援則見之必冠。孔汲則哭之為位。察其所尚。豈非先覺。嫂叔舊無服。今請服小功五月。制可。公幼養於嫂。服期以報。可為士大夫之法矣。李漢序公文集及李習之狀亦云。嗚呼哀哉。日月有時。歸合塋封。終天永辭。絕而復蘇。伏惟尚饗。

祭十二郎文

老成。率府參軍韓介之子也。介二子曰百川。曰老成。起居舍人會無子。以老成為後。死矣。故文云。吾上有三兄。皆不幸早世。承先人後者。在孫惟汝。在子惟吾。又云。去年東野往。吾書與汝。蓋貞元十八年。有送東野序。即是年為十九年。此文必其秋冬作。十二月。則公謫陽山矣。斯文蓋公所謂喜往復善自道者。在當時無對。後二百七十年。歐陽文忠公為其父作瀧岡阡表。始足以追配公。此作覽者當自知之。

年月日。或無日字。文苑作貞元十九年五月二十六日。季父愈聞汝喪之七日。乃能銜哀致誠。使建中遠具時羞之奠。告汝十二郎之靈。文苑郎下有子字。○今按郎子是當時。語雖不必存。亦不可不知也。今謾補之。嗚呼。吾少孤。及長。不省所怙。惟兄嫂是依。中年兄歿南方。會貴守韶州。吾與汝俱幼。從嫂歸葬河陽。既又與汝就食江南。零丁孤苦。未嘗一日相離也。吾上有三兄。皆不幸早世。承先人後者。在孫惟汝。在子惟吾。兩世一身。形單影隻。嫂常撫汝。指吾而言曰。韓氏兩世。惟此而已。汝時尤小。當不復記憶。吾時雖能記憶。亦未知其言之悲也。吾年十九。始來京城。其後四年。而歸視汝。又四年。吾往河陽省墳墓。往上或無吾字。遇汝從嫂喪來葬。又二年。吾佐董丞相於汴州。相下或有幕字。貞元十三年。董晉帥

州汝來省吾止一歲請歸取其孥明年丞相薨吾去汴州汝不果來是年吾佐戎徐州是歲秋張建封辟公爲徐州節度推

官使取汝者始行者上或有又字吾又罷去十六年五月張建封卒公西歸洛陽汝又不果來吾念汝從于東東亦客也不

可以久圖久遠者莫如西歸或有兩圖字一將成家而致汝嗚呼孰謂汝遽去吾而歿乎謂或作爲而

與汝俱少年以爲雖暫相別終當久相與處故捨汝而旅食京師以求斗斛之祿誠知其如此雖萬乘之

公相吾不以一日輟汝而就也去年孟東野往吾書與汝曰吾年未四十而視茫茫而髮蒼蒼而齒牙動

搖邵太史曰文用助字柳子厚論當否不論重覆檀弓曰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退之亦曰吾年未四十

荒今俗本作茫茫非是陳后山詩平陳鄭毛視荒荒本此也念諸父與諸兄皆康彊而早世如吾之衰

者其能久存乎或在吾不可去汝不肯來恐旦暮死而汝抱無涯之戚也去或孰謂少者歿而長者存彊

者天而病者全乎嗚呼其信然邪其夢邪或無其夢其傳之非其真邪信也吾兄之盛德而天其嗣乎汝

之純明而不克蒙其澤乎少者彊者而天歿長者衰者而存全乎未可以爲信也夢也傳之非其真也非

或有者字東野之書耿蘭之報何爲而在吾側也嗚呼其信然矣吾兄之盛德而天其嗣矣汝之純明宜業其

家者不克蒙其澤矣榮或所謂天者誠難測而神者誠難明矣明或作所謂理者不可推而壽者不可知

矣壽或雖然吾自今年來蒼蒼者或化而爲白矣蒼下或動搖者或脫而落矣毛血日益衰志氣日益微

志氣或幾何不從汝而死也死而有知其幾何離其無知悲不幾時而不悲者無窮期矣汝之子始十歲

十或作一老成二子曰湘曰滂滂以季子出繼則湘固宜十歲也吾之子始五歲少而彊者不可保如此孩提者又可冀其成立邪嗚呼

哀哉嗚呼哀哉汝去年書云比得軟脚病往往而劇此非是吾曰是疾也江南之人南下或常常有之未

始以爲憂也憂下或嗚呼其竟以此而殞其生乎抑別有疾而至斯乎斯下或汝之書六月十七日也東

野云汝歿以六月二日耿蘭之報無月日或作蓋東野之使者不知問家人以月日如耿蘭之報不知當

言月日或無如字言或作時○今按陸德明經典釋文序論當時語音之訛有曰而如靡異則此如字即

也輒東野與吾書乃問使者東上或使者妄稱以應之耳稱一其然乎其不然乎或無其不今吾使建中祭

汝弔汝之孤與汝之乳母彼有食可守以待終喪則待終喪而取以來如不能守以終喪則遂取以來其

餘奴婢並令守汝喪或作吾力能改葬終葬汝於先人之兆然後惟其所願或無終葬二字嗚呼汝病吾

不知時汝歿吾不知日生不能相養以共居歿不得撫汝以盡哀斂不憑其棺窆不臨其穴懇上臨上或

吾行負神明而使汝天行或不孝不慈而不得與汝相養以生相守以死一在天之涯一在地之角生而

影不與吾形相依死而魂不與吾夢相接吾實爲之其又何尤彼蒼者天曷其有極自今已往吾其無意

於人世矣當求數頃之田於伊潁之上以待餘年或作盡○今按或教吾子與汝子幸其成長吾女與汝

女待其嫁如此而已嗚呼言有窮而情不可終汝其知也邪其不知也邪嗚呼哀哉或無尙饗

祭周氏姪女文韓俞之女適四門博士周况於公爲姪女元和十一年卒其詳見公所誌墓云

維年月日十八叔叔母具時羞清酌之奠。祭於周氏二十娘子之靈。或無子字。俞爲開。封尉女名好好。嫁而有子。女子之慶。元和三年。周况登第。公以好好妻之。生一男一女。纏疾中年。又命不永。卒時年二十七。今當長歸。與一世違。凡汝親戚。孰能不哀。撰此酒食。以與汝訣。汝曾知乎。我念曷闕。尙饗。

祭滂文。滂。公之姪孫。老成之子也。元和十四年。公謫潮州。滂與其兄湘皆侍行。是歲冬。公移袁州。滂乃死于袁。遂葬于袁之郭南。其詳見公所誌墓也。

維年月日十八翁及十八婆盧氏。以清酌庶羞之奠。祭於二十三郎滂之靈。曰。汝聰明和順。出於輩流。彊記好文。又少與比。將謂成長。以興吾家。如何不祥。未冠而夭。吾與盧氏。痛傷可言。可或作何。思母之恩。連呼以絕。執兄之手。勉以無悲。情一何長。命一何短。權葬遠地。孤魂無依。瀝酒告情。哀何有極。尙饗。

祭李氏二十九娘子文。公之姪孫女。其李千妻也。

維年月日十八叔翁及十八叔婆盧氏。遣祀以庶羞之奠。祭於李氏二十九娘子之靈。曰。汝之警敏和靜。人莫及之。靜或作舒。姿相豐端。不見闕虧。幼而孤露。其然何爲。出從于人。旣相諧熙。又暴以天。神何所疵。生殺滅益。竟誰主尸。我哀汝母。孰慰窮嫠。我憐汝兒。誰與抱持。念此傷心。不能去離。奠以送汝。知乎不知。尙饗。

祭張給事文。徹。公之從子。壻也。詳見公所誌墓云。

維年月日。兵部侍郎韓愈。謹以清酌之奠。祭于故殿中侍御史贈給事中張君之靈。御上或無侍字。惟君之先。以儒名家。逮君皇考。考名休嘗。佐宣武軍。再振厥華。鄉貢進秀。有司第之。賈或作舉。從事元戎。謹職以治。遂拜郎官。以職王

憲不長其年。飛不盡翰。乃生給事。松貞玉剛。幹父之業。纂文有光。屢辟侯府。亦佐梁師。前人是似。蓋吏嘒
 杏。御史闕人。奪之於朝。大厦之構。斧斤未操。府遷幽都。頑悖未孚。繫君之賴。乃奏乞留。長慶元年三月以
 度使。徵先為宣武從事。累遷監察御史。至是。弘靖仍辟徵為盧龍判官。時牛僧孺奏徵為。乃遷殿中。朱衣
 眞御史。弘靖遣之。而密奏幽州不廷日久。今臣始至。須強佐乃濟。行半道。有詔以徵還之。
 象版。惟義之趨。豈利之踐。虺豺發覆。闔府屠割。或作償其恨犯。君獨高脫。露刀成林。刀或弓矢穰穰。千萬
 為徒。譟謹為狂。君獨叱之上。不負汝。為此不祥。將死無所。雖愚何知。慙屈變色。君義不辱。殺身就德。七月
 都知兵馬使朱克融。囚弘靖於薊門館。殺幕僚等。以徵長者不殺。置徵於。軍亂
 弘靖所居。月餘。遷之別館。徹出門罵曰。汝何敢反。行且罵。衆即擊君以死。天子嘉之。贈官近侍。歸於一死。
 萬古是記。我之從女。為君之配。君於其家。行實高世。無所於葬。輿魂東歸。於葬或作掩誄以贈之。莫知我
 哀。嗚呼哀哉。尚饗。

祭女挈女文 元和十四年正月。公以論佛骨。貶潮州。女挈年十二。死于商南。曆舉驛。詳見墓誌。及

挈。董彥遠曰。挈字傳寫之誤。蓋古文如紛挈等字。無从奴者。公最好。古名其女。不應用俗字也。○今按挈挈通說。已見第五卷李花詩。

維年月日。阿爹阿八。南史人歌曰。始興王人之爹。赴人急如水火。使汝妳以清酒。時果庶羞之奠。祭於第
 四小娘子。挈子之靈。嗚呼。昔汝疾極。或作值吾南逐。蒼黃分散。使女驚憂。我視汝顏。心知死隔。汝視我面。
 悲不能啼。我既南行。家亦隨譴。扶汝上輿。走朝至暮。天雪冰寒。傷汝羸肌。天或作大。汝或作女。通用。撼頓險阻。
 不得少息。不能食飲。又使渴飢。死於窮山。實非其命。不免水火。父母之罪。穀梁傳。昭十九年。子既生。使汝

至此豈不緣我草葬路隅棺非其棺既瘞遂行誰守誰瞻魂單骨寒無所託依人誰不死於汝卽寃我歸
自南乃臨哭汝元和十五年九月公自袁州入爲國子祭酒汝目汝面在吾眼傍汝心汝意宛宛可忘宛宛或作寃寃詩宛在水中央鄭注宛坐見貌
逢歲之吉致汝先墓長慶三年十月四日公尹京兆發其骨歸葬河陽無驚無恐安以卽路以一作沒飲食芳甘棺輿華好芳或作柔歸於
其丘萬古是保尙饗

卷二十四

碑誌

李元賓墓銘按今石刻首題云韓愈撰段季展書其後題云十一年十二月建立疑立石在葬後

李觀字元賓謝從古本刪字字今文粹亦然然石本有之此文今从石本其先隴西人也或無字始來自江之東下或有食大年二十四

舉進士三年登上第又舉博學宏辭得太子校書一年書下或有字年二十九客死于京師于或作於旣斂之三日

或無之字友人博陵崔弘禮葬之于國東門之外七里友上或有其字葬上或有鄉曰慶義原曰嵩原慶義或作某鄉

嵩原或作某原友人韓愈書石以誌之辭曰人下或有昌黎字

已庠元賓壽也者吾不知其所慕天也者吾不知其所惡生而不淑孰謂其壽謂其或作爲之死而不朽孰謂之

天謂之或作爲其已庠元賓才高乎當世而行出乎古人才或作文出或作過已庠元賓竟何爲哉竟何爲哉已庠元賓諸本無此再出

四字方从石本今亦从之但方又云上竟字石本作意而邵公濟嘗歎其句法之妙謂歐公而下好韓氏學者皆未之見遂从其說定上字作志意之意下字作究竟之竟則予不識其何說也竊意若非當時誤刻即是後來字半磨滅而讀者不審遂傳此謬好事者又從而誇大之使世之愚而好怪者遂為所惑甚可笑也

崔評事墓銘

君諱翰字叔清博陵安平人安平或作平安今深州有安平縣曾大父知道仕至大理司直大父玄同為刑部侍郎出刺

徐相州同或作童非是或無相字父倚舉進士天寶之亂隱居而終君既喪厥父攜扶孤老託于大江之南卒喪通儒

書作五字句詩敦行孝悌談諧縱誕卓詭不羈卓詭或無此二字或作處世皆非是又善飲酒江南人士多從之遊貞元八

年君生四十七年矣以卒日考之七當作六自江南應節度使王栖曜命於鄜州既至表授右衛胃曹參軍實參幕

府事直道正言補益弘多弘或作尤既去職遂家于汝州汝州刺史吳郡陸長源引為防禦判官表授試大理

評事十二年相國隴西公作藩汴州而吳郡為軍司馬貞元十二年七月以董晉為宣武軍節度使八月長源自汝州授檢校禮部尚書充宣武軍行軍司

馬隴西公隴西公以為吳郡之從則賢也之從或作從事或併出之字皆非是署為觀察巡官實掌軍田鑿澮溝斬芟茅或

即晉也亦兼水為陸田千二百頃水田五百頃或無為字五連歲大穰軍食以饒幕府以其功狀聞

其字使者未復命以十五年正月五日寢疾終于家年五十有六矣隴西公賻贈有加自始有疾吳郡率

幕府寮屬日一至其廬問焉其既甚也日再往問焉其終也往哭焉比小斂大斂三哭焉方無大斂字○今按上文并大

斂計之乃得三於斂之二十日其妻與其子以君之喪旋葬于汝州與或作以或無于字其二月某日遂葬于某縣

某鄉某原君內仁九族外盡賓客於其所止其來如歸苟親矣雖不肖收之如賢苟賢矣雖貧賤待之如貴人是故其歿也其弔者與其哭者其聲也必哀盡焉鄭氏也有子二人女一人吾聞位不稱德者有後德者下或有其終字嗚呼君其終有後乎銘曰

朝之言嘻嘻夕之言怡怡偕入而出乘馬馳馬下或有而字一日不見而死吁其悲其下有可字

施先生墓銘

貞元十八年十月十一日太學博士施先生士丐卒其寮太原郭伉買石誌其墓或無原字昌黎韓愈爲之

辭曰先生明毛鄭詩通春秋左氏傳善講說劉公嘉話拾遺言予嘗與柳八韓十八詣施士丐聽毛詩說

其魚醫之人自無善事攘人之美者如鴉在梁上焉則毛注失之矣又說山無草木曰咕所以言陟彼

咕兮無可咕也以其無草木故以譬之又說甘棠勿剪勿敗勿敗勿拜召伯所憩拜言人心之拜小低屈也上言勿

翦終言勿拜明召伯漸遠人思不忘也毛注拜猶伐非也又說維北有斗不可挹酒漿言不得其人也毛

部不注此新史云士丐撰春秋傳未甚傳後文宗喜經術宰相李石因言士丐春秋可讀文宗曰朕見之

美水而已何必勞苦旁求然後爲得耶朝之賢士大夫從而執經考疑者繼于門繼下有往字太學生習毛

鄭詩春秋左氏傳者皆其弟子貴游之子弟時先生之說二經來太學帖帖坐諸生下恐不卒得聞帖帖或作帖

怡怡下又有然字非是先生死二經生喪其師仕於學者亡其朋故自賢士大夫老師宿儒新進小生聞先生之死

哭泣相弔歸衣服貨財先生年六十九在太學者十九年由四門助教爲太學助教山助教爲博士太學

由四下十八字此從諸本杭本無爲太學助教由助教八字云蓋言由四門助教至爲博士於太學故也

本為是。但下太學二字疑衍。不然則或在博士上。或在秩滿當去。諸生輒拜疏乞留。乞遷三字。或留或遷。下文當去。下然無所據。不敢輒改。姑存之。以俟知者。

凡十九年不離太學。杭本無凡下八字。○今按上文已云在太學者十九年。則此八字誠為重複。然欲去之則或留或遷語勢未盡。又不知公意果如何。今亦論而闕之。不敢定其去留也。

祖曰旭。袁州宜春尉。父曰媯。五略。豪州定遠丞。或作濠。說已見前。按此。妻曰太原王氏。先生卒。子曰

友直。叻州鄧縣主簿。鄭或作鄧。鄧縣名。前漢云殺鄧鄧。○鄭莫候切。曰友諒。太廟齋郎。系曰。

先生之祖。氏自施父。施父。晉大夫。見左氏桓九年。其後施常事孔子以彰。史記弟子列傳。施之。常字子桓。一無施字。讎為博士。漢書儒林傳。

宣帝時。延為太尉。延順帝。嘉二年。八月為太尉。太尉之孫。始為吳人。曰然。曰續。當作續。吳志朱然字公緒。亦載其跡。先

生之興。公車是召。纂序前聞。于光有曜。古聖人言。其旨密微。箋注紛羅。顛倒是非。紛或作分。聞先生講論。如客

得歸。得或有。卑讓肫肫。中庸曰。肫肫其仁。鄭注。肫讀如誨。肫醇之醇。懇誠貌。出言孔揚。今其死矣。誰嗣為宗。為或作其。縣曰萬年。原曰神

禾。高四尺者。檀弓。孔子曰。吾聞之古者。墓而不墳。今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於是封之。崇四尺。先生墓邪。

考功員外盧君墓銘。或作表。○公元和二。年為國子博士時作。

愈之宗兄。故起居舍人君。柳子厚先友記云。韓會昌。黎人。善清言。有文章。名最高。然以故。多謗。至起居郎。貶官卒。則起居舍人君會也。子厚以為耶。誤矣。以道德文學伏

一世。伏或作服。其友四人。其一范陽盧君東美。少未出仕。或無字。皆在江淮閒。天下大夫士謂之四夔。永泰中。會與盧東美

張正則。崔造。為友好。談經濟之略。嘗以王佐自許。時人號為四夔。舊史載於其義以為道。可與古之夔。臯

者侔。故云爾。夔。臯。後同。或曰。夔嘗為相。世謂相夔。四人者。雖處而未仕。天下許以為相。故云。大曆初。御史

大夫李栖筠由工部侍郎爲浙西觀察使當是時中國新去亂仕多避處江淮間仕或作士嘗爲顯官得名聲

以老故自任者以千百數大夫莫之取獨晨衣朝服或無晨字從騎吏入下里舍請盧君君時始任戴冠通詩

書與其羣日講說周公孔子以相磨礪浸灌婆娑嬉游未有捨所爲爲人意既起從大夫天下未知君者

惟奇大夫之取人也不常必得人其知君者知上或無其字謂君之從人也非其常守必得其從其後爲太常博

士監察御史河南府司錄考功員外郎年若干而終在官舉其職若干或作五十四夫人李姓隴西人君在配君

子無違德配上或作字君歿訓子女得母道甚或作甚得母道後君二十年年六十六而終二十或作若干十六或作十四將合葬其

子暢命其孫立曰乃祖德烈靡不聞然其詳而信者宜莫若吾先人之友先人之友無在者起居丈有季

曰愈又或作又能爲古文業其家是必能道吾父事業汝其往請銘焉父下或有之字立於是奉其父命奔走來告愈

謂立曰子來宜也行不可一二舉且吾之生也後不與而祖接不得詳也得下或有其字其大者莫若衆所與觀

所與衆寡茲可以審其德矣乃祖未出而處也天下大夫士以爲與古之夔臯者侔大夫或作之且可以爲相

其德不旣大矣乎講說周公孔子樂其道不樂從事於俗得所從不擇外內奮而起擇或作釋其進退不旣合

於義乎銘如是可以示於今與後也歟立拜手曰唯唯君祖子輿濮州濮陽令父同舒州望江令夫人之

祖延宗鄆州司馬父進成鄆州洛交令君祖下二十四字或但言君祖某某官父某某官夫人下或無之字男三人暢申易

女三人皆嫁爲士人妻士下或無人字墓在河南緱氏縣梁國之原緱氏下七字或作某縣某原○緱音溝其年月日或無此四字非是元

和二年二月十日云。十下或四字。

施州房使君鄭夫人殯表。房使君房武也。武刺施州而夫人卒。殯于江陵。公時為江陵法曹而作。繼於河南銘與元少尹房君墓即武也。

夫人之先出於周。或無之字。○今按此篇之文平易明白宜有之字。以鄭為氏因初侯。周厲王少子友封於鄭。是為成公。其地華州鄭縣是也。後世以國為氏。曾祖

諱隨祖諱玠。厥考諱絳咸垂休歸於房宗生九子。左右黍稷祠春秋道順德嚴顯且裕宜壽而富。今何謬。

富或作貴。永貞冬至前四日寓殯墳此非其丘。

清邊郡王楊燕奇碑文。晁本作清邊郡王楊公神道碑。

公諱燕奇字燕奇。字上或無奇字。弘農華陰人也。大父知古祁州司倉。烈考文誨。天寶中實為平盧衙前兵馬使。

盧下或有軍字。位至特進檢校太子賓客。封弘農郡開國伯。世掌諸蕃互市。恩信著明。夷人慕之。祿山之亂。公年

幾二十。燕奇開元二十六年生。天寶十四年祿山反。時燕奇年十八。進言於其父曰。大人守官宜不得去。宜或作義。王室在難。某其行矣。其

父為之請於戎帥。遂率諸將校之子弟各一人。閒道趨闕。變服詭行。日倍百里。天子嘉之。特拜左金吾衛

大將軍員外。置賜勳上柱國。寶應二年春。二年或作二歲。詔從僕射田公平劉展。上元元年十一月。宋州刺史劉展赴揚州。揚州長史鄧景山以

兵拒之。為展所敗。進陷揚潤昇等州。二年正月。平盧兵馬使田神功生禽展。揚潤平。今云寶應誤也。又從下河北。大曆八年。帥師納戎帥勉於滑州。大曆八年三月。

永平節度使令狐彰卒。以工部尚書李勉為永平軍節度。滑毫觀察等使。九年從朝于京師。是年十一月。汴宋節度使田神功入朝。京師九年

云九年。未知孰是。建中二年。城汴州。建中二年三月。築汴州城。功勞居多。三年。從攻李希烈。先登。貞元二年。從司徒劉

公復汴州。貞元四年十二月李希烈陷汴州興元元年十一月宋毫節度使劉洽大破希烈之衆希烈遁歸蔡州汴州平今云貞元二年誤也劉公謂劉元佐十二年與諸將執以

城叛者歸之于京師事平授御史大夫食實封百戶賜繒綵有加封下或十四年年六十一五月某日終

于家自始命左金吾大將軍凡十五遷爲御史大夫職爲節度押衙右廂兵馬使兼馬軍先鋒兵馬使右

左階爲特進勳爲上柱國爵爲清邊郡王食虛邑自三百戶至三千戶眞食五百戶終焉或無自字或無五字公結

髮從軍四十餘年或作歲敵攻無堅城守必完臨危蹈難歔歔感發乘機應會捷出神怪不畏義死不榮幸

生故其事君無疑行其事上無閒言初僕射田公其母隔於冀州公獨請往迎之經營賊城出入死地卒

致其母田公德之約爲父子故公始姓田氏田公終而後復其族焉嗣子通王屬良禎以其年十月庚寅

葬公子開封縣魯陵岡隴西郡夫人李氏祔焉通王德宗之子諱以貞元中領宣武及河東節葬月或作

三月者誤矣但八月十月皆有庚寅不知孰是大抵此碑多誤不曉所以僕射田公田神功也神功夫人

以上元二年平劉展此作寶應二年舊傳神功大曆八年冬觀闕廷信宿而終此作九年皆差也夫人

清夷郡太守祐之孫漁陽郡長史獻之女柔嘉淑明先公而殂有男四人女三人後夫人河南郡夫人雍

氏某官之孫某官之女有男一人女二人咸有至性純行人女二人或作男二一下或有夫人同仁均養

親族不知異焉君子於是知楊公之德又行於家也銘曰

烈烈大夫或作丈夫逢時之虞感泣辭親從難于秦維茲爰始遂勤其事四十餘年或裨或專攻牢保危爵位

河南少尹裴君墓誌銘

公諱復，字茂紹。復或作稷，唐世系表集古錄皆作復。河東人。曾大父元簡，大理正。大父曠，御史中丞。京畿採訪使。父虬，以有

氣略敢諫諍，為諫議大夫。或無有字，諫諍二字。或作言，或無諍字。引正大疑，有寵代宗朝。屢辭官不肯拜。卒，贈工部尚書。歐

公跋怡亭銘云：裴虬撰，李陽冰篆，李莒書。銘在武昌江水中，有小島，亭在其上。銘刻於島石。虬代宗時，公為道州刺史。按此文云：虬為諫議大夫，不云為道州刺史。唐史亦不見其事。歐陽豈得之怡亭銘耶？公

舉賢良，拜同官尉僕射。南陽公開府徐州。貞元四年十一月，以濠、壽、廬三州團練使張建封為徐泗濠節度使。召公主書記。二遷至侍御史。

入朝，歷殿中侍御史。累遷至刑部郎中。遷或作選，非是。疾病，改河南少尹。輿至官若干日卒。實元和三年四月二

十三日，享年五十。夫人博陵崔氏，少府監頰之女。音頰。男三人，璟、質，皆既冠。其季始六歲，曰充郎。充或作彥，世系

表作望郎。卜葬得公卒之四月壬寅，遂以其日葬東都芒山之陰杜翟村。公幼有文，年十四。時寶應元年。上時雨詩。

代宗以為能，將召入為翰林學士。尚書公請免，曰：願使卒學。或無使字。丁後母喪，上使臨弔。又詔尚書公曰：或

作謂父忠而子果孝，吾加賜以厲天下。終喪，必且以為翰林。下或有學士字。其在徐州府，能勤而有勞，在朝以恭儉

守其職，居喪必有聞。待諸弟友以善教，館嫠妹，畜孤甥，能別而有恩。而有或作而。歷十一官，而無宅於都，無田

於野，無遺資以為葬。斯其可銘也已。銘曰：

裴為顯姓，入唐尤盛。支分族離，各為大家。此銘以家叶離，方言羅謂之羅，羅謂之羅，蓋古音通也。○今按詩兔爰及楚詞多此類。惟公之系，德隆位

細。日子曰孫，厥聲世繼。子或作祖。晉陽之色，或作邑。愉愉翼翼，無外無私。幼壯若一，何壽之不遐，而祿之不多。謂

必有後。其又信然耶。

國子助教河東薛君墓誌銘石本有河東字或無然此後多从石本今亦

君諱公達字大順薛姓字大順或曾祖曰希莊撫州刺史贈大理卿祖曰元暉果州流溪縣丞贈左散騎

常侍祖下十六字方云閣杭蜀本皆闕惟監本與石本同○今按方氏所校專據三本而謂今本皆不足

閣杭蜀苑粹不同者未必父曰播元暉三子播總播據開元十九年尚書禮部侍郎侍郎命君後兄據據

為尚書水部郎中贈給事中據或君少氣高為文有氣力務出於奇以不同俗為主始舉進士不與先輩

揖作胡馬及圓丘詩京師人未見其書皆口相傳以熟及擢第補家令主簿佐鳳翔軍或無及擢第三字

鳳翔留後邢君牙為鳳翔尹鳳翔隴西觀察使至是表公達佐其軍軍帥武人君為作書奏讀不識何傳一幕以為笑不為變笑下或

月九日大會射會下或設標的高出百數十尺令曰中酬錦與金若干一軍盡射莫能中或無盡字能中

君執弓腰二矢指一矢以與指或作挾閣木無指一矢三字○今按揖其帥曰請以為公歡遂適射所一

座皆起隨之或無射三發連三中射字的壞不可復射中輒一軍大呼以笑連三大呼笑帥益不喜即自

免去後佐河陽軍任事去害興利功為多拜協律郎益棄奇與人為同今天子修太學官有公卿言詔拜

國子助教分教東都生元和四年年卅七二月十四日疾暴卒卅七石本如此下二十一日亦君再娶初

娶琅邪王氏後娶京兆韋氏或無初娶以凡產四男五女男生輒即死或無產自給事至君後再絕皆有

名。或無皆有名三字。然三字之義未詳。而方遺言曰。以公儀之子已後我。按此云已後我。或作爲已後。○今

也。其年閏二月廿一日。見上。弟試太子通事舍人公儀京兆府司錄公幹。以君之喪歸。試下七字。或作某

御史。侍以五月十五日葬于京兆府萬年縣少陵原。合祔王夫人塋。以君下二十八字。或作銘曰。

宦不遂。作官不能達。遂一作遷。歸譏於時。譏或作議。石本逸。身不得年。又將尤誰。世再絕而紹。祭以不墜。

監察御史元君妻京兆韋氏夫人墓誌銘諸本無京兆以上九字。

夫人諱叢。字茂之。姓韋氏。茂或作成。○今以其上七世祖父封龍門公。後周驃騎將軍晉州總管

後世。率相繼爲顯官。通子善嗣。上谷太守。善嗣子崇德。太子諭德。崇夫人曾祖父諱伯陽。自萬年令爲大

原少尹副留守北都。卒贈祕書監。或無北其大王父迢。以都官郎爲嶺南軍司馬。卒贈同州刺史。王考夏

卿。以太子少保。卒贈左僕射。保下或僕射娶裴氏臯女。射字。臯爲給事中。爲上或有臯父宰相耀卿。夫

人於僕射爲季女。愛之。選壻得今御史河南元稹。選上或有其字。稹稹時始以選校書祕書省中。校上或

非其後遂以能直言策第一。拜左拾遺。果直言失官。又起爲御史。舉職無所顧。夫人固前受教於賢父母。

得其良夫。又及教於先姑氏。固或作因。父上或無賢字。得上率所事所言。皆從儀灑。言或年二十七。以元

和四年七月九日卒。卒三月。得其年之十月十三日葬咸陽。從先舅姑兆。銘曰。

詩歌碩人。爰敍宗親。女子之事。有以榮身。夫人之先。累公累卿。有赫外祖。有或作於。祖相我唐明。歸逢其

良夫夫婦獨不與年而卒以天實生五子一女之存銘于好辭以永於聞好或埋

卷二十五

碑誌

登封縣尉盧殷墓誌

孟郊詩有甲盧殷十首其一云登封草木深登封道路微日月不與光華苦空生衣可憐無子翁毗蟬緣病肌擊臥歲時長連連但幽噫幽噫虎豹聞此

外相訪稀至親惟有詩抱心死有歸河南韓先生後君作因依磨一片嵌巖書千古光輝蓋謂公以河南令爲盧作此誌也時元和五年云

元和五年十月日范陽盧殷以故登封縣尉卒登封年六十五月下或有五日君能爲詩自少至老詩可錄傳者在紙凡千餘篇無書不讀然止用以資爲詩或無在紙二字與諫議大夫孟簡協律孟郊監察御史馮宿好期相推挽卒以病不能爲官在登封盡寫所爲詩抵故宰相東都留守鄭公餘慶抵或作投或無公字留守數以帛米周其家書薦宰相宰相不能用竟飢寒死登封將死自爲書告留守與河南尹房式乞葬己又爲詩與常所來往河南令韓愈曰爲我具棺留守尹爲具凡葬事韓愈與買棺又爲作銘十一月某日葬嵩下鄭夫人墓中嵩下或有山字君始娶滎陽鄭氏後娶隴西李氏生男輒死卒無子女女上或有子字學浮屠法不嫁爲比丘尼云

興元少尹房君墓誌

房君武也公嘗爲其夫人鄭氏作殯表今又誌其墓

房故爲官族。

官或作宦。

稱世有人。自太尉瑄。

瑄字次律。河南人。

以德行爲相。相玄宗。肅宗。

天寶十五年七月。玄宗拜瑄吏部尚書。同平章事。至德二

年五月罷。廣德元年卒。贈太尉。

名聲益彰。徹大行世。號其門爲太尉家。宗族子弟皆法象其賢。公曾祖諱玄靜。尚書膳部

郎中。歷資簡。涇隰四州刺史。太尉之叔父也。

玄靜父彥雲有二子。長曰玄基。次曰玄靜。玄基子融。天后朝正諫大夫。同鳳閣鸞臺平章事。融子瑄。

祖諱肱。爲

虢州司馬。父諱巒。

或作樂。

都水使者。皆名能守家法。公諱武。字某。以明經歷官。至興元。少尹謹飭畏慎。年七

十三。以其官終。幼壯爲良子弟。老爲賢父兄。歷十二官。處事無纖毫過差。嘗以殿中侍御史副丹陽軍使。

其後爲整屋令。施州刺史。丹陽。整屋。施州吏民至今思之。

○整音軫。屋音望。扶風縣名。水曲曰整。山曲曰屋。前漢行幸整屋五柞宮。

娶滎陽鄭

氏女。生男六人。其長曰次卿。次卿有大才。不能俯仰順時。年四十餘。尚守京兆興平尉。然其友皆曰。房氏

有子也。次曰次公。次膺。次回。次衡。次元。始學而未仕。女三人。皆嫁爲士人妻。

士人或作人士。

初公之在施州。夫人

卒焉。殯於江陵。元和五年。次卿與其羣弟奉公之喪。自興元至堂。殯于伊水之南。

公改葬服議殯於堂。謂之殯。

六年正

月。次公奉夫人之喪。自江陵至。遂以其月十四日。合葬河南緱氏之高龍原。公母弟式。自給事中爲河南

尹。孝友慈良。盡費其財。以奉公葬。未葬之一月。詔以河南爲御史中丞。領宣州觀察使。

中丞或將行。或作往。

召河南令韓愈泣謂曰。吾兄之葬於是。而吾爲尹於是。吾以爲得盡其道於吾兄也。今壓於上命。不得視

吾兄之棺入此土也。豈非天邪。子與吾兒次卿游。我重知子。凡吾兄之終事。將子是託焉。愈旣不獲辭。旣

助其凡役事。退又爲銘云。

有位有年。年或作名。有弟有子。從先人葬。是謂受祉。

河南少尹李公墓誌銘。李素也。據史李素無傳。於李錡傳附見焉。

元和七年二月一日。河南少尹李公卒。年五十八。尹下或有隴西字。或作陸渾。斂之三月某甲子。葬河南伊闕鳴臯山

下。或作八月丁亥朔十六日壬寅。考之史亦合。伊闕或作陸渾。考唐志。鳴臯實在陸渾。前事之月。其子道敏。哭再拜授使者公行狀。公或作功。非是。以幣走

京師。乞銘於博士韓愈。曰。於一。少尹將以某月日葬。月下或有某字。宜有銘。其不肖嗣道敏。杖而執事。不敢違次。

不得跌以請。愈曰。公行應銘法。公方作功。○今按者。从方本。則此句無首。而下旬子又禮葬。亦無所承。其誤明甚。子又禮葬。敢不諾而銘諸。或無葬字。

或無而銘諸三字。或無諾而二字。皆非是。公諱素。字某。或作字貞一。生七歲。喪其父。貧不能家。母夫人提以歸。教育于其外氏。育或作畜。

子下或無其字。以明經選主。號之弘農簿。又尉陝之芮城。李丞相泌。觀察陝虢。以材署運使。從事以課。遷尉京兆

鄂。邑名。古有扈。○鄂音戶。考滿。以書判出其倫。選主萬年簿。倫上或無其字。主或作注。非是。而母夫人固在。食其祿。母夫人卒。三年

改尉長安。遷監察御史。奏貶九卿一人。貶或作敗。改詹事丞。遷殿中侍御史。由度支員外郎。選令萬年。或無郎字。選令

萬年。或年。遷萬年令。公主奪驛田。主下或有簿字。云簿。如簿錄之簿。非是。京兆尹符縣割畀之。公不與。改度支郎中使。度支或作屯田。侍郎介

恃。或作特。非是。元和元年四月。以兵部侍郎李巽為度支鹽鐵轉運使。不禮其屬大夫士。擅喜怒賞罰。或無擅字。公獨入讓不受。劉闢平。上以蜀

賞高崇文尚書省。以崇文幕府爭鹽井。因革便不便。命公使崇文。以崇或作與崇。或無不便字。崇文命幕府唯公命從。

即其日事已疏奏。事已或作事。以或作事。侍郎外稱其能。竟坐前敢抗已。衢州飢。擇刺史。侍郎曰。莫如郎李某。如郎下或作中字。

遂刺衢州。至一月，遷蘇州。必且奏族臣，上因留為吏部郎中，而以素為蘇州刺史。兼曰：李錡且反，李錡前反，權將之，戍諸

州者，或無權刺史至斂手無敢與敵。或無敵字，皆非是。二年十月，鎮海節度使李錡反，先是

忠處湖州，丘自明處杭州，高肅處睦州。公至十二日，錡反，公將左右與賊戰州門，不勝，賊呼入，公端立責

以義，端非或作皆斂兵立不逼，錡命械致公軍，將斬以徇。及境，錡適敗縛，或無公脫械還走州。錡反，素為志

子錡，具桎梏釘于船，未及京口，十月，潤賊急卒不暇走死，民抱扶迎，盡出。急卒一作竟平。○今按州字

州大將張子良、李奉仙等執錡，素獲免。天子使貴人持紫金魚以賜，居三年，州稱治，拜河南少尹，行大尹

事。六年三月，以河南尹鄒士美為昭義軍節度使，以素為少呂氏子，具棄其妻，著道士衣冠。或無謝母曰：

當學仙王屋山，去數月復出，閒詣公，公立之府門外，使吏卒脫道士冠，給冠帶，送付其母，黜屬令二人以

賊減民賦錢歲五千萬。賦或作賦，古通用。然不知此句當如何讀。若賦字屬上句，即下文減賦別為一事，

請緩民輸期一月，詔天下輸皆緩一月。公一斷治，不收聲，事常出名上。曾祖弘泰，簡州刺史。弘或祖乾秀，

伊闕令。父燮，宣州長史，贈絳州刺史。母夫人燉煌張氏，其舅參有大名。氏下或有封四平郡公之配曰彭

城劉氏夫人。公或作君，氏夫人下，或夫人先卒，其葬以夫人祔。夫人曾祖曰子玄，祖曰餗，皆有大名。公之

子男四人，長曰道敏，舉進士。其次曰道樞，其次曰道本，道易皆好學而文。或無其次曰道樞五字，樞下或

次曰女一人，嫁蘇之海鹽尉韋潛，自簡州而下，皆葬鳴臯山下。銘曰：

序曰：女一人，嫁蘇之海鹽尉韋潛，自簡州而下，皆葬鳴臯山下。銘曰：

高其上而坎其中。上下或有立字。立或作丘。或作山。以爲公之宮。奈何乎公。

集賢院校理石君墓誌銘

校理下有京兆昭應尉五字。洪佐烏重胤于河陽。公嘗有詩及序送之。至是卒。公祭以文。又銘其墓。

君諱洪字濬川。其先姓烏石蘭。九代祖猛始從拓拔氏入夏。居河南。九或作七。下文七世爲曾祖。則此當

乘王與並賜姓拓至氏又有拓拔氏。初黃帝子昌意少子受封北土。黃帝以土德王。北俗謂土爲拓。謂石爲跋。故以拓跋爲氏。跋亦一作拔。或說自云拓天而生。拔地而長。遂以爲氏。後魏孝文帝太和二十年改爲

元氏。夏謂中夏也。○遂去烏與蘭。獨姓石氏。而官號大司空。後魏孝文帝太和十八年遷都洛陽。二十拓音託跋蒲撥切。

望後魏官氏志烏石蘭氏改。後七世至行襲官至易州刺史。於君爲曾祖。易州生婺州金華令諱懷一卒

葬洛陽北山。金華生君之考諱平。爲太子家令。葬金華墓東。而尙書水部郎劉復爲之銘。君生七年喪其

母。九年而喪其父。能力學行。去黃州錄事參軍。李翹嘗有薦洪狀。謂明經出身。曾任冀州糾。此黃字蓋誤。則不仕而退處東都。洛上十

餘年。行益修。學益進。交遊益附。聲號聞四海。或作方。故相國鄭公餘慶留守東都。上言洪可付史筆。李建拜

御史。建字杓真。元和三年十月高郢爲御史。崔周禎爲補關。禎或作楨。考周頌从示。○今抄大夫奏建爲殿中侍御史。建舉洪自代。崔周禎爲補關。大雅文王詩从木。當兩存之。皆舉以讓。宜

歛池之使。盧坦。與浙東使薛萃。交牒署君從事。有爲字。或河陽節度烏大夫重胤。閒以幣先走廬下。走下或故爲

河陽得。得。上或有所字。佐河陽軍。元和五年四月。以烏重胤爲河陽節度使。表洪爲府參謀。吏治民寬。考功奏從事考。君獨於天下爲第一。元

和六年。詔下河南。徵拜京兆昭應尉。校理集賢御書。明年六月甲午疾卒。年四十二。娶彭城劉氏女。故相

國晏之兄孫。生男二人。八歲曰壬。四歲曰申。女子二人。願言曰。葬死所。七月甲申。葬萬年白鹿原。既病。謂

其游韓愈曰子以吾銘以或與銘曰

生之艱成之又艱若有以為而上於斯。

唐故江西觀察使韋公墓誌銘諸題唐故或有或無或有銘字或無銘字皆從舊本石本多用大

之為

公諱丹字某姓韋氏字某或作字文明六世祖孝寬仕周有功以公開號於鄖孝寬名叔裕以字行仕周為大司

鄖音鄭音鄖公之子孫世為大官孝寬子津位內史侍郎戶部侍郎判尚書事津子瑁字玄理唐太

政卒雒縣丞贈虢州刺史公既孤以甥孫從太師魯公真卿學太師愛之或無太師愛之四字舉明經第選授峽州

遠安令以讓其庶兄峽或作硤考地理志當作峽入紫閣山事從父熊通五經登科登下或有明五經三字或無登字歷校書郎咸陽

尉佐邠寧軍貞元四年七月以張獻甫為邠寧節度使獻甫表丹佐其府自監察御史為殿中侍御史徵拜太子舍人益有名遷起居

郎吳少誠襲許州拜河陽行軍司馬未行少誠死改駕部員外郎河陽下或有軍字或無未行二字少上或有適字新羅國君死

公以司封郎中兼御史中丞紫衣金魚往弔立其嗣故事使外國者常賜州縣官十員使以名上以便其

私號私覲官公將行曰吾天子吏使海外國不足於資或作賞宜上請安有賣官以受錢邪即具疏所以上

以為賢命有司與其費或無以為賢三字至鄆州會新羅告所當立君死還拜容州刺史容管經略招討使始城

容州周十三里置屯田二十四所或無置字化大行詔加太中大夫順宗嗣位拜河南少尹行未至拜鄭滑行

軍司馬軍上或無行字始至襄陽詔拜諫議大夫既至日言事不阿權臣嘗然有直名遂號爲才臣劉闢反圍梓

州詔以公爲東川節度使御史大夫或無詔字八月四川節度使章臯卒度支副使劉闢自爲留後九月

朝廷可指臂而使者唯兩京耳此外誰不爲叛上善其言以丹爲東川節度使兼御史大夫代李康公行至漢中上疏言梓州在園閒守方盡力不可易將

徵還入議蜀事有請字劉闢去梓州因以梓州讓高崇文元和元年正月以左行營節度使高崇文討闢

與梓州綴其士心必能有功四月以崇文爲東川節度副使知節度事拜晉慈隰等州觀察防禦使是月以丹爲晉慈自扶風縣男進封武

陽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或無將行上言臣所治三州非要害地不足張職爲國家費不如屬之河東便

上以爲忠或無上以爲忠四字疑或公自以前有上也一歲拜洪州刺史江南西道觀察使以晉慈隰屬

河東元和二年正月以宰相杜黃裳爲河中晉公既至則計口受俸錢委其餘於官罷八州無事之食者

洪江饒虔吉信撫袁八州以聚其財始教人爲瓦屋取材於山召陶工教人陶聚材瓦於場度其費以爲估不取贏

利凡取材瓦於官業定而受其償從令者免其賦之半逃未復者官與爲之貧不能者畀之財畀或作禪

載食與漿親往勸之爲瓦屋萬三千七百爲重屋四千七百民無火憂暑濕則乘其高別命置南北市營

諸軍歲早種不入土募人就功厚與之直而給其食業成人不病飢爲長衢南北夾兩營或無東西七里

人去溲汚氣益蘇汚或復作南昌縣徙廐於高地因其廢倉大屋馬以不連死馬或作焉不或作爲死或

廐馬息明年築堤扞江長十二里疏爲斗門以走潦水公去位之明年江水平堤老幼泣而思曰老上或

不死有既退

二無此堤。吾屍其流入海矣。灌陂塘五百九十八。得田萬二千頃。凡為民去害興利。若嗜慾。居三年。於江

西八州無遺使。其大如是。其細可略也。其大下九字。閣杭李謝本作其大不可略。如是。或作其大略。如是。皆非。是一無也。字。卒有違令當死者。公不

果於誅。杖而遣之。去。上書告公所為不法若干條。法下或朝廷方勇於治。且以為公名才能臣。治功聞天

下。不辨則受垢。詔罷官留江西待辨。使未至。月餘。公以疾薨。使至。辨凡卒所告事若干條。皆無絲毫實。詔

答卒百流嶺南。公能益明。春秋五十八。薨於元和五年八月六日。公好施與。家無剩財。剩或自校書郎至

為觀察使。擁吏卒。前走七州刺史。與賓客處。如布衣時。自持卑。一不易。或在不易下。卑下或無一字。聚清

河崔氏。故支江令諷之女。支或某官某之孫。有子曰寘。年十五。明經及第。嗣其家業。後夫人蘭陵蕭氏。中

書令華之孫。殿中侍御史恆之女。皆先公終。有女一人。或無凡公男若干人。女若干人。或無女若干人。四

云。有子三人。寘。岫。岫。咸。通中。檢校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充嶺南節度。岫終福建觀察使。寘無聞。唐史世系表。則著寘。岫。審。而遺岫。審。大理評事。明年七月壬寅。從葬萬年縣少

陵原。或無將葬。其從事東平呂宗禮。宗禮即呂恭。字與其子寘謀曰。我公宜得直而不華者。銘傳於後。固

不朽矣。方。從。閣。杭。蜀。本。無。直。而。不。華。者。五。字。及。傳。於。後。固。四。字。而。復。出。得。銘。二。字。云。晁。氏。本。有。此。銘。不。朽。矣。寘。來。請。

銘。銘曰。

武陽受業。始於太師。即顏以官讓兄。自待不疑。勤于紫閣。取益以卑。可謂有源。卒用無疵。慊慊為人。慊慊

謙矯矯為官。爰及江西。功德具完。名聲之下。獨處為難。辯而益明。仇者所歎。音碑于墓前。維昭美故。納銘

謙

墓中以識公墓。○識式志切

唐故河南府王屋縣尉畢君墓誌銘

畢氏出東平。畢氏本畢公高之後其後世為東平須昌人。歷漢魏晉宋齊梁陳士大夫不絕。晉有畢滂為中書郎。滂子卓字茂世。太興末為吏部郎。北史畢敬衆

子元賓。父子相繼為兗州刺史。元賓六子。祖朽。祖鬻。祖歸。祖旋。祖榮。祖暉。祖歸。子義暢。祖榮。子義允。義允子僧要。祖暉。子義鏡。義雲。入國朝有為司衛少卿。貝邢廬許州刺

史者曰。憬。入或作人。屬上句。憬。河南偃。憬之子構。一作稱。非是。累官至吏部尚書。卒贈黃門監。是為景公。

新舊史有畢構傳。終於戶部尚書。世系。景公生抗。為廣平太守。抗安祿山城陷。覆其宗。贈戶部尚書。生抗。表亦作戶部。然舊史畢誠傳。乃稱吏部。尚書生抗。家破時。垆生始四歲。四或作七。與其弟增以俱。小漏名籍。得不

官職。亦不同。覆其宗。或作其宗。覆焉。尚書生垆。家破時。垆生始四歲。四或作七。與其弟增以俱。小漏名籍。得不

誅。為賞口賊中寶。應二年。河北平。宗人宏以家財贖出之。求增不得。增長為河北從事。兼官至御史中丞。

垆既至長安。宏養於家。教讀書。明經第。明經第一句。當有脫字。○今按明上或經下。當有中字。或登字之類。宏死。垆益壯。始自別為畢氏。歷

尉臨渙安邑王屋。年六十一。以元和六年二月二日卒於官。初罷臨渙徐州節度張建封。慕廣平之節死。

或作死節。聞君篤行能官。請相見。署諸從事。請上或有以幣字。署上或有途字。按諸字疑衍。攝符離令。四年。及尉王屋。徐之從事有為

河南尹者。聞君當來。喜謂人曰。河南庫歲入錢。以千計者五六十萬。入錢或作出入。須謹廉吏。今畢侯來。吾濟矣。

繼數尹。諸署於府者。無不變。諸或作請。而畢侯固如初。竟以其職死。君睦親善事。過客未嘗問有無。既卒。家無

一錢。凡棺與墓事。墓或作葬。皆同官與相識者事之。娶清河張氏女。女下或有子字。女子疑皆因下文誤入。生男四人。曰鎬。鉢。鉢。

銳女子三人其長學浮屠法為比丘尼其季二人未嫁以其月二十五日從葬偃師之士婁銘曰
上古愛民為官求人苟可以任位加其身其後喜權人自求官退而緩者身後人先故廣平死節而子不
荷其澤王屋謹廉而神不福其謙嗚呼天與人苟無傷其穴與墳

試大理評事胡君墓銘

胡之氏別於陳周武王封胡公滿於陳其支子自稱胡氏明允先允或作元河東人世勤固或作國戴厥身戴或作載籍文譜進連倫惟明

允加武資力牛虎柔不持吏夏陽同州有施為去平陽晉州民思悲河東土河陸原宜茲人肖厚完或作後昆

或作省厚寬○今按五十七不足年孤兒啼死下官母弟證秩大夫秩或作秋胡弟証元和九年以御史大夫帥振武十三年召還此下又云

友韓愈司馬徒豈十二年從征淮西時邪然則秋當為秩明矣撫君遺哭泣書或作石友韓愈司馬徒公時為行軍司馬從喪度平蔡故云謂司馬遷父子耳以誌

無年月日故二說不同作後銘系序初

襄陽盧丞墓誌銘或有唐故字

范陽盧行簡虛下或有君字將葬其父母乞銘於職方員外郎韓愈曰吾先世世載族姓書世世或作五世盧植

漢北中郎將子毓字子家魏司空容城侯毓子挺字子笏泰山太守瑗子玄字子真後魏中侍郎玄子伯源

字諫司空從事中郎諶子偃慕容氏營丘太守邈子玄字子真後魏中侍郎玄子伯源

郡太守道將子懷仁字子友弘農太守吾胄於跣拔氏之弘農守守後四代吾祖也懷仁子彥卿東宮為
沂錄事參軍沂下或有州字五世而吾父也為襄陽丞始吾父自曹之南華尉歷萬年縣尉萬年二字至襄陽丞

以材任煩能持廉名去襄陽則署鹽鐵府出入十年常最其列府下或有職字貞元十三年終其家年六

十七殯河南河陰南下或有縣字縣字或在河陰下吾母燉煌張氏也王父瓘為竟之金鄉令之或作州先君歿而十三年夫

人終年七十三從殯河陰或歿下無而字生子男三人居簡金吾兵曹行簡則吾其次也大理主簿佐江

西軍其幼可久女子嫁浮梁尉崔叔寶將以今年十月自河陰啓葬汝之臨汝之汝原葬下或有於字臨汝下或有縣字汝

原上或有臨字吾曰陰陽星曆近世儒莫學獨行簡以其力餘學能名一世舍而從事於人以材稱葬其父母乞

銘以圖長存或作圖久長存是真能子矣可銘也遂以銘今按此與後篇張圓志文體特為橫逸與諸篇不同亦其文之變也但此篇中稱吾者皆述虛語而最後一吾

字乃韓自吾似少分別耳弘農諱懷仁沂諱璈襄陽諱某今年實元和六年沂下或有州字

唐河中府法曹張君墓碣銘李肇國史補云張圓佐韓弘舊史弘初秉節事無小大委之後乃奏貶圓多怨言及量移誘至汴州極歡而遣之行次八角店白日殺之

然此誌言遇盜死塗中亦未曾略及貶謫之意則國史補未必可信也

有女奴抱嬰兒來致其主夫人之語曰妾張圓之妻劉也劉下或有氏字妾夫常語妾云吾常獲私於夫子且曰

夫子天下之名能文辭者或無夫子字非是凡所言必傳世行後今妾不幸夫逢盜死途中逢或作遇將以日月葬妾

重哀其生志不就恐死遂沈泯或作名敢以其稚子泫見先生將賜之銘泫下或有兒字或無將字是其死不為辱而名

永長存所以蓋覆其遺胤子若孫胤下或有若字且死萬一能有知將不悼其不幸於土中矣又曰妾夫在嶺南時嘗疾病泣語曰吾志非不如古人或無人字吾才豈不如今人而至於死於是邪若爾吾哀必求夫子

銘是爾與吾不朽也。愈既哭弔辭，遂敘次其族世名字事始終，而銘曰：弔下或有卽字，今按既辭而遂敘其事，蓋一辭而許，所謂禮辭者也。

君字直之，祖謹，父孝新，皆爲官汴宋間。君嘗讀書，爲文辭有氣，有吏才，嘗感激欲自奮拔，樹功名以見世。初舉進士，再不第，因去事宣武軍節度使，得官至監察御史，坐事貶嶺南，再遷至河中府法曹參軍。攝虞鄉令，有能名，進攝河東令，又有名，遂署河東從事，絳州闕刺史，攝絳州事，能聞朝廷。元和四年秋，有事適東方，既還，八月壬辰，死於汴城西雙丘，年四十有七。明年二月日葬河南偃師。日或作庚午，考唐曆二月無庚午，葬下或有于字。

妻彭城人，世有衣冠。或無有字。祖好順，泗州刺史，父泳卒，蘄州別駕，女四人，男一人，嬰兒汴也，是爲銘。

太原府參軍苗君墓誌銘

君諱蕃，字陳師。漢有陳蕃，故蕃字陳師。其先楚之族大夫，亡晉而邑於苗，世遂以苗命氏。楚若敖熊儀生子曰闕伯，椒字伯棼，以罪誅，其子黃黃奔晉，晉邑之苗，後以爲氏。其後有守上黨者，惠於民，卒遂家壺關。縣名，屬潞州。曾大父延嗣。延嗣父襲，襲高，蹈不仕，贈禮部

尚書中書舍人，大父含液，延嗣二子，含澤登第。舉進士第，官卒河南法曹，父穎，楊州錄事參軍，君少喪父，受業母夫人，舉進士第。貞元十一年，登進士第。佐江西使，有勞，三年使卒。貞元十一年八月，以路寰爲江西觀

後使李巽，辟蕃蕃辭，獨護其喪葬河南，選補太原參軍，河東節度嚴表佐其府，假使職獄平貨，滋息吏斂，手不敢爲非，年四十

有二元和二年六月辛巳，暴病卒，其妻清河張氏，以其年十二月丙寅。以曆推之，丙寅爲其月十九日。葬君於洛陽平陰之原，男三人，執規，執矩，必復，其季生君，卒之三月，君同生昆弟姊凡三人，皆先死，四室之孤男女，凡二十

人皆幼遺資無十金。漢以前以鎰名金。漢以後以斤名金。鎰者二十四兩。斤者十六兩。諸歸無族親朋友以爲依也。宮或作家。爲依或無爲字。樊汝霖云。按世系表。苗襲義。又按登科記。惜長慶二年。憚大和五年。恪八年。台符大中八年。廷義乾符三年。皆相踵登第。然有可疑者。世系表以增憚恪爲蕃之孫。誌謂蕃卒於元和二年。男女皆幼。自元和二年。至長慶二年。甫十五年。豈遂有孫登第耶。然則世系表蕃之下所謂著者。誤矣。疑增憚恪即蕃之子。而執規矩必復者。蕃死時幼而未名。特其小字云爾。其後遂名惜憚恪也。嗚呼。蕃死時其困如此。其後子孫之盛則如此。爲善者可無怠矣。天將以是安施耶。銘曰。

有行以爲本。有文以爲華。恭以事其職。而勤以嗣其家。位卑而無年。吁其奈何。

韓昌黎集

卷二十六

碑誌

唐朝散大夫贈司勳員外郎孔君墓誌銘

或無郎字。孔君名戡。孔子三十六世孫。時與公偕分司東都。卒。公爲作此銘。

昭義節度盧從史有賢佐曰孔君諱戡字君勝

昭義軍潞州也。在河東。今爲昭德軍。貞元二十年八月以盧從史爲昭義節度使。表戡爲書記。

從史爲不

法君陰爭不從則於會肆言以折之從史羞面頸發赤

頭一作顏。抑首伏氣。抑首者吐。方云。叔孫通傳所謂伏

伏抑首言伏地而抑首也。此言伏氣猶言屏氣耳。與漢傳語異。

不敢出一語以對立爲君更令改章辭者前後累數十坐則與從史說古

今君臣父子道順則受成福逆輒危辱誅死曰

曰上或且字。

公當爲彼不得爲此從史常聳聽喘汗常或作當非是居

五六歲益驕有悖語君爭無改悔色

或作意亦通。作也非是。

則悉引從事空一府往爭之從史雖羞退益甚君泣語

其徒曰吾所爲止於是不能以有加矣

以有或作有以。

遂以疾辭去臥東都之城東酒食伎樂之燕不與當是時

天下以爲賢論士之宜在天子左右者皆曰孔君孔君云

或無者字皆上闕本有唯字。或無復出孔君字或復出云字。

會宰相李公鎮

揚州元和三年九月以宰相李吉甫爲淮南節度使。

首奏起君君猶臥不應

猶或作獨。

從史讀詔曰是故舍我而從人耶即誣奏君前

在軍有某事上曰吾知之矣奏三上乃除君衛尉丞分司東都詔始下門下給事中呂元膺封還詔書上

使謂呂君曰。吾豈不知戡也。行用之矣。明年元和五年正月。將浴臨汝之湯泉。王子至其縣。食遂卒。年五

十七。公卿大夫士相弔於朝。處士相弔於家。君卒之九十六日。詔縛從史送闕下。數以違命流于日南。元

五年四月。鎮州行營招討使吐突承璀縛從史送京師。貶驪州司馬。歐文忠書從史禱聽明山記曰。閱從

史官屬題名。見孔戡與烏重裔俱列于後。而退之記戡事云。戡屢諫不聽。卒為重裔所縛。嗚呼。禍福成敗

之理甚明。先事而言。則罕見。從事至此。遂詔贈君尚書司勳員外郎。蓋用嘗欲以命君者。信其志。其年八月

而言則不及。自古敗亂未始不由此。甲申從葬河南河陰之廣武原。南下或有府字。陰下或有縣字。廣武原或作某地云。唐河君於為義若嗜

欲。勇不顧前後。於利與祿則畏避退處。如怯夫然。始舉進士第。士下或有字。自金吾衛錄事為大理評事。佐昭

義軍。下或有帥字。軍帥死。貞元二十年六月。昭從史自其軍諸將代為帥。或無自請君曰。從史起此軍行伍中。

凡在幕府。唯公無分寸私。分或作非。公苟留。唯公之所欲為。君不得已。君或居。留一歲。再奏自監察御史至殿

中侍御史。從史初聽用其言。得不敗。後不聽信。惡益聞。君棄去。遂敗。祖某官。贈某官。父某。某官。贈某官。

諸本作祖如圭。皇海州司戶。贈工部員外郎。父岑。父皇。著作郎。贈駕部員外郎。方。從蜀本云。今本所紀父

祖官職多誤。蓋後人續增。公諸志皆載二世。此只言父祖。已非考世系表及孔戡志。此以如圭作如圭。耶

中作員外郎。著作佐郎。為耶。又非也。駕部乃戡贈官。此以為其父所贈。又非也。○今按此姑。从方本。無大

利害。但方詆諸本。止載二世。為不入例。而其所據之本。此志亦只載二世。云駕部乃戡所贈官。而戡實贈

司勳。皆非是。世系戡志。與此志文。亦未知。君始娶弘農楊氏女。卒。又娶其舅宋州刺史京兆韋岷女。皆有

其孰為得失。恐皆未足以判其是非也。婦道。凡生一男四女。皆幼。前夫人從葬舅姑兆次。卜人曰。今茲歲未可以耐。從卜人言不耐。君母兄戡。尚

書兵部員外郎。母弟戡。殿中侍御史。以文行稱朝廷。將葬。以韋夫人之弟前進士楚材之狀授愈。曰。請為

銘銘曰

允義孔君。茲惟其藏。更千萬年。無敢壞傷。方从杭本無傷字。○今按此傷字。諸本皆有。文理音韻。皆無可

以諸本補之。甚可怪也。

故中散大夫河南尹杜君墓誌銘。或無散字。君或作尹。杜君名兼。史有傳。公與兼皆嘗佐張

杜氏自戴侯畿始分。戴侯之子恕。為幽州刺史。今居京兆諸杜。其後也。畿字伯侯。京兆杜陵人。魏河東太

務伯弘農太守。幽州刺史。其季寬。孝廉郎中。寬後三世曼。為河東太守。葬其父洹水之陽。或無之。陽字。寬字務叔。舉孝

從事中。郎河東太守。洹水出。其後世皆從葬洹水。下或有及正倫為太宗宰相。曼玄孫君賜。君賜子景。字

裕。字慶延。仕齊樂陵令。四子。正玄。正藏。正儀。正倫。高宗顯慶元年。猶封襄陽公。顯慶二年九月。太宗始詔

葬京兆襄陽公無子。以兄正藏子志靜後。遂嗣襄陽公。或復出嗣。生僑為懷州長史。棄官老沁水上。為富

家。卒葬懷州武陟。長史生損。為左司郎中。卒贈少大理。或作大。大理生廙。大理或為鄭州錄事參軍。死思

明亂。贈吏部郎中。公諱兼。字某。郎中第三子。廣三子。曾左金吾兵曹參軍。兼進士。弟建中元年。司徒北平王

燧。戰河北。掌書記。累官至監察御史。其後佐徐泗州軍。貞元四年十一月。張建封為遂至濠州刺史。本傳

刺濠州日。誣劾韋賞。陸楚二人。以罪殺之。而子厚杜兼對。乃取其歷官卒之年。月。日。與夫生娶而已也。皆

不載。豈以其善不足以掩惡。故略之耶。抑誌與傳異。故敘其族出歷官卒之年。月。日。與夫生娶而已也。皆

徐泗州軍亂。以兵甲三千人。防淮道不絕。晁本如此。諸本甲字亦疑衍。或當在兵字上。姑闕。以峽知者。

有功。加御史中丞。賜紫衣金魚。入為刑部郎中。以能官拜蘇州刺史。既辭行。上書曰：李錡且反。必且奏族臣。上固愛其才。書奏。即除吏部郎中。或無中字遂為給事中。出為商州刺史。金商防禦使。改河南少尹。行大尹事。半歲拜大尹。元和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無疾暴薨。年六十。明年二月甲午。從葬懷州。夫人常山郡君張氏。彭州刺史贈禮部侍郎蕤之女。音既生子男三人。柔立為天長主簿。詞立為壽州參軍。誼立為順宗挽郎。女一人。順上或無為字將葬。公之母兄太學博士冀與公之夫人及子男女謀曰：葬宜有銘。凡與我弟游而有文者。誰乎。遂來請銘。銘曰：

杜氏大家。世有顯人。承繼綿綿。以及公身。始為進士。乃篤朋友。及作大官。及作或作乃作克施克守。纂辭奮筆。渙若不思。公牒盈前。笑語指麾。祿以給求。食以會同。不畜不收。庫廩虛空。事在于人。在于不在日遠日忘。何以傳之。刻此銘章。

唐銀青光祿大夫守左散騎常侍致仕上柱國襄陽郡王平陽路公神道碑銘

夫下一無守字仕襄陽郡王七字平陽或作陽平。从石本。考唐世系表。當從平陽。碑銘或作碑文。○今按此篇多从石本。按石本其首云。朝議郎守國子博士上騎都尉韓愈撰銀青光祿大夫守吏部尚書上柱國榮陽縣開國侯鄭餘慶書。將仕郎右拾遺內供奉賜緋魚袋陳岵篆額。其後云。元和七年歲次壬辰十月丙子朔十五日庚寅建云。此可供奉。賜刊本之闕。字有異同。今附于下。

惟路氏遠有代序。自隋尚書兵部侍郎諱袞。四代而至冀公。代或並作世。石本。袞或作充。闕杭本。世表作

封宜城縣公。昇子元愬。榆次令。元愬子太一。太原令。冀公諱嗣恭。以小邑蕭關令發聞。令下或開元受賜更名。賜或作錫。嗣恭其初

尉席豫黜陟河朔表為蕭關令徙神烏姑臧二縣考績上書于太史治行靈州治或作始永泰元年閏十月

方節終功南邦大曆七年正月以嗣恭為江西觀察使八年九月循州刺史哥舒晃反殺嶺南節度使呂崇貴十月以嗣恭諫嶺南節度往征之十一月克廣州斬晃享有不社紹

開厥家官至兵部尚書封冀國公以平嶺南功轉薨贈尚書右僕射司空或無司公諱應字從衆冀公之

嫡子嗣恭二子恕慙用大子謹飭擢至侍御史著作郎選刺虔州選或作選貞元初割餘零都作縣安遠以利

人屬餘或作餘人鑿敗灘石以平輳梗陶甃而城罷人屢築詔嗣冀封又加尚書屯田郎中進服色遂臨

于温築堤岳城橫陽界中二邑得上田除水害上田或作上田苗拜尚書兵部郎中兼御史中丞淮南軍司馬改刺

廬州又甃其城人不歲苦人或作民苦或作苦入為尚書職方郎中兼御史中丞佐鹽鐵使使江東有功用半歲歷

常州遷至宜欽池觀察使永貞元年十二月自常州除觀察使進封襄陽郡王或作公非是至則出倉米下其估半以廩餓人蜀

關誅蜀關或作劉關或蜀下別出劉字行軍千五百人於蜀李錡將反以聞置鄉兵萬二千人錡反命將期以卒救湖常

坐牢江東心錡以無助敗縛作響山亭營軍于左右權丞相善之鑣其說響山石響山宣州山名居宣五年以疾

去位校其倉得石者五十萬餘或無者字府得錢千者八十萬公之為州逢水旱喜賤出與人人或作民下同歲熟以

其得收常有贏利贏或作餘故在所人不病飢而官府畜積元和六年天子憫公疾不可煩以職即其處拜左

散騎常侍以其祿居其歲九月望薨于東都正平里第年六十七歲上或無其字明年葬京兆萬年少陵

原夫人滎陽鄭氏祔既其子臨漢縣男貫與其弟賞貞謀曰宜有刻也既下或有而字告於叔父御史大夫鄭坊

丹延觀察使恕因其族弟進士羣以來請銘遂以其事銘曰

冀公之封維艱就功襄陽繼大啓慶自躬于虔洎温厥緒既作以及職方遂都邦伯朝夕人事人或下完

上實師于其鄉鄰寇逼屈營軍響山牆屋脩施脩諸本皆然方奔不錄而直作循字褒功刻表功或作嘉丞相之辭受代而家敍

疏及邇病不能廷食祿卒齒凡代大家凡代一世維難其保既顯既願或作碩戒于終咎伊我襄陽克慎以有

延昇後承或作丞莫不率守有墓于原維樹在經或在以告無期博士是銘博士或作傳世○按公是時正為博士或本非是

烏氏廟碑銘烏重胤之父也許孟容嘗為作神道碑

元和五年天子曰盧從史始立議用師于恆元和五年三月成德節度使王士真卒其子承宗自為留後軍中尉吐突承瓘說上請發本軍討承宗由是復起從史委其成功十月乃陰與寇連夸謾兇驕出不遜

言其執以來其四月中貴人承瓘七罪即誘而縛之其下皆甲以出操兵趨譚牙門都將烏公重胤當軍

門叱曰天子有命從有賞從下或有者字敢違者斬於是士皆斂兵還營卒致從史京師壬辰詔用烏公為銀青

光祿大夫河陽軍節度使兼御史大夫封張掖郡開國公重胤自昭義都知兵馬使路州左司馬拜銀青光祿大夫懷州刺史河陽三城懷州節度使兼

大夫居三年河陽稱治詔贈其父工部尚書且曰其以廟享其或以即以其年營廟于京師崇化里軍佐

竊議曰先公既位常伯謂工部尚書而先夫人無加命號名差卑於配不宜語聞詔贈先夫人劉氏沛國太夫

人八年八月廟成三室同宇祀自左領府君而下作主于第三室同宇史記渭陽五帝廟同宇章昭曰謂上同下異也宇一作牢非○今按後漢以來

竊議曰先公既位常伯謂工部尚書而先夫人無加命號名差卑於配不宜語聞詔贈先夫人劉氏沛國太夫

公私廟制皆乙巳升于廟烏氏著於春秋譜於世本世本十五卷錄黃帝以來帝王諸侯伯卿大夫系氏名號列於姓苑在莒者存左昭二十三年莒子庚與盧

而好劍烏存率國人逐之在齊有餘枝鳴皆為大夫齊下或有者字餘下或有字左氏襄二十四年齊

冬十月齊烏枝鳴成宋一本秦有獲為大官任鄙烏獲皆為大官其後世之江南者家鄱陽處北者家張

云在齊有餘枝鳴者為大夫秦有獲為大官任鄙烏獲皆為大官其後世之江南者家鄱陽處北者家張

掖烏氏後魏烏洛侯之裔國邑在漢東二千餘里貞或入夷狄為君長唐初察為左武衛大將軍實張掖

人其子曰令望為左領軍衛大將軍孫曰蒙為中郎將是生贈尚書諱承玘字某贈下或有工部字玘或

德潤重胤傳亦云承玘子也溫公考異嘗加辨正宋樊本皆作烏氏自莒齊秦大夫以來皆以材力顯及

武德已來始以武功為名將家開元中尚書管平盧先鋒軍屬破奚契丹屬或作屢○今按屬亦連屬之

意四黑水從戰捺祿走可突干諸本多作突干或作汗干今從許碑定从干云可突干契丹之勇將也新

可突干奔北渤海擾海上或無擾至馬都山吏民逃徙失業樊汝霖云或謂破走可汗于渤海之上

然止是一事今按許孟容作烏承洽神道碑云渤海王武藝出海濱至馬都山屠陷城邑公以本營士馬防過要害則是捺祿走可突干而馬都山拒武藝二事不同或者之論過矣新史据孟容神道碑及公廟

碑而作司馬溫公考異以新史尚書領所部兵塞其道漸原累石或綿四百里深高皆三丈寇不得進

為誤恐考異未見孟容碑刻耳尚書領所部兵塞其道漸原累石或綿四百里深高皆三丈寇不得進

民還其居歲能運錢三十萬餘黑水室韋以騎五千來屬麾下黑水室韋二國邊威益張其後與耿仁智

謀說史思明降之至德二載安慶緒兵敗走保鄴郡史思明判官耿仁智說思明歸唐思明然思明復叛尚

書與兄承恩謀殺之事發族夷尚書獨走免許碑承恩承玘李光弼以聞詔拜冠軍將軍守右威衛將軍

檢校殿中監封昌化郡王石嶺軍使石嶺或作左嶺杭蜀粹與許碑新傳皆作石嶺積粟厲兵出入耕戰以疾去職貞元十一年

二月丁巳薨于華陰告平里年若干許碑年九十六即葬於其地二子大夫為長大夫重裔季曰重元為某官銘曰

烏氏在唐有家於初左武左領或作右領二祖紹居中郎少卑屬于尙書不償其勞乃相大夫授我戎節制有

壇制有或作有數備禮登方無數字登下有壇字○今按數備禮登數字乃名位不同禮亦異數之數

其壇或作疆數備禮登言制數既備禮亦增崇也袁氏廟碑所謂數以立廟亦是此意若如方本即

壇上句已言授節不應至此始言登以有宗廟作廟天都以致其孝右祖左孫對本文苑作左祖右孫○今

爰饗其報云誰無子其有無孫其有或執其克對無差克或作光乃惟有人念昔平盧為艱為瘁大夫承之危不棄

唐故河東節度觀察使滎陽鄭公神道碑文

河東節度使贈尙書右僕射鄭公葬在滎陽索上今鄭州滎陽有索水即漢高帝與項羽戰於京索者也元和八年六月庚子太史

尙書比部郎中護軍韓愈刻其墓碑曰司馬氏遷江南有鄭豁者仕慕容垂國為其太子少保豁字君明魏將作大

匠五世孫仕垂其孫簡當拓拔魏為滎陽太守豁子溫燕太子詹事生三子嘩號北祖恬號中祖簡號南祖後簡者號其族為南祖南

祖之鄭入唐有為利之景公令者曰嘉範簡生季駒駒子炳於公為曾祖是生撫俗為泗之徐城令徐城

生公之父曰洪卒官涼之戶曹參軍涼之或公諱僧少依母家隴西李氏舉止異凡兒其舅吏部侍郎季

卿謂其必能再立鄭氏季或作李謂下或有曰字稍長能自課學課或作謀○今按蜀志出師表自明左

卿謂其必能再立鄭氏或謂作曰其必作必其稍長能自課學謀字文選亦作自課恐公用此語明左

氏春秋以進士選爲太原參軍事。大曆四年對直言策拜京兆高陵尉考府之進士能第上下以實不姦樊

僕射澤以襄陽兵戰淮西公以參謀留府能任後事。興元元年正月以樊澤爲參軍戶曹殯于涼涼地入

西戎自景谷徐城三世皆未還滎陽葬公解官舉五喪爲三墓葬索東徐城墓無表公能幼長哀感。公或

有使字或無哀字云自少而長求之不置也。○今按心字當屬下句心求不置以得舊人指告其處其後爲大理丞太常博士遷起居郎尙

書司封吏部二郎中能官舉其名德宗晚節儲將於其軍以公爲河東軍司馬能以無心處嫌閒卒用有

就。間或作問非是或無卒貞元十六年將說死即詔授司馬節節度河東軍。考殿授傳將說李說也或無

除其官爲工部尙書太原尹兼御史大夫北都留守。貞元十六年十月河東節度使李說卒僞自本軍行

節度使公之爲司馬用寬廉平正得吏士心及昇大帥。昇或作升持是道不變部將有因貴人求要職者公

不用用老而有功無勢而遠者削四鄰之交賄省媵媵之大燕。旒或校講民事。校講或施罷不竣日用能

以十月成政氓征就寬。氓或作賦軍給以饒十七年疾廢朝夕八月庚戌薨享年六十一天子爲之不能

臨朝者三日。能或無贈尙書右僕射即以其年十月辛卯葬索上疾比薨醫問交道比葬弔贈賜使者相及

凡河東軍之士與太原之氓吏。軍下或無之字或及旁九郡百邑之鰥寡。河東節度府管汾遼沁外夷狄

之統於府者聞公之薨皆哭曰吾其如何公與賓客朋遊飲酒必極醉。與或投壺博奕窮日夜若樂而不

厭者。若或从聞平居簾閣據几終日不知有人別自號白雲翁。令狐楚嘗爲太原從事唐志有表奏名人

魁士鮮不與善。好樂後進。及門接引。皆有恩意。與善屬上句。好樂屬下句。蜀本以善為其而。始娶范陽盧氏女。生仁本。仁載。皆有文行。二季舉進士。皆早死。仁本為後子。獨存。不樂舉選。年三十餘。始佐河陽軍。後娶趙郡李氏。生三女。二夫人。凡三男五女。長女嫁遼東李繁。繁亦名臣。子有才學。遺命二夫人各別為墓。不合葬。系曰。

士常患勢卑。常或作警。下同。不能推功德及人。常患貧。患下或無以奉所欲得。若鄭公勤一生以得其位。而曾不得須臾有焉。雖然。觀其所既立。其可知已。嗚呼哀哉。

魏博節度觀察使沂國公先廟碑銘。或有田氏字。歐陽公曰。自天聖以來。學者多讀韓文。而患集

得韓文之刻石。如羅池黃陵廟碑之類。以校予家集本。舛謬猶多。若田弘正碑。尤甚。蓋由諸本不同。往往妄加改易。今以碑校印本。初未必誤。多為校讎者妄改易之。乃知文字之傳。久而轉失。其真者多矣。則校讎之際。決於取舍。不可不謹也。今各參注于下。石刻後題云。朝議大夫安定胡證書并篆額。京兆府廡有此碑。

元和八年十一月壬子。上命丞相元衡。武元丞相吉甫。李吉甫丞相絳。絳召太史尚書比部郎中韓愈至政

事堂。傳詔曰。田弘正始有廟。京師朕惟弘正先祖父。厥心靡不嚮帝室。訖不得施。乃以教付厥子。維弘正

銜訓事嗣。朝夕不怠。事嗣或作嗣事。嗣下或有于字。以能迎天之休。顯有不功。維父子繼忠孝。弘正父廷

為滄州刺史。恒州李寶臣。幽州朱滔。聯兵攻擊。欲兼其土。字。廷玠固守。卒能保全。朝廷嘉之。遷洛州。改湘

州。建中初。田悅領魏博節度使。志圖凶逆。召廷玠為副。蓋悅父承嗣與廷玠為從昆弟也。及悅姦謀敗露。廷玠曰。爾藉伯父遺業。可守朝廷法度。坐享富貴。何苦與恒鄂卒。子維寵嘉之。是以命汝愈銘。欽哉。惟時臣

同為叛臣。若狂志不悛。可先殺我。乃謝病不出。三年憤鬱而卒。

愈承命悸恐明日詣東上閣門拜疏辭謝不報退伏念昔者魯僖公能遵其祖伯禽之烈周天子實命其

史臣克作爲駟駝泮闕之詩○駟音必使聲于其廟以假魯靈○假音格今天子嘉田侯服父訓不違用康靖我國

家服上或有能字靖或作靜蓋寵銘之所以休寧田氏之祖考而臣適執筆隸太史或無隸字奉明命其可以辭謹案魏博

節度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兼魏州大都督府長史御史大夫沂國公田弘正州或作博或無兼字元和七年

十月以弘正爲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魏州大督府長史兼御北平盧龍人故爲魏博諸將弘正始名

史大夫上柱國沂國公充魏博等州節度觀察處置支度營田等使與季安時爲忠孝畏慎田季安卒季安高祖璿平州人官都水使者環二子守義延惲延惲安東都護府

衙內兵馬使延惲子廷玠元和七年八月季安卒其子幼弱用故事代父人吏不附迎弘正於其家使領軍事季安卒懷諫自知軍務時

馬使懷諫幼弱軍政皆決於家僮蔣土則數以愛憎移易諸將諸將憤怒咸曰兵馬使吾帥也即詣其家迎之弘正拒之不可弘正籍其軍之衆與六州之人還之朝廷

悉除河北故事比諸州故得用爲帥已而復贈其父故滄州刺史兵部尚書母夫人鄭氏梁國太夫人得

立廟祭三代曾祖都水使者府君祭初室祖安東司馬贈襄州刺史府君祭二室兵部府君祭東室其銘

曰

唐繼古帝海外受制此據石本外或作內受或作臣狎于太寧狎或洽燕盜以驚羣黨相維河北失平號登元和大聖載營

風揮日舒咸順指令業業魏土嬰兒戲兵懷諫謂吏戎愁毒莫保腰頸或作人曰田侯其德可倚叫譟奔

趨乘門請起田侯攝事奉我天明天或作王左傳范氏中行氏反易天明注言束縛弓戈考校度程提壇

籍戶或作堤來復邦經。帝欽良臣。曰維錫予。嗟我六州。始復故初。告慶于宗。以降命書。于宗或作宗廟旌節

有韜豹尾神旗。囊兜戟纛。或作囊蜀本作囊石本同。但省人耳。○今按囊以長魏師。田侯稽首。臣愚不

肖。迨茲有成。祖考之教。帝曰俞哉。維汝忠孝。子思乃父。追秩夏卿。媿德娠賢。梁國是榮。媿配也。言梁國配

左氏后。緡方娠。娠賢謂生田弘正也。○媿匹。詣切。娠之刃切。又音身。田侯作廟。相方視趾。見于著龜。祖考咸喜。暨暨田侯。暨暨。果殺也。禮戎

兩有文武。訖其外庸。可作承輔。承或作丞咨汝田侯。勿亟勿遲。觀饗式時。爾祖爾思。饗或作嚮。爾祖爾思。或作

卷二十七

碑誌

劉統軍碑公嘗誌統軍劉昌裔墓矣。今又銘其碑。此篇並从方所据石本為正。可疑者別見諸本。作唐故右龍武統軍劉公墓碑。

唐故陳許軍節度使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左僕射兼御史大夫右龍武統軍彭城郡開國公食邑二

千戶贈潞州大都督劉公諱昌裔字光後許下或無軍字。方从石本。薨既葬。元和八年十一月。昌裔卒。有詔贈將反机于京。舍于

墓次。机或作柩。或作几。或作主。京下有師字。故吏文武士門人送客訖事。會哭將退。咸願戀牽連。一口言曰。自我公薨。至葬。

凡所以較德焯勤者。焯之藥切。明也。莫不粗完。隱卒崇終。有都督之詔。昌裔卒。有詔贈日事時功。以著

不可誣。可下或有以字。有太史之狀。太常之狀。太常上或有字。有諡。昌裔諡有誄。有幽堂之銘。又如卽外碑刻文。以顯

詩之其於傳無已。豈不益可保。於是相許諾。以告其孤。縱昌裔四子。縱哭或無。捨杖拜曰。縱不敢違。則相與刻銘文曰。

劉處彭城。本自楚元漢高帝季弟楚元王交之後。陽曲之別。繇公祖遷昌裔曾祖承慶為朔州刺史。祖巨敖為太原晉陽令。樂其土俗。遂占籍為太原之陽曲。曰白我

也。此邑人。可也。何必彭城。公會祖考。為朔州守。祖令太原。仍世北邊。樂其高寒。棄楚不還。逮于公身。三世晉人。趙德夫

三世作再世。上文祖令太原。作考令太原。然其篇首既言陽曲之別。由公祖遷。則為晉人。非再世矣。碑當時所立。不應差其世次。莫可曉也。○今按劉志在後卷。所述世次尤詳。與再世之云。皆不合。亦石本不足

信之一。公生而異。魁顏鉅鼻。幼如舒退。少長好事。西戎乘勢。盜有河外。公雖家居。為國暗噫。上於金切。來

告邊帥師或作。可破之計。楊琳為橫。巴蜀靡彫考代宗起大曆三年。瀘州刺史楊子琳反。昌裔說子琳事。通鑑亦可考。新書作楊惠琳誤矣。公由游寄單

船諭招爾雅。士特舟注。單船。折其尾毒其尾毒。或作旗。蠶尾。不得動搖。琳後來降。公不有功。終琳之已。還臥民里昌裔說邊將

蜀楊琳之亂。蜀人苦之。昌裔單船往說琳。大曆四年二月。琳遣使。蓋古有云。人職其憂。無事於職。而與國

詣闕謝罪。以琳為峽州團練使。以昌裔為從事。後琳死。客河朔間。蓋古有云。人職其憂。無事於職。而與國

謀。德宗之始。為曲環起。奮筆為檄。強寇氣死建中初。曲環為鄆。兩軍都知兵馬使。其收濮州也。辟昌裔為判官。為環檄李納。劉曉。大義。環上其藎。德宗異之。決

敗算成。效於屈指。環有許師貞元二年七月。環自鄆。隨行營節度使。昌裔從。府還。公遂佐之。蘇民軋敵軋或作朝。戰。多出公畫

累拜郎中。進兼中丞。雖在陪貳。天子所憑。蔡卒幸喪。圍我許鄂。新師不牢。動勦將逋勦勦。急走。貌。又遠也。○勦勦。羊切。勦。如羊

陳許節度使少誠遂圍許州。說欲棄城走昌裔時為營田副使。止之曰：「城中兵足以辦賊，但閉以功遷陳。」

實許之半。許州圍解昌裔以聲駕元侯以勢自憚。貞元十六年七月少誠進擊蔡州行營招討使韓全義

天子命公討蔡州何為來陳且賊不敢至我城下君其舍外無恐復入居許為軍司馬貞元十八年以昌

明日從十餘騎持牛酒抵全義營勞軍全義不自意迎拜歎服

馬脫權下威士心益歸卒嗣環職貞元十九年六月既卒以昌裔檢校工棄惡從德乃與蔡通塗其榛棘

稚耄嬉遊或作遊連手歌謳上無可怨外無與讎既長事官峻之大夫峻諸本作浚○今按此

射以都按封彭城郡公再加檢校尚書右僕射價或作賞以或作巳○今及癸巳歲秋涌水出流過其部破

民廬室元和八年五月許州大水壞廬舍公即疏言此皆臣傑防斷不補濟民於泉濟或臣耄且疾宜即

大罰上曰燭害燭或作苗今按燭大臣其來允余之思其可止哉驛隸走呼有中使來公迎于驛遂行

不迴六月隆熱上下歎絕歎或作歎絕大赤也字見公鞭公驅去馬以輿公病日惡不能造闕仆臥在宅

始憲宗惡昌裔自立欲召之宰相李吉甫曰陛下乘人愁苦可召也六月以東

都留守韓臯代之詔昌裔還京師至長樂驛知帝意因請歸私第許之稱風眩閱有加錫命為統軍龍武

之右兼官左相百僚長首昌裔至天子以為恭即其家拜檢校冬十一月日將南至公遂薨殂年六十二

奏聞但悼俾官臨弔悲不聽朝贈督潞州存歿之賚於數為優明年九月東葬金谷公往有命匪後人卜

衢州徐偃王廟碑徐偃王事見史記後漢書博物志元和姓纂然後漢書云楚文王滅之楚詞亦

中石刻云朝議郎守尚書考功郎中知制誥昌黎韓愈撰福州刺史元錫書元和十年十二月九日立

徐與秦俱出柏翳為嬴姓。史記秦本紀大業之子曰大費是為柏翳舜賜姓嬴氏柏翳二子國於夏殷周

世咸有大功。秦本紀又曰大廉玄孫孟戲中衍殷帝大戊以為御而妻之自大戊以下中衍之世遂世有

於鳴條是有大功也。殷或作商秦處西偏專用武勝。中衍曾孫曰戎胥軒軒生仲濤濤生飛廉廉生惡

非子周孝王以為附庸也。邑遭世衰無明天子遂虎吞諸國為雄。國或侯諸國既皆入秦為臣屬秦無所取利

上下相賊害卒債其國而沈其宗。債猶亡也爾雅云債債也莊子一債一起徐處得地中文德為治。文或作

上文秦用武勝者及偃王誕當國益除去刑爭末事凡所以君國子民待四方一出於仁義當此之時周

天子穆王無道意不在天下。穆王名滿左昭十二年云穆王欲肆其好道士說得八龍騎之西遊。列子曰

駕八駿之乘西征崑崙八駿驪驪綠同王母宴于瑤池之上歌謳忘歸。穆天子傳云穆王見西王母觴于

耳赤冀白糞渠黃踰輪盜驪山子民均平吾願見汝比及三年將復而野石本無宴字。○今按無宴字不成文以它本補四方諸侯之爭

辯者無所質正咸賓祭於徐。祭方从抗作察云今廟中有傳刻慶曆中石本亦作察○今按寶察無理明

贊玉帛死生之物于徐之庭者三十六國得朱弓赤矢之瑞。博物志云偃王欲舟行上國乃通溝陳蔡是

稱偃王江淮諸侯服從者穆王聞之恐遂稱受命命造父御。造父穆王御飛廉玄孫長驅而歸史記造父以

三十六國朱弓一作象犀善御幸于周穆王得驥溫驥驪驪綠耳之馴西巡狩樂與楚連謀伐徐。以史記世系表考之穆王所

而忘歸徐偃王作亂造父為穆王御長驅歸周救亂忍鬪其民北走彭城武原山下百姓隨而從之萬有餘家偃王死民號其山為徐山鑿石為室以祠偃王

偃王雖走死失國失下或民戴其嗣為君如初。駒王禮記曰：邾婁考公之喪，徐君使容居來。章禹，三十二年。吳滅徐，徐子章禹斷其髮以奔楚。章禹宗十一世孫。祖孫相望，自秦至今秦或名公巨人，繼跡史書史或徐氏十望，其九皆本於

偃王。而秦後迄茲無聞家。天於柏翳之緒，非偏有厚薄。施仁與暴之報，自然異也。衢州故會稽太末也。太末

春秋時姑蔑也。至漢改焉。唐號曰龍丘。越絕書：姑蔑，今太末。後漢吳有龍丘婁者，隱居太末。○太音闕。民多姓徐氏。支縣龍丘有偃王遺廟，或曰偃王之逃

戰不之彭城之越城之隅，棄玉儿研于會稽之水。漢：綠苔，研石上。注：研與硯同。或曰徐子章禹既執於吳，徐

之公族子弟散之。徐揚二州間公或即其居立先王廟云。開元初，徐姓二人徐鑿字元固，徐嶠字巨山。相屬為刺史，帥

其部之同姓，改作廟屋，載事于碑。後九十年，當元和九年，而徐氏放復為刺史，放字達夫，前碑所謂今戶

部侍郎，其大父也。春行視農，至于龍丘，有事于廟，思惟本原，曰：故制輟樸下窄。○輟，音胡。或作樞。不足以揭虔安

靈。○揭音羯。又丘傑切。而又梁桷赤白，彫副不治。選期不隳，彫壞落也。○隳，池耳切。又徒可切。圖像之威，黝昧就滅。○黝音鴝。玉

夷庭木禿缺。或作缺。○今按：缺，正字。缺，俗體。然唐人多用之。姑，從其舊。祈眈日慢，祥慶弗下。日方云：洪以石本定作由。○今

羣支或作支郡。或作羣吏。皆非是。不獲蔭麻，余惟遺紹，而尸其上，不即不圖，以有資聚，罰其可辭，乃命因故為新，衆工齊

事。惟月若日，工告訖功，大祠于廟，宗鄉咸序，應鄉或是歲州無怪風劇雨，民不天厲，穀果完實，民皆曰：耿

耿社哉。耿，耿社哉。或作社。社，方從閣本。無社字。而其不可誣，乃相與請辭京師，歸而鑄之于石，辭曰：

秦傑以顛，徐由遜，繇遜或秦鬼久飢，徐有廟存，婉婉偃王。○婉音苑。惟道之耽，以國易仁，為笑于頑，自初擅命。

其實幾姓。歷短詈長。言或有不償亡。課其利害。孰與王當。與方從洪氏石本姑蔑之墟。太末之里。今衢州

城左傳哀公十三年越伐吳王孫彌庸自泓上觀之見姑蔑之旗曰吾父之旗也杜預注姑蔑越地誰思王恩立廟以祀王之聞孫世世多有唯臨茲邦廟

上實守堅嶠之後達夫廓之王破萬年如始耐時王孫多孝世奉王廟達夫之來先慎詔教盡惠廟民不

主於神維是達夫知孝之元太末之里姑蔑之城廟事時脩仁孝振聲宜寵其人以及後生嗟嗟維王雖

古誰亢古或作死亢王死于仁彼以暴喪暴方作常而不言文追作誅刻示茫茫示或作石方云石本如

也從也。協韻若郎切王死于仁彼以暴喪石本今從諸本文追作誅刻示茫茫此而不致從今亦不敢

袁氏先廟碑袁滋履歷並詳本傳碑特其槩耳唐書新傳以滋爲袁範之後則又誤矣

袁公滋既成廟明歲二月自荆南以旂節朝京師歲或作年方云考之史袁滋以元和十一年朝京師旂或作旌留六日得壬子春分率

宗親子屬用少牢于三室既事退言曰嗚呼遠哉維世傳德襲訓集余乃今有濟今祭既不薦金石音聲

使工歌詩載烈象容其奚以飭稚昧於長久唯敬繫羊豕幸有石即所謂麗牲之碑祭義云祭之日君牽牲入廟門麗于碑所繫也如具

著先人名跡著或因爲詩繫之語下於義其可雖然余不敢必屬篤古而達於詞者遂以命愈愈謝非其

人不獲命則謹條袁氏本所以出與其世系里居起周歷漢魏晉拓拔魏周隋入國家以來或作已來拓音託拔蒲

賢院校理墓誌銘高曾祖考所以劬躬燾後委祉于公公之所以逢將承應者有槩有詳而綴以詩其語

曰周樹舜後陳語或作詩樹或作陳公子有爲大夫食國之地袁鄉者其子孫世守不失因自別爲袁氏

春秋世陳常壓於楚與中國相加尤疏袁氏猶班班見可譜或作可常居陽夏陳陽夏漢世淮陽國前漢

○夏陽夏至晉屬陳郡或無故號陳郡袁氏博士固轅申儒湯黃漢儒轅固齊人實太后好老子書召問

音城旦書乎轅固以治詩孝景時為博士與黃生爭論景帝前黃生曰湯武非受命乃弑固曰不然夫桀紂虐亂天下之心皆歸湯武湯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為何唱業於前至司徒安

懷德於身袁安後漢時袁氏遂大顯連世有人終漢連魏晉終或作分仕南北始居華陰為拓拔魏鴻臚

鴻臚諱恭生周梁州刺史新縣孝侯諱穎新下或有安孝侯生隋左衛大將軍諱溫去官居華陰武德九

年以大耋薨始葬華州蓋或左衛生南州刺史諱士政南州生當陽令諱倫於公為曾祖當陽生朝散大

夫石州司馬諱知玄司馬生贈工部尚書咸寧令諱曄是為皇考袁氏舊族而當陽以通經為儒位止縣

令石州用春秋持身治事為州司馬以終咸寧備學而貫以一文武隨用謀行功從出入有立不爵于朝

比三世宜達而窒歸成後人數當于公公惟曾大父大父皇考比三世存不大夫食或無再出大父字有

比或作妣歿祭在于孫唯將相能致備物世彌遠禮則益不及在慎德行業治圖功載名以待上可無細

大無敢不敬畏無早夜無敢不思成于家進于外以立于朝自侍御史歷工部員外郎祠部郎中諫議大

夫尚書右丞華州刺史貞元十六年二月自金吾大將軍貞元二十一年由卑而鉅莫不官稱遂為宰相以

贊辨章便章也史記便章仍持節將蜀滑襄荆永貞元年十月以滋為西川節度使元和元年十月徙義

年九月徙荆南節度蜀謂西川滑略苞河山秩登祿富以有廟祀具如其志又垂顯刻或作以教無忘可

謂義成襄謂山南東道荆謂荆南

謂大孝詩曰詩下或有文字

袁自陳分初尙蹇連連或作連越秦造漢博士發論司徒任德忍不錮人忍一作思漢明帝時安為河南尹未嘗以贓罪鞫人嘗曰凡學仕者高則

望宰相下則希牧守綱人於聖世所不忍為方云博士轅固司徒袁安也按左傳陳有轅濞塗又有袁僑漢有轅固轅豐又有袁安蓋兩姓也杜預謂袁僑濞塗四世孫不知何以至漢復出兩姓○今按歐公集

古錄漢三老袁良碑亦云濞塗立姓為袁蓋轅收功厥後五公重尊安章帝時為司徒二子京敞京子湯袁古字通用袁益又通作爰亦非別為一姓也

靈帝時司空逢弟隗字次陽獻帝時太傅京弟敞字叔平安帝時司空凡四世五公焉晉氏于南來處華下鴻臚孝侯用適操捨南州勤治取最不

懈當陽耽經唯義之畏石州烈烈學專春秋懿哉咸寧不名一休趨難避成與時泛浮是生孝子天子之

宰出把將符羣州承楮把或作祀或作持鞏或作郡數以立廟數或作教說見烏氏廟碑祿以備器由會及考同堂異置柏版松楹

其筵肆肆筵或作業維袁之廟孝孫之為順勢即宜以諏以龜以平其巖屋牆持持孝孫來享來拜廟庭陟堂

進室親登籩鏹籩或作餅肩膺胎骼膺臂節也禮記其禮太牢則以牛左肩膺折九個儀禮臂膺胎骨

女米切胎音其樽玄清降登受胙于慶爾成爾或作示非是維曾維祖維考之施于汝孝嗣以報以祇凡我有今

非本曷思刻詩牲繫或作繫性維以告之

清河郡公房公墓碣銘房啓之死及葬誌皆不載年月日啓以貞元末為容管帥在容九年遷桂管坐中使事貶處州死元和十年也

公諱啓字某河南人其大王父融王父瑄仍父子為宰相融相天后事遠不大傳瑄相玄宗肅宗處艱難

中與道進退薨贈太尉流聲于茲父乘瑄三子宗偃御史中丞次乘竝孺復容州刺史仕至祕書少監贈太子詹事公胚胎前光

生長食息不離典訓之內。目濡耳染。按濡或作濡。或作搗。方云濡亦染也。○今不學以能。始為鳳翔府參軍。

尚少。人吏迎觀望見。咸曰。真房太尉家子孫也。不敢弄以事。或無轉同州澄城丞。益自飾理。同官憚伏。或

作衛晏使嶺南黜陟。建中元年二月遣黜陟使洪經綸柳冕求佐得公。擢摘良姦。南土大喜。還進昭應主

簿。進或遷。裴胄領湖南。表公為佐。貞元三年閏五月以國子司業裴胄為拜監察御史。部無遺事。胄遷江西

又。以節鎮江陵。公一隨。遷佐胄。又或作胄。非是。累功進至刑部員外郎。賜五品服。副胄使事。為上介。上聞

其名。徵拜虞部員外。在省籍籍。遷萬年令。果辨傲絕。辨或作辦。○貞元末王叔文用事。材公之為。舉以為

容州經略使。貞元二十一年五月以啓為容州拜御史中丞。服佩視三品。管有嶺外十三州之地。州下或

容管所隸容辨白牢林蠻洞蜒也。當作蠻南方夷守條死要。伊消切不相漁劫。稅節賦時。公私有餘。削衣貶

食。不立資遺。以班親舊朋友為義。朋或作在容九年。遷領桂州。元和八年四月以封清河郡公。食邑三千

戶。中人使授命書。應待失禮。客主違言。徵貳太僕。啓除桂州州邸路吏部主者私得官告飛驛以授啓既

五日已得詔使者給請視因持未至。貶虔州長史。而坐使者。啓自陳獻虔州長史十五帝怒殺中使啓未

之歸以聞七月貶啓太僕少卿不得以口饋道罷臘口等使。九月丙午。中官季建章坐受啓賂杖一百。處死。癸未。貶啓

九。其子越能輯父事無失。謹謹致孝。既葬。碣墓請銘。銘曰。

房氏二相。厥家以聞。條葉被澤。况公其孫。公初為吏。亦以門庇。佐使于南。謂佐乃始已致。既辦萬年。命屏

容服功緒卓殊。氓獠循業。○獠張維不順隨。中使失署亡資。非公之怨。銘以著之。非公或作非君。

唐故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右金吾衛大將軍贈工部尚書太原郡公神道碑文或無

尚書以上二十八字。

公諱用。字師柔。太原人。莊憲皇太后之弟。順宗后弟今天子之舅。憲宗舅太師之子。太尉之孫。司徒之曾孫。王用父曰

子顏。生順宗后。后生憲宗。憲宗元和元年。贈太師用祖曰。元和元年。贈司徒。元和元年。上朝太后南宮。大喪外氏。自外高王難得。元和元年。贈太尉用曾祖曰。思敬。元和元年。贈司徒。

父而下。至外王父。咸册登公師事。載之史。高王上或皇太后昆弟。唯公一人。至王傳次。即用也。於是特拜

銀青光祿大夫。太子少詹事。特或作時未三月。因遷大詹事。賜勳上柱國。爵封郡公。國於太原。益掌廐苑之事。

公起外戚子弟。秩卑年少。歲餘超居上班。官尊職大。朝夕兩宮。而能敬讓以敏。持以禮法。不挾不矜。賓接

士大夫。高下中度。士下或無大字興官著事。滋久愈謹。興或作與。書或作嗜。方云。書音指致也。詩。書定爾功。國語。嗜其服。肱以从。司馬。○今按。書或疑。即嗜字。更詳之。由

是朝廷推賢。所處號治。轉少府監。太子賓客。別職仍初。仍或作如。初方从。餉。杭本。作。○今按。仍即遷左

散騎常侍。兼右金吾大將軍。皆以選進。不專為恩。專下或於字十一年秋。將以八月葬。莊憲太后。元和十一年三月。太后崩。

八月葬前一月壬申。以疾告薨。春秋四十有七。上罷朝二日。為位以哭。贈工部尚書。十一月壬申。葬于萬

年縣落女原。落女或作樂安夫人河南胡氏。號太原郡夫人。有子六人。女子一人。葬得日。公之姊。塔京兆尹李儵。

或作脩。考舊史當作脩。謂太子右庶子韓愈曰。子以文常銘賢公卿。常或作章今不可以辭。應曰。諾。而為銘曰。

有嬭氏國實出炎軒按史記軒轅黃帝娶西陵之女曰嬭祖為黃帝正妃生二子曰元鸞曰昌意元鸞生

蜀塗莘摯史記黃帝之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生高陽有聖德立為帝是為顓帝禹者皇帝之玄孫顓帝

子昌立是為西伯西伯曰文王娶莘國之長女曰太姒詩曰命此文王于京攬女維莘列女傳湯妃

有莘氏之女生仲任外丙又云太任文王之母擊仲氏之中女王季娶以為妃○擊音至莘一作華非是

正妃之門孰豐其川不羨其源王氏周胄王氏周靈王官封繼繼上繼字或實生聖女以母唐帝公惟后

季天子吾甥其非或作卑躬慎德不與寵橫方年未老后哀猶新如何不惠而殞其身刻文茲石久載攸存

卷二十八

碑誌

曹成王碑曹成王碑造語法子雲也退之性不喜書然嘗云凡為文

王姓李氏諱臯字子蘭諡曰成其先王明以太宗子國曹絕復封傳五王至成王永隆元年十月明坐與

王從黔州都督謝祐逼殺之二子俊嗣王南州別駕榮為黎國公垂拱四年並遇害神龍初以傑子胤為

嗣曹王後備自南還詔停胤封而封備備卒開元十二年復封胤胤卒子戡嗣位左衛率府中郎將子臯

成王是為成王嗣封在玄宗世蓋於時年十七八紹爵三年而河南北兵作天下震擾王奉母太妃逃禍民

伍得閒走蜀從天子或無得字或天子念之自都水使者拜左領軍衛將軍衛下或轉貳國子祕書自都

使者三遷至開元二十一年父戡卒王生十年而失先王年哭泣哀悲弔客不忍聞喪除痛刮磨豪習痛下或有委已於

學稍長重知人情急世之要恥一不通侍太妃從天子于蜀既孝既忠持官持身內外斬斬持身或作將

漸是謂為兵所剗割由是朝廷滋欲試之於民上元元年除温州長史行刺史事江東新劔於兵也謂為兵所剗割郡早飢

民交走死無弔交或作皆○今按唐人語多用交字如陸宣公奏議王及州不解衣下令掎鎖擴門音剖

擴音剖苦莫切悉棄倉實與民活數十萬人活下或有者奏報升秩少府或無報字府下或有監字時大饑有

頭乞候上旨曰人日不再食且死安暇稟命若我一身活數千人命利莫大與平袁賊寶應元年八月

焉於是開倉盡散之以擅貸之罪飛章自劾天子嘉之答以優詔就加少府監與平袁賊寶應元年八月

詔河南道副元帥李光弼討之四月晁卒仍徙祕書兼州別駕部告無事兼方作處云考舊傳合○今按

與兩奏功而得處州別駕又不行州事則於地望事權皆為左降矣以事理推之不應如此疑方本誤而

諸本兼者為是蓋以舊官仍兼本州別駕以寵之爾下文又云部告無事則謂溫州前此早飢而今始

無事也又云遷真于衡則是自行刺史事而為真刺史也遷真于衡真或法成令脩治出張施或作聲生

勢長上觀察使噎媚不能出氣時辛京果為湖南觀察使○誣以過犯御史助之助或貶潮州刺史楊炎

起道州相德宗遠王于衡或無于字大曆十二年四月八月召炎為相炎還臯于衡衡以直前謾或無王之

遭誣在理念太妃老將驚而戚理或出則囚服就辯入則擁笏垂魚坦坦施施詩丘中有麻將其即貶于

潮以遷入賀及是然後跪謝告實初觀察使虐使將國良往戍界方云閣杭蜀本察使下有殘字而無國

善本無殘字良下有往字以虐字屬下句云良不願往而辛強使之也然按舊史云前使食殘新史亦云

前帥貪虐國良以富獲譴則馬說為非是國良只稱良猶南蠻雲只稱雲李光顏只稱顏也下文亦可併

考○今按文勢則馬說為是。虛使亦古語。新史所載疑亦以碑語料其如此耳。今从馬說。但國良初見當全書二名。其後乃可單出。如鬻雲光顏亦先全書。後乃單出也。良以武岡叛。成衆萬人。成或斂兵荆黔洪桂伐之。二年尤張。於是王帥湖南。建中元年四月。以將五萬士以討良為事。王至則屏兵投良以書中其忌諱。良羞畏乞降。狐鼠進退。蓋或作為狐鼠王即假為使者。從一騎蹕五百里。○

勅教抵良壁。鞭其門大呼。我曹王來受良降。良今安在。良不得已。錯愕迎拜。愕或作迕。方云集韻。迕各切。漢寒朗傳。二人錯愕。不能對。新舊史。盡降其軍。太妃薨。王棄部隨喪之河南葬。及荆被詔責還。貴或亦謂愕。貽不敢動。則此用愕字為正。建中二年。臯丁母艱。奉喪至江陵。二月。山南東道節度使李希烈。命至明年。李希烈反。或無李。下四字。遷御史大夫。授節帥江西。以討希烈。建中三年十月。淮寧軍節度使李希烈。命至

王出止外舍。禁無以家事關我哀兵。大選江州羣能著職。江按洪州。或作南。方云。考新舊史。皆作洪。是未曾出門一步。無足書者。選兵江州。蓋為北。向進討之勢。故其下文。遂攻蘄州。道里亦便。王親教之搏力。史承集誤。不足據。當從諸本。作江為是。不然。則以州為南。猶勝作洪州也。○著直略切。秦也。越謂勾踐。勾卒羸越之法。搏新書作團。方作搏。羸或作羸。方云。樊澤之馬。大年皆曰。作羸。非是。羸。請秦也。越謂勾踐。秦紀。越語。世家。皆無搏力。勾卒之文。不知諸家之說。何所據。唯蘇氏古史見之。則恐或是。反用此碑語也。

搏或疑是。搏字亦未有據。但搏力無理。其誤無疑耳。或疑杜牧之有以力搏力之語。然杜後出。韓公不當用其語也。○今參考姚令威集。注云。商子農。戰篤。凡治國者。患民之散。不可搏也。是以聖人作一以搏之。又曰。搏民力。以待外事。然後患可以去。而王可致。則搏力知其為秦法也。左傳。哀公十七年。越子伐吳。吳子禦之。笠澤。夾水而陣。越子為左右。勾卒。杜預注云。曹誅五界。五或作伍。界或作卑。方云。曹五字。見馬融。勾卒。鈞伍。相著。別為左右。屯。則勾卒。知其為越法也。曹誅五界。五或作伍。界或作卑。方云。曹五字。見馬融。

音班敗則誅及其音昇。然集韻所無。新書臯自將五界。凡數音。如字。賤也。音脾。償也。音俾。使也。音婢。形約。此大也。

音班敗則誅及其音昇。然集韻所無。新書臯自將五界。凡數音。如字。賤也。音脾。償也。音俾。使也。音婢。形約。此大也。

音班敗則誅及其音昇。然集韻所無。新書臯自將五界。凡數音。如字。賤也。音脾。償也。音俾。使也。音婢。形約。此大也。

音班敗則誅及其音昇。然集韻所無。新書臯自將五界。凡數音。如字。賤也。音脾。償也。音俾。使也。音婢。形約。此大也。

音班敗則誅及其音昇。然集韻所無。新書臯自將五界。凡數音。如字。賤也。音脾。償也。音俾。使也。音婢。形約。此大也。

音班敗則誅及其音昇。然集韻所無。新書臯自將五界。凡數音。如字。賤也。音脾。償也。音俾。使也。音婢。形約。此大也。

音班敗則誅及其音昇。然集韻所無。新書臯自將五界。凡數音。如字。賤也。音脾。償也。音俾。使也。音婢。形約。此大也。

音班敗則誅及其音昇。然集韻所無。新書臯自將五界。凡數音。如字。賤也。音脾。償也。音俾。使也。音婢。形約。此大也。

音班敗則誅及其音昇。然集韻所無。新書臯自將五界。凡數音。如字。賤也。音脾。償也。音俾。使也。音婢。形約。此大也。

州。希烈北取汴鄭。建中四年十二月東略宋圍陳西取汝。薄東都。薄或非是王始政於溫。終政於襄。恆平物估。賤斂貴出。

昨不能入寸尺。亡將卒十萬。盡輸其南州。亡或作土。非是。王始政於溫。終政於襄。恆平物估。賤斂貴出。

民用有經。一吏軌民。使令家聽戶。視姦宄無所宿。一吏。方从杭蜀本作吏一云。一當如壹民而重威之。壹

所字。非是。○今按方說一字是也。但因沈存中語。古曰辰良一句。遂更不問。府中不聞急步疾呼。治民用

是非。每有訛舛。悉以遷就。如此以一吏為吏一。則無理之尤耳。宄或作宄。府中不聞急步疾呼。治民用

兵。各有條次。世傳為法。任馬彘將。慎將鏢將。潛借盡其力能。任至潛九字。或作任馬彘伊慎王鏢將。方云

之。借盡其力能。一作借能盡其功。借上或有王字。薨贈右僕射。貞元八年三月元和初。以子道古在朝。更

贈太子太師。道古進士司門郎。貞元五年。道古登第。憲宗即位。以道古為司刺利隨唐陸徵為少宗正。兼

御史中丞。以節督黔中。元和八年十月。自宗正卿除朝京師。改命觀察鄂岳。斬沔安黃。元和十一年。道古

為六州都團練觀察使。提其師以伐蔡。且行泣曰。先王討蔡。實取沔斬安黃。寄惠未亡。寄或今余亦受命有事于蔡。

受或。而四州適在吾封。州或作邑。四州庶其有集。先王薨於今二十五年。吾昆弟在。鼻三子。象古。復古道古。而墓碑

不刻無文。其實有待。子無用辭。乃序而詩之。詩或作請。或無辭曰。

太支十三。曹於弟季。弟或或亡。或微。曹始就事。微或作微。二或字。並作既。或無下一句。曹始封於貞觀二

也。曹之祖王畏塞。絕遷。曹第。方作明。宋景文云。豈有為一人作銘。而名其祖者。當作曹。方云。明坐太子賢。溺

畏塞如其行塞之塞。言見殺於閉塞之中。而封絕於遷謫之時也。方說近是。而別。零王黎公。不聞僅存。新

史明子俊嗣王傑黎子父易封三王守名按史中宗神龍初以傑子胤爲嗣曹王後明少子備自南還詔國公皆爲武后所殺子父易封三王守名胤胤而封備薨復封胤所謂子父易封也胤薨子戡嗣自備至戡所謂三延延百載以有成王成王之作一自其躬文被明章武薦峻功蘇枯弱彊齷其姦猖獗蘇枯弱吹枯蘇厲廣韻以報于宗以昭于王或無此王亦有子或云語下脫一句按公爲銘不必盡偶句用韻劉不可爲法王碑雖可爲例然彼文從韻協無可處王之所唯舊之視蹶蹶陸陸蹶蹶陸陸下陸字方作陸云陸陸疑者而此篇下文亦不可曉不知其果然否耳○今按劉碑脫句前已論之階而升也○今按方說無理作陸陸則韻協故且從實取實似刻詩其碑爲示無止○然其義亦不可曉大抵此篇多不可曉今姑闕之

息國夫人墓誌銘

其曰葬河南河陽以其事乞銘於其鄰韓愈則李樂實河南人耳樂無傳

貞元十五年靈州節度使御史大夫李公諱變貞元九年十二月靈州節度使杜希全卒十年正月以本軍行軍司馬李樂爲留後十一年五月以樂爲節度使

守邊有勞詔曰變妻何氏可封息國夫人元和二年李公入爲戶部尙書薨夫人遂專家政公之男五人

女二人而何氏出者二男一女夫人教養嫁娶如一雖門內親戚不覺有纖毫薄厚御僮使僮下或有

居第生產皆有條序居卑尊間卑尊或無不順適命服在躬承祀孔時年若干元和七年甲子日南至以

疾卒明年八月庚寅葬河南河陽夫人曾祖某綏州刺史祖某潞州別駕父某晉州錄事參軍二男戡左

威衛倉曹參軍倉或成左清道率府錄事參軍戡強以肅成敏以和或無戡女子嫁興元參軍鄭博古將

葬戡與成以其事乞銘於其鄰韓愈愈乃爲銘曰

男主外事治不爲易主或作女非是施于其家難甚吏治難甚或作又況公侯族大而貴夫人是專厥聲惟懿昔

在貞元有錫自天錫或作息方云蓋以國封言之非也啓封備服以疇時勳時或作婉婉夫人有籍宮門克承其後以嫁以婚隨葬東上在河之陽遙望公墳而不同藏

試大理評事王君墓誌銘王荆公云退之善為銘如王適張衛銘尤奇也

君諱適姓王氏好讀書懷奇負氣不肯隨人後舉選見功業有道路可指取有名節可以戾契致取下有而或本無之○戾力結切契詰結切字本作莫通俗文曰契多節目謂之契契方言作讓詬買誼傳與詬亡節○今按取下有字當屬上句言功業可指取而有之名節可以戾契而致之也不然則當作而於無資地不能自出乃以干諸公貴人借助聲勢諸公貴人既志得皆樂熟軟媚耳目者不喜聞生語一

見輒戒門以絕門下或無以字上初即位謂憲宗以四科募天下士元和元年四月試博通墳典達於教化科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達於吏理可使從政科軍謀

宏遠堪任將帥科君笑曰此非吾時邪即提所作書緣道歌吟趨直言試既至對語驚人中第益困久之聞金

吾李將軍年少喜士可撼李惟簡憲宗時為金吾衛大將軍年少或有惟簡字或無年字士或作事乃躋門告曰躋或作躋天下奇男子王適願

見將軍白事一見語合意往來門下盧從史既節度昭義軍張甚去聲奴視法度士欲聞無顧忌大語有

以君生平告者即遣客鉤致君曰狂子不足以共事立謝客李將軍由是待益厚奏為其衛冑曹參軍充

引駕仗判官盡用其言將軍遷帥鳳翔元和六年五月以惟簡為鳳翔隴州節度使君隨往改試大理評事攝監察御史觀察

判官櫛垢爬痒民獲蘇醒居歲餘如有所不樂一旦載妻子入闕鄉南山不顧弘農胡縣有闕鄉汝南西平有闕亭前漢以胡闕鄉

那里聚為戾闕注云闕字本從戾其後轉訛誤作門中受耳○闕音聞中書舍人王涯獨孤郁吏部郎中張惟素比部郎中韓愈比上或有

日發書問訊。顧不可強起。不即薦。明年九月。疾病輿醫京師。或無疾字。其月某日卒。年四十四。十一月某日。即

葬京城西南長安縣界中。曾祖爽。洪州武寧令。祖微。右衛騎曹參軍。父嵩。蘇州崑山丞。妻上谷侯氏。處士

高女。或無高女二字。非是。○今按侯高事。見李翱文集。高固奇士。自方阿衡太師。世莫能用吾言。再試吏。再怒去。發狂投江水。初

處士將嫁其女。懲曰。吾以齟齬窮。下或有瘁字。一女憐之。必嫁官人。不以與凡子。君曰。吾求婦氏久矣。唯此翁

可人意。且聞其女賢。不可以失。即謾謂媒媼。吾明經及第。且選即官人。侯翁女幸嫁。若能令翁許我。請進

百金爲媼謝。諾許白翁。諾許或作許諾。翁曰。誠官人邪。取文書來。君計窮吐實。媼曰。無苦。翁大人不疑人欺。大或作丈。

我得一卷書。粗若告身者。我袖以往。翁見未必取。幸而聽我行其謀。行或作施。翁望見文書。銜袖。或作軸。果信

不疑。曰。足矣。以女與王氏。生三子。一男二女。男三歲夭死。長女嫁亳州永城尉姚挺。其季始十歲。銘曰。

鼎也不可以柱車馬。也不可使守閭。淮南子。柱不可以摘齒。筐不可以持屋。馬不可以服重。牛不可以追速。公取此意。佩玉長裾。長或作曳。不利走趨。

祇繫其逢。不繫巧愚。不諧其須。或作願。非是。有銜不祛。鑽石埋辭。以列幽墟。

扶風郡夫人墓誌銘夫人馬暢之妻。

夫人姓盧氏。范陽人。亳州城父丞序之孫。吉州刺史徹之女。嫁扶風馬氏。爲司徒侍中莊武公之冢婦。遂馬

字洵美。貞元三年。拜司徒侍中。十一年薨。贈太傅。諡莊武。少府監西平郡王贈工部尚書之夫人。遂二子。襲暢。暢元和五年。終。少府監贈工部尚書。初司徒與

其配陳國夫人元氏。惟宗廟之尊重。繼序之不易。序或作緒。賢其子之才。求婦之可與齊者。內外親戚曰。親下或

咸盧某舊門承守不失其初其子女聞教訓有幽閒之德為公子擇婦宜莫如盧氏媒者曰然卜者曰祥

夫人適年若干或作十四入門而媪御皆喜既饋而公姑交賀克受成福母有多子為婦為母莫不法式天資

仁恕左右媵侍常蒙假與顏色人人莫不自在杖婢使數未嘗過二三雖有不憚雖下或無有字未嘗見聲氣元

和五年尚書薨夫人哭泣成疾後二年亦薨年四十有六九年正月癸酉祔于其夫之封長子殿中丞繼

祖孝友以類子下諸本有數字或作穀或作穀晁本作長子繼祖殿中丞孝友嗣類本或孝友上有承考

燧之子彙暢彙子放敷暢子亦只有繼祖豈繼祖先名放邪或放字當刪○今按馬少監墓誌云君諱繼

祖則方說得之仍當更从晁本刪放字但以其兄弟連名考之則又疑作放為是而其下或有承考二字

者乃言放能繼北平承少傅而孝友似之也少監志云諱繼祖或是反用此志葬有日言曰吾父友惟韓

丈人視諸孤其往乞銘以其狀來愈讀曰嘗聞乃公言然吾宜銘銘曰

陰幽坤從維德之恆胡登切出為辨強乃匪婦能淑哉夫人夙有多譽來嬪大家不介母父或作父母有事賓祭

酒食祇飭協于尊章畏我侍側章或作卑漢廣川王傳背尊章顏注猶言舅姑也作卑非是及嗣內事亦

莫有施齊其躬心小大順之夫先其歸其室有丘夫先其歸或作不失其歸或作夫其先歸○今合葬有

銘壺彝是收○壹苦本切宮中道詩室家之壺

殿中侍御史李君墓誌銘

殿中侍御史李君名虛中字常容其十一世祖冲貴顯拓拔世舊注云據元和姓纂父憚河南温縣尉娶

陳留太守薛江童女。生六子。君最後生。愛於其父母。年少長。或無少字。喜學。學無所不通。最深於五行書。

今世有李虛中命書。以人之始生年月日所直日辰支干相生勝衰死王相。或作相王。斟酌推人壽夭貴賤利不利。

輒先處其年時。百不失一二。其說汪洋奧美。或作義。關節開解。萬端千緒。參錯重出。學者就傳其法。初若可

取。卒然失之。○卒。干。忽切。星官曆翁。莫能與其校得失。進士及第。貞元十一年。虛中登第。試書判入等。補祕書正字。祕書

有省。母喪去官。卒喪。選補太子校書。河南尹奏疏授伊闕尉。佐水陸運事。貞元十六年九月。以張式爲河南尹。水陸轉運使。奏虛中爲佐。

故宰相鄭公餘慶。繼尹河南。以公爲運佐如初。元和元年十一月。以故相鄭餘慶代式。宰相武公元衡之出劍南。元和二年

相武元衡爲四川節度使。奏奪爲觀察。推官授監察御史。今諸葛武侯碑陰。元和四年二月二十九日。題名有觀察使推官監察御史裏行李虛中在焉。其碑喪度時。爲元衡書記

所未幾。御史臺疏言行能高。不宜用外府。卽詔爲眞御史。半歲分部東都臺。遷殿中侍御史。元和八年四

月。詔徵旣至。宰相欲白以爲起居舍人。經一月。疽發背。六月乙酉卒。年五十二。其年十月戊申。葬河南洛

陽縣。距其祖澠池。令府君僑墓十里。澠池。縣名。史記。秦王與趙王飲于澠池。○澠音泯。君昆弟六人。先君而歿者四人。其一人嘗

爲鄭之榮澤尉。嘗或作常。非是。信道士。長生不死之說。旣去官。絕不營人事。故四門之寡妻孤孩。與榮澤之妻子

衣食百須。皆由君出。自初爲伊闕尉。佐河南水陸運使。換兩使。經七年不去。所以爲供給教養者。及由蜀

來。輩類御史。皆樂在朝廷。進取。君獨念寡稚。求分司東出。嗚呼。其仁哉。君亦好道士說。於蜀得祕方。能以

水銀爲黃金。服之。冀果不死。將疾。謂其友衛中行。大受韓愈退之。謂或作爲。非是。曰。吾夢大山裂。流出赤黃物。如

金左人曰。是所謂大還者。今三矣。三下或君既歿。愈追占其夢曰。山者艮。艮為背。裂而流赤黃。疽象也。大

還者。大歸也。其告之矣。妻范陽盧氏。鄭滑節度使兼御史大夫羣之女。羣字戴初。范陽人。貞元十與君合

德。親戚無退一言。退一或作一退。或疑無字在退下。男三人。長曰初。協律。或無協字。或疑律下有耶字。次曰彪。其幼曰還。適三歲。女子

九人。銘曰。

不羸其躬。以尙其後人。羸或作羸。獨孤郁墓銘曰。年再不羸。惟後之成。義同此也。

卷二十九

碑誌

唐故朝散大夫商州刺史除名徙封州董府君墓誌銘。董溪即晉之子也。史附晉傳。謂討王承宗

賜死。誌不詳其事。止曰死湘中。諱之也。公詩有送董溪。增陸暢云。我實門下士。力薄納與蚊。受恩不即報。永負湘中墳。謂溪流封州。死湘中也。公嘗佐董晉幕中。觀其銘辭。意在言外。既微而顯。誠太史氏之筆哉。

公諱溪。字惟深。丞相贈太師隴西恭惠公第二子。隴西公。董晉也。生四子。全道。全溪。全素。全澗。溪即全溪也。十九歲。明兩經。獲第。有司

沈厚精敏。未嘗有子弟之過。賓接門下。推舉人士。侍側無虛口。退而見其人。淡若與之無情者。太師賢而

愛之。父子閒自為知己。諸子雖賢。莫敢望之。太師累踐大官。大或非是。臻宰相。致平治。終始以禮。號稱名臣。

晨昏之助。蓋有賴云。太師之平汴州。師下或無之字。年考益高。挈持維綱。鋤削荒類。類不能無類音未類或作頑納。

之大和而已。其囊篋細碎無遺。漏繫公之功。上介尚書左僕射陸公長源。長源字泳之。是歲八月。自前汝州刺史為宣武行軍司馬。齒

差太師。標望絕人。聞其所為。每稱舉以戒其子。楊凝孟叔度。以材德顯名朝廷。或作於朝。及來佐幕府。佐或作往。疑自

左司郎中為檢校吏部郎中。觀察判官。叙度自殿中侍御史為檢校金部員外郎。度支判官。詣門請交。屏所挾為。或作屏。棄所挾。太師薨。貞元十五年。始以祕

書郎選參軍。京兆府法曹。選或作遷。日伏階下。與大尹爭是非。大尹屢黜己見。大或並作太。歲中奏為司錄參軍。與

一府政。音預。以能拜尚書度支員外郎。遷倉部郎中。萬年令兵誅恆州。軍也。成德。改度支郎中。攝御史中丞。為

糧料使。元和四年十月。以神策軍中尉吐突承曜為鎮州行營招兵罷。元和五年七月。遷商州刺史。糧料吏

有忿爭相牽告者。事及於公。因徵下御史獄。因方作顯云。漢韓安國傳。由此顯結於漢。當用此義。公不與

吏辨。一皆引伏。受垢除名。徙封州。元和六年五月十二日。死湘中。年四十九。州下方本無年月日。但於湘

按唐書元和七年。立遂王為太子。亦與下文相應。二年。糧料吏有忿爭相告。言五月。溪。臯謨皆坐。賊數千

緡。勅貸死。流臯謨。春州。溪。封州。行至潭州。並遣中使賜死。權德輿傳亦云。董溪于臯謨。以運糧使盜軍資。

詔中使半道殺之。輕。明年立皇太子。有赦令許歸葬。元和七年七月。立遂王。其子居中。始奉喪歸。元和八

年十一月甲寅。葬於河南河南縣萬安山下。太師墓左。夫人鄭氏。祔。公凡再娶。皆鄭氏女。生六子。四男。二

女。長曰全正。惠而早死。次曰居中。好學。善為詩。張籍稱之。次曰從直。下或有次字。曰居敬。尚小。長女嫁吳郡陸

暢。其季女後夫人之子。公之母弟全素。孝慈友弟。公坐事棄。同官令歸。公歿。比葬三年。哭泣如始喪者。大

臣高其行。白為太子舍人。將葬。將葬下。方有中。字云。以上文考之。無者為是。然世系表全素太子中書舍

字。有則前後皆當有。無則皆當無。不應前無而後有也。審如方說。此志。舍人與其季弟澥問銘於太史氏

韓愈。元和八年正月公為。愈則為之銘。辭曰。

物以久弊。或以轢毀。音樞。考致要歸。孰有彼此。由我者吾。不我者天。斯而以然。其誰使然。

貞曜先生墓誌銘。謂孟詩韓筆。故公誌及銘皆以詩稱之。

唐元和九年歲在甲午八月己亥。已或作乙。考唐曆。貞曜先生孟氏卒。無子。其配鄭氏以告。愈走位哭。或

作赴位。且召張籍會哭。明日。使以錢如東都供葬事。諸嘗與往來者。咸來哭弔。訾或。韓氏遂以書告與元

尹。故相餘慶。元和元年三月。以故相鄭。閏月。是歲閏。樊宗師使來弔。告葬期。時宗師自太子舍。徵銘。有於

愈。愈哭曰。嗚呼。吾尚忍銘吾友也。夫。與元人以幣如孟氏賻。人或。且來商家事。家事。謂孟郊家事。公集有

皆緣孟家事。又云。樊宗師在東都。經營。樊子使來速銘曰。不則無以掩諸幽。乃序而銘之。先生諱郊。字東

野。父庭玢。音。娶裴氏女。而選為崑山尉。生先生。及二季。鄴而卒。先生生六七年。天寶十。端序則見。長而

愈。窻。則見。或。內外完好。色夷氣清。可畏而親。及其為詩。劇目。鉤心。劇。利傷也。荀子不苟篇。廉而不劓。劓。長針也。說

文藝。鍼也。劇。居。刃迎縷解。物。鉤章棘句。摛擢胃腎。胃腎。或作皆盡。摛音酒。摛。神施鬼設。閒見。層出

唯其入翫於詞。而與世抹搯。抹。採擷。從。杭。南。唐。本。云。字。林。人。皆。劫。劫。我。獨。有。餘。有。以。後。時。開。先。生。者

曰開或吾既擠而與之矣擠或作儻其猶足存邪年幾五十始以尊夫人之命來集京師從進士試既得即去

貞元十二年呂渭知閒四年又命來選為溧陽尉字又下或有以迎侍溧上溧下有積水郊閒往坐水旁

府以假尉代之分其半俸去尉二年而故相鄭公尹河南奏為水陸運從事陸下有積水郊閒往坐水旁

陸善薦之餘慶以為判官試協律郎親拜其母於門內或無母卒五年而鄭公以節領興元軍元和九

年六十四買棺以斂以二人輿歸鄂家湖州武十月庚申樊子合凡贈賻而葬之洛陽

東其先人墓左樊子樊以餘財附其家而供祀或無而供祀字有俟字將葬張籍曰先生揭德振華於古

有光或無古賢者故事有易名况士哉杭本無賢如曰貞曜先生則姓名字行有載不待講說而明待或

非皆曰然遂用之初先生所與俱學同姓簡簡字於世次為叔父由給事中觀察浙東元和九年九月簡

觀察使曰生吾不能舉死吾知恤其家銘曰

於戲貞曜維執不猗維出不訾或無戲字執或作持或毀也思不稱意也惟前漢書嘗讀與贊同顏師古注多

財也若曰不贊則贊也猗亦二義詩那云猗歟歎辭也節南山云有實其猗鄭氏注猗也若曰維卒不施

以昌其詩蘇子瞻嘗舉此以問王定國當昌其身耶昌其詩也來詩下語不契作詩答之有云昌身如飽

不如昌其志志一氣自隨養之塞天地孟軻不吾欺公謂東野昌其詩而東

坡乃云不如昌其志蓋蘇嘗讀東野詩有未足當韓豪之句不為所取也

韓昌黎集 六 碑誌

三十五

唐故祕書少監贈絳州刺史獨孤府君墓誌銘獨孤郁有傳事多出此誌

君諱郁字古風河南人河南洛陽人常州刺史贈禮部侍郎憲公諱及之第二子及字至之代宗時官憲公躬

孝踐行篤實而辨於文勸飭指誨以進後生舊史公傳大曆貞元間文士多尙古學效揚雄董仲舒之述

於一名聲垂延紹德惟克君生之年憲公歿世大曆十二年四月二十九日卒年五十三時郁始二歲與其兄朗朗即畜於伯父氏

郁始生而孤與期育於伯父始微有知則好學問咨稟教飭不煩提諭月開日益卓然早成年二十四登進士第貞元

年郁與朗同來舉進士時郁年二十二十四年郁登第時故相太常權公掌出詔文時權德輿為中書舍人知制誥望臨一時望或登君於門歸以

其子歸或選授奉禮郎楊於陵為華州署君鎮國軍判官奏授協律郎昇本無奉禮至朋遊益附華間彌

大元和元年對詔策拜右拾遺元和元年四月應材識兼茂明於禮用科中第三辛酉為右拾遺二年兼職史館兼史館四年遷右補闕

詔中貴人承瓘七罪切將兵誅王承宗河北君奏疏諫召見問狀有言動聽其後上將有所相不可於衆君

與起居舍人李約交章指摘事以不行五年遷起居郎為翰林學士愈被親信有所補助權公既相君以

嫌自列元和五年九月德輿同平章事改尙書考功員外郎復史館職郁以德輿故辭翰苑憲宗曰德輿

故杜琮尙岐陽公主然帝猶謂不如德輿之得也七年以考功知制誥入謝因賜五品服八年遷駕部郎中

職如初權公去相復入翰林元和八年德輿罷相九年以疾罷尋遷祕書少監元和九年以疾辭內即

閑於郊謂屏居鄂縣閑下或有居字十年正月病遂殆甲午輿歸卒於其家贈絳州刺史晁本有上五字本或繫年四

十

十男子二人長曰某早死次日天官始十歲傳云子庠字賢府喪父始十歲此云天官豈小字耶有至性聞呼父官與聞弔客至輒

號泣以絕女子一人夫人天水權氏贈太子太保貞孝公暉之承孫承孫字未詳故相今太常德輿之女胤慶

配良是似是宜是似方作是以言胤慶而似配良而宜也方似作以非是四月己酉其兄右拾遺朗以喪東葬河南壽安

之甘泉鄉家塋憲公墓側家或作冢將以五月壬申筮彼驗謂愈曰子知吾弟久知或作與敢屬以銘銘曰

於古風標順而裏方詩繡衣朱纓謂衣領之在外者於下或有乎字○今按上篇四言不不傷戴美世令戴或作載言戴前入之美而世其令德也而年再不羸惟後之成

唐故虞部員外郎張府君墓誌銘張府君卒葬之年月日誌皆不書以公祭文考之公時在京師以考功郎知制誥季友歸葬長安公於是乎祭之且誌其墓時

元和十年也

元和十年也

尚書虞部員外郎安定張君諱季友字孝權年五十四病卒東都明年明下或無年兄子塗與其弟庚揆

等庚揆或作庚揆護柩歸葬長安縣馬額原夫人北海唐氏之封前事塗進韓氏門伏哭庭下曰或無叔父且死

幾於不能言矣張目而言曰張目方从杭本無目字云後漢嚴光傳良久張目熟眦然此恐當从杭本吾

不可無告韓君別藏而不得韓君記猶不葬也塗爲書致吾意已而自署其末與封敢告以請愈既與爲

禮發書云云其末有複語千萬永訣八字或無末名日月與封日月一作月日皆孝權迹孝權與余同年進士貞

元八年中進士第與公同年其上有壽者當字文時爲車騎大將軍鄜城太守卒葬河北諡曰忠公至孝權閒五世

矣。孝權大父諱孝先。或作奉先。太子通事舍人。父諱庭光。贈綏州刺史。綏州之卒。杭本史下無綏州字。非是。孝權蓋尙小。母

曰太原縣君。卒。卒上或有覆出縣君字。既葬。孝權守墓。樹松柏三年。而後歸。選爲河南府文學。或無府字。去官。徐州使拜

章請爲判官。貞元十六年六月。以張建封之子。愔爲徐州團練使。授協律郎。孝權始不痛絕。詔下大悔。卽詐稱疾。不言三年。元和初。

徐使死。元和元年十一月。愔卒。孝權疾卽日已。試判入高等。授鄆縣尉。古切。鄂胡切。明年。故相趙宗儒鎮荆南。以孝權爲

判官。拜監察御史。經二年。拜眞御史。明年。分司東臺轉殿中。轉殿中侍御史。按皇甫氏子。母病不侍。走京師求試

職。宰相怒曰。吾故皇甫氏御史。助所善相。戲法侮我。皇甫媪何疾。媪。母老稱也。漢書常從。媪。音穰。銜未決。皇甫母

病果死。得解。遷留司虞部員外郎。謂分司東都也。孝權爲人孝謹。與人語。恐傷之。而時嶷嶷有立力。嶷。音穰。與孝權

游者極衆。而獨以其死累余。可尙也已。是爲銘。此下或注銘亡二字。或注疑闕銘詞字。

唐故檢校尙書左僕射右龍武軍統軍劉公墓誌銘。一本檢校上有金紫光祿大夫字。僕射下有兼御史大夫字。統軍下有知軍事上柱國彭

城郡附國公食邑二千戶贈潞州大都督字公既爲劉統軍作此誌又爲作碑銘碑銘見前二十七卷

公諱昌裔。字光後。本彭城人。曾大父諱承慶。朔州刺史。大父巨敖。好讀老子莊周書。爲太原晉陽令。再世

宦北方。宦或作官。樂其土俗。遂著籍太原之陽曲。曰自我爲此邑人可也。何必彭城。父訟。或作誦。今按名訟無理疑避諱而改。

贈右散騎常侍。公少好學問。始爲兒時。重遲不戲。音遲。音穰。恆有所思念。計畫及壯自試。以開吐蕃說于邊將。不售。入三蜀。從道士游。久之。蜀人苦楊琳寇掠。公單船往說。琳感歎。雖不卽降。約其徒不得爲虐。唐史昌裔傳云。

入蜀楊惠琳反昌裔說之惠琳之亂在琳降公常隨琳不去琳死脫身亡沈浮河朔之間建中中曲環招

起之按新傳曲環方攻濮州表為判官為環檄李納建中二年六月平盧淄青節度使李正己卒子納自稱留後指摘切刻納悔恐動心恆魏皆疑惑

氣懈恆謂成德節度使李惟岳魏謂魏博節度使田悅環封奏其本德宗稱焉環之會下濮州戰白塔救寧陵襄邑二縣並屬宋州擊李

希烈陳州城下興元元年閏十月李希烈遣將翟崇暉悉衆圍陳州宋毫節度使劉洽遣隴右幽州節度使曲環將兵二萬救之十一月敗崇暉於州西擒之以獻公常在軍閒環

領陳許軍公因為陳許從事以前後功勞累遷檢校兵部郎中御史中丞營田副使吳少誠乘環喪引兵

叩城留後上官說咨公以城守說或作況與舊史合所以能擒誅叛將擒或作檢○今按此謂安國寧謀為抗拒令

敵人不得其便圍解拜陳州刺史韓全義敗引軍走陳州求入保公自城上揖謝全義曰公受命詣蔡何

為來陳公無恐賊必不敢至我城下明日領騎步十餘抵全義營全義驚喜迎拜歎息殊不敢以不見舍

望公改授陳許軍司馬上官說死拜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代說為節度使命界上吏不得犯蔡

州人曰俱天子人奚為相傷少誠吏有來犯者捕得縛送曰妄稱彼人公宜自治之少誠慙其軍公誌李

尹慙其庭中人漢袁盎為吳相告歸道逢丞相屠嘉下車拜謁丞亦禁界上暴者兩界耕桑交跡吏不

何問何或作呵漢賈誼傳大譴大何衛綰傳不執何顏曰何即問也何上或有可字亦封彭城郡開國公

就拜尚書右僕射元和七年得疾視政不時八年五月涌水出他界過其地防穿不補沒邑屋流殺居人

拜疏請去職即罪詔還京師始昌裔代說為節度也憲宗惡其自立欲召之而重生變宰相李吉甫曰陛

中卒史與誌少異誌為之諱耶即其日與使者俱西大熱旦暮馳不息疾大發左右手轡止之公不肯曰吾恐不得生謝天子。上益遣使者勞問勅無亟行至則不得朝矣。天子以為恭即其家拜檢校左僕射右龍武軍統軍知軍事十一月某甲子薨年六十二。某下或有日字下同上為之一日不視朝。贈潞州大都督命郎弔其家。郎下或有中字明年某月某甲子葬河南某縣某原公不好音聲不大為居宅於諸帥中獨然。夫人邢國夫人武功蘇氏子四人。嗣子光祿主簿縱學於樊宗師士大夫多稱之。長子元一朴直忠厚便弓馬。便或作使非是為淮南軍衙門將。次子景陽景長皆舉進士葬得日相與選使者哭拜階上使來乞銘。銘曰：

提將之符尸我一方配古侯公維德不爽。楚辭厲而不爽些注楚人謂囊敗曰爽○爽平聲我銘不亡後人之慶。慶讀若羌難驪云慶天悴而喪

樂沈存中云古人諧聲如慶字多與章字協韻孝孫有慶萬壽無疆黍稷稻粱農夫之慶是也集韻並入平聲

卷三十

碑誌

唐故監察御史衛府君墓誌銘。其弟中行字大受貞元九年第進士至是為兵部郎中元和十年也公此誌自與其弟中行別下至可餌以不死造語雄奇所謂唯

陳言之務去者也

君諱某字某。或作諱之玄字造微中書舍人御史中丞諱某之子。某或作晏贈太子洗馬諱某之孫。某或作璿按元和姓纂晏三子長之玄次

中立次中行汪彥章云王仲信本謂北家世習儒學詞章昆弟三人俱傳父祖業從進士舉君獨不與俗

為事或疑此與字當作以更詳之非是樂弛弛或置自便弛或父中丞薨既三年與其弟中行別曰若既克自敬

勤及先人存趾美進士貞元九年續聞成宗唯服任遂功為孝子在不怠我恨已不及假令今得不足自

賁或作賁又音世我聞南方多水銀丹砂雜他奇藥爇為黃金刀切於可餌以不死今於若丐我我即去

遂踰巔阨阨於革切南出藥貴不可得以容帥房貞元二十一年五月帥且曰若能從事於我可一

日具許之得藥試如方不效曰方良是我治之未至耳留三年藥終不能為黃金而佐帥政成以功再遷

監察御史帥遷于桂元和八年四月以從之帥坐事免是歲七月啓以罪君攝其治歷三時夷人稱便新

帥將奏功君捨去南海馬大夫使謂君曰十二月以馬總降為太僕少卿君攝其治歷三時夷人稱便新

冀至南海未幾竟死年五十三子曰某某或作元和十年十二月某日歸葬河南某縣某鄉某村附先塋

某縣某鄉某村諸本於時中行為尙書兵部郎或無於字郎號名人而與余善請銘銘曰

嗟惟君篤所信信音新漢武悼李夫人賦申以信要無有弊精神以棄餘賈於人音古脫外累自貴珍

訊來世述墓文

唐故河南令張君墓誌銘貞元十九年公與張君同自監察御史以言事黜張為郴州臨武公為

之意可謂厚矣

君諱署字某河閒人大父利貞有名玄宗世為御史中丞舉彈無所避由是出為陳留守本鄭所并陳之下

以宋亦有留故加陳以別之領河南道採訪處置使開元二十二年十一月數歲卒官皇考諱郇以儒學進官至侍御

史郇或君方質有氣形貌魁碩長於文詞以進士舉博學宏詞為校書郎署貞元二年自京兆武功尉拜監

察御史為幸臣所讒幸臣李與同輩韓愈李方叔三人俱為縣令南方時三人俱為監察御史貞元十九

令詳見二年逢恩俱徙掾江陵貞元二十一年正月順宗即半歲邕管奏君為判官貞元二十一年八月

題注下表署改殿中侍御史不行拜京兆府司錄貞元二十一年十月李郇為諸曹白事不敢平面視共食公堂

抑首促促就哺歌揖起趨去無敢闌語促促或作且且促如齷齷之縣令丞尉畏如嚴京兆事以辦治或辦

作京兆改鳳翔尹以節鎮京西元和二年二月以郇為鳳翔尹請與君俱改禮部員外郎為觀察使判官

帥他遷元和四年三月以君不樂久去京師謝歸用前能拜三原令歲餘遷尚書刑部員外郎守法爭議

棘棘不阿請本無議字及下棘字而云晁本校增此二字阿或作撓○今按歐公改虔州刺史民俗相朋

黨不訴殺牛或無不牛以大耗又多捕生鳥雀魚鼈可食與不可食相買賣時節脫放期為福祥君視事

一皆禁督立絕祥下或有事字或無視使通經吏與諸生之旁大郡吏或學鄉飲酒喪婚禮張施講說民

吏觀聽從化大喜度支符州折民戶租歲徵緜六千屯比郡承命惶怖立期日唯恐不及事被罪君獨疏

言治迫嶺下民不識蠶桑月餘免符下民相扶攜守州門叫謹為賀改澧州刺史民稅出雜產物與錢尚

書有經數觀察使牒州徵民錢倍經君曰刺史可爲法疑必有脫誤或不可貪官害民留噤不肯從竟以

代罷觀察使使劇吏案簿書吏或作史十日不得毫毛罪改河南令而河南尹適君平生所不好者君年且老

當日日拜走仰望階下不得已就官數月大不適即以病辭免公卿欲其一至京師君以再不得意於守

令恨曰義不可更辱又奚爲於京師聞竟閉門死年六十或無閉門二字君娶河東柳氏女二子昇奴胡師將以

某年某月某日葬某所其兄將作少監昔請銘於右庶子韓愈昔或作者李遜赴襄陽送行詩有著作郎張昔愈前與君爲御史

被讒俱爲縣令南方者也最爲知君銘曰

誰之不如而不公卿奚養之違以不久生一作而唯其頽頽以世厥聲

鳳翔隴州節度使李公墓誌銘一本上有唐故字度下有觀察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戶部尚書

公諱惟簡或作某字某司空平章事贈太傅之子太傅李寶臣本范陽內屬奚族太傅初姓張氏故范陽張鎮高畜之爲肅

宗時舉恆趙深冀易定六州戰卒五萬人馬五千匹以歸聽命天子嘉之賜姓曰李更其名寶臣名下或

立其軍號之曰成德由是姓李氏寶應元年十一月忠志以僞恆陽節度使擊其所管五州降于河東節

太傅薨建中二年正月公兄弟讓嗣寶臣三子惟簡公竟棄其家自歸京師及兄死家覆有司設防守惟岳

簡以家僮粟士百餘奉母鄭歸京建中三年閏正月成德兵馬德宗如奉天守卒出公即馳歸與母韓國

使王武俊殺岳惟岳傳首京師德宗拘惟簡於客省防伺甚峻德宗幸奉天惟簡將赴難謀於鄭

夫人鄭氏拜訣屬家徒隨走所幸道與賊遇七鬪乃至建中四年十月德宗位宰相身未嘗至京師兄死

於人手爾入朝未識天子不能效忠吾不子汝矣督其行有功遷太子諭德加御史中丞帝見惟簡厚撫

曰兒能死王事吾不朽矣乃斬關出道更七戰得及行在之拜太子諭德

累遷禁軍將軍從渾城率師討賊○蓋屋雍縣名屬鳳翔

見二十五卷與上曰卿有母可隨我耶或曰臣以死從衛及幸還錄功封武安郡王

從功臣四月詔奉天隨從將圖其形御閣而以神威將軍居北軍衛遷左神威衛大將軍久乃加御史大

夫丁韓國憂去官累遷神威大將軍加工刑二曹尚書天威統軍又改戶部尚書金吾大將軍元和初檢

大將軍充街使書改爲左金吾衛有長上萬國俊者上或作尙新史蜀本作上○今按長上當從蜀本以軍勢奪與平人地吏憚莫

敢治及公爲金吾與平人曰久聞李將軍爲人公平庶能直吾屈即齋縣牒來見公發視立杖國俊廢之

以地還與平人聞者莫不稱歎於是天子以公材果可任用治人將兵無所不宜元和六年即以公爲鳳

翔隴州節度使戶部尚書兼鳳翔尹五月以惟簡爲鳳翔尹鳳翔隴州節度使隴州地與吐蕃接舊常朝夕相伺更入攻抄人

吏不得息公以爲國家於夷狄當用長算邊將當承上旨謹條教或作務蓄財穀完吏農力以俟不宜規

小利起事盜恩禁不得妄入其地益市耕牛鑄鑄鈔鈔詩序乃錢鑄注田器也鈔大鑄也斷大鋤也○

切斷陟玉切以給農之不能自具者丁壯與勵與或歲增田數十萬畝連八歲五種俱熟公私有餘販者負入

襄斜梁州記萬石城沂漢上七里有襄谷南口船循渭而下首尾相繼不絕十三年公與忠武軍節度使

司空光顏李光顏邪寧節度使尙書劍郭俱來朝上爲之燕三殿唐麟德殿有三殿張百戲公卿侍臣咸與音

既事勅還公因進曰臣幸得宿衛四十餘年或無得字今年老斥外任斥或作許不勝慕戀願得死輦下天子

加慰遣焉還鎮告疾其夏五月戊子薨年五十五訃至上悼愴罷朝遣郎中臨弔贈尚書左僕射以其年

十一月景申丙申作景避唐諱也葬萬年鳳棲原萬年下有縣字夫人博陵郡崔氏河陽尉鎬之孫大理評事可觀之女

賢有法度賢下有或而有字公有四子長曰元孫三原尉次曰元質彭之濛陽尉曰元立與平尉曰元本河南參軍

皆愿敏好善元立元本皆崔氏出葬得日嗣子元立與其昆弟四人請銘於韓氏曰先人嘗有託於夫子

也愈曰太傅功在史氏記僕射以孤童囚羈京師或無記字重下或有子字○卒能以忠為節自顯取爵

位立名績使天下拭目觀父母與榮焉既忠又孝法宜銘或無法字銘曰

太傅之顯自其躬興僕射童羈孰與之朋遭國之難以節自發致其勤艱以復考烈孝由忠立爵名隨之

銘此玄石維昧之詒

唐故中散大夫少府監胡良公墓神道碑此篇从方氏石本疑者別出○蜀本注牛僧孺撰墓志陳鴻撰論張籍撰行狀歐陽公集古錄有胡良公碑跋

云良者韓之門人張籍妻父也○今按方本無中散大夫良五字又它神道碑不著墓字唯此有之亦變例也

少府監胡公者諱珣字潤博年七十九以官卒明年八月十四日葬京兆奉先八月或作七月無十四日字夫人天水

趙氏祔焉其子逞迺巡遇述遷造或無迺字與公壻廣文博士吳郡張籍以公之族出行治歷官壽年為

書出下或有處文二字非是使人自京師南走八千里至閩南兩越之界上請為公銘刻之墓碑於潮州刺史韓愈曰

胡姓本出安定。後徙清河。於今為宗城。屬貝州。河下或有復出清河字。宗城縣名。武德九年屬貝州。大父諱秀。武后時。以文材徵為

麟臺正字。垂拱元年二月。改秘書省為麟臺。父宰臣用進士卒。官平陽冀氏令。或無官字。贈潭州大都督。公早孤。能自勸學。立

節概。勤或作勤。非其身力。不以衣食。凡一試進士。二即吏部選。皆以文章占上第。樂為儉勤。自刻削不干人。以

矯時弊。及為富平尉。一府稱其斷決。建中四年。侍郎趙贊為度支使。建中三年五月。以中書舍人趙贊為戶部侍郎判度支。薦公為

監察御史。主餽給渭橋。以東軍洗手奉職。不以一錢假人。賊平。有司考覈羣吏。多坐貶死。考覈一作覈考。或無貶字。或無

死字。獨公以清苦。能檢飭。無漏失。遷河南倉曹。魏公賈耽以節鎮鄭滑。貞元二年九月。以賈耽為鄭滑節度使。辟珣佐其府。以公佐觀

察事。檢校尚書工部員外郎。以剛直齟齬。不阿忤權貴。除獻陵令。獻陵高祖陵。居陵下七年。市置田宅。務種樹

為業。以自給。教授子弟。業下或無以字。杭併無以。自給字。子弟或作弟子。貞元十一年。吏部大選。以公考選人。藝學以勞遷。奉先

令。以治辦。遷尚書膳部郎中。改坊州刺史。州經亂。無孔子廟。公至。則命築宮。造祭器。率博士生講讀。以時

生下或有徒字。如法以祠。人吏聚觀歎息。遷舒州刺史。州歲大熟。麥一莖兩穗。閭里歌舞之。或無舞字。考功以聞。遷尚

書駕部郎中。數以事犯尚書李巽。事上或巽時主鹽鐵事。富驕恃勢。以語丞相。丞或由是退。公為鳳翔少

尹。巽死。遷少大理。改少詹事。元和十二年。朝廷以公年老。能自祇力事職。不懈可嘉。拜少府監。兼知內中

尚。百官志。少府監從三品。掌百工技藝之政。總中尚左尚右尚。明年。以病卒。或無病字。非是。公始以進士。孤身旅長安。致官九卿。為大家。七子

皆有學守。女嫁名人。年幾八十。堅悍不衰。事可傳載。可謂成德。謂或作。為。非是。銘曰。

竭竭胡公竭切。既果以方挾藝射科。每發如望平聲。人求於人。我已爲之。自始訖終。不降色辭。因官立事。

隨有可載。發跡餽軍或作。遭讒府界。去居陵下。爲吏爲隱。坊舒之政。于茲有靳或作。守官駕部。名昇已屈。

昇或作。作民躋于少府。甚宜秩物。不配其有。君子恥之。少府古卿。公優止之。刻文碑石。以顯公行。維公後人。

維公或作。無怠嗣慶。

唐故相權公墓碑樞德與憲宗朝拜同平章事新舊史有傳所載加詳於誌云

上之元和六年。其相曰權公諱德輿。字載之元和五年九月以德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其本出自殷帝武丁。武丁之子。降封

於權。權江漢閒國也樞故城在南郡當陽縣。周衰。入楚爲權氏唐韻云權始出天水。木顛頊之後。楚滅徙秦而居天

水略陽。苻秦之王中國。其臣有安丘公翼者翼字子良。略陽人。與太原王讚俱爲苻堅謀主。有大臣之言

堅伐晉。翼力諫。後六世。至平涼公文誕翼子宣。襄事姚秦。爲黃門侍郎。宣襄四世之。爲唐上庸太守。荊州

大都督。長史焯有聲烈焯或作焯。平涼曾孫諱倕文誕子崇。本匡成令。崇本倕音垂。贈尙書禮部郎中。以藝學與

蘇源明相善源明京兆武功人。初名預。字弱夫。肅宗時終祕書少監。卒官羽林軍錄事參軍。於公爲王父。郎中生贈太子太保諱皋。

以忠孝致大名皋字士繇。天寶末。安祿山爲河北按察使。表皋爲從事。察祿山。去官。累以官徵不起代宗。

爲起居舍人。以疾辭。李季卿黜陟追諡貞孝。潤州。元和中。諡貞孝。是實生公。公在相位三年元。

五年九月相。其後以吏部尙書授節鎮山南元和十一年十月以道節度使。年六十。以薨。贈尙書左僕射。

諡文公。元和十三年八月以病乞還卒於道以薨或以作六考舊史當作以公生三歲知變四聲知或四歲能為詩七歲而貞孝公卒來弔

哭者見其顏色聲容皆相謂權氏世有其人及長好學孝敬祥順貞元八年以前江西府監察御史徵拜

博士。貞元初江西觀察使李兼表德輿為判官再遷監察御史府罷八年正月除太常博士朝士以得人相慶改左補闕章奏不絕譏排姦倖貞元

八月司農大卿裴延齡以巧詐除戶部侍郎判度支德輿上疏論其姦不省與陽城為助轉起居舍人。貞元十年遂知制誥凡撰命詞九年以

類集為五十卷天下稱其能十八年以中書舍人典貢士拜尚書禮部侍郎。貞元十七年冬以本官知禮

耶薦士於公者其言可信不以其人布衣不用即不可信雖大官勢人交言一不以綴意奏廣歲所取進

士明經在得人。不以員拘轉戶兵吏三曹侍郎太子賓客。貞元二十一年六月轉戶部侍郎元和初歷兵

復為兵部遷太常卿。元和四年天下愈推為鉅人長德時天子以為宰相宜參用道德人因拜禮部尚書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元和五年宰相裴增寢疾九月德輿同平章事公既謝辭不許其所設張舉措必本於寬大以幾教化多所

助與。或作為或無此一字○今按助與如維匡調娛不失其正中於和節不為聲章因善與賢不矜主己後救于頗事之類是也作為非是

矜或以吏部尚書留守東都。元和八年正月罷相守本官七月東方諸帥有利病不能自請者公常與疏

陳不以露布。不以或無不字復拜太常十月除轉刑部尚書考定新舊令式為三十編舉可長用或無

先是詔許孟容蔣父等刪定格勅成三十卷表上留中不出德輿請下其在山南河南勤于選付治以和

簡人以甯便以疾求還十三年某月甲子道薨于洋之白草奏至天子痾傷。痾或為之不御朝郎官致贈

錫官居野處。上下弔哭。皆曰善人死矣。其年某月日。有某字或葬河南北山在貞孝東五里。公由陪屬升列。

年除歲遷。以至公宰。人皆喜聞。若己與有。無忌嫉者。于頔坐子殺人。失位自囚。親戚莫敢過門省顧。朝莫

敢言者。○頔音迪。頔下或有者字。朝上或有字。公將留守東都。公下或有時字。為上言曰。下或有子字。頔之罪既貫不竟。宜因賜寬詔。上

曰然。公為吾行諭之。頔以不憂死。元和七年正月。司空同平章事于頔。使其子太常丞敏。重路梁正言。求

子殿中少監孝友等。素服詣建福門請罪。頔左遷恩王傅。仍絕朝謁。敏流雷州。孝友等皆貶官。八年七月。德輿將留守東都。為言之。前後考第進士。及庭所策試士。踵相躡

為宰相。達官與公相先後。其餘布處臺閣外府。凡百餘人。自始學至疾。未病未嘗一日去書不觀。或無末病二字。

公既以能為文。辭擅聲於朝。或無能字。多銘卿大夫功德。然其為家。不視簿書。視或作親。未嘗問有亡費不俯餘。問下

或有其字。諸本備作待。或作儲。公娶清河崔氏女。其父造嘗相德宗。號為名臣。德宗貞元元年正月。以崔造平章事。至十

既葬。其子監察御史璩。纍然服喪。來有請。德輿二子。璩字大圭。璩字大乃作銘文。或無銘字。曰。

權在商周。世無不存。無或作次。滅楚徙秦。嬴劉之閒。甘泉始侯。以及安丘。詆訶浮屠。符堅嘗遊東苑。命沙門道

法駕侍中陪乘。清道而行。進止有度。道安毀形賤士。不宜參禪神輿。皇極之扶。貞孝之生。鳳鳥不至。或作至世。爵位豈多半塗。以稅。以或作已。壽考豈

多。四十而逝。惟其不有。以惠厥後。是生相君。為朝德首。行世祖之文。世師之。祖或作師。師或作推。或作祖。流連六官。謂吏

戶禮兵刑工。出入屏毗。無黨無讎。舉世莫疵。人所憚為。或作焉。公勇為之。其所競馳。公絕不窺。其或作人。競作共。絕乃與上文。字相應。

孰克知之。或作先。德將在斯。刻詩墓碑。以永厥垂。

平淮西碑并序○據舊史元和十二年八月宰臣裴度為淮西宣慰處置使兼彰義軍節度使請敘裴度事時先入蔡州擒吳元濟李愬功第一愬不平之意大抵以度能固帝意故諸將不敢辭不實詔令磨公文命段文昌重撰史所載如此原公之意姚鉉文粹李商隱有贊裴度必取公首鼠遂能平蔡意多歸功於指縱者也帝亦重失文武臣心故詔文粹李商隱有贊裴度必取公之銘曰凡此蔡功惟斷乃成則世固自有公論也文昌文見姚鉉文粹李商隱有贊裴度必取公篇甚美有公之斯文不示後人膾炙不知世有段文昌則二公之文不待較而明矣陳無已曰吏部文章日月光千載斷碑人膾炙不知世有段文昌則二公之文不待較而明矣陳無已曰龍圖孫學士覺喜論文謂退之淮西碑敘如書銘如詩又云少游謂元和神武姿彼何人哉軒與藝將上雪列聖恥坐法宮中朝四夷淮西有賊五十載封狼生羆不據山河據平地長戈利矛日可應帝得聖相相曰度賊斫不死神扶持腰懸相印作都統陰風慘淡天王旗烈武古通作爪牙儀曹外郎載筆隨行軍司馬智且勇十四萬衆猶虎貔入蔡縛賊獻太廟功無與比恩不書帝曰汝度功第一汝從事愈宜為辭愈拜稽首蹈且舞金石刻畫臣能為古合世稱大瀆點竄堯典舜典字塗改清廟生民詩文成破體頌天子頤公退齋戒坐小閣濡染大筆何淋瀝神聖功書之碑高三丈字如手負以靈龜蟠以螭句奇語重喻者少諱之天子言其私長繩百尺屢碑倒屣砂大石相磨治公之斯文若元氣先時已入人肝脾湯盤孔鼎有述作今無其器存其辭嗚呼聖皇及聖相相與烜爛流淳熙公之斯文不示後曷與三五相繼追願書萬本頌萬過口角流沫右手脛傳之七十有三代以為封禪玉檢明堂基

天以唐克肖其德聖子神孫繼繼承承於千萬年敬戒不怠全付所覆四海九州罔有內外悉主悉臣高祖太宗既除既治高宗中睿休養生息至于玄宗受報收功極熾而豐物衆地大孽牙其閒肅宗代宗德祖順考以勤以容大憲適去稜莠不孺奴豆切除田草也相臣將臣文恬武嬉習熟見聞以為當然睿聖文武皇帝下或有陛下字非是元既受羣臣朝乃考圖數頁或無乃字○曰嗚呼天既全付予有家今傳

次在予予不能事事其何以見于郊廟羣臣震懼奔走率職或無奔明年平夏永貞元年八月夏綏銀節

年三月兵馬使又明年平蜀永貞元年八月劍南節度使章阜卒行軍司馬劉闢自稱留後元和元年九

張承全討斬之又明年平蜀永貞元年八月劍南節度使章阜卒行軍司馬劉闢自稱留後元和元年九

方園梓州則亂固不及他郡也○今按又明年平江東元和二年十月鎮海軍節度使劉闢求都統三川

遂定易定元和五年十月義成節度使張致魏博貝衛澶相元和七年十月魏博節度使田弘正以所管

左氏盟于澶無不從志皇帝曰不可究武窮予其少息九年蔡將死蔡人立其子元濟以請不許元和

閏八月彰義節度使吳少陽卒其子元濟攝蔡州遂燒舞陽犯葉襄城城上或有等字洪云此謂

都放兵四劫皇帝歷問于朝一二臣外或作外臣杭苑無外字○今按此句若作外臣則當時朝臣自以

蔡為不可又非獨一二人也考之下文所謂一二臣同不為無助者又正指武元衡裴度一二入贊伐蔡

之謀者而言則此乃謂唯一二臣以為可而其外羣臣皆以為不可耳諸本作外臣及無外字皆非是唯

者得之外皆曰蔡帥之不廷授于今五十年帥或作師傳三姓四將使也貞元二年四月以李忠臣為淮西節度

少誠為之是為三姓大曆十四年三月忠臣為其將李其樹本堅兵利卒頑不與他等因撫而有順且無

希烈所逐自為節度忠臣希烈少誠少陽是為四將其樹本堅兵利卒頑不與他等因撫而有順且無

事大官臆決唱聲萬口和附并為一談并作併牢不可破皇帝曰惟天惟祖宗所以付任予者庶其在此予

何敢不力天上或有夫字况一二臣同不為無助有固字曰光顏汝為陳許帥元和九年十月以陳州刺

忠武管陳維是河東魏博郃陽三軍之在行者汝皆將之元和十年正月命宣武等十六道進軍討元濟

德汝節度使。維是朔方義成陝益鳳翔延慶七軍之在行者。汝皆將之。義成管鄜滑二州。陝益即劍南東

本或作鄜延寧慶。曰弘。汝以卒萬二千屬。而子公武往討之。元和十年九月。以宣武節度使韓弘為淮西

下歸財與糧。以濟諸軍。屬下或曰文通。汝守壽。元和十年二月。以左金吾大維是宣武淮南宣歙浙西四

軍之行于壽者。汝皆將之。西下或有徐泗字四。或在字。曰道古。汝其觀察鄂岳。元和十一年。以黔州觀察使曰

愬。汝帥唐鄧隨。元和十一年十二月。以太子各以其兵進戰。曰度。汝長御史。其往視師。謂度為御史中丞

五月。上遣度詣行營。曰度。惟汝子同。汝遂相子。元和十年六月。以度為以賞罰用命不用命。曰弘

汝其以節都統諸軍。然若必作討則秦之梁刻石。自有遂發討師之語。而督官有都督征討諸軍事。皆足

為證。不必引左傳。却不相似也。但公所作韓弘碑。但云都統曰守謙。汝出入左右。汝惟近臣。共往撫師。元

請軍。則作討者為誤矣。不可以偶有旁證。而強引以從之也。曰守謙。汝出入左右。汝惟近臣。共往撫師。元

十一年十一月。上命知樞密梁守謙曰度。汝其往衣服飲食。予士無寒無飢。或無服飲字。或無服字。有飲

宜慰。因留監其軍。汝惟或作惟汝。曰度。汝其往衣服飲食。予士無寒無飢。或無服飲字。或無服字。有飲

字。以既厥事。遂生蔡人。賜汝節斧。通天御帶。衛卒三百。元和十二年八月。度赴淮西。詔以凡茲廷臣。汝擇

自從。惟其賢能。無憚大吏。元和十二年七月。度以宰相出為淮西宣慰處置使。度奏刑庚申。予其臨門送

汝。度行。上御通。曰御史。予閔士大夫戰甚苦。自今以往。非郊廟祠祀。其無用樂。或無顏胤武合攻其北大

戰十六。得柵城縣二十三。降人卒四萬。或無人字。此謂降其民與卒也。故下語皆不再出道古攻其東南

八戰降萬三千。降下或再入申。破其外城。元和十二年。道古文通戰其東。十餘遇降萬二千。愬入其西。得

賊將輒釋不殺。元和十二年五月。淮西騎將李祐率士卒刈麥於強柴村。李愬令廂虞候史用誠生擒以歸。待以客禮。用其策。戰比有功。比或作皆。十二年八月。

丞相度至師。非是。或作帥。都統弘責戰益急。顏胤武合戰益用命。元濟盡并其衆。洄曲以備。四月。蔡人董昌齡引兵入據之。元濟甚懼。時董重質將騎軍守洄曲。元濟悉發。今按洄與史合。十月壬申。愬用所得賊將。自文城因天大雪。親近及守城卒。詣重質以拒之。洄或作迴。○今按洄與史合。

疾馳百二十里。用夜半到蔡。破其門。取元濟以獻。盡得其屬人卒。辛巳。丞相度入蔡。度建彰義軍節將。降卒萬餘人入城。以

皇帝命赦其人。淮西平。大饗賚功師還之日。因其食賜蔡人。凡蔡卒三萬五千。其不樂爲兵。願歸爲農

者十九。或無字。悉縱之。斬元濟京師。濟下或有於字。十一月丙戌朔。御興安門。受冊功弘加侍中。愬爲左僕射。帥山南東道。制加愬檢校尚書左僕射。襄州刺史。充山南東道節度使。鄧州刺史。充山南東道節度使。涼國公。顏胤皆加司空。李光顏封武威郡公。重裔

射。帥山南東道。制加愬檢校尚書左僕射。襄州刺史。充山南東道節度使。鄧州刺史。充山南東道節度使。涼國公。顏胤皆加司空。李光顏封武威郡公。重裔

射。帥山南東道。制加愬檢校尚書左僕射。襄州刺史。充山南東道節度使。鄧州刺史。充山南東道節度使。涼國公。顏胤皆加司空。李光顏封武威郡公。重裔

射。帥山南東道。制加愬檢校尚書左僕射。襄州刺史。充山南東道節度使。鄧州刺史。充山南東道節度使。涼國公。顏胤皆加司空。李光顏封武威郡公。重裔

射。帥山南東道。制加愬檢校尚書左僕射。襄州刺史。充山南東道節度使。鄧州刺史。充山南東道節度使。涼國公。顏胤皆加司空。李光顏封武威郡公。重裔

射。帥山南東道。制加愬檢校尚書左僕射。襄州刺史。充山南東道節度使。鄧州刺史。充山南東道節度使。涼國公。顏胤皆加司空。李光顏封武威郡公。重裔

射。帥山南東道。制加愬檢校尚書左僕射。襄州刺史。充山南東道節度使。鄧州刺史。充山南東道節度使。涼國公。顏胤皆加司空。李光顏封武威郡公。重裔

射。帥山南東道。制加愬檢校尚書左僕射。襄州刺史。充山南東道節度使。鄧州刺史。充山南東道節度使。涼國公。顏胤皆加司空。李光顏封武威郡公。重裔

射。帥山南東道。制加愬檢校尚書左僕射。襄州刺史。充山南東道節度使。鄧州刺史。充山南東道節度使。涼國公。顏胤皆加司空。李光顏封武威郡公。重裔

射。帥山南東道。制加愬檢校尚書左僕射。襄州刺史。充山南東道節度使。鄧州刺史。充山南東道節度使。涼國公。顏胤皆加司空。李光顏封武威郡公。重裔

射。帥山南東道。制加愬檢校尚書左僕射。襄州刺史。充山南東道節度使。鄧州刺史。充山南東道節度使。涼國公。顏胤皆加司空。李光顏封武威郡公。重裔

耕不食。婦織不裳。輸之以車。為卒賜糧。外多失朝。曠不嶽狩。百隸怠官。或作百帝時

繼位。憲宗顧瞻咨嗟。惟汝文武。孰恤予家。既斬吳蜀。旋取山東。吳蜀或作蜀魏將首義。六州降從。淮蔡不順。

自以為強。提兵叫讎。欲事故常。始命討之。遂連姦鄰。陰遣刺客。來賊相臣。元和十年六月。宰相武元衡入

出射之。方戰未利。內驚京師。羣公上言。公或莫若惠來。帝為不聞。與神為謀。乃相同德。乃或作以訖天誅。乃

救顏胤。勸武古通。咸統於弘。謂以韓弘為都統各奏汝功。奏或作三方分攻。三方即上所言顏胤武攻其北五萬

其師。大軍北乘。厥數倍之。常兵時曲。元和十年五月。光顏軍士蠹蠹。既翦陵雲。光顏奏拔陵雲柵。蔡卒大

窘。勝之邵陵。勝或作遂。又作翦鄆城來降。自夏入秋。復屯相望。入或作及兵頓不勵。告功不時。常哀征夫。命相往

釐士飽而歌。馬騰於槽。試之新城。賊遇敗逃。盡抽其有。聚以防我。西師躍入。道無留者。額頌蔡城。善罔盡

注肆惡無休。息額與額同。其壇千里。壇或作既入而有。莫不順俟。帝有恩言。相度來宣。誅止其魁。釋其下人。釋其或蔡之

卒夫。投甲呼舞。蔡之婦女。迎門笑語。蔡人告飢。船粟往哺。蔡人告寒。賜以繪布。賜以或作始時蔡人。禁不

往來。今相從戲。里門夜開。始時蔡人。進戰退戮。今盱而起。左殮右粥。盱或作眠。殮或作餐。舊本皆作殮。○

史記餐未及下咽。酒未及濡脣。漢書令其裨將傳餐。則餐字亦有為之擇人。以收餘德。收或作選吏賜牛。教

而不稅。蔡人有言。始迷不知。今乃大覺。羞前之為。蔡人有言。天子明聖。不順族誅。順保性命。汝不吾信。視

此蔡方。孰為不順。往斧其吭。古耶凡叛有數。聲勢相倚。吾強不支。汝弱奚恃。其告而長。而父而兄。或作及

奔走偕來。或作來儁。同我太平。淮蔡爲亂。天子伐之。既伐而飢。天子活之。始議伐蔡。卿士莫隨。既伐四年。小大並疑。不赦不疑。由天子明。凡此蔡功。惟斷乃成。既定淮蔡。或作淮蔡既定。四夷畢來。力知切。至也。還也。左氏于思于思。棄甲復來。遂開明堂。坐以治之。

卷三十一

碑誌

南海神廟碑

此碑石刻。其首云。使持節袁州諸軍事守袁州刺史韓愈撰。使持節循州諸軍事守循州刺史陳諫書。并篆額。其後云。元和十五年十月一日。建歐陽公云。昌黎集類多訛舛。惟南海碑不舛者。以石刻人家多有故也。石刻與刊本異者。今注于下。蘇內翰嘗移書楊康公。使遷廟文登。因古廟而新之。楊不從。故蘇詩云。退之仙人也。遊戲於斯文。笑談出奇偉。鼓舞南海神。○神或作東。

海於天地間爲物最鉅。自三代聖王莫不祀事。考於傳記。而南海神次最貴。在北東西三神河伯之上。號爲祝融。太公金匱云。南海之神曰祝融。東海之神曰勾芒。北海之神曰顓頊。西海之神曰蓐收。○今按東海神名阿明。南海祝融。西海巨乘。北海禺強。亦見養生雜書。然公言南海神次最貴。則是據太公書矣。天寶中。天子以爲古爵莫貴於公侯。故海嶽之祝。或作祀。犧幣之數。放而依之。所以致崇極於大神。今王亦爵也。而禮海嶽。尚循公侯之事。虛王儀而不用。非致崇極之意也。由是冊尊南海神爲廣利王。天寶十載正月。封東海廣德王。南海廣利王。西海廣澤王。册詔也。祝號祭式。與次俱昇。或作升。武德貞觀之制。四海年別一祭。各以五郊迎海。廣潤王。北海廣澤王。册詔也。祝號祭式。與次俱昇。氣日祭之。祀官以當界都督刺史充。至是封王。分命

備禮兼册制祭其祭儀具開元禮唐制廣南為五因其故廟易而新之在今廣州治之東南海道八十里扶胥之口黃木

之灣常以立夏氣至命廣州刺史行事祠下事訖驛聞而刺史常節度五嶺諸軍仍觀察其郡邑

府而嶺南節度於南方事無所不統地大以遠故常選用重人既貴而富且不習海事又當祀時海常多

使觀察四府事於南方事無所不統地大以遠故常選用重人既貴而富且不習海事又當祀時海常多

大風將往皆憂感既進觀顧怖悸故常以疾為解或作而委事於其副其來已久故明宮齋廬上雨旁風

無所蓋障牲酒瘠酸取具臨時水陸之品狼藉籩豆薦裸興俯不中儀式吏滋不供滋或作茲供從神不

顧享盲風怪雨或謂祕閣本盲作瘋字見呂氏春秋考古本只作盲月令盲發作無節人蒙其害元和十

二年始詔用前尚書右國子祭酒魯國孔公為廣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以殿南服天寶十二載七月以孔

也詩殿天子之邦按魏傳先是準詔禱南海神多令從事代祠魏每受詔自魏為嶺南節度使殿定

犯風波而往韓愈在潮州作詩以美之傳所謂詩豈公此作耶○殿丁練切公正直方嚴中心樂易砥慎

所職治人以明事神以誠內外單盡不為表襮至州之明年將夏祝册自京師至吏以時告公乃齋被視

册誓羣有司曰册有皇帝名乃上所自署其文曰嗣天子某謹遣官某敬祭唐制岳瀆以上祝版御署附

作且字官上或有某字○今按其上宜有且字然石本無之不中使送往其上或有具字或

欲增也官上某字石本無之或以為用左傳其官臣僱之語其恭且嚴如是敢有不承明日吾將宿廟

下以供晨事明日吏以風雨白不聽於是州府文武吏士凡百數交謁更諫皆揖而退公遂陞舟風雨少

弛權夫奏功雲陰解駁日光穿漏波伏不興省牲之夕載陽載陰將事之夜天地開除月星明概凡利切

也選何晏景福殿賦觀若幽星之耀五鼓既作牽牛正中月令季春之月且牽牛中上公乃盛服執笏以

連李善音古愛切蜀本作觀非是

入卽事文武賓屬俯首聽位各執其職牲肥酒香罇爵靜潔降登有數神具醉飽具或海之百靈祕怪

惚畢出蜿蜿虵虵來享飲食慌或作恍或作慕○蜿音驚或作延○蜿音驚闔廟旋臚音祥飈送颿與帆旗纛旄麾飛揚

藹鏡鼓嘲轟高管噉譟音武夫奮櫂工師唱和穹龜長魚踊躍後先乾端坤倪軒豁呈露祀之祀之

作祝○今按祝當作祀其理甚明或疑誤刻今改从諸本風災熄滅人厭魚蟹五穀胥熟明年祀歸祀諸本石本皆同方作祝誤又廣廟宮而大之

治其庭壇改作東西兩序齋庖之房百用具脩明年其時公又固往不懈益虔歲仍大和蓋艾歌詠始公

之至盡除他名之稅罷衣食於官之可去者四方之使不以資交以身爲帥燕享有時賞與以節公藏私

畜上下與足於是免屬州負逋之緡錢廿有四萬米三萬二千斛廿有四萬或作十有八萬賦金之州耗

金一歲八百困不能償皆以丐之丐一作正加西南守長之俸西南或作四面誅其尤無良不聽令者由是皆自重慎

法人士之落南不能歸者與流徙之胄百廿八族用其才良而廩其無告者其女子可嫁與之錢財令無

失時嫁下方有者字石本無方誤也時或作所刑德並流方地數千里不識盜賊山行海宿不擇處所事神治人其可謂備至

耳矣或無耳字或無耳字咸願刻廟石以著厥美而繫以詩乃作詩曰

南海陰墟陰或作之祝融之宅卽祀於旁帝命南伯吏惰不躬正自今公明用享錫右我家邦右或作祐惟明天子

惟慎厥使我公在官神人致喜海嶺之陬既足既濡胡不均弘俾執事樞公行勿遲公無遽歸匪我私公

神人具依今按此文石本今最易得而方本失考者凡五條然則它云石本者恐亦不能無謬也

處州孔子廟碑此篇方从石本碑記不載年月日第云朝散大夫國子祭酒賜紫金魚袋韓愈撰公為祭酒在元和十五年

自天子至郡邑守長通得祀而徧天下者唯社稷與孔子為然而社祭土稷祭穀為或作焉然字屬下句而社方無而字句上方

皆有而字句龍與弃乃其佐享非其專主又其位所不屋而壇豈如孔子用王者事巍然當座以門人為配皆非是

杜牧云稱夫子之尊莫如韓吏部蓋公作此碑云社稷不屋而壇孔子用王者事巍然當座以門人為配也張文潛曰廟貌之設起於後世如祭天地亦不屋而壇耳開元二十七年八月追謚孔子文宣王南面而坐以顏

子配享自天子而下北面跪祭跪祭或作拜跪薦祭進退誠敬禮如親弟子者句龍弃以功孔子以德固自有次第哉自古多有以功德得其位者不得常祀句龍弃孔子皆不得位而得常祀然其祀事皆不如孔子之

盛不如或所謂生人以來未有如孔子者人或作民以或作夫其賢過於堯舜遠者此其效歟邵太史曰歐陽公平生尊用韓

退之於其學無少異然退之處州孔子廟碑云云永叔作穀城縣夫子廟記乃云后之人徒見官為立祠而州縣莫不祭之夫子之尊由此為盛甚者乃謂生雖不得位而歿有所享以為夫子榮謂有德之報雖堯舜莫若何其謬論者歟是歐陽以退之為謬矣雖然韓與歐其尊夫子之心則一也嚴氏曰郡邑皆有孟子之文杜牧之云自古稱夫子者多矣稱夫子之德莫如孟子稱夫子之尊莫如韓吏部郡邑皆有

孔子廟或不能修事雖設博士弟子或役於有司名存實亡失其所業獨處州刺史鄴侯李繁至官繁鄴侯能以為先既新作孔子廟又令工改為顏子至子夏十人像令或作命顏子或作顏回其餘六十子子上或及後大

儒公羊高左丘明孟軻荀況伏生毛公韓生董生高堂生揚雄鄭玄等數十人貞觀二十一年詔左丘明

堂生等二十二人春秋行釋奠之禮而無孟軻荀況韓生董生揚雄等伏生即伏勝毛公即毛萇韓生名嬰董生名仲舒高堂生能言禮見漢儒林傳皆圖之壁選博士弟子必皆

其人又為置講堂又為字或在其中教之行禮肄習其中置本錢廩米令可繼處以守廟成躬率吏及博

字下置或作設

字下置或作設

奮下或有曰字。○今按宜有曰字。然石本無之。不欲補也。茲土雖遠京師。吾等亦天氓。今天幸惠仁侯。若不化服。我則非人。於是老

少相教語。莫違侯令。凡有所爲。於其鄉閭。及於其家。皆曰。吾侯聞之。得無不可於意否。莫不忖度而後從。

事。凡令之期。民勸趨之。無有後先。必以其時。於是民業有經。公無負租。流逋四歸。樂生興事。宅有新屋。步

有新船。步或作涉。柳子厚鐵爐步志曰。江之滸。凡舟可。步或作涉。柳子厚鐵爐步志曰。江之滸。凡舟可。池園潔脩。豬牛鴨雞。肥大蕃息。子嚴父詔。婦順夫

指。嫁娶葬送。各有條法。出相弟長。入相慈孝。先時民貧。以男女相質。久不得贖。盡沒爲隸。我侯之至。按國

之故。以傭除本。悉奪歸之。大修孔子廟。城郭巷道。皆治使端正。巷道或樹以名木。柳民旣皆悅喜。嘗與其

部將魏忠謝寧歐陽翼飲酒驛亭。嘗或謂曰。吾棄於時。而寄於此。與若等好也。明年吾將死。死而爲神。後

三年爲廟祀我。及期而死。元和十四年。十月。宗元卒。三年。孟秋辛卯。長慶三侯降於州之後堂。歐陽翼等見而拜之。其

夕夢翼而告曰。館我於羅池。其月景辰廟成。大祭。過客李儀醉酒。慢侮堂上。得疾。扶出廟門。卽死。明年春。

魏忠歐陽翼使謝寧來京師。請書其事於石。余謂柳侯生能澤其民。死能驚動福禍之。以食其土。福禍或

可謂靈也已。作迎享送神詩。遺柳民。俾歌以祀焉。而并刻之。柳侯。河東人。諱宗元。字子厚。賢而有文章。嘗

位於朝光顯矣。已而擯不用。其辭曰。

荔子丹兮蕉黃。蕉下或有葉字。或有予字。雜肴蔬兮進侯堂。侯之船兮兩旗。度中流兮風泊之待。侯不來兮。不知我悲。

侯乘駒兮入廟。慰我民兮不嘖以笑。鵝之山兮柳之水。桂樹團團兮白石齒齒。侯朝出游兮暮來歸。春與

援吟兮。秋鶴與飛。或作秋與鶴飛。○今按歐公以此句爲石本之誤。沈存中云：非也。倒用鶴與兩字，則語勢愈健。如楚詞云：吉日辰良也。但此石本團團字，初誤刻作團圓，後鑄改之。今尙可見。

則亦石本不能無誤之一證也。北方之人兮，爲侯是非。千秋萬歲兮，侯無我違。福我兮，壽我驅厲鬼兮。山之左，下無苦濕。

兮。高無乾秭，稌充羨兮。○秭音庚，稌徒古切，又音土。蛇蛟結蟠，我民報事兮。無怠其始，自今兮，欽於世。

黃陵廟碑

此篇方從石本。曾子開曰：湘水出全瀟水出道，二水至永合而爲一，以入洞庭。黃陵廟在瀟湘之尾，洞庭之口。孫氏曰：廟在潭州之湘陰縣北八十里，或云在岳州。首題云：通議大夫守尚書兵部侍郎上柱國賜紫金魚袋沈傳師書。今本多誤。據歐陽公集古錄云：當以碑

正爲

湘旁有廟曰黃陵。筆墨閒錄云：黃陵廟碑首言湘旁，卽龜策傳言江旁老人也。自前古以祠堯之二女舜二妃者，庭有石碑。石或作古，或無此字。

斷裂分散在地。其文剝缺。考圖記言：漢荊州牧劉表景升之立。表字景升，東漢末爲荊州刺史。題曰：湘夫人碑。今驗其文。

乃晉太康九年，又其額曰：虞帝二妃之碑。非景升立者。秦博士對始皇帝云：湘君者，堯之二女舜妃者也。

事見史記秦始皇廿七。劉向鄭玄亦皆以二妃爲湘君，而離騷九歌既有湘君，又有湘夫人。王逸之解以爲湘君者。

自其水神，而謂湘夫人乃二妃也。從舜南征三苗不及。或作返，據下文。道死沅湘之間。山海經曰：洞庭之山。

帝之二女居之。郭璞疑二女者，帝舜之后。石本書璞作樸，唐人多然。下文揭陽亦作揭陽。不當降小水爲其夫人。小水或作小君，考山海經作小

水是也。因以二女爲天帝之女，以余考之，璞與王逸俱失也。堯之長女娥皇爲舜正妃，故曰君。其二女女英。

自宜降曰夫人也。故九歌辭謂娥皇爲君，謂女英帝子。帝上或有爲字。各以其盛者推言之也。禮有小君君母，明

其正自得稱君也。或無君母二字。書曰舜陟方乃死。傳謂舜昇道南方以死。昇或作升。或又曰舜死葬蒼梧。二妃從之

不及溺死沅湘之間。余謂竹書紀年。紀年書名。晉太康元年汲郡人發冢得之。起夏殷至魏哀王。以竹簡寫之。故謂之竹書。帝王之沒皆曰陟。昇

也。謂昇天也。書曰殷禮陟配天。言以道終其德協天也。書紀舜之沒云陟者。與竹書周書同文也。其下言

方乃死者。所以釋陟為死也。地之勢東南下。如言舜南巡而死。宜言下方。不得言陟方也。以此謂舜死葬

蒼梧。於時二妃從之不及而溺者。皆不可信。溺下或作死字。二妃既曰以謀語舜。脫舜之厄。成舜之聖。堯死而舜

有天下為天子。二妃之力宜常為神。食民之祭。今之渡湖江者。莫敢不進禮廟下。湖或作潮。非是。或作湘。元和十四

年春。余以言事得罪。黜為潮州刺史。其地於漢南海之揭陽。漢地理志南海郡有唐為潮州。揭陽縣。至石本揭作揭音竭。厲毒所聚。懼

不得脫死。過廟而禱之。其冬移袁州刺史。明年九月。拜國子祭酒。元和十四年十月。以敕令量移袁州。使

以私錢十萬抵岳州。願易廟之圯。檣腐瓦於刺史王堪。刺史王堪。上或有州字。長慶元年。刺史張愉自京師往。與愉

故善。與上或有余字。○今按此合有。謂曰。丐我一碑石。載二妃廟事。且令後世知有子名。愉曰諾。既至州。

報曰。碑謹具。遂篆其事。俾刻之。

唐故江南西道觀察使中大夫洪州刺史兼御史中丞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贈左散騎常侍太原王

公神道碑銘。王仲舒為連州司戶。公令連之陽山。仲舒觀察江西。公為袁州刺史。公既為

王氏皆王者之後。在太原為姬姓。或無之字。周靈王太子晉。以直諫廢。春秋時。王子成父敗狄有功。左

一年鄭瞞侵齊王子因賜氏厥後世居太原至東漢隱士烈烈字彥芳東漢有傳博士徵不就居祁縣後漢徵君霸始居太原

子殷別居祁縣因號所居鄉爲君子下或有鄉字公其君子鄉人也魏晉涉隋世有名人國朝大王父玄曠古限切歷御

史屬三院止尙書郎三院謂侍御史殿中侍御史監察御史玄曠終比部員外郎生景肅守三郡終傅涼王生政襄鄧等州防禦史鄂

州探訪使贈吏部尙書公尙書之弟某子公諱仲舒字弘中蜀作諱弘中字某後墓志同○今按上句已

存少孤奉母夫人家江南讀書著文其譽藹鬱當時名公皆折官位輩行下浪切願爲交貞元初射策拜左

拾遺貞元十年十二月仲舒中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起拜拾遺與陽城合遏裴延齡不得爲相德宗初怏怏無奈久而嘉之或無而

作其下又其後入閣德宗顧列謂宰相曰第幾人必王某也果然月餘特改右補闕或無右字遷禮部考功吏

部三員外郎在禮部奏議詳雅省中伏其能伏或作服在考功吏部提約明故吏無以欺同列有恃恩自得者

衆皆媚承公嫉其爲人不直視或無人字由此貶連州司戶貞元十九年王叔文用事弘中自吏部員外郎責連州司戶移夔州司馬又移

荆南因佐其節度事或無事字爲參謀爲荆南節度裴均參謀得五品服放跡在外積四年元和初收拾俊賢徵拜吏部

員外郎未幾爲職方郎中知制誥友人得罪斥逐後其家親知過門縮頸不敢視公獨省問爲計度論議

直其冤由是出爲峽州刺史峽或作峽友轉廬州未至丁母夫人憂服除又爲婺州時疫旱甚人死亡且

盡公至多方救活天遂雨疫定比數年里閭完復制使出巡人填道迎顯公德顯或作頌事具聞就加金紫轉

蘇州變其屋居以絕火延隄松江路害絕阻滯火上或有其秋夏賦調自爲書與人以期吏無及門而集

政成爲天下守之最。作政或化天子曰：王某之文可思，最宜爲誥，有古風，豈可久以吏事役之？復拜中書舍人。

既至京師，儕流無在者，視同列皆邈然少年，益自悲，而謂人曰：豈可復治筆硯於其閒哉？上若未棄臣，宜

用所長，在外久，周知俗之利病。或無利字，非是俾使之當，不自愧，宰相以聞，遂得觀察江南西道。元和十五年六月除江西觀察

使奏罷榷酤錢九千萬。千或作十軍息之無已，掌吏壞產猶不釋囚之，公至，脫械不問，人遭水旱賦窘，公曰：我

且減燕樂，絕他用錢，可足乎？遂以代之。或無足字，代罷軍之息錢。息上或有日字禁浮屠誑誘，壞其舍，以葺公宇。

三年，法大成，錢餘於庫，粟餘廩。廩上或有於字人享於田廬，謳謠於道途，天子復思，且徵以代，虛吏部左丞位以

待之。長慶三年十一月十七日薨於洪州，年六十二。上哀慟，輟朝，贈左散騎常侍，某日歸葬於某處。長慶四年

二月葬河南，葬下或無於字某既以公之德刻而藏之墓矣，子初又請詩以揭之。仲舒七子初哲貞弘泰復泗詞曰：

生人之治，本乎斯文，有事其末，而忘其源，切近昧陋，道由是堙，有志其本，而泥古陳，常用而迂，乖戾不伸，

較是二者，其過也均，有美王公，志儒之本，達士之經，秩秩而積，涵涵而停，譁爲華英，譁爲諸本作譁而華英作英華不矜

不盈，孰播其馨，孰發其明，介然而居，士友以傾，敷文帝階，擢列侍從，以忠遠名，有直有諷，辨遏堅懇，或作聖邈

巨邪不用，秀出班行，乃動帝目，帝省竭心，恩顧日渥，翔於郎署，騫於禁密，發帝之令，簡古而蔚，不比於權，

以直友冤，敲撼挫振，竟遭斥奔，久淹於外，歷守大藩，所至極思，必悉利病，萎枯以膏，燠暵以醒，暵或作暵坦之

敵之，必絕其徑，浚之澄之，使安其泳，帝思其文，復命掌誥，公潛謂人：此職宜少，豈無凋郡，庸以自效，上藉

其實藉或作籍俾統於洪。逋滯攸除。姦訛革風。祛蔽於目。釋負於躬。方乎所部乎或作平。禁絕浮屠。風雨順易。杭稻盈疇。人得其所。乃恬乃謳所或作饒。謳或作謠。化成有代。思以息勞。虛位而竣。奄忽滔滔奄忽或作勿隨。維德維績。志於斯石。日遠彌高方云此銘有美王公不用韻末章三語分兩韻例又異也。○今按銘之卒章續石二句雖自叶韻而未句高字仍與勞滔韻叶非有異也。

卷三十二

碑誌

司徒兼侍中中書令贈太尉許國公神道碑銘韓弘新史有傳多取碑詞傳間有誤處當以碑爲正蓋淮西之役弘爲行營都統公爲行軍司馬其

知弘非一日也

韓姬姓以國氏國下或有爲字。○今安以國氏春秋傳語唐韻云韓姓出自唐叔虞之後曲沃桓叔之子萬食邑於韓因以爲氏。其先有自潁川徙陽夏者○夏音假。

其地於今爲陳之太康秦滅韓以其地爲潁川郡陽夏隋改爲太康。太康之韓新舊史皆言弘滑州匡城人。其稱蓋久。然自公始大著公諱

弘公之父曰海。爲人魁偉沈塞。以武勇游仕許汴之間。寡言自可。不與人交。衆推以爲鉅人長者校或作文自可言之。作不與人交爲是。今以下文長者言之。又似作不與人校爲是。更詳之鉅上或無爲字。或無以鉅人三字。而爲上有之字。或併無以爲鉅人四字。官至游擊將軍。贈太師。娶

鄉邑劉氏女。生公。是爲齊國太夫人。夫人之兄曰司徒玄佐復出夫人字。有功建中貞元之間功下或有字。爲

宣武軍帥。有汴宋毫穎四州之地。兵士十萬人。公少依舅氏。讀書習騎射。事親孝謹。僞僞自將僞僞或作侃字。侃與

同備不縱為子弟華靡遨放事縱或出入敬恭軍中皆目之嘗一抵京師就明經試退曰此不足發名成業

復去從舅氏學將兵數百人兵下或有將字悉識其材鄙怯勇指付必堪其事司徒歎奇之士卒屬心○屬之欲切諸

老將皆自以為不及或無皆字司徒卒貞元八年二月去為宋南城將十二月軍亂遂士寧以副使李萬榮為使

弘出為宋州南城將比六七歲汴軍連亂不定貞元十五年劉逸淮死九月劉卒軍中皆曰此軍司徒所樹必擇其骨肉

為士卒所慕賴者付之有而字今見在人莫如韓甥且其功最大而材又俊即柄授之而請命於天子天

子以為然遂自大理評事拜工部尚書代逸淮為宣武軍節度使弘事逸淮為都知兵馬使逸淮死汴軍懷玄佐之惠以弘長厚共請為留後環

監軍請表其事朝廷許之自試大理評事檢校工部尚書充宣武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其舅或當此時陳許帥曲環死

而吳少誠反或無自將圍許求援於逸淮唱之以陳歸汴使數輩在館公悉驅出斬之選卒三千人會諸

軍擊少誠許下少誠失勢以走河南無事公曰自吾舅歿五亂於汴者吾苗孀而髮櫛之幾盡苗孀而髮櫛之淮南

子語○孀然不一揃刈不足令震駭不下或無一命劉鏐以其卒三百人待命於門數之以數與於亂上

呼豪切入聲與音預自以為功并斬之以徇血流波道自是訖公之朝京師廿有一年莫敢有讎嘔叫號於城郭

者○讎音歡李師古作言起事作詐或屯兵於曹以嚇滑帥且告假道公使謂曰汝能越吾界而為盜邪盜

或無為字有以相待無為空言滑師告急師或作帥前滑帥字疑公使謂曰吾在此公無恐無上或或告曰剪

棘夷道兵且至矣請備之公曰兵來不除道也不為應為下或師古詐窮變索遷延旋軍少誠以牛皮鞣

材遺師古師古以鹽資少誠潛過公界覺皆留輸之庫曰此於法不得以私相餽田弘正之開魏博元和七年

十月以田弘正為魏博節度使李師道使來告曰元和元年閏六月東平帥李師古卒其弟師道代之我代與田氏約相保援今弘正非其族非其或作

其非又首變兩河事亦公之所惡我將與成德合軍討之敢告公謂其使曰我不知利害知奉詔行事耳

若兵北過河我即東兵以取曹兵以或作師道懼不敢動弘正以濟誅吳元濟也命公都統諸軍元和十年九月

以弘充淮西行營都統使曰無自行以遏北寇公請使子公武以兵萬三千人會討蔡下歸財與糧以濟諸軍卒擒蔡

竊三千淮西碑作二千於是公為侍中而以公武為鄜坊丹延節度使元和十二年十一月錄平淮西功加弘檢校左散騎常侍充節度使師道之誅公以兵東下進圍考城克之遂進迫曹曹寇乞降鄆部既平公曰吾無事於此其

朝京師天子曰大臣不可以暑行其秋之待公曰君為仁臣為恭可矣遂行既至獻馬三千匹絹五十萬

匹五十或作七千他錦紈綺纈又三萬金銀器千而汴之庫廩錢以貫數者尚餘百萬絹亦合百餘萬匹馬七千

糧三百萬斛兵械多至不可數初公有汴初公下或有之字承五亂之後掠賞之餘且斂且給恆無宿儲無上或無恆字

至是公私充塞至於露積不垣册拜司徒兼中書令弘三上章堅辭戎務願留京師奉朝請八月守司徒兼中書令進見上殿拜跪給扶

贊元經體元下或有老字非是不治細微天子敬之元和十五年今天子即位公為冢宰元和十五年正月穆宗即位以弘攝冢宰又除

河中節度使元和十五年六月以本官為河在鎮三年以疾乞歸復拜司徒中書令長慶三年請罷戎鎮中書令病不能朝以長慶二年十二月三日薨於永崇里第年五十八天子為之罷朝三日年五十八或作年八

守司徒兼中書令

十考新舊史定从今本贈太尉賜布粟或作布帛按舊史實賜米千石賜下或有之字其葬物有司官給之京兆尹監護明年七月某日葬於萬年縣少陵原京城東南三十里楚國夫人翟氏附子男二人長曰肅元某官次曰公武某官肅元早死或作公之將薨公武暴病先卒公哀傷之月餘遂薨無子以公武子孫紹宗為主後汴之南

則蔡北則鄆二寇患公居閒為己不利卑身佞辭卑或求與公好薦女請昏使日月至既不可得則飛謀

釣謗以間染我公先事候情至既或作既至非是或不可下或無得字釣或作釣染或作謀先事候情或作先得事情候或作後壞其機牙姦不得發王誅

以成最功定次執與高下公子公武與公一時俱授弓鉞處藩為將疆土相望公武以母憂去鎮公母弟

充自金吾代將渭北元和十二年十一月以公武為渭北鄜坊節度使十四年十一月以公武為渭北鄜坊節度使公以司徒中書令治蒲

於時弟充自鄭滑節度平宣武之亂以司空居汴長慶二年七月汴州逐節度李愿立牙將李芥為留後充自義成節度徙鎮宣武八月汴州監軍斬芥降充入

檢校司空汴州詔加充自唐以來莫與為比公之為治嚴不為煩止除害本不多教條與人必信吏得其職賦入無

所漏失人安樂之在所以富公與人有畛域畛或作軫非是不為戲狎人得一笑語重於金帛之賜其罪殺人

發聲色問法何如不自為輕重或無自為字非是故無敢犯者其銘曰

在貞元世汴兵五獠居例切將得其人衆乃一榻榻息也與憩同詩不其人為誰韓姓許公磔其梟狼磔

切陟格養以雨風桑穀奮張厥壤大豐貞元元孫貞元皇帝命正我宇公為臣宗處得地所河流兩壩壩江

地前漢坐侵壩壩盜連為羣雄唱雌和首尾一身公居其閒為帝督姦察其嘖呻與其睨眴淮南子視焉

為宮壩而緣切

○眼音詣左顧失視。右顧而踈。巨凡蔡先軫。三年而墟。槁乾四呼。終莫敢濡。常山幽都。常山成德軍。幽都幽州也。孰

陪執扶。陪或作恃。或作倚。天施不留。其討不逋。許公預焉。其賫何如。資或作賴。悠悠四方。既廣既長。無有外事。朝廷之

治。許公來朝。車馬干戈。相乎將乎。威儀之多。將則是矣。相則三公。釋師十萬。歸居廟堂。上之宅憂。上謂穆宗。公

讓太宰。養安蒲坂。元和十五年六月。出鎮河中。萬邦絕等。有弟有子。提兵守藩。一時三侯。人莫敢叛。春秋傳。叛引而立。之與攀同。又音班。

生莫與榮。歿莫與令。刻文此碑。以鴻厥慶。

柳子厚墓誌銘。此誌作於袁州。公之誌子厚詳矣。其祭文推許尤厚。劉夢得序子厚集曰。子厚之喪。昌黎韓退之誌其墓。且以書來用曰。哀哉。若人之不淑。吾嘗評其文雄深雅健。

似司馬子長。崔蔡不足多也。安定皇甫湜於文章少推許。亦以退之之言爲然。

子厚諱宗元。七世祖慶爲拓跋魏侍中。或無拓跋二字。封濟陰公。慶字更興。河東解人。仕周。會伯祖爽。爲唐宰相。

與褚遂良。韓瑗。俱得罪武后。死高宗朝。高或作中。皇考諱鎮。以事母棄太常博士。求爲縣令江南。其後以

不能媚權貴。失御史。肅宗平賊。鎮上書言事。擢左衛率府兵曹佐郭子儀。朔方府三遷殿中侍御史。以事觸寶參。貶夔州司馬。權貴人死。乃復拜侍御史。號爲

剛直。所與游皆當世名人。遊上或無與字。子厚少精敏。無不通達。逮其父時。雖少年。已自成人。能取進士第。嶄然

見頭角。○辨。士咸切。又士減切。衆謂柳氏有子矣。其後以博學宏詞。授集賢殿正字。或作授校書郎。柳集可考。或本

今按三字。下文已見不當重出。儁傑廉悍。議論證據今古。或作古今。出入經史百子。踔厲風發。○踔。勑角切。率常屈其座人。名聲大

振。一時皆慕與之交。諸公要人。爭欲令出我門下。交口薦譽之。貞元十九年。由藍田尉拜監察御史。順宗

卽位拜禮部員外郎。遇用事者得罪。例出爲刺史。或作貞元十九年拜監察御史。王叔文章執誼用事。拜尙書禮部員外郎。且將大用。遇叔文等敗。例出爲刺史。

○今按方本得婉徵之體。它本則幾乎厲矣。疑初本直書後乃更定也。若从初本。則上文須補藍田尉三字。未至。又例貶州司馬。州上或有永字。永貞元年八月參軍。九月宗元與同輩七人皆坐王叔文黨。同貶宗元邵州刺史。十一月道貶永州司馬。居閑益自刻苦。務記覽。爲詞章。汎濫停蓄。爲深博。無涯涘。

而自肆於山水間。水下或元和中嘗例召至京師。又偕出爲刺史。而子厚得柳州。元和十年三月。以永州刺史。既至。歎曰。是豈不足爲政邪。因其土俗。爲設教禁。州人順賴。其俗以男女質錢。約不時贖。子本相侔。則沒爲奴婢。子厚與設方計。悉令贖歸。其尤貧力不能者。令書其傭足相當。則使歸。其質。觀察使下其法於他州。比一歲免而歸者。且千人。衡湘以南。爲進士者。皆以子厚爲師。其經承子厚。口講指畫。爲文詞者。悉有法度可觀。

東坡至廣州寄二子詩云。莫學柳儀曹。詩書教蠻獠。事本於此。其召至京師而復爲刺史也。中山劉夢得禹錫亦在遣中。當詣播州。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吾不忍夢得之窮。無辭以白其大人。且萬無母子俱往理。請於朝。將拜疏。願以柳易播。雖重得罪。死不恨。遇有以夢得事白上者。夢得於是改刺連州。

或無刺字。嗚呼。士窮乃見節義。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遊戲相徵逐。詡詡強笑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負。真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反眼若不相識。落陷穽。不一引手救。反擠之。

有救下或字。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獸夷狄所不忍爲。而其人自視以爲得計。聞子厚之風。亦可以少媿矣。

少上或字。子厚前時少年。勇於爲人。不自貴重。顧藉謂功業可立就。故坐廢退。既退。又無

無上或字。子厚前時少年。勇於爲人。不自貴重。顧藉謂功業可立就。故坐廢退。既退。又無

無上或字。子厚前時少年。勇於爲人。不自貴重。顧藉謂功業可立就。故坐廢退。既退。又無

無上或字。子厚前時少年。勇於爲人。不自貴重。顧藉謂功業可立就。故坐廢退。既退。又無

無上或字。子厚前時少年。勇於爲人。不自貴重。顧藉謂功業可立就。故坐廢退。既退。又無

無上或字。子厚前時少年。勇於爲人。不自貴重。顧藉謂功業可立就。故坐廢退。既退。又無

無上或字。子厚前時少年。勇於爲人。不自貴重。顧藉謂功業可立就。故坐廢退。既退。又無

無上或字。子厚前時少年。勇於爲人。不自貴重。顧藉謂功業可立就。故坐廢退。既退。又無

相知有氣力得位者推挽故卒死於窮裔死或作厄材不爲世用道不行於時也道上有或字使子厚在臺省時自

持其身已能如司馬刺史時亦自不斥斥時有人力能舉之且必復用不窮時有或作而有能或作解然

子厚斥不久窮不極雖有出於人其文學辭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傳於後如今無疑也力以或作以力而無

致必二字雖使子厚得所願爲將相於一時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

一月八日卒年四十七以十五年七月十日歸葬萬年先人墓側十一月八日或有秋字或無十日字子厚有

子男二人長曰周六始四歲季曰周七子厚卒乃生咸通四年右常侍蕭傲知舉試謙光賦澄心如水詩

厚之子字用益女子二人皆幼其得歸葬也費皆出觀察使河東裴君行立費或作資行立有節概立然諾下

字或作重與子厚結交子厚亦爲之盡竟賴其力葬子厚於萬年之墓者舅弟盧遵遵涿人涿或作爲性謹慎

學問不厭自子厚之斥遵從而家焉或無焉字逮其死不去既往葬子厚又將經紀其家庶幾有始終者銘曰

是惟子厚之室既固既安以利其嗣人下既字或作且

唐故昭武校尉守左金吾衛將軍李公墓誌銘李道古曹成王暉之子公嘗銘曹成王碑新史附臯傳後而載薦柳貢事少加詳焉

公諱道古字某曹成王子成王三子象古道古復古其先王明以太宗子王曹絕輒復封五世而至成王成王諱臯諱

上或無成字非是有功建中貞元閒以多才能行賞誅爲名至今追數當時內外文武大臣成王必在其閒或無

成王字○公以進士舉及第貞元五年登第獻文輿三十卷拜校書郎集賢學士四遷至宗正丞憲宗卽位選擢

宗室遷尙書司門員外郎以選爲利隨唐睦州刺史遷少宗正元和九年以御史中丞持節鎮黔中貞元八年

十月自宗正少卿出爲黔中觀察使十一年來朝遷鎮鄂州貞元十一年鄂岳觀察使柳公綽爲飛譖上聞會道古自黔中來朝即以爲鄂岳沔安黃團練觀察使代公綽以鄂

岳道兵會平淮西以功加御史大夫十三年徵拜宗正轉左金吾上卽位以先朝時嘗信妄人柳泌能燒

水銀爲不死藥薦之泌或作真經云新舊史李干墓志石本皆作泌泌以故起閭閻氓爲刺史不效貶循州司馬其年九月三日

月下或有十字以疾卒於貶所年五十三長慶元年詔曰左降而死者遠其官以葬遂以其年某月日葬於東都

某縣其年或作某年月上無某字公三娶元配韋氏諱脩脩生子紘循或並紘爲進士學或作女貢嫁崔氏夫人隋雍

州牧鄖公音云鄖叔裕五世孫叔裕字孝寬京兆杜陵人周大象二年十一月卒贈雍州牧父士佺且緣切蓬山令次配崔氏諱葑白芷其葉謂之

藥○藥乙角切又音約生綽紹綰女會嫁鄭氏季毗夫人父昭嘗爲京兆尹大曆三年五月昭自左散騎常侍爲尹今夫人韋氏無子

父光憲光祿卿其葬用古今禮以元配韋氏夫人祔而葬次配崔氏夫人於其域異墓或無用古今禮至而葬十四字非是

公宗室子生而貴富或無生字非是能學問以中科取名善自傾下以交豪傑身死賣宅以葬銘曰

太支於今其尙有封太或作本非是太謂太宗也尙或作上當公弟兄或作兄弟未續又亡其遷於南年及始衰誰黜不復誰或作雖

而以喪歸海豐彌彌萬里於畿載其始終以哀表之

唐故朝散大夫尙書庫部郎中鄭君墓誌銘公在江陵與鄭羣同官詩有鄭羣贈羣卽其人至是銘之

君諱羣君或作公字弘之世爲滎陽人其祖於元魏時有假封襄城公者鄭偉字子直西魏大統中封襄城郡公子孫因稱以自

別。此下或有君其後也四字。○今按下文有君其季也。此有則不應重出。曾祖匡時。晉州霍邑令。祖千尋。彭州九隴丞。父迪。鄂州唐年令。娶

河南獨孤氏女。生二子。君其季也。以進士選。以上或吏部考功所。試判爲上等。授正字。自鄆縣尉拜監察

御史。佐鄂岳使。鄆縣屬京兆府。裴均之爲江陵。貞元十九年五月。均自荆南行軍司馬。均爲本軍節度使。均字君齊。河東聞喜人。以殿中侍御史佐其軍。均

之徵也。之徵或作戶徵。非是。元和三年四月。召均爲尙書左僕射。遷虞部員外郎。均鎮襄陽。九月。加均同平章事。復以君爲襄府左司

馬。刑部員外郎。副其支度使事。均卒。李夷簡代之。元和六年四月。以夷簡因以故職留君。歲餘。拜復州刺

史。遷祠部郎中。遷上或有方字。非是。會衢州無刺史。方選人。君願行。或無會字。或無方字。宰相卽以君應詔。治衢五

年。復入爲庫部郎中。行及揚州。遇疾。居月餘。居字以長慶元年八月二十四日卒。春秋六十。卽以其年十

一月二十二日從葬於鄭州廣武原先人之墓。次君天性和樂。居家事人。與待交遊。初持一心。未嘗變節。

有所緩急。曲直薄厚。踈數也。音朔。不爲翕翕熱。亦不爲崖岸斬絕之行。熱或作然。或作然。俸祿入門。與其所過逢。

吹笙彈箏。飲酒舞歌。談調醉呼。連日夜不厭。費盡不復顧問。或無此。或分挈以去。一無所愛惜。不爲後日

毫髮計留也。遇其空無時。客至。清坐相看。或竟日不能設食。看或作對。看客主各自引退。亦不爲辭謝。與

之遊者。自少及老。未嘗見其言色有若憂歎者。豈列禦寇莊周等所謂近於道者邪。其治官守身。又極謹

慎。不挂於過差去官。而人民思之。身死而親故無所怨議。哭之皆哀。又可尙也。初娶吏部侍郎京兆韋肇

女。肇京兆人。大曆中。爲中書舍人。累上疏言得失。爲元載所惡。左遷京兆少尹。載卒。除吏部侍郎卒。生二女一男。長女嫁京兆韋詞。次嫁蘭陵蕭儻。詞或

宗廣或後娶河南少尹趙郡李則女生一女二男其餘男二人女四人一作四皆幼嗣子退思韋氏生也銘

曰

再鳴以文進塗關再鳴謂進士及書判拔萃也佐三府治藹厥蹟三府謂鄂岳江陵襄府郎官郡守愈著白官或作中洞然渾樸絕瑕

譎樸或作璞甲子一終反玄宅

唐故朝散大夫越州刺史薛公墓誌銘薛戎元稱爲神道碑而公誌其墓公嘗爲河南與薛爲代故誌及之

公諱戎字元夫河中寶鼎人其上祖懿爲晉安西將軍實始居河東公之四世祖嗣汾陰公諱德儒汾陰河名

寶鼎爲隋襄城郡書佐以卒隋上或無爲字襄城有子二人皆貴二人寶積寶胤其後皆蕃以大而其季尤盛官至邠州刺

史邠州諱寶胤有子九人續純絢縮繪絃縉絳縑皆有名位其最季諱縑爲河南令以卒縑或作謙世河南有子四

人其長諱同卒官湖州長史贈刑部尚書尚書娶吳郡陸景融女有子五人人丹戎皆有名蹟其達者四

人人溫州刺史丹廬州刺史戎公於倫次爲中子仁孝慈愛忠厚而好學不應徵舉沈浮閭巷閒不以事

自累爲貴戎少有學術不求聞達居於毗陵常州刺史李衡遷江西觀察使曰使下或有日州客至多莫

賢元夫吾得與之俱足矣卽署公府中職公不辭讓李衡爲常州刺史能以禮下戎貞元八年二月年四

十餘始脫褐衣爲吏衡遷給事中齊映自桂州以故相代衡爲江西公因留佐映治貞元八年六月以桂

或作睦代衡鎮江西召衡爲給事中映表戎留之桂映卒貞元十一年七月湖南使李巽福建使柳冕交表奏公

自佐詔以公與冕。貞元十一年三月以柳冕爲福建觀察使表戎爲判官在冕府累遷殿中侍御史冕使公攝泉州冕文書所條下

有不可者公輒正之冕惡其異於己懷之未發也遇馬摠以鄭滑府佐忤中貴人貶爲泉州別駕冕意欲

除摠附上意爲事使公按置其罪公歎曰公乃以是待我我始不願仕者正爲此耳不許冕遂大怒囚公

於浮圖寺而致摠獄事聞遠近值冕亦病且死不得已俱釋之冕死後使至奏公自副。冕卒閩濟美代冕使福建奏冕爲團

練副又副使事於浙東府。濟美使浙東轉侍御史元和四年徵拜尚書刑部員外郎。給事中穆質有直氣愛戎稱於朝因拜刑

部員外郎遷河南令歷衢湖常三州刺史所至以廉貞寬大爲稱朝廷嘉之某年拜越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浙

東觀察使。某年或作元和十二年正月二十二日方云前已云元和四年此不當復出年號它銘亦無書除授月日者或本非是史下方無兼字至則悉除去煩弊儉出薄

入以致和富部刺史得自爲治無所牽制四境之內竟歲無一事公篤於恩義盡用其祿以周親舊之急

有餘殫施之內外親無踈遠皆家歸之疾病去官長慶元年九月庚申至於蘇州以卒春秋七十五。卒上有

病奏至。或無此字天子爲之罷朝贈左散騎常侍使臨弔祭之士大夫多相弔者。大夫或以其年十一月庚

申葬於河南偃師先人之兆次以韋氏夫人祔。其或公凡再娶先夫人京兆韋氏後夫人趙郡李氏皆先

卒子男二人曰沂。或作沂世系表作沂曰洽長生九歲而幼七歲矣女四人皆已嫁愈旣與公諸昆弟善又嘗代公

令河南。公嘗令河南與薛爲代公之葬也故公弟集賢殿學士尚書刑部侍郎放屬余以銘。故字疑當在上文公之字上刑或作兵其

文曰。

薛氏近世莫盛公門公倫五人咸有顯聞公之初志不以事累或作不儷俛以隨亦貴於位無怨無惡中以自寶或作中人以自此文四句一韻古音寶與壽叶寶或作貴或作寶不能百年曷足謂壽公宜有後有二稚子其祐成之公食廟祀

卷三十三

碑誌

楚國夫人墓誌銘夫人許國公韓弘妻也夫人之葬以長慶二年三月時公武尙執喪不變許國以是年十二月薨則公武已死矣許國之誌詳焉

楚國夫人姓翟氏故檢校御史大夫宋州刺史良佐之女今司徒兼中書令許國公之妻或無今字前鄜坊節

度使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公武之母是坊或作州非夫人在家以孝友聰明為父母所偏愛選所宜歸以

適韓氏韓氏族大且貴又太尉劉公甥劉玄佐之甥又或作父非是公下或有之字內外尊顯夫人入門上下莫不贊賀或作賢

事皇姑齊國太夫人太夫人弘母劉氏也玄佐之妹肅恭誠至奉養不怠皇姑以夫人能盡婦道稱之六親能上或為字其事

夫義以順其教子愛以公司徒公曰我之能守貴富不危溢者楚國有助焉耳大夫領梁偏師卒就蔡功

受節居藩為邦家令人父母之教然也夫人以元和十四年十一月一日薨於鄜之公府春秋若干大夫

委節去位奉喪以居東都詔起之起上或有再字辭以羸毀不任即命又加喻勉固不變固下或有守字天子嗟歎之長

慶二年三月某日葬夫人於洛陽北山夫人生二子長曰肅元為太子司議郎以卒贈尚書主客郎中其

次大夫公武也銘曰

翟氏之先蓋出宗周元和姓纂云翟黃帝之後璜顯於魏翟璜佐魏文侯以佐文侯高陵相漢漢成帝時翟方

以家酬翟義也遷於南陽始自郎苗逮魏晉宋代不絕史以至夫人太守之子司徒之妻大夫之母公居河

東公或作父非是子在廊時史記秦文公夢黃蛇自天下屬地其口止於鄆為王屏翰有壤千里公曰姑止以承

我祀子曰母兮莫我撫已莫我或作莫慰文駟雕軒往來有煒莫尊於母莫榮於妻從古迄今孰盛與夷用昭厥

裔篆此銘詩

唐故國子司業竇公墓誌銘公嘗有送竇平從事序謂其族人殿中侍御史李合東郡之交遊能

疑焉考誌載其兩佐東都留守則序所謂合東郡之交遊即司業明矣

國子司業竇公諱牟字某京兆金城人六代祖敬遠嘗封西河公大父同昌司馬比四代仍襲爵名代或

同昌諱胤生皇考諱叔向官至左拾遺溧水令贈工部尚書尚書於大曆初名能為詩文及公為文亦最

長於詩孝謹厚重舉進士登第孝謹厚重又作孝愛佐六府五公八遷至檢校虞部郎中或無虞元和五

年真拜尚書虞部郎中轉洛陽令都官郎中澤州刺史以至司業年七十四卒生於天寶八年長慶二年二月丙

寅以疾卒其年八月某日葬河南偃師先公尚書之兆次初公善事繼母家居未出學問於江東尚幼也

名聲詞章行於京師人遲其至一遇音稗義見及公就進士且試其輩皆曰莫先竇生於時公舅袁高為

給事中。高字公頤。滄州東光人。貞元初為給事中。方有重名。愛且賢公。然實未嘗以干有司。嘗下有字。或有字。公一舉成名。而東遇其黨。

必曰。非我之才。繼吾舅之私。其佐昭義軍也。遇其將死。貞元二十年六月。昭義軍節度使李長榮卒。公權代領。以定其危。後將

盧從史。貞元二十年八月。以昭義兵馬使盧從史為節度使。重公不遣。奏進官職。公視從史益驕不遜。僞疾經年。輿歸東都。輿車也。呂氏

春秋下。釐命封夏后之後。於杞。前漢皇后。舉駕。○舉音預。從史卒。敗死。元和五年六月。從史為其都知兵馬使。烏重裔所縛。送京師。貶驩州司馬卒。公不以覺微避去。為賢

告人。公始佐崔大夫縱。留守東都。貞元二年九月。以吏部侍郎崔縱為東都留守。奏牟為府巡官。後佐留守司徒餘慶。元和五年六月。以

東都留守。奏牟為府判官。歷六府五公。牟初為東都留守。歷河陽昭義從事。再為留守。判官文武細麤不同。自始及終。於公無所悔望。有彼此

言者。或無者。字。六府從事。幾且百人。有愿姦易險賢。不肖不同。公一接以和。與信卒。莫與公有怨嫌者。其為郎

官令守。令守疑當作守。令守法令也。慎法寬惠。不刻教誨。於國學也。嚴以有禮。扶善遏過。過或作蓋。過或作惡。漢路溫舒傳。過過者謂之妖言。益

明上下之分。益或無字。以躬先之。恂恂愷悌。得師之道。公一兄三弟。常羣庠鞏。常進士。常字中行。大曆十四年進士。水部員

外郎朗夔。江撫。四州刺史。羣以處士徵。羣字丹列。以處士隱居毗陵。貞元十六年十月。自吏部郎中拜御史中丞。出帥黔容。以卒。元和三年十月。貶黔中觀察使。八年。卒。庠三佐大

史中丞。元和二年正月。以武元衡同平章事。舉羣代己為御史中丞。出帥黔容。以卒。元和三年十月。貶黔中觀察使。八年。卒。庠三佐大

府。庠字胃卿。貞元二十一年五月。韓臯出鎮武昌。奏庠為推官。自奉先令為登州刺史。鞏亦進士。鞏字友元。和三年二月。臯移鎮浙西。以庠為副使。又為宣歙副使。

登第。以御史佐淄青府。元和十四年三月。使表鞏自副。皆有材名。公子三人。長曰周餘。好善學文。或作好學。善文。或作

善古。能謹謹致孝。述父之志。曲而不躓。次曰某。下或有字。曰某。皆以進士貢。女子三人。愈少。公十九歲。曆三

少年至是年五十五。故云少公十九歲。少或作以。非以童子得見於今四十年。始以師視公。而終以兄事焉。公待我一以朋友。不以幼壯先後致異。公可謂篤厚文行君子矣。其銘曰。

后緡竇逃。閱腹子夏。以再家竇為氏。昔有過澆滅夏。后相后緡方娘逃歸。自竇生少。聖愕旋河。犢引比。史

云。孔子不得用於衛。將西見趙簡子。至于河。聞寶鳴犢。舜相嬰撥漢納孔軌。撥或作發。寶太后從兄子嬰。華之死。臨河而歎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夫。相嬰撥漢納孔軌。相武帝。武帝太后好黃老。而

蓋謂撥漢家黃老之習。而納之孔子之道。後去觀津。而家平陵。而或作西。觀音貫。遙遙厥緒。夫子是承。吏部有姓

笑曰。遙遙華胄。遙遙字出此。我敬其人。我懷其德。作詩孔哀。質於幽刻。

唐正議大夫尙書左丞孔公墓誌銘孔戮新舊史皆有傳

孔子之後三十八世。有孫曰戮。字君嚴。孔子後三十五世曰務本。務本子如珪。事唐為尙書左丞。長慶二

為尙書左丞。年七十三。三上書去官。無三字。天子以為禮部尙書。祿之終身。而不敢煩以政。請老。詔戮以禮部

尙書致仕。優詔褒美。如漢徵士故事。吏部侍郎韓愈常賢其能。或無韓字。謂曰。公尙壯。上三留。奚去之果。留下或

年至一宜去。吾為左丞。不能進退郎官。唯相之為二宜去。方从杭本無至字云。洪引龔勝。鄙漢俱乞骸骨。未必然。○今按洪所引漢書文理甚明。方以欲从杭本之故。遂以為未必然。而不取殊不可曉。愈又曰。古

今正之一本。乙君吾二字。語尤健。但如此。則君下却少一吾字。不敢輒補耳。耶官或作耶中。愈又曰。古

之老於鄉者。將自佚。非自苦。閭井田宅具在。親戚之不仕與倦而歸者。不在東阡。在北陌。可杖屨來往也。

今異於是。公誰與居。且公雖貴。而無留資。何恃而歸。曰。吾負二宜去。尙奚顧子言。愈面歎曰。公於是乎賢。

遠於人。於是或作是於。○於音鳥。或無賢字。皆非是。明日奏疏曰：臣與孔戮同在南省。數與相見。相上或有孔戮字。○今按上下文孔戮字多。此不宜有。

數音朔。戮為人守節清苦。論議正平。或作平正。年纔七十。筋力耳目未覺衰老。憂國忘家。用意至到。如戮輩

在朝。不過三數人。陛下不宜苟順其求。不留自助也。不報。明年長慶四年正月己未。公年七十四。告薨於

家。贈兵部尚書。公始以進士。建中元年。戮第進士。佐三府官。至殿中侍御史。元和元年。以大理正徵。累遷江州刺史。

諫議大夫。事有害於正者。無所不言。加皇太子侍讀。改給事中。言京兆尹阿縱罪人。詔奪京兆尹三月之

俸。三上或無尹字。戮為給事中。江西觀察使。李少和坐贓獄。寢不下博陵。崔易簡殺從父兄鞠狀。具京兆尹左右三翻其情。戮慷慨論正。貶少和。殺易簡。奪尹三月俸。權知尚書右丞。明年拜右丞。或作拜左丞。或兩皆作左。戮元和未嘗為左丞。蓋權知右丞事。論年而正除右丞。長慶二年。還

本增一復字。蓋於元和兩次除授。皆已誤作左丞。故又誤謂長慶為再除也。陳齊之又去拜右丞三字。皆非。改華州刺史。明州歲貢海蟲淡菜蛤蚶可食之屬。

自海抵京師。道路水陸遞夫積功。歲為四十三萬六千人。奏疏罷之。改華州刺史。或在罷買海物之下。華也。新史亦可考。下邳令。笞外按小兒。外按或作按外。○今按唐會要。每歲冬以鷹犬出近畿習狩。謂之外按。無可食二字。

擾人。但據文供饋。使者歸。乃謂實有慢言。上大怒。宰相武元衡中丞裴度懇救甚切。即此事也。小兒事見順宗實錄。繫御史獄。公上疏理之。詔釋下邳令。而以華州

刺史為大理卿。音圭。○郡十二年。自國子祭酒拜御史大夫。嶺南節度等使。元和十二年七月。嶺南節度使崔

誰歟。今安在是。可為朕求之。度約以取足境內諸州負錢。至二百萬。悉放不收。蕃舶之至泊步。有下碇之

稅。步水岸渡處。碇。錘舟石。始至有閱貨之燕。犀珠磊落。賄及僕隸。公皆罷之。賄或作財。絕海之商。有死於吾地

與碇同。○碇。丁定切。

者官藏其貨滿三月無妻子之請者盡沒有之無有字或公曰海道以年計往復何月之拘苟有驗者悉推

與之無算遠近厚守宰俸而嚴其法嶺南以口爲貨其荒阻處父子相縛爲奴公一禁之公一禁之四字

有隨公吏吏上或有之字得無名兒蓄不言官有訟者公召殺之山谷諸黃世自聚爲豪觀吏厚薄緩急觀下或有察字

非是自貞元中黃洞諸蠻叛久不平或叛或從容桂二管容管經略使楊旻桂利其虜掠請合兵討之冀一有功有所指取

當是時天子以武定淮西河南北武定或作定武非是用事者以破諸黃爲類向意助之類或作願非是公屢言遠人急之

則惜性命相屯聚爲寇緩之則自相怨恨而散此禽獸耳恨下或有焉字無而散字或焉字在散字下此上或有况字或無耳字但可自計

利害不足與論是非天子入先言遂斂兵江西岳鄂湖南嶺南會容桂之吏以討之被霧露毒相枕藉死

百無一還安南乘勢殺都護李象古元和十四年十月安南軍亂殺都護李象古桂將裴行立容將楊旻皆無功數月自死或

非是嶺南囂然祠部歲下廣州祭南海廟廟入海口爲州者皆憚之不自奉事常稱疾命從事自代唯公

歲常自行常自或作自常非是事見本集南海神廟碑云官吏刻石爲詩美之詩或作詞十五年遷尙書吏部侍郎公之北歸不載南

物奴婢之籍不增一人長慶元年改右散騎常侍二年而爲尙書左丞曾祖諱務本滄州東光令祖諱如

珪海州司戶參軍贈尙書工部郎中皇考諱岑父祕書省著作佐郎贈尙書左僕射公夫人京兆韋氏父

种大理評事有四子長曰溫質四門博士遵孺遵憲溫裕下溫或作遵方云作溫與傳合蓋晚年皆從溫

已名溫質則非晚年從溫也豈以皆明經女子長嫁中書舍人平陽路隋其季者幼公之昆弟五人載戡

鱗庶爲異耶然非要切不必強解

戢戰音衛公於次為第二公之薨戢自湖南入為少府監長慶元年正月戢自湖南觀察又為少府監其年八月甲申戢與公子

葬公於河南河陰廣武原河陰縣名屬河南先公僕射墓之左銘曰

孔世卅八卅或作三十此銘皆以四言為句作三十者非○今按卅依字當作卉蘇合切吾見其孫白而長身白或非是寡笑與言其尚類也或作耶

莫與之倫德則多有請考於文

故江南西道觀察使贈左散騎常侍太原王公墓誌銘或有中大夫洪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十二

山令嘗為作宴喜亭記後為江南西道觀察使公時刺袁州又為作滕王閣記至是銘其墓又為神道碑然則公於弘中可謂厚矣邵氏聞見錄曰孔子作經使後世讀易者如無春秋讀書者如無詩其法固不知也獨韓退之作王仲舒碑又作誌蘇子瞻作司馬君實行狀又作碑其事同其詞各異庶幾知之矣碑見三十一卷

公諱仲舒字弘中并州人少孤奉其母居江南游學有名貞元十年以賢良方正拜左拾遺改右補闕禮部

考功吏部三員外郎貶連州司戶參軍改夔州司馬佐江陵使改祠部員外郎復除吏部員外郎或無復

員外下或無郎字遷職方郎中知制誥出為峽州刺史峽州說已見前遷廬州未至丁母憂服闋改婺州蘇州刺史闕或

改或作除徵拜中書舍人既至謂人曰吾老不樂與少年治文書樂或作宜文書得一道有地六七郡為之三

年貧可富亂可治身安功立無愧於國家可也日日語人丞相聞問語驗即除江南西道觀察使兼御史

中丞至則奏罷推酒錢九千萬以其利與民千或作十與民或作丐貧民一語下文已有不應再出方本是也

但其說非是除酒推蓋與民共之使又罷軍吏官債五千萬悉焚簿文書或無文字又出庫錢二千萬以丐貧

得自贖非直以錢九千萬與贖戶也

民遭旱不能供稅者禁浮屠及老子爲僧道士禁或作學。○今按作學非是。但下文自有浮屠老子字。此

衍文。去之則文理通暢矣。但無本可證。不敢刪耳。不得於吾界內。因山野立浮屠老子象。界下或無。內字山或作。出立或作去。皆非是。以其詭丐漁利。

奪編人之產。其字疑衍。編或作經。○今按以民爲人。蓋避諱。當作民。乃是下求人利害。與人吏約。故此。在官四年。數其蓄積。錢餘於庫。米餘於廩。朝廷選

公卿於外。將徵以爲左丞。或無。以字。吏部已用薛尚書代之矣。長慶三年十一月。以尚書左丞薛放代仲舒。鎮江西。長慶三年十一月十

七日。未命而薨。年六十二。天子爲之罷朝。贈左散騎常侍。遠近相弔。以四年二月某日。葬於河南某縣先

塋之側。公之爲拾遺。朝退。天子謂宰相曰。第幾人非王某邪。是時公方與陽城更疏論裴延齡詐妄。士大

夫重之。爲考功吏部郎也。下莫敢有欺犯之者。非其人。雖與同列。未嘗比數收拾。故遭讒而貶。在制誥。或在

作及知。二字。盡力直友人之屈。友人蓋楊憑。憑尹京兆日。御史中丞李夷簡劾憑。江西姦賊貶臨賀尉云。屈一作冤。不以權臣爲意。又被讒而出。元和初。

婺州大旱。人餓死。戶口亡十七八。或無。口字。公居五年。完富如初。按劾羣吏。奏其贓罪。州部清整。加賜金紫。其

在蘇州。治稱第一。公所至。輒先求人利害。廢置所宜。利或作之。李云。古本無利字。神道碑周知俗之病。亦無利字。○今按下文云。廢置所宜。則此句合有利字。

古本偶皆脫。漏。不足爲據。閉閣草奏。又具爲科條。與人吏約事備。下或有悉字。或有複出事字。○今一旦張下。民無不

抃叫喜悅。或初若小煩。旬歲皆稱其便。公所爲文章。無世俗氣。其所樹立。殆不可學。曾祖諱玄陳。比部員

外郎。或無諱。字下同。祖諱景肅。丹陽太守。考諱政。或作某。襄鄧等州防禦使。鄂州採訪使。贈工部尚書。工或作吏。公先妣

渤海李氏。贈渤海郡太君。或無。太字。公娶其舅女。有子男七人。初。哲。貞。弘。泰。復。洄。初。進士及第。哲。文學俱善。其

餘幼也。長女壻劉仁師。高陵令。次女壻李行脩。尚書刑部員外郎。脩或作循。或無郎字。銘曰。

氣銳而堅。又剛以嚴。哲人之常。又或作文。哲或作若。皆非是。愛人盡己。不倦以止。乃吏之方。與其友處。順若婦女。何德

之光。墓之有石。我最其迹。萬世之藏。之有或作中之。最或作撮。或作載。方云集韻。最撮之省文。○今按方說非也。史漢功臣傳末。總計其功。皆以最字起之。

殿中少監馬君墓誌或有銘字

君諱繼祖。繼祖始生。德宗賜名。退而笑曰。是司徒贈太師北平莊武王之孫。北平王。馬繼也。少府監贈太子少傅。

諱暢之子。繼二子。彙暢。暢娶盧氏。生四歲。以門功拜太子舍人。積三十四年。五轉而至殿中少監。年三十

七以卒。有男八人。女二人。始余初冠。應進士。貢在京師。作舉。窮不自存。不下或以故人稚弟。拜北平王於

馬前。貞元三年。平涼之盟。馬繼預議。韓愈時以殿中侍御史。為判官。死焉。其年罷岳燧奉朝請。京師。公之兄也。王問而憐之。因得見於安邑里第。王軫其寒

飢。賜食與衣。食上方無賜字。○今按無賜字。即召二子使為之主。其季遇我特厚。少府監贈太子少傅者

也。姆抱幼子立側。儀禮。姆。婦人。年五十。無子出。而不復。眉眼如畫。髮漆黑。肌肉玉

雪可念。殿中君也。方云。畫胡麥切。左思嬌女詩。眉目璨如畫。○今按畫當音胡卦切。左詩。叶韻。故爾。髮下

黃魯直亦嘗用當是時。見王於北亭。猶高山深林鉅谷。或無鉅字。龍虎變化不測。傑魁人也。退見少傅翠竹

碧梧。碧或作蒼。鸞鵠停峙。能守其業者也。恭非是。幼子娟好靜秀。瑤環瑜珥。蘭苗其牙。○苗。鄒滑切。稱其家兒

也。後四五年。吾成進士。公貞元八年。登第。去而東游。哭北平王於客舍。十一年五月。公東歸。河陽八月。繼卒。後十五六年。吾為尚書

都官郎分司東都而分府少傅卒哭之元分府此見當時分司官之稱號或無此二字非是又十餘年至今
哭少監焉長慶初繼祖卒嗚呼吾未耄老自始至今未四十年而哭其祖子孫三世於人世何如也句末六字疑衍人欲
久不死而觀居此世者何也李本云晁以道乙居字○今按此篇末兩三句不可曉疑而字當作亦

卷三十四

碑誌

南陽樊紹述墓誌銘歐陽文忠公云退之與樊紹述作銘便似樊文誠不虛語據宗師元和九年

出刺絳州也見示郊詩及薦狀自絳還朝當在長慶初年序不載其卒之年月或法不必載邪

樊紹述既卒且葬紹述河中人愈將銘之從其家求書得書號魁紀公者三十卷曰樊子者又三十卷春秋集

傳十五卷表牋狀策書序傳記紀誌說論今文讚銘凡二百九十一篇誌上或無紀字道路所遇及器物門里雜

銘二百二十賦十詩七百一十九一十或作又十今以藝文志考之皆有其目獨銘賦詩亡焉所謂表牋

爲篇疑誌白多矣哉古未嘗有也然而必出於己不襲蹈前人一言一句又何其難也國史補云元和之

韓愈學灑於樊宗師退之作樊墓誌稱其爲文不剽襲觀絳守居園池記誠然亦大奇灑矣本朝王晟劉

忱皆爲之注解如瑤翻碧瀲鬼傾耳等語皆前人所未道也歐陽公跋絳守居園池記云元和文章之

獨去無古初窮荒探幽入無有一語詰曲百盤紆執云已出不剽襲句斷欲學盤庚書云必出入仁

義其富若生蓄萬物必具海舍地負放恣橫從子容無所統紀然而不煩於繩削而自合也嗚呼紹述於

斯術其可謂至於斯極者矣生而其家貴富長而不有其藏一錢長而或妻子告不足顧且笑曰我道蓋

是也蓋下疑皆應曰然無不意滿嘗以金部郎中告哀南方或無嘗字元和十五年正月憲宗還言某師

不治罷之以此出為綿州刺史師或作帥方無出字以一年徵拜左司郎中又出刺絳州或無綿絳之人

至今皆曰於我有德以為諫議大夫命且下遂病以卒年若干病以或紹述諱宗師父諱澤嘗帥襄陽江

陵官至右僕射贈某官興元元年正月樊澤為山南東道節度使貞元二年閏五月徙鎮荆南八年二月

空祖某官諱泳泳試大理評事累贈兵部尚書自祖及紹述三世皆以軍謀堪將帥策上第以進開元中泳舉草澤科建

直言極諫科元和三年四月宗紹述無所不學於辭於聲天得也得有地出字皆非是在眾若無能者嘗與

師舉軍謀宏遠堪任將帥科宗觀樂問曰何如曰後當然已而果然後上或有銘曰

惟古於詞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賊或作後皆指前公相襲從漢迄今用一律寥寥久哉莫覺屬覺或作

神徂聖伏道絕塞既極乃通發紹述文從字順各識職有欲求之此其躅

中大夫陝府左司馬李公墓誌銘湘七子漢其一也即公之壻新舊史有

公諱邴薄經字某雍王繪之後繪或作會新舊史作繪太祖景皇帝之王孫道明唐初以屬封淮陽王又

追王其祖父追王之王曰雍王長平王下或有長平生淮陽王追封繪曰雍贊為河南王淮陽生景融

生一景融親益疎。不王生務該。務該生思一。思一生岌。魚及比四世官不過縣令州佐。然益讀書爲行爲。

士大夫家。岌爲蜀州晉原尉。原或作廣生公未碎以卒。子生一歲曰碎。說文周年也。無家。母抱置之姑氏。以去。姑憐而食之。

音嗣。至五六歲。自問知本末。因不復與羣兒戲。常默默獨處。曰。吾獨無父母。不力學問自立。不名爲人。年

十四五。能闇記論語尙書毛詩左氏文選。凡百餘萬言。凜然殊異。姑氏子弟莫敢爲敵。浸傳之。聞諸父。敵

作嬌。非是之。諸父泣曰。吾兄尙有子耶。迎歸而坐問之。應對橫從無難。○從子諸父悲喜。顧語羣子弟曰。

吾爲汝得師。語或作謂。或無曰字。無吾字。於是縱學。無不觀。以朝邑員外尉選。魯公真卿第其所試文上等。文下或有

爲上等。擢爲同官正尉。曰。文如李尉。乃可望此。其後比以書判拔萃。或無比字選爲萬年尉。爲華州錄事參軍。

爭事於刺史。去官。爲陸渾令。河南尹鄭餘慶薦之朝。元和十年十月。鄭餘慶爲河南尹。拜南鄭令。尹家奴以書抵縣請事。

公走府。出其書投之尹前。尹慚。其廷中人曰。令辱我。令辱我。愧其吏。公此文與劉昌裔謠皆用此。或無復

出令辱我三字。且曰。令退。遂怨之。拾掇三年無所得。或無所字拜宗正丞。宰相以文理白爲資州刺史。公喜曰。吾將有

爲也。讒宰相者言之。上曰。或無者字。非是。是與其故故得用。改拜陝府左司馬。陝統節度使衛中行。辟佐其府。公又喜曰。是官無

所職。吾其不以吏事受責死矣。長慶元年正月丙辰。以疾卒。春秋七十三。或無正月字。而云李本作正月。蓋五月十八日也。○今按是年

辛丑歲。丙辰非歲名。則爲日名。而在月下爲是方。公內外行完。潔白奮厲。再成有家。士大夫談之。夫人博

陵崔氏。朝邑令友之之女。其曾伯父玄暉。有功中宗時。長慶四年六月。玄暉爲鳳閣侍郎。同平章事。神龍元年。率羽林兵誅張易之。昌宗迎太子監國。是爲

宗夫人高明。遇子婦有節法。進見侍側。肅如也。七男三女。邠為澄城主簿。其嫡激。郟城令。激下或放。芮城

尉漢。監察御史。漢字南紀。元和七年進士。時澆。洗。潘。皆進士。澆字經野。洗字正武。潘字子及。皆登進士。

公之存。內外孫十有五人。五月庚申。葬華陰縣東若干里。漢韓氏壻也。故子與為銘。其詞曰。

愈下而微。既極復飛。其自公始。公多孫子。將復廟祀。廟或作其。○今按唐會要。禮官議戶部尚書章損四

令合立三廟。此以邢之先嘗有王封。而後世官卑。不得立廟。故云將復廟祀也。然唐制亦非古。而本廟立法尤疎略。唯蘇魏公嘗議立廟與襲爵之法。相為表裏。其說為善。惜乎當時不施行也。

故幽州節度判官贈給事中清河張君墓誌銘。張微為范陽府監察御史。其帥張弘靖也。誌不出弘靖姓名。若有所諱焉耳。微死于亂。具載之史。其

言多出公誌。

張君名徹。字某。以進士。微中進士第。在元和四年。累官至范陽府監察御史。長慶元年。今牛宰相為御史中丞。元或作

史。當作元年。陳齊之云。常疑牛僧孺之為人。觀此語。則知韓公亦不喜其人矣。然牛宰相三字。或作今宰相牛公。未知孰是。奏君名迹。中御史選。詔即以為御史。其府

惜不敢留遣之。而密奏幽州將父子繼續。不廷選。且久。今新收臣。又始至。長慶元年二月。幽州節度使劉

節度使張弘靖為幽州節度使代總。孤怯須強佐。乃濟。發半道。有詔以君還之。仍遷殿中侍御史。加賜朱衣銀魚。仍或至數

日軍亂。怨其府從事。盡殺之。而囚其帥。且相約。張御史長者。毋侮辱。轢蹙我事。無庸殺。置之帥所。歷母或

作無。我事下。或有無罪二字。長慶元年七月。幽州軍亂。囚節度使張弘靖。居月餘。聞有中貴人自京師至。於薊門館殺判官韋雍。張宗元。崔仲卿等。以徹長者不殺。置之於薊門館。居月餘。聞有中貴人自京師至。

君謂其帥。公無負此土人。上使至。可因請見自辨。幸得脫免歸。或無字。即推門求出。守者以告其魁。魁與其

徒皆駭曰必張御史張御史忠義必爲其帥告此史下或無張字及無告此二字○按告字疑當作言餘人不如遷之別館今按餘

疑衍而下文不如遷之別館自爲一句蓋述其言如此下文又云即與衆出君乃記其事也但無所考不敢輒刪耳或云餘人字不必去其曰遷之別館蓋言今當如此耳亦通即與衆出君或

以君出門罵衆曰汝何敢反前日吳元濟斬東市昨日李師道斬於軍中同惡者父母妻子皆屠死肉餒

狗鼠鴟鵂新史書徹事大抵出公此誌其所書罵賊語凡削六字改一字筆削固史氏汝何敢反汝何敢

反行且罵衆畏惡其言不忍聞或在畏上則或有之且虞生變即擊君以死君抵死口不絕罵衆皆曰義

士義士或收瘞之以俟事聞天子壯之贈給事中其友侯雲長佐鄆使請於其帥馬僕射馬總爲之選於軍

中得故與君相知張恭李元實者恭或作泰使以幣請之范陽范陽人義而歸之以聞詔所在給船鑿傳歸其

家賜錢物以葬長慶四年四月某日其妻子以君之喪葬於某州某所四年方云舊本或作二年或作三年按鄂帥馬總也總以二年秋遷

右僕射明年夏召還當作二年或三年也○今按方說雖如此而其君弟復亦進士元和元年佐汴宋得

疾變易喪心驚惑不常君得閒即自視衣褥薄厚禪或作多節時其飲食而匕筯進養之或無養字○今按養

食忠禁其家無敢高語出聲醫餌之藥其物多空青雄黃空青山出銅處銅精黑則生空青腹中空如楊

者諸奇怪物劑錢至十數萬營治勤劇皆自君手不假之人家貧妻子常有飢色祖某某官父某某官祖

父某或作祖踐父休妻韓氏禮部郎中某之孫汴州開封尉某之女於余爲叔父孫女君常從余學選於諸生而嫁

與之孝順祗修羣女效其所爲男若干人曰某女子曰某銘曰

嗚乎微也。世慕顧以行。子揭揭也。噎暗以為生。子獨割也。為彼不清。作玉雪也。仁義以為兵。用不缺折也。
 缺折或知死不失名。得猛厲也。自申於闇明。莫之奪也。闇明當作明。闇說見下條。我銘以貞之。不肖者之咀也。咀當
 作折缺。無者字。或無之字。方云。此銘以微揭割雪折厲奪咀為韻。而行生清兵名闇貞復自為韻。屬音烈。闇當讀
 如諒闇之闇。○今按方說多得之。此銘蓋法免置魚麗等詩。隔句用韻耳。詩隔句用韻。先儒所未知。觀公
 勝若如方說。則雖讀闇作鶴。韻終不叶。而義亦不通也。

河南府法曹參軍盧府君夫人苗氏墓誌銘

或無府苗氏三字。或作范陽盧君夫人苗氏。

夫人姓苗氏。諱某。字某。上黨人。曾大父襲襲。贈禮部尚書。大父殆庶。贈太子太師。以宰相世系考之。襲襲
蘭晉卿。襲襲殆庶所贈官。疑晉卿仕至宰相而贈也。父如蘭。仕至太子司議郎。汝州司馬。或作別駕。世系表作永王府諮議參軍。夫人年若干。嫁河南

法曹盧府君。諱貽。有文章德行。府君字或複出。河南或作范陽。其族世所謂甲乙者。先夫人卒。或作卒。先夫人。夫人人生能配其賢。
 歿能守其法。男二人。於陵。渾。女三人。皆嫁為士妻。夫人長女壻河南侯氏主簿。唐充次亡。公其季女壻也。貞元十九年四月四日。卒

於東都敦化里。年六十有九。其年七月某日。其年或作其明。年七或作八。祔於法曹府君墓。在洛陽龍門山。其季女壻

昌黎韓愈為之誌。之下或有銘字。或有銘字。其詞曰。而無之字。又或作為其字。

赫赫苗宗。族茂位尊。或毗於王。或貳於藩。是生夫人。是或載穆令聞。爰初在家。孝友惠純。乃及於行。克媿

德門。乃及或作享。乃克或作光。肅其為禮。為禮。方作禮容。○今以下裕其為仁。法曹之終。諸子實幼。煢煢其哀。介介其

守。循道不違。厥聲彌劭。或作既克。其家厥問愈劭。三女有從。二男知教。閭里歎息。母婦思效。歲時之嘉。嫁者來寧。累累

外孫累累或作粟粟有攜有嬰扶牀坐膝嬉戲謹爭既壽而康既備而成不歎於約不矜於盈伊昔淑哲或圖或書嗟咨夫人孰與爲儔刻銘寘墓以贊碩休銘或作石寘或作誌書儔休以古韻叶已見漢堂詩

故貝州司法參軍李君墓誌銘

參軍李翱習之之祖習之嘗自爲其皇祖實錄其行治皆如誌所欲傳懼文章不足以稱頌道德光耀來世是以頓首欲假辭於執事者亦惟不斥其愚而爲之傳焉意翱乞公銘之辭也

貞元十七年九月丁卯

七或作八月下

隴西李翱合葬其皇祖考貝州司法參軍楚金皇祖妣清河崔氏

夫人於汴州開封縣某里

開封縣某里或作陳留縣安豐里後開封字同

昌黎韓愈紀其世著其德行以識其葬

識或作誌其世曰世

或其詞

由梁武昭王六世至司空

至或有司空之後二世爲刺史清淵侯

涼武昭王名嵩字玄感晉安帝時自稱四涼公子翻翻子寶寶子冲後魏

後文時封清淵縣侯卒贈司空冲嵩曾孫也今云六世恐誤冲子延實都督青州刺史延實子彬襲祖爵清淵縣侯卒贈齊州刺史子桃枝襲封

由侯至於貝州凡五世一作六世桃枝

玄孫詔諸議參軍詔子楚金

其德行曰事其兄如事其父其行不敢有出焉

或無曰字其夫人事其姒如事其姑姒或作姊其於

家不敢有專焉其在貝州其刺史不悅於民刺上或無其字搢李將去官民相率謹誦手瓦石胥其出擊

之胥或作須或作需或無其字史記趙世家太后刺史匿不敢出州縣吏由別駕已下不敢禁司法君奮

曰是何敢爾或無爾字屬小吏百餘人持兵仗以出仗或作杖立木而署之曰刺史出民有敢觀者殺之木下

民聞皆驚相告散去後刺史至加擢任加下或有禮字貝州由是大理其葬曰或作日山谷李謝以古本定與嗣

既遷貝州君之喪於貝州殯於開封遂遷夫人之喪於楚州八月辛亥至於開封壙於丁巳墳於九月辛

酉。窆於丁卯。

窆或作窆。

人謂李氏世家也。侯之後五世仕不遂。

一無後字。

蘊必發。其起而大乎。四十年而其兄之

子衡。

惟慎子五人。

衡其第二子也。貞元七年。自常州刺史鎮湖南。八年徙鎮江西。召爲給事中。始至戶部侍郎。君之子四人。官又卑。翺其孫也。有道而

甚文。固於是乎在。

或無固字。甚文字出左傳。楚子西曰。光又甚文。觀翺實錄。亦可見其甚文矣。晉直詩云。習之實錄。葬皇祖斯文。如女有正色云云。

處士盧君墓誌銘

公前銘盧君夫人。茲又銘其子於陵。故言愈於處士妹壻也。爲其誌且銘云。

處士諱於陵。其先范陽人。父貽爲河南法曹參軍。河南尹與人有仇。誣仇與賊通。收掠取服。法曹曰。我官

司也。我在不可以爲是。廷爭之以死。河南怒。命卒摔之。卒或作牽。○法曹爭尤強。遂并收法曹。竟奏殺仇。

籍其家。而釋法曹。法曹出。徑歸臥家。念河南勢弗可敗。氣憤弗食。歐血卒。東都人至今猶道之。處士少而

孤。母夫人憐之。

貽娶苗氏。太師晉卿兄如蘭女。

讀書學文。皆不待強教。卒以自立。在母夫人側。油油翼翼。不忍去。時歲母

夫人既終。育幼弟。與歸宗之妹。經營勤甚。未暇進仕也。年三十有六。元和二年五月壬辰。以疾卒。有男十

歲。曰義。女九歲。曰孟。又有女生。處士卒後。未名。

孟下或無又字。

於其年九月乙酉。其弟渾。以家有無葬。以車一乘。

於龍門山。先人兆。愈於處士。妹壻也。爲其誌。且銘其後曰。

貴兮富兮。如其材。得何數兮。名兮壽兮。如其人。豈無有兮。彼皆逢其臧。子獨迎其凶。茲命也邪。茲命也邪。

故太學博士李君墓誌銘

學或作常。

太學博士頓丘李于。

一本作千。

余兄孫女壻也。

或無女字。

年四十八。

于大曆元年生。

長慶三年正月五日卒。其月二十六日。

穿其妻墓而合葬之。在某縣某地。子三人皆幼。初于以進士。元和十年于中進士第四十為鄂岳從事。十一年李道古

辟于為從事遇方士柳泌。或作實從受藥法。服之。往往下血。比四年病益急。乃死。柳泌說已見前其法以鉛滿一

鼎。一有以物字按中為空。實以水銀。實以或作以實蓋封四際。燒為丹沙云。余不知服食說。自何世起。殺人不可計。而

世慕尚之益至。此其惑也。在文書所記。及耳聞相傳者。不說。或無相字今直取目見親與之游。而以藥敗者六

七公。以為世誠。工部尚書歸登。殿中御史李虛中。刑部尚書李遜。遜弟刑部侍郎建。襄陽節度使工部尚

書孟簡。東川節度御史大夫盧坦。金吾將軍李道古。此其人皆有名位。世所共識。工部既食水銀得病。自

說若有燒鐵杖自顛貫其下者。顛或作巔摧而為火。射竅節以出。狂痛號呼乞絕。其茵席常得水銀。茵或作褥

發且止。唾血十數年。以斃。殿中疽發其背死。刑部且死。謂余曰。我為藥誤。其季建。一旦無病死。襄陽黜為

吉州司馬。余自袁州還京師。襄陽乘舸邀我於蕭洲。屏人曰。我得祕藥。不可獨不死。今遺子一器。可用棗

肉為丸服之。別一年而病。其家人至。其一訊之曰。前所服藥誤。方且下之。所服下或下則平矣。病二歲竟

卒。盧大夫死時。溺出血。肉痛不可忍。乞死。乃死。肉方作害○今按古書肉或作央。今淮南子及內經。靈樞

死一作乃絕。乃或作及。或無死字。皆非是。金吾以柳泌得罪。食泌藥。五十死海上。此可以為誠者也。斬不死。乃速得死。謂之智

可不可也。五穀三牲。鹽醯果蔬。人所常御。人相厚勉。必曰強食。今惑者皆曰。五穀令人夭。不能無食。當務

減節。鹽醯以濟百味。濟或作齊豚魚雞三者。古以養老。反曰是皆殺人。不可食。一筵之饌。禁忌十常不食。二三

不信常道而務鬼怪。臨死乃悔。後之好者又曰。彼死者皆不得其道也。我則不然。始病曰。藥動故病。病去藥行。乃不死矣。及且死。又悔。嗚呼。可哀也已。可哀也已。孔毅夫雜說云。張籍哭退之詩云。爲出二侍女。合

不痊。退之嘗譏人不解文字。飲而自敗於女妓乎。作李博士墓誌。戒人服金石藥。而自餌硫黃邪。又後山嗟哉。行亦云。韓子作誌。還自屠。自笑未竟。人復吁。正謂此耳。

韓昌黎集

卷三十五

碑誌

盧渾墓誌銘渾河南法曹參軍第二子而公妻弟也然有銘無誌焉

前汝父母右汝兄兄上或有弟字或作後有汝兄薄於陵弟也兄弟惟二人汝從之居視汝如生遷汝居兮日月之良遷汝或作汝遷于三字汝

居孔固兮後無有殃如不信兮視此銘章此或作於

號州司戶韓府君墓誌銘韓氏自魏安定向桓王茂五世孫為觀素嘗為桂州刺史四子長仲卿為部侍郎公為科斗書後記云叔父當大曆世文詞獨行中朝即雲卿也季紳卿涇陽令嘗為揚州錄事參軍太白謂工古文而能官者公與兄會仲卿之子也命矣雲卿之子也爰紳卿之子也爰紳卿之子也

州錄事參軍太白謂工古文而能官者公與兄會仲卿之子也命矣雲卿之子也爰紳卿之子也
言桂州君四子名諱長少皆與此誌合惟唐史世系表乃以桂州君為有七子無少卿而有晉卿季卿子卿升卿果何據而然未有公之家世而適誤漏者也史至是何以取信後世哉

安定桓王五世孫叡素為桂州長史化行南方長或作刺考世系表李太白去思頌公墓誌行狀皆作長史有子四人最季曰紳卿文

而能官嘗為揚州錄事參軍事故宰相崔圓或無參軍二字上元元年二月以崔圓為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淮南節度使圓狎愛州民丁某至

願省其家後大衙會日司錄君趨以前大言曰請舉公過公與小民狎至至其家害於政或無復字圓驚謝

曰錄事言是圓實過乃自署罰五十萬錢由是遷涇陽令破豪家水碾利民田頃凡百萬君諱岌桂州君之孫司錄君之子亦以能官名少而奇壯而強老而通開本無而強老三字方以為脫以元和元年六月十四日卒年五十七元或作三娶京兆田氏女或無女字男曰家女曰門曰都皆幼或無曰門二字初君樂號之土田山水求掾其州去官猶家之既卒因其年九月某日葬州北十里崔長史墓西葬下或于字銘曰

凡兆于茲唯其家之材或作財○今按此蓋歸有時句未詳當有脫誤

四門博士周況妻韓氏墓誌銘此誌及張敞墓誌皆以俞為開封尉唐宰相表以俞為開封令亦誤矣

四門博士周況妻韓氏諱好或有複出好字尚書禮部郎中諱雲卿之孫開封尉諱俞之女開封娶趙氏生二女

三男下開封字或作俞俞二女長嫁周開封卓越豪縱不治資業喜酒色狗馬趙氏卒十一年而開封亦

卒開封從父弟愈於時為博士或無弟字舊本皆有○今按公父仲卿與開封

於開封界中教畜之而歸其長女于周氏況一子於元和元年況中進士第是歲公以好好適況況進士家世儒者或無況字曾祖諱

延潭州長沙令祖諱晦常州參軍父諱良甫左驍衛兵曹參軍況立名行人士譽之韓氏嫁九年生一男

一女年二十七以疾卒疾或作病葬長安城南鳳栖原其從父愈於時為中書舍人父下方有弟字○今按方

曾祖父者曾祖之兄弟也其子為族祖父其孫為族父其曾孫為族兄弟有從祖祖父者祖父之兄弟也

其子為從祖父其孫為從祖兄弟有世父叔父者父之兄弟也其子為從父兄弟今韓公於開封及毓州皆為從父弟矣於開封之女則公當為從祖父也此但云從父為脫一為銘曰

祖字方作從父弟尤誤今無別本不敢輒增祖字且從諸本去弟字

夫失少婦失或作喪子失壯母歸咎無處

韓滂墓誌銘

公為袁州日二姪湘滂皆從之滂死於袁州故云權葬宜春郭南一里宜春袁州也世系表老成二子湘大理丞滂寶雖丞按誌滂年十九死則未嘗仕也表復誤矣

滂韓氏子其先仕魏號安定桓王王名茂滂九世祖也滂父老成厚謹以文為韓氏良子弟未仕而死有二子滂其

季也其祖諱介為人孝友一命率府軍佐以卒二子百川老成老成為伯父起居舍人某後或無復出老成字或無某

字起居有德行言詞為世軌式滂既兄弟二人而率府長子百川早死無嗣或無早字其叔祖愈命滂歸後其

祖滂清明遜悌以敏讀書倍文功力兼人倍與背同倍文謂背本暗記也周禮注倍文曰調韓語蓋本此

應重應重覆為文詞一旦奇偉驟長不類舊常吾曰爾得無假之人邪或無得字退大喜謂其兄湘曰某違翁

且踰年懼無以為見今翁言乃然可以為賀羣輩來見皆曰滂之大進不唯於文詞為人亦然或無文字

於既數月得疾以死年十九矣死或作卒滂貞元十八年生吾與妻公妻高平君盧氏哭之傷心三日而斂既斂七日權葬宜

春郭南一里或無一字嗚呼其可惜也已也一作之銘曰

天固生之邪偶自生邪或無之字天殺也邪其偶自死邪或無也字莫不歸於死壽何少多歸或作悲銘以送汝其悲奈

何

女挈壙銘

公元和十四年以刑部侍郎諫佛骨忤上意出為潮州女挈道死商南層峯驛瘞之山下其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移刺袁州明年九月召為國子祭酒過墓下題詩驛梁至是

發其喪歸葬于河南之河陽世墓之次云

女挈女加女韓愈退之第四女也。惠而早死，愈之為少秋官。為少或作少，非是。元和十年十二月，公為刑部侍郎。言佛夷鬼，其法

亂治。梁武事之卒，有侯景之敗。或無武字。可一掃刮絕去，不宜使爛漫。刮或作削。天子謂其言不祥，斥之潮州。漢南

海揭陽之地。或無漢字。○揭，愈既行，有司以罪人家，不可留京師，迫遣之。或無可字。女挈年十二，病在席。病或作疾。

或作在病。既驚痛與其父訣，又輿致走道。又一作父。撼頓失食飲節，死于商南層峰驛。層峯或作密。即瘞道南山下。

五年，愈為京兆。下或有尹字。始令子弟與其姆易棺衾，歸女挈之骨于河南之河陽韓氏墓葬之。葬上或有而字。女挈

死當元和十四年二月二日。和下有有之字。其發而歸，在長慶三年十月之四日。其葬在十一月之十一日。銘曰：

汝宗葬于是，汝安歸之，惟永寧。

河南緱氏主簿唐充妻盧氏墓誌銘。公嘗誌盧君夫人苗氏之墓，今誌唐充妻盧氏，即苗氏長女也。充其長女壻，公季女壻也。

夫人盧氏諱某，蘭陵太守景柔八世孫。父貽卒，河南法曹法曹娶上黨苗氏。太師晉卿兄女，生三女三男。

考苗夫人志。夫人最長，法曹卒，苗夫人嫁之唐氏充，充明經。或無複字。宰相休憬曾姪孫，出郟氏。今按郟，綺當云二男。

字與郟字相亂，今流俗多作郟，誤也。外王父昂，中書舍人。夫人年若干，嫁唐氏。凡生男與女九人，年四十二。元和四年

正月二十二日卒，其年四月十五日葬河南府河南縣之大石山下。銘曰：

夫人本宗世族之後，率其先猷，令德是茂，爰歸得家。九子一母，得或作其。婉婉有儀，柔靜以和，命不倖身。茲其

奈何，刻銘墓石，以告觀者。觀或作親。○者之戈切。與何叶。吳才老讀如此。

乳母墓銘舊本作河南縣令韓愈乳母李氏葬乳母且爲之銘自公始

乳母李徐州人李下有或號正真入韓氏乳其兒愈入或有作爲下愈生未再周月孤失怙恃大曆三年公生五年而公父仲

卿卒此云未再周月孤失怙恃未詳退之祭嫂鄭夫人云我生不辰李憐不忍棄去李下有或視保益謹遂

老韓氏及見所乳兒愈舉進士第歷佐汴徐軍見下或有其字徐入朝爲御史國子博士尚書都官員外

郎河南令娶婦生二男五女二或三時節慶賀輒率婦孫列拜進壽節下或有受字年六十四元和六年三

月十八日疾卒疾或作病或無疾卒三日葬河南縣北十五里愈率婦孫視窆封且刻其語于石納諸墓

爲銘語或作誌

卷三十六

雜文

瘞硯銘銘或作文

隴西李觀元賓始從進士貢在京師公與元寶皆貞或貽之硯既四年悲歡窮泰未嘗廢其用凡與之試

藝春官實二年登上第行于褒谷此下或有間役者劉胤誤墜之地毀焉乃匣歸埋于京師里中昌黎韓

愈其友人也贊且識云

資天下其同書秦其遂兼諸侯乎。

一云崔豹古今注詩所父子王之爪牙。鹿所止居古牙居通。與資亦然。

也。公豈它有所自邪。○今按鬣資與居書叶。今北人遂獵圍毛氏之族。拔其豪。或作毫。非是。載穎而歸。獻

語猶謂毛爲謨。公作董生詩。吞與書漁叶。皆可證也。

俘于章臺宮。聚其族而加束縛焉。秦皇帝使恬賜之湯沐。而封諸管城。號曰管城子。或無曰。日見親寵。任事

穎爲人強記而便敏。自結繩之代。以及秦事。無不纂錄。陰陽卜筮。占相醫方。族氏山經地志。字書圖畫。九

流百家。天人之書。及至浮圖老子外國之說。皆所詳悉。又通於當代之務。官府簿書。市井貨錢。注記。惟上

所使。自秦皇帝皇上有始字及太子扶蘇胡亥丞相斯相下有李字中車府令高趙高爲中下及國人。無不愛重。又

善隨人意。正直邪曲。巧拙。一隨其人。雖見廢棄。終默不洩。雖下有後字惟不喜武士。然見請亦時往。累拜中書

令。與上益狎。上嘗呼爲中書君。上親決事。以衡石自程。秦始皇紀天下之事。無大小。皆決於上。上至以衡

也。雖宮人不得立左右。獨穎與執燭者。常侍上休方罷。穎與絳人陳玄弘農陶泓及會稽褚先生友善。相

推致。其出處必偕。上召穎。三人者。不待詔。輒俱往。上未嘗怪焉。後因進見。上將有任使。拂拭之。因免冠謝。

上見其髮禿。又所摹畫。不能稱上意。或作喜。非是。上嘻笑曰。喜。非是。中書君老而禿。不任吾用。吾嘗謂君中書君

今不中書邪。君今君對曰。臣所謂盡心者。因不復召歸封邑。終於管城。其子孫甚多。散處中國。夷狄皆冒

管城。惟居中山者。能繼父祖業。

太史公曰。毛氏有兩族。其一姬姓。文王之子。封於毛。所謂魯衛毛聃者也。左氏傳二十四年。富辰之言。戰國時。有毛公

毛遂遂趙人平原君之客獨中山之族不知其本所出子孫最為蕃昌或無字春秋之成見絕於孔子而非其罪及蒙

將軍拔中山之豪或作考始皇封諸管城諸或作考世遂有名而姬姓之毛無聞穎始以俘見卒見任使見或作幸

秦之滅諸侯穎與有功賞不酬勞以老見疎秦真少恩哉

下邳侯革華傳方云閣本無此篇劉龍圖燁云或言此篇不類退之文及得本校果無趙璘因話錄於歐公非也○今按此當全篇刪云

送窮文予嘗見文宗備問云顯頊高辛時宮中生一子不着完衣宮中號為窮子其後正月晦死

藥正月晦巷死世作藥藥破衣是日祝於巷曰除貧也小宋云退之送窮文進學解毛穎傳等諸篇皆古人意思未到可以名家矣然送窮文與揚子雲逐貧賦大率相類張文潛曰公送窮文蓋出子雲逐貧賦然文采過逐貧矣晁無咎取公此文於續楚詞系之曰愈以屢窮不遭時若有物焉為之故託於鬼諱彼窮我者車船飲食謝而還之而窮不可去也則燒車與船延之上座亦卒歸於正之義焉

元和六年正月乙丑晦主人使奴星或有複星字結柳作車縛草為船載糗輿糒輿或作輿糒爾雅云麥也周禮糗餌粉養糒糒也○糗去

久丘救二切牛繫輓下引帆上檣選萬里連檣牛繫輓下○輓之革切檣音檣三揖窮鬼而告之曰聞子行有日矣日下或無矣字鄙

人不敢問所塗竊具船與車備載糗粳糗或作躬日吉時良利行四方子飯一孟子啜一觴攜朋挈儔去故就

新駕塵曠風○曠音霍又與電爭先子無底滯之尤我有資送之恩子等有意於行乎屏息潛聽如聞音

聲若嘯若啼春欵嘍嚶○春霍統切毛髮盡豎竦肩縮頸疑有而無久乃可明若有言者曰吾與子居四

聲若嘯若啼春欵嘍嚶○春霍統切毛髮盡豎竦肩縮頸疑有而無久乃可明若有言者曰吾與子居四

聲若嘯若啼春欵嘍嚶○春霍統切毛髮盡豎竦肩縮頸疑有而無久乃可明若有言者曰吾與子居四

十年餘。子在孩提。吾不子。愚子學子耕。求官與名。惟子是從。不變于初。門神戶靈。我叱我呵。包羞詭隨。志不在他。子遷南荒。熱爍濕蒸。我非其鄉。百鬼欺陵。太學四年。朝壑暮鹽。惟我保汝。人皆汝嫌。自初及終。未始背汝。心無異謀。口絕行語。於何聽聞。云我當去。是必夫子信讒。有間於子也。我鬼非人。安用車船。鼻齷臭香。○黷。許救切。糗糧可捐。單獨一身。誰爲朋儔。子苟備知。可數已不。已與同。以。子能盡言。可謂聖智。情狀既露。敢不迴避。迴或作曲。主人應之曰。子以吾爲真。不知也邪。子之朋儔。非六非四。朋儔或作儔。朋或作儔。非是。在十去五。滿七除二。各有主張。私立名字。握手覆羹。○撰力結切。轉喉觸諱。凡所以使吾面目可憎。目或作貌。語言無味者。皆子之志也。其名曰智窮。名上或有一字。矯矯亢亢。惡圓喜方。羞爲姦欺。不忍害傷。其次名曰學窮。傲數與名。摘抉杳微。○抉於決切。高挹羣言。執神之機。又其次曰文窮。曰文上或有一字。不專一能。怪怪奇奇。不可時施。祇以自嬉。又其次曰命窮。影與形殊。面醜心妍。利居衆後。責在人先。又其次曰交窮。磨肌戛骨。吐出心肝。企足以待。冀我讎冤。凡此五鬼。爲吾五患。飢我寒我。與訛造訛。能使我迷人。莫能問。朝悔其行。暮已復然。蠅營狗苟。驅去復還。言未畢。五鬼相與張眼吐舌。跳踉偃仆。抵掌頓腳。失笑相顧。徐謂主人曰。子知我名。凡我所爲。驅我令去。小黠大癡。淮南子人不小學不大迷。不小慧不大愚。又抱朴子。凡人多以小黠而大愚。洪駒父曰。小黠大癡。三國志自有全文。人生一世。其久幾何。吾立子名。百世不磨。小人君子。其心不同。惟乖於時。惟或作是。乃與天通。攜持琬琰。易一羊皮。飫於肥甘。慕彼糠麩。天下知子。誰過於予。雖遭斥逐。不忍子疎。謂予不信。請質詩書。主人於是垂頭喪氣。上手稱謝。燒車與船。

延之上座。之或作入。公此篇終云延之上座。於是段成式作留窮詞。近世唐子西作留窮詩。二者皆祖公之意。而為之。然成式後又作送窮辭焉。

鱷魚文。鱷或作鱷。朱居靖公秀水閒居錄云。鱷魚之狀。龍吻虎爪。蟹目鱗尾。長數尺。未大如箕。芒刺成鈎。仍有膠黏。多於水濱。潛伏人畜。近以尾擊取。蓋猶象之任鼻也。新舊傳皆載公

此文初公至湖。問民疾苦。皆曰。惡谿有鱷魚。食民產。且盡數日。公令其屬秦濟。以一羊一豚。投谿水而祝之。其夕有暴風。震雷起。谿水中數百。水盡涸。西徙六十里。自是屬秦濟。無鱷魚患。潮州廟記。所謂能馴鱷魚之暴者。此也。歐陽文忠作陳文惠公神道碑。書公通判潮州。惡谿鱷魚。不可近。公命捕得。鳴鼓于市。告以文而戮之。其患并息。潮人歎曰。昔韓公諭鱷。而聽今公戮鱷。而懼。所為雖異。其使異物醜類革化而利人。一也。吾潮間三百年而得二公幸矣。

維年月日。或作維元。和十四年四月二十四日。潮州刺史韓愈。使軍事衙推秦濟。以羊一豬一。投惡谿之潭水。以與鱷魚食。

而告之曰。昔先王既有天下。列山澤罔繩。擗刃以除蟲蛇惡物。為民害者。道也。罔或作網。或作網。方云。音力制切。述

子擗。鬻言刺也。字从手之外。或無之字。驅而出之。四海之外。及後王德薄。不能遠有。或無後。則江漢之間。尚皆棄之。以與蠻

夷楚越。或無鬻字。況潮嶺海之間。去京師萬里哉。潮或作湖。而無海字。或作嶺海。而併無潮州字。○今按此言。潮州乃嶺海之間。去京師遠也。但公於潮州亦有祭太湖神

文。則只作湖嶺。亦通。更詳之。鱷魚之涵淹。卵育於此。亦固其所。今天子嗣唐位。神聖慈武。今字闕本在。子下非是。四海之外。六合

之內。皆撫而有之。況禹跡所揜。揚州之近地。刺史縣令之所治。出貢賦。以供天地宗廟百神之祀。之壤者

哉。鱷魚其不可與刺史雜處此土也。刺史受天子命。守此土。治此民。而鱷魚睥然不安谿潭。睥然。方云。左

目出貌。安上或有下字。不。或作而。或無處字。○今按此恐有脫誤。據處食民畜。豕鹿麋。以肥其身。以種

其子孫。與刺史亢拒。爭為長雄。亢拒。或無亢字。長雄。漢薛刺史雖驚弱。亦安肯為鱷魚低首下心。或作身。或作中。

云洪謂中身也。禮曰：天子共中退然。國語：余左執鬼中。佻佻覲覲。覲，目出貌。本或作覲。視，息杳反。視也。方注身也。○今按二本皆通。然意新史作心爲近。故从之。佻佻覲覲。云或校作晚。晚，窮視貌。莊子：晚然。在微纒中之。○今按恐當作晚。爲民吏羞。以偷活於此邪也。或作且承天子命。以來爲吏。固其勢不得不與鱷魚辨。鱷魚有知其聽刺史言。或無言字。潮之州大海在其南。鯨鵬之大。蝦蟹之細。無不容歸。以生以食。鱷魚朝發而夕至也。今與鱷魚約。盡三日。其率醜類南徙于海。以避天子之命吏。三日不能至五日。五日不能至七日。七日不能。是終不肯徙也。是不有刺史聽從其言也。不然。則是鱷魚冥頑不靈。刺史雖有言。不聞不知也。夫傲天子之命吏。不聽其言。不徙以避之。與冥頑不靈而爲民物害者。皆可殺。與冥或無冥字。而爲或無而字。刺史則選材技吏民。或無吏字。操強弓毒矢。以與鱷魚從事。必盡殺乃止。其無悔。

卷三十七

行狀 狀

故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汴州刺史充宣武軍節度副大使知

節度事管內支度營田汴宋毫穎等州觀察處置等使上柱國隴西郡開國公贈太傅董公行

狀題中或無支度二字。

曾祖仁琬皇任梁州博士祖大禮皇贈右散騎常侍父伯良皇贈尚書左僕射一本有皇任開州新浦縣

主簿九字。公嘗從晉於汴州。爲觀察推官。故知晉行治甚詳。唐史晉傳皆取公行狀爲之。其增修者不一二爾。司馬溫公考異以爲公作晉行狀必揚美蓋惡。敍其爲相時事止於此。則其循默充位可知。然其重謹亦可稱也。談戲云。董晉行狀書李懷光事大似左氏。

公諱晉。字混成。河中虞鄉萬里人。少以明經上第。宣皇帝居原州。至德元載十月。肅宗幸原州。公在原州。宰相以公善

爲文。任翰林之選。聞選下或有召見。拜祕書省校書郎。入翰林爲學士。三年出入左右。天子以爲謹愿。賜

緋魚袋。累升爲衛尉寺丞。出翰林。以疾辭。拜汾州司馬。崔圓爲揚州。詔以公爲圓節度判官。攝殿中侍御

史。貞元二年二月。以前汾州刺史崔圓爲淮南節度使。奏晉以本官攝御史充判官。以軍事如京師。朝天子。識之。拜殿中侍御史。內供奉。由殿中

爲侍御史。入尚書省。爲主客員外郎。由主客爲祠部郎中。先皇帝時。兵部侍郎李涵如回紇。下沒立可敦

詔。公兼侍御史。賜紫魚袋。爲涵判官。大曆四年五月。兵部侍郎李涵如回紇。奏晉爲判官。回紇之人來曰。唐之復土壘。取回紇力

焉。取一作假。復出馬字。連下文爲句。非是。既入而歸。我賄不足。我於使人乎取之。乎一作卒。涵懼不

敢對視。公與之言曰。我之復土壘。爾信有力焉。吾非無馬。而與爾爲市。爲賜不既多乎。公與或作公爲

爲爾賜。或作爾之馬歲至。吾數皮而歸資。邊吏請致詰也。至上或有五字。而天子念爾有勞。故下詔禁侵犯。

或無諸戎畏我大國之爾與也。莫敢校焉。爾之父子寧。而畜馬蕃者。非我誰使之。於是其衆皆環公拜。下

或無其字。既又相率南面序拜。皆兩舉手曰。不敢復有意大國。兩舉或作舉兩。此用莊子盜跖自迴紇歸。拜司

勳郎中。未嘗言迴紇之事。遷祕書少監。歷太府太常二寺亞卿。爲左金吾衛將軍。今上即位。德宗以大行

皇帝山陵出財賦拜太府卿由太府爲左散騎常侍兼御史中丞知臺事三司使選擢才俊有威風始公

爲金吾未盡一月拜太府未盡或作始盡九日又爲中丞朝夕入議事於是宰相請以公爲華州刺史拜華州刺

史潼關防禦鎮國軍使朱泚之亂加御史大夫詔至于上所又拜國子祭酒兼御史大夫宣慰恆州建中四年

十二月以晉爲國子祭酒河北宣慰使於是朱滔自范陽以回紇之師助亂人大恐人下或有心字或有心字無大字公既至恆州恆州即

日奉詔出兵與滔戰大破走之還至河中李懷光反上如梁州興元元年三月李懷光反車駕幸梁州懷光所率皆朔方兵

公知其謀與朱泚合也患之造懷光言曰公之功天下無與敵與上或有以字公之過未有聞於人某至上所言

公之情上寬明將無不赦宥焉乃能爲朱泚臣乎彼爲臣而背其君苟得志於公何有且公既爲太尉矣

彼雖寵公何以加此彼不能事君能以臣事公乎公能事彼而有不能事君乎彼知天下之怒朝夕戮死

者也故求其同罪而與之比或無故字公何所利焉公之敵彼有餘力不如明告之絕而起兵襲取之清宮而

迎天子庶人服而請罪有司罪下或有於字雖有大過猶將撿焉如公則誰敢議語已懷光拜曰天賜公活懷光

之命喜且泣公亦泣則又語其將卒如語懷光者將卒呼曰天賜公活吾三軍之命拜且泣公亦泣故懷

光卒不與朱泚當是時懷光幾不反公氣仁語若不能出口及當事乃更疎亮捷給其詞忠其容貌温然

故有言於人無不信下或有字明年上復京師拜左金吾衛大將軍由大金吾爲尙書左丞又爲太常卿貞元

二年七月以晉爲尙書左丞被黜復拜太常卿由太常拜門下侍郎平章事五年正月以晉爲門下侍郎平章事在宰相位凡五年所奏於上前者

皆二帝三王之道。由秦漢以降。未嘗言以或。退歸。未嘗言所言於上者於人。子弟有私問者。公曰。宰相所

職繫天下。句天下安危。宰相之能與否。可見。欲知宰相之能與否。如此視之。其可。凡所謀議於上前者。不

足道也。故其事卒不聞。或無復出。以疾病辭於上前者。不記。或作。退以表辭者。八方許之。拜禮部尚書。九

五月罷相。改禮部尚書。制曰。事上盡大臣之節。又曰。一心奉公。於是天下知公之有言於上也。初公爲宰相時。五月

朔會朝。天子在位。公卿百執事在廷。侍中贊。百僚賀。中書侍郎平章事竇參攝中書令。當傳詔。疾作不能

事。疾上或有。辭字。非是。凡將大朝會。當事者既受命。皆先日習儀。于時未有詔。公卿相顧。公逡巡進。北面言曰。攝中

書令臣某。病不能事。臣請代某事。於是南面宣致詔詞。事已復位。進退甚詳。爲禮部四年。拜兵部尚書。二

年。以督守兵部尚書。充東都留守。判東都尚書省。東都畿汝州防禦使。入謝。上語問曰。晏。謝下或有。遷字。閱日。復有入謝者。上喜曰。董某疾

且損矣。出語人曰。董公且復相。既二日。拜東都留守。判東都尚書省。充東都畿汝州都防禦使。州字。無

御史大夫。仍爲兵部尚書。由留守未盡五月。由或無。拜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汴州刺史。宣

武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內支度營田汴宋亳穎等州觀察處置等使。汴州自大曆來。多兵事。劉玄

佐益其師。至十萬。玄佐死。子士寧代之。畋遊無度。或無畋遊字。無度。或作無幾。考之傳。其將李萬榮乘其

畋也。逐之。萬榮爲節度一年。度下或。有使字。其將韓惟清張彥林作亂。求殺萬榮不剋。三年。萬榮病風。昏不知事。

其子乃復欲爲士寧之故。監軍使俱文珍與其將鄧惟恭執之。歸京師。而萬榮死。詔未至。惟恭權軍事。公

既受命遂行。劉宗經、章弘、景韓、愈實從，不以兵衛。及鄭州逆者不至，鄭州人爲公懼，或勸公止以待。有自

汴州出者，言於公曰：「不可入。」公不對。遂行，宿圃田。明日，食中牟。逆者至，者下或無宿八角。明日，惟恭及諸

將至，及或遂逆以入。及郟，三軍緣道謹聲，庶人壯者呼，老者泣，婦人啼。遂入以居。初，玄佐死，吳濬代之，或

初字及鞏聞亂歸，士寧、萬榮皆自爲，而後命軍士將以爲常。故惟恭亦有志，以公之速也，不及謀。遂出逆，既

而私其人，觀公之所爲，以告曰：「公無爲，惟恭喜，知公之無害己也，委心焉。」進見公者退，皆曰：「公仁人也。」聞

公言者，皆曰：「公仁人也。」環以相告，故大和初，玄佐遇軍士厚，士寧懼，復加厚焉。懼下方有不字，云士寧懼

下文皆衍。○今按士寧、萬榮專命竊據，故懼士卒之圖己，而復加厚焉。尋上下文未見其惜費而薄之之意也。況以下文又加厚，每加厚推之，不字之衍甚明。方說謬矣。至萬榮如士寧志，及

韓、張亂，又加厚以懷之。至于惟恭，每加厚焉。故士卒驕不能禦，故士下或有則置腹心之士，募於公庭，廡

下挾弓執劍以須，日出而入，前者去，日入而出。後者至，寒暑時，至則加勞，賜酒肉。公至之明日，皆罷之。日

二字或作時，非是。初，玄佐曹汴州兵至十萬，遇之厚，萬榮惟恭每加厚焉。曹介勇士伏幕下，早幕番休，曹一罷之。貞元十二年七月也。八月，上命汝州刺史陸長

源爲御史大夫，行軍司馬。楊凝自左司郎中爲檢校吏部郎中，觀察判官。杜倫自前殿中侍御史爲檢校

工部員外郎，節度判官。孟叔度自殿中侍御史爲檢校金部員外郎，支度營田判官。朝廷以晉仁柔多可，

汝州刺史陸長源爲晉行軍司馬，曹謙恭簡儉，每事因循，故亂兵粗安。長源性剛，職事修，人俗化。嘉禾生，

刻多，更張舊事，晉初皆許之。案成則命且罷以財賦，叔度爲人，佛悅軍中惡之。白鵲集，蒼烏來巢，嘉瓜同蒂，聯實。事下或有既字，俗或作民，著烏舊本多，四方至者，歸以告其帥。小大威

懷有所疑。輒使來問。有交惡者。公與平之。累請朝不許。及有疾。又請之。且曰。人心易動。軍旅多虞。及臣之生。計不先定。至于他日。事或難期。猶不許。十五年二月三日。薨于位上。三日罷朝。贈太傅。使吏部員外郎楊於陵來祭。弔其子。贈布帛米。有加。公之將薨也。命其子三日歛。既歛而行。或無既於行之四日。汴州亂。乙酉。以長源爲宣武軍節度使。知或公之薨也。汴州人歌之曰。濁流洋洋。有關其鄂。是日兵亂。殺長源。叔度。丘穎等。故君子以公爲知人。作智公之薨也。汴州人歌之曰。濁流洋洋。有關其鄂。闐道謹呼公來之初。今公之歸。公在喪車。又歌曰。公既來止。東人以完。今公歿矣。人誰與安。人誰或作其誰。○今按外非是。始公爲華州。亦有惠愛。人思之。公居處恭。無妾媵。不飲酒。不諂笑。好惡無所偏。與人交。泊如也。未嘗言兵。有問者曰。吾志於教化。享年七十六。階累升爲金紫光祿大夫。勳累升爲上柱國。爵累升爲隴西郡開國公。娶南陽張氏夫人。後娶京兆韋氏夫人。皆先公終。四子。全道。溪。全素。澥。全道。全素。澥。全道。全素。皆上所賜名。全道爲祕書省著作郎。溪爲祕書省祕書郎。全素爲大理評事。澥爲太常寺太祝。皆善士。有學行。諸本溪作全溪

澥作全澥。考世系表。董溪志。溪澥皆無全字。蓋全道全素出於賜名也。或無爲大理評事五字。謹具歷官行事狀。伏請牒考功。或無伏字。并牒太常議所。謚牒。

史館請垂編錄。謹狀。或作狀上。

貞元十五年五月十八日。故吏前汴宋毫穎等州觀察推官將仕郎試祕書省校書郎韓愈狀。

與汝州盧郎中論薦侯喜狀。

或無薦字。盧虔也。喜嘗爲虔作復黃陂記。公既已薦喜於盧汝州。十年。陸儔佐主司。權德輿又薦於陸儔。後一年。喜登第。誠可謂知己矣。

矣。

進士侯喜

右其人爲文甚古。立志甚堅。行止取捨。有士君子之操。家貧親老。無援於朝。在舉場十餘年。竟無知遇。或知。愈常慕其才。而恨其屈。與之還往。歲月已多。嘗欲薦之於主司。或作言之於上位。名卑官賤。其路無由。觀其所爲文。未嘗不揜卷長歎。長。或作而。去年愈從調選。本欲攜持同行。適遇其人。自有家事。或作迺遭坎軻。又廢一年。及春末。自京還。怪其久絕消息。絕。下一有無字。五月初至此。自言爲閣下所知。辭氣激揚。面有矜色。曰。侯喜死不恨矣。喜辭親入關。羈旅道路。見王公數百。王公下。或有大人字。或有貴人字。未嘗有如盧公之知我也。比者分將委棄泥塗。老死草野。今胸中之氣。勃勃然復有仕進之路矣。愈感其言。賀之以酒。謂之曰。盧公天下之賢刺史也。未聞有所推引。蓋難其人而重其事。今子鬱爲選首。其言死不恨。固宜也。古所謂知己者。正如此耳。身在貧賤。爲天下所不知。獨見遇於大賢。乃可貴耳。若自有名聲。又託形勢。此乃市道之事。乃下。或有爲字。又何足貴乎。子之遇知於盧公。眞所謂知己者也。士之修身立節。而竟不遇知己。前古已來。不可勝數。或日接膝而不相知。或異世而相慕。以其遭逢之難。故曰。士爲知己者死。司馬遷答任安書。士爲知己者死。不其然乎。不其然乎。或無。或作其不。閣下既已知侯生。而愈復以侯生言於閣下者。非爲侯生謀也。感知己之難遇。大閣下之德。而憐侯生之心。故因其行而獻於左右焉。謹狀。

論今年權停舉選狀。德宗貞元十九年。自正月。至五月。不雨。分命祈禱山川。秋七月戊午。以關輔飢。罷吏部選。禮部貢舉。公時爲四門博士。抗疏論列。其曰。雖非朝官。蓋未爲

御史時也。按登科記。貞元二十年卒。停舉。是公雖有此疏。而上不從也。

右臣伏見。今月十日勅。今年諸色舉選。宜權停者。舉選一作選舉。道路相傳。皆云。以歲之旱。陛下憐閔京師之人。

慮其乏食。故權停舉選。以絕其來者。所以省費而足食也。臣伏思之。竊以爲十口之家。益之以一二人。於

食未有所費。今京師之人。不啻百萬。都計舉者。不過五七千人。并其僮僕畜馬。不當京師百萬分之一。上分

或無萬字。以十口之家計之。誠未爲有所損益。又今年雖旱。去歲大豐。商賈之家。必有儲蓄。舉選者皆齋持資

用。以有易無。未見其弊。今若暫停舉選。或恐所害實深。一則遠近驚惶。二則人士失業。臣聞古之求雨之

詞曰。人失職歟。公羊傳。咸五年曰。大雩者何。旱祭也。何休注云。君親之。南郊。自責曰。政不一與。民失職與。以民爲人。避太宗諱。然則人之失職。足以致旱。今緣旱

而停舉選。是使人失職而召災也。臣又聞君者。陽也。臣者。陰也。獨陽爲旱。獨陰爲水。今者陛下聖明在上。

雖堯舜無以加之。而羣臣之賢。不及於古。又不能盡心於國。與陛下同心。助陛下爲理。有君無臣。是以久

旱。以臣之愚。以爲宜求純信之士。骨鯁之臣。憂國如家。忘身奉上者。超其爵位。置在左右。如殷高宗之用

傅說。周文王之舉太公。齊桓公之拔甯戚。漢武帝之取公孫弘。或無公字。清閑之餘。時賜召問。必能輔宣王化。

銷殄旱災。王化。或作主化。臣雖非朝官。月受俸錢。歲受祿粟。苟有所知。不敢不言。謹詣光順門。奉狀以聞。伏聽聖

旨。

御史臺上論天旱人饑狀。公時爲監察御史。皇甫湜爲公作神道碑曰。貞元十九年。關中旱饑。人死相枕。籍吏刻取怨。先生列言天下根本。民急如是。請寬民徭役。而免

田租之弊。專政者惡之。出爲連州陽山令。蓋謂此也。公二十一年赴江陵。途中寄三學士詩。歷言得罪之辭。與混言無異。史以爲言宮市出陽山誤矣。

右臣伏以今年已來。京畿諸縣。夏逢亢旱。秋又早霜。田種所收。十不存一。陛下恩踰慈母。仁過春陽。租賦之閒。例皆蠲免。所徵至少。所放至多。上恩雖弘。下困猶甚。至聞有棄子逐妻。以求口食。拆屋伐樹。以納稅錢。寒餒道塗。餓或作饑斃踣溝壑。有者皆已輸納。無者徒被追徵。臣愚以爲此皆羣臣之所未言。陛下之所未知者也。臣竊見陛下憐念黎元。同於赤子。至或犯法當戮。猶且寬而宥之。況此無辜之人。豈有知而不救。又京師者。四方之腹心。國家之根本。其百姓實宜倍加憂恤。今瑞雪頻降。來年必豐。急之則得少。而人傷。緩之則事存而利遠。伏乞特勅京兆府。應今年稅錢及草粟等。在百姓腹內徵未得者。腹或作復。德宗十年。應貞元八年。至十一年。兩稅及權酒錢。在百姓腹內者。並除放。○今按。四年。詔諸道州府。腹內。謂應納而未納者。書見國初時。官文書猶有此語。如今言名下也。並且停徵。容至來年。蠶麥庶得少。有存立。臣至陋。至愚。無所知識。或無知字。受恩思效。有見輒言。無任懇款。慚懼之至。謹錄奏聞。謹奏。

請復國子監生徒狀

貞元十九年。公爲四門館博士時奏請也。

國子監應三館學士等準六典。唐六典三十卷。開元十年。起居舍人陸贄被詔撰。玄宗手寫。六條曰。理典。教典。禮典。政典。刑典。事典。至二十六年書成。國子館學生三百人。皆取文武三品已上及國公子孫。從三品已上曾孫補充。已。或作以下同。太學館學生五百人。皆取五品已上及郡縣公子孫。從三品已上曾孫補充。或無從字。四門館學生五百人。皆取七品已上及侯伯子男子補充。

右國家典章崇重庠序近日趨競未復本源至使公卿子孫恥遊太學工商凡冗或處上庠今聖道大明儒風復振恐須革正以贊鴻猷今請國子館並依六典其太學館量許取常參官八品已上子弟充其四門館亦量許取無資廩有才業人充如有資廩不補學生應舉者請禮部不在收試限其新補人有冒廩者請牒送法司科罪緣今年舉期已近伏請去上都五百里內特許非時收補其五百里外且任鄉貢至來年春一時收補其廚糧度支先給二百七十四人今請準新補人數量加支給謹具如前伏聽處分

唐故贈絳州刺史馬府君行狀

公嘗諱殿中少監馬君繼祖墓即北平莊武王之孫贈太子少傅弟拜北平於馬前王問而憐之軫其寒飢賜食與衣召二子使爲之主焉今又爲彙之行狀彙即北平之長子也故其終亦曰愈既世道家詳闡其世系事業今葬有期日從少府請綴其大者爲行狀託立言之君子而圖其不朽焉

君諱某字某

諱某或諱彙其先爲嬴姓當周之衰處晉爲趙氏其先本嬴姓伯益後伯益生大廉大廉四世孫勝爲趙氏季勝十世孫叔帶晉亡而趙氏爲諸侯

去周事晉叔帶五世孫夙 晉亡而趙氏爲諸侯夙九世孫浣自立爲 其後益大與齊楚韓魏燕爲六國

俱稱王其別子趙奢當趙時或無時字破秦軍闕與有功號馬服君子孫由是以馬爲氏浣四世孫武靈王與子惠文王二十九年使別子趙奢擊秦大破秦軍

闕與下賜奢號馬服君子孫以馬爲氏闕與地名梁有安州刺史侍中贈太尉岫岫生喬卿任襄州主簿國亂去官不仕喬卿生君才隋末爲蘆令或燕王藝師之以有幽都之衆羅藝字子世京兆雲陽人隋

稱幽州武德初朝京師拜武侯大將軍唐武德二年十月藝奉表歸國詔封爲封南陽郡公卒葬大梁新

里趙郡李華刻碑頌之。君才生珉，爲玉鈐衛倉曹參軍事，贈尙書左僕射，生季龍，爲嵐州刺史，贈司空。清河崔元翰銘其德於碑，在新里。司空生燧，爲司徒侍中，北平王，贈太傅，諡莊武。莊武之勳勞在策書，君其長子也。燧二子，長少舉明經，司徒公作藩太原。大曆十四年閏五月，以燧爲河東節度使。授河南府參軍，建中四年，司徒公使將武人子弟才力之士三百人，朝行在扞衛，獻御服用物，弓甲煮器，幄幕奔走危難，上嘉其勤。嘉或作喜。超拜太常丞，賜章服，遷少府少監，太僕少卿，司徒公之薨也，刺臂出血，書佛經千餘言，期以報德。廬墓側植松柏，終喪，又拜太僕少卿，疾病一年，貞元十八年七月二十五日，七或作十。終於家，凡年四十有五，其弟少府監暢，上印綬，求追贈。一作賜。贈絳州刺史，布帛百匹，君在家行孝友，待賓客朋友有信義，其守官恭慎，舉職其朝，獻奉父命不避難，其居喪有過人行，初司徒公娶河南元氏，封潁川郡夫人，贈許國夫人，許國薨，少府始孩，顧託以其姪爲繼室，是爲陳國夫人，陳國無子。陳國無子，或作夫人無子。愛君與少府如己生，其薨也，君與少府喪之，猶實生己親，負土封其墓，夫人滎陽鄭氏，王屋縣令況之女，有賢行，侍君疾，逾年不下堂，食菜飲水，藥物必自擇，將進，輒先嘗，方書本草，恆置左右，子男二人，赦前左衛倉曹參軍，敷右清道率府胄曹參軍，女子二人在室，雖皆幼，或作侍疾居喪如成人，愈既世，通家詳聞其世系事業，今葬有期日，從少府請掇其大者爲行狀，託立言之君子，而圖其不朽焉。

復讎狀

蜀本此狀首云：元和六年九月，富平縣人梁悅，爲父報仇，殺人自投縣請罪，勅復仇殺人，固有彝典，以其申冤請罪，視死如歸，自詣公門發於天性，志在徇節，本無求生，寧死不經。

特從減死。宜決杖一百。配流循州。於是史官職方員外郎韓愈獻議云。公於時未為史官也。此後人以史文增入。閣本舊本皆無之。○事之首末。已具載本篇。舊史書於憲宗紀。刑法志。新史書於孝友。張秀傳。按新史所書。自太宗時至是。復讎者凡七人。原之者三。不原者四。梁悅其一也。大抵殺人者死。有國常典。而貸死者出於一時之特赦。公此議欲令凡事發具其事。下尙書省集議。酌宜而行。禮刑兩不失矣。

右伏奉今月五日勅奉一作觀復讎據禮經則義不同。天徵法令則殺人者死。禮法二事皆王教之端。端上或有大字

有此異同。必資論辯。宜令都省集議聞奏者。朝議郎行尙書職方員外郎上騎都尉韓愈議曰。伏以子復

父讎。見於春秋。公羊傳定四年。父不見於禮記。苦枕干不仕弗與共天下也。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鬪。又受誅。子復讎可也。

見周官。周官調人。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之則死。又見諸子史。不可勝數。未有非而罪之者也。最宜詳於律。而律無其條。無

或有字非闕文也。蓋以為不許復讎。則傷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訓。一無而字許復讎。則人將倚法專殺。無以禁

止其端矣。夫律雖本於聖人。然執而行之者。有司也。經之所明者。制有司者也。丁寧其義於經。而深沒其

文於律者。其意將使法吏一斷於法。將或作特而經術之士得引經而議也。周官曰。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

之則死。義宜也。明殺人而不得其宜者。子得復讎也。此百姓之相讎者也。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

也。不受誅者。罪不當誅也。誅者。上施於下之辭。非百姓之相殺者也。殺下或無者字又周官曰。凡報仇讎者。書於

士。殺之無罪。言將復讎。必先言於官。則無罪也。今陛下垂意典章。思立定制。惜有司之守。憐孝子之心。示

不自專。訪議羣下。臣愚以為復讎之名雖同。而其事各異。或百姓相讎。如周官所稱。可議於今者。或為官

所誅。有吏字。如公羊所稱不可行於今者。又周官所稱將復讎先告於士則無罪者。若孤稚羸弱抱微志而伺敵人之便恐不能自言於官未可以爲斷於今也。然則殺之與赦不可一例宜定其制曰凡有復父讎者事發具其事申尙書省尙書省集議奏聞。或無有字申或作由下二字○今按此合有由字但下字當作申又或是上字耳更詳之酌其宜而處之則經律無失其指矣。或無律字謹議。

錢重物輕狀

唐史食貨志云自建中定兩稅而物輕錢重民以爲患至是四十年當時爲緡二疋半者爲八疋大率加倍豪家大商積錢以逐輕重故農日困未業日增穆宗亦以貨輕錢重民困而不充詔百官議曰今宜使天下兩稅推酒鹽利上供及留州送使錢悉輸以布帛穀粟云云此狀大率與於陵議合

右臣伏準御史臺牒準中書門下帖奉進止帖或作牒錢重物輕爲弊頗甚詳求適變可以便人所貴緡貨通行里閭寬息宜令百寮隨所見作利害狀者臣愚以爲錢重物輕救之之法有四一曰在物土貢夫五穀布帛農人之所能出也工人之所能爲也人不能鑄錢而使之賣布帛穀米以輸錢於官是以物愈賤而錢愈貴也。而錢或無而字今使出布之鄉租賦悉以布出縣絲百貨之鄉租賦悉以縣絲百貨去京百里悉出草三百里以粟五百里之內及河渭可漕入願以草粟租賦。草粟下或無米字悉以聽之則人益農。或作豐錢益輕穀米布帛益重二曰在塞其隙無使之洩禁人無得以銅爲器皿。或無皿字禁鑄銅爲浮屠佛像鐘磬者蓄銅過若干斤者鑄錢以爲他物者皆罪死不赦禁錢不得出五嶺。下或有復出五嶺字買賣一以銀盜以錢出嶺及違令以買賣者皆坐死。一無坐字五嶺舊錢聽人載出如此則錢必輕矣三曰更其文貴之使一當五而新舊兼用

之。凡鑄錢千。其費亦千。今鑄一而得五。是費錢千。而得錢五千。可立多也。四曰。扶其病。使法必立。扶或作狀。非是。凡法始立。必有病。今使人各輸其土物。以爲租賦。則州縣無見錢。州縣無見錢。而穀米布帛未重。則用不足。而官吏之祿俸。月減其舊三之一。各置鑄錢。使新錢一當五者。以給之。輕重平乃止。四法用。錢必輕。穀米布帛必重。百姓必均矣。謹錄奏聞。伏聽勅旨。謹奏。

卷三十八

表狀

爲韋相公讓官表 憲宗紀。元和九年十二月戊辰。尙書右丞韋貫之。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公時以考功郎中知制誥代作。

臣某言。伏奉今日制命。以臣爲尙書右丞。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非常之寵。忽降於上天。不次之恩。遽屬於庸品。○屬之。欲切。承命震駭。心神靡寧。顧已慙覲。他典。切。手足失措。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本非長才。又乏

敏識。學不能通達經訓。文不足緣飾吏事。○緣去聲。前漢公孫弘習文法吏事。而緣飾以儒雅。徒知立志廉謹。絕朋勢之交。處官恪

恭。免請託之累。因緣資序。驟歷臺閣。蒙生成於天地。無裨補於涓塵。忝冒以居。涯分遂極。常以盈滿自誠。

方思退處里閭。何意恩澤益深。猥令超參鼎鉉。竊自惟度。實不堪任。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聞宰相

者。上熙陛下覆簾之恩。下遂羣生性命之理。以正百度。以和四時。澄其源而清其流。統於一而應於萬。毫

釐之差。或致弊於寰海。晷刻之誤。或遺患於歷年。固宜旁求隱士。必得能者。然後授之。不可輕以付臣。使人失望。上累聖主知人之哲。下乖微臣量己之義。無補於理。有妨於賢。況今俊乂至多。耆碩咸在。苟以登用。皆踰於臣。伏乞特迴所授。以示至公之道。天下幸甚。或有複出四字。

爲宰相賀雪表

時武元衡張弘靖章質之等爲相。公知制誥。

臣某言。臣伏以去歲冬間。雨雪頗少。今年春首。宿麥未滋。陛下深念黎甍。屢形詞旨。神監昭達。皇情感通。春雲始繁。時雪遂降。實豐穰之嘉瑞。銷癘疫於新年。東作可期。南畝有望。此皆陛下與天合德。視人如傷。每發聖言。則獲靈貺。見天人之相應。知朝野之同歡。臣等職在變和。慚無效用。觀斯慶澤。實荷鴻休。

進順宗皇帝實錄表狀

退之以元和八年守比部郎中史館修撰而吉甫以九年十月卒則進實錄在十年夏也。

臣愈言。今之所以知古。後之所以知今。不可口傳。必憑諸史。自雖二帝三王之盛。若不存紀錄。則名氏年代。不聞于茲。功德事業。無可稱道焉。順宗皇帝。以上聖之姿。早處儲副。大曆十四年五月。德宗即位。十二晨昏進見。必有所陳。二十餘年。未嘗懈倦。陰功隱德。利及四海。及嗣守大位。貞元二十一年正月。行其所聞。月即位。年四十五。順天從人。傳授聖嗣。陛下欽承先志。紹致太平。原大推功。原大或原本。實資撰次。去八年十一月。臣在史職。監修李吉甫授臣以前史官章處厚所撰先帝實錄三卷。云未周悉。令臣重修。臣與修撰左拾遺沈傳師。直館京兆府咸陽縣尉宇文籍等。共加採訪。并尋檢詔勅。修成順宗皇帝實錄五卷。削去常事。著其繫於政

者比之舊錄十益六七。忠良姦佞莫不備書。苟關於時無所不錄。吉甫慎重其事。欲更研討。比及身歿。尙未加功。臣於吉甫宅取得舊本。自冬及夏。刊正方畢。文字鄙陋。實懼塵玷。或作實積愆懼謹隨表獻上。臣愈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右臣去月二十九日。進前件實錄。今月四日。宰臣宣進止。其間有錯誤。令臣改畢。卻進舊本者。臣當修撰之時。史官沈傳師等。採事得於傳聞。詮次不精。致有差誤。聖明所鑒。毫髮無遺。恕臣不逮。重令刊正。今並添改訖。其奉天功烈。更加尋訪。已據所聞。載於首卷。初德宗幸奉天。倉卒間。順宗嘗親執弓矢。後先導衛備營辛苦。儻所論著。尙未周詳。臣所未知。乞賜宣示。庶獲編錄。永傳無窮。謹錄奏聞。謹奏。

爲裴相公讓官表

憲宗紀元和十年六月乙丑。御史中丞裴度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公時爲考功郎中。知制誥。代爲此表。

臣某言。伏奉今日制書。以臣爲朝議大夫。守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承命驚惶。魂爽飛越。俯仰天地。若無所容。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少涉經史。粗知古今。天與朴忠。性惟愚直。知事君以道。無憚殺身。慕當官而行。不求利己。人以爲拙。臣行不疑。元和之初。始拜御史。旋以論事過切。爲宰臣所非。移官府廷。因佐戎幕。移或作出。因或作乃。元和初。度爲監察御史。論權倖語反忤。旨出爲河南府功曹參軍。武元衡帥四川表爲節度掌書記。陛下恕臣之罪。憐臣之心。拔居侍從之中。遂掌絲綸之重。自西川召爲起居舍人。元和六年。以司封員外郎知制誥。拜中書舍人。受恩益大。顧己益輕。大或作厚。益或作愈。輕或作愈。輕。苟耳目所聞。知心力所迨及。少關政理。輒以陳聞。於裨補無涓埃之微。而讒謗有丘山之積。陛下知其孤立。賞其

微誠或作盡誠獨斷不謀。獎待踰量或作重。臣誠見陛下具文武之德，有神聖之姿，啓中興之宏圖，當太平之昌

歷，勤身以儉，與物無私，威怒如雷霆，容覆如天地，實羣臣盡節之日，才智效能之時，聖君難逢，重德宜報。

苦心焦思，以日繼夜，苟利於國，知無不爲，徒欲竭愚，未免妄作，陛下不加罪責，更極寵光，既領臺綱元和九年

度爲御史中丞，又毗邦憲十年度爲刑部侍郎，聖君所厚，兇逆所讎，闕於防虞，幾至斃路元和十年六月王承宗李師道俱遣刺客殺宰相武元衡又擊度刃

三進斷靴刺背裂中單又傷首度墜溝中冒獲得不死，恩私曲被，性命獲全，忝累祖先，玷塵班列，未知所措，祇自內慚，豈意陛下擢

臣於傷殘之餘，委臣以燮和之任，忘其陋汙，使佐聖明，此雖成湯舉伊尹於庖廚孟子云伊尹以割烹要湯，高宗登傅

說於版築孟子傳說舉於版築之間，周文用呂望於屠釣離騷呂望之鼓刀兮遭文王而得舉注云齊桓起甯戚於飯

牛離騷甯戚之驅歌兮齊桓聞以該輔注云甯戚商賈宿齊東門外桓公夜出戚方飯牛叩角而商歌桓公聞用爲客卿，雪恥蒙光，去辱居貴，以今準古，擬議非倫。

陛下有四君之明，行四君之事，微臣無四子之美，獲四子之榮，豈可叨居以彰非據，方今干戈未盡戢，夷

狄未盡賓，麟鳳龜龍未盡游郊，藪草木魚鼈未盡被雍熙，當大有爲之時，得非常人之佐，然後能上宣聖

德，以代天工，如臣等類，實不克堪，伏願博選周行，旁及巖穴，天生聖主，必有賢臣，得而授之，乃可致理或作

事，乞迴所授，以叶羣情，無任懇款之至。

爲宰相賀白龜狀一作表據表言伐蔡事當在元和十年宰相裴度張弘靖章貫之也公元和十二年七月從裴度伐蔡十月克蔡州擒吳元濟以獻幾與表言合云

鄂岳觀察使所進白龜元和十一年以李道古爲鄂岳觀察使會平淮西得白龜以獻

右今日某宣進止。示臣前件白龜者。止或作旨。今玉堂宣底作進止。亦可考。伏以禎祥之見。必有從來。物象既呈。可以推究。古者謂龜為蔡。語曰。臧文仲居蔡。注云。蔡。周之守龜。本出蔡地。因以為名。蔡者。龜也。今始入賊地。而獲龜者。是獲蔡也。白者。西方之色。刑戮之象也。是必擒其帥而得地也。提挈而來。生致闕下。此象既見。其應不遙。斯皆陛下聖德所施。靈物來效。太平之運。其在於今。臣等謬列臺衡。親覩嘉瑞。無任抃躍之至。

冬薦官殷侑狀

或無冬官字。公嘗有答殷侍御書云。蒙示新注公羊春秋。疑即侑也。狀薦堪御史。太常博士遷虞部員外郎兼侍御史。承命以行。則是侑果因公之薦而為太常博士矣。

前天德軍都防禦判官承奉郎試大理評事兼監察御史殷侑

右伏準貞元五年六月十一日勅。停使郎官御史在城者。諸本有停字。無使字。或無停字。方引宋說云。前天德軍防禦。即所謂停使也。委常參

官。每年冬季聞薦者。前件官兼通三傳。傍習諸經。注疏之外。自有所得。久從使幕。亮直著名。朴厚端方。少

見倫比。以臣所見。堪任御史。太常博士。臣所諳知。不敢不舉。謹錄奏聞。伏聽勅旨。

進王用碑文狀

王用字師柔。憲宗舅李修。其姊壻也。公時為右庶子。為作碑。時元和十一年十一月云。

故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右金吾衛大將軍贈工部尚書王用神道碑文。用以元和十一年八月卒。贈工部尚書。是年十一月葬。

右京兆尹李脩。或作修。是王用親表傳。用男沼等。意請臣與亡父用撰前件碑文者。伏以王用國之元舅。位

望頗崇。豈臣短才所能褒飾。不敢辭讓。輒以撰訖。其碑文謹錄本隨狀封進。伏聽進止。或作其王用男所與臣馬一匹。并鞍銜白玉腰帶一條。臣並未敢受領。謹奏。

謝許受王用男人事物狀。劉又好修。能歌詩。聞公善接天下士。步歸之。其後持公金數斤去。曰。此

墓中人所得者歟。

某官某乙

本或無此四字。但云臣愈言。今日品官云云。今按狀體前合當具官。不當言云臣某言。

右今日品官唐國珍到臣宅。奉宣進止。緣臣與王用撰神道碑文。令臣領受用男沼所與臣馬一匹。并鞍銜及白玉腰帶一條者。臣才識淺薄。詞藝荒蕪。所撰碑文。不能備盡事跡。聖恩弘獎。特令中使宣諭。并令臣受領人事物等。承命震悚。再欣再躍。無任榮抃之至。謹附狀陳謝以聞。謹狀。

薦樊宗師狀

宗師字紹述。公薦之屢矣。因東野之葬。稱其經營如己。薦之鄭餘慶。後又薦之於故相袁滋。謂伏聞賓位。尚有闕員。今又以狀薦於朝。謂知賢不敢不論。紹述死。又爲之

銘。極所稱道。其於朋友。可謂信矣。

攝山南西道節度副使朝議郎前檢校水部員外郎兼殿中侍御史賜緋魚袋樊宗師。校下或有右件官孝友忠信。稱於宗族朋友。可以厚風俗。勤於藝學。多所通解。議論平正。有經據。可以備顧問。謹潔和敏。持身甚苦。遇物仁恕。有材有識。可任以事。今左右史並闕。員外郎侍御史亦未備員。若蒙擢授。必有補益。忝在班列。知賢不敢不論。謹錄狀上。伏聽處分。

舉錢徽自代狀元和十二年十二月公除刑部侍郎舉徽自代徽字蔚章吳郡人尚書郎起之子以集考之公舉自代凡六人為刑部舉錢徽為袁州舉韓泰為祭酒舉張惟素為

兵部舉韋顥為京兆尹舉馬總為兵侍又舉張正甫皆一時之賢也

朝散大夫守太子右庶子飛騎尉錢徽

右臣伏準建中元年正月五日勅正月或作五月常參官授上後三日內舉一人以自代者前件官器質端方性

懷恬淡外和內敏潔靜精微可以專刑憲之司參輕重之議況時名年輩俱在臣前擢以代臣必允衆望

伏乞天恩遂臣誠請謹錄奏聞謹奏

進撰平淮西碑文表或無撰文二字元和十二年十月淮西平羣臣請刻石紀功十三年正月敕刑部侍郎韓愈撰文表云伏奉正月十四日敕牒本表後云三月二十五日

自奉敕凡七十日矣舊史云淮西碑多敘裴度事時先入蔡州李愬功第一愬不平之時有石烈士者因什碑得見上訴其事詔令磨愈文命翰林學士段文昌重撰文勒石詳見碑注

臣某言伏奉正月十四日勅牒正月十四日勅牒或作某月十日勅牒勝字非是以收復淮西以或作已羣臣請刻石紀功明示天

下為將來法式或無式字陛下推勞臣下或作推允其志願使臣撰平淮西碑文者聞命震駭心識顛倒非其

所任為愧為恐經涉旬月不敢措手中謝涉旬或本又作旬涉竊惟自古神聖之君既立殊功異德卓絕之跡必有奇

能博辯之士為時而生持簡操筆從而寫之各有品章條貫然後帝王之美巍巍煌煌充滿天地其載於

書則堯舜二典夏之禹貢殷之盤庚周之五誥於詩則玄鳥長發歸美殷宗清廟臣工小大二雅周王是

歌辭事相稱善并美具號以為經號或作經列之學官置師弟子讀而講之從始至今莫敢指斥嚮使

撰次不得其人文字曖昧雖有美實其誰觀之辭跡俱亡善惡惟一然則茲事至大不可輕以屬人中謝

此二字伏惟唐至陛下惟或再登太平刻刮羣姦掃灑疆土天之所覆莫不賓順然而淮西之功尤為俊

偉碑石所刻動流億年必得作者然後可盡能事今詞學之英所在麻列麻或作方今按作麻殊無理疑此本

森字誤轉作麻後人見其誤而不得其說乃改作成耳且公答孟簡書亦有森列之語可考也方氏固執

舊本定从麻字舛繆無理不成文章固為可怪然幸其如此存得本字使人得以因疑致察遂得其真若

傾廢麻而直作成字則人不復疑而本字無由可得矣然則方本雖誤而亦不為無功但不當便

以為是而直廢它本不復思索參考耳今以無本亦未敢輕改且作麻字而著其說使讀為森云儒宗文

師磊落相望外之則宰相公卿郎官博士官或內之則翰林禁密游談侍從之臣不可一二遽數召而使

之無有不可至於臣者自知最為淺陋顧貪恩待侍或作趨以就事叢雜乖戾律呂失次乾坤之容日月之

光知其不可繪畫強顏為之以塞詔旨罪當誅死其碑文今已撰成謹錄對進無任慙羞戰怖之至謹上

隨表二字慙羞戰怖或作慙惶怖懼此下或有謹奉表以聞三月二十五日臣愈誠惶誠

恐頓首頓首謹言二十三字今按此或本以聞下便著月日與今表式不同未詳其說

奏韓弘人事物表古本云四月一日涯度羣夷簡

右臣先奉恩勅撰平淮西碑文或無勅字伏緣聖恩以碑本賜韓弘等今韓弘寄絹五百匹與臣充人事

未敢受領謹錄奏聞伏聽進止謹奏

謝許受韓弘物狀

臣某言今日品官第五文嵩至臣宅奉宣聖旨令臣受領韓弘等所寄撰碑人事絹者恩隨事至榮與幸

并慙抃怵惕罔知所喻。中謝伏以上贊聖功。臣子之職。下霑羣帥。文字所宜。陛下謙光自居。勸勵為事。各賜立功節。將碑文一通。使知朝廷備錄勞效。韓弘榮於寵賜。遂寄縑帛與臣。於臣何為。坐受厚貺。恩由上致。利則臣歸。慙戴兢惶。舉措無地。無任感恩慙懇之至。

卷三十九

表狀

論捕賊行賞表

憲宗紀元和十年六月癸卯。鎮州節度使王承宗遣盜夜伏於靖安坊。刺殺宰相武元衡死之。又遣盜於通化坊。刺御史中丞裴度。傷首而免。京城大駭。武元衡死

數日未獲賊。兵部侍郎許孟容請見奏曰。豈有國相橫尸路隅而不能擒賊。因灑泣極言。乃詔京城諸道能捕賊者賞錢萬貫。仍與五品官。至是獲賊而未即加賞。此公所以以狀論列其號令之不

臣愈言。臣伏見六月八日勅。以狂賊傷害宰臣。擒捕未獲。陛下悲傷震悼。形於寢食。特降詔書。明立條格。

云有能捉獲賊者。賜錢萬貫。仍加超授。今下手賊等。四分之一。已得其三。一作其餘兩人。蓋不足計。根尋

蹤跡。知自承宗。再降明詔。絕其朝請。又與王士則。士平。等官。士則士平皆王武俊之子。張晏等誅士平為

八日之制。無不行者。獨有賞錢。獨上或有內字。尚未賜給。羣情疑惑。未測聖心。聞初載錢置市之日。市中觀者。日

數萬人。巡繞瞻視。咨嗟歎息。既去復來。以至日暮。百姓小人。重財輕義。不能深達事體。但見不給其賞。便

以爲朝廷愛惜此錢不守言信自近傳遠無由辯明且出賞所以求賊今賊已誅斬若無人捉獲國家何因得此賊而正刑法也法一作罰承宗何故而賜誅絕也士則士平何故與美官也三事旣因獲賊獲賊

必有其人或無之人字不給賞錢實亦難曉假如聖心獨有所見審知不合加賞其如天下百姓及後代久遠之人哉

號令指麾以圖功利況自陛下卽位已來繼有不績以下同斬楊惠琳收夏州斬劉闢收劍南東西川斬

李錡收江東縛盧從史收澤潞等五州五州澤潞邢洺磁威德所加兵不汗刃收魏博等六州六州魏博致張茂

昭張愔收易定徐泗濠等五州易定二州張茂昭所管徐泗濠三州張愔所管○愔於針切創業已來列聖功德未有能高於陛下者

可謂赫赫巍巍光照前後矣此由天授由上或陛下神聖英武之德爲巨唐中興之君宗廟神靈所共祐

助勉強不已守之以信道或作則故地不足收而太平不難致如乘快馬行平路遲速進退自由其心有所

欲往無不可者於此之時特宜示人以信孔子欲存信去食人非食不生尙欲捨生以存信況可無故而

輕棄也昔秦孝公用商鞅爲相欲富國強兵行令於國恐人失信立三丈之木於市南門募人有能徙置

北門者與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與五十金秦人以君言爲必信法令大行國富兵強無敵天下三丈之

木非難徙也徙之非有功也孝公輒與之金者所以示其言之必信也言爲必信言之必信闕統本兩句皆無信字無理甚明亦足以見二

本之膠矣昔周成王尙小與其弟叔虞爲戲削桐葉爲珪曰以晉封汝其臣史佚因請擇日立叔虞爲侯擇本

是。非成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之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於是遂封叔虞於晉。昔漢

高祖出黃金四萬斤與陳平。恣其所為。不問出入。令謀項羽。平用金間楚。數年之間。漢得天下。論者皆言

漢高祖深達於利。達或作遠。能以金四萬斤。致得天下。以此觀之。自古以來。未有不信其言。而能有大功者。亦

未有不費少財。而能收大利者也。方無亦未至利者十三字。○今詳文意。上文引秦孝公周成王事。故此

能收大利結之。不可欠闕。方本但以酷信。開杭之故。不問可否。直行刪去。舉正亦不復載。殊為無理。今悉補而足之。臣於告賊之人。告或作捕。本無恩義。彼雖獲賞。了不

關臣。所以區區盡言。不避煩黷者。欲令陛下之信行於天下也。伏望恕臣愚陋。辭慙之罪。而收其懇款誠

至之心。天下之幸。非臣之幸也。謹奉表以聞。臣愈誠惶誠恐。

論佛骨表

新舊史皆具載於本傳。先是鳳翔法門寺。有護國真身塔。塔內有釋迦文佛指骨一節。其法三十年一開。開則歲稔人泰。至是憲宗遣中使杜英奇。押宮人三十。持香花迎入。

大內留禁中三日。乃送佛祠。王公士庶奔走贊歎。公為刑部侍郎。上表極諫。帝大怒。欲抵死。崔

羣。裴度。戚里。諸貴。皆為公言。乃貶潮州刺史。時宰相疑公此表。為馮宿所草。以宿嘗與公同年

進士。又同佐裴度。淮西。故疑之。遂貶宿。欽州刺史。時宰相疑公此表。為馮宿所草。以宿嘗與公同年

宿所能了耶。聞見錄云。憲宗元和十四年。自鳳翔法門寺迎佛骨入禁中。韓退之以此表。豈

年有陳洪志之禍。懿宗咸通十四年。又迎其骨入禁中。諫者以憲宗為戒。懿宗曰。生得見

之死。亦無恨。不數月崩。送佛骨還法門寺。愈之諫云。奉佛以求享年。不永者。其知言哉。

臣某言。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伏以或作臣聞。伏自後漢時流入中國。流上舊史有始。字新史流作始。上古未嘗有也。昔

者黃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歲。或作一百一十。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歲。或作一百。顓頊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歲。

新史無八字。考之世紀。非也。帝嚳在位七十年。年百五歲。帝堯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歲。百五歲。百一十八歲。帝

舜及禹年皆百歲。新史舜下有在位字。以此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然而中國未有佛也。而下方有

舊史無然而此三字。今從新史。其後殷湯亦年百歲，湯孫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書史不言其年壽所

極，推其年數，蓋亦俱不減百歲。五十九年，新舊史無九字，脫也。言方作定，新舊史皆無年所極三字。方

文王年九十七歲，武王年九十三歲，穆王在位百年，此時佛法亦未入中國。入或非因事佛而致然也。漢

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在位纔十八年耳。或無耳字。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已下，事佛漸謹。

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八或九。前後三度捨身施佛，宗廟之祭不用牲牢，晝日一食。舊新舊止

於菜果，其後竟為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乃更得禍。乃或作反，乃由此觀之，佛不足事

亦可知矣。事上或有信字，新舊史無事字，有信字。高祖始受隋禪，則武德九年四月，高祖詔有司

遠材識新舊史作識見。不能深知先王之道。知新舊史作究。古今之宜，推闡聖明以救斯弊。聖明或作明聖。其事遂止，臣常恨焉。伏

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神聖英武，數千百年已來，未有倫比。即位之初，即不許度人為僧尼道士，又不許

創立寺觀。不上或無即字，創上或無許字，新舊史創作別。臣常以為高祖之志，必行於陛下之手。常新舊史作

可恣之轉令盛也。新史無轉字。今聞陛下令羣僧迎佛骨於鳳翔，御樓以觀，昇入大內。音興又令諸寺遞迎供

養。迎新史作或作相。臣雖至愚，必知陛下不惑於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年豐人樂，年豐人樂，新舊史作豐年之樂。徇人

之心，為京都士庶設詭異之觀，戲翫之具耳。或無設字。安有聖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冥，易惑難

曉荷見陛下如此將謂真心事佛皆云天子大聖猶一心敬信云上新史或無皆字敬百姓何人豈合更惜身

命何人新舊史作微賤豈合更惜或無豈合焚頂燒指焚頂上新史有所以字百十為

羣解衣散錢自朝至暮轉相倣效惟恐後時老少奔波棄其業次少作幼業若不即加禁遏更歷諸寺必

有斷臂鬻身以為供養者或無傷風敗俗傳笑四方非細事也夫佛本夷狄之人佛上新舊史無夫與中

國言語不通衣服殊製口不言先王之法言不言新舊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假

如其身至今尚在奉其國命新舊史無至今二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

一襲衛而出之於境不令感衆也而出之於或無而況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

餘豈宜令入宮禁今新舊史作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古之諸侯行弔於其國尚令巫祝先以桃茢祓除

不祥祓闍杭蜀然後進弔禮記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執戈惡之也注桃鬼所惡茢葦者可掃不祥左氏

今無故取朽穢之物親臨觀之巫祝不先桃茢不用羣臣不言其非御史不舉其失臣實恥之乞以此

骨付之有司投諸水火付下或無之字新舊史作付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或無代字後使

天下之人知大聖人之所作為出於尋常萬萬也豈不盛哉豈不快哉此新史無佛如有靈能作禍祟或作

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鑒臨臣不怨悔無任感激懇悃之至謹奉表以聞臣某誠惶誠恐邵太史曰傳

佛法云降自羲農至于有漢皆無佛法君明臣忠祚長年久漢明帝始立胡神泊于符石羌胡亂華主庸臣佞祚短政虛云云予謂愈之言蓋廣奕之言也故表出之林之奇曰崔浩闢佛而死於魏韓愈闢佛而

貶於唐此浮屠者得爲口實又以爲闢佛者之戒至于梁武三捨身而餓死臺城宋齊以下事之漸謹而年代尤促則浮屠之徒又以其爲學佛不盡其道之過自非卓然不惑之士未有不爲其所迷也

潮州刺史謝上表

或無刺史字本傳具載公此表憲宗得表謂宰相曰昨得韓愈到潮州表因思

帝欲復用愈故先語及觀宰相意皇甫鎛恐其復用乃率先對曰愈終太疎狂且可量移一郡
遂授袁州刺史歐陽文忠公云前世有名入當論事時感激不避誅死真若知義者及到貶所
則戚戚怨嗟有不堪之窮愁形於文字雖韓文
公不免此累或者又罪其以封禪諛帝皆非也

臣某言臣以狂妄慙愚不識禮度上表陳佛骨事言涉不敬正名定罪萬死猶輕新史作陛下哀臣愚忠

恕臣狂直謂臣言雖可罪心亦無他特屈刑章以臣爲潮州刺史既免刑誅又獲祿食聖恩弘大天地莫

量破腦剜心豈足爲謝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以正月十四日蒙恩除潮州刺史正上或有今年字即日奔

馳上道或作就路經涉嶺海水陸萬里以今月二十五日三月己卯到州上訖與官吏百姓等相見具言朝廷

治平或無具字天子神聖威武慈仁子養億兆人庶無有親疎遠邇雖在萬里之外嶺海之陬待之一如畿甸

之間輦轂之下有善必聞有惡必見早朝晚罷兢兢業業惟恐四海之內天地之中一物不得其所故遣

刺史面問百姓疾苦面或作親苟有不便得以上陳國家憲章完具爲治日久守令承奉詔條違犯者鮮雖在

蠻荒無不安泰聞臣所稱聖德惟知鼓舞謹呼不勞施爲坐以無事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所領州

在廣府極東界上去廣府雖云纔二千里然來往動皆經月經舊史過海口下惡水濤瀧壯猛○瀧難計

程期程期新舊史作颶風鱉魚○颶其患禍不測州南近界州南近界或漲海連天毒霧瘴氛日夕發作臣少

多病年纔五十髮白齒落理不久長加以罪犯至重所處又極遠惡憂惶慙悸死亡無日單立一身朝無親黨居蠻夷之地與魍魎爲羣新舊史作同羣苟非陛下哀而念之誰肯爲臣言者臣受性愚陋人事多所不通惟酷好學問文章未嘗一日暫廢實爲時輩所見推許舊史無所見字許或作表臣於當時之文亦未有過人者至於論述陛下功德與詩書相表裏作爲歌詩薦之郊廟紀泰山之封鏤白玉之牒鋪張對天之閱休揚厲無前之偉蹟編之乎詩書之策而無愧措之乎天地之間而無虧雖使古人復生臣亦未肯多讓乎新舊史或作繼臣亦新舊史並無亦字多讓伏以大唐受命有天下大新史作皇四海之內莫不臣妾南北東西地各萬里自天寶之後政治少懈文致未優優舊史作復武剋不剛孽臣姦隸孽或作嬖蠹居棊處搖毒自防外順內悖父死子代以祖以孫一作繼孫如古諸侯自擅其地不貢不朝六七十年不貢不朝新舊史作不貢不朝四聖傳序以至陛下陛下卽位以來躬親聽斷旋乾轉坤關機闔開雷厲風飛日月清照天戈所麾莫不寧順寧新舊史作從大字之下生息理極高祖創制天下其功大矣而治未太平也太宗太平矣而大功所立咸在高祖之代非如陛下承天寶之後接因循之餘六七十年之外赫然興起南面指麾而致此巍巍之治功也魏下或無之字治功作功治宜定樂章以告神明東巡泰山奏功皇天范太史唐鑑曰終唐之世惟柳宗元以封禪爲非以韓愈之賢猶勸憲宗則其餘無足怪也具著顯庸明示得意使永永年代服我成烈年下或無代字舊史年下或無代字當此之際所謂千載一時不可逢之嘉會際或作時一或有之字而臣負罪嬰疊自拘海島戚戚嗟嗟日與死迫會不得奏薄伎於從官之內隸御之間窮思畢精以贖罪過

新舊史作前過。懷痛窮天，死不閉目，瞻望宸極，魂神飛去，或作迭，非是。伏惟皇帝陛下，天地父母，哀而憐之，無任感恩。戀闕慙惶，懇迫之至，謹附表陳謝以聞。

賀冊尊號表

公時在潮州奉表陳賀尊號之稱，始自開元。至是遂以爲故事云。古者皇曰皇帝，曰帝王，曰王。至秦始皇始兼皇帝之號。漢哀帝始有聖劉太平之稱。唐高宗中宗遂有天皇應天之名，而明皇遂稱尊號曰開元聖文武皇帝。其後子孫因之，以爲故事。范祖禹所謂使其臣子生而加謚於人君，豈不悖哉。

臣某言：臣伏聞宰相公卿百官及關輔百姓耆耄等，以陛下功崇德鉅，天成地平，宜加號於殊常，以昭示

於來代。

或作載。陳請懇至。

于再于三。

陳請懇至，于再于三，或作載。陳情款懇，倒再三，非是。陛下仰稽乾符，俯順人志，乃以新秋首序

令月吉辰，發揚鴻休，膺受顯冊。

元和十四年七月，羣臣上尊號曰元和聖文武法天應道皇帝。天人合慶，合或作交。日月揚光，環海之間，或作

含生之類，歡欣踴躍，欣一作并。以歌以舞，或作以舞。臣某誠歡誠喜，頓首頓首。臣聞體仁長人之謂元，長上或

無人發而中節之謂和，無所不通之謂聖，妙而無方之謂神，妙而或作妙算，下同。經緯天地之謂文，戡定禍亂之謂

武。先天不違之謂法，天道濟天下之謂應道。伏惟元和聖文武法天應道皇帝陛下，子育億兆，視之如

傷，可謂體仁以長人矣。喜怒以類，刑賞不差，可謂發而中節矣。明照無私，幽隱畢達，可謂無所不通矣。發

號出令，雲行雨施，可謂妙而無方矣。三光順軌，草木遂長，可謂經緯天地矣。除剗寇盜，宇縣清夷，可謂戡

定禍亂矣。風雨以時，祥瑞輻湊，可謂先天而天不違矣。國內無饑寒，國內下或無內字。四夷皆朝貢，朝上或無皆字。可謂道

濟天下矣。衆美備具，名實相當，赫赫巍巍，超今冠古。方當議明堂辟雍之事，講或作講，或無皆字。撰泰山梁父之

儀撰下或按三代之逸禮補百王之漏典時乘六龍肆覲東后微臣幸生聖代觸犯刑章一作假息海隅有集字死亡無日瞻望宸極心魂飛揚有永棄之悲無自新之望會不得與鳥獸率舞蠻夷縱觀為比與或銜酸抱痛且恥且慙無任感恩戀闕懇迫彷徨之至彷徨或謹奉表陳賀以聞作傍惶

袁州刺史謝上表或無刺

臣某言臣以去年正月上疏論佛骨事先朝恕臣愚直憲宗以元和十五年正月崩穆宗即位故此謂憲宗為先朝不加大罪自刑部侍郎貶授潮州刺史伏遇其年七月十三日恩赦至元和十四年七月其年十月二十四日準例量移改授袁州刺史以今月八日到任上訖臣某誠歡誠喜頓首頓首伏以州小地狹稅賦及時人安吏循閭里無事微臣惟當布陛下惟新之澤守國家承平之規勸以耕桑使無怠惰而已臣以愚陋無堪累蒙朝廷獎用掌誥西掖元和九年十二月司刑南宮元和十二年十二月顯榮頻煩稱效寂蔑又蒙赦其罪累授以方州德重恩弘身微命賤無階答謝惟積慙惶無任感恩慙惕之至謹差軍事副將郝泰奉表陳謝以聞

賀皇帝即位表穆宗即皇帝位公在袁州以表賀

臣某言伏聞皇帝陛下以閏正月三日或無三虔奉遺詔昭升大位升或作承元和十五年閏正月天地神祇永有依歸華夏蠻貊永有承事神人交慶日月貞明臣某誠歡誠喜頓首頓首臣聞王者必為天所相為人所歸上符天心下合人志然後奄有四海以君萬邦伏惟皇帝陛下承列聖之丕績當中興之昌運

爰自主鬻春宮齒青國學孝友之美實形四方英偉之姿久動羣聽及初嗣位遐邇莫不歡心爰降詔書老幼或至垂泣或作涕舉用俊乂流竄姦邪帝即位之日召翰林學士段文昌杜元穎沈傳師李肇侍讀薛放丁公著對思政殿並賜金紫丁未貶等臣皇甫鎛爲崖州司雖虞舜之去四兇舉十六相不能過也仲容叔達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十六相也見左傳天下翹首以望太平天下傾心以觀至化臣某誠歡誠喜頓首頓首臣聞昔者堯舜以吁嗟君臣相戒以致至治周文王以憂勤日中不食以和萬民故能澤流無窮名配日月伏惟皇帝陛下儀而象之以永多福天下幸甚天下幸甚微臣往因言事得罪先朝守郡遠方拘限條制守郡或作僻守制或作例不獲奔走稱慶闕庭無任欣歡踊躍感恩戀闕之至謹奉表以聞

賀赦表

臣某言伏奉二月五日制書大赦天下常赦所不原者咸蒙除罪或無字與之更始令得自新恩浹幽明慶盜寰海臣某誠歡誠喜頓首頓首臣聞王者必於嗣位之始降非常之恩所以象德乾坤同明日月伏惟皇帝陛下文思聰明聖神睿哲發號出令雲行雨施懼刑政之或差憐鰥寡之重困知事久之滋弊慮法詛之益姦罪人悉原墜典咸舉生恩既及於四海和氣遂充於八紘臣某誠歡誠喜頓首頓首微臣往因論事獲譴海隅旋沐朝獎待罪山郡未離貶竄之地忽逢曠蕩之恩踊躍欣歡實倍常品限以官守不獲隨例稱慶闕庭無任感恩戀闕之至謹奉表陳賀以聞

賀册皇太后表穆宗紀元和十五年閏正月尊母為皇太后即憲宗懿安皇后郭氏子儀之孫也

臣某言伏承閏正月二十七日皇太后光膺令典受册宮闈歡心始自於內朝孝理遂形於寰海臣某誠

歡誠喜頓首頓首皇太后夙贊先皇弼成至化誕生明聖續繼鴻休華胥實贊於軒圖帝王世紀華胥太昊母文母

有光於周道文母太姒詩亦右文母恭惟懿德克配前芳皇帝陛下出震承乾垂衣御極式展臣子之志以明教化

之源禮命載崇華夷同慶臣待罪外郡不獲隨例稱賀闕廷賀或作慶無任踊躍欣歡之至謹奉表陳賀以聞

賀慶雲表穆宗元和十五年六月十六日也公時為袁州刺史以表圖稱賀云

臣某言臣所領州今月十六日申時有慶雲見於西北至暮方散臣及舉州官吏百姓等無不見者五色

光華不可徧觀非煙非雲容狀詎能詳述抱日增麗浮空不收既變化而無窮亦卷舒而莫定斯為

上瑞實應太平臣某誠歡誠喜頓首頓首謹按沈約宋書云慶雲五色者太平之應又據孝經援神契曰

王者德至山陵則慶雲出陵或作澤故黃帝因之以紀事左氏昭十七年黃帝以雲紀故為雲師而雲名說者以黃帝有景雲之瑞故以名官也虞舜由

之而作歌尚書大傳曰俊又百工相和而歌卿又按季夏六月土王用事王或作正其日景戌亦主於土今按

四季之月土王用事各十八日今云六月西北方者京師所在土為國家之德祥見京師之位既徵於古又

月明當作王景戌以歷推之十六日也禮綴綴兮驗於今伏惟皇帝陛下德合覆載道光軒虞嗣位之初禎祥繼至昇平之符既兆仁壽之域以躋以或作已微

臣往在先朝以論事得罪身居貶黜之地目覩殊常之慶抃躍欣幸欣一作歡實倍常情伏乞宣付史官以彰

聖德所致。瞻戀闕廷。心魂飛馳。無任欣抃踊躍之至。馳下或有並圖奉進四字。或附於下文奉表陳賀之下。謹差某官奉表陳賀以聞。

舉張惟素自代狀

國子監

公自袁州召爲國子祭酒。舉以自代。時元和十五年冬也。

中散大夫守左散騎常侍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張惟素

右伏準建中元年正月五日制。常參官上後三日。舉一人自代者。前件官文學治行。衆所推與。累歷中外。資序已深。序或作考。和而不同。靜而有守。敦厚退讓。可以訓人。臣所不如。輒舉自代。謹錄奏聞。

舉韓泰自代狀

袁州

公自潮州移刺袁州。舉泰以自代。時元和十五年春也。

使持節漳州諸軍事守漳州刺史韓泰

泰永貞元年十一月坐王叔文之敗。貶漳州司馬。元和十年三月遷漳州刺史。

右伏準建中元年正月五日制。常參官及刺史授上訖。三日內。舉一人自代者。前件官詞學優長。才器端實。早登科第。貞元十一年泰登第。亦更臺省。貞元中泰累遷至戶部郎中。往因過犯貶黜。至今十五餘年。自領漳州。悉心爲治。官吏懲懼。不敢爲非。百姓安寧。並得其所。臣在潮州之日。與其州界相接。臣之政事。遠所不如。乞以代臣。庶爲允當。謹錄奏聞。

慰國哀表

憲宗以元和十五年正月庚子崩於大明宮中和殿。公時刺袁州。奉表稱慰。

臣某言。伏奉正月二十七日詔書。大行皇帝奄棄萬國。承詔哀悼。號踊無地。伏惟聖情。何可堪處。大行皇

帝功濟寰區。仁霑動植。奉諱之日。率土崩心。凡在臣子。不勝殞裂。伏惟陛下。痛貫宸極。聖情難居。臣拘守遠郡。不獲匍匐奉慰。瞻望闕廷。且悲且戀。謹奉表陳慰以聞。

舉薦張籍狀籍字文昌。蘇州吳人。貞元十五年進士。公時為國子祭酒。以狀薦籍。籍用是自校書。不能力自揚。特狀為博士。始獲升朝行。未幾享其資。遂忝南宮。即可以知公之薦也。或有國子監字。

登仕郎守祕書省校書郎張籍

右件官學有師法。文多古風。沈默靜退。介然自守。聲華行實。光映儒林。臣當司見闕國子監博士一員。生徒藉其訓導。伏乞天恩。特授此官。以彰聖朝崇儒尚德之道。謹錄奏聞。伏聽勅旨。

請上尊號表或有國子監字。元和十五年九月。公自袁州召為國子祭酒。至是有此表。

臣某言。臣得所管國子太學廣文四門及書算律等七館學生沈周封等六百人狀。或無得字。稱身雖賤。微然

皆以選擇得備學生。讀六藝之文。修先王之道。粗有知識。皆由上恩。今天子整齊乾坤。出入神聖。或無今字。經

營乎無為之業。游息乎混元之宮。不謀於廷。不戰於野。坐收冀部。元和十五年十月。成德軍節度使王旋

定幽都。長慶元年三月。幽州節度使劉總以所管八州歸于有司。析木天街。星宿清潤。北嶽醫閭。神鬼受職。析木天街。北嶽醫閭。皆以

街屬冀州。自尾十度至南斗十一度為析木。屬幽州。北嶽常山在定州恆陽縣。在古冀州之域也。醫閭。周禮職方氏。幽州其鎮醫閭也。○今按此長慶元年。劉總納土時也。

外舜之十有二州。周之千七百國。章亥所步。禹契所書。四面輻輳。各修貢職。章亥所步。山海經云。禹使大

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一步。又使豎亥自南極
蓋於北垂。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一步。
遠去來獻羊馬。千里不絕。功既如此。德又如彼。或作如爰初嗣位。首去姦嬖。謂貶皇甫縛隨所願指。應時
清寧。哀天下之鰥寡。釋四海之鬱結。左右前後。莫匪俊良。小大之材。咸盡其用。無所誅詰。一和以仁。由是
五穀歲登。百瑞時見。六府三事。惟序惟歌。昔者媯皇殺黑龍以濟冀州。堯誅九嬰以定下土。媯皇殺黑龍二
事並見淮南子。血兵刃。僅就厥功。以方吾君。一何遠也。堯之在位七十餘載。戒飭咨嗟。以致平治。孔子之聖。自
云三年有成。今自嗣位以來。歲有餘耳。臻此功德。其何捷哉。置郵傳命。未足以諭。以非常之功。襲尋常之
號。以冠古之美。屈守文之名。臣子之誠。子或闕而不奏。天號人稱。不滿事實。斯亦縉紳先生之過也。謂臣
官居師長。不言謂何。考其所陳。中於義理。天人合願。不謀而同。非臣之愚。所敢隱蔽。輒冒死以聞。伏乞天
恩。特允誠志。令公卿大夫。得竭思慮。取正於經。以定大號。有司備禮。擇日以頒。天下幸甚。天下幸甚。臣某
誠惶誠恐。方本無臣

舉韋顓自代狀

尚書兵部

長慶元年七月。公自國子祭酒除兵部侍郎。舉顓自代。○顓語豈切。

中散大夫守大理少卿驍騎尉韋顓

右。伏準建中元年正月五日制。常參官上後三日。舉一人自代者。前件官學識該達。器量弘深。朝推直道。
代仰清節。顯映班序。十五年餘。夷險一致。風猷益茂。屈居少列。未副羣情。文昌政本。侍郎官重。尚德之舉。

顛宜當之。乞迴臣所授庶弭官謗。謹錄奏聞。謹奏。

卷四十

表狀

論孔戣致仕狀

或無孔戣字。公嘗誌孔尙書墓。言尙書七十。三上書去官。公嘗賢其能。謂公尙壯。上三留奚去之果。曰吾負二宜去。尙奚顧子言。明日奏疏請留。不報。此公所論之。

狀也。時長慶三年作。

某官某

右臣與孔戣同在南省爲官。數得相見。或無同字。戣爲人守節清苦。議論平正。今年纔七十。筋力耳目未覺衰

老。憂國忘家用意深遠。所謂朝之耆德老成人者。臣知戣上疏求致仕。故往看戣。戣爲臣言。已蒙聖主允

許。伏以陛下優賢尙齒。見戣頻上三疏。言詞懇到。重違其意。遂卽許之。此誠陛下仁德之至。然如戣輩在

朝。不過三數人。實可爲國愛惜。自古以來及聖朝故事。年雖八九十。但視聽心慮。苟未昏錯。尙可顧問。委

以事者。雖求退罷。無不殷勤留止。優以祿秩。不聽其去。以明人君貪賢敬老之道也。禮大夫七十而致事。

禮下或有曰字。致事。或作致仕。○今按禮記作事。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安車。七十求退。人臣之常禮。若有德及氣力尙壯。則

君優而留之。不必年過七十。盡許致事也。詩曰。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刑。此言老成人重於典刑。不可不惜。

而留也。今戮幸無疾疹。音軫但以年當致事。據禮求退。陛下若不聽許。亦無傷於義。而有貪賢之美。況左承職事。亦極清簡。若戮尙以繁要爲辭。自可別授秩崇而務少者。今中外之臣。有年過於戮。尙未得退。戮獨何人得遂其願。其或作所然人皆求進。戮獨求退。尤可賢重。臣所領官。無事不敢請對。或無領字蒙陛下厚恩。苟有所見。不敢不言。伏望聖恩。特垂察納。

舉馬摠自代狀 京兆府公爲京兆尹舉以自代長慶三年也時摠自天平軍節度使方入爲戶部尙書

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尙書右僕射兼戶部尙書馬摠

右伏準建中元年正月五日制。常參官上後三日。舉一人自代者。伏以近者京尹用人稍輕。所以市井之間。或無近者至所以盜賊未斷。郊野之外。疲瘵尙多。前件官文武兼資。寬猛得所。累更方鎮。皆有功能。若以代臣實爲至當。謹錄奏聞。謹奏。

賀雨表公尹京兆時作

臣某言。臣聞聖人之德。與天地通。誠發於中。事應於外。始聞其語。今見其真。臣誠歡誠喜。頓首頓首。伏以季夏以來。雨澤不降。臣職司京邑。祈禱實頻。青天湛然。早氣轉甚。陛下憫茲黎庶。憫一作憐有事山川。中使纔出於九門。陰雲已垂於四野。龍神效職。雷雨應期。雷或作雪嘉穀奮興。根葉肥潤。抽莖展穗。不失時宜。人和年豐。莫大之慶。微臣幸蒙寵任。獲覩殊祥。慶抃歡呼。倍於常品。無任踴躍之至。謹奉表陳賀以聞。

賀太陽不虧狀狀蜀作表公尹京兆時作

司天臺奏今月一日太陽不虧長慶元年九月壬子朔日食角十二度今月一日十月一日也蓋九月朔日食則十月朔當虧今太陽不虧故以為賀

右司天臺奏今日辰卯間太陽合虧陛下敬畏天命克己修身誠發於中災銷於上自卯及巳當虧不虧

及或雖隔陰雲轉更明朗比於常日不覺有殊天且不違慶孰為大臣官忝京尹親覩殊祥欣感之誠實

倍常品謹奉狀賀以聞狀下或有陳字聞下或有謹奏字

舉張正甫自代狀 尚書兵部公兩為兵部侍郎長慶元年七月初為兵侍舉大理少卿韋顛以自代前後皆可

也考

通議大夫守右散騎常侍上柱國南陽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賜紫金魚袋張正甫正甫元和末年自同州刺史入拜左

散騎常侍正甫大和八年卒年八十二

右臣蒙恩除尚書兵部侍郎伏準建中元年正月五日制常參官上後三日舉一人自代者前件官稟正

直之性懷剛毅之姿嫉惡如仇讎見善若饑渴備更內外灼有名聲年齒雖高氣力逾勵力或甘貧苦節

不愧神明可謂古之老成朝之碩德久處散地實非所宜乞以代臣以副公望或有謹錄奏聞謹奏六字

袁州申使狀王黃州嘗答丁晉公書云退之為袁州刺史故事觀察使牒部刺史皆曰故牒時王仲舒廉問江西以吏部巨賢特自損曰謹牒而退之致書懇請以為宜如舊制元之

所云即謂此爾

使司牒州牒

右自今月二日後。每奉公牒。牒尾故牒字皆為謹牒字。有異於常。初不敢陳論以為錯誤。今既頻奉文牒。前後並同。在愈不勝戰懼之至。伏乞仁恩特令改就常式。以安下情。

國子監論新注學官牒。李習之狀公行曰。其為國子祭酒也。奏儒生為學官。日使會講。生徒多奔走聽聞。皆喜曰。韓公來為祭酒。國子監不寂寞矣。此疏公為祭酒時所論。

元和十五年也。

國子監應今新注學官等。牒準今年赦文。委國子祭酒選擇有經藝堪訓導生徒者。以充學官。近年吏部所注多循資敍。不考藝能。至令生徒不自勸勵。伏請非專通經傳博涉墳史。墳一作文。及進士五經諸色登科人。不以比擬其新受官。受或作授。上日必加研試。然後放上。以副聖朝崇儒尚學之意。具狀牒上吏部。仍牒監者。謹牒。

黃家賊事宜狀

黃家賊自貞元十一年。黃洞首領黃少卿攻邕管等州。經略使孫公器請發嶺南兵窮討之。德宗不許。遣中人招諭不從。自是叛服不常。元和間。又有黃承慶黃少度黃昌瓚繼起。長慶初。以嚴公素為經略使。復上表請討。公以近貶嶺外。謂自潮方移袁繼入為祭酒。知嶺外事。詳故以是三事為請。時元和十五年也。

一、臣去年貶嶺外刺史。一臣去年一作右。其州雖與黃家賊不相鄰接。然見往來過客。并諳知嶺外事。諸人所說至精至熟。其賊並是夷獠。亦無城郭可居。依山傍險。自稱洞主。衣服言語。都不似人。尋常亦各營生。急則屯聚相保。比緣邕管經略使多不得人。德既不能綏懷。威又不能臨制。侵欺虜縛。以致怨恨。蠻

夷之性易動難安。遂至攻劫州縣。侵暴平人。或復私讎。或貪小利。或聚或散。終亦不能爲事。近者征討本起於裴行立陽旻。此兩人者。此下或有時字。本無遠慮深謀。意在邀功求賞。亦緣見賊未屯聚之時。將謂單弱立可摧破。爭獻謀計。惟恐後時。朝廷信之。遂允其請。自用兵已來。已經二年。或無下已字。當刪上已字。前後所奏殺獲。計不下一二萬人。或無二字。儻皆非虛。賊已尋盡。至今賊猶依舊足明欺罔朝廷。邕容兩管因此凋弊。因。或作內經二字。殺傷疾患。或作疫。十室九空。百姓怨嗟。如出一口。陽旻行立相繼身亡。實由自邀功賞。自。或作身。造作兵端。人神共嫉。以致殃咎。或作致。或作至。陽旻行立事既已往。今所用嚴公素者。素。或作集。亦非撫御之才。不能別立規模。依前還請攻討。如此不已。臣恐嶺南一道未有寧息之時。

一。昨者併邕容兩管爲一道。深合事宜。或無併字。然邕州與賊逼近。容州則甚懸隔。其經略使若置在邕州。與賊隔江對岸。兵鎮所處物力必全。一則不敢輕有侵犯。一則易爲逐便控制。今置在容州。則邕州兵馬必少。賊見勢弱。易生姦心。伏請移經略使於邕州。其容州但置刺史。實爲至便。

一。比者所發諸道南討兵馬。例皆不諳山川。不伏水土。伏。或作服。遠鄉羈旅。疾疫殺傷。臣自南來。見說江西所發共四百人。曾未一年。其所存者數不滿百。或無者字。岳鄂所發都三百人。其所存者四分纔一。續添續死。每發倍難。若令於邕容側近。召募添置千人。便割諸道見供行營人數糧賜均融充給。所費既不增加。而兵士又皆便習。長有守備。不同客軍。守則有威。攻則有利。

一自南討已來。賊徒亦甚傷損。察其情理。厭苦必深。大抵嶺南人稀地廣。賊之所處。又更荒僻。假如盡殺其人。盡得其地。在於國計。不為有益。容貸羈縻。比之禽獸。來則捍禦。去則不追。亦未虧損朝廷事勢。以臣之愚。若因改元大慶。元和十六年穆宗即位之明年當改元赦其罪戾。遣一郎官御史親往宣諭。必望風降伏。謹呼聽命。呼仍為擇選有材用威信諳嶺南事者為經略使。有或處理得宜。作置或自然永無侵叛之事。

應所在典貼良人男女等狀。方無在字或又無等字方云二狀皆袁州

應所在典貼良人男女等。此是狀首標目所論事與前卷賀白龜狀體

右準律。不許典貼良人男女作奴婢驅使。臣往任袁州刺史。日檢責州界內得七百三十一人。責或並是良人男女。準律計備折直。一時放免。計上或有例字原其本末。或因水旱不熟。或因公私債負。遂相典貼。漸以成風。名目雖殊。奴婢不別。鞭笞役使。至死乃休。既乖律文。實虧政理。袁州至小。尙有七百餘人。天下諸州。其數固當不少。今因大慶。伏乞令有司重舉舊章。一皆放免。仍勒長吏嚴加檢責。如有隱漏。必重科懲。則四海蒼生。孰不感荷聖德。以前件如前。謹具奏聞。伏聽勅旨。

論淮西事宜狀。

或無狀字吳少陽初為彰義軍節度使元和九年卒而其子元濟自立憲宗欲討之明年遣御史中丞裴度視師選奏兵可用與宰相意不合既而盜殺宰相傷中

丞不克遂相度以主東兵公時為中書舍人乃上淮西事宜謂三小州殘弊困劇之餘而當天
下之全力其破賊可立而待然由是失宰相意左遷為右庶子十二年裴度出討蔡以公為天
軍司馬卒擒吳元濟皆如公言

右臣伏以淮西三州之地。自少陽疾病。去年春夏已來。圖爲今日之事。有職位者。勞於計慮。撫循於。或

所役者。修其器械。防守金帛糧畜。耗於賞給。耗於或。執兵之卒。四向侵掠。農夫織婦。攜持幼弱。餉於其後。

擱上或有皆字。餉或作飽。非是。雖時侵掠。小有所得。力盡筋疲。不償其費。又聞畜馬甚多。自半年已來。皆上槽櫪。譬如有

人。雖有十夫之力。自朝及夕。常自大呼跳躍。初雖可畏。其勢不久。必自委頓。乘其力衰。三尺童子。可使制

其死命。況以三小州殘弊。困劇之餘。而當天下之全力。其破敗可立而待也。待下或有。然所未可知者。在

陛下斷與不斷耳。夫兵不多。不足以必勝。不足上一有則。必勝之師。必在速戰。兵多而戰不速。則所費必

廣。兩界之間。疆場之上。日相攻劫。必有殺傷。近賊州縣。徵役百端。農夫織婦。不得安業。或時小遇水旱。百

姓愁苦。當此之時。則人人異議。以惑陛下之聽。下或有。陛下持之不堅。半途而罷。傷威損費。爲弊必深。所

以要先決於心。詳度本末。事至不惑。然可圖功。然新史作乃然。猶然後也。下文然可集事。然擬許其承繼。

改。爲統帥者。盡力行之於前。而參謀議者。盡心奉之於後。內外相應。其功乃成。昔者殷高宗大聖之主也。

以天子之威。伐背叛之國。三年乃剋。不以爲遲。志在立功。不計所費。背叛或。傳曰。斷而後行。鬼神避之。史

趙高曰。斷而後。遲疑不斷。未有能成其事者也。臣謬承恩寵。獲掌綸誥。地親職重。不同庶寮。輒竭愚誠。以

效裨補。謹條次平賊事宜。一一如後。

一。諸道發兵。或三二千人。勢力單弱。羈旅異鄉。與賊不相諳委。望風懾懼。難便前進。便或。所在將帥。以其

客兵難處使先不存優恤。處下或有指字不下或有撫字皆非是待之既薄使之又苦或被分割隊伍隸屬諸頭士卒本將

一朝相失心孤意怯難以有功又其本軍各須資遣道路遼遠勞費倍多士卒有征行之艱閭里懷離別

之思今聞陳許安唐汝壽等州與賊界連接處村落百姓悉有兵器小小俘劫皆能自防習於戰鬥識賊

深淺既是土人護惜鄉里比來未有處分猶願自備衣糧共相保聚以備寇賊若令召募立可成軍若要

添兵自可取足賊平之後易使歸農伏請諸道先所追到行營者悉令卻牒歸本道據行營所追人額器

械弓矢一物已上悉送行營充給。卻下或無牒字據下或無行字給上或無充字○今按上所召募人兵

數既足加之教練三數月後諸道客軍一切可罷比之徵發遠人利害懸隔

一繞逆賊州縣堡柵等各置兵馬。繞一作統都數雖多每處則至少。至上或有兵字又相去闊遠難相應接所以數被

攻劫致有損傷今若分爲四道。或無分字每道各置三萬人擇要害地屯聚一處使有隱然之望。隱或作殷○

一敵國方審量事勢乘時逐利可入則四道一時俱發。四或作諸使其狼狽驚惶首尾不相救濟若未可入則

深壁高壘以逸待勞自然不要諸處多置防備臨賊小縣可收百姓於便地作行縣以主領之使免散失

一蔡州士卒爲元濟迫脅勢不得已遂與王師交戰原其本根皆是國家百姓進退皆死誠可閔傷宜明

勸諸軍使深知此意當戰鬪之際固當以盡敵爲心若形勢已窮不能爲惡者不須過有殺戮喻以聖德

放之使歸銷其兇悖之心貸以生全之幸自然相率棄逆歸順

一論語曰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比來征討無功皆由欲其速捷有司計算所費苟務因循小不如意卽求休罷河北淮西等見承前事勢知國家必不與之持久併力苦戰幸其一勝卽希冀恩赦朝廷無至忠憂國之人不惜傷損威重因其有請便議罷兵往日之事患皆然也往或作近臣愚以爲淮西三小州之地元濟又甚庸愚而陛下以聖明英武之姿用四海九州之力除此小寇難易可知太山壓卵未足爲喻

一兵之勝負實在賞罰賞厚可令廉士動心廉或作戰非是罰重可令凶人喪魄然可集事然或作則不可愛惜所費憚於行刑

一淄青恆冀兩道與蔡州氣類略同今聞討伐元濟伐或作討非是人情必有救助之意然皆闞弱自保無暇虛張聲勢則必有之至於分兵出界公然爲惡亦必不敢宜特下詔云蔡州自吳少誠已來相承爲節度使亦微有功效少陽之歿陽或作誠非是朕亦本擬與元濟恐其年少未能理事所以未便處置待其稍能緝綏然擬許其承繼擬或作後今忽自爲狂勃侵掠勃或作悖不受朝命事不得已所以有此討伐或作討至如淄青恆州范陽等道祖父各有功業相承命節或無命字節下或有制字或有制字而無節字○今按李德裕年歲已久朕必不利其土地輕有改易各宜自安如妄自疑懼敢相扇動朕卽赦元濟不問迴軍討之自然破膽不敢妄有異說

以前件謹錄奏聞伏乞天恩特賜裁擇謹奏。

論變鹽法事宜狀

長慶二年張平叔爲戶部侍郎上疏請官自賣鹽可以富國強兵陳利害十八條詔下其說令公卿詳議公與韋處厚條詰之事遂不行平叔所陳十八條此

可見者十六白樂天行平叔判度支詞曰計能析秋毫吏畏如夏日東坡曰此必小人也按柳氏家訓平叔後以賦敗窮失官錢四十萬緡是宜以此終也

張平叔所奏鹽法條件

右奉勅將變鹽法事貴精詳宜令臣等各陳利害可否聞奏者平叔所上變法條件臣終始詳度恐不可施行各隨本條分析利害如後

一件平叔請令州府差人自糶官鹽收實估匹段省司準舊例支用自然獲利一倍已上者臣今通計所在百姓貧多富少除城郭外有見錢糶鹽者十無二三多用雜物及米穀博易鹽商利歸於己無物不取或從賒貸升斗約以時熟填還用此取濟兩得利便今令州縣人吏坐鋪自糶利不關己罪則加身不得見錢及頭段物恐失官利必不敢糶變法之後百姓貧者無從得鹽而食矣求利未得歛怨已多自然坐失鹽利常數所云獲利一倍臣所未見

一件平叔又請鄉村去州縣遠處令所由將鹽就村糶易不得令百姓闕鹽者臣以爲鄉村遠處或三家五家山谷居住不可令人吏將鹽家至戶到多將則糶貨不盡少將則得錢無多無或計其往來自充糧食不足比來商人或自負擔斗石往與百姓博易所冀平價之上利得三錢兩錢不比所由爲官所使到

村之後。必索百姓供應。所利至少。爲弊則多。此又不可行者也。

一件。平叔云。所務至重。須令廟堂宰相充使。臣以爲若法可行。不假令宰相充使。若不可行。雖宰相爲使。

無益也。下若字。或作令。或有若字。無下十一字。又宰相者。或無者字。或無又者二字。所以臨察百司。考其殿最。若自爲使。縱有敗闕。遣誰

舉之。此又不可者也。

一件。平叔又云。或無一件字。○今按此別是一條。當有一件字。法行之後。停減鹽司所由糧課。年可收錢十萬貫。臣以爲變法之

後。弊隨事生。尙恐不登常數。安得更望贏利。

一件。平叔欲令府縣糶鹽。每月更加京兆尹料錢百千。司錄及兩縣令。每月各加五十千。其餘觀察及諸

州刺史。縣令錄事參軍。多至每月五十千。少至五千三千者。臣今計此用錢已多。其餘官典及巡察手力

所由等糧課。仍不在此數。通計所給。每歲不下十萬貫。未見其利。所費已廣。平叔又云。停鹽司諸色所由

糧課。約每歲合減得十萬貫錢。或無所由一字。今臣計其新法。亦用十萬。不啻減得十萬。卻用十萬。所亡所得。一

無贏餘也。平叔又請以糶鹽多少爲刺史殿最。多者遷轉。不拘常例。如闕課利。依條科責者。刺史職

令。職在分憂。今惟以鹽利多少爲之升黜。不復考其治行。非唐虞三載考績黜陟幽明之義也。

一件。平叔請定鹽價。每斤三十文。又每二百里。每斤價加收二文。以充腳價。量地遠近險易。加至六文。腳

價不足。官輿出名。爲每斤三十文。其實已三十六文也。也上或無文字。今鹽價京師每斤四十文。一有文字。諸州則不登

此變法之後。祇校數文。於百姓未有厚利也。祇或作只。腳價用五文者。官與出二文。用或作每。用十文者。官與出四文。是鹽一斤。官糶得錢名爲三十。其實斤多得二十八。少得二十六文。折長補短。每斤收錢不過二十六七。百姓折長補短。每斤用錢三十四。則是公私之間。每斤常失七八文也。下不及百姓。上不歸官家。積數至多。不可遽算。以此言之。不爲有益。平叔又請令所在及農隙時。併召車牛。般鹽送納都倉。不得令有闕絕者。州縣和雇車牛。百姓必無情願。事須差配。然付腳錢。百姓將車載鹽。所由先皆無檢齊集之後。始得載鹽。及至院監請受。又須待其輪次。不用門戶。皆被停留。輸納之時。人事又別。凡是和雇。無不皆然。百姓寧爲私家載物。取錢五文。不爲官家載物。取十文錢也。文下或無錢字。不和雇則無可載鹽。和雇則害及百姓。此又不可也。

一件。平叔稱停減鹽務所由。收其糧課。一歲尙得十萬貫文。尙或作計。今又稱既有巡院。請量閑劇。留官吏於倉場勾當。要害守捉。少置人數。優恤糧料。嚴加把捉。如有漏失私糶等。並準條處分者。平叔所管鹽務所由。人數有幾。量留之外。收其糧課。一歲尙得十萬貫。此又不近理也。比來要害守捉。人數至多。尙有漏失私糶之弊。今又減置人數。謂能私鹽斷絕。此又於理不可也。

一件。平叔云。變法之後。歲計必有所餘。日用還恐不足。謂一年已來。謂一作請。且未責以課利。後必數倍校多者。此又不可。方今國用常言不足。若一歲頓闕課利。爲害已深。雖云明年校多。豈可懸保。此又非公私蓄

積尙少之時可行者也。

一件平叔又云浮寄姦猾者轉富。土著守業者日貧。若官自糶鹽。不問貴賤貧富。士農工商。道士僧尼。并

兼游惰。因其所食。盡輸官錢。并諸道軍諸使家口親族。遞相影占。不曾輸稅。若官自糶鹽。此輩無一人遺

漏者。臣以此數色人等。官未自糶鹽之時。從來糶鹽而食。不待官自糶。然後食鹽也。糶上或有來字。○今

有從字。今亦補足。若官不自糶鹽。此色人等。不糶鹽而食。官自糶鹽。即糶而食之。則信如平叔所言矣。若官自糶

與不自糶。皆常糶鹽而食。則今官自糶亦無利也。所謂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見其近而不見其遠也。國家

權鹽。國或作官。糶與商人。商人納權。糶與百姓。則是天下百姓無貧富貴賤。皆已輸錢於官矣。不必與國家交

手付錢。然後為輸錢於官也。

一件平叔云。初定兩稅時。絹一匹直錢三千。今絹一匹直錢八百。百姓貧虛。或先取粟麥價。及至收穫。悉

以還債。又充官稅。顆粒不殘。若官中糶鹽。一家五口所食鹽價。不過十錢。隨日而輸。不勞驅遣。則必無舉

債逃亡之患者。舉債或作舉質。臣以為百姓困弊。不皆為鹽價貴也。今官自糶鹽。與依舊令商人糶。其價貴賤。所

校無多。通計一家五口所食之鹽。平叔所計。一日以十錢為率。一月當用錢三百。是則三日食鹽一斤。一

月率當十斤。三百是或作三百六十。足云。或云六十字。恐羨非。蓋鹽每斤已當三十六文。月當十斤。則三

錢多者一月。或至三十六文耳。其地近者。自不及此。難預計也。故此上文但云一日以十錢為率。則一月安得用三百六十乎。其六十字當依或說刪去。足改作是而屬下句為當。新法實價。與舊

每斤不校三四錢以下。通計五口之家。以平叔所約之法計之。賤於舊價。日校一錢。月校三十。不滿五口之家。所校更少。然則改用新法。百姓亦未免窮困流散也。初定稅時。一匹絹三千。今只八百。假如特變鹽法。絹價亦未肯貴五口之家。因變鹽法。日得一錢之利。豈能便免作債。收穫之時。不被徵索。輸官稅後。有贏餘也。以臣所見。百姓困弊日久。不以事擾之。自然漸校。不在變鹽法也。今絹一匹八百。百姓尙多寒無衣者。若使匹直三千。則無衣者必更衆多。況絹之貴賤。皆不緣鹽法。以此言之。鹽法未要變也。

一件平叔云。每州糶鹽不少。長吏或有不親公事。所由浮詞云。當界無人糶鹽。臣卽請差清強巡官檢責所在。實戶據口。團保給一年鹽。使其四季輸納鹽價。口多糶少。及鹽價遲違。請停觀察使見任。改散慢官。

其刺史已下。貶與上佐。其餘官貶遠處者。或無與字平叔本請官自糶鹽。以寬百姓。令其蘇息。免更流亡。今令

責實戶口。團保給鹽。令其隨季輸納鹽價。所能爲也。人之非前意也。或無非字百姓貧家。食鹽至少。或作小或有

淡食。動經旬月。若據口給鹽。依時徵價。或無鹽字辦與不辦。並須納錢。遲違及違條件。觀察使已下。各加罪譴。

或作於官吏畏罪。必用威刑。臣恐因此所在不安。百姓轉致流散。此又不可之大者也。

一件平叔請限商人鹽納官後。不得輒於諸軍諸使。覓職掌。把錢捉店。看守莊礎。午對切以求影庇。請令所

在官吏。嚴加防察。防或作訪如有違犯。應有資財。並令納官。仍牒送府縣充所由者。臣以爲鹽商納權。或作稅爲

官糶鹽。子父相承。坐受厚利。比之百姓。實則校優。比下當有之字。今補足今旣奪其業。又禁不得求覓職事。及爲人

把錢捉店。看守莊磴。不知何罪。一朝窮蹙之也。何。或作其。若必行此。則富商大賈。必生怨恨。或收市重寶。逃入

反側之地。以資寇盜。此又不可不慮者也。或作

一件。平叔云。叔下疑當有云字。或稱字之類。今亦補足。行此策後。兩市軍人。富商大賈。或行財賄。邀截喧訴。請令所由。切加收

捉。如獲頭首。所在決殺。連狀聚衆人等。各決脊杖二十。檢責軍司軍戶。鹽如有隱漏。並準府縣例科決。并

賞所由告人者。此一件。若果行之。不惟大失人心。兼亦驚動遠近。不知糶鹽所獲幾何。而害人蠹政。其弊

實甚。

以前件狀。奉今月九日勅。令臣等各陳利害者。謹錄奏聞。伏聽勅旨。

使離朱索遺珠即離婁也。帝光華暗至。如還合浦之珠。見東漢孟嘗為合浦太守珠還事。既齊芳於酒醴。芳方作高云禮

醴周尙酒今作齊芳非。○今按明水當在酒醴之上不應反言齊。高此蓋以其都無臭味嫌不足於芬芳。故有齊芳之語。方說非是。詎比賤於潢污。左隱三年潢污行潦之

也。明德惟馨。玄功不幸。予以表誠潔。予以戒荒怠。苟失其道。殺牛之祭何為。易既濟東隣殺牛。如得其宜。

明水之薦斯在。宜或作情。不引而自致。不行而善至。雖辭麴蘖之名。實處罇罍之器。降於圓魄。殊匪金莖

之露。匪或作非露或作靈漢建章。出自方諸。鄭氏注周禮云鑿鏡屬取水者世謂之方諸淮南子曰方諸

向月則水生銅盤或作非露或作靈漢建章。見三輔黃圖。出自方諸。見月則津而為水高誘注云方諸陰熾大蛤也熱摩令熱以

受之。下水數石也。乍似鮫人之淚。乍或作已梁任昉述異記南海有鮫人水居。將以贊于陰德。配夫陽燧。

然而象的爾而呈。而象或作垂象或作酌。始漠漠而霜積。漠漠而或。漸微微而浪生。豈不以德協于坎。同類則

感。同或作有。○今按同類與氣。形藏在空。在或。氣應則通。鶴鳴在陰。之理不謬。虎嘯于谷。之義可崇。作理或

諱也。易中孚。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淮南子。虎嘯而谷風生。足以驗聖賢之無黨。知天地之至公。足以驗

或作窮。知或作驗。竊比大羹之遺味。幸希薦於廟中。

芍藥歌蜀本刪去今恐是公少作姑存之。一本芍字上有王司馬紅四字。王司馬不詳為

丈人庭中開好花。更無凡木爭春華。翠莖紅蕊天力與。此恩不屬黃鍾家。孫汝聽曰。溫馨熟美鮮香起。似

笑無言習君子。霜刀翦汝天女勞。何事低頭學桃李。嬌癡婢子無靈性。或作靈。競挽春衫來比並。欲將雙頰

一睇紅。或作稀綠窗磨偏青銅鏡。一罇春酒甘若飴。丈人此樂無人知。花前醉倒歌者誰。楚狂小子韓退之。

海水水下或有詩字。觀詩意謂當世無託足之地。有還歸之興。豈貞元及第後。歸江南時作耶。

海水非不廣。鄧林豈無枝。鄧林事見列子。風波一蕩薄。魚鳥不可依。海水饒大波。鄧林多驚風。豈無魚與鳥。巨細

各不同。海有吞舟鯨。吳都賦云。長鯨吞航。鄧有垂天鵬。莊子。苟非鱗羽大。蕩薄不可能。我鱗不盈寸。我羽不盈尺。一

木有餘陰。一泉有餘澤。我將辭海水。濯鱗清冷池。我將辭鄧林。刷羽蒙籠枝。海水非愛廣。鄧林非愛枝。風

波亦常事。鱗羽自不宜。或作不。我鱗日已大。我羽日已修。風波無所苦。還作鯨鵬遊。

贈崔立之。此篇从文苑公與立之唱和最多。有贈崔立之評事。有酬崔二十六少府。有寄崔二十六立之。有雪後寄崔二十六丞公。而此詩乃見於外集。又有酬藍田崔丞詠雪之作。世

傳以為公逸詩。今亦附集後云。

昔者十日雨。子桑苦寒飢。子桑苦寒。或作來寒。且考莊子大宗師篇。實作子桑。哀歌坐空屋。或作房。不怨但自悲。其友名子輿。忽然憂

且思。褰裳觸泥水。裹飯往食之。入門相對語。天命良不疑。好事漆園吏。莊子嘗為漆園吏。書之存雄辭。千年事已

遠。二子情可推。我讀此篇日。正當雨雪時。吾身固已困。吾友復何為。薄粥不足裹。深泥諒難馳。曾無子輿

事。空賦子桑詩。或無此二句。山谷詩。有次韻楊明叔見錢云。桑與金石交。既別十日雨。子輿裹飯來。一笑相告語。云。事意皆與公此詩同。

贈河陽李大夫。疑為李芄。德宗初。為河陽節度使。公年十二。當大曆十四年。隨伯兄會。還嶺表。會卒。從鄭嫂歸葬河陽。時李希烈。李惟岳。田悅。梁崇義。朱滔之徒。相扇。繼變。中原

騷然。故祭鄭嫂文云。既克反葬。遭時艱難。而此詩亦有四海失巢穴之句。時年十四五矣。公嘗自言十三而能文。恐或然也。

四海失巢穴。兩都困塵埃。感恩由未報。由未或作未能或作能未。○今按由猶古字通。惆悵空一來。裘破氣不暖。馬羸鳴且哀。或作破裘氣。或作羸馬羸。或作羸馬。主人情更重。空使劍鋒摧。

苦寒歌

黃昏苦寒歌。夜半不能休。夜半或作半夜。豈不有陽春。節歲聿其周。或作歲聿不其周。節歲或作歲節。君何愛重裘。兼味養大賢。

何愛下疑有脫。字養或作成。冰食葛製神所憐。神所或作誠可。填窗塞戶慎勿出。暄風暖景明年日。或作需明。年非是。

贈同遊者已見正集

請遷玄宗廟議。蜀本舊志。或無廟字。非是。舊史禮儀志。長慶四年五月。禮儀使奏。時穆宗當禘。公豈以吏部侍郎為禮儀使邪。

右禮儀使奏。謹按周禮天子七廟。穀梁傳云。天子至於士。皆有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尚書咸有

一德。亦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尚書至觀德。十荀卿子曰。有天下者。祭七代。有一國者。祭五代。曰上或有

亦字。祭七代。或作事七世。祭五。代或作事五世。或作祭五廟。則知天子上祭七廟。或作代。典籍通規。祖功宗德。不在其數。國朝九廟之制。

法周之文。太祖景皇帝始為唐公。肇基天命。義同周之后稷。高祖神堯皇帝。創業經始。化隋為唐。義同周

之文王。太宗文皇帝。神武應期。應或作膺。造有區夏。義同周之武王。下或有也字。其下三昭三穆。謂之親廟。與太祖

而七。四時常饗。自如禮文。伏以今年宗廟遞遷。玄宗明皇帝在三昭三穆之外。是親盡之祖。雖有功德。新

王入廟。禮合祧藏。太廟中。藏下或有遷字。或作祧。遷藏太廟中。中下或有從字。第一夾室。每至禘祫之歲。合食如常。謹議。

范蠡招大夫種議

詩之序議

三器論此三篇蜀本刪去○今從之

卷二

上賈滑州書舊史云賈耽以貞元二年改檢校右僕射兼滑州刺史義成軍節度使此篇从蜀苑書耽時正當國亦不報誠以暗投人耶義成今改為武成矣

書耽時正當國亦不報誠以暗投人耶義成今改為武成矣

愈儒服者不敢用他術干進術或作藝又惟古執贄之禮竊整頓舊所著文一十五章以為贄章或作首下同而喻所

以然之意於此曰豐山上有鐘焉人所不可至霜既降則鏗然鳴或無既字山海經云豐山有九鐘知霜鳴注云霜降則鐘鳴蓋氣之

感非自鳴也愈年二十有三讀書學文十五年或無有字三或作二讀書學文十五年洪慶善云公與邢尚書書云生七歲而讀書十三而能文二十有五而擢第

於春言行不敢戾於古人愚固泯泯不能自計或作故周流四方無所適歸伏惟閣下昭融古之典義含

和發英和或作華作唐德元或作臣簡棄詭說保任皇極是宜小子刻心悚慕又焉得不感而鳴哉徒以獻策闕

下方勤行役且有負薪之疾不得稽首軒階遂拜書家僕待命于鄭之逆旅僕或作僮逆上或無之字伏以小子之文

可見於十五章之內小子之志可見於此書與之進敢不勉與之退敢不從或作退進退之際實惟閣下裁

之。

上考功崔虞部書

或作上考功宏詞官虞部崔員外書或云崔元翰也元翰史有傳名鵬以字行舉進士博學宏辭賢良方正皆異等獨不載爲虞部員外郎或略之也公貞元

八年登第明年以博學宏詞試于吏部而作此書故書云年二十有六矣

愈不肖行能誠無可取行已頗僻與時俗異態抱愚守迷固不識仕進之門迺與羣士爭名競得失行人

之所甚鄙

或無行字

求人之所甚利其爲不可雖童昏實知之如執事者不以其爲念援之幽窮之中推之高

顯之上是知其文之或可而不知其人之莫可也知其人之或可而不知其時之莫可也

下知其人士或有是字

以自咎

以或作已

又歎執事者所守異於人人

句廢耳任目

廢上或有之字

華實不兼

不疑當作必

故有所進故有所退且

執事始考文之明日浮囂之徒已相與稱曰某得矣某得矣問其所從來必言其有自一日之間九變其

說凡進士之應此選者三十有二人其所不言者

不言或作不云

數人而已而愈在焉及執事既上名之後三人

之中其二人者

或無其字

固所傳聞矣

固上有則字

華實兼者也果竟得之而又升焉

果或作舉下同

其一人者則莫之聞

矣實與華違行與時乖果竟退之如是則可見時之所與者時之所不與者之相遠矣然愚之所守竟非

偶然故不可變

竟非或作懂非故或作固

凡在京師八九年矣足不跡公卿之門名不譽於大夫士之口

或無譽字於或作一或無

士始者謬爲今相國所第此時惟念以爲得失固有天命不在趨時而偃仰一室嘯歌古人今則復疑矣

未知夫天竟如何命竟如何由人乎哉不由人乎哉

未上或有又字或無夫字天竟或作天意人乎或並作乎人

欲事干謁

欲上或夫字則

患不能小書。困於投刺。於或欲學爲佞。則患言訥詞直。卒事不成。爲或作子。患下或徒使其躬僂焉而不

終日。其躬。方本如此。而舉正躬作窮。蓋誤。而諸本作如。方云蜀本作而。今本皆以表記君子。不以一日使

厚答章中立書。假而以僕年先吾子。與公此文是也。董彥遠曰。春秋書星隕如雨。左氏室如縣磬。是皆以

如爲而。風俗通。國人望君而望歲。鄒陽書。白頭而新。是皆以而爲如。按家語。君入廟如右。荀子作而。右樂

府艾如張。亦作艾。時見一二。因爲詳之。○今按孟子。望道而未之見。亦是此例。方言。又有而如古字。通用

義多失。惟韓柳文。時見一二。因爲詳之。○今按孟子。望道而未之見。亦是此例。方言。又有而如古字。通用

耳。董引室如縣磬。乃據左傳音之失。有曰。北人則而如靡異。蓋不以爲然也。然則此而字。須讀爲如。乃爲正

語。則正作磬字。而章說得之。董氏所引不足據。以爲說。今併論之。附見于此。是以勞思長懷。中夜起坐

中。度時揣己。廢然而返。雖欲從之。未由也。已又常念古之人。日已進。今之人。日已退。常或夫古之人。四

十而仕。其行道爲學。既已大成。而又之死不倦。故其事業功德。老而益明。死而益光。故詩曰。雖無老成人。

尙有典刑。言老成之可尙也。可上或又曰。樂只君子。德音不已。謂死而不亡也。已或作忘。亡或夫今之人。

務利而遺道。遺或無夫字。或作違。其學其問。問上或以之取名致官而已。得一名。獲一位。或作則棄其業。而役役於

持權者之門。故其事業功德。日以忘。月以削。老而益昏。死而遂亡。忘或愈今二十有六矣。今下或有距古

人始仕之年。尙十四年。豈爲晚哉。豈上或有行之以不息。要之以至死。不有得於今。必有得於古。不有得

於身。必有得於後。用此自遣。且以爲知己者之報。執事以爲如何哉。其信然否也。爲如或今所病者。在於

窮約。無僦屋賃僕之資。無緼袍糲食之給。○糲。蘭末。屬。賴二音。驅馬出門。不知所之。斯道未喪。天命不欺。豈遂殆哉。

豈遂因哉。竊惟執事之於愈也。執事下或有者字。愈下或無也字。無師友之交。無久故之事。無顏色言語或作言語之情。顏色言語卒然振而發之者。必有以見知爾耳。或作耳。故盡暴其所志。不敢以默。以默或作默。又懼執事多在省。非公事不敢以至。是則拜見之不可期。至下或有有於字。期下或有也字。獲侍之無時也。是以進其說如此。庶執事察之也。庶或作幸。下或無

也字。

與張徐州薦薛公達書此篇疑非公作當刪

與少室李拾遺書

諸本室下有山字。李下有渤字。今從蜀苑新書。此書作於元和三年。公時尚為博士。據新史。渤有傳。字潛之。刻志於學。隱少室。元和初。戶部侍郎李巽諫議大

夫章況交章薦之。詔以右拾遺召。於是河南少尹杜兼遣使持詔幣。即山敦促。渤上書謝。昔屠羊說有位三旌。祿萬鐘。知貴於屠羊。然不可使妄施。彼賤賈也。猶能忘己愛君。臣雖欲盜榮。以濟所欲。得無愧屠羊乎。不拜。洛陽令韓愈遺書云。渤心善其言。始出家東都。每朝廷有缺政。輒附章列上。即此書也。然公嘗為河南令。而未嘗為洛陽令。史之誤類如此。以公之集。考史之載。其差誤蓋不止此云耳。此書雖不見於正集。而史載之。則知外集之文亦未可輕議其非也。渤元和九年赴為著作郎。太和終太子賓客。

十二月某日愈頓首或無此八字伏承天恩。詔河南敦諭拾遺公。拾遺公。新書作同。朝廷之士。引頸東望。若景星

鳳皇之始見也。爭先覩之為快。方今天子仁聖。小大之事。小大舉正作士。皆出宰相。樂善言如不得聞。

自即大位已來。於今四年。憲宗以永貞元年即位。至四年。即元和三年也。凡所施者。無不得宜。者或作為凡所施者。新書作凡所出而施者。勤儉之

聲寬大之政。幽閨婦女。草野小人。草或作山人。新書作子。皆飽聞而厭道之。愈不通於古。愈或作某。請問先生。世非

太平之運歟。或無世字。非作匪。新書作茲。非太平世歟。加又有非人力而至者。年穀熟衍。符貺委至。若干紀之姦。不戰而拘繫。

疆梁之兇銷鑠縮粟迎風而委伏其有一事未就正自視若不成人新書無自字視四海之所環無一夫

甲而兵者而或作與若此時也若上或有未有字拾遺公不疾起與天下之士君子樂成而享之斯無時矣昔者孔子

知不可為而為之不已足跡接於諸侯之國或無足跡字即可為之時自藏深山牢關而固距即與仁義者異

守矣想拾遺公冠帶就車惠然肯來舒所蓄積以補綴盛德之有闕遺或作遺闕新書無有遺二字利加於時利下或無加字

加於新書作加于名垂於將來踴躍悚企傾刻以冀傾或作頃又竊聞朝廷之議必起拾遺公使者往若不許即河南

必繼以行或無即字拾遺徵君若不至必加高秩如是則辭少就多則或作即新書無則字傷於廉而害於義拾遺公必

不為也善人斯進其類皆有望於拾遺公拾遺公儻不為起使衆善人不與斯人施也或無使字也或作者○今按此句疑

誤由拾遺公而使天子不盡得良臣君子不盡得顯位人庶不盡被惠利其害不為細人庶或作庶人必望審察

而遠思之而下或有長字務使合於孔子之道幸甚愈再拜

答劉秀才論史書劉秀才或云名軻字希仁集中不他見公是時為史館修撰劉作此書以勉之柳子厚有與公論史官書曰前獲書言史事云具與劉秀才書及今乃見書藁

私心甚不喜云云反復論辨皆以公為不肯任作史之責則柳所見即公此書也李漢自謂收拾遺文無所失墜乃逸此篇于正集之外豈以其嘗為子厚所辨駁而遂棄歟或問張子韶曰

退之與劉秀才論史書言作史不有人禍必有天殃子厚以書闕之其說甚有理退之所論似屈子韶曰此亦退之說得未盡處想其意亦不專在畏禍但恐喪貶足以貽禍故遷就其說而

失之泥宜為子厚所攻

六月九日韓愈白秀才或無此九字或作某月辱問見愛教勉以所宜務敢不拜賜愚以為凡史氏褒貶

大法春秋已備之矣。為或作謂後之作者在據事跡實錄則善惡自見。或復出實錄二字見下或有矣字然此尚非淺陋愴

者所能就。況褒貶邪。孔子聖人作春秋辱於魯衛陳宋齊楚卒不遇而死。齊太史氏兄弟幾盡。或無氏字左傳襄二

十五年太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南史氏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左丘明紀春秋時事以失明。司馬遷與任安書曰左氏失明厥有

國司馬遷作史記刑誅漢書天漢二年李陵降匈奴遷監室班固瘵死和帝永元初洛陽令种兢以事捕固

寒死也今本誤作疲或作瘦或作廢皆非是陳壽起又廢卒亦無所至。壽字承祚仕蜀為觀閣令史遭父喪有疾使婢侍藥鄉

不歸葬竟王隱謗退死家。隱字處叔晉太興初官著作令為習鑿齒無一足鑿齒字彥威襄陽人

赤誅宋人刪衆家後漢書為一家之作文帝元嘉二十二年誅反伏誅赤或作赤族二字魏收天絕。伯起

著後魏書一百三十卷北齊後宋孝王誅死傳三十卷周大象初預尉遲迴事誅死足下所稱吳兢。兢

梁齊周史各十卷陳史五卷隋史亦不聞身貴而今其後有聞也。或無其後字夫為史者不有人禍則有

天刑豈可不畏懼而輕為之哉。唐有天下二百年矣。聖君賢相相踵其餘文武之士。士上或無之字立功名跨越

前後者不可勝數。豈一人卒卒能紀而傳之邪。能上或無復出卒字司馬遷傳卒僕年志已就衰退不可

自敦率。或無就字敦率猶敦勉也或作敢為或無此二字○今按此二字恐有脫誤宰相知其無他才能不足用。他上或無無字哀其老窮齟齬無所

合不欲令四海內有戚戚者。猥言之上苟加一職榮之耳。非必督責迫蹙令就功役也。就下或有其字賤不敢逆

盛指行且謀引去。且一作自且傳聞不同善惡隨人所見。傳聞或作傳云聞見甚者附黨憎愛不同巧造語言鑿空構立

善惡事迹。於今何所承受。取信而可。草草作傳記。令傳萬世乎。或無若無鬼神。豈可不自心慙愧。或有可無心字。若有鬼神。將不福人。僕雖駢亦粗知自愛。實不敢率爾為也。夫聖唐鉅跡。聖字及賢士大夫事。皆磊磊軒天地。決不沈沒。文苑決下有必字。又云蜀本作落落。掀天地而無必字。蓋因柳子厚書云。所云磊磊軒天地者。決必沈沒。故諸本或誤加必字。今館中非無人將必有作者。勤而纂之。將必或後生可畏。安知不在足耳。今柳集作軒。从潮本去必字。下或在二字。亦宜勉之。愈再拜。

與大顛師書

此書諸本皆無。唯嘉祐小杭本有之。其篇次在此。與作召顛作嶺。師作和尚。方本列

陽靈山禪院。宋慶曆丁亥。江西袁陟世編得此書。疑之。因之。滁州謁歐陽永叔。永叔覽之。曰。黃退之語。他意不及也。方本略載其語。又錄歐公集古錄跋尾云。公與顛師書。世所罕傳。予以集錄古文。其求之博。蓋久而後獲。其以繫辭為大傳。謂著山林與著城郭。無異等語。宜為退之之言。其後書吏部侍郎潮州刺史。則非也。蓋退之自刑部侍郎貶潮州後。移袁州。召為國子祭酒。遷兵部侍郎。久之。始遷吏部。而流俗相傳。但知為韓吏部爾。顛師遺記。雖云長慶中立。蓋并韓書。皆國初重刻。故謬為附益。爾方又注云。今石刻乃元祐七年。重立又云。按三公簡皆遼速。常語耳。初無崇信佛法之說。妄者旁沿別誤。答問等語。以肆誣謗。要當存此簡。以解後世之惑。○今按杭本。不知何人所注。疑妄者。旁沿別誤。答問等語。以肆誣謗。要當存此簡。以解後世之惑。乃云。韓退之喜大顛。如喜澄觀。又於其末妄題云。歐陽永叔謂此文非退之不能作。又誣永退之家奴。僕亦無此語。今一士人。又於其末妄題云。歐陽永叔謂此文非退之不能作。又誣永叔矣。蘇公此語。蓋但見集注。出於或人。而未見跋尾。之為歐公親筆也。二公皆號一代文宗。而其去取不同。如此。覽者不能無惑。然方氏盡載歐語。而略不及蘇說。其意可見。三書最後一篇。於文盤特著蘇說。以備乙覽。則其同異之間。又益後人之惑矣。以余考之。所傳三書。最後一篇。實有不成文理處。但深味其間語意。一二文勢抑揚。則恐歐袁方意誠不為過。但意或疑蘇公亡逸。僧徒所記不真。致有脫誤。歐公特觀其大槪。故取其論。雖各有未暇。及其所疑。蘇公乃覺其所可疑。然亦不能察其為誤。而直斥以為凡鄙。所以其論。雖各有未暇。及其所疑。蘇公

盡也。若乃後之君子，則又往往不能究其本根。其附歐說者，既未必深知其所以為可信。其主蘇氏者，亦未必果以其說為然也。徒幸其言可為韓公解紛，若為韓諱，殊不知其言既久，聞皆非可與實事而求之者。所至如方氏雖附歐說，然亦未免論甚宏博，安得謂初無崇信其說。道德又曰：側承道高，又曰：所孟簡書，蓋已全載其詳矣。故不復論。特从方本，載此三書於別集，并錄之意。邪韓公之事，余於答孟簡書，且為全載其詳矣。故不復論。特从方本，載此三書於別集，并錄歐公此語。而附蘇說，方說於其後，且為全載其詳矣。故不復論。特从方本，載此三書於別集，并錄者以二語。而附蘇說，方說於其後，且為全載其詳矣。故不復論。特从方本，載此三書於別集，并錄同則疑傳寫之則其決為韓公之文，而非他人之所能作。無疑矣。方氏所據石本與杭本又自更帶侍郎舊官也。方氏退之其言多近世經義之書，即今所謂別傳者。洪慶善辨證云：別傳載公與大顛往復之語，深詆退之。其言多近世經義之書，即今所謂別傳者。洪慶善辨證云：別傳載公與吳源明云：徐君平見介甫，不喜退之，故作此文。方氏又云：周端禮曰：徐安國自言年二十三，四時戲為此。今悔之無及。然則其為徐作無疑矣。但君平一字，安道而方云：安國未知便是君平否耳。然靈山石刻張繫所撰，其間載韓公問大顛云：西國一真之法，何不教人。顛云：教人達性，離無明貪嗔驕慢，不生嫉妬，此亦釋子常言。初無難解，但韓公素所未聞，而顛中其病，故雖不盡解，而適亦有會於心耳。又載韓公責云：人生貴賤，各有定分，何得以三塗之說誑人。而顛答云：公何不常守侍之任，而來此為官耶。則恐其有謬誤，或其徒所附益也。

愈啓。或無此。孟夏漸熱，伏字。惟道體安和，愈弊劣，無謂坐事貶官。到此久聞道德，切思見顏。據石本如

此切乃惡切之意。此緣昨到來，未獲參謁，儻能暫垂見過，實為多幸。杭本無儻能

日久矜瞻。帖杭作貼。久當作不宣。愈白。據石本無愈白字。今據石本此下

愈啓。或無此。海上窮處，無與話言。側承道高，思獲披接。專輒有此吝屈，儻惠能降喻，非所敢望也。或疑

有然字。而并在能字之。至此一二日，卻歸高居，亦無不可。且夕渴望。杭本無儻惠以下二十七字。而有此

謂幸也。十八字。今按此句不宣。愈白。據石本無愈白字。今據石本

以下乃下篇語。定从石本。不宣。愈白。與前書同。但云六月初三日。

愈啓或無此二字。惠勻至辱答問。珍棟無已。所示廣大深迥。非造次可諭。杭作易大傳曰。或無易大二書不盡

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終不可得而見邪。據石本意作旨無而字邪作也。○今按易實作意如此

而論讀來一百遍。一字疑衍蘇氏所謂不如親口顏色。隨問而對之易了。據石本如此但無親字。○今按

不敢增而空其處。以待知者。杭但云不如親面而對之是。亦蘇氏所謂凡鄙者。此句來晴明。且夕不甚熱。

儻能乘間一訪。幸甚。且夕馳望。杭本已見上愈聞道無疑。滯行止繫縛。苟非所戀著。則山林閑寂。與城郭

無異。此从杭本。但郭作陸。今據歐公語。據石本止下有所字。縛下有愛戀字。所下無戀字。及則字。而著字

當有有字。言於行止繫縛。若無所戀著。則靜鬧一致。語尤明白耳。或又疑。大顛師論甚宏博。而必守山林。

義不至城郭。顧杭見上。或無師字。自激修行。獨立空曠。無累之地者。非通道也。自或作似。然細考之。與下

又以下為矣。而并非通道。四於字皆非是。勞於一來。安於所適。道故如是。並作識。今得真石本考之。乃如

此。然則方之所考。亦不詳矣。蓋適猶便也。與唯適之安之語。用字略同。言一來雖勞。而既來則不宣。愈頓

首。據石本無末三字。今據石本與前二書同。但云大顛禪師七月

卷三

送汴州監軍俱文珍序

井詩。○隴西公董晉為汴州陳留郡節度使。治汴州。俱文珍為監軍。公

今之天下之鎮。陳留爲大。漢書音義曰。留本鄭邑。後爲陳所并。故曰陳留。今屬汴州。屯兵十萬。連地四州。陳留郡宣武。鄴度使所治。汴宋毫潁四州隸焉。左淮

右河。抱負齊楚。濁流浩浩。舟車所同。故自天寶已來。當藩垣屏翰之任。屏翰。或作輸屏。有弓矢鈇鉞之權。皆國之

元臣。天子所左右。其監統中貴。必材雄德茂。榮耀寵光。能俯達人情。仰喻天意者。然後爲之。故我監軍俱

公。輟侍從之榮。受腹心之寄。奮其武毅。張我皇威。遇變出奇。先事獨運。偃息談笑。危疑以平。危疑。或作疑危。天子

無東顧之憂。方伯有同和之美。十三年春。將如京師。相國隴西公。飲餞於青門之外。於。或作于。或無青字。謂功德皆

可歌之也。命其屬咸作詩以鋪繹之。詩曰。

奉使羌池靜。臨戎汴水安。或作問。非是。冲天鵬翅闊。報國劍銘寒。曉日驅征騎。春風詠采蘭。東晉補亡。詩曰。循彼南陔。言采其蘭。

采蘭以養親也。誰言臣子道。忠孝兩全難。

送浮屠令縱西遊序。或無浮屠字。縱下有上人二字。公嘗送文暢師序曰。人固有儒名而墨行者。墨名而儒行者。至是送令縱。又曰。其行異其情同。君子與其進可也。二序大抵同意。故公集中。雖與澄觀。惠師。靈師。盈上人。無本師。廣宣。僧約。高閑。大顛之徒。游皆取其行。而不取其名焉。不然。則排釋老爲虛語矣。

其行異。其情同。君子與其進可也。或無進字。非是。令縱釋氏之秀者。又善爲文。有而上。或作有而字。浮游徜徉。跡接天下。藩維

大臣。文武豪士。令縱未始不褰衣而負業。往造其門下。作衣。或作裳。其有尊行美德。建功樹業。樹。或作植。令縱從而爲

之歌頌。典而不諛。麗而不淫。其中有中古之遺風。有中。或作中。有古。下。或有可字。乘間致密。或無此四字。促席接

膝。譏評文章。商較人士。或作士人。或作人事。浩浩乎不窮。悵悵乎深而有歸。於是乎吾忘令縱之爲釋氏之子也。其

膝譏評文章。商較人士。或作士人。或作人事。浩浩乎不窮。悵悵乎深而有歸。於是乎吾忘令縱之爲釋氏之子也。其

來也雲凝。其去也風休。方權而已。辭雖義而不求。吾於令縱不知其不可也。盍賦詩以道其行乎。

與路鵠秀才序送路鵠贈別二序。語意無倫。脫誤不可讀。如曰自河南令。爲博士於公所歷。官次亦不合。故併闕之。今从其說刪去。

贈別序說已見上。

送毛仙翁十八兄序直諫表論顯威狀種蠱議毛仙翁序皆最末見。決非公文。據杭本之有外集者。表狀亦不錄。足以知其果僞也。今並刪去。

卷四

通解洪慶善曰。通解擇言解鄙人對。或云皆少作。陳齊之云。通解之乎者也。下皆未當。此雖少作。然亦本訛也。通解雖不見於正集。然亦趙德文錄中所載。當知其爲公文也。

今之人以一善爲行。而恥爲之。慕達節而稱夫通才者多矣。然而脂韋汨沒。以至於老死者相繼。亦未見

他之稱。他下或有人字。○今按此句疑有脫誤。其豈非亂教賊名之術歟。亂或作害。且五常之教。與天地皆生。地下或有字。非是。然而天

下之人。不得其師。終不能自知而行之矣。故堯之前千萬年。天下之人。促促然不知其讓之爲美也。於是

許由哀天下之愚。且以爭爲能。迺脫屣其九州。高揖而辭堯。由是後之人。竦然而言曰。雖天下猶有薄而

不售者。況其小者乎。或作焉。下同。故讓之教行於天下。許由爲之師也。爲之。或作之。爲下二語同。自桀之前千萬年。天下之

人。循循然不知忠易其死也。故龍逢哀天下之不仁。覩君父百姓入水火而不救。於是進盡其言。退就割

烹。就下或有其字。非是。故後之臣竦然而言曰。雖萬死猶有忠而不懼者。況其小者乎。故忠之教行於天下。忠之上或有其

是字非

由龍逢爲之師也。自周之前千萬年。周或作殷。渾渾然不知義之可以換其生也。以字或無。故伯夷哀天下之

儉。且以彊則服。食其葛薇。逃山而死。之下或有人字。服或作伏。且以彊則服一句疑有脫誤。故後之人竦然而言曰。於是或作。雖餓死

猶有義而不懼者。況其小者乎。義或作強。死。故義之教行於天下。由伯夷爲之師也。是三人俱以一身立教。

而爲師於百千萬年間。或無百字。其身亡而其教存。扶持天地。功亦厚矣。存下或有於字。功上或有而字。嚮令三師恥獨行。慕

通達。則堯之日。必曰得位而濟道。安用讓爲。用或作能。夏之日。必曰長進而否退。安用死爲。周之日。必曰和光

而同塵。和光而同塵。或作同塵而和光。安用餓爲。若然者。天下之人。促促然而爭。循循然而佞。渾渾然而儉。其何懼而不

爲哉。是則或無則字。三師生於今。必謂偏而不通者矣。或無必字。謂偏作爲偏。矣作也。矣上或無者字。嗚呼。今之人。其慕通達之爲弊

也。且古聖人言通者。蓋百行衆藝備於身而行之者也。而上或矣。今恆人之言通者。蓋百行衆藝闕於身而

求合者也。是則古之言通者。通於道義。今之言通者。通於私曲。其亦異矣。古之今之下。或並有人字。將欲齊之者。其不

猶矜糞丸而擬質隨珠者乎。或無其字。或無不字。或無其矜二字。且令今父兄教其子弟者曰。爾當通於行如仲尼。雖愚者

亦知其不能也。或無亦字也。或作邪非也。曰。爾尙力一行如古之一賢。雖中人亦希其能矣。賢上或無一字。豈不由聖可慕而

不可齊邪。賢可及而可齊也。也。或作邪。○今按恐上句無邪字。下句也字。卻當作邪。今之人行未能及乎賢。而欲齊乎聖者。亦見其

病矣。一作也。夫古人之進修。或作中。非是。或幾乎聖人。今之人行不出乎中人。而恥乎力一行爲獨行。且曰。我通

同如聖人。我下或有周字。同字疑衍。彼其欺心邪。吾不知矣。彼其欺人而賊名邪。吾不知矣。余懼其說之將深。爲通解。

擇言解

火洩於密而為用且大。能不違於道。可燔可炙。可鎔可甄。以利乎生物。作乎。或及其放而不禁。反為災矣。無

其字下水發於深而為用且遠。能不違於道。可浮可載。可飲可灌。以濟乎生物。作乎。或及其導而不防。反為

患矣。言起於微而為用且博。能不違於道。可化可令。可告可訓。以推於生物。及其縱而不慎。反為禍矣。火

既我災。有水而可伏其燄。能使其不陷於灰燼矣。陷。或作蹈。或作燄。水既我患。有土而可遏其流。能使其不仆於波濤

矣。或無而言既我禍。即無以掩其辭。能不罹於過者。亦鮮矣。於過。或作其失。過下。或有失字。所以知理者。又焉得不擇其

言歟。其為慎而甚於水火。言上。或無其字。而字恐誤。

鄠人對新史孝友傳。唐時陳藏器注本草拾遺。謂人肉治羸疾。自是民間以父母疾。多割股肉以

之此論有益於時俗多矣。鄠。胡古切。京兆縣名。

鄠有以孝為旌門者。為字疑衍。又乃本其自於鄠人曰。彼自剔股以奉母。疾瘳。大夫以聞。其令尹。令尹以

聞其上。按尹謂京兆尹。疑是而字。上俾聚土以旌其門。或無其字。使勿輸賦。以為後勸。以為。或鄠大夫常曰。他邑有是人

乎。愈曰。母疾。則止於烹粉藥石。以為是。或無愈字。或無止字。母下十二字。新史作父母疾。烹藥餌。以是為

是若夫。未聞毀傷支體。以為為養。在教未聞有如此者。苟不傷於義。則聖賢當先衆而為之也。聖賢。或幸因而致死。而下。或有且字。○今按則毀傷滅絕之罪。有歸矣。滅絕。一作絕滅。其為不孝。得無甚乎。苟有合孝之

道。荷。或作若。合。下疑有乎字。又不當旌門。蓋生人之所宜為。曷足為異乎。或無足字。既以一家為孝。是辨一邑里皆無孝矣。

以一身為孝。是辨其祖父皆無孝矣。然或陷於危難。能固其忠孝。而不苟生之逆亂。生之。劉仲忱謂之當作於。以是而

死者。乃旌表門閭。表下或有其字。爵祿其子孫。斯為為勸已。矧非是而希免輸者乎。曾不以毀傷為罪。滅絕為憂。

或作其憂非是。不腰於市。而已黷於政。况復旌其門。

河南府同官記。或無府字。記謂永貞元年。愈自陽山移江陵。法曹獲事河東公。言表均時。節度荆南也。後五年始立石。則元和五年也。記亦趙德文錄所載。呂夏卿以為可信者。其

敘事筆力非公不能。誠公之作矣。

永貞元年。貞元二十一年。八月。改元永貞。愈自陽山移江陵。法曹參軍。是歲八月。憲宗即位。公量移江陵。法曹參軍。獲事河東公。江陵節度使。裴均。字君齊。

河東人。公嘗與其從事言。或無公字。建中初。天子始紀年更元。大曆十五年正月。改元建中。命官司舉貞觀開元之烈。或作列。

非羣臣惕慄奉職。命材登良。不敢私違。當時自齒朝之士而上。以及下百執事。百下或有吏字。官闕一人將補。必

取其良。然而河南同時於天下稱多。獨得將相五人。或無同時二字。方無將字。○今按下文所記。實為宰相者三人。裴顯未為真相。故特著其官職。戎馬之盛。

則此處宜有將字。方本誤也。故於府之參軍。則得我公也。裴均於河南主簿。則得故相國范陽盧公。邁字子玄。於汜水主簿。

汜水名。前漢渡兵。汜水。○汜音凡。則得故相國。今太子賓客滎陽鄭公。餘慶。字居業。滎陽人。下相國。上方無故字。今按

誤也。於陸渾主簿。則得相國。今吏部侍郎天水趙公。宗儒。字彙文。鄧州人。相國。今一本作今相國。於登封主簿。則得故吏部尚書

東都留守吳郡顧公。少連。字夷仲。蘇州人。故下一本或盧公去河南為右補闕。其後由尚書左丞至宰相。

貞元九年五月，遷自左丞同。鄭公去汜水，爲監察御史。佐山南軍。其後由工部侍郎至宰相，罷而又爲。去汜水爲監察御史。史傳逸之。建中末，山南西道府節度使嚴震辟餘慶爲府從事。貞元十四年七月，自工部侍郎同平章事。十六年九月，罷爲郴州司馬。永貞元年八月，復以尚書左丞同平章事。元和元年五月，罷。趙公去陸渾，爲右拾遺。其後由給事中爲宰相。中爲，或作中。至貞元十四年七月，罷。顧公去登封，爲監察御史。其後由京兆尹至吏部尚書東都留守。貞元十六年五月，以少連爲京兆尹。十我公去府爲長水尉。其後由膳部郎中爲荆南節度行軍司馬，遂爲節度使。五月，均自荆南行軍司馬爲本軍節度使。自工部尚書至吏部尚書，三相國之勞，在史冊。有布字。顧吏部慎職小心，于時有聲。我公愿潔而沈密，開亮而卓偉。行茂于宗，事脩于官。嗣紹家烈，不違其先。儉祖光庭，作帥南荆。帥或作扞，厥聞休顯。音聞。武志旣揚，文教亦熙。亦或作旣，登槐贊元，其慶且至。故好語故事者，以爲五公之始迹也。同其後進而偕大也，亦同其稱名臣也。又同官職雖分，而功德有巨細。或無官職字，分作則。其有忠勞於國家也，同。忠上或無有字，家下有若將同其後，而先同其初也。有聞而問者，有字。於是焉書旣五年。謂元和也。始立石刻其語，河南府參軍舍庭中。語下或字。於時河東公爲左僕射宰相。作是。出藩大邦，開府漢南。元和三年四月，均自荆南召爲右僕度使。漢南謂鄭公以工部尚書留守東都。元和三年六月，餘慶自工部尚書爲東都留守。史傳逸之。趙公漢水之南。鄭公以工部尚書留守東都。獨見公此記。又見公上留守鄭尚書啓及送鄭涵校理序。趙公以吏部尚書鎮江陵。元和三年，宗儒檢校使。漢南地連七州。山南東道管襄鄆。戎士十萬，其官宰相也。留守之官居禁省中。守下或字。歲時出旌旗，序留司文武百官於宮城門外，而衙之。江陵故楚都也。戎士五萬。

三公同時時盧顯死矣。故止千里相望。可謂盛矣。河東公名均。姓裴氏。

記宜城驛園滿目衣冠盡城郭連雲草樹荒猶有國人懷舊德一間茅屋祭昭王與此記合

此驛置在古宜城內下或有復出宜城字楚昭王畏吳遷於都都即宜城驛東北有井傳是昭王井。昭字有靈異。至今人莫汲。開元二十

二年初置十道採訪韓朝宗以襄州刺史兼山南東道襄州南楚故城有昭王井傳言汲者死行人雖囑困不敢俯視朝宗移書諡神自是飲者亡恙也更號韓公井。驛前水傳是白起堰

西山下澗灌此城壞或脫堰字。楚人多死流城東陂。臭聞遠近。因號其陂臭陂。臭陂上有曰字或有蛟害人漁者避之

井東北數十步有楚昭王廟。或無昭字。有舊時高木萬株。多不得其名。或作始。歷代莫敢翦伐。尤多古松大竹。于

太傅于帥襄陽。或無陽字。遷宜城縣。并改造南境數驛。材木取足此林。舊廟屋極宏盛。今惟草屋一區。然問左

側人尚云。每歲十月。民相率聚祭。其前廟後小城。蓋王居也。後或作覆。其內處偏高。廣員八九十畝。號殿城。當

是王朝內之所也。城或作城朝或作廟。多甄可為書硯。自小城內地。今皆屬甄氏。甄氏於小城北立墅以居。甄氏有

節行。甄氏父子節義見公答元侍御書。其子逢以學行為助教。元和十四年二月二日題。

題李生壁李平

余始得李生於河中。今相遇於下邳。或作邳非是洪慶善云下邳貞觀中屬泗元和中屬徐。自始及今。十四年矣。始相見。吾與之皆

未冠。未通人事。追思多有可笑者。與生皆然也。今者相遇。皆有妻子。昔時無度量之心。寧復可有。是生之

為交。何其近古人也。近下或於字。是來也。余黜於徐州。將西居於洛陽。汎舟於清冷池。泊於文雅臺下。西望商

丘或作州東望修竹園入微子廟求鄒陽枚叔司馬相如之故文清冷池文雅臺商丘修竹園微子廟皆非是久立於廟陞問廟陞問或作廟下陞問悲那頌之不作於是者已久頌之或作之頌那商頌祀成湯之詩殿以微子奉商祀有正考父者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太師以那為首隴西李翱太原王涯上谷侯喜實同與焉○與音預貞元十六年五月十四日昌黎韓愈書

卷五

除崔羣戶部侍郎制舊史云羣元和初為翰林學士以謔言正論聞於時九年遷禮部侍郎十年之也公掌綸誥一年唯外集有此制一首則其文遺逸多矣李漢云收拾遺文無所失墜信乎

勅地官之職邦教是先必選國華以從人望具官崔羣體道履仁外和內敏或作內清而容物善不近名從容禮樂之間特達珪璋之表比參密命弘益既多羣元和初為翰林學士歷中書舍人及貳儀曹升擢惟允邁茲令德或此藹然休聲選賢與能于今雖重雖或作惟擇才均賦均或作經自古尤難往慎乃司以服嘉命可下或有祭董相公文董公名晉祭下或有汴州字公時為汴之觀察推官晉薨之三日而斂既斂而行於也其名位具載本籍然陸長源孟叔度皆死於軍亂之日惟公獨免者也

維貞元十五年歲次己卯二月乙亥朔某日節度行軍司馬檢校右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知使事吳縣

開國男食邑三百戶陸長源或吳縣開國或無食邑三百戶字度支營田判官檢校金部員外郎侍御史孟叔度觀察

支使監察御史襄行丘穎觀察推官守祕書省校書郎韓愈等謹以少牢之奠敬祭于故尚書右僕射平

章事隴西公之靈嗚呼天高而明地厚而平五氣斂行萬彙順成交感旁暢聖賢以生雨水于雲瀆水于

坤或作神蕃昌生物昌生或作生庶有假有因天矜唐邦錫之元臣肫肫元臣肫或作肫肫其德孔碩不諂不笑

不威不赫不諂不笑或作不威或作不威為句下文其敵下別出不離二字與上求字叶不求其盈或用不致其敵爰立作

相或作初訐謨實勤出若無辭疇德之聞德或作得帝念東土公其來撫乃守洛都貞元十六年三月乃藩浚郊

迺去厥疾迺施厥膏不知其勞鰥寡以饒維昔浚郊厥亂維舊昔或作若厥亂維舊或作維亂舊政或作亂維舊政有狡有狂其羣

孔醜公其來矣為民父母為民或作公為非是父誨其義母仁其愚既變既從孰云其初孰云或作親云非是自邇徂遠

混然一區公來自中天子所倚公今不歸誰佐天子公既來止或作既來至止或作公東人以完公既歿

矣人誰與安濁流渾渾有關其鄂填道歡呼公來之初今公之歸公在喪專旨酒既盈嘉肴在盛音成嗚呼

我公庶享其誠尙饗

雷塘禱雨文此篇乃柳子厚文此不當錄

祭石君文或作祭石濬川文石洪濬川也河南人為京兆昭應尉遂葬于死所故曰客葬秦原也公既誌其墓又同宋景為文以祭之

維元和七年歲次壬辰七月二十七日右補闕宋景國子博士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石三學

士之靈。或無敬字。惟君學成于身，名彰于人，知道之可行，見人之不幸。見人，或作知命，或作不事顧讓，以圖就功，如何奄忽，永喪其躬。此四字，或作以喪其良能，下或有知微有議四字，或作不負，曰景與愈，與遊爲久。或無曰字，景下或無與字。自君之逝，相遇輒哀，傍無強親，子孩妻姪。或作稚，姪，古文，姬，然義亦不近。愈下有也字，爲久作日久。敢忘分濟，念力未任，客葬秦原，孤魂誰附，奠以送訣，悲何可窮，尙饗。

祭房君文

房次卿字蜀客，公嘗誌其父武墓，有子曰次卿，卽君也。次卿卒于京兆興平尉，文曰：吾未死，無以妻子爲念，其恤孤之意厚矣。

維某年月日，愈謹遣舊吏皇甫悅，以酒肉之饋，展祭於五官蜀客之柩前。或無維某字，愈作某。嗚呼！君迺至於此，吾復何言。於此，或作於斯。若有鬼神，吾未死，無以妻子爲念，嗚呼！君其能聞吾此言否？君上，或作君，有房字。尙饗。

高君仙硯銘

井序

儒生高常，與予下天壇中路，獲硯石似馬蹄狀，外稜孤聳，內發墨色，幽奇天然，疑神仙遺物，寶而用之，請予銘底。

仙馬有靈，迹在於石，稜而宛中，有點墨迹，文字之祥，君家其昌。應劭武紀注：大宛舊有天馬，種蹄石汗血，顏曰：隲石謂隲石，有迹，言其蹄堅利，朱斬。

仲謂銘語本此。○宛平聲。

高君畫讚

此篇從蜀本錄之，今按疑非公所作，然姑存之。

君子溫閑，骨氣柔和，迹不拒物，心不揚波，澄源卷璞，含白瑳瑳，遺紙一張，德音不忘。

潮州請置鄉校牒東坡潮州廟記謂始潮之八未知學公命進士趙德為之師自是潮之人篤於文行延及齊民至于今號稱易治此即公請置鄉校之意也

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齊上或有字則民免而無恥不如以德禮為先而輔以政刑也或無則字禮字夫欲用德

禮未有不由學校師弟子者此州學廢日久進士明經百十年間百十年間或作百十年數年非是不聞有業成貢於王庭

試於有司者頁試下或並無於字或作于字人吏目不識鄉飲酒之禮或未嘗聞鹿鳴之歌或無目與耳字忠孝之行不勸亦縣

之恥也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今此州戶萬有餘豈無庶幾者邪刺史縣令不躬為之師里閭後生無所

從學爾或作耳又或作矣非是趙德秀才沈雅專靜頗通經有文章能知先王之道論說且排異端而宗孔氏可以

為師矣師下或有友字請攝海陽縣尉為衙推官或無官字專勾當州學以督生徒興愷悌之風刺史出已俸百千以

為舉本舉或作學收其贏餘以給學生廚饌

直諫表說見第三卷

論顧威狀同上

卷六

順宗實錄卷一起藩邸盡貞元二十一年二月

方本不載實錄云諸本順宗實錄皆以附外集然李漢序謂又有注論語十卷傳學者順宗實錄五卷列於史書不在集中則知實錄固不必附也○今按李漢之說據當時而言之似未為失然其為

害已足使筆解亡逸無復真本實錄竄易不成全書是則皆李漢之爲也方氏不察而從其說既
誤矣況今去公之時又益以遠比之當日事體又大不同故其一片文字名爲公之傳而直謂愈有
非僞者皆當收拾使無失墜乃爲真能好公之文者固不當以一時苟簡之論爲限斷而直謂愈有
也故今於實錄姑仍外集而詳加校定庶幾猶足以見公筆削之一時指云○舊史公傳云時謂愈有
史筆及撰順宗實錄繁簡不當敘事拙於取捨頗爲當代所非種文宗嘗詔史臣添改時愈增李
漢蔣係在顯位諸公難之而章處厚別撰順宗實錄三卷且公進實錄表狀所云乃監修李吉甫以
章處厚所撰未周悉令臣重修而舊傳反謂所撰不當處厚別撰三卷談矣新史又云自韓愈順宗實
宗實錄議者闕然不息卒定無全篇按隋傳文宗嗣位隋以宰相監修國史初韓愈撰順宗實
錄書禁中事太切直宦寺不喜嘗改修非是夫史冊者褒貶所在匹夫善惡尙不可輕況人君乎議者
事引中李固言史官蘇景昉皆言改修非是夫史冊者褒貶所在匹夫善惡尙不可輕況人君乎議者
至引中李固言史官蘇景昉皆言改修非是夫史冊者褒貶所在匹夫善惡尙不可輕況人君乎議者
下等臣謂不然且愈所書已非自出元和以來相循逮今雖漢等以嫌無害公議請條示甚謬誤者
付史官刊定有詔摘貞元永貞間數事爲失實餘不復改漢等亦不罷由是觀之則公於元和十年
夏進此實錄後纔一刊正是文宗朝所特改者貞元永貞間數事耳舊史以爲章處厚別撰者固非
而新史又謂卒竄定無全篇者亦非也司馬溫公考異云景祐中編次崇文總目順宗皇帝實錄有
七本皆五卷題云韓愈等撰五本略而二本詳編次者兩存之其中多異罔然則是非取捨後世安
所折衷耶終之唯公之信而已此新史所以采摭無遺且以公爲知言也歟

史臣韓愈撰或無此五字

順宗至德大聖大安孝皇帝德下史有諱誦德宗長子母曰昭德皇后王氏上元二年正月十二日生正
戊戌生於長安之東內大曆十四年封爲宣王建中元年立爲皇太子史云大曆十四年六月進封宣慈孝寬大仁
而善斷留心藝學亦微信尙浮屠法禮重師傅引見輒先拜善隸書德宗之爲詩并他文賜大臣者率皆
令上書之德宗之幸奉天倉卒間倉或上常親執弓矢率軍後先導衛備嘗辛苦上之爲太子於父子間

慈孝交洽無嫌。每以天下為憂。德宗在位久。稍不假宰相權。而左右得因緣用事。外則裴延齡、李齊運、韋渠牟等。以姦佞相次進用。延齡尤狡險。判度支。貞元九年五月。以裴延齡為戶部侍郎判度支。務刻剝聚斂。以自為功。天下皆怨。

怒。上每進見。候顏色。輒言其不可。至陸贄、張滂、李充等。以毀譴朝臣。懼懼。○懼所江切。諫議大夫陽城等伏閣。

極論。德宗怒甚。將加城等罪。內外無敢救者。上獨開解之。城等賴以免。德宗卒。不相延齡渠牟。上有力焉。

貞元二十一年癸巳。德宗崩。景申。上即位太極殿。冊曰。維貞元二十一年歲次乙酉。正月辛未朔二十

三日癸巳。皇帝若曰。於戲。天下之大。實惟重器。祖宗之業。允屬元良。咨爾皇太子誦。睿哲溫恭。寬仁慈惠。

文武之道。秉自生知。孝友之誠。發於天性。自膺上嗣。毓德春闈。恪慎于厥躬。祇勤于大訓。必能誕敷至化。

安勸庶邦。朕寢疾彌留。弗興弗寤。是用命爾繼統。俾紹前烈。宜陟元后。永綏兆人。其令中書侍郎平章事

高郢奉冊。即皇帝位。爾惟奉若天道。以康四海。懋建皇極。以熙庶功。無忝我高祖太宗之休命。倉洋召輸林學士鄭

綱衛次公等。至金鑾殿草遺詔。宜官或曰。禁中議所立。尙未定。衆莫敢對。次公遽言曰。太子雖有疾。地居冢嗣。中外屬心。必不得已。猶應立廣陵王。綱等從而和之。議始定。上自二十年九月

得風疾。因不能言。使四面求醫藥。天下皆聞知。德宗憂感。形于顏色。數自臨視。二十一年正月朔。辛未。含

元殿受朝。元或作光。還至別殿。諸王親屬進賀。獨皇太子疾不能朝。德宗為之涕泣。悲傷歎息。因感疾。恍惚。口

益甚。二十餘日。中外不通。兩宮安否。朝臣咸憂懼。莫知所為。雖翰林內臣。亦無知者。含元殿至日。益甚。四

豫諸王親戚。皆侍醫藥。獨上臥病。不能侍。德宗彌留。思見太子。涕咽久之。二十三日。上知內外憂疑。紫衣麻鞋。不俟正冠。出九仙門。召見諸軍

使京師稍安。二十四日宣遺詔。上縗服見百寮。二十六日即位。丙申。即皇帝位於太極殿。衛士尙疑之。企

上學書於王伾。伾。杭人。頗有寵。伾下或有王叔文。山陰人。以碁進。俱待詔翰林。數侍太子碁。叔文詭譎多計。○音決。

上在東宮。嘗與諸侍讀并叔文論政。至宮市事。上曰。寡人方欲極言之。衆皆稱贊。獨叔文無言。既退。上獨

留叔文。謂曰。向者君奚獨無言。豈有意邪。叔文曰。叔文蒙幸太子。有所見。敢不以聞。太子職當侍膳問安。

不宜言外事。陛下在位久。如疑太子收人心。何以自解。上大驚。因泣曰。非先生。寡人無以知此。遂大愛幸。

與王伾兩人相依附。俱出入東宮。聞德宗大漸。上疾不能言。伾即入。以詔召叔文入。坐翰林中使決事。詔

或無召字。文下或無入字。使下或無決字。伾以叔文意。入言於宦者李忠。言稱詔行下。外初無知者。以檢校司空平章事杜佑。

攝冢宰兼山陵使。中丞武元衡爲副使。宗正卿李紆爲按行山陵地使。刑部侍郎鄭雲逵爲鹵簿使。或無

紆。或作紆。逵。或作逵。又命中書侍郎平章事高郢撰哀册文。禮部侍郎權德輿撰諡册文。太常卿許孟容撰議文。

庚子。百寮請聽政。曰。自漢以來。以或喪期之數。以日易月。而嘗三日而聽政。我國家列聖。亦克修奉。罔或

有違。況大行皇帝。酌於故實。重下遺詔。今日至期。而陛下未親政事。羣臣不敢安。宜存大孝。以寧萬國。天

下之幸。不許。是月。昇泗州爲上州。二月辛丑朔。中書侍郎平章事臣郢。門下侍郎平章事臣珣。檢校

司空平章事臣佑。奉疏曰。大行皇帝知陛下仁孝。慮陛下悲哀。不卽人心聽政事。故發遺詔。令一行漢氏

之制。今陛下安得守曾閔匹夫之小行。忘皇王繼親之大孝。以虧臣子承順之義。猶不許。壬寅。宰臣又

上言曰。陛下以聖德至孝。繼受寶命。宜奉先帝約束。以時聽斷。不可以久從之。癸卯。朝百寮於紫宸門。杜佑前跪進曰。陛下居憂過禮。羣臣懼焉。願一覩聖顏。因再拜而起。左右乃爲皇帝舉帽。百寮皆再拜。佑復奏曰。陛下至性殊常。哀毀之甚。臣等不勝惶灼。伏望爲宗廟社稷。割哀強食。景午。罷翰林陰陽星卜。醫相覆碁。待詔三十二人。三或作四初。王叔文以碁待詔。旣用事。惡其與己儕類相亂。罷之。己酉。易定節度使張茂昭。可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餘如故。或無使字。可史作兼。河北節度。自至德已來。不常朝覲。前年冬。茂昭來朝未還。故寵之。辛亥。史作卯詔吏部侍郎韋執誼守左丞。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賜紫。侍郎史作郎中。左丞史作尙書右丞。初。執誼爲翰林學士。知叔文幸於東宮。傾心附之。叔文亦欲自廣朋黨。密與交好。至是。遂特用爲相。乙卯。太常奏禮云。喪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社稷。周禮圓鍾之均六變。天神皆降。林鍾之均八變。地示咸出。不廢天地之祭。不敢以卑廢尊也。樂者所以降神也。不以樂則祭不成。今遵遺詔。行易月之制。請制內遇祭輟樂。終制用樂。從之。又奏。禮三年祭宗廟。今請俟祔廟畢復常。從之。辛酉。貶京兆尹李實爲通州長史。詔曰。詔下或有調一道字。曰下或有京尹嗣道王字。實素以宗屬累更任使。驟升班列。遂極寵榮。而政乖惠和。務在苛厲。比年旱歉。或作嘆。先聖憂人。特詔逋租。悉皆蠲免。而實敢肆誣罔。復令徵剝。頗紊朝廷之法。實惟聚斂之臣。自國哀已來。增毒彌甚。無辜斃踣。深所興嗟。朕嗣守洪業。敷弘理道。寧容蠹政。以害齊人。宜加貶黜。用申邦憲。尙從優貸。俾佐遠藩。實諂事李齊運。驟遷至京兆尹。恃寵強愎。不顧文法。文或作乃是時春夏旱。京畿乏食。實一不

以介意。方務聚斂徵求。以給進奉。每奏對輒曰。今年雖旱。而穀甚好。由是租稅皆不免。人窮至壞屋賣瓦。木貸麥苗。以應官。或無貸字。優人成輔。端爲謠嘲之。實聞之。奏輔端誹謗朝政。杖殺之。實遇侍御史王播於道。故事。尹與御史相遇。尹下道避。實不肯避。導騎如故。播詰讓導騎者。實怒。遂奏播爲三原令。廷詬之。原或作泉。非是。陵轢公卿已下。陵或作凌。隨喜怒誣奏遷黜。朝廷畏忌之。嘗有詔免畿內逋租。實不行。用詔書徵之如初。勇於殺害。人吏不聊生。至譴市里。讙呼。皆袖瓦礫遮道伺之。實由間道獲免。壬戌。洪慶善云。史作寅。誤。制殿中丞皇太子侍書翰林待詔王伾。可守左常侍。依前翰林待詔。按前云上。學書於王伾。後云。以待書得幸於上。則此當从史作侍書爲是。蘇州司功王叔文。可起居舍人。翰林學士。又以司勳員外郎翰林學士知制誥鄭絪爲中書舍人。學士如故。又以給事中馮伉爲兵部侍郎。以兵部員外郎史館修撰歸登爲給事中。修撰如故。登。伉皆上在東宮時侍讀。以師傅恩拜。

卷七

順宗實錄卷二起二月。盡三月。

二月甲子。上御丹鳳門。大赦天下。自貞元二十一年二月二十四日。昧爽已前。大辟已下。罪無輕重。常赦所不原者。咸赦原之。諸色人中有才行兼茂。明於理體者。經術精深。可爲師法者。達於吏理。可使從政者。

宜委常參官各舉所知。其在外者。長吏精加訪擇。具名聞奏。仍優禮發遣。舊事宮中有要市外物。下或有問字。

令官吏主之。與人爲市。隨給其直。貞元末。以宦者爲使。抑買人物。稍不如本估。末年不復行文書。置白望

數百人於兩市。并要鬧坊。閱人所賣物。但稱宮市。卽斂手付與。真僞不復可辨。無敢問所從來。論價之

高下者。其論疑當作與論。率用百錢物。買人直數千錢物。仍索進奉門戶。并腳價錢。將物詣市。至有空手而歸者。

名爲宮市。而實奪之。嘗有農夫。以驢負柴至城賣。遇宦者稱宮市取之。纔與絹數尺。又就索門戶。仍邀以

驢送至內。農夫涕泣。以所得絹付之。不肯受。曰。須汝驢送柴至內。農夫曰。我有父母妻子。待此然後食。待或

得。今以柴與汝。不取直而歸。汝尙不肯。我有死而已。有死或作必死。遂毆宦者。街吏擒以聞。詔黜此宦者。而賜農

夫絹十匹。然宮市亦不爲之改易。諫官御史數奏疏諫。不聽。上初登位。禁之。至大赦。又明禁。又貞元中。要

乳母。皆令選寺觀婢以充之。而給與其直。例多不中選。寺觀次當出者。賣產業割與地買之。地上與字恐誤。或賣產業。

是本文後改作割地而傳者。不去舊文。又誤增與字。貴有姿貌者以進。其徒苦之。至是亦禁焉。貞元末。五坊小兒。張捕鳥雀於閭里。

皆爲暴橫。以取錢物。至其張羅網於門。不許人出入者。或有張井上者。使不得汲水。近之輒曰。汝驚供奉

鳥雀。痛毆之。出錢物求謝。乃去。或相聚飲食於肆。醉飽而去。賣者或不知。就索其直。多被毆罵。或時留蛇

一囊爲質。曰。此蛇所以致鳥雀。而捕之者。今留付汝。幸善飼之。勿令飢渴。賣者愧謝求哀。乃攜而去。上在

春宮時。則知其弊。常欲奏禁之。奏或作東。至卽位。遂推而行之。人情大悅。乙丑。停鹽鐵使進獻。舊鹽鐵錢物。

悉入正庫。一助經費。其後主此務者。稍以時市珍翫時新物充進獻。以求恩澤。其後益甚。歲進錢物。謂之羨餘。而經入益少。至貞元末。遂月有獻焉。遂或作逐。非是。謂之月進。至是乃罷。命右金吾將軍兼中丞田景度持節告哀於吐蕃。以庫部員外熊執易爲副。兵部郎中兼中丞元季方告哀於新羅。且冊立新羅嗣王。主客

員外郎兼殿中監馬于爲副。三月庚午朔。出後宮三百人。辛未。以翰林待詔王伾爲翰林學士。壬

申。以故相撫州別駕姜公輔爲吉州刺史。前戶部侍郎判度支汀州別駕蘇弁爲忠州刺史。追故相忠州

刺史陸贄。郴州別駕鄭餘慶。前京兆尹杭州刺史韓臯。前諫議大夫道州刺史陽城。赴京師。德宗自貞元

十年已後。不復有赦令。左降官雖有名德才望。以微過忤旨。譴逐者。一去皆不復敘用。至是人情大悅。而

陸贄陽城皆未聞追詔。聞下或於字。而卒於遷所。士君子惜之。癸酉。出後宮并教坊女妓六百人。聽其親戚

迎於九仙門。百姓相聚。譁呼大喜。景戌。詔曰。檢校司空平章事杜佑。可檢校司徒平章事。充度支并鹽

鐵使。以浙西觀察李錡爲浙西節度。檢校刑部尚書。賜徐州軍額曰武寧。制曰。朕新委元臣。綜釐重務。爰

求貳職。固在能臣。起居舍人王叔文。精識瓌材。寡徒少欲。質直無隱。沈深有謀。其忠也。盡致君之大方。其

言也。達爲政之要道。凡所詢訪。皆合大猷。宜繼前勞。佇光新命。可度支鹽鐵副使。依前翰林學士本官。賜

如故。賜如或作餘如。初。叔文旣專內外之政。與其黨謀曰。判度支則國賦在手。可以厚結諸用人。取兵士心。以

固其權。驟使重職。人心不服。藉或作藉。無藉字。杜佑雅有會計之名。位重而務自全。易可制。故先令佑主其名。

而除之爲副以專之。除之疑當作除已。以戶部尙書判度支王紹爲兵部尙書。以吏部郎中李鄴爲御史中丞。武

元衡爲左庶子。初叔文黨數人貞元末已爲御史在臺。至元衡爲中丞薄其人待之鹵莽皆有所憾。而叔

文又以元衡在風憲欲使附己使其黨誘以權利。元衡不爲之動。叔文怒故有所授。庚寅制曰字門下

侍郎守吏部尙書平章事賈耽可檢校司空兼左僕射守門下侍郎平章事鄭珣瑜可守吏部尙書守中

書侍郎平章事高郢可守刑部尙書守尙書左丞平章事韋執誼可守中書侍郎並依前平章事。癸巳

詔曰萬國之本屬在元良主器之重歸於長子所以基社稷而固邦統古之制也。廣陵王某孝友溫恭慈

仁忠恕博厚以容物寬明而愛人祇服訓詞言皆合雅講求典學禮必從師居有令聞動無違德朕獲續

丕緒祇若大猷惟懷永圖用建儲貳以承宗廟以奉粢盛爰舉舊章俾膺茂典宜冊爲皇太子改名某仍

令所司擇日備禮冊命。初廣陵王名從水傍享至冊爲皇太子始改從今名。丁酉吏部尙書平章事鄭

珣瑜稱疾去位。其日珣瑜方與諸相會食於中書故事丞相方食百寮無敢謁見者。叔文是日至中書欲

與執誼計事令直省通執誼直省以舊事告叔文叱直省直省懼入白執誼執誼遂巡慙蔽。乃版切與椒同竟起

迎叔文就其閣語良久宰相杜佑高郢珣瑜皆停筓以待。郢下或有鄭字有報者云叔文案飯宰相已與之同餐

閣中矣。佑郢等心知其不可。或非是畏懼叔文執誼莫敢出言。珣瑜獨歎曰吾豈可復居此位。顧左右取

馬徑歸遂不起。前是左僕射賈耽以疾歸第未起。珣瑜又繼去。二相皆天下重望相次歸臥。叔文執誼等

益無所顧忌遠近大懼焉。

韓昌黎集外集

卷八

順宗實錄卷三起四月
盡五月

夏四月乙巳。上御宣政殿。冊皇太子。冊曰。建儲貳者。必歸於冢嗣。固邦本者。允屬於元良。咨爾元子。廣陵王某。幼挺岐嶷。長標洵淑。佩詩禮之明訓。宣忠孝之弘規。居惟保和。動必循道。識達刑政。器合溫文。愛敬奉於君親。仁德聞於士庶。神祇龜筮。罔不協從。是用命爾爲皇太子。於戲。維我烈祖之有天下也。功格上帝。祚流無窮。光纘洪業。逮予十葉。虔恭寅畏。日慎一日。付爾以承祧之重。勵爾以主鬯之勤。以貞萬國之心。以揚三善之德。爾其尊師重傅。親賢遠佞。非禮勿踐。非義勿行。對越天地之耿光。丕承祖宗之休烈。可不慎歟。時上卽位已久。而臣下未有親奏對者。內外盛言王伾王叔文專行斷決。日有異說。又屬頻雨。皆以爲羣小用事之應。至將冊禮之夕。雨乃止。迨行事之時。天氣清朗。有慶雲見。識者以爲天意所歸。及觀皇太子儀表。班行旣退。無不相賀。至有感泣者。戊申。詔曰。惟先王光有天下。必正我邦本。以立人極。建儲貳以承宗祧。所以啓迪大猷。安固洪業。斯前代之令典也。皇太子某。體仁秉哲。恭敬溫文。德協元良。禮當上嗣。朕奉若不訓。憲章前式。惟承社稷之重。載考春秋之義。授之匕鬯。以奉粢盛。爰以令辰。俾膺茂典。

今册禮云畢。感慶交懷。思與萬方同其惠澤。自貞元二十一年二月二十四日已後。至四月九日味爽已前。天下應犯死罪者。特降從流。流已下。遞減一等。文武常參并州府縣官。子爲父後者。賜勳兩轉。古之所以教太子必茂。選師傅以翼輔之。法於訓詞。而行其典禮。左右前後。罔非正人。是以教諭而成德也。給事中陸質中書舍人崔樞積學懿文守經據古夙夜講習庶協于中。並充皇太子侍讀。天下孝子順孫。先旌表門閭者。委所管州縣各加存卹。庚戌封皇太子長子寧等六人爲郡王。寧寬宥察囊察等六男也。癸酉。當作丑。吐蕃弔祭使工部侍郎兼御史大夫史館修撰張薦禮部尚書薦字孝舉代居深州之陸澤。祖文成博學工文詞性好談諧。七登文學科。薦聰明強記。歷代史傳無不貫通。爲太師顏真卿所稱賞。遂知名。大歷中江東觀察表薦之。江或浙。授左司禦率府兵曹參軍兼史館修撰。貞元初爲太常博士。四年迴紇求和親使送咸安公主入迴紇。以薦爲判官。改授殿中侍御史。累遷諫議大夫。十一年册迴紇子。薦以祕書少監持節爲使。還久之遷祕書監。二十年吐蕃贊普死。以薦爲工部侍郎兼御史大夫持節弔贈。卒於赤嶺東迴紇辟吐蕃傳歸其柩。辟字恐誤。前後三使異國。自始命至卒常兼史職。在史館二十年。著宰輔傳略五服圖記寓居錄靈怪集等。景寅罷閩中萬安監。先是福建觀察柳冕久不遷。欲立事迹。立或作以。以求恩寵。乃奏云。閩中南朝放牧之地。畜羊馬可使孳息。請置監許之。收境中畜產。收或作牧。令吏牧其中。羊大者不過十斤。馬之良者佑不過數千。不經時輒死。又斂百姓苦之。遠近以爲笑。至是觀察閩濟美奏罷之。丁卯命焚容

州所進毒藥可殺人者。可或作所五月己巳。史作戊辰。無五月字。以杭州刺史韓臯爲尙書左丞。左或作右。辛未。史作己巳。

以右金吾大將軍范希朝爲檢校右僕射兼右神策京西諸城鎮行營兵馬節度使。叔文欲專兵柄。藉希

朝年老舊將。故用爲將帥。使主其名。主或作在。而尋以其黨韓泰爲行軍司馬。專其事。甲戌。以度支郎中韓

泰守兵部郎中兼中丞。充左右神策京西都柵行營兵馬節度行軍司馬。賜紫。乙亥。追改爲檢校兵部

郎中職如故。甲申。史作丁丑。以萬年令房啓爲容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初啓善於叔文之黨。因相推致。或無因字。

遂獲寵於叔文。求進用。叔文以爲容管經略使。使行約至荆南授之云。脫不得荆南。卽與湖南故啓宿留

於江陵。○宿音秀。留音溜。久之。方行至湖南。又久之。而叔文與執誼爭權。數有異同。故不果。尋聞皇太子監國。啓

惶駭奔馳而往。是日以郴州員外司馬鄭餘慶爲尙書左丞。是日史作癸未。乙酉。以尙書左丞韓臯爲鄂

察武昌軍節度使。以尙下十八字。史作以右丞韓臯爲鄂岳。岳沔蘄團練觀察使。仍日係甲辰下。初臯自以前輩舊人。累更重任。頗以簡倨自高。

嫉叔文之黨。謂人曰。吾不能事新貴人。臯從弟曄幸於叔文。以告叔文。故出之。辛卯。以王叔文爲戶部

侍郎。職如故。賜紫。初叔文欲依前帶翰林學士。宦者俱文珍等惡其專權。削去翰林之職。叔文見制書大

驚。謂人曰。叔文日時至此。商量公事。若不得此院職事。卽無因而至矣。王伾曰諾。卽疏請不從。再疏乃許。

三五日。一入翰林。去學士名。又與歸登同日賜紫。內出衫笏。賜登。而叔文不霑。文珍等所惡。獨不得賜。按今

而叔文下數句。重複不可讀。疑因後來修改。已增新字。而不去舊文。如前買乳母之例也。蓋上文已有俱

文珍等惡其專權之句。則此不當更有文珍等所惡五字。有不霑字。卽不當更有獨不得賜四字。若并有

此九字，卽上不當有不需字。且此文珍等字上亦合更有脫字。譔誤甚明。今當削去文珍等以下九字。則語意明白無復可疑矣。由此始懼。以衢州別駕令狐暉爲祕書

少監。暉，國子祭酒德棻玄孫。進士登第。司徒楊綰未達時，遇之以爲賢。爲禮部修史。引暉入史館。自華原尉拜拾遺。累遷起居舍人。大厯八年，劉晏爲吏部尙書，奏暉爲刑部員外。判南曹。累遷至禮部侍郎。暉之

判南曹，晏爲尙書。楊炎爲侍郎。暉得晏之舉，分闕必擇其善者與晏，而以惡者與炎。炎固已不平。至暉爲禮部，而炎爲相，有杜封者，故相鴻漸之子，求補弘文生。炎嘗出杜氏門下，託暉以封。暉謂使者曰：相公欲

封成其名，乞署封名下一字。暉因得以記焉。炎不意暉賣之，署名屬暉。暉明日疏言：宰相炎迫臣以威，臣

從之，則負陛下。不從，卽炎當害臣。卽或作則德宗以問炎，炎具道所以。德宗怒曰：此姦人不可奈。欲杖而流之。

炎救解，乃黜爲衡州別駕。貞元初，李泌爲相，以左庶子史館修撰徵至，則與同職孔述睿爭競細碎，數侵

述睿。述睿長告以讓不欲爭。告或作者○長告謂長假也泌卒，竇參爲相，惡其爲人，貶吉州別駕。改吉州刺史。齊映除

江西觀察，過吉州。暉自以前輩懷怏怏，不以刺史禮見入謁，從容步進，不裨首屬戎器。或無裨字，或又作秣，非是映以

爲恨，去至府。奏暉舉前刺史過失，鞠不得真，無政事不宜臨郡。貶衢州別駕。上卽位，以祕書少監徵未至。

卒。暉在史館，修玄宗實錄一百卷，撰代宗實錄三十卷。雖頗勤苦，然多遺漏，不稱良史。初，德宗將厚奉元

陵事，暉時爲中書舍人兼史職，奏疏諫請薄其葬，有答詔優獎。元和三年，以修實錄功，追贈工部尙書。新

初，暉受詔撰代宗實錄，未就。會貶詔聽在外成書。是月，以襄州爲襄府。按元和郡國志，作襄陽大。徙臨漢

元和中，其子太僕丞丕獻之，以勞贈工部尙書。

是月，以襄州爲襄府。

按元和郡國志，作襄陽大。徙臨漢

縣於古城曰鄧城縣。

卷九

順宗實錄卷四起六月盡七月

六月乙亥乙或作己貶宣州巡官羊士諤爲汀州寧化縣尉。士諤性傾躁。時以公事至京。遇叔文用事。朋黨相煽。頗不能平。公言其非。叔文聞之怒。欲下詔斬之。執誼不可。則令杖殺之。執誼又以爲不可。遂貶焉。由是叔文始大惡執誼。往來二人門下者皆懼。先時劉闢以劍南節度副使。將韋臯之意于叔文。求都領劍南三川。謂叔文曰。太尉使某致微誠於公。某或作闢若與其三川。與其疑當當以死相助。若不用。某亦當有以相酬。叔文怒。亦將斬之。而執誼固執不可。闢尙遊京師未去。尙或作以字至聞士諤。士或作貶。○今按士上當別有貶字遂逃歸。左散騎常侍致仕張萬福卒。萬福。魏州元城人也。自曾祖至父。皆明經官。止縣令州佐。萬福以祖父業儒。皆不達。不喜書。學騎射。年十七八。從軍遼東。有功爲將而還。累遷至壽州刺史。州送租賦詣京師。至潁川界。爲盜所奪。萬福使輕兵馳入潁川界討之。入潁川或作入潁州賊不意。萬福至。忙迫不得戰。萬福悉聚而誅之。盡得其所亡物。并得前後所掠人妻子財物牛馬萬計。悉還其家。爲淮南節度崔圓所忌。失刺史。改鴻臚卿。以節度副使將兵千人鎮壽州。萬福不以爲恨。許杲以平盧行軍司馬將卒三千人。駐濠州。不去。有窺淮

南意。圓令萬福攝濠州刺史。杲聞即提卒去。止當塗陳莊。賊陷舒州。圓又以萬福爲舒州刺史。督淮南岸盜賊。連破其黨。大厯三年。召赴京師。代宗謂曰。聞卿名久。欲一識卿。且將累卿。以許杲。萬福拜謝。因前曰。陛下以許杲召臣。如河北賊諸將叛。以屬何人。代宗笑曰。且欲議許杲事。方當大用卿。即以爲和州刺史。行營防禦使。督淮南岸盜賊。至州。杲懼。移軍上元。杲至楚州。大掠。節度使韋元甫命萬福討之。未至淮陰。杲爲其將康自勤所逐。勸。或作。下同。自勤擁兵繼掠。擄。或作。權。循淮而東。萬福倍道追而殺之。免者十二三。盡得其所虜掠金銀婦女等。女。或作。人。皆獲致其家。代宗詔以本州兵千五百人防秋。京西。遂帶和州刺史。鎮咸陽。固留宿衛。固。或作。因。李正己反。將斷江淮路。令兵守埭橋渦口。音。埭。壩。江淮進奉船千餘隻。泊渦口。不敢進。德宗以萬福爲濠州刺史。萬福馳至渦口。立馬岸上。發進奉船。淄青將士停岸。睥睨不敢動。諸道繼進。改泗州刺史。爲杜亞所忌。徵拜左金吾衛將軍。召見。德宗驚曰。杜亞言卿昏耄。卿乃如是健耶。圖形凌煙閣。數賜酒饌衣服。并勅度支籍口畜給其費。至賀陽城等。於延英門外。天下益重其名。二十一年。以左散騎常侍致仕。元和元年卒。元和元年。當作。貞元二十一年。年九十。萬福自始從軍至卒。祿食七十年。未嘗病一日。典九郡。皆有惠愛。

癸丑。韋臯上表。請皇太子監國。又上皇太子牋。尋而裴洎嚴綬表繼至。悉與臯同。贈故忠州別駕陸贄。兵部尚書。故道州刺史。陽城左常侍。贄字敬輿。吳郡人也。年十八。進士及第。贄大歷八年及第。時年二十。又以博學宏詞。授鄭縣尉。書判拔萃。授渭南尉。遷監察御史。未幾。選爲翰林學士。遷祠部員外郎。德宗幸奉天。贄隨

行在天下搔擾遠近徵發書詔一日數十下。一日或作日百非是皆出於贊贊操筆持紙成於須臾不復起草同職皆拱手嗟嘆不能有所助常啓德宗言方今書詔宜痛自引過罪己以感人心昔成湯以罪己致興後代推以爲聖人楚王失國亡走一言善而復其國至今稱爲賢者陛下誠能不悛改過以言謝天下臣雖愚陋爲詔詞無所忌諱庶能令天下叛逆者迴心喻旨德宗從之故行在制詔始下聞者雖武人悍卒無不揮涕感激議者咸以爲德宗剋平寇難旋復天位不惟神武成功爪牙宣力蓋以文德廣被腹心有助焉累遷考功郎中諫議大夫中書舍人兼翰林學士丁母憂免喪權知兵部侍郎復入翰林中外屬意旦夕俟其爲相寶參深忌之贊亦短參之所爲且言其黷貨於是與參不能平尋真拜兵部侍郎知禮部貢舉於進士中得人爲多八年春遷中書侍郎平章事始令吏部每年集選人舊事吏部每年集人其後遂三年一置選選人猥至文書多不了尋勘真僞紛雜吏因得大爲姦巧選士一蹉跌或至十年不得官而官之闕者或累歲無人贊令吏部分內外官員爲三分計闕集人以爲常其弊十去七八天下稱之初寶參出李巽爲常州刺史且迫其行巽常銜之至參貶爲郴州別駕巽適遷湖南觀察德宗常與參言故相姜公輔罪參漏其語參敗公輔因上疏自陳其事非臣之過德宗詰之知參洩其語怒未有所發會巽奏汴州節度劉士寧遺參金帛若干士寧得汴州參處其議士寧常德之故致厚貺德宗以參得罪而以武將交結以武當發怒竟致參於死而議者多言參死由贊焉司馬溫公云贊傳曰德宗殺參贊有力焉按贊請令長舉屬吏狀云亦由私訪所親轉爲所賣

其弊非遠。聖鑒明知。乃解參之語也。及參之死。贊解救甚至。當時之人。見參贊有隙。遂以己意鑄之。史官不悅者。因歸罪於贊耳。唐小說云。贊參所寵青衣。上清者。參死。沒入掖庭。因言陸贄誣陷參事。德宗乃下詔。贄參此說。與舊史同。裴延齡判度支。天下皆嫉怨。而獨幸於天子。朝廷無敢言其短者。贄獨身當之。日陳其不可

用。延齡固欲去贄而代之。又知贄之不與己。多阻其奏請也。謗毀百端。翰林學士吳通玄。故與贄同職。姦

巧佻薄。與贄不相能。知贄與延齡相持。有間。因盛言贄短。宰相趙璟本贄所引。同對嫉贄之權密。以贄所

戢彈延齡事告延齡。戢。通鑑作譏。或作延齡益得以為計。由是天子益信延齡。而不直贄。竟罷贄相。以為

太子賓客。而黜張滂李充等權。按史滂充皆以論裴延齡得罪。此但著黜滂充言事者皆言其屈。皆。或

固畏懼。至為賓客。拒門不納。交親士友。春旱。德宗數獵苑中。延齡疏言贄等失權。怨望。言於衆曰。天下早

百姓且流亡。度支愛惜。不肯給諸軍。軍中人無所食。其事奈何。以搖動羣心。其意非止欲中傷臣而已。後

數日。又獵苑中。會神策軍人跪馬前云。度支不給馬草。德宗意延齡前言。即迴馬而歸。由是貶贄為忠州

別駕。滂充皆斥逐。德宗怒未解。贄不可測。賴陽城等救。乃止。贄之為相。常以少年入翰林。得幸於天子。長

養成就之。不敢自愛。事之不可者。皆爭之。德宗在位久。益自攬持機柄。親治細事。失君人大體。宰相益不

得行其事職。而議者乃云。由贄而然。溫公云。凡為宰相者。皆欲專權。安肯自求失職。不任宰相。乃德宗之

過蒙容養。荷備職員。致勞睿思。巨小經慮。失而歸咎於贄。豈人情也。贄論朝官闕員狀云。頃之輔臣。鮮克勝任。

此乃諫德宗不任宰相。親治細事之詞也。贄居忠州十餘年。常閉門不出。人無識面者。避謗不著書。習醫方。集古今名方。為陸氏集驗方五十卷。卒於忠州。年五十二。上初即位。與鄭餘慶陽城同徵。詔始下。而

城贊皆卒。城字亢宗，北平人，代爲官族，好學，貧不能得書，乃求入集賢爲書寫吏，竊官書讀之，晝夜不

出，經六年，遂無所不通。乃去滄州中條山下。州，非是。遠近慕其德行，來學者相繼於道，閭里有爭者，不詣

官府，詣城以決之。李泌爲相，舉爲諫議大夫，拜官不辭，未至京師，人皆想望風采。作想。云城山人，能自苦

刻，不樂名利，必諫諍死職，下咸畏憚之。旣至，諸諫官紛紛言事，細碎無不聞達，天子益厭苦之。下，非是。而

城方與其二弟牟容連夜痛飲。牟，或作井，容，或作密，二字或作井容。人莫能窺其意，有懷刺讖之者，將造城而問者。今按此

衍一句疑亦以修改重覆而誤也。今當削去讖之者將四字。城揣知其意，輒彊與酒。輒，上或有，或與坐字。客或時先醉，仆席上，或時先醉臥，客懷

中不能聽客語，約其二弟云：「吾所得月俸，汝可度吾家有幾口，月食米當幾何？買薪菜鹽米，凡用幾錢，先

具之，其餘悉以送酒媪，無留也。未嘗有所貯積，雖其所服用，切急不可闕者，客稱其物可愛，城輒喜舉而

授之。陳萇者，候其始請月俸，常往稱其錢帛之美，月有獲焉。至裴延齡讖毀陸贄等，坐貶黜，德宗怒不解，

在朝無救者，城聞而起曰：「吾諫官也，不可令天子殺無罪之人，而信用姦臣，卽率拾遺王仲舒數人守延

英門，上疏論延齡姦佞，贄等無罪狀，德宗大怒，召宰相入語，將加城等罪。良久乃解，令宰相諭遣之。於是

金吾將軍張萬福聞諫官伏閣諫，趨往至延英門，大言賀曰：「朝廷有直臣，或作直言。天下必太平矣。」遂徧拜城

與仲舒等曰：「諸諫議能如此言事，天下安得不太平也。」或無也字。已而連呼「太平萬歲，太平萬歲，萬福武人，時

年八十餘，自此名重天下。時朝夕相延齡，城曰：「脫以延齡爲相，當取白麻壞之，慟哭於庭，竟坐延齡事，改

國子司業。至引諸生告之曰。凡學者。所以學爲忠與孝也。諸生寧有久不省其親乎。明日。謁城歸養者二十餘人。有薛約者。嘗學於城。狂躁以言事得罪。將徙連州。客寄有根蒂。吏縱求得城家。繼當坐吏於門。與約飲。決別。涕泣送之。郊外。德宗聞之。以城爲黨罪人。出爲道州刺史。太學王魯卿李儻等二百七十人。詣闕乞留住數日。吏遮止之。疏不得上。在州以家人禮待吏人。宜罰者罰之。宜賞者賞之。一不以簿書介意。賦稅不登。賦稅或作稅賦觀察使數誚讓。上考功第。城自署第曰。撫字心勞。徵科政拙。考下下。觀察使嘗使判官督其賦。至州。怪城不出迎。以問州吏。吏曰。刺史聞判官來。以爲己有罪。自囚於獄。不敢出。判官大驚。馳入謁城於獄曰。使君何罪。某奉命來候安否耳。留一兩日未去。城固不復歸館。門外有故門扇橫地。城晝夜坐臥其上。判官不自安。辭去。其後又遣他判官崔某往按之。按或作非崔承命不辭。載妻子一行。中道而逃。城孝友。不忍與其弟異處。皆不娶。給侍終身。有寡妹依城以居。有生年四十餘。生或作甥癡不能如人。常與弟負之以遊。初。城之妹夫亡在他處。家貧不能葬。城親與其弟舁尸以歸。音與葬於其居之側。往返千餘里。卒時年六十餘。戊午。以戶部侍郎潘孟陽爲度支鹽鐵轉運副使。其日。王伾詐稱疾自免。自叔文歸第。伾日詣中人。并杜佑。請起叔文爲相。且總北軍。旣不得。請以威遠軍使平章事。又不得。其黨皆憂悸。不自保。伾至其日。坐翰林中。疏三上不報。知事不濟。行且臥。至夜忽叫曰。伾中風矣。明日遂輿歸。不出。戊子。以禮部侍郎權德輿爲戶部侍郎。以倉部郎中判度支陳諫爲河中少尹。伾叔文之黨。於是始去。

乙未詔軍國政事宜權令皇太子某勾當百辟羣后中外庶僚悉心輔翼以底于理宣布朕意咸使知聞上自初卽位則疾患不能言至四月益甚時扶坐殿羣臣望拜而已未嘗有進見者天下事皆專斷於叔文而李忠言王伾爲之內主執誼行之於外朋黨諠譁榮辱進退生於造次惟其所欲不拘程度既知內外厭毒慮見摧敗卽謀兵權欲以自固而人情益疑懼不測其所爲朝夕伺候會其與執誼交惡心腹內離外有韋臯裴垍嚴綬等牋表垍當作垍而中官劉光奇俱文珍薛盈珍尙解玉等皆先朝任使舊人同心怨猜屢以啓上上固已厭倦萬機惡叔文等至是遂召翰林學士鄭綱衛次公王涯等入至德殿撰制詔而發命焉詔或作諾又下制以太常卿杜黃裳爲門下侍郎左金吾衛大將軍袁滋爲中書侍郎並平章事又下制吏部尙書平章事鄭珣瑜刑部尙書平章事高郢並守本官罷相皇太子見百寮於東朝百寮拜賀皇太子涕泣不答拜景申詔宰臣告天地社稷皇太子見四方使於麟德殿西亭

卷十

順宗實錄卷五起八月盡至山陵

八月庚子詔曰惟皇天祐命烈祖誕受方國九聖儲祉萬方咸休肆予一人獲纘丕業嚴恭守位不遑暇逸或作給今从史而天祐匪降匪史作不疾恙無瘳無或作弗今从史將何以奉宗廟之靈展郊禋之禮疇咨庶尹對越上玄

內愧于朕心。上畏于天命。夙夜祇慄。惟懷永圖。

惟懷史作深惟

一日萬幾。不可以久曠。天工人代。不可以久違。皇

太子某。睿哲溫文。寬和慈惠。

慈史作仁

孝友之德。愛敬之誠。

愛敬或作敬愛。或作仁愛。今从史。

通于神明。格于上下。是用推皇

王至公之道。遵父子傳歸之制。付之重器。以撫兆人。必能宣祖宗之重光。荷天地之休命。奉若成憲。永綏

四方。宜令皇太子卽皇帝位。朕稱太上皇。居興慶宮。制勅稱詔。所司擇日行冊禮。

永貞元年八月辛丑。太上皇居興慶宮。詔曰。有天下者。傳歸於子。前王之制也。欽若大典。斯爲至公。式揚

耿光。用體文德。朕獲奉宗廟。臨御萬方。降疾不瘳。庶政多闕。乃命元子。代予守邦。爰以令辰。光膺冊禮。宜

以今月九日。冊皇帝於宣政殿。仍命檢校司徒杜佑充冊使。門下侍郎杜黃裳充副使。

仍命下二十一字。史無。

國有

大命。恩俾惟新。宜因紀元之慶。用覃在宥之澤。宜改貞元二十一年爲永貞元年。自貞元二十一年八月

五日昧爽已前。天下應犯死罪。特降從流。流已下。遞減一等。又下詔曰。人倫之本。王化之先。爰舉令圖。

允資內輔。式表后妃之德。俾形邦國之風。茲禮經之大典也。良娣王氏。家承茂族。德冠中宮。雅修彤管之

規。克佩姆師之訓。自服勤蘋藻。祇奉宗祧。令範益彰。母儀斯著。宜正長秋之位。以明繼體之尊。良媛董氏。

備位後庭。素稱淑慎。進升號位。

或作位號

禮亦宜之。良娣可冊爲太上皇后。良媛宜冊爲太上皇德妃。仍令所

司備禮。擇日冊命。宣示中外。咸使知聞。壬寅。制王伾開州司馬。王叔文渝州司戶。並員外。置馳驛發遣。

叔文。越州人。以基入東宮。頗自言讀書知理道。乘閒常言人閒疾苦。上將大論宮市事。叔文說中上意。

遂有寵。因爲上言。某可爲將。某可爲相。幸異日用之。密結韋執誼。并有當時名欲僥倖而速進者。陸質呂溫。李景儉。韓曄。韓泰。陳諫。劉禹錫。柳宗元等十數人。定爲死交。而凌準程异等。又因其黨而進。交遊蹤跡。詭祕莫有知其端者。貞元十九年。補闕張正買。疏諫他事。得召見。正買與王仲舒。劉伯芻。裴蒞。常仲孺。呂洞相善。按史。王仲舒下。更有韋成季三字。今詳下文有成季字。則此處當有此三字。亦脫漏也。○陔昌亥切。數遊止。正買得召見。諸往來者皆往賀之。有與之不善者。告叔文執誼。云正買疏似論君朋黨事。宜少誠。執誼叔文信之。執誼嘗爲翰林學士。父死罷官。此時雖爲散郎。以恩時時召入問外事。執誼因言成季等朋讌聚遊無度。皆譴斥之人。莫知其由。叔文旣得志。與王伾。李忠言等專斷外事。遂首用韋執誼爲相。其常所交結。常。或作嘗。相次拔擢。至一日除數人。或無至字。日夜羣聚。伾以侍書幸寢陋。吳語。上所褻狎。而叔文頗任事。自許。微知文義。好言事。上以故稍敬之。不得如伾出入無阻。叔文入至翰林。而伾入至柿林院。見李忠言。牛昭容等。故各有所主。伾主往來傳授。劉禹錫。陳諫。韓曄。韓泰。柳宗元。房啓。凌準等。主謀議。唱和採聽外事。上疾久不瘳。內外皆欲上早定太子位。叔文默不發議。已立太子。天下喜。而叔文獨有憂色。喜上或。有皆字。常吟杜甫題諸葛亮廟詩末句云。出師未用身先死。按杜詩用作。捷。或作戰。長使英雄淚滿襟。因歔歔流涕。歔音虛。歔音希。聞者咸竊笑之。雖判兩使事。未嘗以簿書爲意。日引其黨。屏人切切細語。謀奪宦者兵。以制四海之命。旣令范希朝。韓泰。總統京西諸城鎮行營兵馬。中人尙未悟。會邊上諸將各以狀辭中尉。且言方屬希朝。中人始悟兵柄爲叔文所奪。乃大怒曰。從其謀。

吾屬必死其手。密令其使歸告諸將曰：無以兵屬人。希朝至奉天，諸將無至者。韓泰白叔文，計無所出。唯曰：奈何奈何？無幾而母死。執誼益不用其語。叔文怒，與其黨日夜謀起復。起復必先斬執誼，而盡誅不附己者。聞者皆恟懼。皇太子既監國，遂逐之。明年乃殺之。伾、杭州人病死遷所，其黨皆斥逐。叔文最所賢重者李景儉，而最所謂奇才者呂溫。叔文用事時，景儉持母喪在東都，而呂溫使吐蕃半歲，至叔文敗方歸。故二人皆不得用。叔文敗後數月，乃貶執誼爲崖州司馬。後二年病死海上。執誼杜黃裳子墀，與黃裳同在相位，故最在後貶。執誼進士對策高等。執誼京兆人，建中三年中進士第，貞元元年中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第一人。驟遷拾遺，年二十餘入翰林，巧惠便辟，媚幸於德宗，而性貪婪詭賊。其從祖兄夏卿爲吏部侍郎，執誼爲翰林學士，受財爲人求科第。夏卿不應，乃探出懷中金，以內夏卿袖。夏卿驚曰：吾與卿賴先人德，致名位，幸各已達。已或作以。豈可如此自毀壞？擺袖引身而去。執誼大慙恨，既而爲叔文所引用，初不敢負叔文。迫公議時，有異同，輒令人謝叔文云：非敢負約爲異同。約或作終，非是。蓋欲曲成兄弟爾。弟疑當作事。叔文不之信，遂成仇怨。然叔文敗，執誼亦自失形勢，知禍且至，雖尙爲相，常不自得。長奄奄無氣，聞人行聲，輒惶悸失色，以至敗死。時纔四十餘。執誼自卑，嘗諱不言嶺南州縣名爲郎官時，嘗與同舍郎詣職方觀圖，每至嶺南圖，執誼皆命去之，閉目不視。至拜相，還所坐堂北壁，有圖不就省。七八日，試就觀之，乃崖州圖也。以爲不祥，甚惡之，憚不能出口，至貶，果得崖州焉。

永貞二年正月景戌朔。戊寅史作寅下同太上皇於興慶宮受朝賀。皇帝率百僚奉上尊號曰應乾聖壽太上皇。册

文曰維永貞二年。二或作元非是歲次景戌。正月景戌朔。皇帝臣某稽首再拜奉册言。臣聞上聖玄邈。獨超乎希

夷。疆名之極。疆或作疆非是猶存乎罔象。豈足以表無爲之德。光不宰之功。然稱謂所施。簡册攸著。涵泳道德。感

於精誠。仰奉洪徽。有以自竭。伏惟太上皇帝陛下。道繼玄元。業纘皇極。膺千載之休祿。承九聖之耿光。昭

宣化源。發揚大號。政有敦本示儉。政有二字疑衍慶裕格天。恩翔春風。仁育羣品。而功成不處。褰裳去之。付神器

於冲人。想汾陽以高蹈。體堯之德。與神同符。其動也天。其靜也地。巍巍事表。無得而言。願茲寡昧。屬膺大

寶。懼忝傳歸之業。莫申繼述之志。夙夜兢畏。惟懷永圖。今天下幸安。皆睿訓所被。而未極徽號。孰報君親。

是以台臣庶官文武之列。抗疏於內。方伯藩守億兆之衆。同詞於外。請因壽祿。以播鴻名。臣不勝大願。謹

上尊號曰應乾聖壽太上皇。當三朝獻壽之辰。應五紀啓元之始。光膺徽稱。允協神休。斯天下之慶也。

元和元年正月甲申。太上皇崩于興慶宮咸寧殿。年四十六。遺詔曰。朕聞或作觀死生者。物之大歸。脩短者。

人之常分。古先哲王明於至道。莫不知其終以存義。順其變以節哀。故存者不至於傷生。逝者不至於甚

痛。謂之達理。以貫通喪。朕自弱齡。卽敦清靜。逮乎近歲。又嬰沈痼。嘗亦親政。益倦于勤。以皇帝天資仁孝。

日躋聖敬。爰釋重負。委之康濟。而能內睦于九族。外勤于萬機。問寢益嚴。侍膳無曠。推此至德。以安庶邦。

朕之知子。無愧天下。今厥疾大漸。不寤不興。付託得人。顧復何恨。四海兆庶。亦奚所哀。但聖人大孝。在乎

善繼樞務之重。軍國之殷。續而承之。不可躉闕。以日易月。抑惟舊章。皇帝宜三日而聽政。十三日小祥。二十五日大祥。五。或作三。非是。二十七日釋服。方鎮岳牧。不用離任赴哀。天下吏人。誥至後。出臨三日。皆釋服。無禁婚嫁祠祀。飲酒食肉。宮中當臨者。朝晡各十五舉音。非朝晡臨時。禁無得哭。釋服之後。勿禁樂。他不在誥中者。皆以類從事。伏以崇陵仙寢。復土纔終。旬邑疲人。休功未幾。今又重勞營奉。朕所哀矜。況漢魏二文。皆著遺令。永言景行。常志夙心。其山陵制度。務從儉約。並不用以金銀錦綵爲飾。百辟卿士。同力盡忠。克申送往之哀。宜展事居之禮。居。或作君。非是。布告天下。明知朕懷。七月壬申。葬豐陵。諡曰至德大聖大安孝皇帝。廟曰順宗。

韓昌黎集遺文

聯句

有所思聯句

此下三聯句
見孟東野集

相思繞我心。日夕千萬重。年光坐晚晚。春淚銷顏容。郊臺鏡晦舊暉。庭草滋新茸。望天上石。別劍水中龍。愈

遣興聯句

說見上

我心隨月光。寫君庭中央。郊月光有時晦。我心安所忘。愈常恐金石契。斷爲相思腸。郊平生無百歲。岐路有四方。愈四方各異俗。適異非所將。郊驚蹄顧挫秣。逸翮遺稻梁。愈時危抱獨沉。道泰懷同翔。郊獨居久寂默。相顧聊慨慷。愈慨慷丈夫志。可以耀鋒鏘。郊蓬寧知卷舒。孔顏識行藏。愈朗鑒諒不遠。佩蘭永芬芳。郊苟無夫子聽。誰使知音揚。愈

贈劍客李園聯句

同上

天地有靈術。得之者唯君。郊築爐地區外。積火燒氛氳。愈照海鑠幽怪。滿空歛異氛。郊山磨電奔奔。水淬龍蠃蠃。愈太一裝以寶。列仙篆其文。郊可用懾百神。豈唯壯三軍。愈有時幽匣吟。忽似深潭聞。郊風胡久

已死。此劍將誰分。愈行當獻天子。然後致殊勳。郊豈如豐城下。空有斗閒雲。愈

遺詩

同竇率韋執中尋劉尊師不遇

此詩得於五寶聯珠集。公時任都官外郎。同洛陽令竇率。河南令韋執中。以訪之。元和五年也。詩以同尋師為韻。人各一首。洪氏年譜亦見。

秦客何年駐。仙源此地深。還隨躡屣騎。來訪馭風襟。院閉青霞入。松高老鶴尋。猶疑隱形坐。敢起竊桃心。

春雪今按此詩得於文苑英華。其後即以正集中春雪詩首句云。新年都未有芳華者。系之疑亦公作也。已上並方本所載。諸本所無者。今悉存之。諸本更有遺文一卷。方獨取贈族姪嘲軒

睡三篇。餘並不錄。今並附見于後。其可疑者。亦但存其目。而不載其文云。

片片驅鴻急。紛紛逐吹斜。到江還作水。著樹漸成花。越喜飛排瘴。胡愁厚蓋砂。兼雲封洞口。助月照天涯。眼見迷巢鳥。朝逢失轍車。呈豐盡相賀。寧止力耕家。

贈族姪上或有徐州字。

我年十八九。壯氣起胸中。作書獻雲闕。辭家逐秋蓬。歲時易遷次。身命多厄窮。一名雖云就。片祿不足充。今者復何事。卑棲寄徐戎。蕭條資用盡。濩落門巷空。朝眠未能起。遠懷方鬱悵。擊門者誰子。問言乃吾宗。自云有奇術。探妙知天工。既往悵何及。將來喜還通。期吾語非佞。當為佐時雍。

嘲軒睡李希聲家有退之遺詩數十篇。希聲云。皆非也。則嘲軒二篇似之。錄于末。

澹師晝睡時。聲氣一何猥。頑颯吹肥脂。坑谷相嵬磊。雄哮乍咽絕。每發壯益倍。有如阿鼻尸。長喚忍衆罪。馬牛驚不食。百鬼聚相待。木枕十字裂。鏡面生痍癩。○痍音肥。痍音瀉。痍音腫。痍音病也。鐵佛聞皺眉。石人戰搖腿。孰云天地仁。吾欲責真宰。幽尋虱搜耳。猛作濤翻海。太陽不忍明。飛御皆惰怠。乍如彭與黥。呼冤受菹醢。又如圈中虎。號瘡兼吼餒。雖令伶倫吹。苦韻難可改。雖令巫咸招。魂爽難復在。何山有靈藥。療此願與採。

澹公坐臥時。長睡無不穩。吾嘗聞其聲。深慮五藏損。黃河弄瀆濞。梗澀連拙鮓。南帝初奮槌。一竅洩混沌。莊子應帝王篇。南海之帝儻。北海之帝忽。中央之帝混沌。相與甚善。儻與忽謀報混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日而混沌死。迥然忽長引。萬丈不可忖。謂言絕於斯。繼出方袞袞。幽幽寸喉中。草木森莽葦。○葦音本。葦音叢生也。盜賊雖狡獪。亡魂敢窺闔。鴻蒙總合雜。詭譎騁戾狠。乍如鬪叟叟。忽若怨慇慇。賦形苦不同。無路尋根本。何能堙其源。惟有土一畚。

晝月

玉盃不磨著泥土。青天孔出白石補。兔入臼藏蛙縮肚。桂樹枯株女閉戶。陰爲陽羞固自古。嗟汝下民或敢侮。戲謔盜視汝目瞽。

贈張徐州莫辭酒

莫辭酒。此會固難同。請看工女機上帛。半作軍人旗上紅。莫辭酒。誰爲君王之爪牙。春雷三月不作響。戰士豈得來還家。

辭唱歌

諸本注云此篇恐非公作今姑存之

抑逼教唱歌。不解看豔詞。坐中把酒人。豈有歡樂姿。幸有伶者婦。腰身如柳枝。但令送君酒。如醉如憨癡。聲自肉中出。使人能透隨。復遣慳慳者。贈金不皺眉。豈有長直夫。喉中聲雌雌。君心豈無恥。君豈是女兒。君教發直言。大聲無休時。君教哭古恨。不肯復吞悲。乍可阻君意。豔歌難可爲。

知音者誠希

古詩不愁歌者苦但傷知音希

知音者誠希。念子不能別。行行天未曉。攜手踏明月。

酬藍田崔丞立之詠雪見寄

京城數尺雪。寒氣倍常年。泯泯都無地。茫茫豈是天。崩奔驚亂射。揮霍訝相纏。不覺侵堂陛。方應折屋椽。出門愁落道。上馬恐平鞦。朝鼓矜凌起。山齋酪酏眠。吾方嗟此役。君乃詠其妍。水玉清顏隔。波濤盛句傳。朝飧思共飯。夜宿憶同氈。舉目無非白。雄文乃獨玄。

潭州泊船呈諸公

夜寒眠半覺。鼓笛鬧嘈嘈。闔浪春樓堞。驚風破竹篙。主人看使範。客子讀離騷。聞道松醪賤。何須恡錯刀。

飲城南道邊古墓上逢中丞過贈禮部衛員外少室張道士

中丞謂裴度也

偶上城南土骨堆。共傾春酒三五盃。爲逢桃樹相料理。音聊不覺中丞喝道來。

池上絮

池上無風有落暉。楊花晴後自飛飛。爲將織質凌清鏡。濕却無竊不得歸。

記

監軍新竹亭記 按此文恐非公作。今刪去。

書

答侯生問論語書 公作論語傳。未成而歿。見於張籍祭詩。辯於洪慶善之說者甚明。今世所傳。如

添。子在回何敢死。以死作先。雖甚鄙淺。然爲伊川之學者皆取之。

愈白。侯生足下。所示論語問甚善。聖人踐形之說。孟子詳於其書。當終始究之。若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是也。苟有僞焉。則萬物不備矣。踐形之道無他。誠是也。足下謂賢者不能踐形。非也。賢者非不能踐形。能而不備耳。形言其備也。所謂具體而微是也。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充實則具體。未大則微。故或去聖一閒。或得其一體。皆踐形而未備者。唯反身而誠。則能踐形之備者耳。愈昔注解其書。而不敢過求其意。取聖人之旨而合之。則足以信後生輩耳。此說甚爲穩當。切更思之。愈白。

墓誌

相州刺史御史中丞田公故夫人魏氏墓誌銘 下或有注井序字。○今按此篇不類公文。且云元和八年。則又非少作。其非公作無疑。今刪去。

啓

皇帝卽位賀宰相啓

愈啓。伏見册命。皇帝以閏月三日。嗣臨大位。以主神人。含生之類。孰不蒙賴。相公翼亮聖明。大慶資始。伏惟永永。與國同休。愈下情不勝慶躍。限以所守。不獲隨例拜賀。謹差某奉啓。不宣。謹啓。

狀

奏汴州得嘉禾嘉瓜狀

方本有之。以附嘲野睡之後云。此篇見文苑英華。蓋爲董晉作。董晉行狀亦可考。

右謹按符瑞圖。王者德至於地。則嘉禾生。伏惟皇帝陛下。道合天地。恩霑動植。邇無不協。遠無不賓。神人以和。風雨咸若。前件嘉禾等。或兩根並植。一穗連房。或延蔓敷榮。異實共蒂。旣叶和同之慶。又標豐稔之祥。感自皇恩。微莖何極。於造化親逢嘉瑞。小臣喜遇於休明。無任。

皇帝卽位賀諸道狀

伏見勅命。皇帝以閏正月三日。嗣臨寶位。海內惟新。凡在臣庶。不勝慶幸。惟俯同下情。末由拜賀。但增馳戀。謹奉狀不宣。某再拜。或無此三字。

皇帝卽位降赦賀觀察使狀

二月五日恩赦。今月二十四日卯時到州。當時集百官僧道百姓宣示訖。聖上以繼明之初。垂惟新之澤。

曲成不遺於萬物。大賚遂延於四海。寰宇斯泰。品類皆蘇。渥恩普霑。遠近同慶。蘇渥或乙此一字非是愈以藩條有制。拜賀無由。不勝欣抃之至。謹差萍鄉縣丞李某奉狀陳賀。某或於

潮州謝孔大夫狀

此篇見洪氏年譜。方氏增考云。公既南行。家亦譴逐。二月二日。已過商州之南。而此狀言七月二十七日。牒則八月作也。不知其家何故猶未至潮。又姪孫湘。

亦從公而南。故宿曾江口。有示湘詩。而過始興江口。詩謂目前百口還相逐。與狀言妻子孫姪未到者。皆不相應。此狀恐妄也。○今按公之到郡。既不見年月之實。則此狀無由可考。方氏引曾江始興二詩。以證此狀之妄。蓋亦有理。但恐或是已過始興。留家。在後。而獨先到郡。亦不可知。但其狀詞頗類袁州申使狀。則又未有以必見其妄。故今且存之。亦闕疑之意也。

伏奉七月二十七日牒。以愈貶授刺史。特加優禮。以州小俸薄。慮有闕乏。每月別給錢五十千。以送使錢。充者開緘捧讀。驚榮交至。顧已量分。慚懼益深。欲致辭爲讓。則乖伏屬之禮。承命苟貪。又非循省之道。進退反側。無以自寧。其妻子男女并孤。遺孫姪奴婢等。尙未到官。窮州使賓罕至。身衣口食。絹米足充。過此以往。實無所用。積之於室。非廉者所爲。受之於官。名且不正。恃蒙眷待。輒此披陳。

疏

憲宗崩慰諸道疏

愈言上天降禍。大行皇帝奄棄萬國。伏惟攀慕永痛。哀感難勝。某承詔不任號絕。限以官守。拜慰未由。伏增惶戀。謹差某奉疏不宣。韓愈再拜。

題名

長安慈恩塔題名已下並方本所載

韓愈退之、李翱翔之、孟郊、東野、柳宗元、子厚、石洪濬、川同登。

洛北惠林寺題名

韓愈、李景興、侯喜、尉遲汾、貞元十七年七月二十二日、魚于溫洛、宿此而歸、昌黎韓愈書。

謁少室李渤題名

愈同樊宗師、盧仝、謁少室李拾遺。

福先塔寺題名

處士石洪濬、川吏部員外王仲舒、弘中、水部員外鄭楚相、叔敖、洛陽縣令潘宿、陽乾明、國子博士韓愈退之前、試左武衛、曹李演、廣文、前杭州錢塘縣尉鄭紘、文明、元和三年十月九日同遊。

嵩山天封宮題名歐公跋語附

元和四年三月二十六日、與著作佐郎樊宗師、處士盧仝、自洛中至少室、謁李徵君渤、樊次玉泉寺、疾作歸、明日、遂與李盧、道士韋濛、僧榮、並少室而東、抵衆寺、上太室中峯、宿封禪壇下石室、遂自龍泉寺、釣龍潭水、遇雷、明日、觀啓母石、入此觀、與道士趙玄遇、乃歸、閏月三日、國子博士韓愈題。

歐公集古跋尾云、右韓退之題名二、皆在洛陽、其一在嵩山天封宮石柱上刻之、記龍潭遇雷事、天

聖中余爲西京留守推官與梅聖俞遊嵩山入天封宮徘徊柱下而去遂登山頂之武后封禪處有石記戒人遊龍潭者毋語笑以黷神龍龍怒則有雷恐因念退之記遇雷意其有所誠也其一在福先寺塔下當時所見墨蹟不知其後何人模刻于石也。

遊杜兼題名

河南尹水陸運使杜兼尙書都官員外郎韓愈水陸運判官洛陽縣尉李宗閔水陸運判官伊闕縣尉牛僧孺前同州韓城縣尉鄭伯義元和四年九月二十二日大尹給事奉詔祠濟瀆回愈與二判官於此迎候遂陪遊宿愈題。

華嶽題名

此文刻於金天祠石闕昔人嘗集華嶽題名自唐開元至後唐清泰錄爲十卷此文雖未必盡出公手然筆削之嚴要非公不可故錄之。

淮西宣慰處置使門下侍郎平章事裴度副使刑部侍郎兼御史大夫馬總行軍司馬太子右庶子兼御史中丞韓愈判官司勳員外郎兼侍御史李正封都官員外郎兼侍御史馮宿掌書記禮部員外郎兼侍御史李宗閔都知兵馬使左驍衛將軍威遠軍使兼御史大夫李文悅左廂都押衙兼都虞候左衛將軍兼御史中丞密國公高承簡元和十一年八月丞相奉詔平淮右八日東過華陰禮于嶽廟總等八人實備將佐以從。

此
页
空
白

朱子編昌黎先生傳目錄

新書本傳

文錄序

記舊本韓文後

潮州韓文公廟碑

此
页
空
白

朱子校昌黎先生集傳

新書本傳

宋景文公

今以李翱所撰行狀皇甫湜所撰墓誌神道碑舊史本傳資治通鑑洪興祖所撰年譜程俱所撰歷官記方崧卿增攷年譜考其同異詳略附注本文之下以見公之行事本末而文之已見於集者不復載云

韓愈字退之鄧州南陽人七世祖茂有功於後魏封安定王父仲卿為武昌令有美政既去縣人刻石頌

德終祕書郎李白作文公仲卿去思碑云南陽人而公常自稱昌黎李翱作公行狀亦云昌黎某人皇

昌黎某今按新史蓋因李碑而加鄧州二字也然考漢書地理志有兩南陽其一河內脩武即左傳所謂

晉啓南陽也其一南陽堵陽即荆州之南陽郡字與緒同在唐屬鄧州者也元和姓纂唐書世系表有兩

韓氏其一漢弓高侯顏當玄孫憲避亂居南陽郡之緒陽九世孫河東太守術生河東太守純純四世孫

安成侯耆徙居九門生尚書令征南大將軍安世桓王茂茂生司空稜後安生武安至後魏有常山太守武

棘城其一則類當裔孫尋為後漢隴西太守居穎川茂生司空稜後安生武安至後魏有常山太守武

仲卿仲卿生會愈而中問嘗徒陳留以此而推則公固穎川之族尋稜之後而不得承耆之系矣而洪興

祖所撰年譜但以耆之後世嘗徒昌黎遂附新史之說獨以為不可考今固不得而據也唯方崧卿增考

韓昌黎集 八集傳

二十九

則又有不可曉者豈是時昌黎之族類盛故隨稱之亦若所謂言劉悉出彭城言李悉出隴西者邪然設使公派果出昌黎也則其去緒陽已歷數世其後又屢遷徙不應舍其近世所居之士而遠指鄧州為鄉里也方又引孔武仲之說亦同董氏而王銍以為河內偃武則無可疑者而新史洪譜之誤斷可識矣愈生為已詳蓋其世系雖有不可知者然南陽之為河內偃武則無可疑者而新史洪譜之誤斷可識矣愈生

三歲而孤隨伯兄會貶官嶺表會卒嫂鄭鞠之李漢序云先生生於大歷三年戊申三歲而孤見祭

乃大宗小宗之宗舊史以為從父兄誤矣又云舊史大歷十二年夏五月起居舍人韓會坐元載貶

官柳宗元先友記云會善清言有文章名最高以故多謗會既卒公攜家北歸葬會河陽建中貞元間復

避地於江南韓氏有別業在宣城因就食焉見愈自知讀書日記數千百言比長盡能通六經百家學狀

歐陽詹哀詞復志賦祭嫂及老成文示爽詩愈自知讀書日記數千百言比長盡能通六經百家學狀

將就食於江之南始專專於講習兮非古訓為無所用其心則公之為學正在就食江南時也擢進士

第洪譜云貞元二年丙寅公年十九始至京師見祭老成文歐陽哀詞答崔立之書八年壬申

登進士第時年二十五見上邢君牙書唐文科士多尙古學而獨孤及梁肅最稱淵奧愈從其徒游銳意鑽

榜中見與陸員外書舊進士投文於公卿間故相鄭餘慶頗為延譽由是知名是年有爭臣論九年癸

酉欲自振於一代洎舉進士極賦顏子不貳過論見上考功崔虞部書及與韋舍人書十年甲戌

見祭老成文有贈張童子序方考此議當繫十一年試宏詞下未詳是否洪譜又云是年嘗歸河陽省墳墓

京師過潼關有感二鳥賦既歸河陽有畫記遂自河陽如東都有祭田橫文○今按八年以會董晉為宣

武節度使表署觀察推官晉卒愈從喪出不四日汴軍亂乃去依武寧節度使張建封建封辟府推官操

行堅正鯁言無所忌董晉行狀云十二年七月晉拜宣武節度使受命遂行韓愈實從公行狀云董公辟

四年用進士從董晉平汴州推官舊史作巡官○洪譜云二狀載公入汴在十二年丙子與史合而誌碑所記皆後二年殊不可曉豈今年辟公以行至十四年始有成命邪亦不應如是之緩也方考蜀本

樊本無三十一而仕之文但云歷官二十有七年爾然自公卒之年逆數之亦當以十四年為始故公入汴雖在十二年然水門記十四年正月公卒之本猶數之疑也今按公入汴之文洪
歷官猶未下也計必是年命乃下之日言之亦未失但言十四年從董晉平汴州則誤矣又送俱文珍
方得命碑誌所計年數若以命乃下之日言之亦未失但言十四年從董晉平汴州則誤矣又送俱文珍
序亦在十三年安得言十四年乃入汴乎要當以公之自言及二狀二史通鑑為正持公在汴有復志賦
有未審不足據也舊史之作巡官則程平已辨其非矣○洪譜又云十三通鑑為正持公在汴有復志賦
送汴州監軍俱文珍序公從喪行四日而汴州亂有汴州亂詩水門記楊燕奇碑一十五年已卯一董晉行
狀云二月三日丞相薨公從喪行四日而汴州亂有汴州亂詩水門記楊燕奇碑一十五年已卯一董晉行
汴東趨彭城愈從喪至洛還盟津度汜水出陳許間以二月暮抵徐州節度使張建封居之符離上
及秋將辭去建封奏為節度還盟津度汜水出陳許間以二月暮抵徐州節度使張建封居之符離上
惜汴泗交流詩答李翱書上建封書論晨入夜歸後又有詩擊毬書賀白兔狀徐泗豪節度書及題下
石紀崔翰墓誌一十六年庚辰一春公朝正回徐有歸彭城詩夏去徐西居於洛陽見孟東野書及題下
邨李生壁按公與東野書欲至此不合雖建封之知已亦不能容邨公既去徐而封已去徐矣舊史亦云
公發言真率無所畏避豈竟以此不合雖建封之知已亦不能容邨公既去徐而封已去徐矣舊史亦云
白樂天哀二良文在洛有調四門博士洪譜云一十七年辛巳公在京師從調選三月東還見與慮汝
與衛中行書冬公如京師調四門博士洪譜云一十七年辛巳公在京師從調選三月東還見與慮汝
序李楚金墓誌公自去年冬參調竟無所成而歸今年冬再往一十八年壬午一春始有四門博士之授
為博士日嘗謁告歸洛因遊華山即答張徹詩所謂洛邑得休告華山窮絕徑者也李肇國史補云愈好
奇與客登華山絕峯度不可返發狂慟哭為書與家人別華陰令百計取之乃下沈顛作誓書以為肇安
載豈有賢者輕命如此考公詩則知國史補乃實錄也是年有送歙州序上已日沈顛作誓書以為肇安
崔羣馬堯行狀遷監察御史上疏極論宮市德宗怒貶陽山令有愛在民民生子多以其姓字之洪譜云
墓誌馬堯行狀遷監察御史上疏極論宮市德宗怒貶陽山令有愛在民民生子多以其姓字之洪譜云
年癸未一公年三十六自博士拜監察御史時有齒落哭楊兵曹陸欽州慘詩及與陳京給事書禘祫議
論權停選舉狀苗氏墓誌又上李實書稱前守四門博士時已罷博士未受御史之命書云愈來京師於
今十五年蓋不自貞元五年從鄭滑閒復來京師至此十五年矣實錄於實詆之不餘力而此書乃盛稱
其所長此又不可曉也方考唐制凡居官以四考為滿公在官踰年耳不知何故而罷罷而復選行狀盛稱
碑皆只言選授四門博士遷監察御史乞免停選狀謂臣雖非朝官月受俸錢可以考也罷免之由不可詳
士而別遷也是歲七月公猶任博士乞免停選狀謂臣雖非朝官月受俸錢可以考也罷免之由不可詳

究然恐不至於媚實以求進也或云德宗末年不任宰相所取信者李實章執誼輩耳公蓋未免於屈身
 以伸道也然公天旱人饑狀專指李實而言其脩實錄又於實一辭不獨於十五年洪雖以再至言之其
 九始來京師在貞元二年也至貞元九年實十八年矣今云來京師於今十五年洪雖以再至言之其
 實率合也併誌所疑以本民急知者○洪譜又云是時有詔以旱饑蠲租之半有司徵愈急公與張署李方叔
 上疏言關中天下根本張署文舊史云愈嘗上章數千言極論宮市之弊云陽山令疏今不傳則山之被燬
 實也見進學解及祭張署文舊史云愈嘗上章數千言極論宮市之弊云陽山令疏今不傳則山之被燬
 坐論此兩事也方考云公陽山之貶寄三學士敘述其詳而行狀但云為幸臣所譏貶連州陽山令神道碑
 亦只云因疏關中旱饑專政者惡之則其非為論宮市明矣今公集有御史臺論所惡出幸陽山詩正合
 況翻濕皆自疑上疏不應公嘗論宮市數千言而狀及碑誌略不一言及也然行狀且謂為幸臣所惡而
 公詩云或疑上疏上疏豈其由則是又未必皆上疏之罪也又曰同官盡才俊偏善柳與劉或慮語冒
 誼傳之落冤難又岳陽樓詩云前年出官由此禍最無妄茲猜畏彈射斥逐恣欺誑是蓋為王叔文章執
 誼等所排矣德宗晚年章王之王黨已成是年補闕張正買疏諫它事得召見與所善者數人皆被譴斥意
 公之出有類此也憶昨行云王黨已成是年補闕張正買疏諫它事得召見與所善者數人皆被譴斥意
 歸咎駕其罪於上疏耳洪兼宮市早饑兩事言之而又不考章王始末故為申及之所排豈不明甚特無所
 考之蓋以十九年諸末貶別知賦送楊八弟歸湖南序區册時有同寇映貞女映中燕喜亭記又云以公詩
 送劉生謝李員外諸詩及別賦送楊八弟歸湖南序區册時有同寇映貞女映中燕喜亭記又云以公詩
 法曹參軍遷者皆追回愈為觀察使所抑財徒正月丙府申順宗即位二月甲子五夜贈張功曹詩及張署
 墓誌河南同官記洪又云公以今年春遇赦夏秋離陽山峽命謁衡岳廟詩自衡至潭有陪杜侍御遊湘
 李郴州文時有郴州祈雨及郴州口諸詩自衡至岳州有別寶司直詩赴江陵有途寄翰林三學
 西寺及湘中諸詩自此泛洞庭有阻風贈張十一人殯表及五箴序云余生三十有途寄翰林三學
 士詩又有送孟瑄序荆潭唱和序上李巽書鄭夫人殯表及五箴序云余生三十有途寄翰林三學
 作所謂幕中之辨蓋謂在徐州元和初權知國子博士分司東都三歲為真洪譜云永貞一年丙戌
 時臺中之評則謂為御史時也元和初權知國子博士分司東都三歲為真洪譜云永貞一年丙戌
 宗即位之踰年也公拜國子博士還朝後有豐陵行游聖德詩并釋晉行狀云宰相有愛公文者將以
 諸詩六月自江陵召拜國子博士還朝後有豐陵行游聖德詩并釋晉行狀云宰相有愛公文者將以
 十二兄處公爭先者構公語以飛之春公恐及難遂求分司東都而公作周況妻韓氏墓誌乃云從兄俞
 文學職處公爭先者構公語以飛之春公恐及難遂求分司東都而公作周況妻韓氏墓誌乃云從兄俞

正以其居官之久近為言恐當作年為是然亦未敢必也○洪譜又云是年二月有論錢重物輕狀新志云自建中定兩稅而物輕錢重民以為患於是詔百官議革其弊方考以為此議在穆宗即位之初通鑑所納之長慶元年秋為得其實今年初無此議也惟會要載元和六年二月制謂建中後貨輕物重許諸道都洪誤矣○洪譜又云是年有石鼎聯句贈劉師服詩祭石洪李文素石洪墓誌路應神道碑既才高數黜官又下遷乃作進學解以自諭執政覽之奇其才改比部郎中史館修撰有洪譜云此除是官時宰相武元衡李吉甫李絳也是年有答劉秀才論史書及烏氏田氏廟碑鄭詹神道碑轉考功知制誥洪譜云九月甲午以考功知制誥是年有元微之書田弘李虛中董溪息國夫人墓誌轉考功知制誥洪譜云十二月戊午以考功知制誥是年有元微之書田弘正書送張道士序劉昌裔神道碑王適孟郊扶風郡夫人墓誌十年乙未公知制誥有和庫部盧曹長元日朝迴及寒食直歸遇雨二詩與李絳書進順宗實錄狀舊史云愈撰實錄繁簡不當敘事拙於取舍按退之作史詳略各有意削去常事著其繫於政者其褒善貶惡之旨明甚當時議者非之卒竄走無全篇良可惜也史又云愈說禁中事頗切直內官惡之往往於上前言其不實此言是也是年有與柳公綽田縣丞廳記獨孤郁衛之立墓誌徐偃王廟碑進中書舍人初憲宗將平蔡命御史中丞裴度使諸軍按視及還具言賊可滅與宰相議不合愈亦奏言淮西連年侵掠得不償費其敗可立而待然未可知者在陛下斷與不斷耳執政不喜命有人詆愈在江陵時為裴均所厚均子鏐素無狀愈為文章字命鏐謗語囂暴由是改太子右庶子洪譜云十一月癸未降為太子右庶子以考功郎中知制誥遷中書舍人丙宰相而遠息兵其為懦甚大兵不可以息以天下力取三州尚何不可與裴丞相議合故兵遂用而宰相有不便之者月滿遷中書舍人後竟以官事改右庶子時宰相李逢吉章貫之也其云月滿遷中書舍人者蓋唐制臺郎滿歲則遷公以去年冬知制誥至今春竟一歲矣李漢云收拾遺文無所失墜公掌綸誥一年無一篇見收者失墜多矣唯後集有崔羣戶部侍郎制一首爾○今按行狀通鑑洪譜論淮西事宜月在去年實無此語若狀果在六月之後則不應全不言之後但行狀言公所論有殺相事乃在去年六月而狀中實無此語若狀果在六月之後則不應全不言之後但行狀言公所論有殺相事乃在去年六月

在十年六月之後也。故通鑑直以繫於五月之下。行狀敘事雖實。而記言則謬。碑文新史固為失之。今當以通鑑為正。○洪譜又云。是年有酬盧雲夫曲江荷花行。周況妻韓氏墓誌。王用碑科斗書後記。及

度以宰相節度彰義軍。宣慰淮西。奏愈行軍司馬。愈請乘遽先入汴。說韓弘使協力元濟。平遷刑部侍郎。

行狀神道碑及舊史云。十二年丁酉。秋。以兵老久屯。賊未滅。上命裴丞相為淮西節度使。以招討之。

丞相請公以行。賜三品衣魚。為行軍司馬。從丞相居於鄆城軍。出潼關。公請先乘遽至汴。感說都統弘弘。

說用命。師乘遂和。公知蔡州精卒。悉聚界上。以拒官軍。守城者率老弱。且不過千人。亟白丞相。請以兵三

千人。問道以入。必擒吳元濟。丞相未及行。而李愬自唐州文城壘。提其卒以夜入蔡州。果得元濟。三軍之

士為公恨。蔡州既平。布衣柏耆。以計謁公。公與語。奇之。遂白丞相曰。淮西滅。王承宗膽破。可不勞用。乘宜

使辯士奉相公書。明禍福。以招之。彼必服。丞相然之。公口占為書。使柏耆袖之。以至鎮州。承宗果大恐。上

表請割德棣二州以獻。遣子入侍。丞相歸京師。以功遷刑部侍郎。詔公撰平淮西碑。其辭多敘裴度事。時

先入蔡州擒元濟。李愬功第一。愬不平之。愬妻出入禁中。因訴碑辭不實。詔令磨公文。命翰林學士段文

昌重撰文。勒石。是年有送殷侗序。祭張署文。并墓誌。及東征往還。唱諸詩。晚秋。鄆城夜會。聯句。為刑部

時有舉錢徽自代狀。一十三年戊戌。四月。鄭餘慶為詳定禮樂使。奏韓愈李程為副。是年有李惟簡墓

誌。權德輿碑。憲宗遣使者往鳳翔。迎佛骨入禁中。三日。乃送佛祠。王公士庶奔走膜頌。至為夷法灼體膚。委珍

貝騰香係路。愈聞惡之。乃上表極諫。帝大怒。持示宰相。將抵以死。裴度崔羣曰。愈言許恬罪之誠宜。然非

內懷至忠。安能及此。願少寬假。以來諫爭。帝曰。愈言我奉佛太過。猶可容。至謂東漢奉佛以後。天子咸天

促。言何乖刺耶。愈人臣狂妄敢爾。固不可赦。於是中外駭懼。雖戚里諸貴。亦為愈言。乃貶潮州刺史。既至潮。以表哀謝。帝頗感悔。欲復用之。持示宰相曰。愈前所論。是大愛朕。然不當言天子事佛。乃年促耳。皇甫

縛素忌愈直。即奏言愈終狂疏。可且內移。乃改袁州刺史。初愈至潮。問民疾苦。皆曰。惡溪有鱷魚。食民畜產。且盡。民以是窮。數日。愈自往視。令其屬秦濟。以一羊一豕。投谿水而祝之。是夕。暴風震電起谿中。數日

水盡涸西徙六十里自是潮無鱷魚患袁人以男女為隸過期不贖則沒入之愈至悉計庸得贖所沒歸

之父母七百餘人因與約禁其為隸洪譜云公以十四年己亥正月癸巳貶潮州刺史宰相疑馮宿

便道取疾以至海上據宣城驛記則以三月二十四日過宜城據瀧吏詩則以三月十日許日行三千里蓋瀧水

三月二十五日至潮州據祭文則以四月二十四日逐鱷魚其自曲江至湖以十日許日行三千里蓋瀧水

湍急故也況自韶至廣雖為順流而自廣之惠自潮水陸相半要非旬日可到故公表亦云自潮至

何月日也況自韶至廣雖為順流而自廣之惠自潮水陸相半要非旬日可到故公表亦云自潮至

廣來往動皆經月則公到郡決非三月而逐鱷魚亦未必在四月二十四日到也○今按道里行程則方說

為是但與大顛第一書石本乃云四月七日則又似實以三月二十五日到也○今按道里行程則方說

洪譜又云公自京師至潮有路旁暎至藍關示姪孫湘武關西逢配流吐蕃食曲江驛次鄧州界過南陽

瀧吏題臨瀧寺至韶州寄張使君酬張使君惠書過始興江口感懷贈元十八協律初南食貽元十八答

柳柳州食蝦蟆別趙子諱詩及宜城驛記潮州謝表祭鱷魚文請置鄉校牒賀冊召拜國子祭酒洪譜云

尊號表是年七月己丑羣臣上尊號大赦十月己巳準例量移改授袁州刺史留別張使君二詩至袁有

年庚子閏正月穆宗即位賀冊皇太后賀慶雲五表舉韓韶州端公及韶州留別張使君二詩至袁有

閣記乃云十月袁州刺史賀冊皇太后賀慶雲五表舉韓韶州端公及韶州留別張使君二詩至袁有

為行軍司馬時賜金紫今為祭酒始復其舊也自袁趨京師有次石頭驛寄江西王中丞閣復其章綬者公

江州有寄鄂岳李大夫程及題西林寺故蕭二郎中舊堂詩因話錄云蕭穎士存字伯誠為金部員外

郎惡裴延齡之為人棄官歸廬山公少時嘗受金部賞知及經江州遊廬山訪金部故居因賦此詩留百

緣以冬暮至京師是年有南海廟碑與孟簡書論黃家賊事宜及典貼良人男女狀又論夷獠請因改元

大慶遣使宣諭仍擇經略使撫之又有柳厚食公命吏曰召直講來與祭酒共食學官由此不敢賤

直講能說禮而陋容學官多豪族子擯之不得共食公命吏曰召直講來與祭酒共食學官由此不敢賤

子有兩中寄張籍詩舉張惟素自代及請復國子監生徒狀論新注學官牒薦張籍不寂實矣公在國轉兵

部侍郎祭文李荆鄭羣薛戎墓誌○今按方氏增考論錢重物輕狀當在此年秋鎮州亂殺田弘正而立

王廷湊詔愈宣撫。既行，衆皆危之。元稹言韓愈可惜，穆宗亦悔，詔愈度事從宜，無必入。愈曰：安有受君命而滯留自顧，遂疾驅入。廷湊嚴兵逆之，甲士陳庭。既坐，廷湊曰：所以紛紛者，乃此士卒也。愈大聲曰：天子以公爲有將帥材，故賜以節，豈意同賊反邪？語未終，士前奮曰：先太師爲國擊朱滔，血衣猶在此。軍何負朝廷，乃以爲賊乎？愈曰：以爲爾不記先太師也。若猶記之，固善。且爲逆與順利害，不能遠引古事。但以天寶來禍福，爲爾等明之。安祿山、史思明、李希烈、梁崇義、朱滔、朱泚、吳元濟、李師道，有若子若孫在乎？亦有居官者乎？衆曰：無。愈曰：田公以魏博六州歸朝廷，官中書令，父子受旗節，劉悟、李祐皆大鎮，此爾軍所共聞也。衆曰：弘正刻，故此軍不安。愈曰：然爾曹害田公，又殘其家矣。復何道？衆乃譴曰：侍郎語是。廷湊恐衆心動，遽麾使去。因泣謂愈曰：今欲廷湊何所爲？愈曰：神策六軍之將，如牛元翼比者不少，但朝廷顧大體，不可棄之。公久圍之，何也？廷湊曰：卽出之。愈曰：若爾則無事矣。會元翼亦潰圍出，廷湊不追。愈歸奏其語，帝大悅。轉吏部侍郎。洪譜云：長慶元年七月，鎮州亂，殺田弘正，立王廷湊。命深州刺史牛元翼節度深冀。二月，敕廷湊詔愈宣撫歸而牛元翼果出行狀云：公還於上前，奏與廷湊及三軍語，上大悅曰：卿直向伊如此道，由是有意。大用授吏部侍郎。○今按先太師謂故鎮帥王武俊也。○神道碑云：方鎮反，太原兵以輕利誘迴紇，召先生禍，引虎醫，腫血直今所患，非兵不足。遠陳陳得失。○今按此數語不可曉。它書亦皆無之。未詳何謂。恐有誤也。○洪譜又云：是年有次壽陽驛，次太原，呈副使吳郎中次承天營奉酬。裴司空鎮州路上，酬裴司空重見寄鎮州初歸詩及章侍講盛山詩序論變鹽法事宜狀。二年壬寅九月，轉吏部侍郎。行狀云：凡令吏皆不鎖聽出入，或問公曰：人所以畏鬼者，以其不能見也。鬼如可見，則人不畏矣。選人不得見令史，故令史勢重。聽其出入，故勢輕。是年時宰相李逢吉惡李紳欲逐之，遂以愈爲有郟州谿堂詩寶司業祭文墓誌楚國夫人墓誌黃陵廟碑。

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特詔不臺參而除紳中丞紳果劾奏愈以詔自解其後文刺紛然宰相以臺府不

協遂罷愈為兵部侍郎而出紳江西觀察使紳見帝得留愈亦復為吏部侍郎洪譜云三年癸卯六月

兼御史大夫勅放臺參後不得為例十月癸巳為兵部侍郎庚子為吏部侍郎行狀云改京兆尹六軍將

士皆不敢犯私相告曰是尙欲燒佛骨者安可忤故盜賊止遇旱米價不敢上紳為御史中丞械囚送

府使以尹杖杖之公曰安有此使歸其囚是時紳方幸旦夕且相宰相欲去之故以臺與府不協為請兩

改其官紳既復留公入謝上曰卿與紳爭何事公因自辨數日復為吏部侍郎○神道碑云復為兵部侍郎

郎銓不鎖入吏選父七十母六十身七十悉與三利取才未詳其義疑銓法有此語或是有脫誤也○洪譜云公為

吏字不鎖入吏即謂前繼吏出入事三利取才未詳其義疑銓法有此語或是有脫誤也○洪譜云公為

京兆有舉馬摠自代狀賀兩及賀太陽不虧表祭竹林神曲江祭龍文再為兵部有舉張正甫自

代狀是年有羅池廟碑送鄭權序并詩祭馬摠女挈文并李干女挈墓誌韓弘碑論孔戣致仕狀長慶四

年卒年五十七贈禮部尚書諡曰文徵墓誌云四年甲辰正月敬宗即位二月有王仲舒碑四月有張

假既罷以十二月二日卒於靖安里公屬續語曰某伯兄德行高曠方藥食必視本草年不止於四十二

某疎愚食不擇禁忌位為侍郎年出伯兄十五歲矣如又不足於何而足且獲終於屬下幸不至於四十二
以下見先人可謂榮矣明年張籍祭公詩有云去夏公請告養疾城南莊籍時官休罷兩月同遊翔又曰
共愛池上佳聯句舒遐情又曰公為游溪詩唱詠多慨慷城城南莊在長安城南公之別墅也池上聯句集
中無之游溪詩即南溪始泛三首是也又曰公有曠達識生死為一網及當臨終晨意色亦不荒贈我珍
重言傲然委衾裳其於死生之際如此○神道碑云遺命喪葬無不如禮俗習夷狄盡寫浮圖日以七數
之及拘陰陽所謂吉凶一無污我○今按此事可見公之平生謹守禮法愈性明銳不詭隨與人交終始
排斥異教自信之篤至死不變可以為後世法而諱不載蓋不以為然也愈性明銳不詭隨與人交終始
不少變成後進士往往知名經愈指授皆稱韓門弟子愈官顯稍謝遣凡內外親若交友無後者為嫁
遺孤女而卹其家嫂鄭喪為服期以報會同莫先發言先生授經引決考合傳記侃侃正色伏其所詞墓
誌云公洞朗軒闢不施載級平居雖食未嘗去書愈以爲枕餐以餽口講評孜孜以磨諸生恐不完美
游以詠笑嘯歌使皆醉義忘歸嗚呼可謂樂易君子鉅人者矣碑又云內外慤弱悉撫之一親以仁使男

有官女有從不啻於己生交於人已而我真終不計死則其家均食剖資雖微弱待之如賢感人詬笑
之愈篤未嘗一食不對客閨人或畫見其面退相指語以爲異事未嘗宿貨餘財每曰吾前日解衣質食
今存有每言文章自漢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後作者不世出故愈深探本元卓然樹立成一家言
其原道原性師說等數十篇皆奧衍闔深與孟軻揚雄相表裏而佐佑六經云至它文造端置辭要爲不
襲蹈前人者然惟愈爲之沛然若有餘至其徒李翱李漢皇甫湜從而效之遠不及遠甚從愈游者若孟
郊張籍亦皆自名於時墓誌云先生之作無圓無方至我歸工挾經之心執聖之權尙友作者跋邪賦異
其酣放豪曲快字凌紙怪發鯨鏗春麗驚耀天下然而罪非我計茹古涵今無有端涯渾渾灑灑不可窺校及
矣後人無以加之矣姬氏已來一人而止矣○按知人罪非我計此句中必有脫誤疑當云人知人罪非
我所計○方氏附錄程子曰韓愈亦近世豪傑之士如原道之言雖不能無所見安能由千載之後判其
獨愈而已其曰孟氏醇乎醇又曰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若無所見安能由千載之後判其
得失若是之明也又退之乃以學文之故日求其所未至故其所見及此其於爲學而已有德則言可不學
而能此必然之理也退之乃以學文之故日求其所未至故其所見及此其於爲學而已有德則言可不學
然其言曰軻之死不得其傳此非有所疑於前人之語又非鑿空信口率然而言之是必有所見矣若無
所見則其所謂以是而傳者果何事邪○今按諸賢之論唯此二條爲能極其深處然復考諸臨川王氏
之書則其詩有曰紛紛易盡百年身舉世何人識道真去陳言誇末俗可憐無補費精神其爲予奪乃
有大不同者故嘗折其衷而論之窮謂程子之意固爲得其大端而王氏之言亦自無無理蓋韓公於
道知其用之周於萬事而未略其體之具於吾之一心知其行於天下而未知其本之當先於吾之一
身也是以其言常詳於外而略於內其志常極於遠大而其行未必能謹於細微雖知文與道有內外淺
深之殊而終未能審其緩急重輕之序以決取舍雖知汲汲以行道濟時抑邪與正爲事而或未免雜乎
貪位慕祿之私此其見於文字之中信有如王氏所譏者矣但王氏雖能言此而所謂道眞者實乃老
佛之餘波正韓公所深詆則是楚雖失而齊亦未爲得耳故今兼存其說而因附以狂妄
管窺之一二私竊以爲若是而論之則於韓公之學所以爲得失者庶幾其有分乎

贊曰唐興承五代剖分王政不綱文弊質窮搆俚混并天下已定治荒剔蠹討究儒術以興典憲薰醲涵

浸殆百餘年。其後文章稍稍可述。至貞元元和間。愈遂以六經之文爲諸儒倡。障隄末流。反刃以樸。剗僞以真。然愈之才。自視司馬遷揚雄。至班固以下。不論也。當其所得。粹然一出於正。刊落陳言。橫鶩別驅。汪洋大肆。要之無牴牾聖人者。其道蓋自比孟軻。以荀況揚雄爲未淳。寧不信然。至進諫陳謀。排難卹孤。矯拂媮末。皇皇於仁義。可謂篤道君子矣。自晉訖隋。老佛顯行。聖道不斷如帶。諸儒倚天下正義。助爲怪神。愈獨喟然引聖。爭四海之惑。雖蒙訕笑。踰而復奮。始若未之信。卒大顯於時。昔孟軻拒楊墨。去孔子才二百年。愈排二家。乃去千餘歲。撥衰反正。功與齊而力倍之。所以過況雄爲不少矣。自愈沒。其言大行。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云。

文錄序

趙德

昌黎公。聖人之徒歟。其文高出。與古之遺文。不相上下。所履之道。則堯舜禹湯文武周孔孟軻揚雄所授受。服行之實也。固已不雜其傳。由佛及聃莊楊之言。不得干其思。入其文也。以是光於今。大於後。金石燦鑠。斯文燦然。德行道學文。庶幾乎古蓬萊中。手持目覽。飢食渴飲。沛然滿飽。顧非適諸聖賢之域。而謬志於斯。將所以盜其影響。僻處無備。得以所遇。次之爲卷。私曰文錄。實以師氏爲請益依歸之所云。實或作寶。

記舊本韓文後

歐陽文忠公

予少家漢東。漢東僻陋無學者。吾家又貧無藏書。州南有大姓李氏者。其子彥輔。頗好學。予爲兒童時。多

游其家見其弊筐貯故書。在壁間發而視之。得唐昌黎先生文集六卷。脫略顛倒無次第。因乞李氏以歸。讀之。見其言深厚而雄博。然予猶少。未能究其義。徒見其浩然無涯。若可愛。是時天下學者。楊劉之作。號爲時文能者。取科第。擅名聲。以誇榮當世。未嘗有道韓文者。予亦方舉進士。以禮部詩賦爲事。年十有七。試于州。爲有司所黜。因取所藏韓氏之文復閱之。則喟然嘆曰。學者當至於是而止爾。因怪時人之不道。而顧己亦未暇學。徒時時獨念于予心。以謂方從進士干祿以養親。苟得祿矣。當盡力于斯文。以償其素志。後七年。舉進士及第。官于洛陽。而尹師魯之徒皆在。遂相與作爲古文。因出所藏昌黎集而補綴之。求人家所有舊本而校定之。其後天下學者亦漸趨於古。而韓文遂行于世。至于今蓋三十餘年矣。學者非韓不學也。可謂盛矣。嗚呼。道固有行於遠而止於近。有忽于往而貴于今者。非惟世俗好惡之使然。亦其理有當然者。故孔孟惶惶於一時。而師法於千萬世。韓氏之文。沒而不見者二百年。而後大施於今。此又非特好惡之所上下。蓋其久而愈明。不可磨滅。雖蔽于暫。而終耀于無窮者。其道當然也。予之始得於韓也。當其沈沒棄廢之時。予固知其不足以追時好而取勢利。於是就而學之。則予之所爲者。豈所以急名譽而干勢利之用哉。亦志乎久而已矣。故予之仕。於進不爲喜。退不爲懼者。蓋其志先定。而所學者宜然也。集本出於蜀。文字刻畫頗精。於今世俗本。而脫繆尤多。凡三十年間。聞人有善本者。必求而改正之。其最後卷秩不足。今不復補者。重增其故也。予家藏書萬卷。獨昌黎先生集爲舊物也。嗚呼。韓氏之文之道。

萬世所共尊。天下所共傳而有也。予於此本。特以其舊物而尤惜之。泉本云。吾少居漢東。年十五六時。於中有故書數十册。因得韓文於其間。皆脫落無次序。吾略讀之。愛其文辨而意深。當是時。學者方作時文。天下之人。無道韓文者。予亦將舉進士。以缺祿利未暇學也。遂求於李氏。而得之以歸。補次成秩而藏之。數年始及第。遂官于洛。而得師魯與之遊。因出韓文而學之。自後天下學者亦稍稍近古。吾家所藏書萬卷。然獨韓文最爲舊物。君爲吾愛惜之可也。○今按泉州本。乃汪彥章所刻。此序獨與諸本不同。不知何據。其所謂君者。又不知爲何人也。今并存之。以俟知者。

潮州韓文公廟碑

蘇文忠公

匹夫而爲百世師。一言而爲天下法。是皆有以參天地之化。關盛衰之運。其生也有自來。其逝也有所爲矣。故申呂自嶽降。而傳說爲列星。古今所傳。不可誣也。孟子曰。吾善養浩然之氣。是氣也。寓於尋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間。卒然遇之。則王公失其貴。晉楚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賁育失其勇。儀秦失其辯。是孰使之然哉。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矣。故在天爲星辰。在地爲河嶽。幽則爲鬼神。而明則復爲人。此理之常。無足怪者。自東漢以來。道喪文弊。異端並起。歷唐貞觀開元之盛。輔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獨韓文公起布衣。談笑而麾之。天下靡然從公。復歸于正。蓋三百年於此矣。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奪三軍之帥。此豈非參天地。關盛衰。浩然而獨存者乎。蓋嘗論天人之辨。以謂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僞。智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豚魚。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婦之心。故公之精誠。能開衡山之雲。而不能回憲宗之惑。能馴鱷魚之暴。而不能弭皇甫鏞李

逢吉之謗。能信於南海之民。廟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於朝廷之上。蓋其所能者。天也。其所不能者。人也。始潮人未知學。公命進士趙德爲之師。自是潮之士。皆篤於文行。延及齊民。至于今。號稱易治。信乎孔子之言。君子學道則愛人。而小人學道則易使也。潮人之事公也。飲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禱焉。而廟在刺史公堂之後。民以出入爲艱。前守欲請諸朝。作新廟。不果。元祐五年。朝散郎王君滌來守是邦。凡所以養士治民者。一以公爲師。民旣悅服。則出令曰。願新公廟者。聽。民謹趨之。卜地於州城南七里。期年而廟成。或曰。公去國萬里。而謫于潮。不能一歲而歸。沒而有知。其不眷戀于潮也。審矣。軾曰。不然。公之神在天下者。如水之在地中。無所往而不在也。而潮人獨信之深。思之至。君蒿悽愴。若或見之。譬如鑿井得泉。而曰水專在是。豈理也哉。元豐七年。詔封公昌黎伯。故榜曰。昌黎伯韓文公之廟。潮人請書其事于石。因爲作詩以遺之。使歌以祀公。其詞曰。公昔騎龍白雲鄉。手決雲漢分天章。天孫爲織雲錦裳。飄然乘風來帝旁。下與濁世掃粃糠。西游咸池略扶桑。草木衣被昭回光。追逐李杜參翱翔。汗流籍湜走且僵。滅沒倒景不可望。作書詆佛譏君王。要觀南海窺衡湘。歷舜九疑弔英皇。祝融先驅海若藏。約束蛟鱷如驅羊。鈞天無人帝悲傷。謳吟下招遣巫陽。爨牲雞卜羞我觴。於粲荔丹與蕉黃。公不少留我涕滂。翩然被髮下大荒。

此
页
空
白

韓集點勘 校東雅堂本

卷一

東吳陳景雲

李序

教人自爲注 韓子作樊宗師墓銘云。惟古於詞必已出。降而不能乃剽賊。序所謂教人自爲者。正訓以詞必已出耳。爲當如字讀。注與音並非。注論語十卷。張水部祭韓子詩。魯論未訖注。手跡猶微茫。則此云十卷者。乃未成之書也。今所傳論語筆解。出後人僞託。

目錄

祭文中祭虞部張員外後。脫祭河南張員外一題。又祭滂文後。衍祭張給事一題。

卷首宋莒公語

馮元諡章靖。以博洽稱。宋史有傳。莒公雅重之。故校韓集。特從馮本。

感二鳥賦。觸白日之隆景。景古影字。時方仲夏。故曰隆景。雖家到而戶說。二句指光範上書不遇事。離騷衆不可戶說兮。孰云察余之中情。公語本此。或作戶曉者非。篇末注引歐公語。結句明云。無羨斯類。而歐公乃以不過羨二鳥光榮議之。非篤論也。

復志賦 將就食於江南 注全採洪譜之文。但多貞元元年四字。按歐陽詹哀辭云。建中貞元間。余就食江南。則非至貞元元年始避地江左也。此四字當刪去。

閱己賦 題注 公之去徐。在府主未薨之前。外集有題李生壁文可證。非因府喪而罷也。本傳有才高數黜官語。蓋謂貞元末由御史黜官。至元和初。自謫籍召爲博士。久之。又從省郎下遷也。此賦作於貞元中。在公從事使府之後。未除朝官之前。晁說失之。咸通本。乃咸通中中書舍人令狐澄藏本。第五卷寄崔立之詩。視物隔襜褕下。注引澄本。卽此本也。

別知賦 題注 按公與崔羣書。貞元十八年也。書云。僕自少至今。從事往還朋友間。一十七年。則公之取友天下。當自貞元二年入都之歲始也。是賦作於二十年。歲行猶未滿兩周。故曰將也。注非。知來者二句。言此別之後。良友旣不可以頻得。而遷客又未離謫地。故申之以掩郭郛云云也。舊注解來者未切。蔓引論語尤可削。斯百一而爲收。文粹作斯一旦而爲仇。按爾雅釋詁云。仇。匹也。詩與子同仇。一旦爲仇。猶言傾蓋如故也。似作仇字。其義獨長。而諸本未採。

元和聖德詩 題注 按序云。臣日與羣臣序立紫宸殿。陛下親望穆穆之光。則此詩必非分教東都時作也。所在麻列 按麻。南宋初蜀人韓仲韶本作森。朱子之說。蓋暗與舊本合。特偶未採及耳。然太白夢游仙姥詩。仙之人兮列如麻。則作麻列。亦似有據。分卒禁禦注神策京師行營 按師當作西。

區外句注鎮州常山縣 按縣當作郡 滌濯剡礪句注 詩勿翦韓詩作勿剡見經典釋文此注

所本

南山詩 海浴褰鵬囓注 或作騫之騫當作騫 爛熳堆衆皴注 朱子言此蜀本之誤者當謂嘉祐

中蘇溥刊本上言方從蜀人韓仲韶本則南宋初臨邛韓醇所刊本也蓋石墓之注雖出於韓而字之從皴則嘉祐蜀本已然故特分別言之耳又沈元用名晦錢塘人崇寧六年進士第一人宣和中嘗刊韓柳集後入金會再應舉登第歸朝歷官徽猷閣學士

將歸操 題注聞殺鳴犢作 鳴上當從蜀本增寶字 狄之水兮注與清水合沛瀆 按沛當作沛

別鵠操 題注 鵠與鶴本一字古人皆通用

秋懷詩 題注 按詩乃元和初自江陵掾召爲國子博士時作行狀云時宰相有愛公者將以文學職處公有爭先者構飛語公恐及難求分司東都是詩中有云學堂日無事蓋方官國子也又云南山見高稜則猶未赴東都也至語穿心兵諸語其在已聞飛語後歟更以釋言篇參證公元和元年六月進見相國鄭公後數日卽有爲讒於相國之座者則是秋正公憂讒畏譏時也 彼時何卒卒注 司馬相如當作司馬遷 汲古得修綆注 莊子外篇綆短者不可以汲深荀語本之注自當引莊

赴江陵途中 將疑斷還不注 蔡說非誤洪譜自疏耳方氏增考年譜辨之詳矣按公岳陽樓詩云前

年出官由。此禍最無妄。姦猜畏彈射。斥逐恣欺誑。又祭張署文云。彼婉孌者。實憚吾曹。側肩帖耳。有舌如刀。皆斥王章之黨。非謂李實也。茗溪一條當刪。昨者京師至。京師當從蜀本作京使。

岐山下二首 題注 據唐史程昔範。敬宗初官拾遺。爲宰相李逢吉私人。名在八關十六子之列。則昔範乃名。非字也。

北極贈李觀注 題下注已見前卷重雲篇。此複出。當刪。

此日足可惜 假道盟津注卽盟津也。盟當作孟。東西出陳許。東西當從宋閩本作東南。按公始

至徐。徐帥館之。雖上。至秋方辟爲從事。詳見與東野書中。注家自失採。遂誤以爲初至卽授幕職也。此詩乃未爲從事時作。故喜張之來。有連延三十日。晨坐達五更之語。若已入使院。則方晨入暮歸。安得此閒適耶。合全篇細讀之。舊注之疎益見矣。淮之水舒舒。時送籍返和州。故有淮水楚山二句。和

隸淮南。又楚地也。

醉贈張秘書 性情方浩浩。東坡文。見客舉杯徐引。則吾胸中爲之浩浩焉。又題畫詩。聚蚊金谷。是何人。皆本公詩。語法言淵。鴛鴦篇。貨殖曰蚊。此蚊字所本。阿買不識字注。或問阿買是退之何人。按或問下。脫魯直二字。此必其子姪。小字句乃韓仲韶注。旣引趙說。此注複出。當刪。

送靈師 梟盧叱回旋注 按晉史劉毅擲得雉大喜曰。非不能盧。不事此耳。舊注刪改本文。殊晦澁不

可解。又誤晉作宋。千尋墮幽泉。注尋或作潯。按潯與尋同。兩潯字並當作尋。見說文。開忠二州牧。按開牧未詳。忠牧蓋謂李吉甫也。吉甫以貞元中自郎署左官於外。及在忠州。又六年不遷。故曰失職。是詩作於貞元二十年。而二牧之贈僧詩。則又在。前觀下。昨者句可知矣。落落王員外注。戶部當作吏部。

縣齋有懷 風雨靈臺夜 謂官四門博士也。漢光武立明堂辟雍靈臺。號三雍宮。誰爲傾國媒。注李延年傳。漢武帝歌。按傳當作侍。何能一戰霸。注。按公馬少監誌云。始余初冠。應進士。貢在京師。後五六年。吾成進士。去而東游。則貢在京師者。乃未成進士以前事。至登第後。上宰相書。則自稱前鄉貢進士矣。此注貢於京師四字當削。何用畢婚嫁。注後漢向平字子平。按上平字當作長。

合江亭 范石湖驂鸞錄曰。合江亭。今名綠淨閣。取韓詩綠淨不可唾句。蓋石湖赴桂林時。過此而目覩其縣勝也。邦君實王佐句。宋本下注。故相齊映所作。老郎一聯下注。宇文郎中炫又增其制。君侯一聯下。前刺史元澄無政。廉使楊公中丞奏黜之。朝廷遂用鄒君。此考異所謂篇內三處注文也。按此三條。定公自注之文。刊本誤以爲出於後人而削之。題下注亦止採二條。尙遺其一。宇文炫官終刑部郎。德宗欲復用盧杞。炫時爲拾遺。與同官陳京等力爭而止。風節偉矣。

陪杜侍御游湘西寺 題注湘西觀察使 按湘西當作湖南。指摘困瑕垢 按公自陽山遇赦。僅量

移江陵法曹。蓋本道廉使楊憑故抑之。贈張功曹詩所謂州家申名使家抑。坎軻祇得移荆蠻是也。時章王之勢方熾。憑之抑公。乃迎合權貴意耳。詩中椒蘭絳灌。自斥章王。而指摘瑕垢。蓋謂使家之抑也。岳陽樓。朝過宜春口注。按公是時。方自潭抵岳。以趨荆南。不應過袁州之境。觀下夜纜巴陵洲句。則宜春口蓋在岳州之南。乃洞庭中小洲渚名也。注承洪譜之誤。擢拜識天仗。謂御史之擢也。唐制。三院御史有缺。悉由御史大夫及中丞薦授。貞元之季。御史臺久不除大夫。皆中丞專其事。公之入臺。時李汶爲中丞。蓋由汶薦也。時同官中名最著者。如柳宗元。劉禹錫。李程。張署等。俱汶所薦。故宗元祭汶文云。慎擇寮吏。必薪之楚。斯篤論矣。時公先貶官於外。故不預祭耳。惜史逸汶傳。而薦公事尤失傳。當以宗元祭文及新史王播傳參考。自可得之。但懼失宜當。當謂奏當也。奏當見漢書師古注。當謂處其罪。時公量移江陵法曹。故云爾。言惟恐司刑而不得其平也。

送文暢。昔在四門館注。按博士上衍國子二字。觀題下注自明。少小學城闕。按詩子衿刺學校廢也。少小句。蓋言此僧少嘗爲士耳。注未明悉。僕射領北門。謂河東帥嚴綬也。注承洪譜之誤。唐以太原爲北門。屢見於史。田季安時鎮魏博。不當言北門。至宋都大梁。始以魏地爲北門。如寇萊公鎮魏。自言北門鎖鑰。非準不可是也。洪說失之。又唐河東帥府兼統蕃部。觀公作鄭儋墓誌可見。故繼以威德壓胡羯之句。

答張徹 日月垂十齡 按公此詩發端云首敍始識面而其下以浚郊避亂睢岸連居爲識面之始則

知公與徹邂逅在貞元十五年己卯去汴居徐之日至丙戌凡八年故曰垂十齡也若從丙子訖元和改元之歲已踰十載與詩語不符矣 淚皆還雙熒注 按公詩敍朝正畢與徹相別惟畢事驅傳馬

二聯言已歸彭城而徹留長安省選以下四句又另敍十七年以後事公赴省謁選者再至十八年春

始有四門博士之授省選選投足者謂此也公謁選入都復與徹相聚及公得官而徹方下第且有遠適故繼以塵祛淚皆二語皆惜別之詞舊注通指爲十六年事非也 漸階羣振鷺注 按揚雄劇秦

美新云振鷺之聲充庭鴻鸞之黨漸階又韓詩振鷺篇于彼西雍薛君章句曰鷺潔白之鳥西雍文王之雍言文王之辟雍學士皆潔白之人則漸階句語本揚子而義取韓詩蓋與下句並切太學言之也

又注引法言釋螟蛉是矣而肖之矣下刪速哉七十子之肖仲尼也十字則學誨之義晦矣

薦士 妥帖力排冪 妥帖二字本陸士衡文賦 使以歸期告 按公薦東野於鄭餘慶當在元和初

若貞元十九年餘慶方在郴州貶所不得有此薦也 感物增戀繆注聲韻云姻繆說文云固也 按

韻當作類姻固二字並當作姻

古風 題注 貞元之季人主方瀆貨外吏多掊克以事進奉有稅外方圓之目科率日多民力重困公

詩殆以是時作史記平準書云告緡獄興商賈中家以上大率破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產篇末

四語意蓋本此。

嗟哉董生行 生祥下瑞無時期 按時當從宋閩本作休。

汴州亂 題注 首章意乃公羊子所云下無方伯次篇則上無天子也。

利劍 題注 按此詩歲月無可考詳味詩意似爲疾譏而作與汴州事無涉又孟東野送公從軍詩中。

有行爲孤劍詠句疑指此詩從軍蓋公初赴汴幕時也。

汴泗交流 東坡文彭城三面阻水樓堞之下以汴泗爲池 此詩張僕射有和篇其末云韓生許我爲

斯藝勸我徐驅作安計不知戎事竟何成且媿吾人一言惠蓋擊毬之事雖不爲卽止亦深以公言爲

有當也。

鳴雁 公在徐幕時有與李習之書云僕於此豈以爲大相知乎將亦有所病而求息於此也遠憂懷惠

卽有病求息意。

桃源圖 題注 武陵太守當是竇常常兄弟五人並以詩擅名有聯珠集行世元和十年常爲朗州刺

史朗州唐武陵郡之官寄劉夢得詩柳子厚和之見柳集中韓有岳陽樓別竇司直庠詩及竇司業牟

墓誌二人皆常之弟常之刺朗亦見牟誌又朗州至宋因避聖祖諱改爲鼎州 南宮先生疑是盧虞

部汀韓盧倡和甚多詳見本集臨叩韓本題下注必與一郎官賡和廖本改郎官爲禮部郎非也尙書

諸曹。唐代統稱南宮。蓋猶云南省。不專指禮部。如和虞部志藤杖詩。稱虞部爲南宮。卽其證也。

八月十五夜贈張功曹。滌瑕蕩垢。按揚雄文。滌瑕蕩穢。

謁衡岳。廟令老人。按唐制。五岳四瀆各一人。正九品。上掌祭祀。此廟令。蓋謂衡岳廟中令也。

古意。題注。據宋建安魏本。自公縣齋有懷以下。皆樊氏澤之語。又自仲尼悲麟。至微沈子幾晦哉。悉

樊氏引沈顏登華旨之文也。此下更有按公諸詩及國史補所云。公實如此。初無佗旨也。四語蓋顏自
詫得詩微旨。而樊氏深不然之。故力辨其非。廖瑩中昧於文義。輒刪樊說。四句全失其本意矣。顏。吳郡
人。傳師之孫。唐末進士。仕吳爲翰林學士。登華旨篇。文苑文粹並載。

憶昨行。陽山鳥道出臨武注。按江南。乃湖南之誤。又連屬廣南。此宋制也。唐則郴連並隸湖南。宋

朱新仲猗覺寮雜志云。韓詩。驛馬距地驅頻墮。蜀人謂立地爲拒地。立地者。不容少休意。按蜀人方言。

如土鏗岸漑之類。屢見杜詩。蓋少陵久寓蜀地。故旅中所詠。卽用土人語耳。韓子陽山之行。路不由蜀。

何故忽採方言入詩乎。漢書甘延壽傳。跋距注云。有人連坐相把據地。而能拔取之。拒地之拒。殆與距

同。夫人以手據地。可曰距。則馬以足據地。亦可言拒矣。韓子時從臨武躡嶺南。出

經鳥道之險。驛馬力疲足倦。據地不前。策之而猶不能升。故曰驅頻墮。正取虺墮義也。近者三姦悉

破碎。按三姦。斥伍叔文執誼。李軌法言注。謂三桓陳恆王莽也。故公永貞行云。天位未許庸夫干。蓋

直以窺覲神器之罪坐諸人。又篇中侯景九錫語。其意亦同。後人讀至此。亦不能無嘻其甚矣之疑也。君當先行我待滿。按公詩意。方欲與張君結隱嵩洛間。所謂君當先行者。即蒙上投檄北去言之耳。此與寒食出游詩。皆敍張方有篋管之辟。並未及雍掾之除。蓋此時張之新命尙未下也。注誤。從此直到耆與鮒注。詩中耆字。別本有耆者。故有闕宮以下十三字注。今正文既作者。此注當削。昨者。宋本作昨日。則以下八句。似謂是歲八月朔順宗內禪之赦。及細考之。非也。唐制赦書日行五百里。計旬餘即可達郴州。功曹以是月十四日在郴聞赦。理或有之。但觀州家申名使家抑句。時使府駐潭州。自郴申潭文移。往復其事。豈一二日可了乎。則作昨日自誤也。又洪譜亦謂此指憲宗受禪之赦。不知憲宗受禪無赦。至踰年改元。始頒赦耳。其考尤疎。

劉生詩 倒心回腸爲青眸。按青眸。即指上歌舞之人。公感春詩云。豔姬踏舞筵。青眸刺劍戟。可以互證。倒心回腸。言劉生日成意移耳。爲當讀去聲。且注不引宋玉高唐賦。感心動耳。回腸傷氣之文。而舉司馬遷書。既屬蔓引。至採阮籍青眼事。尤誤。

鄭羣贈簞 首句注 按笛當作簞。蘄州貢簞。見唐史地理志。故曰天下知。

游青龍寺贈崔補闕 去歲羈帆注 按注乃採樊氏語。而江陵下刪原文。埃命於湘中一句。則與本句湘水不相關矣。年少 按補闕十七登第。少公八歲。元和初。列官諫署。年方踰壯。故有年少得途句。

贈崔立之評事 題注 按公答崔立之書首稱斯立足下蓋字斯立而名立之也注誤 勿嫌法官未

登朝 立之貞元中登第後復中詞科初授校書郎秩滿除畿尉當時相傳畿尉有六道入爲御史評事京尉者有佛道仙道人道之分見崔琬御史臺記京尉卽赤尉謂長安萬年二赤縣也勿嫌法官二句蓋言立之自畿尉召入止遷評事不得御史但比赤尉尙有仙凡之異耳蓋除御史則登朝爲常參官矣唐常參官一名登朝官本卷後有酬崔十六少府攝伊陽尉乃別是一人非斯立也斯立行二十六亦見韓詩與少府之行異又少府以赤尉攝伊陽令未嘗爲伊陽尉伊陽爲畿縣非赤縣注全誤錢帛縱空衣可準唐百官月俸多給錢帛縱空謂官閒祿薄也 據據井梧注潘岳秋思賦 按思當作興

哭楊兵部 題注 知當作刺知州之置自宋始唐無此官又李習之陸欽州述言云言字衍

赤藤杖歌 滇王掃宮避使者注當如避道之避 按如下脫避舍二字

崔十六少府攝伊陽 題注 按詩意言己新居洛下而崔以赤尉繼至遂與鄰居則公與崔相識在元和二年分教東都後非自江陵召入時也河南洛陽二赤縣皆在東都郭下崔之攝伊陽蓋以赤尉權畿令也

送侯參謀 題注 按公以國子博士分司東都至是已三載詩云幸同學省官又云東司絕教授蓋與

侯並爲分司官也。已而公除都官郎分司如前。而侯則往應河中之辟。注未明曉。人馬何躡騰注馬逝也。按逝當作壯。

感春第三首 放車載草農事濟 按時討王承宗於恆州。配河南府饋運車四千兩。河南尹房式以凶旱人貧難以徵發。憲宗可其奏。放車載草。指此事也。起居諫議注 按裴度爲河南功曹。西川節度使武元衡奏辟掌書記。尋自蜀召爲起居舍人。非從河南入也。注仍洪譜之誤。方氏增考已辨之矣。

送李翱 題注 四年正月己酉 按下文是月有乙未丁酉。則其前不合有己酉。當是乙酉之誤。

送石處士 常山險猶恃 按公送石處士序云。方今寇聚於恆。師環其疆。恆州。成德軍治所也。時方討成德帥王承宗。中尉吐突承瓘。統行營兵。駐邢。軍久無功。故有鉅鹿師欲老二句。邢州。唐亦稱鉅鹿郡。屬昭義軍。先是承瓘兵深入成德境。爲承宗所挫。故退屯於邢。當石洪赴河陽時。尙未有洗雪承宗詔。故曰去年事方急也。注引赦承宗事誤。

招楊之罍 食有肉與魚。注馮讜遷之幸舍 按當作遷馮讜幸舍。

寄盧仝 獨抱遺經究終始 按晁氏讀書志。唐盧仝春秋摘微四卷。祖無擇得之於金陵。崇文總目所不載。獨抱遺經句。殆指是書言之。惜其不傳也。

卷二

東吳陳景雲

石鼓歌 歌中敍元和初爲博士嘗告祭酒以石鼓所在勸其移置太學惜未之從故有中朝大官二句。歐公集古錄云石鼓在今鳳翔孔子廟先時散棄於野鄭餘慶始置於廟按餘慶帥鳳翔在元和九年乃韓子作詩後事竊因歐公之言詳考之知韓公前此所告之祭酒卽餘慶也公爲博士之歲餘慶以故相爲祭酒故曰中朝大官餘慶爲祭酒三月旋拜尹洛之命意其蒞官日淺故公所請未及施行耶。至遷鎮鳳翔卽有移置孔廟事蓋理公前語也然則石鼓之得久存於世不至銷蝕埋沒如公詩所歎者固出自鄭相收拾之力而亦公在太學有以啓之耳先儒作石鼓考者如王厚之鄭漁仲諸公皆援據該博而初不言鳳翔移置事自公發其端故表而出之。

題炭谷湫祠堂 匣裏雌雄鳥 按鳥當作劍。

送陸暢歸江南 名以能詩聞注 唐史公主傳無雲陽主疑非雲安卽岐陽之誤暢長慶初入江西廉使王仲舒幕府至太和末以前鳳翔少尹預誅鄭注事見唐史。

送劉師服 師服歸後復入京師元和十二年駙馬都尉于季友坐居喪宴飲得罪師服以與同飲笞四十流連州貽持令名二句惜其不能誦之終身乃至犯刑而辱親也。

調張籍 刺手拔鯨牙 按刺手當與送窮文握手覆羹同義注誤。

寄崔立之 首句注 按西城謂寓都城西耳。詩中明言客居京城也。藍田在都城東南。不當言西。雪後

寄崔承詩云。藍田十月雪塞關。我與南望愁羣山。尤可證也。注非。不敢揆眼窺注。前說是送窮文。

揆手覆羹可證。詩話一條當削。視物隔籬。下注澄字。謂唐人令狐澄本。卽上文姚令威所據。唐

本是也。詳見方氏舉正。澄。桂管廉使定之孫。相國楚之從孫。附見舊史楚傳。乾符中。歷中書舍人。別見

新史藝文志。又舊史楚傳後。附子絢及孫瀉。瀉。下衍一澄字。新史世系表及藝文志。遂誤以澄爲楚

之孫。絢之子。方氏亦沿其誤。澄所著有貞陵遺事。見新志。又嘗書其從祖楚白樓賦。見趙氏金石錄。

咎責塞兩儀注。乃魏道輔語。然福不盈。皆禍溢於世。此班固賓戲之文。又魏人章疏所本。道輔語猶

未詳也。觀名計之利注。按觀之名計之利。莊子雜篇中語。朱子偶失記耳。

月蝕詩 按玉川月蝕詩。洪景盧言。指宦官吐突承璀用事。見容齋續筆。其說爲長。

孟生詩 宵默咸池音 按蘇子容詩。孟郊篇。什况咸池。自注云。唐人題孟郊詩三百篇。爲咸池集。取退

之詩義。又劉貢父詩話亦云。孟有集。號咸池。僅三百篇。至宋次道跋東野詩。卻云。蜀人蹇濟用退之贈

郊句。纂成咸池二卷。一百八十篇。與蘇劉之說不同。未詳孰是。無爲久滯淫。按國語底著淫滯。賈

逵注。淫。久也。此蓋倒用。與上參差同。

示爽 強顏班行內注 按題下注。近之觀名科二聯。乃已登科入使府者。則詩當作於長慶中。非元和

間知制誥時也。後注與前相戾。又凡列朝班者，皆可云在班行內，非典誥之稱。後說尤無據。

贈別元十八 題注 按樊說是特語，猶未詳。白序作於元和十二年，正裴行立帥桂林時。大林寺在江州。

廬山元十八嘗構溪亭於山之東南，見樂天詩。又樂天有送元十八出廬山從事南海詩，蓋同游大林後，尋赴嶺外使幕矣。本從事桂林，而云南海者，殆以桂林亦嶺南五管之一，故可通稱耶。英英桂林。

伯注 按伯謂九州之伯，左傳云：五侯九伯是也。注未分曉。已覽贈子篇注。按注說是也。柳序稱。

元生之爲學，恢博而貫統。韓贈詩第五篇，卽申言序意耳。但考子厚送僧浩初序云：近李生礎自東都。

至退之寓書曰：見送元生序云：退之在東都，送李生還湖南，乃元和四年事。則見柳送元序，必更在。

其前。見序與貶潮，相去已踰十載，不當止云想風采三年。疑三年二字傳錄有誤。柳序作於永州，方送。

元生爲湖嶺之游，其栖止廬山，蓋南游迴棹後事也。嶷嶷桂林伯注。按歐陽生哀辭云：容貌嶷嶷。

然，此句蓋亦稱其容貌之莊。至史記其德嶷嶷，乃五帝本紀中稱帝嚳語。若引以頌美臣下，不倫甚矣。

別趙子 婆娑句注 王衍當作王愆。事詳晉史。陶侃鎮荊時，衍死久矣。

除官赴闕 湓城去鄂渚 陸游入蜀記云：自江州至鄂州七百里，泝流雖日，得便風亦須三四日。韓詩。

云：湓城去鄂渚，風便一日耳。過矣。按通典尋陽西南到江夏六百里，江夏鄂州理所。

南山有高樹 題注 下篇非爲李宗閔作。方氏辨之甚詳。語見下篇題下。此注及下篇三字，與後篇當。

是爲宗閔作句並當削詩話尤贅。

猛虎行 出逐猴入居 按猴方本作推朱子辨之然猴字亦竊疑未安蓋猴非虎敵明甚若入居其穴

乃劓虎牙而餒之肉耳虎何憚而不敢歸穴乎猴推二字俱傳錄有誤

奉酬盧給事 按東坡謝賜御書詩云袖有驪珠三十四蓋化公此詩二語爲一也證以坡詩方說之誤

益明

南內賀朝歸 按唐南內興慶宮非人主正衙朝賀地據新史穆宗母郭太后居興慶宮朔望三朝穆宗

率百官詣宮門上壽則此南內朝賀乃朝太后也此詩疑公在穆宗朝除京兆尹與中丞李紳爭臺參

後作唐人以中丞居風憲多呼爲法吏詩云法吏多少年磨淬出主角法吏自指中丞也又皇甫湜作

公墓誌其中敘爭臺參事斥紳爲佞臣有鑿其銜之語詩所謂主角殆猶誌之言銜均指紳之得君勢

盛也據實錄京尹之除在長慶二年六月其復除兵部侍郎則是冬十月觀篇首秋曦句則詩以秋日

作正臺府不協移牒紛然時也致官九列齊舊注以此詩爲公官庶子曰作非也官庶子在元和

中朝南內乃長慶間事前後了不相涉又自舍人改庶子乃自要職徙閒官非貶也此詩蓋作於貶潮

還朝後三黜謂爲御史郎官及刑部侍郎時凡三黜官耳况明言致官九列齊庶子之官不得齊於九

列則注說之誤益明矣 著籍朝厥妻 命婦亦入朝太后注未明悉

雜詩 題注 按第七卷雜詩題下注公時爲右庶子元和十一年作與譴瘡鬼題下注元和十三年爲刑部侍郎時作二說皆未有確據又第十卷中間游題下語亦然皆當削

譴瘡鬼 出汝去莫違 按出當從宋閩本作咄與張十八同效阮步兵 辟如兔得蹄注 按得豕而忘蹄本莊子語王弼周易略例引之繫辭無此文

城南聯句 禮鼠拱而立注 按文字曰聖人師拱鼠制禮故曰禮鼠杜詩野鼠拱亂穴又注陸機當作

陸璣 浙玉炊香粳 注說是折稂見內則尤古浙作折之明證蓋浙與浙亦音異而義同耳又魏文

之文當作武 趙燕錫媼姪注 按娥字說文云帝堯之女舜妻娥皇字也秦晉謂好曰姪娥此注倒其文據漢書姪娥武帝所置後宮位號顏師古注美好貌釋韓詩姪字顏注可與說文兼引 運田閒

彊忙 按周禮以彊予任忙鄭注彊予謂民有餘力復予之田若餘夫然彊忙本此

納涼聯句 掃寬延鮮飈 按此下脫注一條誤列入後秋雨聯句颺颺臥江汰下當改正

征蜀聯句 填隍儼僭僭注 玉篤僭僭健也蓋言填隍士之奮力 戰恤時銷洗 恤當從宋蜀本作

血

雨中寄孟刑部 按舊史簡自倉部員外郎遷司封郎中新史所謂佗曹乃司封非刑部蓋自戶曹遷吏

曹故曰佗曹也又韓子誌李干墓文中稱簡爲工部尙書簡歷此官亦未見於史蓋與不著其除刑部

同。則史之所略多矣。鬪場再鳴先。按再鳴者。謂幾道登第後。又擢詞科也。鄭羣墓銘中。有再鳴以文句。與此語意正同。

遠游聯句 題注 按注謂遠游。卽東野役於江南時。其說似是而非。蓋役於江南。乃赴溧陽尉任。役謂吏役也。遠游在初春。而歸期訂晚秋。豈有赴官而春去秋還者。又詩中歷敘吳楚諸地。蓋時將爲湖嶺之游。故云爾。觀東野集中。有過彭澤次沅湘及連州吟諸詩。殆皆此游作。亦可略見游跡之遠矣。取之詎灼灼。按取之。劉貢父詩話作前知爲是。

鄆城聯句 此年名作 題注 按元和二年。當作十二年。宮娃分綽約注 按風俗通常作通俗文。

親交獻諛 按諛。廣韻蘇奏切。怒言也。與下噓字義相反。不應連用。宋杭蜀本皆作諛。又與上句諂字意複。亦恐非是。疑噓字之訛。噓。辭見國語。又唐書李藩傳。王仲舒與同舍郎。置酒邀賓。爲俳說。噓語相狎。獻噓噓者。殆亦同此耳。五狩朝恆岱 按五岳。獨言朝恆岱者。因二岳在恆鄆二州境。時王承宗。李師道皆未納土故也。雪下收新息注 詩以晚秋作。至雪夜入蔡。乃是冬十月事。注不當引。

又魚招張功曹 題注 按詩作於貞元二十年春。至陽山後。乃俟新命於衡陽前一年也。祭李郴州文中。敘投又魚詩。事在俟新命之先。而謝郴州寄紙筆詩。又在投又魚詩之前。謝詩有虞卿正著書句。蓋方在謫居。故云爾。益可證是詩爲陽山時作。公以是冬與張署會宿界上。而又魚在春。故有思我友憶

同僚之語。而招之來邑也。舊注非。

木居士。按題木居士詩。洪譜不繫某年。然譜以郴州祈雨及郴口諸詩。並繫之乙酉。而木居士廟在衡州屬邑。公自郴赴衡。嘗憇其地。故留題云爾。是時羣邪之勢猶盛。正公佗詩所謂佗文未揃詩也。二詩蓋專指佗文言之。柳子厚既坐佗文黨譴逐後。與人書追敘佗文始末云。素卑賤。暴起領事。射利求進者。填門排戶。誦公詩而論其世。正可引柳以注韓也。次篇前二句。申言佗文寒微暴貴。出自糞土。而驟升雲霄也。當二人勢盛時。其黨互相推獎。有伊傅管葛之目。伊傅殆指佗文。而管葛則劉柳輩標榜之詞也。後二句。殆深斥當時之大言夸飾。謂二人可伯仲伊呂之流歟。佗文既揃後三十餘年。而夢得作子劉子自傳。猶盛稱其才。謂有遠祖景略風。是直取燼餘之木。復雕畫之也。

喜雪。授簡慕前規。注謝靈運雪賦。按靈運當作惠連。

入關咏馬。題注。舊注誤。方氏舉正亦以此詩爲元和改元西歸日作。亦誤也。公元和中。自河南令入爲職方員外郎。因前過華州時。見華陰令柳澗事。上疏論之。坐是下遷博士。公詩疑緣此而作。華州乃入潼關孔道也。公先以言事遠謫迴翔。久之方有省郎之召。乃復以抗直左官。宜不能無慨於中。故以馬之一鳴輒斥自比耶。若從江陵還朝時。公年未踰強仕。不應有歲晚力微之慨矣。樊澤之曰。歲晚力微。不應鳴也。其說是蓋不應鳴而鳴。斯爲妄矣。唐人詩文中。凡止稱關者。皆謂潼關。至藍田武關。

則必繫關名以別之。卽公集中亦然。可參考也。李林甫欲絕言路。有立仗馬一鳴輒斥語。事見本傳。一鳴二字本此。

梁國公主挽歌 移封大國新 按公主始封普寧。元和中從永昌及薨。追封梁國。自郡封進國。封故云爾。龍輜非厭翟 按周王姬下嫁。車服下王后一等。乘厭翟車。見詩鄭箋。歷代因之。唐制亦爾。觀新史趙國公主傳可見。

和崔舍人咏月 重門限禁局 按崔時以翰林學士兼舍人。方供奉禁闈。故有重門句。然舍人內直亦在禁中。公掌制日。嘗有仙郎宿禁中語。

咏雪贈張籍 紛紛碎若按 按按有乃禾素回二音。此當從素回切。廣韻曰。擊也。如從乃禾切。不惟乖韻。義亦不協矣。

酬王二舍人雪中見寄 按題下注。皆方氏語。其說良是。至涯爲舍人。本傳略之二語。初疑其未諦。按王適誌文云。中書舍人王涯。獨孤郁。考二人本傳。皆止以郎官知制誥。未嘗官舍人。而誌文與詩題云爾者。蓋唐代凡知制誥官。例得稱舍人。以制誥本舍人典之。而以佗官兼知。卽職與之同。故亦得稱之。如劉夢得哭郁詩。亦稱舍人。此尤可證。然韓集中祭虞部張員外文。文苑英華詳具年月日。下并列同祭姓名六人。首云中書舍人王涯。次云考功郎中知制誥韓愈。未嘗以二人俱掌外制。並稱舍人。則方云

涯爲舍人而本傳略之者其說亦是也。韓子赴江陵途中有寄贈王二十補闕詩卽涯也。又有次石頭驛寄王十中丞詩則仲舒也。二王姓同行異卽見本集。至王璠呼涯爲二十兄又別見唐史。涯傳無爲舍人事而仲舒官舍人詳見碑誌及史傳。或本題下誤注仲舒蓋由此。又柳子厚集中稱仲舒爲舍人。獻弘農公詩自注而仲舒除此官在子厚歿後此又知制誥得稱舍人之一證也。

送侯喜 如今便別長官去 按一官之長曰長官漢孔氏書傳及鄭氏詩箋中皆有此稱其來久矣。奉和盧四兄元日朝回 戎服上趨承北極 按唐制朝日百官班定金吾將軍先出班報平安戎服句謂此。

送李六協律 宋諸本題下皆注翺字殆因韓子代張籍上李浙東書中有李協律翺故耳然翺之行七非六也卽見本集與楊子書此誤正與以王舍人爲仲舒同。

贈張十八助教 題注 按四門國子兩署也博士助教兩官也注合而言之殆近巖邊鹿鹿邊巖矣。和席八韻 題注 按席謙與杜子美同時名見杜集與韓子相去殊遠又謙本道士注家之謬有如此者直當削去何必存而辨之。公時與夔同掌外制故有倚玉一聯或作市誤也及公貶潮而夔猶在右掖公之謫詞卽夔所草。

廣宣上人頻見過 按廣宣以詩召入供奉內道場有集名紅樓皆應制之作緣此頗怙恩挾勢于謁公

卿嘗私傳禁中語於韋右丞貫之。貫之叱而出之。公詩意亦猶是也。

太安池 舊注疑太安池卽安樂公主定昆池。其說近之。下公主當年一絕。卽詠太安池耳。游太平公主山莊一題。諸本無之。爲是。唐本太安池下注闕字。殆偶逸是詩也。據雍錄。定昆池在長安西南十五里。故有臺榭壓城闔句。又朝野僉載。言定昆池方四十九里。直抵南山。尤可作第二聯注。或疑游太平公主山莊一題。當繫是詩後。下注闕字。亦可通。

閒游 子雲祇自守。注安帝時。丁傅董賢用事。按安當作哀。

和李司勳過連昌宮 題注 遺老。卽謂開元遺老。時上距開元六十年。當日遺民。宜尙有存者。如元微之連昌宮詞。亦借宮邊老人立言是也。詩意蓋謂昔年父老。幸值元和中興。皆欣欣復見太平之盛。惟安樂而思終。庶克紹開元之治。免蹈天寶之覆轍耳。宮雖置於顯慶。而開寶間車駕幸東都。屢駐此宮。故公詩云爾。舊注皆未得其解。

次潼關先寄張十二閣老 中興遺史。紹興元年三月。張浚自陝西回蜀。宣司幹官郭奔有詩云。秦山去盡蜀山來。日照關門兩扇開。刺史莫辭迎候遠。相公新送陝西回。蓋改韓詩。以誚浚富平喪師事。是可探入拊掌錄也。

次潼關上都統相公 題注 按淮西之平。裴度以宰相督戰。李商隱韓碑詩所謂腰懸相印作都統是。

也。舊注以韓弘當之誤。

桃林夜賀晉公 題注 按桃林在潼關東。詩蓋作於次潼關前。上都統詩中冠蓋相望句。卽謂在桃林。遇銜詔西來者。

送李員外院長分司東都 韓子從晉公還都後。擢刑部侍郎。敍平蔡功也。同時幕僚如馮宿李宗閔皆遷官。獨正封不得例遷。且反奉分司之命。是必有扼其進者。故腹聯云爾。正封後歷中書舍人。有詩名牡丹一篇。尤爲時傳誦。見松牕雜錄。

元日酬蔡州馬尙書 按蔡州疑當作華州。舊史憲宗紀。十三年十一月。以華州刺史令狐楚充河陽節度使。十四年三月。以華州刺史馬總充鄆濮曹等州觀察使。則總之除華州。當卽在十三年冬。紀偶略之。而本傳云十四年自忠武改華州四字。蓋三字之誤耳。四年元日。總正在華。公於都下酬其去年元日在蔡所寄詩。故中有三峯之語。

答道士寄樹雞注 龍城雲仙二錄。新舊史藝文志皆無之。洪容齋力斥龍城錄爲妄書。而云或以爲劉無言所著。至朱子語類及張邦基墨莊漫錄中。則謂二錄皆王銍性之僞撰。按無言名燾。湖州人。元祐三年進士。有文譽。東坡嘗和其詩。銍亦北宋末名士。陸放翁深推其記問該洽。而生平好撰僞書欺世。識者嗤之。則洪張二說似朱張。尤爲得實矣。容齋又嘗言孔傳續白氏六帖。採摭唐事殊有功。而悉載

雲仙錄諸事自穢其書。雲仙散錄 馮贇撰按孔帖兼載二錄而容齋獨舉雲仙蓋偶遺其一。要之此二錄皆底下惡書也。注家不辨而俱引之。殆亦穢韓子之詩矣。

左遷至藍田關 雲橫秦嶺 按班固西都賦曰。於是晞秦嶺。通典云。在藍田界。

次鄆州界 早晚王師收海嶽 按海嶽之地皆在鄆部。時鄆寇將平。故云爾。先是淮西甫平。卽有赦令。

公亦冀平鄆之後。當例降德音。可遂因此內移耳。詩以初春作。因有雷雨句。及仲春而海岳收矣。緣降赦在秋。故至冬始自潮移袁也。

晚次宣溪 題注 此赴潮過韶作。公以是春三月至潮。安得入夏尙在韶乎。注非。

題秀禪師房 按題驛梁詩題云。貶潮州刺史。乘驛赴任。其時方爲嚴程所迫。塗中山水。皆未暇游眺。故後日移袁過韶。寄詩韶守。有欲借圖經。開看佳處之語。則到僧家把漁竿。必非赴潮時事。定量移後過其地而留題也。後詩題下注尙未考及此。

韶州留別張端公 江總虞翻 按南史江總傳。梁元帝徵爲始興內史。始興卽韶州。以江比張。蓋用當

州故事。又吳志虞翻傳。孫權徙翻交州。裴注引翻別傳。有自恨骨體不媚。犯上獲罪。當長歿海隅諸語。公自以直諫譎潮。與翻之徙交同。又潮州地亦漢交郡所轄。故以翻自比。舊注未明。

游西林寺 題注 魏弘下脫簡字。白樂天游大林寺序可證。弘簡卒貞元末。有墓誌在柳子厚集。其游

廬山。蓋攝官江州刺史時也。又長慶初。有樞密內臣魏弘簡。乃姓名偶同者。

自袁州還京。歲暮難相值一聯。按公以冬日次安陸。歲已暮矣。然未聯又非專言時序也。韓詩歲聿

其暮。薛君章句曰。暮晚也。謂君年歲已晚。詩意本此。蓋公早歲與隨州同佐汴幕。是時舊寮多逝。僅存二人。故深喜晚晚相值之難耳。合後寄隨州詩觀之。義益明矣。

雨中寄張博士。歲晚偏蕭瑟。按觀雷頻以下三句。則時非冬日可知。兼觀白樂天和篇中。有葉濕蠶病語。蓋苦雨在初夏明矣。落句歲晚之義。與寄周隨州馬僕射二詩中歲暮歲晏同。楚辭及年歲之未晏兮。正公所本也。

奉和張侍郎。再領須句國注。按衍鄆之二字。東平郡名。須昌。其屬邑。唐之鄆州。卽晉東平郡也。通典云。鄆州。古須句國。似尤簡。宜當採之。仍遷少昊司馬。總始以檢校禮部尚書。鎮天平。及召入未至。復令還鎮。加檢校刑部尚書。故有是句。司寇秋官秋月。其帝少昊。故云爾。又天平屬邑曲阜。本少昊之墟。此句蓋雙關。再鎮天平意。注未明悉。

早春與張十八博士。題注。令狐澄本作三弟。亦非。楊嗣復行六。非三也。見白樂天集。嗣復後入相。唐

史有傳。澄生長貴胄。而於近時宰輔。亦偶未悉其行次。足知考訂之難。此諱行錄之可資探證也。館閣書目諱行錄一卷。以四聲編登科進士族系名字行第官秩及父祖諱主司名氏起興元二年。盡大中七年。其書出於唐季新史藝文志。作諱行略。宋志作錄。至撰書人姓名。則二志俱逸之矣。行戶耶反。或讀本

非字

送桂州嚴大夫 飛鸞不假驂 按驂鸞二字本江淹別賦至范至能帥桂林著驂鸞錄則又取韓詩語奉和李相公題蕭家林亭 題注 按遇本作邁避高宗嫌名易之非誤

卷三

東吳陳景雲

原道 題注 按東坡云云亦伊川語誤以爲蘇說自蜀本韓仲韶注始及後閩中魏仲舉五百家注本已削之此復採入何也

行難 自越州徵拜祠部員外郎 按越州乃浙東治所觀察使領之李習之陸欽州述云由侍御史入爲祠部員外郎蓋自浙東使府御史召爲省郎

師說 題注 按柳子厚誌文云衡湘以南爲進士皆以子厚爲師則當時學者之宗仰盛矣何云人不歸之耶且言子厚因學者不歸己而歸韓故有答韋嚴二書其說尤鄙陋當削 授之書而習其句讀

注 按周禮天官宮正注讀字陸氏釋文云戚如字徐音豆戚謂梁戚衰徐謂晉徐邈也山谷蓋從戚讀非以意創又陸氏列戚於徐前則亦以其讀爲長故公羊序中句讀字不音以此

文選笛賦注投與返古字通音豆投

句之所止也

進學解 弟子事先生於茲有年注 按此文作於職方左遷後。史傳甚明。似無可疑。而方本以時易年。

其說尙有未安。蓋此句乃伏後三年博士之根。作年爲是。此弟子雖假設之辭。然唐時國子生亦有久在學舍者。如何蕃入太學二十餘年。陽城諭諸生以歸省是也。行雖脩而不顯於衆注。按洎字與

顯字義絕不相近。恐是白之誤。蓋誤白作洎。後又轉訛爲洎耳。荀卿守正。按守正。新史文粹。並作

宗王東坡荀卿論言。卿明王道。述禮樂。則作宗王。似較守正尤精切。非訛也。欲進其豨荅。按豨荅。

卽莊子所謂豨荅。音義云。一名豬荅。藥草名也。方回猪矢之說。妄矣。

諱辨 與賀爭名注 按董說是也。元稹爲禮部。在長慶初。賀前卒久矣。律文三條。皆本禮經。故卽引

鄭氏原注釋之。下文云。考之於經。質之於律。謂此。不聞又諱治天下之治。按治。乃高宗廟諱。而此

文及平淮西碑俱不避。蓋德宗祔廟之年。高宗已祧矣。文與碑皆作於後。已祧不諱禮也。注傳有五

皓之稱。傳當作博。見楚辭招魂王逸注。五白博齒也。

釋言 爲我寫子詩書 按史言公舉進士。投文公卿間。故相鄭餘慶頗爲延譽。由是知名。蓋鄭相知公

在早歲。非自江陵召還始受知也。公登第之歲。鄭入翰林。其後鄭相自以職親地近。遂與公久不相聞。

及貞元之季。公始登朝。而鄭相已遠謫。再秉國鈞。特擢公幕掾。因悉徵其歷年詩文也。於後之數月

按月。南宋本作日。爲是。洪譜同。公始見鄭相在元和元年六月。而李翰林以次年正月入相。相去僅

七月以下文再云累月語推之。則前當作數日明矣。

張中丞傳後敍 愈嘗從事於汴徐 按雙廟在宋州汴府支郡也。又泗州亦徐府支郡。從事二句。蓋貫下祭雙廟與過泗州兩事言之。或本兩府作兩州。非也。

汴州東西水門記 龔童噉噉 按龔童謂李迺也。與送張道士詩中呼吳元濟爲狂童同。

藍田縣丞廳壁記 題下注貞元四年進士。下脫六年中博學宏辭科一句。此條乃樊澤之語。其說是也。

又出於人三字。亦見柳子厚誌文。尤可證樊說之有據。 諺數慢必曰丞注 按公酬崔少府詩云。但

聞赤縣尉。不比博士慢。與此記慢字同義。即公論鹽法狀中所謂散慢官也。諺數慢必曰丞者。蓋當時

俗語。歷數內外官職之慢。莫丞若耳。數讀上聲。方說得之。虞山錢受之在萬歷末。作送楊縣丞序。引韓

記以慢字作慢侮解。誤甚。 雁驚行以進 按莊子外篇。士成綺雁行。 一躡故迹 按漢書鄒陽傳。

人主必襲按劍相眄之迹。師古注。言躡其故迹。

科斗書後記 平劉展於淮西 按西當作南。

鄆州谿堂詩序 且六十年注 按李納下。當刪子字。補傳子師古師古傳師道十字。

爭臣論 爲祿仕者也 按詩君子陽陽序。君子遭亂。相招爲祿仕。鄭箋。祿仕者。苟得祿而已。不求道行。

改葬服議 子思曰。三年之喪。未葬服不變。雖有其文。未著其人。 按子思之說。雖出孔叢子。而自子思

以來。未有行之者也。惟南史張種值侯景亂。奉母東奔鄉里。母卒。又迫凶荒。未葬。服雖畢。居家飲食。恆若在喪。王僧辯奏起爲中從事。并爲具葬禮。葬訖。種方卽吉。史傳中僅有此事。則其服仍以二十七月爲斷。而未嘗不除也。外此則未見其人。

禘祫議

按時旣勅旨令百寮集議。公方官國子博士。亦百寮之一。乃自言賤不及議者。蓋唐代都省集

議。惟朝官得與。國子博士非朝官。

見公下年論權停選舉狀

故曰賤不及議也。朝官亦名常參官。文官五品以上。及

兩省供奉官。監察御史員外郎。太常博士。

答楊子書

題注

按柳子厚與楊誨之第二書。元和六年也。時誨之年未二十。若當貞元十七年。韓子

與敬之書時。甫數齡耳。其非敬之之兄易明矣。敬之從父憑。誨之父也。子厚有憑從子承之哀辭。作於貞元之季。承之踰冠而夭。所作辭賦書論甚偉。見於哀辭。則謂遠其兄甚者。乃指承之耳。又哀辭云。有弟哀號。弟卽敬之也。

上宰相第三書

今閣下爲輔相亦近耳

按漢書霍光傳上曰。將軍之廣明都郎屬耳。師古注。屬耳。近

耳也。公語本此。顏注之近謂近日也。趙憬賈耽盧邁俱於貞元九年五月入相。距公上書時。已涉三載。似不得云近。而公云然者。蓋以三相在位歲月較周公之輔相七年。猶爲近耳。

代張籍與李浙東書

題下或注巽字當作遜。下以巽同。二人並見唐史。遜以元和五年。自常州除浙東。

見舊史憲宗紀。而遜傳云。由衢州遷新史。因之並誤也。柳子厚以元和四年。與遜弟建書。未有已白常州煦僕語。謂遜也。明年。卽遷浙東。無刺衢事。當以憲紀爲正。

上張僕射書 題注 按少陵在嚴鄭公幕府。其遺悶呈鄭公詩中。有曉入昏歸之句。詩以秋日作。疑使院從事之晨入夜出。起九月。訖二月。乃當時幕府定制。如此殆恐季秋後暑短事繁。故限出入之制耶。公雖論此事。亦未聞見從。蓋舊制難改也。

與崔羣書 書言從一官於此者。謂爲四門博士也。洪氏年譜旣明。題下注蓋本之。是時公已去徐三年。在徐幕注當削。

與陸祠部書 按書末言方今在朝廷者。多以游讌娛樂爲事。此謂王仲舒裴蒞諸人也。王裴輩皆朝賢。有清望者。止以頻聚燕飲。遂爲讒人所中。斥官。此書在諸賢未譴之前年。蓋所見卓矣。

答陳商書 按商字述聖。官終秘書監。嘗預修武宗實錄。則大中間事。

答呂鑿山人書 少安無躁 按左氏襄七年傳。吾子其少安。注安。徐也。

送孟東野序 尸佼 按尸佼。魯人。秦相商君師之。鞅死。逃入蜀。見班史藝文志。上脊到注。亦據班志。但四十六篇。六當作二。

送許郢州序 題注 按以權文公送郢州序參證。蓋從水部郎出守。又舉其字曰叔載。則仲輿乃名也。

又世系表。仲輿作仲容。鄧州作鄧州。誤。至。或作志。雍之注亦非。志雍。乃鄧州子。見世系表。雖恆相求。而喜不相遇。按喜一作苦。爲是。謝疊山文章軌範中無此一字。覺句法尤健。

送竇從事序。鉅海敵其陽。敵。南宋臨邛本作敵。爲長海敵其陽。謂越地之南。風氣宣洩太甚也。上句山隔其陰。則謂越北風氣。與中原否閔不通也。故下云風氣之殊。著自古昔。蓋蒙上山海言之。

送李愿歸盤谷序。可濯可沿注。按本真。文章正宗引此作真本爲是。同時有兩李愿。一隱盤谷。一爲西平王晟子。南宋慶元中。建安魏本此序後。附刊高從一記。以證所送之非西平子。按高跋。卽汪季路。與朱子書中。所謂家藏盤谷碑本。有後語是也。然但以韓序及和盧郎中送盤谷子歲月考之。則兩李愿事跡自明。無俟引高記也。序作於貞元十七年。西平子時爲宿衛將。至和盧詩。則元和七年也。西平子方官節度使。皆見唐史。無栖隱事。

送董邵南序。董生不得志於有司。事在貞元中。詳見公詩。時仕路壅滯。兩河諸侯。競引豪傑爲謀主。由是藩鎮益強。朝廷吁食。此開成初宰相李石告文宗云爾。董生北游。正幕府急才。王室多事之日。文中立言。尙欲招燕趙之士。則鬱鬱適茲土者。其亦可以息駕矣。送之所以留之。其辭絞而婉矣。

贈崔復州序。按詩碩鼠小序曰。刺重斂也。其首章曰。爰得我所。二章曰。爰得我直。此序專爲于頔重斂而作。與詩人所刺同發端。先言小民不得其所能。自直於鄉里之吏者鮮。蓋卽用詩語。而反之。民窮斂

急。惟仁人至。庶有來蘇之望。曰崔君之仁。足以蘇復人。痛乎其言之矣。

送張童子序 以及五都之長注 按序中言北過大河之陽。唐河陽軍治孟津。非蒲州也。蒲乃河中節度使治所。地在大河之東。非河陽也。方說誤。穀梁傳。水北曰陽。孟津在河南。而軍有河陽號。緣節度使雖治孟津。而領懷州刺史。懷在河北故也。

送何堅序 道之守陽公注 按十九年。當從柳集陽司業遺愛碣作十五年。

送王秀才序 或爲事物。是非相感。發下脫。於是。有託而逃焉者也。一句。當從諸本增入。

送王墳秀才序 馯臂子弓 按論語微子篇。朱張。陸氏音義引王弼注。朱張。字子弓。荀卿以比孔子。公指子弓爲孔門馯臂。雖據弟子傳。然王注似亦未可廢。

送李端公序 貞元間。劉禹錫在杜佑淮南幕府。與僚友會飲聯句。李端公益爲坐客之首。唐人稱御史爲端公。蓋是時已爲使府御史矣。後佑入朝。府罷。端公宦久不調。因游河朔。入幽帥劉濟幕。嘗作詩有。不上望京樓之句。蓋中之鬱鬱深矣。及至東都。而韓子送之歸府。諷其効忠燕帥。修開元時藩臣之禮。蓋深以乃心王室勗之。觀舊史所載。端公在幽州詩。則知斯序立言之旨矣。十日十二子相配。按甲乙丙丁之屬。十日爲母子丑寅卯等十二辰爲子。見周禮匠人疏。其將復平。按兩平字。文粹與宋浙蜀二本並同。朱子蓋暗與古合。

送區册序 烏言夷面 按周禮夷隸掌與烏言。貉隸掌與獸言。鄭司農云。夷狄之人。或曉鳥獸之言。鳥言本此。

送楊少尹序 後世無工畫者 按晉顧愷之梁張僧繇並畫羣公祖二疏圖。見舊史褚無量傳。白以爲其都少尹 按唐以河中府爲中都。設大尹少尹。如東西兩都制。其都者中都也。

送鄭尙書序 風魚 慶元閩本作風雨爲是。徐偃王廟碑。無怪風劇雨。義同此也。家屬百人注 李訓當作鄭注。朱子引通鑑偶誤。

送水陸運使韓侍御歸所治序 題注 按魏文帝及陳思王與吳質書中。並有所治字。正不必乙。

韋侍講盛山十二詩序 皆集闕下注 按許康佐歷官。具見唐史本傳。無刺洋尹京事。則此使君必非康佐。與以嚴謨爲嚴武同。

石鼎聯句序 龍頭一聯 按菌蠢。見選南都賦。又易大有九四爻。辭匪其彭。干寶注。彭亨。驕滿貌。見經

典釋文。磨礪去圭角 按禮訓儒行篇。毀方而瓦合。鄭注去己之大圭角。與衆人小合磨礪句。本此。

祭田橫文 題注 按晁說非也。首句明云貞元十九年。蓋作於未入汴幕之先。公旣抑於宏詞試。光範

上書。復不見省錄。薄游鳳翔。亦無所遇。故發憤太息於橫。激於時貴之不能得。土耳其至從裴相平淮西。乃此後二十餘年事。尤不足置辨。

歐陽生哀辭 閩越人舉進士由詹始注李成公錡 按錡當作椅獨孤及福州學碑銘閩中無儒家流

公至而俗易謂椅也新史宗室世系表蜀王湛五世孫椅爲福建觀察使 李翱旣爲之傳 按李習

之作詹傳歐公云已逸而新史所載事迹有出於哀辭外者蓋宋子京好採摭小說故也

祭穆員外文 題注 按篇首不載某年員外之父秘書監寧以貞元十年歿又三年母裴太夫人繼亡

故曰痛毒之懷六年以并也又注中宣州觀察使當作秘書監爲宣使者乃秘書長子贊員外之兄也

祭郴州李使君文 按權文公李郴州志言時宰盛推其理行方圖陟明而韓子祭文則深惜其被讒欲

爲之雪謗於身後蓋嘗挂吏議志特徵其詞耳 覷鱗分之驚透 按驚透二字本左太冲吳都賦揚

雄方言透驚也

祭虞部張員外文 存皆表白 按表當從宋本作哀又內迫家之亦當從宋本作家私

祭河南張員外文 一又相語 又當從宋本作夕 七日鹿魚注 鹿魚當作鹿角 首下尻高 尻

當作尻注同 丞相南討注 十六年當作十二年 議兵大梁注 都統下使將二字有誤

祭裴太常文 題注 按文苑此篇乃元和九年作舊史憲宗紀元和六年皇太子寧薨國典無太子薨

禮司業裴茵精禮學特勅於西內定儀又新史藝文志茵元和太常少卿蓋從司業遷太常以九年卒

官也茵所著有內外親族五服儀二卷書儀二卷並詳新志則太常爲茵無疑舊注云其人無可考非

也。又蒞在貞元末。爲韋執誼所讒。斥官於外。亦見本集後順宗實錄末卷。

祭侯主簿文 遣男殿中省進馬佶 按進馬官名。屬殿中省。見新史百官志。又續通典云。進馬侍衛中

資蔭官。唐舊儀。凡大陳設馬。在樂懸之北。與大爲相次。進馬二人。戎服執鞭。侍立馬左。隨馬進退。

祭馬僕射文 命公并侯 按方鎮表。元和十三年。廢淮西節度使忠武軍。增領蔡州時。總方自蔡移許。

故曰并侯。舊注未明。遂殿交州。謂爲安南都護也。詩殿天子之邦。毛傳。殿。鎮也。公本此注誤。

祭鄭夫人文 百口偕行 按公謫潮州。有過始興感懷詩云。目前百口還相逐。舊事無人可共論。蓋追

憶昔日始興北還後偕行避地之人也。以詩證文。則佗本作百日之誤。益明矣。

祭十二郎文 三世一身 語見北史王慧龍傳。

河南少尹裴君墓誌 召公主書記 按公嘗記南陽公鎮徐州十一年中。掌書記者。凡三人。許孟容。杜

兼。李博。獨無復名。當是復先以記室辟。既至而更授佗職耳。公作記之明年。南陽捐館。觀此誌中三遷

句。及在徐府勤而有勞諸語。則復之從事於徐有年。非其至在李博後。故不獲挂名廳記也。又南陽薨

時。馮宿實主書記。此則繼博爲之者。復之未嘗主記。更明矣。

河南少尹李公墓誌 改度支郎中使注度支。或作屯田 按使字當屬下句讀。使侍郎者。領度支使之

侍郎也。今誤斷其句。更以其下不禮其屬觀之。則作改度支爲是。屯田。非度支屬也。

江西觀察使韋公墓誌 不如屬之河東便 按此河東乃謂蒲州非晉陽也與韓弘妻誌公居河東同蒲州古河東地以晉陽爲河東自唐代始而蒲州則置河中府矣

河南府王屋尉畢君墓誌 繼數尹 按徐之從事爲河南尹謂杜兼也兼以元和四年十一月卒繼之

者陝虢觀察使房式五年冬式自河南徙宣歙以鄂岳觀察使郝士美繼之詳見舊史憲宗紀

河中府法曹張君墓碣 按文先述圓妻語曰妾夫在嶺南其中人曰事宜武軍節度使得官至監察御史坐事貶嶺南正與李肇所記合圓之遠貶已大書著明而注尙云未嘗略及貶謫意何也圓旣遷掾河中其吏幹日益有聞汴帥忌其向用修隙因啗以甘言斃之逆旅此固情事所有此文詳書其遇害之地亦不爲無意也

贈司勳員外郎孔君墓誌 一歲再奏 按盧從史以貞元二十年帥昭義至元和五年而敗首尾共七

載孔戡之去昭義卽從史流日南之前一年故曰從史居五六歲益驕君爭云云則戡之留昭義久矣留字若連一歲爲句殊與前文不相應留字當屬上讀而一歲再奏四字絕句蓋從史初甚重戡故一歲中奏遷其官者再也

河南尹杜君墓誌 字某 按兼字叔通見權文公送杜少尹序而史云字處弘蓋有兩字

卷四

東吳陳景雲

烏氏廟碑。盧從史始立議。按漢書鄒陽傳。羊勝公孫詭欲使梁王求爲漢嗣。袁盎等皆建以爲不可。師古曰。建。謂立議。則立議猶言建議也。或以立字斷句非。至馬都山。按樊氏所謂或者之論。皆溫公考異中語。蓋溫公所見韓集。乃祥符杭本。其文作走可突千渤海。上至馬都山。渤海下無擾海二字。與今本不同。故公云爾。至謂公未見許碑。樊說是也。唐平盧一鎮。介契丹渤海之間。契丹在平盧西北。而渤海在其東。馬都山當是平盧東境。與渤海接壤之地。又唐以平盧帥兼領海運事。自承玘既却渤海之兵。於是東陲息警。運道無虞。故歲罷運錢以千萬計也。石嶺軍使。按石嶺軍在河東忻州秀容縣。因屯軍邊地。故有積粟厲兵出入畊戰事。若左領軍。則職典禁旅。不當有下二語。且左領軍止有將軍。無軍使。或本自誤也。

河東節度使鄭公神道碑。自號白雲翁。按令狐楚表奏十卷。蓋集前後佐桂林太原二府事。四帥幕下所草。非專爲鄭儋從事時作也。初桂帥王珙奏辟楚。楚以父官并州。不得奉養。未嘗預帥府燕樂。滿歲謝歸太原。諸帥皆高其行。相繼引入幕府。及後表奏之編。自佐桂林幕府始。自號白雲孺子。蓋用狄梁公登太行遙望并州親舍事。方氏媚儋之誚。恐承小說之失實也。

田氏先廟碑銘。勿亟勿遲。按春秋桓公八年春正月己卯。烝。公羊傳曰。譏亟也。注。亟。數也。釋文音去。

冀反勿亟義本此。或讀居力反。作急字解者非。可作承輔。按漢書淮南衡山王不務遵蕃臣職以承輔天子。

劉統軍碑 以勢自憚 按劉除陳州由佐新帥上官說却蔡兵之功元侯即謂新帥言劉之威名本在節使上而能盡巡屬之禮以事大府故曰以勢自憚也。注引韓全義事殊誤。峻之大夫 按峻猶陟也。張說平貞脊碑銘云巖巖憲府公三峻之。與此同作浚非。及癸巳歲 按統軍以元和八年五月許州水災事徵還六月歸第至冬而卒。秋涌水出之。秋字定傳錄誤。况下文明云六月隆熱則上不應言秋尤明矣。

清河郡公房公墓碣 字某 按啓字開士見劉夢得集。人吏迎觀望見 按天寶末房太尉爲扶風郡守郡後改鳳翔府當其孫爲此府參軍時乃祖故吏民定尙有存者故云。

太原郡公神道碑 興官耆事 按耆與嗜同王介甫葛度支墓銘有樂職嗜事語。正用韓文尤可證明朱子之說。

曹成王碑 救兵州東北屬鄉還 按兵州文章正宗作其州爲是。蓋蒙上楷其州之文謂隨州也。屬鄉。方本作厲鄉。與唐史合。舊史曹王皋令伊慎擊李希烈兵於隨州厲鄉大破之。按漢書地理志南陽隨縣下注厲鄉。故厲國隨縣在唐爲隨州。故九城志云厲鄉隨州村名。蓋本漢志朱子言當作屬鄉。蓋從

嘉祐杭本又言厲鄉屬毫。雖本史記老子苦縣厲鄉曲里人注。然曹王戰處乃隨之厲鄉。非毫境也。又權德輿伊慎碑引兵攻隨。走康叔於厲鄉。康叔李希烈所遣將也。蓋曹王遣慎擊走希烈兵之在厲鄉者。故曰救耳。權韓兩碑尤可互證。又自稽隨光化以下五句。皆敍取隨州事。無及安州語。朱子去安尙遠之說亦非。

扶風郡夫人墓志 司徒侍中莊武公之冢婦 按侍中二子少府其次也。則盧夫人乃介婦。今云冢婦未詳。或疑少府是嫡子。故云爾。然以公少府兄行狀考之。蓋同母無嫡庶之異也。長子後注 按繼祖乃德宗賜名。事見李肇國史補。則少監誌云諱繼祖。非有誤也。朱子之說誤。

秘書少監獨孤府君墓誌 按誌言君生之年。憲公歿世。則始生而孤明矣。注二歲語誤。秘書兄朗。舊史誤以爲弟。新史已正之。蓋據公誌。誌言上將有所相不可於衆。謂裴均也。不著其姓名。蓋緣均帥江陵時。公嘗在幕府。以故吏爲府主諱耳。與秘監同諫之李約。其斥均之辭甚醜。見新史均傳。但史誤以爲德宗時事。亦當據公誌正之。秘監妻權夫人。以夫歿之歲十月卒。其父文公作誌。言子晦生十年。卽此誌之天官也。誌以四月作。蓋其時猶未命名。故稱其小名耳。本傳及世系表。皆言名庠。必又後來所改也。

虞部員外郎張府君墓誌 孝權大父注 誌言大父諱孝先。注或作奉先。按或本是也。唐人重家諱。不

應犯祖名。

衛府君墓誌 贈太子洗馬諱某之孫注 方氏增考年譜云。此誌今本皆作衛之卒。及質之善本。實中立。非之卒。中立。字退之。所謂善本。卽汪彥章所據王仲信本也。方氏又云。中立。餌奇藥。求不死。而卒死。故白樂天謂退之服硫黃。一病訖不痊。孔毅夫陳無己之徒。皆指以爲公晚年惑金石藥。非也。觀白氏所紀。退之微之。杜子崔君三四人。皆非有聞於時者。適以中立之字偶同耳。其說最辨而核。詳見慶元魏本所刊韓文類譜中。廖瑩中集。諸家之說。採魏本爲多。方氏此條。獨在所削。且於李博士誌後。復引孔陳云云。蓋反以爲篤論矣。

河南令張府君墓誌 抑首使促注 按注上齷字當作齷。應劭漢書注。喔躡。急促貌。齷。卽齷也。二字非特音同。其義亦一。帥佗遷注李鄘爲江東節度使。江東當作河東。

劉統軍墓誌 父訟注 父訟。或作父誦。朱子謂名訟無理。疑避諱而改。然後漢有司徒尹訟。見段頰傳。是古人已有名訟者。

鳳翔節度使李公墓誌 宿衛四十餘年 按李公以建中四年扈蹕立功。及元和六年。自金吾出鎮。其居宿衛二十餘年耳。四字傳錄之誤。

平淮西碑 題注 按羅隱記石烈士事。此碑立於蔡州。及仆碑磨文後。段文昌重撰其文云。勒銘淮浦。

尤明證也。後州人以裴晉公督師平蔡，特立廟其地，兼移段碑於廟庭。至宋政和中，州守陳瑠因謁晉公廟，讀碑文大不平，即磨去之，重刻韓文。事見夷堅志。先是祥符間，吳興姚鉉輯唐文粹，採文昌作而置韓碑，陳姚二事前後相反如此。題下注愬妻唐安公主也。按公主下脫女字。稂莠不薅。按薅當從詩釋文讀呼毛反。遂定易定注義成節度使張茂昭。按義成當作義武，義成乃鄭滑軍號，非易定二州地。今益以汝注從隸汝州。按隸當作理，河陽軍本治盟津，今移軍駐汝。惟是朔方注按陝州屬陝虢觀察使所轄，非東川地。注誤。元濟盡并其衆注騎軍。按據史騎當作驃。其往撫師。按漢書李廣傳司馬法曰：振旅撫師以征不服。凡茲廷臣注。按判官書記下孫氏原注。有皆朝廷之選，上皆從之。判官謂李正封馮宿。書記謂李宗閔，不著三人姓名。注仍史文之舊也。廖本刪此二語，是直以判官書記之職皆行軍司馬一人兼爲之，疎舛甚矣。河南附起注。按汴當作鄆。時鄆帥李師道方與蔡寇相首尾，與汴無涉。又統諸軍討蔡者，即汴帥韓弘也。三方分攻注。按三方分攻，即上所謂道古攻其東南，文通戰其東，愬入其西也。三方中即已伏後西師之根矣。至大軍北乘二句，始詳敍顏胤武合攻其北之事。自常兵時曲至鄆城來降，乃挈前文大戰十六，得柵城縣二十三之要而言之。試之新城二句，則所謂顏胤武合戰益用命也。自是賊勢日蹙，專備北境，故西師得成搗虛之功。西師句尤與上分攻相應，細尋文義，舊注之滅裂自見矣。

南海神廟碑 題注 觀察使當從方氏舉正使上增支字。支使之職與書記同。公鄆州溪堂詩序作於

此碑後。中有從事陳會。當卽是人。蓋旋去桂幕而從事於鄆也。來享飲食。注享或作慕。按慕當作纂。揚子法言。纂取也。此纂字所本。古本揚子亦有誤作慕者。蓋兩字相似易訛也。

羅池廟碑 侯之船兮兩旗五句 按舟中樹兩旗。設寓馬以迎神。此嶺外祀神舊俗。見南宋臨邛韓本

注。蓋侯船及乘駒諸句。皆紀其實也。東坡書此詩。泊之作汨之。然似從集爲長。蓋因中流阻風停橈。故有待侯不來之悲耳。北方之人兮二句 此言中原士大夫。方多騰口吹毛者也。據唐史。子厚從永

州召還。復有嶺外之行。蓋深爲言路所排。所謂爲侯是非者。此也。北一作此。爲一作謂。皆誤。宋邱崇重修羅池廟記。略云。柳侯祠羅池。三百餘年。英靈猶存。元祐五年。賜額曰靈文廟。崇寧三年。賜爵曰文

惠侯。承禧踐籩。袂嘗相屬。所謂施利錢者。歲不知幾何。率以十萬爲公帑。用餘則廟得之。以備營繕。此記乃政和初作。施利錢。卽後代香錢也。至紹興末。加封文惠昭靈侯。致和元年。又進封文惠昭靈公。見

元史。蓋柳侯著靈南土。州人祀之久而益虔。碑文所謂欽於世世者。信矣。

江南西道觀察使王公神道碑 公字弘中 按法言修身篇。或問士如何斯。可以禔身。曰。其爲中也弘

深。王公字本此。按仲舒連州之謫。乃爲同列所擠。同列者。韋執誼也。時雖在郎署。方承恩用事。故得

違其私。與王叔文無預。

許國公神道碑 恆無宿儲 祥符本無恆字爲是見舉正碑作於長慶中應避御名 京兆尹 時韓方尹京監護喪事者卽公也故公祭韓令公文中有云錫秘物之必周余將命而臨視是也祭文乃門人沈亞之代作亞之時爲櫟陽尉京兆屬邑也

柳子厚墓誌 勇於爲人 按爲當讀于僞反鄭康成詩箋云爲猶助也史言王叔文密結柳劉諸人定爲死交勇於爲人卽言子厚黨助叔文而微其辭也 不自貴重顧藉 按顧藉之義與顧惜同公上留守相公啓云無一分顧藉心是也或以二字屬下非 八司馬初貶有永不量移之命後八人中惟程异以大臣李巽力薦復得進用位登宰輔可謂有鉅力推挽矣然物望素輕歿於相位旋即身名俱滅視子厚之以文章傳世百世不磨者所得孰多耶异先子厚卒當韓誌柳墓時正兩人蓋棺論定之日故誌中云云似專爲异而發也太史公有言富貴而名磨滅者不可勝記惟倜儻非常之人稱焉韓子之軒輊柳程猶斯志也

國子司業竇公墓誌 題注 按送竇從事序中稱殿中侍御史者蓋先是司業佐留府之官也誌中明言佐六府五公八遷至檢校虞部郎中則前此使府所歷官具在其中矣注何以不載爲疑耶 爲郎官令守 按郎官虞部都官郎也令守洛陽令澤州守也守字句絕又前鄭羣墓銘已有郎官郡守語正與此同考異欲乙令守二字則當屬下慎法爲句恐非

尙書左丞孔公墓誌 不能進退郎官 按唐制郎官有缺左右丞舉之亦有已在郎署而爲丞所汰且甫除而丞不放入省者是郎官進退丞皆得主之故戮自以不能舉職爲嫌也

殿中少監馬君墓誌 按公以貞元三年至京師是夏平涼有吐蕃劫盟事公兄御史弇遇害始主和戎之議者馬燧也公見燧殆在劫盟後燧念弇新歿王事故撫卹公者特厚耳 玉雪可念注 王丞相下當有夫人二字見世說注

幽州節度判官張君墓誌銘 自申於闇明 按張平子靈憲中論日之明云由明瞻闇闇還自奪韓子語似本此

太學博士李君墓誌 司空之後注 後文當作孝文 胥其出注 廉頗當作趙奢 年四十八注 按長慶三年歲在癸卯干以癸卯卒年四十八則其生當在大歷十一年丙辰非元年也又誌旣載卒之歲月及得年若干則始生之年自見此注尤贅 廣川書跋云李干誌李翱書誌云干字子漸韓集無此按子漸之字當取鴻漸於干義其名從干爲是

毛穎傳 宋王象之輿地紀勝云中山在溧水縣山出兔豪爲筆最精韓文毛穎傳中中山謂此按中山兔毫亦見白樂天雞距筆賦白又有紫毫筆詩則云貢自宣城以新史地理志參證宣州貢筆與詩語合而溧水則宣之屬縣也則宣城之貢卽出自中山明矣但當秦始皇時楚郡壽春在江之北而溧水

中山則江南地。秦未克楚都。其兵不得先渡江而南。朱子所謂雖寓言而不能無失者。殆謂此也。

鱷魚文 將其醜類 按定四年傳。將其醜類注。醜。衆也。文末年傳注。醜類。惡物也。

太傅董公行狀 其子乃復欲爲士寧之故 按乃當從唐史作迺。李萬榮子名也。乃迺雖同。而字有今

古之異。諸注家不注萬榮子名。蓋皆誤以爲虛字而略之耳。

薦侯喜狀 題注 鬱爲選首者。蓋州家牒送舉進士之首。如張籍舉進士。由汴州牒送。是其證也。汝州

刺史領防禦使。不隸大府。故亦得舉士。按盧虔終秘書監從史之父也。

爲裴相公讓官表 又毗邦憲注 按元和十年。晉公以中丞兼刑部侍郎。故曰又毗邦憲。非別除也。注

中爲字當作兼。

舉錢徽自代狀 按集中舉人自代狀凡六篇。此其一也。餘五篇皆先具新除之官於前。如國子監尙書

兵部之類。此狀乃除刑部侍郎時。進首行狀字下。當有尙書刑部四字。蓋偶脫耳。常參官上後三日。

舉一人自代。諸州刺史亦如之。皆建中制也。以韓子歷官言之。如御史職方比部考功中書舍人兵部

侍郎及兩任吏部侍郎。皆當有舉人自代狀。而集止有六狀。蓋逸者已大半矣。惟都官之除。時方分司

東都。尙未入省。不當輒舉自代人耳。又刺袁潮二州。止有袁州舉韓泰自代狀。而潮州舉狀亦逸之。當

時雖左降官蒞州。亦例舉人自代。如柳子厚集中。有柳州舉自代人狀。卽其證也。

舉張正甫自代狀。按長慶中正甫爲尙書右丞。駁于頔更謚事。見頔傳中。其剛直可知。事在公舉自代後。

論鹽法狀。今臣計其新法。亦用十萬不啻。按啻字句絕。不啻猶言不止也。左傳鮮不五稔。杜注少尙當歷五年。多則不啻。又柳子厚序碁。亦有相去千萬不啻語。

海水。題注。公登第後。未嘗還江南。不知注說何據。

贈崔立之。題注。按正集有酬崔少府詩。乃別是一人。非崔丞也。又少府行十六。與崔丞行二十六又

不同。注誤。

上崔虞部書。儻焉而不終。注白頭而新。按漢書鄒陽傳作如新。董說蓋本新序。非誤也。

通解。必謂偏而不通者矣。按此句下脫其可不謂之大賢者哉一句。當從宋閩本增。

河南府同官記。題注。此記洪譜繫於元和四年。朱子於本傳附注從之。蓋記中旣五年句。乃合永貞

元年言之。上下文義甚明。此注中元和五年。當作四年。又旣五年。注當削。開府漢陽注。按均入爲

僕射後。加同平章事。出鎮襄陽。記中兩稱宰相。以其新命言之也。僕射不爲正宰相。自唐中葉後。已爲

定制。今注脫其加使相事。似未明悉。歲時出旌旗。按東都留守。其之官例。賜旗甲。見唐史呂元膺

傳。出旌旗城外衙之。卽謂出所賜旌麾也。

潮州請置鄉校牒 無所從學爾 考異云爾或作耳非是。按爾字若作語助句絕與耳字無異。公佗文

中亦有爾耳二字。兩本互異者。考異但並存而已。今由朱子作耳非是。語推之。此爾字似當作爾汝之爾。屬下句讀。蓋此牒卽授趙德秀才。故云然也。如公上張僕射書云。受牒之明日。亦是受署幕職文牒耳。又韋執誼貶崖州司戶刺史。請攝軍事。衙推有勿憚廢賢之牒。此尤刺史署衙推卽牒其人之明證。元稹草陳諫除官制中有爾諫語。與此牒中爾德類。蓋當日自有此文體。

順宗實錄卷一 太常卿許孟容撰議文 按議似當作誅。

卷二 追故相忠州刺史陸贄 按陸相貶忠州別駕。卒於貶所。未嘗有刺史之授。詳見實錄第四卷。此刺史二字誤。

卷三 五坊小兒 按南部新書。五坊使者。鷓鴣鷹鷄狗。謂之五坊。置使分領之。若小兒則又以小閣分隸五坊。而給本坊役使者也。張薦卒於赤嶺東迴紇辟。按舊史。張薦使吐蕃。至赤嶺東。被病。歿於紇壁驛。吐蕃傳其柩以歸。此迴紇辟。乃傳錄之誤。

卷四 以尙書左丞韓臯 按新史方鎮表。元和元年。始升鄂岳觀察。爲武昌軍節度使。當順宗世。鄂岳未嘗爲節鎮。武昌軍節度使五字疑衍。六月乙亥。按舊史順宗紀。是年七月戊辰朔乙亥。乃七月八日也。六月無乙亥。一本作己亥。爲是。又一月中。前有乙亥。後不當有癸丑。以下文癸丑推之。乙亥之

誤益明。贈故忠州別駕陸贄。按追贈陸贄陽城事。不繫月日。以舊史考之。乃七月丙子。蓋日月並脫也。又潘孟陽除官之命。乃戊寅。非戊午。七月亦無戊午。並當以史爲正。議者言參死由贄注。按贄請令長舉屬吏狀。長下脫官字。

卷五 貶韋執誼崖州司馬。按新史宰相表。執誼之貶。在是冬十一月。又司馬新舊史執誼傳。並作司戶。而本紀及宰相表。作司馬。與實錄同。當是自司馬再貶司戶。猶劉柳諸人初貶刺史。再貶司馬耳。又劉柳等七人。但謫遠州。無一過嶺者。而崖州之貶。獨再涉鯨波所竄之地。視諸人爲最惡。宜降秩尤卑。紀表第舉其初貶之官。故與本傳互異。又執誼至崖州。刺史李甲牒攝牙推事。蓋緣司戶與牙推。皆州幕官。故可牒之兼攝。若司馬乃州之上佐。刺史不得牒署矣。此亦執誼再貶司戶之證。張萬福元和元年卒。按前書萬福卒。繫六月己亥之後。但未書日耳。則其卒之年月已詳。元和元年四字。乃衍文。永貞二年正月。景戌朔。注。按順宗之崩。在正月甲申。則此月之朔。非景戌也。戌作寅爲是。

飲城南道邊。題注。按題中既不著中丞之姓。又無佗事可證。何由知其爲晉公。此注當削。

本傳。終秘書郎注。已詳疑已誕之誤。王性之有博洽名。然其雜著中。往往語涉齊諧。此說亦近之。

調四門博士注。以公博士之除。在十七年。證洪樊二譜之說。最爲辨悉。按公十七年與楊敬之書。有僕守一官。且不足以修理語。是必在已授博士後。益可證公爲博士。非十八年也。權知國子博士注。

在江陵有答張徹詩。按答張徹詩乃公從江陵還朝官國子博士日作。非在江陵時也。華陰令柳澗注。郎中當作郎官。轉考功注。竄走當作竄定。進中書舍人注去年冬。按洪譜原文作九年爲是。

此
页
空
白

書後

近代吳中徐氏東雅堂。堂主人徐時葵。萬歷中進士。歷官工部郎中。後崇禎末。堂已易主。項宮詹煜居之。煜後以降流賊名麗丹書。里人噪而焚其宅。堂遂燬于火。今僅存池塘遺跡而已。刊韓集。用宋末廖瑩中世綵堂本。其注採建安魏仲舉五百家注本爲多。間有引佗書者。僅十之三。復刪節朱子單行考異。散入各條下。皆出瑩中手也。瑩中爲賈似道館客。事迹見宋史似道傳。其人乃粗涉文藝。全無學識者。其博探諸條。不特選擇失當。卽文義亦多疎舛。閱者但取魏本及考異全文互勘。得失立辨矣。瑩中之敗。在德祐元年。則書出德祐前可知。徐氏刊此本。不著其由來。殆深鄙瑩中爲人。故削其氏名。并開板歲月耶。今世綵堂韓集與瑩中所輯似道悅生堂禊帖。並爲世所希有矣。廖爲閩中著姓。世有眉壽。高會多及見曾玄。故以世綵名堂。朱子高第廖子晦。亦其裔也。至於瑩中。遂以相門狎客。隳其家聲。而猶遵奉朱子之書。蓋先世之緒言猶在。不敢忘淵源所自也。雍正丁未春日。長洲陳景雲書。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三月初版

(二〇〇七五)

韓昌黎集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壹元貳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著者 韓愈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者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版 翻
權 印
所 必
有 究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6 0989B

